

契诃夫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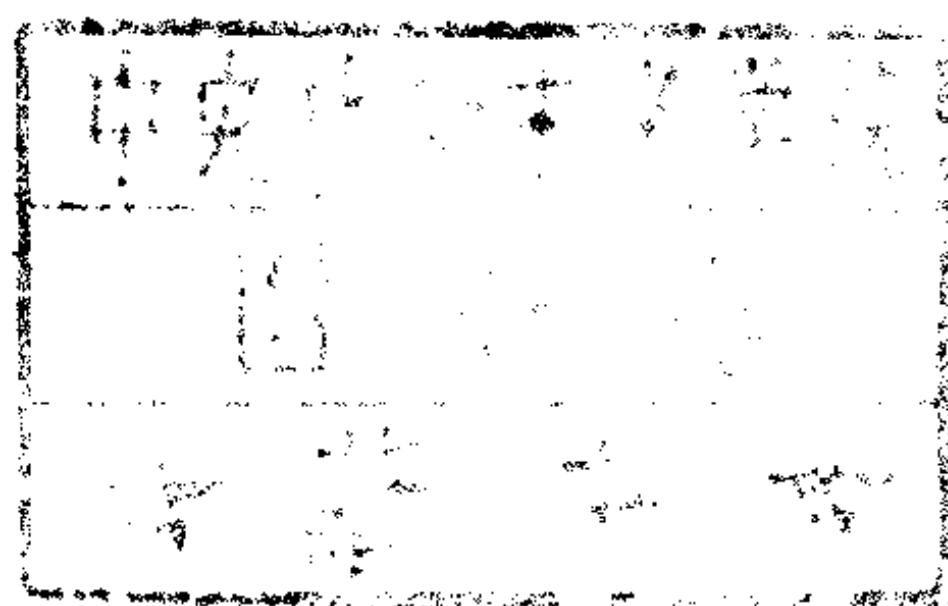
1512.44/13

契诃夫小说选

汝 龙 译

60653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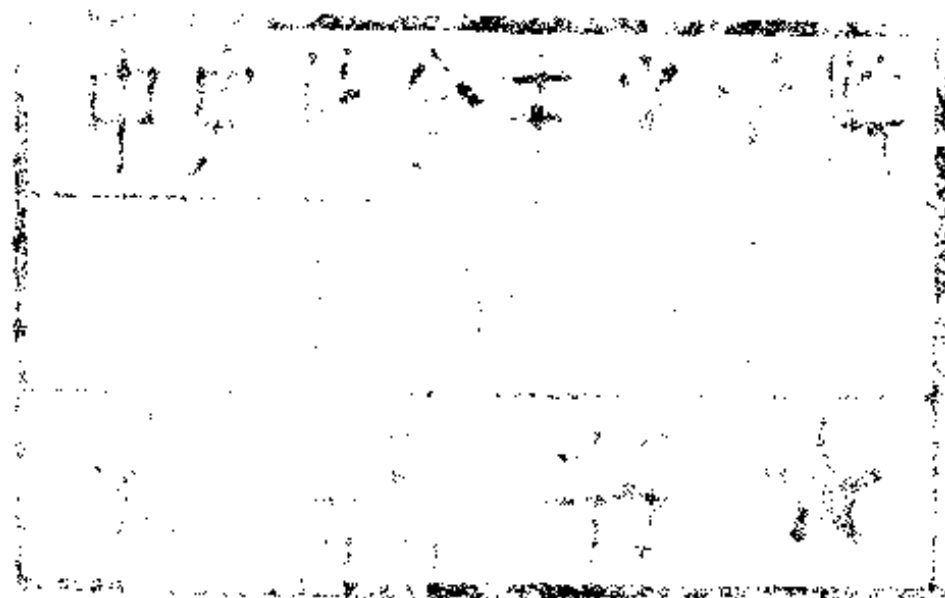
1512.44/13

契诃夫小说选

汝 龙 译

6065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А. П. ЧЕХОВ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据 Constance Garnett 英文译本 The Tales of Tchekov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30) 转译, 并据 А.П.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校订。

封面设计: 彭世强

契诃夫小说选 (共两册)
Qihefu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9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 $\frac{7}{8}$ 插页 5

1956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2版

1984年11月湖北第6次印刷

印数 107,001—163,000

书号 10019·441

定价 3.40 元

出版说明

安·巴·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他的独具一格的戏剧也很有影响。

八十年代初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只是给一些幽默杂志写写短小的滑稽故事。这类故事数量很多,但总的说来,社会意义不大。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是思想较深刻的,这表明契诃夫和那些专门追求笑料的无聊文人毕竟不同。象《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笑话,实际上却嘲讽了专制制度的仆役们的暴戾无耻和某些小官吏的奴才心理。

八十年代中期,契诃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如《哀伤》、《苦恼》、《万卡》等。这些小说里仍然有喜剧因素,但悲剧性显著增强。八十年代后半期,契诃夫写了一些出色的作品,如《渴睡》、《草原》等篇,证明作者在艺术上日趋成熟。

但是,这个时期的契诃夫不关心俄国的政治生活。他由于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而苦恼。《没意思的故事》写一个世界闻名的老学者因为没有“中心思想”痛苦不堪,多少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当时的心境。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现实,找出答案,一八九〇年契诃夫曾去沙皇流放犯人的库页岛旅行,《第六病室》是这次旅行的直接产物。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成了专制俄国的缩影。在这篇小说里,他批判了宣扬“不用暴力抗邪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在八十年代,契诃夫自己也曾长期受到它的影响。

旅行归来后,契诃夫认真地关心人民的生活。他从莫斯科迁到梅里霍沃村。从事社会活动,参加扑灭霍乱和救济饥民的组织。在梅里霍沃时期和迁居克里米亚以后,他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除

2271/15
《第六病室》外，还有《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农民》、《套中人》、《醋栗》、《姚尼奇》、《新娘》等。正当他的思想在一九〇五年前夕不断高涨的俄国革命运动影响下朝着积极方向转变的时刻，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契诃夫小说题材相当广泛，主要有：统治阶级的奴才的专横无耻，没落贵族的腐朽，资产阶级的贪婪，地主富农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小市民的庸俗和丑恶，知识分子的空虚无为，不甘堕落者的苦闷与追求，觉醒的青年对新生活的向往。此外，他还批判了那些提倡点点滴滴改良的“小事”论者。

契诃夫的作品虽然有着明显的抑郁哀伤的调子，所写的多是灰色的生活，但他描写丑恶现象，是为了向人们指出除旧布新的必要。他对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力量抱有信心，歌颂普通人民的优秀品质，反映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九十年代，他的作品基调是：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到了晚年，他更看出旧俄国的必然崩溃，他欢呼“新生活万岁！”

但是，契诃夫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作品中那些发现必须改变旧生活的人物，既不知道新生活该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新生活。契诃夫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始终未能看到代表未来的真正革命力量，没有塑造出那个时代的英雄形象。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局限，契诃夫的创作仍然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作品反映了旧社会的种种丑恶，有助于人们了解并憎恶那个罪恶的制度。他的小说的艺术技巧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个译本，是根据我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重印的。

编者

1978年3月

目 次

出版说明.....	1
胜利者的胜利.....	1
一个官员的死.....	6
嫁妆.....	10
胖子和瘦子.....	17
变色龙.....	20
凶犯.....	25
厨娘出嫁.....	31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38
哀伤.....	44
苦恼.....	51
风波.....	59
爱情.....	69
歌女.....	76
丈夫.....	83
磨坊外.....	89
万卡.....	97

冷血.....	102
吻.....	123
渴睡.....	144
草原.....	151
神經錯亂.....	264
沒意思的故事.....	292

目次

跳来跳去的女人.....	361
在流放中.....	391
第六病室.....	402
文学教师.....	466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494
带阁楼的房子.....	509
我的一生.....	531
农民.....	634
套中人.....	672
醋栗.....	688
姚尼奇.....	701
出诊.....	724
宝贝儿.....	738
在峡谷里.....	752
新娘.....	800

胜利者的胜利

——一个退休的十四等文官^①的故事

在懺悔节^②的星期五那天，大家都到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柯祖林家里去吃油餅。您不認識柯祖林；对您來說，也許他无声无臭，不算甚么；对我们这班沒有飞黄騰达的人來說，他可就算得偉大、万能、絕頂聪明了。凡是做他的所謂“娄罗”的人，都上他那儿去了。我也跟着爸爸去了。

先生，油餅好得很，簡直沒法跟您形容：肥厚、松軟、緋紅。鬼才知道，只要拿起这么一个餅，蘸一蘸滾燙的牛油吃下去——跟着另一个餅就自个儿钻进嘴里去了。还有酸奶酪啦、鮮魚子啦、鮭魚啦、碎奶酪啦，那都算是細节，点綴，陪衬。葡萄酒和伏特卡多得像是汪洋大海。吃完油餅，大家就喝鱒魚湯；喝完了湯又吃酱汁鷓鴣。大家吃得酒足飯飽，我爸爸悄悄解开了肚子上的扣子，为了不让人家看見他这种自由作風，就用餐巾把肚子盖上了。阿历克塞·伊凡内奇呢，既然是我們的領袖，那就甚么事都可以做，索性把坎肩和衬衫都解开了。飯后，大家沒有离座，承領袖恩准，抽着雪茄烟，閑談起来。我們洗耳恭听；他老人家阿

① 帝俄文官分十四等，这是最小的官。

② 基督教节日，在四旬斋的前一周（复活节前四十日的持斋，謂之四旬斋）。

历克塞·伊凡內奇哇哇地讲。話題大半带点幽默性质，跟懣悔节相关……領袖侃侃而談，而且分明想卖弄俏皮。我不知道他讲了甚么可笑的事沒有，我只記得爸爸一个劲儿地戳我的腰，說：

“笑啊！”

我就把嘴嘻得大大的，笑一下。有一回我甚至尖声笑起来，引得大家都注意我了。

“行，行！”爸爸小声說，“有你的！他正在瞧你，而且笑了……这挺好；真的，說不定他会給你一个助理文书的位子呢！”

“是啊！”我們的領袖柯祖林說过一些別的話后，喘着气，呼哧呼哧地說，“現在我有油餅吃，有挺新鮮的魚子吃，有細皮白肉的老婆相亲相爱。我还有个女儿，长得可真美，慢說你們这班小人物，就是公爵和伯爵見了也要看得出神，贊叹一声。住宅嗎？嘻嘻嘻！……瞧瞧这所房子！你們呢，只要还活着，那就不用着唉声叹气，发牢騷！甚么事都会发生，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比方說，現在你无声无臭，不算甚么，如同碎碴子……小葡萄干——可是，誰知道呢？也許慢慢有那么一天你就……你就交运啦！甚么事都会发生的！”

阿历克塞·伊凡內奇頓一頓，摇摇头，接着說：

“讲到先前，先前是甚么样啊！不是嗎？我的天！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記性了。脚上沒有靴子，身上只穿一条破衬褲，提心吊胆，渾身发抖……要掙一个卢布，往往要做两个星期的工。而且就是这一个卢布，人家也不是好好地給你，不是的！他們把它揉成一团，往你臉上一丢，拿去！人人都可以糟蹋你，欺負你，揍你一頓……人人都能跟你为难……有一回，我带着呈文去进見，一瞧，門道里坐着一条小狗。我就向这条小狗走过去，想要握握它的爪子，握握它的爪子。我說：‘对不起，让我走过去。早安！’可是

小狗却对着我：汪汪汪……看門人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我就对他說：‘沒有零錢，伊凡·波达培奇！……对不起！’不过頂要命的是这条燻鮭魚……是这条鰐魚，我为他受了多少罪啊，挨了各式各样的罵！都是为了这个小人物，为了庫里岑！”

阿历克塞·伊凡內奇指着一个跟我爸爸并排坐着的、僵僵的小老头。那个小老头眯着疲倦的眼睛，带着嫌恶的神情抽一根雪茄烟。他平日从不抽烟，不过如果大人物請他抽雪茄烟，那他就认为回絕未免不成体統了。他一看見那根向他指着的手指头，就十分窘，在椅子上扭动起来。

“承这个小人物的情，我受了不少的罪！”柯祖林接着說，“要知道，我一开头就做了他的部下。他們带着我去見他；我呢，低声下气，土头土脑，一副寒酸相；他們把我安置在他的桌子旁边。他就开始虐待我……每一句話都像一把尖刀，每看一眼都像一顆射进胸口的子彈。現在他看起来像一条蛆，样子可怜，可是当初他是甚么样子啊！海王星！好比狂風暴雨！他把我折磨了好久！我为他抄写，跑去买肉包子，修笔尖，陪他的老丈母娘去看戏。处处討他的欢心。还学会了聞鼻烟！嗯……样样都为討他的好……‘不行啊，’我想，‘我得經常隨身带着鼻烟盒，防他万一要用。’庫里岑，你还記得嗎？我媽現在是去世了，老太太生前有一回上他那儿去，求他准她儿子，也就是我，两天假，好到我伯母家去分遺產。他呀，数落她，瞪起眼睛，哇哇地叫：‘可是你儿子是个懶汉，他是个寄生虫；別忙，混娘們儿，你瞧着吧！……’他說，‘非送到法院去不可！’老太太回到家，就躺下了，吓出了病，当时差点沒死了……”

阿历克塞·伊凡內奇用手絹擦了擦眼睛，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葡萄酒。

“他还打算叫我跟他女儿结婚，可是当时我……幸好害了一场热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啊，从前是甚么样子！大家在怎样生活啊！现在呢？呸！现在，我……我在他上头啦……该他陪我的丈母娘上戏院去，他给我鼻烟盒，他自己抽雪茄了。嘻嘻嘻！……我给他的生活里洒了点胡椒……胡椒！库里岑！！”

“您有甚么吩咐？”库里岑站起来，挺直身子问道。

“表演悲剧！”

“是！”

库里岑挺直身子，皱紧眉头，举起手来，做出一脸的苦相，用哑哑的、破锣样的声音唱道：

“死吧，变心的女人！我要眼看着你死！”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库里岑！把这块面包加点胡椒，吃下去！”

已经吃饱的库里岑，拿起一大块黑面包，洒上胡椒，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嚼着。

“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柯祖林接着说，“坐下，库里岑！等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你再唱个歌呀甚么的……那时候是你，现在却轮到我了……可是……老太太就那样死了……是啊……”

柯祖林站起来，摇摇晃晃……

“可是我——一声也没响，因为我渺小、寒酸……刽子手！……吃人的生番！……可是现在不同，我出头啦……嘻嘻嘻！……可是喂，你！你啊！我跟你说呐，没留鬍子的！”

柯祖林伸出手指头戳了戳我爸爸的腰。

“绕着桌子跑，学小公鸡叫！”

我爸爸陪着笑脸，快活得脸红了脸，踩着碎步绕了桌子跑起来。我也跟着他跑。

“閣——閣——閣!” 我們兩人叫着, 跑得更快了。

我一边跑, 一边想:

“我就要做助理文书了!”

1883 年

一个官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尼亚科夫^①，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看戏：《哥纳维勒的钟》^②。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遇见这个“可是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呼吸止住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弯下腰去，于是……“啊嚏!!!”诸君看得明白，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誰，也不管是在甚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巡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枢密顾问官^③有时候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尼亚科夫一点也不慌，他拿手绢擦了擦脸，而且照有礼貌的人那样，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喷嚏究竟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却慌起来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拿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囔着。切尔维尼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

① 切尔维尼亚科夫这个姓是从“小虫”这个字变来的。

② 一个三幕小歌剧的名字。

③ 旧俄时代的第三等文官，品位相当高。

茲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的將軍^①。

“我把唾沫星子噴在他身上了！”切尔維亞科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別的部里的，不过那也还是难为情。应当道个歉才对。”

切尔維亞科夫咳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將軍的耳根小声說：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濺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面上，原諒我。我本来……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唉，請您坐好吧！让我看戏！”

切尔維亞科夫窘了，傻头傻脑的微笑，开始看戏。他看啊看的，可是不再覺得幸福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時間，他走到卜里茲查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說：

“我把唾沫星子噴在您身上了，大人……請您原諒……我本来……出于无意……”

“唉，够啦……我已經忘了，您却說个沒完！”將軍說，不耐煩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

“已經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維亞科夫怀疑地瞧着將軍，暗想，“而且他不願意說話。我应当对他解釋一下，說明我完全无意……說明打噴嚏是自然的法則，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有意唾他了。現在他固然沒这么想，以后他一定会

① 旧俄的文职官名，屬於第三等或第四等官級。

这么想！……”

一回到家，切尔維亞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訴他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事全不在意；她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卜里茲查洛夫是在“別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

“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賠个不是的好，”她說，“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

“說的就是啊！我已經賠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挺古怪……一句好話也沒說。不过那忽儿也沒有工夫說話。”

第二天切尔維亞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上卜里茲查洛夫家里去解釋……他一走进將軍的接待室，就看見那儿有很多来請托事情的人，將軍本人夹在他們当中，正在接受他們的請求。將軍問过好几个請托事情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維亞科夫。

“要是您記得的話，大人，昨天在阿尔卡琪婭^①，”庶务員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噴嚏……不小心噴了您……請原……”

“真是胡鬧……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您有甚么事要我效劳嗎？”將軍对其次一个請托事情的人說。

“他不肯說話！”切尔維亞科夫暗想，臉色慘白了，“这是說：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說明白才行……”

等到將軍跟最后一个請托事情的人談完話，正要走进內室去，切尔維亞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后面，喃喃地說：

“大人！要是我斗胆攪扰大人，那只是出于一种可以說是悔恨的感觉得……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請您務必相信才好！”

① 常用的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的名字。

將軍做出一付哭喪相，摆了摆手。

“哎呀，您簡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他說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門。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維亞科夫想，“根本就沒有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將軍，可是他竟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願意再对这个摆架子的人賠不是了！去他的！我給他写封信好了，我再也不来了！皇天在上，我說甚么也不来了！”

切尔維亞科夫这么想着，走回家去。給將軍的信，他却沒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該怎样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釋。

“昨天我来打攪大人，”等到將軍抬起詢問的眼睛望着他，他就喃喃地說，“可不是照您所說的那样是为了开玩笑。我原是用来賠罪的，因为我在打噴嚏的时候噴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我从沒想到要开玩笑。我哪儿敢开玩笑？要是我們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那可就会……失去……对人的尊敬了……”

“滾出去！！”將軍忽然大叫一声，臉色发青，周身打抖。

“甚么？”切尔維亞科夫低声問道，吓得呆如木鸡。

“滾出去！！”將軍頓着脚又喊一声。

切尔維亞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甚么东西掉下去了。他甚么也看不見，甚么也听不見，退到門口，走出去，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沒有脫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嫁 妝

有生以来，我見過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石头砌的、木头造的、新的、旧的，不过其中有一所房子特別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記憶里。然而它不是大房，而是小屋。这是一所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矮小而駝背的老太婆戴着一頂包发帽。白灰墙、瓦房頂、灰泥脫落的烟囱，全都淹沒在一片蒼翠的树林里，淹沒在現在房主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槐树、桑树、楊树中間。这所房子給蒼翠的树林遮盖得看不見了。不过这許多綠树並沒有妨碍这房子成为城里的房子。它那寬闊的院子跟別的同样寬闊蒼翠的院子連成一排，成了莫斯科的街道的一部分。从来沒有人坐馬車走过这条街，走过这条街的行人也少有看見。

这所小房子的百叶窗永远是下着的；房里的人不需要阳光。阳光對他們沒用处。窗子也从来不开，因为这所小房子的住客，不喜欢新鮮空气。凡是在槐树、桑树、牛蒡当中生活的人，对于大自然总是冷淡的。上帝只給消夏的游客那种理解大自然的美丽的能力，此外的人却完全不懂这种美景。俗語說得好：“我們有的东西，我們反而不珍惜。”而且还不止于此：我們有的东西，我們反而不喜欢呢。房子四周树木蒼翠，好比人間天堂，快乐的鳥雀在那些树木上搭起窠来。可是房子里面呢……唉！……夏

天，房里悶熱，透不出氣；冬天也熱得跟澡堂一樣，滿是煤氣，而且，那麼乏味，乏味。……

我第一回去拜訪那所小房子是很久以前因為辦一件事才去的。房主人，一位上校，托我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兒。那第一回的訪問，我記得很清楚。實在，要忘掉是不可能的。

請閉上眼睛想想看，當您從門道走進大廳的時候，一個又小又弱的四十歲上下的婦人呆望着您，現出恐懼和驚奇的样子。您是生人，客人，“年青人”，那就足夠使得她恐懼而驚奇了。您手裡並沒拿着短錘、斧子、手槍，您滿面春風地微笑，可是您遇見的却是驚恐。

“請問您貴姓？”那上了歲數的女人用顫巍巍的聲音問您，您認出她就是女主人契卡瑪索娃。

我通報了姓名，說明我的來意。恐懼和驚奇立刻換成尖細而快活的“啊”的一聲喊，她的眼珠轉動起來。那“啊”的一聲彷彿是回声似的，从前堂傳到大廳，從大廳傳到客室，從客室傳到廚房……照這樣一直傳到底下的地窖。不久，整個小屋都充滿了各種聲音的、歡暢的“啊”。過了五分鐘，我坐在客廳里一張又大又軟的、溫暖的長沙發上，听着“啊”聲走出大門，順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間里有除蟲粉的氣味、新羊皮鞋的氣味，那雙鞋放在我身旁一張椅子上，用手絹包着。窗台上擺着天竺葵，挂着細紗的窗簾，窗簾上停着吃飽的蒼蠅。牆上挂着一位主教的油畫像，像框上的玻璃有一個角已經破裂。主教像旁邊，挂着一排祖先像片，一律是茨岡型的、黃檸檬色的臉。桌上放着一個頂針，一個綫團，和一只沒有織完的襪子；地板上放着一件黑色女上衣和一張紙樣，這兩樣東西粗針大綫地縫在一塊兒。隔壁房間里有兩個驚

恐慌張的老太婆匆匆地从地板上拾起同样的紙样和裁縫用的画粉……

“請您原諒，我們这儿凌乱得很！”契卡瑪索娃說。

契卡瑪索娃一面跟我講話，一面斜着眼睛朝那正在收拾紙样的房間困窘地看一眼。房門也好象发窘似的，时而开了一两寸，时而又关上了。

“甚么事？”契卡瑪索娃对那門說。

“Où est mon cravatte, lequel mon père m'avait envoyé de Koursk?①”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門口問。

“Ah, est-ce que, Marie…… que②……真的，这是不行的…… 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très peu connu de nous.③ 去問露凱丽雅吧。”

“可是，我們的法国話讲得多流利啊！”我在契卡瑪索娃的眼睛里念出了这样的話，她快活得脹紅了臉。

过不久門开了，我看見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十九岁光景，穿一件长长的細紗衣服，腰間束一根金黃色的皮帶，我还記得那腰帶上挂着一把珍珠母的扇子。她走进来，行了屈膝礼，脹紅了臉。先是她那点綴着几顆雀斑的长鼻子发紅，然后从鼻子紅到眼睛那儿，从眼睛紅到两鬢那儿。

“这是我女儿瑪涅琪卡！”契卡瑪索娃嬌滴滴地說。“这是剛来的那个年青人。……”

介紹过后，我就說我看見这么多的紙样有点奇怪。母女俩垂下眼帘。

① 法語：我父亲从庫爾斯克寄給我的領帶放在哪兒？

② 法語：啊，瑪麗亞，難道……難道……。

③ 法語：現在我們这兒有个我們不大認識的人。

“每年耶穌升天节^①，我們这儿有一个市集，”母亲說，“我們总要在那市集上买些衣料，然后我們做上整整一年的活，一直忙到来年的市集。我們从不把衣服拿到外面去做。我丈夫彼得·謝敏內奇的薪餉不很多，我們不能让自己过奢华日子。我們只好亲自动手做活了。”

“可是您这儿誰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啊？这儿不是只有你們两位嗎？”

“嗨……难道这可以現在穿嗎？这些不是为了穿的！这是嫁妆！”

“嗨，媽，您怎么說这种話？”女儿說，臉紅了，“我們的客人許会认为这是眞事呢。……我絕不出嫁！絕不！”

她說啊說的，可是說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她們端来茶、面包干、牛油、果酱，紧跟着又送来树莓和鮮奶油。到傍晚七点钟，我們吃晚飯，一共六道菜；我們吃晚飯的时候，我听见一声又长又响的呵欠，隔壁房里有人大声打呵欠。我奇怪地看一看門口：只有男人才会发出那样的呵欠声。

“那是彼得·謝敏內奇的弟弟叶果尔·謝敏內奇……”契卡瑪索娃看見我惊奇，就解釋道，“从去年起，他就住到我們这儿来了。請您原諒他：他不能出来看您。他是个不懂交际的野人……見着生人就害臊……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做过一陣子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伤了心……所以他現在难过得很……”

飯后契卡瑪索娃拿出叶果尔·謝敏內奇正在亲手刺綉的、日后預备献給教会的肩袈裟来給我看。瑪涅琪卡一时也丢掉她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日。

的羞澀，拿給我看她在替他父親刺繡的荷包。我看着她活計，裝出惊叹樣子，她臉紅了，伏在母親耳邊說了几句話。母親滿面春風，邀我跟她一塊兒上堆房去。在那兒，她指給我看五口大箱子和許多小箱子、小盒子。

“這……就是她的嫁妝！”他母親低聲對我說，“全是我們自己做的。”

看完這些陰沉的箱子，我向我的殷勤的女主人告辭。她們要我答應以後再來看她們。

我一直到初次拜訪過了七年以後才能去踐約。當時我奉命到這小城裏來，在一個正在開審的訟案裏做鑑定人。我一走進那所熟悉的小房子，就又聽見“啊”的一聲喊……她們馬上認出了我……當然啦！我那第一次的拜訪在她們生活中是件大事；大事既然少，自然就記得牢了。我走進客廳：母親長得越發胖了，頭髮已經灰白，正在地板上爬着，裁一件藍色的衣料。女兒坐在沙發上做針綫。屋裏仍舊有紙樣，仍舊有除蟲粉味，也仍舊有那玻璃破裂的像框和画像。不過這兒却也有變化。主教画像旁邊挂了一張彼得·謝敏內奇的像片，兩個女人全穿着喪服。彼得·謝敏內奇是在升做將官以後，過了一個星期去世的。

回憶開始了……將軍夫人流淚。

“我們真是大不幸！”她說，“您知道，彼得·謝敏內奇去世了。現在我們孤孤單單地留在世界上，只好自己來照料自己了。叶果爾·謝敏內奇還活着，可是關於他，我沒有甚麼好消息可以奉告。修道院不肯收留他，因為……因為他喝酒。現在，他心里難受，喝得比從前更凶了。我正打算上貴族會長那兒去告狀。說來您也不信，他不止一次撬開那些箱子……拿走瑪涅琪卡的

嫁妝，送給香客。他已經拿空了兩只箱子！要是他照這麼干下去，我的瑪涅琪卡就會一點嫁妝也剩不下了。……”

“您怎麼說這種話，媽？”瑪涅琪卡說，難為情了。“我們的客人真不知道會想到哪兒去呢……我絕不出嫁，絕不！”

瑪涅琪卡抬起眼睛來，望着天花板，現出興奮和希望的神情，明明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

一個身材矮小、頭頂禿了一大塊的男人，穿一身棕色衣服和雨鞋，跟耗子那樣沙沙响着，溜進了前堂。

“那人一定是葉果爾·謝敏內奇，”我暗想。

我瞧瞧母親，又瞧瞧女兒。她倆顯得老多了，也瘦多了。母親的頭髮漸漸銀白，可是女兒更顯得蒼老憔悴，仿佛母親比女兒最多只大五歲而已。

“我正打算去找貴族會長，”老太婆對我說，忘記她已經對我說過這話了，“我要去告狀！我們做出來的東西，葉果爾·謝敏內奇樣樣都拿去，散掉，好拯救他的靈魂。我的瑪涅琪卡要弄到一點嫁妝也沒有了！”

瑪涅琪卡臉紅了，可是這回沒說甚么。

“我們只好重新再裁做。可是上帝知道我們不是有錢人啊！我們現在成了孤兒了！”

“我們成了孤兒了！”瑪涅琪卡附和道。

一年以前，命運重又驅使我到那所小房子去。走進客廳，我看見那位老太太契卡瑪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佩着喪章，坐在沙發上做針綫。她身旁坐着一個小老头子，穿着棕色衣服，腳上穿的不是靴子，而是雨鞋。他一看見我，就跳起來，跑出客廳去了。

做為回答我的問候，老太太微笑着說：

“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 monsieur.①”

“您在做甚么活計啊？”过一忽儿，我問。

“这是一件女衬衫。等我做完，我就要拿到神甫那儿去存起来，要不然叶果尔·謝敏內奇就会偷去了。現在我把样样东西都存在神甫那儿了，”她小声說。

她看一眼她面前桌子上她女儿的像片，叹口气，說：

“我們成了孤魂了！”

女儿上哪儿去了？瑪涅琪卡在哪儿呢？我沒有細問，我不打算向那位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婆詳細打听了。先是我坐在房間里，后来我告辞出来，瑪涅琪卡却始終沒有来招呼我。我沒听見她的語声，也沒听見她那細碎而胆怯的脚步声……我明白了，我的心就沉下去了。

1863年

① 法語：先生，我高兴再看見您。

胖子和瘦子

在尼古拉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碰见了。胖子刚刚在车站上吃完饭，嘴唇上粘着油，发亮，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冒出白葡萄酒和 fleur d'orange^① 的气味。瘦子刚刚跳下火车，拿着皮箱、包裹、硬纸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那是他妻子；还有一个眯起一只眼睛的、高个子的男学生，那是他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见瘦子，就叫起来，“是你吗？老朋友！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着你啦！”

“哎呀！”瘦子惊奇的叫起来，“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打哪儿来的？”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回，彼此打量着，眼睛里满是眼泪。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奇。

“我亲爱的！”瘦子吻过以后说，“真是想不到！真是出其不意！嗯，好好瞧着我！还是跟从前那么漂亮！还是从前那样一表堂堂，大少爷！天呐！那么，你怎么样？发财啦？结婚啦？你

① 法語：香橙花。

看，我已經結婚了……这是我妻子露意絲，她娘家姓万增巴赫……路德派的教徒……这是我儿子納发納伊尔，三年級的学生。这是我小时的朋友，納发尼亚^①！我們小时候是同学！”

納发納伊尔想了一想，脫下帽子。

“我們小时候是同学！”瘦子接着說，“你还記得从前大家怎样拿你开玩笑嗎？大家給你起了一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托斯^②，因为你拿紙烟燒坏一本教科书；我呢，外号叫厄菲阿尔忒斯^③，因为我爱搬弄是非。哈哈！……那时候咱們都是小孩子啊！……別怕难为情，納发尼亚。走到他跟前去……这是我妻子，她娘家姓万增巴赫……路德派的教徒……”

納发納伊尔想了一想，躲到他父亲背后去了。

“那么，你的景况怎么样，朋友？”胖子問，热情地瞧着他的朋友，“你在哪儿做官？你做到几等官啦？”

“是在做官，我亲爱的！我已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得了斯丹尼司拉夫勛章。薪水很少……嗯，可是求上帝跟它同在！^④我妻子教音乐課；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烟盒。挺好的烟盒！我卖一卢布一个。誰要是一回买十个或者十个以上，你知道，我就打点折扣。我們总算混着过下来了。你看，我原在做科員，現在調到这儿来，仍旧在科里，可是做科长了……往后我就在这儿做事。那么，你怎么样？恐怕你已經做到五等文官了吧？嗯？”

“不，我亲爱的，你还得說得再高点才成，”胖子說，“我已經做到三等文官了……我有两个星章了。”

① 納发納伊尔的爱称。

② 希腊人，公元前356年放火燒掉了以弗所城狄安娜神庙，因而出名。

③ 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紀初，为波斯军队带路，出卖同胞，引敌入境。

④ 意思是“可是那也沒关系！”

瘦子忽然臉色变白，呆住了，可是他臉上的肉很快的向四面八方扭动，做出頂暢快的笑容，仿佛他的臉上，眼睛里，射出火星来似的。他耸起肩膀，弯下腰，縮成一团……他的皮箱啊、包裹啊、硬紙盒啊，好像也耸起肩膀，皺起了臉……他妻子的长下巴变得越发长了；納发納伊尔挺直身体立正，系好制服上所有的扣子……

“大人……我……荣幸得很！斗胆說一句：小时候的朋友忽然变成了大貴人！嘻嘻！”

“唉，算了！”胖子皺眉，“干么用这种口气讲话？你我是从小的朋友，用不着官場的那一套奉承！”

“求上帝怜恤……您老人家說的甚么話？……”瘦子陪着笑臉說，越发縮成一团了，“大人的恩情……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露……大人，这是我儿子納发納伊尔……我妻子露意絲，某种程度上的路德派教徒……”

胖子本想提出抗議，可是瘦子的臉上現出那样的尊崇、諂媚、恭恭敬敬的丑相，弄得那三等文官直噁心。他扭轉头去不看那瘦子，伸出手去告別。

瘦子伸出三个手指头握一握手，全身偃下来鞠躬，跟中国人那样地陪笑：“嘻—嘻—嘻！”他妻子也陪着笑臉。納发納伊尔把两脚靠攏，制帽掉到地下去了。这三个人都感到了愉快的惊奇。

1883 年

变色龙^{*}

巡官奥楚蔑洛夫^①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提着一个荷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头发的巡警，端着一个筛子，那上面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敞开的门口，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在那些门口左近，就连一个乞丐也没有。

“好哇，你咬人，该死的东西！”奥楚蔑洛夫忽然听见了喊叫声。“伙计们，别放走它！这年月咬人可不行！逮住它！哎哟……哎哟！”

传来了狗的尖叫声。奥楚蔑洛夫往那边一瞧，看见商人彼楚金的木柴场里跑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一颠一颠地跑着，不住地回头瞧。它身后跟着追来一个人，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着怀的坎肩。他追它，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后腿。于是又传来狗的尖叫声和人的呐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从商店里探出来，木柴场四周很快地聚了一群人，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 蜥蜴的一种，善于很快的变换皮肤的颜色，以适应四周物体的颜色。

① 这个姓的意思是“疯癫的”。

“仿佛出乱子了，官长！……”巡警說。

奧楚蔑洛夫把身子微微向左一轉，往人群那邊走去。在木柴場門口，他看見前面已經提到的那個敞開了坎肩前襟的人舉起右手，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頭伸給那群人看。在他那半醉的臉上好像現出這樣的神氣：“我要揭你的皮，壞蛋！”就連那手指頭本身也像是一面勝利的旗幟。奧楚蔑洛夫認出這人是金飾匠赫留金^①。鬧出這場亂子的罪犯坐在人群中央的地面上，前腿劈開，渾身發抖——原來是一條白毛的小獵狗，臉尖尖的，背上有塊黃斑。它那含淚的眼睛流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

“這兒到底出了甚麼事兒？”奧楚蔑洛夫擠進人群中去，問道，“你在這兒干甚麼？你究竟為甚麼舉起那根手指頭？……誰在嚷？”

“官長，我好好的走我的路，沒招誰沒惹誰……”赫留金開口了，拿手罩在嘴上，咳嗽一下。“我正在跟密特里·密特里奇談木柴的事兒，忽然，這個賤畜生無緣無故把這個手指頭咬了一口……您得原諒我，我是做工的人……我做的是細致的活兒。這得叫他們賠我一筆錢才成，因為也許我要有一個禮拜不能用這個手指頭啦……官長，就連法律上也沒有那麼一條，說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該忍着……要是人人都這麼給畜生亂咬一陣，那在這世界上也沒個活頭兒了……”

“嗯！……不錯……”奧楚蔑洛夫嚴厲地說，咳了一聲，擰起眉頭，“不錯……這是誰家的狗？我絕不輕易放過這件事。我要拿點顏色出來給那些放出狗來到處亂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爺既是不願意遵守法令，現在也該管管他們了！等到他，那個混蛋，受

① 這個姓的意思是豬叫聲。

了罰，拿出錢來，他才會知道放出這種狗來，放出種種的野畜生來，會有甚麼下場！我要好好地教訓他一頓！叶尔德林，”巡官對巡警說，“去調查一下，這是誰的狗，打個報告上來！這狗呢，把它弄死好了。馬上去辦，別拖！這多半是條瘋狗……請問，這到底是誰家的狗？”

“這好像是席加洛夫將軍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說。

“席加洛夫將軍？哦！……叶尔德林，替我把大衣脫下來……真要命，天這麼熱！看樣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還不懂：它怎麼會咬著你的？”奧楚蔑洛夫對赫留金說，“難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頭嗎？它是那麼小；你呢，說實在的，却長得這麼魁偉！你那手指頭一定是給小釘子弄破的，後來却異想天開，想得到一筆甚麼賠償損失費了。你這種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們這些鬼東西是甚麼玩意兒！”

“官長，他本來是開玩笑，把煙卷戳到它臉上去；它呢——可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一個荒唐的家伙，官長！”

“胡說，獨眼鬼！你甚麼也沒看見，那你為甚麼胡說？他老人家是明白人，看得出來到底誰胡說，誰像當著上帝的面一樣凭良心說話……要是我說了謊，那就讓調解法官^①審問我好了。他的法律上說得明白……現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瞞您說……我的兄弟就在當憲兵……”

“少說廢話！”

“不對，這不是將軍家里的狗……”巡警深思地說，“將軍家里沒有這樣的狗。他家的狗，全是大獵狗……”

“你拿得准嗎？”

① 保安的法官，只管審理小案子。

“拿得准，官长……”

“我自己也知道嘛。將軍家里都是些名貴的、純种的狗；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甚么玩意儿！毛色既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个下賤胚子。誰会养这种狗？！这人的脑子上哪儿去啦？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見，你們猜猜看，結果会怎样？那儿的人可不来管甚么法律不法律，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們絕不能不管……得惩戒他們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說不定就是將軍家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說出来，“它的臉上又沒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看見过这样的一条狗。”

“沒錯儿，將軍家的！”人群里有人說。

“哦！……叶尔德林老弟，給我穿上大衣……好像起風了……挺冷……你把这条狗带到將軍家里去，問問清楚。就說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告訴他們別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了……說不定这是条名貴的狗；要是每个猪羅都拿烟卷戳到它的鼻子上去，那它早就毀了。狗是嬌貴的动物……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自己的蠢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

“將軍家的厨师来了，問他好了……喂，普洛訶尔！过来吧，老兄，上这儿来！瞧瞧这条狗……是你們家的嗎？”

“瞎猜！我們那儿从来沒有这样的狗！”

“那就不用不着白費工夫去問了，”奥楚蔑洛夫說，“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費工夫說空話了……既然他說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們的狗，”普洛訶尔接着說，“这是將軍哥哥的狗，他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的。我們的將軍不喜欢这种猎狗。他哥

哥却喜欢……”

“难道他哥哥来啦？是烏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嗎？”奥楚蔑洛夫問，整个臉上洋溢着感动的微笑；“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陣就走的嗎？”

“是来住一陣的……”

“哎呀，天！……他是惦记他的兄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这么一說，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很……把它帶走吧……这小狗还不坏……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得了，你干甚么发抖呀？嗚嗚……嗚嗚……这坏蛋生气了……好一条小狗……”

普洛訶尔喊一声那条狗的名字，就帶着它从木柴場走了……那群人就对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向他恐吓說，裹紧大衣，接着穿过市場的广场，徑自走了。

1884 年

凶 犯

一个极瘦的、矮小的乡下人，穿一件条子花的麻布衬衫和一条打补钉的裤子，站在预审官面前。他那毛茸茸的麻脸、他那藏在突出的浓眉下不容易让人看见的眼睛，露出阴森的凶相。那一头简直像皮帽子一样的头发，糾結蓬松，好久沒梳理过，使得他越发显出了蜘蛛一样的凶相。他光着脚。

“杰尼司·格里果列夫！”预审官开口了。“走近一点，回答我問的話。在本月七日，也就是七月七日，早晨，鉄道看守人伊凡·謝米揚諾維奇·阿金佛夫沿路巡查，在靠近第一百四十一号里程碑的地方，发现你捻掉一个用来联結鉄軌和枕木的大头钉的螺絲帽。瞧，螺絲帽就在这儿！……他扣下这个螺絲帽，當場把你捉住。这件事是这样的嗎？”

“啥？”

“这件事是不是跟阿金佛夫所說的一样？”

“不錯，是这样的。”

“好，那么，你为什么要捻掉螺絲帽呢？”

“啥？”

“不要再說‘啥’，回答我的問題：你为什么要捻掉螺絲帽？”

“俺要是不要它，就不会把它捻下来，”杰尼司嘶哑地說，斜

起眼睛瞧着天花板。

“你要那个螺絲帽做什么用呢？”

“螺絲帽嗎？俺們拿螺絲帽做墜子……”

“‘俺們’是誰？”

“俺們，老百姓唄……就是克里莫渥的庄稼汉。”

“听着，兄弟；你不要跟我装傻，要說正經的。用不着撒謊，說什麼墜子不墜子的！”

“俺這輩子沒有撒過謊，現在撒啥謊……”杰尼司眯着眼，嘟嘟囔囔地說，“可是沒有墜子，那行嗎，老爺？要是把活餌或者青虫什么的安在釣鈎上，不加个墜子，难道它会沉底？說俺撒謊呢……”杰尼司譏笑道，“活餌这种东西，要是浮在水面上，那还有鳥用？一定得釣絲沉了底，鱸魚啦、梭魚啦、鯽魚啦，才会来上鈎；要是活餌浮在水面上，那也許只有鯰魚才会来吃；就是这样的事也不常有……俺們的河里沒有鯰魚……那种魚喜欢大河。”

“你为甚么跟我讲鯰魚？”

“啥？咦，是您自己在問嘛！在俺們那一帶，連貴人也照那样釣魚。就連頂小的娃娃沒有墜子也不去釣魚。当然，糊塗的家伙是有的，他們就是沒有墜子也去釣魚。对笨蛋可就說不上規矩了……”

“这么說来，你捻掉螺絲帽是为了拿它去做墜子？”

“不为这个还为啥？又不是拿它当羊拐子^①玩！”

“可是你尽可以找一块鉛或者一个子彈壳……再不然拿一根小釘什么的……来做墜子啊。”

① 即羊蹄骨，小孩玩的一种玩具。

“在大路上可是撿不着鉛块的，那得化錢买才成；釘子呢，不中用。比螺絲帽再好的东西，那可是要我也找不着了……它又沉，又有个窟窿眼儿。”

“他一味的装傻！倒好像他是昨天才生出来，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你这蠢才，难道你不知道捻掉螺絲帽会鬧出什么乱子来嗎？要不是看守人当心，火車就会出軌，人就会死于非命啦！你就害死人了！”

“上帝不容許出这种事，老爷！为什么害死人？难道俺們不是教徒或者是甚么坏人？皇天在上，好老爷；俺們活了一輩子，不但沒害过人，就連那样的心思也沒动过……求天后保佑俺們，怜恤俺們！……您在說什么呀，老爷？”

“那么照你看来，火車出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捻掉两三个螺絲帽，火車就出事啦！”

杰尼司譏諷地笑一笑，眯起眼睛，不相信的瞧着預审官。

“得了吧！俺們村子里的人捻螺絲帽可也有了年月啦，多承主一直保佑俺們；現在呢，又是火車出事罗……又是害死人罗……要是俺把一条鉄軌搬走，或者比方說在鉄道上橫放了一块木头，嗯，那火車也許会翻車，可是現在呢……呸！一个螺絲帽罢了！”

“可是你得明白：螺絲帽是用来把鉄軌釘紧在枕木上的！”

“这个，俺們明白得很……俺們又沒有把所有的螺絲帽全捻掉……总要留下几个唄……俺們做事又不是不用脑筋……俺們心里有数哟……”

杰尼司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一个十字^①。

① 按照迷信，人打呵欠，魔鬼会乘虛而入口中；画十字是为驅邪。

“去年有一列火車在這兒出了軌，”預審官說，“現在才明白那是什麼緣故……”

“您說啥？”

“我說，現在才明白去年火車為甚么會出軌……我懂了！”

“這就是你們這些保護俺們的人要受教育的緣故了，就為的是懂事嘛……主知道該叫誰懂得事理……您呢，這樣那樣都懂了；可是那看守人，跟俺們一樣是鄉巴佬，啥也不懂；他呀，揪住俺的領子，把俺拉來了……總得先講理，才能拉人啊！俗話說得好：庄稼漢長着庄稼漢的腦筋……還有一件事也得寫下來，老爺：他打了俺兩個嘴巴，當胸又給了俺兩拳。”

“人家搜你家裡的時候，另外又搜着一個螺絲帽……那是你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捻下來的？”

“您說的是放在小紅箱子底下的那個螺絲帽嗎？”

“我也不知道你把它擱在哪兒的，總之是搜着了。你是在什麼時候把它捻下來的？”

“俺沒捻；那是伊葛納希卡，就是獨眼的謝米揚的兒子，送給俺的。俺說的是箱子底下的那一個。院子里雪橇上的那一個，那是俺跟密特羅方一塊兒捻下來的。”

“跟哪個密特羅方？”

“密特羅方·彼得羅夫唄……難道您沒聽說過？他呀，在俺們村里編漁網，賣給貴人。那種螺絲帽，他可要的多吶。編一個網子，估摸着，總得要這麼十個……”

“听着……根據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條，凡故意損害鐵道，致使鐵路運輸發生危險者，若于犯法時明知此將釀成變故——你听明白沒有？明知！你不会不知道这样捻掉螺絲帽会产生什麼結果——当予以流放及苦役之懲罰。”

“当然，您知道得最清楚……俺們是无知无識的老百姓……俺們明白啥？”

“你什么都明白！你說謊，装傻！”

“为啥說謊？要是您不信，那就上村子里去打听好了……只有鯉魚才不用墜子就釣得起来；白楊魚算不得魚，不过沒有墜子，就連白楊魚也不会上鈎。”

“你再讲一讲鯰魚吧！”預审官微笑着說。

“俺們那一带地方沒有鯰魚……在水面上放一根沒有墜子的釣絲，拿蝴蝶做餌，那会釣着一条鯰魚，可是就連这种事也不常有。”

“行了，住嘴吧……”

随后是沉靜。杰尼司站在那儿，換了換脚，瞧着鋪了綠呢子的桌子，使勁眯眼，好像眼前他瞧着的不是桌布，而是太阳似的。預审官很快地写着。

“俺可以走了嗎？”杰尼司沉默了一忽儿問。

“不成。我得把你看押起来，送你到監獄去。”

杰尼司不再眯眼了，擰起濃眉，探問地瞧着那位官儿。

“怎么会坐監獄？老爷！俺可沒这个工夫，俺还得去赶集呐；俺要找叶果尔收那三个卢布的油錢！……”

“住嘴；別打攪我。”

“坐監獄……要是俺做过啥坏事，俺就去；可是这忽儿……平白无故……为啥？依俺看，俺又沒偷东西，又沒打架……要是您疑心在欠繳的稅款上有什么問題，老爷，那您別信村长的話……問村会的終身職員好了……村长啊，他不是基督徒……”

“安靜点！”

“俺这不是挺安靜嘛……”杰尼司嘟囔着說，“可是村长，他

算出来的欠款，是瞎說，俺敢賭咒……俺們是弟兄三个：大哥是庫士瑪·格里高列夫，老二是叶果尔·格里高列夫，还有俺，杰尼司·格里高列夫……”

“你老打攪我……喂，謝米揚！”預审官叫道，“把他押走！”

“俺們是三兄弟，”杰尼司嘟嘟囔囔地說，这时候有两个强壮的兵士抓住他，押着他走出法庭。“弟兄不一定要替弟兄还錢……庫士瑪不給錢，要叫俺杰尼司担当……这是甚么法官！俺們的主人，那位將軍，已經下世了——願他到了天堂！——要不然，他就会好好地教訓你們这些法官一頓……审案子总得知道怎么个审法，不能馬馬虎虎了事……要打，拿鞭子抽一頓也可以，只要有凭有据，打得不屈就成……”

1885年

厨娘出嫁

格里沙，一个七岁的小胖子，站在厨房门前，从钥匙眼往里听，往里看。厨房里正在发生一件依他看来很不平常的、他从没见过的事情。厨房里那张案子平常是用来切葱剥肉的，眼下那张案子旁边却坐着一个魁伟、结实、头发发红的乡下人，这人长着一把大胡子，鼻子上冒出大汗珠，穿着车夫的那种长襟外衣。他右手的五个手指头托着一个茶托，他凑着这个茶托喝茶，同时把糖嚼得那么响，震得格里沙背上直起鸡皮疙瘩。老奶妈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诺芙娜坐在他对面的一个髹板凳上，也在喝茶。她的脸色一本正经，同时又放出得意的光来。厨娘彼拉盖雅在炉子那儿忙着做事，分明想把她的脸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可是格里沙看见她的脸大放光彩：那张脸正在发烧，变换着各种颜色，开头是红得发紫，到后来却成了一片死白。她不断地伸出发抖的手去拿刀子、叉子、木柴、抹布等；她扭动着，把东西转来转去，弄得乒乓乱响，可是实际上甚么事也没做。他们坐在那儿喝茶的那张案子，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奶妈问她话，她总是回答得简短而严厉，没有扭过脸去。

“请随便吃吧，丹尼洛·谢苗内奇！”奶妈殷勤地招待那车夫，“为甚么您老是喝茶，不吃点别的？您应该喝一点伏特卡才

对！”

奶媽把一瓶伏特卡和一个酒杯推到客人面前去，同时她臉上現出頂頂狡猾的表情。

“我可不喝酒，……不必了……”車夫推辞說，“別让我了，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諾芙娜。”

“您是怎么回事啊！……赶馬車的，还能不喝酒！……光棍儿不会不喝酒的！請喝吧！”

車夫斜眼看一看伏特卡，然后瞧一瞧奶媽狡猾的臉，他自己的臉也就現出同样狡猾的神情，仿佛在說：“你啊，钻不了我的空子，你这老巫婆！”

“我不喝；請您原諒我……干我們这一行的可不能沾上这个嗜好。耍手艺的人可以喝酒，因为他老是坐在一个地方，可是我們这班人老是在明处，当着許多人的面。不是吗？要是走进酒館的話，准保連馬也丢了；万一喝得太多，那就更糟：一轉眼的工夫，你就睡着了，再不然就打車座上摔下来了。真是这样的。”

“您一天賺多少錢啊，丹尼洛·謝苗內奇？”

“那要看情形。赶巧了，一天賺上一張綠鈔票^①；一个不巧就空着手把車赶回院子里去了。这一天跟那一天往往大不相同。眼下，我們这行生意簡直沒甚么干头了。您知道，这忽儿赶馬車的多极了，草料挺貴，坐車的又小器，老是打算坐公共馬車。不过呢，謝天謝地，我总算沒甚么可抱怨的。我吃得飽，穿得暖，而且……只要有人願意……”（車夫偷偷看一眼彼拉盖雅）“甚至能够另外养活一个人……”

他們后来还說了些甚么，格里沙却沒听見。他的媽走到門

^① 指三卢布的鈔票。

口来，打发他上儿童室里去温习功课。

“去温习你的功课。你用不着在这儿听！”

格里沙到了儿童室里，把“语文”摊在面前，可是他念不下去。刚才看见的和听见的一切，在他脑子里引起一大堆问题。

“厨娘要结婚了……”他想。“奇怪。大家到底为甚么要结婚呢？我真想不通。妈妈跟爸爸结婚，表姐薇罗琪卡跟巴威尔·安德烈伊奇结婚。不过，跟爸爸和巴威尔·安德烈伊奇结婚，倒还有可说的；他们到底有金表链和讲究的衣服啊，皮鞋也老是擦得挺亮；可是，跟那个穿着毡靴、模样吓人的红鼻子车夫结婚……呸！为甚么妈妈要叫那个可怜的彼拉盖雅结婚呢？”

客人一走出厨房，彼拉盖雅就到上房来了，开始打扫。她的激动还没有过去。她的脸通红，好象有点胆战心惊似的。她手里的扫帚几乎没挨着地板，每个墙角总要扫上五回。她很久没有走出妈妈坐着的那个房间。她的孤立分明使她气闷，她一心想讲讲话，跟别人谈谈自己的感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他走了！”她看出妈妈不想开口讲话，就支支吾吾地说。

“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妈妈说，眼睛没离开她的针线。“那么清醒，稳重。”

“说真的，我不嫁他，太太！”彼拉盖雅忽然叫道，脸胀得通红。“真的，我不嫁他！”

“你别胡闹，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是终身大事；你得好好想一想才行；胡说白道是没好处的。你喜欢他吗？”

“哪儿的话，太太！”彼拉盖雅害羞地叫道。“他们净说些那样的话，弄得……真的……”

“她应当说她不喜欢他才对！”格里沙想。

“可你也真是装模做样的人……你到底喜欢他吗？”

“可是他老啦，太太！唉！”

“甚么話！”奶媽在隔壁房間里對她氣沖沖地說，“他還沒到四十歲吶。再說，你要一個年青人干甚么？傻瓜，臉子好不好頂什么事……你嫁他就是，包管沒錯兒！”

“真的，我不嫁他！”彼拉蓋雅尖叫道。

“胡說！你到底要嫁給甚么樣的家伙呢？換了別人，一定會跪在他腳跟前了，你倒說甚么你不嫁他！你情愿老是跟那些郵務員和家庭教師擠眉弄眼！太太，家庭教師來教格里憲卡^①……她總是朝他飛媚眼。哼，這個不要臉的娘們兒！”

“你以前見過這個丹尼洛沒有？”太太問彼拉蓋雅。

“我哪兒見過他？今天我還是第一回瞧見他呢。阿克辛尼雅不知把他從哪兒帶來的……這該死的鬼……他忽然間跑到這兒來跟我搗亂！”

吃午飯時候，彼拉蓋雅端菜上來，吃飯的人都瞧她的臉，提起那個車夫來跟她開玩笑。她的臉變得紅極了，止不住格格地笑。

“結婚一定是丟臉的事……”格里沙想。“丟臉得很！”

所有的菜都太咸；沒烤熟的童子雞汪出血來；尤其要命的是在這一頓午飯當中，碟子和刀子不斷從彼拉蓋雅的手里掉下來，仿佛從一個散了的架子上掉下來似的；可是誰也沒說一句怪她的話，因為大家全明白她的心境。只有一回爸爸生氣地扔掉食巾，對媽媽說：

“你何苦叫大家都去結婚呢？這跟你甚么相干？要是她們想結婚，由她們自己去結好了。”

① 格里沙的愛稱。

飯后，四邻的厨娘和女仆不断地溜进厨房里来，嘁嘁喳喳一直鬧到夜深。她們是打哪儿聞出来这儿在做媒的，那只有上帝才知道。格里沙半夜醒来，隔着帘子听见奶媽和厨娘在儿童室里低声說話。奶媽在劝厨娘，厨娘一忽儿哭泣，一忽儿嗤嗤地笑。这以后，格里沙重又睡熟，梦见彼拉盖雅給切尔諾莫尔和一个巫婆搶走了。……

从第二天起平靜下来了。厨房的生活又照平时那样过下去，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那么一个赶車的。只有奶媽不时戴上新头巾，做出庄严郑重的神气，出去一两个钟头，大概是到甚么地方办交涉去了……彼拉盖雅沒有跟車夫見面，誰一跟她提起他，她就臉紅，叫道：

“叫他遭三回詛咒才好！倒仿佛我会想他似的！呸！”

有一天傍晚，媽媽走进厨房，彼拉盖雅和奶媽正在专心裁剪甚么衣服；媽媽說：

“当然，你可以嫁給他，那是你的事。可是你要知道，彼拉盖雅，他不能住在这儿……你知道，我不喜欢外人坐在厨房里。注意，記好……而且我也不能让你到外面去过夜。”

“天才曉得这是打哪儿說起，太太！”厨娘叫道。“您为甚么老是提起他来罵我呀？叫他害瘟病死掉才好！他专门跟我搗乱，滾他的！……”

有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格里沙朝厨房里看一眼，吃惊得呆住了。厨房里挤滿了人。这儿有各处来的厨娘、守門人、两个巡警、一个佩着袖章的士官，还有男孩菲尔卡……这个菲尔卡往常总是在洗衣坊里轉来轉去，逗着狗玩；現在他却把头发梳整齐，把臉洗干净，手里拿着一个鑲着箔边的神象。彼拉盖雅站在厨房中央，穿一件印花布的新衫子，头上戴一朵花。她身旁站着那

个赶车的。这对新夫妇脸蛋儿发红，直冒汗，使劲眯眼。

“那么……我看现在是时候了……”经过长久的沉默后，那位士官说。

彼拉盖雅是整个脸抽动起来，她哭了……那个士官从桌子上拿起一块大面包，站在奶妈身旁，开始为新婚夫妇祝福。车夫走到士官跟前，在他面前跪下去，吻一吻他的手，发出吧的一响。他对阿克辛尼雅也照样做了一番。彼拉盖雅机械地学他的样，也跪在地下。末后，外面的门开了，吹进来一股白蒙蒙的雾，大家噉噉喳喳地涌出厨房，进了院子。

“可怜呀，可怜！”格里沙听见厨娘的哭声，暗自想道，“他们把她带到哪儿去呀？为甚么爸爸和妈妈不来保护她呢？”

行过婚礼以后，大家在洗衣坊里，唱歌，拉手风琴，直闹到夜深。妈妈整个傍晚生气，因为奶妈身上有酒气，而且大家都去参加婚礼，没有人来烧茶炊了。直到格里沙上床，彼拉盖雅还没回来。

“可怜啊，现在不知道她躲在甚么黑地方哭呢！”他想，“赶车的一定喝斥她：‘闭嘴！闭嘴！’”

第二天早晨厨娘又在厨房里了。车夫也来了一忽儿。他跟妈道谢，严厉地瞧着彼拉盖雅，说：

“求您管教她，太太！请您做她的父母。您，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诺芙娜也别不管她，要扶她上正路……不许她胡闹……还有，太太，劳驾把她的工钱先支五个卢布给我。我得买一付新的套包子。”

在格里沙，这可又是一个问题：彼拉盖雅原本自由自在地活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必对谁负责，突然间，无缘无故，跑出一个陌生人来，不知怎么这人居然有权利管她的行为和她的财

产！格里沙难过了。他满腔热誠，急得差点流出眼泪来；一心想要安慰彼拉盖雅，依他看来她是人类暴力的牺牲者。于是他在儲藏室里撿了一个頂大的苹果，偷偷溜进厨房，塞在彼拉盖雅的手里，連忙跑出来了。

1885 年

普里希別叶夫中士

“普里希別叶夫^①中士，您被控在九月三日用言語和動作侮辱鄉村巡官席京、鄉長阿里亞坡夫、鄉村巡警叶菲莫夫、見證人伊凡諾夫和嘉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個農民，而且前三個人是在執行公務的時候受到您的侮辱。您承認犯了這些罪嗎？”

普里希別叶夫是一個滿臉皺紋的低級士官，生着一張好像有刺的臉，做出立正的姿勢，用嘎啞的、悶聲悶氣的嗓音答話，而且咬清每一個字的字音，仿佛在下命令似的：

“老爺，調解法官先生！當然，依照法律的一切條款，有理由讓雙方來說明當時的一切情形。犯罪的不是我，是另外的那些人。這件事全是从那具死尸引起的——祝他的靈魂升到天堂！本月三日我和老婆安菲沙正在心平氣和、規規矩矩地走路，我一瞧，却看見一群各式各樣的人站在河岸上。我要請問：老百姓有什麼充分的權利聚在一起？為什麼？難道有一條法律說：人應該成群結伙嗎？我喊了一聲：散開！我就開始推那些人，叫他們回家去；我吩咐鄉村巡警揪着他們的脖子，趕走他們……”

“容我插一句嘴，您根本就不是巡官，又不是村長——難道

^① 這個姓的意思是“壓碎”。

赶散人群也是您的事？”

“不是他的事！不是他的事！”从法庭的各角落里传来许多语声，“有了他，大家简直活不下去了，老爷！我们受他的气有十五年啦！从他脱离军队回乡那时候起，大家就恨不得逃出村子去才好。他欺压我们大家！”

“正是这样，老爷！”到庭作证的村长说，“全村的人都在叫苦。无论怎样也没法跟他一块儿过下去了！不管我们举着神像，排队游行也好，也不管我们在办喜事也好，或者比方说，出了什么岔子，他总要赶来，嚷啊叫的，闹得乱哄哄，甚么事都要讲规矩。他揪小伙子的耳朵，暗地里盯着女人的一举一动，深怕出什么毛病，倒好像他是她们的公公一样……有一天他跑遍全村各户人家，吩咐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什么没有一条法律准许人唱歌。”

“请您等一下，回头您还有机会发言，”调解法官说，“现在让普里希别叶夫接着说下去。请接着说吧，普里希别叶夫！”

“是，先生！”中士嗓子发哑地说，“老爷，多承您指示，说赶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很好，先生……可是万一有了不合规矩的事，怎么办呢？难道能让老百姓胡闹？哪儿有一条法律，说是可以放任老百姓由着性儿干？我可不答应，先生！要是我不去赶他们，管他们，还有谁去呢？这儿的人，谁都不懂甚么叫做真正的规矩；阁下，不妨说，全村子只有我一个人懂得怎样对付那些老百姓；我什么都懂，阁下。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士官，退伍的军需中士，在华沙当过差，属司令部所管，先生；后来呢，要是您愿意知道的话，我堂堂正正地退了伍，做了救火队员，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脱离消防队，在一个古文高等男校预修班里当了两年看门人……所有的规矩我都懂，先生。可是庄稼汉是普通人，什

么也不懂，应当听我的话才对，因为那是为他们好。比方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我赶散人群；可是在岸上，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死尸。我要请问：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该躺在那儿？难道这种事合乎规矩吗？巡官在管什么呀？我就说：‘巡官，你怎么没去报官？说不定这淹死的人是投河自尽，可也说不定这件事里头有西伯利亚的气味呢^①。说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呢。’……可是席京那巡官却满不在乎，光是呼噜呼噜地抽他的烟。‘这人是誰啊，’他说，‘居然发号施令？究竟他是打哪儿来的？’他说。‘难道没有他来多管闲事，我们就不会办事啦？’他说。‘要是你站在那儿，什么也不管，’我说，‘那看起来，你这傻瓜恐怕就是不会办事。’‘昨天我就已经报告本县巡警局长了，’他说。‘为什么报告本县巡警局长？’我说。‘根据的是法典里的哪一条呢？像淹死啦、吊死啦，和这一类的别的案子，难道该归本县巡警局长管吗？这儿，’我说，‘这是刑事案子，民事訴訟啊……眼下，’我说，‘该赶快写报告呈到偵察官和法官那儿去。首先，’我说，‘你应该写报告，送到調解法官那儿去。’可是巡官呢，他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这样。他们全笑，阁下。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敢起誓。哪，这个人笑过，那个人笑过；席京呢，他也笑。‘干么齙着牙笑？’我说。巡官他说：‘这类案子不归調解法官管哟。’一听到这句话，我简直浑身发热了。巡官，你说过这种话的，对不对？”中士转过身去对席京说。

“说过的。”

“大家都听见你当着老百姓的面说过这种话：‘这类案子不归調解法官管。’大家都听见你说过这话……我浑身发热了，阁

^① 意思是说，这可能是谋杀案，在帝俄时代杀人犯往往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下。真的，我簡直吓坏了。‘再說一遍，’我說，‘你这个混蛋，把你說过的話再說一遍！’他果然又說一遍……我就走到他跟前。‘你說到調解法官大人的时候，’我說，‘怎么能說这种話？你身为巡官居然反抗政府嗎？啊？你知道，’我說，‘要是調解法官大人一動脑筋，他就能因为你說过這話，而认定你行为不端，把你送到省里的宪兵队去？’我說，‘你知道調解法官大人会因为你这种有政治色彩的話把你送到哪儿去嗎？’可是乡长說話了：‘調解法官，’他說，‘不能管他职权以外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管。’他就是这么說的，人人都听見的……‘你怎么敢藐視当局？’我說，‘喂，你千万别跟我鬧着玩，要不然你要倒楣的，老兄。’以前我在华沙当差，后来在古文高等男校預修班里当看門人的时候，一听见不成体統的話，就往大街上瞧，找宪兵；‘上这儿来，官长，’我說，然后我就把那件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他。可是在这种村子里，你能去报告誰呢？……我气坏了。我一看見有人放肆，有人犯上，就冒火了；我掄起胳膊来，……当然，并不是很重地打了一下，其实是随随便便，正正經經，而又輕輕地給了一下，好叫他不敢說那种話来糟蹋你老人家……巡官却給村长撑腰。所以我呢，也就給了那巡官一下……这以后可就乱打起来了……老爷，这也是我一时性起；不过，話說回来，不打人可也办不到。要是見了糊塗人还不打，那你的灵魂就背上一重罪了。何况这是为了正事……何况出了破坏秩序的事……”

“容我說一句！維持秩序，自有主管的官。在这方面，有巡官，有村长，有巡警呀……”

“巡官总不能样样事情都見到，而且他又不像我这么懂事……”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关您的事！”

“这是怎么说，先生？这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这就怪了，先生……人家胡闹，却不关我的事！要我怎么着呢，把他们夸奖一番还是怎么的？瞧，他们还向您诉苦，说是不准他们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呀？他们不但不干正经事儿，反而唱歌……而且现在他们还养成风气，一到傍晚就点起灯闲坐着。到了应该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们却闲聊，哈哈地笑。我已经把这些全记下来了，先生！”

“您记下了什么？”

“记下谁点了灯闲坐着。”

普里希别叶夫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油腻的纸片，戴上眼镜，念道：

“点了灯闲坐着的农民计有：伊凡·普罗柯洛夫、沙瓦·密基佛罗夫、彼奥得尔·彼得罗夫。一个兵士的寡妇淑斯特洛娃跟谢米扬·基司洛夫私姘。伊葛纳特·司维尔乔克干巫术，他老婆玛尔娃是巫婆，半夜三更她去挤人家母牛的奶。”

“够了！”法官说，开始审问证人。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惊奇地瞧着调解法官，那位法官分明不给他撑腰。他那爆出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瞧瞧调解法官，瞧瞧证人，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为什么调解法官那么生气，为什么法庭的各个角落里时而传出嗡嗡的怨声，时而发出抑制的笑声。判决呢，他也还是不懂：坐一个月的牢！

“为什么？！”他说，迷迷糊糊地扬起他的手，“根据的是哪一条法律啊？”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在这个世界上简直没法再活下去了。他满脑子是阴郁沮丧的思想。可是等到他走出

法庭，一眼看見農民聚在那兒談天，就有一種他已經沒法克制的習慣使得他做出立正的姿勢，用嘎啞而氣憤的聲調嚷道：

“散開，老百姓！不准成群結伙！回家去！”

1885 年

哀 伤

鑛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在加尔庆諾乡一带地方是早已出名的优秀工匠，同时又是早已出名的最沒出息的农民。他正在把他那生病的老太婆送到地方医院去。他得赶着車走三十俄里的路，那一段路糟糕得很，就是公家的邮車工人都不容易应付，像鑛匠格里高里这样的懶汉就更別提了。刀割一样的冷風迎面吹来。四面八方不管你往哪儿看，只有雪花的迷雾在打轉儿，弄得誰也說不清这雪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还是打地里钻出来的。由于这片迷雾作怪，田野、电綫杆、树木都看不見了；遇到一陣特別大的風刮到格里高里身上来，往往連馬軛也看不見了。有气无力的、又弱又小的馬勉强地往前爬着。它費尽力气从深雪里抽出腿来，把脑袋往前探出去。鑛匠急着要赶路。他在前面車夫座上不定心地把身子聳上聳下，不断地拿鞭子抽馬背。

“你啊，瑪特辽娜，別哭了……”他喃喃地說，“稍为忍一忍吧。求上帝保佑，咱們总会赶到医院的，那你馬上就有办法了……巴維尔·伊凡內奇会給你一点药水，或者叫人給你放血；要不然他老人家发了慈悲，拿点酒精甚么的給你擦一陣——那就会……把你那点病打腰里赶出去了。巴維尔·伊凡內奇会尽力的……他固然会嚷啊叫的，会跺脚，可是他仍旧会尽力……他

是个好老爷，心善，求上帝賜給他健康！……等我們到了那儿，他馬上就会打他房間里躡出来，把我罵一頓。‘怎么样？为甚么会这样？’他会叫道，‘为甚么你不挑好了时候来？难道我是一条狗，得整天价跑来跑去地伺候你們这些鬼东西？为甚么你不早上来？走开！巴不得你死了才好。明天再来！’我就說：‘大夫老爷啊！巴維尔·伊凡內奇！您老人家呀！’可是快走啊，他媽的，你这鬼东西！快走！”

鑛匠拿鞭子抽馬，沒有看老太婆一眼，只顾自己嘮叨下去：

“‘您老人家！皇天在上，說老实话……我凭十字架起誓，天剛一亮，我就动身了。既是主……圣母……发了脾气，降下这么一場大風雪，我怎么来得及赶到呢？您看得出来，……哪怕头一流的好馬也到不了；我这匹馬呢，您也瞧得見，算不得馬，簡直丢人！’可是巴維尔·伊凡內奇会把眉头一皺，嚷道：‘我們知道你們这班家伙！你們老是沒理找理！特别是你，格里希卡！我早就知道你！大概你一路上进过五家酒館吧！’我就对他說：‘您老人家！难道我是坏人，还是異教徒？我的老太婆正在把灵魂交給上帝，快死了，我还有心从这个酒館跑到那个酒館！您这是甚么話呀，求主恩典吧！甚么酒館不酒館，滾它的！’于是巴維尔·伊凡內奇吩咐人把你抬进医院里去；我呢，在他的面前跪下来……‘巴維尔·伊凡內奇！您老人家！我們十分感激您！饒了我們这些傻瓜和混蛋，別生我們这些乡下人的气！照理該抓住我們的脖子，把我們赶出去才对，您却費了不少心，您的脚都让雪給弄髒了！’巴維尔·伊凡內奇就瞧着我，仿佛要揍我似的，說：‘傻瓜，你与其噗咚一声跪在我面前，还不如別灌伏特卡，怜恤怜恤你的老太婆的好。該拿鞭子抽你一頓才对！’‘真該抽一頓，巴維尔·伊凡內奇，求上帝打我，真該抽一頓！不过，您既是我們的

恩人，亲爹，那我们怎么能不跪在您面前呢？您老人家！我说话算话……就跟在上帝面前一样……要是我骗了您，您尽管朝我的眼睛唾吐沫好了；只要我的玛特辽娜，就是这个老太婆，大好起来，复了原，您老人家要我做什么，我就给您做什么！要是您高兴，我就用有密纹的白桦木给您做个烟盒……做些打槌球用的球，我还会鍍頂洋式的九柱戏用的柱子呢……我为您甚么都肯做！我不要您一个钱！在莫斯科，像那样的烟盒，人家要卖您四个卢布一个；我可是一个钱也不要。”医师就会笑着说：“好了，行，行……我心领了！只可惜你是个酒鬼……”……我呀，老妹子，老太婆，会应付那些老爷。没有一个老爷我不能应付几句的。只求主保佑咱们别走出了大路才好。风好大！满眼睛都是雪了。”

鍍匠没完没了地叨唠下去。他顺嘴说下去，为的是哪怕能稍稍减轻一点他那沉重的心情也好。他舌头上的话很多，可是他脑子里的思想和疑问却更多。哀伤出其不意地、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请自来地钻进鍍匠的心里，现在他没法摆脱它，没法恢复常态，没法定心想一想了。这以前，他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好像在醉醺醺的半睡半醒中生活着，既不知道甚么叫做哀伤，也不知道甚么叫做快乐，现在心里却忽然感到了剧烈的痛苦。这个逍遥自在的懒汉和酒徒突然发现自己没来由地成了忙人，满腔忧虑，心慌意乱，甚至在跟大自然做斗争了。

鍍匠记得他的哀伤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他昨晚回到家来，照例有几分醉意，按照早已养成的习惯，开始骂街，摇拳头；老太婆呢，却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眼光瞧着跟她吵嘴的人。往常她那老眼的眼神总是殉教徒的眼神，像一条常挨打、吃不饱的狗那样的温顺；这回她却严厉地、呆呆地瞪着他，就跟神像中的

圣徒或者临死的人的眼神一样。从她眼睛里有了那种古怪的、凶狠的眼神起，哀伤就开了头。鑛匠吓呆了，就央告邻居，借来一匹马，现在正在把老太婆送到医院去，希望巴维尔·伊凡内奇能用药粉和药膏使得他的老太婆恢复往常的那种眼神。

“你啊，瑪特辽娜，记住……”鑛匠嘟囔着说，“要是巴维尔·伊凡内奇问你我打不打你，你就说‘根本没打过！’我呢，从此再也不打你了。我凭十字架赌咒，决不打了。就说从前吧，我打你难道是出于恶意？我想也没想，就那么打了你。我对不起你。换了别人，就不肯费这么多事，我呢，却送你上医院去……尽我的力。雪下得好大，好大的雪！啊主，这是您的旨意！只求上帝保佑我们别走出大路才好……怎么样，腰还痛吗？瑪特辽娜，你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呐；腰痛吗？”

他觉着离奇：老太婆脸上的雪没有化。真怪，不知怎的，那张脸显得特别长，变成淡灰的、浑浊的蜡色，显得庄重严肃。

“哎，你这个傻瓜！”鑛匠嘟囔着说，“我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跟你讲良心话……你呢，却……你这个傻瓜！我干脆不送你上巴维尔·伊凡内奇那儿去了！”

鑛匠放松缰绳，沉思起来。他不敢回过头去看他的老太婆：可怕！问她话却听不到回答，也可怕。末后，为了把这个疑团解开，他没回头看老太婆，只去摸一下她那冰凉的手。举起来的手像鞭子似的掉下去。

“那么，她是死了！糟糕！”

鑛匠哭了。他的难过还及不上他的懊恼。他想：这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啊！他的哀伤刚刚开头，就完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跟他的老太婆好好生活，也没有来得及向她表明心迹，怜惜她，她就死了……他跟她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

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地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贫穷啦，根本没有觉着是在生活。事情多么不巧，正在他觉着可怜这个老太婆，觉着没有她就活不下去，觉着她十分抱歉的时候，她偏偏死了。

“可不是，她常沿街讨饭！”他回想，“是我自己打发她出去要饭的，糟糕！她应当再活十年，这蠢货；照眼前这样，大概她以为我真是那样的人了……圣母，我这是在把车子赶到哪儿去啊？现在用不着去看病，却要下葬了。往回走！”

铁匠拨转马头，拿起鞭子用尽力气抽马。一个钟头连着一个钟头过去，路越来越难走。现在连马鞭也完全看不见了。雪橇不时撞着一棵小樅树，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抓伤铁匠的手，在他眼前闪过去；凡是眼睛看得见的地方，都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又在旋转了。

“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铁匠想。

他想起四十年前玛特辽娜年轻、漂亮、快活，出身于一个富裕人家。他们把她嫁给他，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手艺。幸福生活的一切条件都有了，可是倒楣的是如同在婚礼以后喝醉了酒，躺在炉台上一样，他好像从此就没醒过，直到现在。他的婚礼，他还记得，可是结婚以后怎样过日子，除了还记得喝醉酒，躺着，打架以外，别的事就是打死他也想不起来了。四十年就这样白白过去了。

白雪的云雾渐渐变成灰色。天黑下来了。

“我在上哪儿去啊？”铁匠猛地想起来，“应当去下葬，我却赶到医院去了……倒好像我疯了似的！”

铁匠又拨转马头，又抽马。小马使足了劲，喷着鼻子，用细碎的小步跑起来。铁匠不住地用鞭子抽着马背……他身后传来

甚么东西的磕碰声，他即使不回头看也知道那是去世的女人的头撞着雪橇。空中越来越黑，风越刮越冷，也越刺骨……

“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鑛匠想，“那我就要添买新工具，承攬定貨……把錢交給老太婆……对了！”

随后，繮绳滑出了他的手。他找着了，想撿起来，可是不行；他的手不听使唤了……

“那也沒关系……”他想，“反正馬自己会走，它认得路。我現在睡一小觉也好……在下葬或者安灵祭以前，养一养神总是好的。”

鑛匠閉上眼，昏昏睡去。过一忽儿，他听见馬站住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前面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像是茅草屋，又像是草堆……

他想爬下雪橇，看一看到底出了甚么事，可是他觉着浑身发懒，仿佛与其动弹，还不如挨冻的好……他就平静地睡熟了。

他一醒，就看见自己在一个大房间里，墙壁都是粉刷过的。明亮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鑛匠看见面前有些人，他头一件事就是想表明他自己是个明白事理的规矩人。

“诸位老兄，应当給老太婆安排安灵祭！”他说，“应当告訴神甫……”

“哦，行，行！躺下吧！”一个声音打断他。

“哎呀！巴维尔·伊凡内奇！”鑛匠看见医师站在面前，惊奇地叫起来，“您老人家！恩人！”

他要跳起来，在医师面前跪下去，可是觉得胳膊和腿不听话了。

“您老人家，我的腿上哪儿去啦？我的胳膊上哪儿去啦？”

“跟你的胳膊和腿告别吧……它們冻僵啦！得了，得了！……

你哭甚么？你已經活了一輩子，那就感謝上帝吧！大概你已經活了六十年吧——那你也够了！”

“我伤心！……您老人家，我真伤心！求您开恩饒了我！让我能再活五六年才好……”

“为甚么呢？”

“那匹馬是人家的，得还給人家……还得給老太婆下葬……这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呀！您老人家！巴維尔·伊凡內奇！頂好的、有密紋的白樺木烟盒！我給您鑲几个球……”

医生摆了摆手，走出了病室。鑲匠——完了！

1885 年

苦 恼

——我拿我的煩惱向誰去訴說？……①

暮色晦暗。大片的湿雪繞着剛点亮的街灯懶洋洋地飄飞，落在房頂、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軟又薄的一层。車夫姚納·波达波夫周身白色，像个幽灵。他坐在車座上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僵着，僵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僵到的最大限度。哪怕有一大堆雪落在他身上，仿佛他也会覺得用不着抖掉似的……他的小母馬也一身白，也一动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势、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一样笔直的四条腿，使得它活像拿一个小錢就可以买到的馬形蜜糖餅。它大概在想心事吧。不管是誰，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給丢到这个充滿古怪的亮光、不断的喧嘩、熙攘的行人的漩渦里，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姚納和他的小馬有好久沒动了。还是在午飯以前，他們就走出了院子，至今還沒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現在黃昏的暗影籠罩全城了。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經变得明亮生动，街上的杂乱也熱鬧多了。

① 出自《旧約全书》的《詩篇》。

“車夫，到維堡區^①去！”姚納聽見有人喊車。“車夫！”

姚納猛的哆嗦一下，從粘着雪的睫毛望出去，看見一個軍人，穿一件軍大衣，頭戴一頂兜囊。

“到維堡區去！”軍人又說一遍，“你是睡着了還是怎的？拉到維堡區去！”

為了表示同意，姚納抖了抖繮繩；這樣一來，一片片的雪就從馬背上和他的肩膀上紛紛掉下來……軍人坐上了雪橇。車夫噉起嘴唇，對那匹馬發出噴的一响^②，跟天鵝那樣伸出脖子，在車座上微微挺起身子，與其說是由於需要還不如說是出於習慣的揚起鞭子。那小母馬也伸出脖子，彎一彎像棍子一樣筆直的腿，遲疑地走動了……

“你往哪儿闖啊，鬼東西？”姚納立刻聽見黑暗里有人嚷起來，一團團黑影在他眼前游過來游過去，“你到底是往哪儿走啊？靠右！”

“你不会趕車！靠右走！”軍人生氣地說。

一個趕四輪轎車的車夫朝他咒罵；一個行人穿過馬路，肩膀剛好擦着馬鼻子，就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袖子上的雪。姚納坐在車座上局促不安，仿佛坐在針尖上似的，他向兩旁撐開胳膊肘兒，眼珠亂轉，就跟有鬼附了體一樣，仿佛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為什麼在那兒似的。

“這些傢伙真是混蛋！”軍人打趣地說，“他們簡直是極力跑來撞你，或者扑到馬蹄底下去。他們這是預先商量好的。”

姚納回頭瞧着他的乘客，張開嘴唇……他分明想要說話，可是喉嚨里沒吐出一個字來，只是哼了一聲。

① 彼得堡的一個區的名字。

② 這是叫馬往前走的表示。

“什么？”軍人問。

姚納咧开苦笑的嘴，嗓子裡用一下勁，这才乾哑地說出来：

“老爷，我的……嗯……我的儿子在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害什么病死的？”

姚納掉轉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說：

“誰說得清呢？多半是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上帝的意旨喲。”

“拐弯呀，鬼东西！”黑暗里有人喊，“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車吧，赶車吧……”乘客說，“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啦。快点赶車吧！”

車夫又伸出脖子，微微挺起身子，笨重而优雅地揮动他的鞭子。他有好几回轉过身去看軍官，可是軍官閉着眼睛，分明不願意再听了。姚納把車赶到維堡区，让乘客下車，再把車子赶到一个飯館的左近停下来，坐在車座上僵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馬塗得挺白。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三个青年沿着人行道走过来，两个又高又瘦，一个挺矮，駝背；他們互相謾罵，他們的雨鞋踩出一片响声。

“車夫，上巡警桥去！”駝背用破鑼似的聲音喊道，“我們三个人……二十个戈比！”

姚納抖动繮绳，把嘴唇噉得噴噴的响。二十个戈比是不公道的，可是他顾不得讲价了。現在，一个卢布也好，五个戈比也好，在他全是一样，只要有人坐車就行……青年們互相推挤着，罵着下流話，拥上雪橇，三个人想一齐坐下来。这就有了需要解决的問題：該哪两个坐着？該哪一个站着呢？經過很久的吵罵、

变卦、責难，他們总算得出了結論：該駝背站着，因为他頂矮。

“好啦，赶車吧！”駝背站穩，用破鑼樣的声音說，他的呼吸吹着姚納的后腦壳，“快走！你戴的这是什么帽子呀，老兄！走遍彼得堡，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糟的了……”

“嘻嘻！……嘻嘻！……”姚納笑，“这帽子本来不行啦！”

“得了，本来不行了，你啊，赶車吧！你就打算一路上都照这样子赶車嗎？啊？要我給你一个脖子拐嗎？……”

“我的脑袋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說，“昨天在杜科瑪索夫家里，华斯卡和我两个人一共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胡說！”另一个高个子生气地說，“你跟下流人似地胡說白道。”

“要是我胡說，让上帝懲罰我！我說的是实在的情形嘛！……”

“要是这实在，跳蚤咳嗽就也实在罗。”

“嘻嘻！”姚納笑了，“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

“呸！滾你的！……”駝背憤憤地喊叫，“你到底肯不肯快点走啊，你这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車？給它一鞭子！他媽的！快走！結結實實地抽它一鞭子！”

姚納感到了背后那駝背的扭動的身子和顫抖的声音。他听着罵他的話，看着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漸漸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駝背一股勁儿地罵他，謊出一长串希奇古怪的罵人話，直說得透不过气来，連連咳嗽。那两个高个子开始讲到一个名叫娜节日达·彼得罗芙娜的女人。姚納不住地回头看他們。等到他們的談話有了一个短短的停頓，他又回过头去，噤噤咕咕地說：

“这个星期我……嗯……我的儿子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駝背咳了一陣，擦擦嘴唇，嘆口氣說，“算了，趕車吧！趕車吧！諸位先生啊，車子照這麼爬，我簡直受不得啦！什麼時候他才會把我們拉到啊？”

“那麼，你給他一點小小的鼓勵也好……給他一個脖子拐！”

“你聽見沒有，你這老不死的？我要給你一個脖子拐啦！要是跟你們這班人講客氣，那還不如索性走路的好！……聽見沒有，你這條老龍^①？莫非我們說的話你不在心上嗎？”

於是姚納，與其說是覺得，不如說是聽見脖子後面拍的一響。

“嘻嘻！……”他笑，“好有興致的幾位老爺……求上帝保佑你們！”

“趕車的，你結過婚沒有？”一個高個子問。

“我？嘻嘻！……好有興致的老爺！現在我那個老婆成了爛泥地羅……嘻嘻嘻！……那就是，在墳裡頭啦！這忽兒，我兒子也死了，我却活着……真是怪事，死神認錯了門啦……它沒來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兒子……”

姚納回轉身去，想說一說他兒子是怎么死的，可是這當兒駝背輕鬆地吁一口氣，說是謝天謝地，他們总算到了。姚納收下二十個戈比，對着那幾個玩樂的客人的後影瞧了好半天，他們走進一個漆黑的門口，不見了。他又孤單了，寂靜又向他侵襲過來……苦惱，剛淡忘了不久，現在又回來了，更為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納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大街兩邊川流不息的人群：難道在那成千上萬的人當中，連一個願意聽他講話的人都找不到嗎？人群匆匆地來去，沒人理會他和他的苦惱……那苦惱是

① “老龍”原文是“高里尼奇龍”，神話中的一條怪龍名，住在深山里。這裡用做罵人的話。

浩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納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話，那苦恼仿佛会淹沒全世界似的，可是話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沒人看見。那份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軀壳里，哪怕在大白天举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

姚納看見一个看門人提着一个袋子，就下决心跟他攀談一下。

“現在什么时候啦，朋友？”他問。

“快到十点了……你停在这儿做什么？把車子赶开！”

姚納把雪橇赶到几步以外，僵下腰，任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覺得向別人訴說也沒有用了。可是還沒过上五分钟，他就挺起腰板，搖着头，仿佛感到一陣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繮繩……他受不住了。

“回院子里去！”他想，“回院子里去！”

他那小母馬仿佛領会了他的想头似的，蹣着小快步跑起来。过了一个半钟头，姚納已經坐在一个又大又髒的火炉旁边了。炉台上、地板上、凳子上，全睡得有人，正在打鼾。空气又臭又悶……姚納看一看那些睡熟的人，搔一搔自己的身子，后悔回来得太早了……

“其实我連买燕麦的錢還沒掙到呢，”他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苦恼的緣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飽飽的，自己的馬也吃得飽飽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牆角上，有一个年青的車夫爬起来，睡意朦朧地嗽了嗽喉嚨，走到水桶那儿去。

“想喝水啦？”姚納問他。

“是啊，想喝水！”

“那就喝吧。……喝点水，身体好……可是，老弟，我的儿子死啦……听见没有？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的……真是怪事！”

姚納看一看他的话生了什么影响，可是有什么影响也没看见。那年青小伙子已经盖上被子蒙着头，睡着了。老头儿叹口气，搔搔自己的身子……如同那青年想喝水似的，他想说话。他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跟别人好好的谈过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讲一讲……应当讲一讲他儿子怎样得的病，怎样受苦，临死以前说过些什么话，怎样去世的……他要描摹一下儿子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上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他还有个女儿阿尼霞住在乡下……他也想谈一谈她……他现在可以讲的话还会少吗？听讲的人应该哀伤，叹息，惋惜……倒还是跟娘们儿谈一谈的好。她们虽是些蠢东西，不过听不上两句话就会呜呜地哭起来。

“出去看看马吧，”姚納想，“有的是工夫睡觉……总归睡得够的，不用担心……”

他穿上大衣，走进马棚，他的马在那儿站着。他想到燕麦，想到乾草，想到天气……他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不敢想儿子……对别人谈一谈儿子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出他的模样，那是会可怕得叫人受不了的……

“你在嚼草吗？”姚納问他的马，看见它亮晶晶的眼睛，“好的，嚼吧，嚼吧……我们挣的钱既然不够吃燕麦，那就吃乾草吧……对了……我呢，岁数大了，赶车不行啦……应当由我儿子来赶车才对，不该由我来赶了……他可是个地道的马车夫……要是他活着才好……”

姚納沉默一忽儿，接着说：

“是这么回事，小母马……库司玛·姚尼奇下世了……他跟

我說了再會……他一下子就無緣無故死了……哪，打个比方，你生了个小崽子，你就是那小崽子的親媽了……突然間，比方說，那小崽子跟你告別，死了……你不是要傷心嗎？……”

小母馬嚼着乾草，听着，聞聞主人的手……

姚納講得有了勁，就把心里的話統統講給它听了……

1886 年

風 波

瑪宪卡·巴甫列茨卡雅是一个很年青的姑娘，剛剛在一个貴族女子中学里下了課，步行回到庫希金家去；她是住在那儿，做家庭教师的。她发现这个家庭起了非同寻常的風波。看門人米海罗来給她开門的时候，他兴奋得很，臉紅得跟龙虾一样。

樓上傳来一片喧嘩。

“大概女主人神經出了毛病吧……”瑪宪卡想，“要不然就是跟她丈夫吵架了……”

在前堂里，在走廊上，她遇見好几个女僕。有一个女僕在哭。随后瑪宪卡看見从她自己的房間里跑出来一个人，正是这家的家长尼古拉·塞尔盖伊奇。他是一个矮小的男子，年紀还不老，臉上的肉却已經松軟，头頂秃了一大片。他滿臉通紅，周身发抖……他走过女教师面前，却沒看見她，揚起胳膊来嚷道：

“唉，这是多么可怕！多么魯莽！多么愚蠢！多么野蛮啊！真是要命！”

瑪宪卡走进她的房間；在那儿她有生以来第一回极其尖銳地体验到凡是寄人籬下、靠富貴人家的面包过活、而又性情温和的人所熟悉的那种心情。原来人家正在搜查她的房間。这家的女主人費多霞·瓦西列芙娜是一个肩膀挺寬的胖女人，眉毛又

濃又黑，头上沒扎头巾，顴骨高高的，嘴唇上生着隱約可見的短上髭，两手通紅，相貌和态度像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和厨娘，这时候她站在桌旁，把毛綫球、碎布、紙片……放回瑪宪卡的袋子里去。女教師的出現分明出乎她的意外，因为她回头一看，瞧見姑娘的蒼白而惊愕的臉，就有点慌了手脚，支支吾吾地說：

“Pardon ① 我……我一不小心弄撒了……是我的袖子碰翻的……”

此外又敷衍了几句，庫希金娜太太就沙沙地响着她的长衣裾，走出去了。瑪宪卡張开詫異的眼睛看一下房間各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該怎样想才好，只是耸起肩膀，害怕得周身发凉……費多霞·瓦西列芙娜在她的袋子里找甚么东西啊？要是那位太太真照她自己說的那樣，一不小心让衣袖碰翻袋子，弄撒了，那么，尼古拉·塞尔盖伊奇为甚么从她房間里跑出来，臉那么紅，那么激动呢？为甚么那桌子有一个抽屉拉开了一点点呢？那錢盒子，女教師用来收藏十戈比的銅子儿和旧邮票的，打开了。他們把它打开了，可又不会关，虽然把那鎖抓得滿是伤痕，也还是沒关上。书架、桌上的东西、床——样样东西都帶着剛剛搜查过的痕迹。装貼身衣服的筐子也搜查过了。那些衬衣原是細心疊好的，可是現在不像瑪宪卡出門时候那么整齐了。这么說来，搜查是认真的，而且认真得很；可是，这是甚么意思呢？甚么緣故呢？出了甚么事呢？瑪宪卡回想起那个激动的看門人、那种仍旧在进行的紛乱、那个哭泣的女僕；这一切跟方才她房間里的搜查不是有联帶关系嗎？她不是給牽連在一桩可怕的事情里面啦？瑪宪卡臉色发白，周身发凉，身不由己地往衣

① 法語：对不起。

筐上坐下去。

一个女僕走进房間里来。

“丽莎，您可知道他們为甚么……搜我的东西？”女教师問她。

“太太丢了一个值两千卢布的胸針……”丽莎說。

“哦，可是他們为甚么搜我的东西呢？”

“他們把每个人都搜遍了，小姐。我的东西他們也統統搜过……他們把我們脫得精光，搜我們……皇天在上，小姐，我……从来也沒有到她梳妆台旁边去过，更別說拿她的胸針了。我就是到了巡警局也要这么說。”

“不过……他們究竟为甚么搜我的东西呢？”女教师仍旧不懂。

“我跟你說过，胸針給人偷去了……太太亲手把样样东西都搜过。連看門人密海罗的身上她也亲自搜过呢。簡直是丢臉！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却光是袖手旁觀，呱呱地叫一通，跟母鸡似的。不过您用不着这么发抖，小姐。他們在这儿甚么也沒找着！您既然沒拿胸針，就用不着害怕了。”

“可是要知道，丽莎，这是卑鄙……侮辱！”瑪宪卡說，气得直喘，“要知道，这是下流，这是卑鄙！她有甚么权利怀疑我，翻我的东西？”

“您这是住在外人家里，小姐，”丽莎叹道，“您虽然是位小姐，不过您也还是……跟下人差不多……这可不像跟爹娘住在一块儿……”

瑪宪卡扑在床上，痛哭起来。她从沒遭受过現在这样的强暴，也从沒受到过現在这么深重的侮辱……她是个文雅而敏感的姑娘，又是一个教师的女儿，居然有人疑心她偷东西，搜查她，

把她当做街头的女人一样！好像再也想不出有甚么侮辱比这还大了。在这种受屈的情緒上还添了一种郁郁的恐惧心情：以后还会怎样呢？！种种荒謬的想法来到她的脑子里。既然他們能够疑心她偷东西，那他們現在也可能抓住她，把她的衣服脫光，搜她，然后由几个兵押着走过大街，把她丢在一个又冷又黑、有耗子和甲虫的牢房里，恰好跟监禁达拉卡諾娃公主^①的地牢一样。誰会替她打抱不平呢？她父母远远地住在內地；他們沒有錢来看她。在这大城里，她就跟在荒野上一样的孤单，既沒有朋友，也沒有亲戚。他們想怎样摆布她，就可以怎样摆布她。

“我要到各法官那儿跑一趟，到各律师那儿跑一趟……”瑪宪卡想，索索地抖着，“我要對他們表白，我要起誓……他們会相信我絕不是賊！”

瑪宪卡想起来她的衣筐里有一块床单，那底下有些甜食，她按照在学校里养成的老习惯，吃飯时候总是把一些甜食藏在口袋里，带回自己的房間。她想到她这点小小的秘密竟給女主人撞破了，觉得周身发热，害羞起来；由于这一切，由于恐怖和羞臊，由于受屈，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弄得太阳穴、胳膊、胃里的深处也跳起来。

“請您去吃飯！”僕人来請瑪宪卡。

“我去不去呢？”她想。

瑪宪卡理一理头发，擰一把湿手巾擦一把臉，走到餐厅去。那儿，他們已經吃起来了……飯桌的一头坐着費多霞·瓦西列芙娜，神情庄严，臉色死板而严厉；另一头坐着尼古拉·塞尔盖伊奇。飯桌两边坐着客人和孩子。菜碟由两个身穿燕尾服、手

① 这是一个年輕貌美的女子，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中，自称是故女皇伊利沙伯的女兒，后被捕，死在監獄里。

戴白手套的男僕端上来。人人都知道这个家庭起了風波，太太悶悶不乐，大家就都不响。只有咀嚼的声音和匙子碰着碟子的声音。

女主人自己首先讲话了。

“第三道菜是甚么？”她用懶洋洋的、受尽委屈的声音問男僕。

“Esturgeon à la russe.^①”听差回答。

“那道菜是我点的，費尼雅^②……”尼古拉·塞尔盖伊奇連忙声明，“我想吃魚。要是你不爱吃，ma chère^③，那就叫他們不要端来好了。我本来是……随便点的……”

費多霞·瓦西列芙娜不喜欢吃不是她自己点的菜；这时候她的眼眶里含滿了眼泪。

“算啦，別生气啦，”她的家庭医师瑪米科夫，用甜蜜蜜的声調說，輕輕碰了碰她的胳膊，臉上現出同样甜蜜蜜的笑容，“就是您不为这个生气，我們也已經够煩的了。我們忘了那个胸針吧！健康比两千卢布宝貴！”

“我倒不是可惜那两千卢布！”女主人回答說，一顆大泪珠从她臉上流下来，“惹我生气的，是偷东西这件事！我不能容我的家里有賊。我并不可惜那胸針，我一点也不可惜；不过偷我的东西，可未免太忘恩負义！我待人好心好意，人家却这么报答我……”

大家都瞅着自己面前的碟子，可是瑪宪卡却覺得女主人說过这話后，大家一齐在看她。她的喉头忽然升上来一块硬东西；

① 法語：俄国燒法的鱈魚。

② 費多霞的爱称。

③ 法語：我亲爱的。

她哭起来，用手絹蒙上臉。

“Pardon,” 她喃喃地說，“我一时忍不住。我头痛。我要走了。”

她从桌旁站起来，笨手笨脚地碰响椅子，越发心慌，赶快走出去了。

“天知道！”尼古拉·塞尔盖伊奇皺眉說，“何苦去搜她的东西！那种事，真的……多么不得当。”

“我沒說她拿了胸針呀，”費多霞·瓦西列芙娜說，“可是难道你能替她担保嗎？說真話，我对这些念书的穷光蛋并不十分放心。”

“說实在的，那种事做得不得当，費尼雅……原諒我直說，費尼雅，在法律上你原沒有权利搜查她。”

“我不懂您那些法律。我只知道我的胸針丢了，就是这么的。而且我非找着这胸針不可！”她把叉子往碟子上一摔，气得眼睛发亮，“您吃您的飯，用不着来管我的事！”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依順地垂下眼帘，叹口气。这时候，瑪宪卡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里，扑在床上。她現在既不覺得惊恐，也不覺得羞臊，只有一种强烈的欲望煎熬她，恨不得出去，給那冷酷、傲慢、愚蠢、有福的女人一个耳光才好！

她躺在床上，把鼻子埋在枕头里，暗想現在如果能去买来一个頂貴重的胸針，朝那自尊自大的女人的臉上丢过去，那多痛快啊。只求上帝显点神通，叫費多霞·瓦西列芙娜傾家蕩产，沿街討飯，領略貧困和依賴的种种恐怖，再叫受尽侮辱的瑪宪卡賞她錢化才好！啊，但願她能得到一大笔遺產，买上一辆馬車，車子轆轤地滾过她的窗下，叫那女人看得眼紅才称心！

可是这一切全是幻想；在现实生活里，她却只有一件事可

做——赶快走掉，再也不在这所房子里多待一个钟头。不错，丢掉这差使，回到一贫如洗的爹娘那儿去，是可怕的，可是有甚么办法呢？瑪宪卡再也看不惯她的女主人或者自己的小房間；在这地方她觉得又气闷又可怕。那个費多霞·瓦西列芙娜，老是为了疾病，为了她那想像的貴族身份疯疯癫癫，惹得她讨厌透了，整个世界都好像因为有她这么一个女人存在而变得粗俗丑恶了。瑪宪卡从床上跳下来，动手收拾行李。

“我可以进来嗎？”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在門外問；他已經靜悄悄地来到門口，用柔和低抑的声調說，“可以嗎？”

“請进。”

他走进来，站在房門近旁。他的眼睛沒神，他那紅紅的小鼻子油亮。飯后，他常喝点啤酒，这可以从他的步态，从他那軟綿綿的、无力的手上看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問，指一指筐子。

“我在收拾行李。原諒我，尼古拉·塞尔盖伊奇，我不能再在你們家里住下去。这种搜查給了我深深的侮辱！”

“我明白……不过您不該走……何必呢？他們搜了您的房間，可是您……那于您有甚么关系呢？您并沒吃甚么亏啊。”

瑪宪卡不說話，仍旧收拾她的行李。尼古拉·塞尔盖伊奇摸着他的两撇鬍子，仿佛在盘算接着該說甚么話似的，随后用討好的口吻接着說：

“当然，我明白，不过您得体谅一下才好。您知道，我妻子脾气躁，輕举妄动；千万別对她責备得太严……”

瑪宪卡沒說話。

“既是您这样委屈，”尼古拉·塞尔盖伊奇接着說，“那么，只要您乐意，我情願給您道歉。請您原諒。”

瑪宪卡沒回答，反倒把腰弯得更低，湊近了箱子。这个形容憔悴、优柔寡断的男人在家庭里簡直甚么也說不上。他扮着可怜的角色，就像食客，多余的人，甚至跟僕人差不多；他的道歉也就一点意义也沒有了。

“嗯！……您一句話也不說嗎？您还嫌不够嗎？既是这样，我替我妻子道歉就是。現在我用我妻子的名义……我凭貴族的身份承认：她做事欠周到……”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叹气，接着說：

“这样看来，您是要我这个地方，哪，就是心臟下面，自己去痛了……您是要我的良心折磨我了……”

“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怪您，尼古拉·塞尔盖伊奇，”瑪宪卡說，用泪汪汪的大眼睛直直地看他的臉。“您何必自找煩惱呢？”

“当然。……不过您还是……請您別走……我求求您了。”

瑪宪卡不肯，摇摇头。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在窗口站住，用手指尖輕叩着窗玻璃。

“对我來說，这种誤会簡直是苦刑，”他說，“怎么着，难道您要我跪在您面前还是怎么的？您的自尊心受了伤，于是您就哭哭啼啼，收拾东西要走了；然而要知道，我也有自尊心，您可就不管了。或者，連我在教堂懺悔时候都不肯說出口的話，难道也要我說給您听嗎？您是要这样嗎？听着；难道連我临死都不肯对神甫說穿的事，也要我对您說穿嗎？”

瑪宪卡沒說話。

“我妻子的胸針是我拿的！”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很快地說，“現在行了吧？滿意了吧？对了，我……拿的……不过呢，当然，我希望您保守秘密……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別說出去，千万別漏出半点口風！”

瑪宪卡又惊又怕，仍旧打点她的行李；她抓起她的东西来，揉成一团，往箱子里和筐子里胡乱地塞。现在，經尼古拉·塞尔盖伊奇这么坦白地说穿以后，她在这儿就連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而且不明白从前怎么会在这个家庭里住下来的。

“这沒甚么可奇怪的……”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頓了一頓，接着說，“平平常常的事情！我要錢用，她呢……不給我。要知道，这所房子和所有这些东西全是我父亲买下来的。瑪丽雅·安德列耶芙娜！要知道，这全是我的；那胸針是我母亲的……全是我的！她却拿去了，霸占了一切东西……您会承认，我总沒法跟她打官司啊……我誠心誠意地求求您，原諒一下……留下来。Tout comprendre, tout pardonner.① 可以留下嗎？”

“不行！”瑪宪卡坚决地說，开始发抖，“躲开我，我請求您！”

“唉，求上帝賜福給您，”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叹道，在箱子旁边一張小凳上坐下来，“老实說，我喜欢那些还能够有受侮辱、輕藐等感觉的人。我真想老坐在这儿，看着您那張憤慨的臉……这样說来，那么您是不肯留下来了？我明白……也不能不是这样……对了，当然……您一走，倒一干二淨，可是我呢——哎呀呀！……这个地牢我連一步也不能迈出去。我原想上我們乡下的随便哪个田庄上去，可是到处都有我妻子手下的坏蛋在那儿……甚么总管啦、农艺师啦，叫鬼捉了他們去才好！他們把田产做了抵押，再抵押……釣不得魚，踩不得草，碰不得树。”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 費多霞·瓦西列芙娜的声音从客厅里傳來，“阿格尼雅，叫老爷来！”

“那么您不肯留下来了？”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問，赶快站起

① 法語：了解一切，就原諒一切。

来，向門口走去，“說真的，您不妨留下来。每天黄昏，我也好过来找您……談談心。怎么样？留下来吧！您一走，这所房子里可就連一張人的臉也沒有了！这才可怕！”

尼古拉·塞尔盖伊奇的蒼白憔悴的臉現出恳求的神情，可是瑪宪卡不肯，搖搖頭；他就摆一摆手，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她已經上路了。

1886 年

爱 情

“深夜三点钟。四月的柔和的夜晚从我的窗口望进来，它那些星星朝我温情地眯眼。我睡不着，我是这么幸福啊！”

“我的全身，从头到脚，胀满一种奇特的、没法理解的感情。我现在还不能够分析那种感情，我没有工夫，我又懒，况且，甚么分析不分析，算了吧！不是吗，要是人从钟楼上一头栽下来，或者知道自己中了二十万卢布的彩票，他能弄明白自己的心情的含意吗？他办得到吗？”

我给萨霞写的情书大致是这样开头的，萨霞是我爱上了的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这封信我开了五次头，也扯碎了五次。我删掉整张整张的信纸，然后再从头抄一遍。我为这封信化了很多时间，仿佛我奉命赶写一个长篇小说似的。这倒不是因为我要把信写得长，写得细腻，写得多情，而是因为当春夜扑进窗子里来，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安安静静，沉默地幻想的时候，不由得想把写信这件事拉得无穷无尽的长。我在一行行字当中看见一个亲爱的影子。我觉得仿佛有好些跟我一样纯真而幸福、一样傻头傻脑、一样幸福地微笑着的幽灵，跟我同坐在桌子这儿写信似的。我不断地写，屡次瞧我的手——这只手，刚才紧紧地握过她的手，现在还隐隐的有点疼呢；要是我把我的眼睛移开，我

就会忽然看见一个绿格子的小门。方才我跟她告别以后，她正是隔着那个格子门凝眸望着我。我跟萨霞告别的时候，我没想别的，光是爱慕地瞧着她的身段，就跟一切正派的男子爱慕地瞧着美丽的女人的情形一样；等到我隔着格子看见两只大眼睛，忽然我灵机一动，领会到我已经被她爱上，我们中间的一切已经决定，已经定局，我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剩下照俗礼办某些手续了。

封好情书，慢慢穿好衣服，悄悄走出房子，把那宝贝送到邮筒去，那也是一种很大的快乐。现在天上没有星了，东方原来有星的地方，现在有一条白蒙蒙的长带压在阴沉的房顶上，有些地方给云遮断；由于那条长带，整个天空洋溢了苍白的光。这个城睡着了，可是运水工人已经出来，远远的一家工厂已经响起汽笛，在唤醒工人。在那微微沾着露水的邮筒旁边，您一定可以看见一个笨拙的守门人，穿一件钟形羊皮袄，拄一根手杖。他那情形近乎瘫痪：说睡没睡，说醒也没醒，介乎两者之间……

要是邮筒知道人们怎样常常要它来决定他们的命运，那它就不会现出这么一种卑贱的神情了。至少，我就差点吻了一下那邮筒，我瞧着邮筒，心想邮筒才是最伟大的天惠呢……

我请求凡是讲过恋爱的人回想一下：人把信丢进邮筒以后，总是怎样急着跑回家去，很快地上床，盖好被子，而且充分相信第二天早晨一醒，昨天的种种事情会一齐涌上心头，人就会出神地瞧着窗口，而窗外的阳光正在热中地想要钻透窗帘的褶皱照进来。

好，言归正传……第二天中午，萨霞的女僕送来这样一个回信：

我很欢喜请您今天务必上我们这儿来我等着您。您的萨。

没有一个逗点。不分句，“欢”字的写错，整个这封信，甚至那个装信的又窄又长的小信封，都使得我的心里充满温情。在歪歪斜斜、然而羞羞答答的笔迹里，我认出来萨霞的步态，每逢她一笑就擰起眉毛来的样子，她撅起嘴唇的样子，可是信的内容没有满足我……第一，富有诗意的信是不该照这样回答的；第二，为甚么要我上萨霞家里去坐着，等她的胖妈妈、她的弟弟、她家的食客们猜出底蕴，留下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呢？那些人是再也不会去猜的，那么，只因为您身旁有个兴奋的无聊家伙，例如一个半聾的老太婆或者小女孩，唠唠叨叨地向您问这个问那个，您就不得不忍住自己的欢欣，那实在是再讨厌不过的事情了。我叫女僕带回一封信去，求萨霞选定一个公园或者一条林荫路做为相会的地方。我的提議被她欣然接受了。跟俗話所說的那樣，我碰准她的心弦了。

下午四点多钟，我往本城公园里頂偏僻頂幽靜的一个角上走去。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約会的地点原可以定在近一点的地方，例如在亭子里或者林荫道上，可是女人在恋爱事情上是不肯馬虎的；一不做，二不休，要是非找个約会地点不可，那就得在頂荒僻頂茂密的小树林里去才成，哪怕有撞到坏人或醉汉的危险也不管。

我朝萨霞走去的时候，她正站在那儿，背对着我，我在那背上讀到許許多多神秘的意义。仿佛那个背、后脑勺、衣服上的黑斑点一齐在說：嘘！这个姑娘穿一身朴素的布衣服，外面穿一件薄薄的斗篷，她臉上蒙着一块白面紗，为的是更加显得神秘。我不願意破坏这气氛，就踮起脚尖走路，低声讲话。

依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相会中，我不是主要部分，而只是一个細节。与其說萨霞热中于約会本身，还不如說她热中

于約会的浪漫和神秘意味、我的吻、阴森的树林的沉寂、我的海誓山盟……她沒有一分钟忘了自己，变得神思恍惚，或者让神秘的表情从她的臉上褪掉；真的，即使有个甚么伊凡·西朵雷奇或者西朵尔·伊凡內奇来替換我，她也会照样感到幸福。請您在这种情形下弄清楚自己是不是被人爱着吧。如果被人爱着，那是真的爱呢，还是假的爱呢？

从公园出来，我带着薩霞一路回家。在一个单身汉的住宅里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坐着，会使得人跟喝着酒，听着音乐一样。人总是开始讲到将来，而且讲得別提多么有把握，多么自信了。于是拟計劃，訂方案，虽然連少尉还没做到，却大談将官的品位，总之海闊天空地胡說一通，弄得那位听你讲话的人，必得有滿腔的爱情而且不懂生活，才会附和你的話。說来男人也真是徼幸，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总归給爱情照眩了眼睛，对生活也素来一窍不通。她們不但会同意，还会带着敬畏天神的心理而臉色变白，肃然起敬，把疯子的話如饥如渴地听进去。薩霞专心地听我讲，可是我不久就在她臉上看出心不在焉的神情来了。她并不了解我。我所談到的将来，只在它的外表方面，使她感到兴趣，我白費工夫在她面前摊开我的計劃和方案。她深切关心的是哪个房間归她用，她的房間里糊甚么壁紙，为甚么我有豎鋼琴，却没有大鋼琴，等等。她仔細地檢查我桌子上的小物件，瞧瞧相片，聞一聞香水瓶，把信封上的廢邮票揭下来，因为于她有用处。

“請你替我搜集旧邮票！”她說，装出严肃的样子，“劳駕！”

然后她在窗台上找到一顆核桃，吭嚙一声咬开它，吃起来。

“为甚么你不在你那些书的書背上貼上小条子？”她看了一下書架，問道。

“为甚么要貼呢？”

“好叫每一本书都有一个号码呀……而且我的书摆到哪儿去呢？要知道，我也有书啊。”

“你有些甚么书？”

薩霞擰起眉毛，想了一想，說：

“各式各样的都有……”

要是我想起来問她一声她有甚么样的思想、信仰、目标，她一定会同样擰起眉毛，想一想，同样說道：“各式各样的都有……”

后来我送薩霞回家，等到我从她家里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已經成了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未婚夫，只等完婚了。要是讀者容許我純粹凭个人的經驗下断語，我就要說：做未婚夫是无味得很的，比起做丈夫或者根本沒訂婚要无味得多。未婚夫是个四不像的东西，他已經离开这边的岸，可还没到达那边的岸；他固然沒結婚，可又不能說是单身汉了，这情形跟我剛才讲到的那个守門人倒不无相像的地方。

每天我抽出空来以后，就連忙去找我的未婚妻。我去的时候，心里总是怀着无数的希冀、願望、意見、建議、語句。我每回都覺得等到女僕一開門，我就会摆脱抑郁窒悶的心緒，投进令人神清气爽的幸福里去。可是事实上，情形往往两样。每回我去看我的未婚妻，总是碰見她的全家上上下下都在为那荒唐的嫁妝忙碌（順便提一句，她們已經忙了两个月，只做好了不滿一百个卢布的东西）。到处都是熨斗、硬脂、煤气的气味。人的脚底下往往踩到玻璃珠^①。两个主要的房間堆滿了山样的麻布、細棉布、薄紗，在那些山样的布堆中探出薩霞的小脑袋，牙齿里啣着綫。全体縫紉的人欢迎我，发出快活的叫声，可是馬上領我到飯

① 女人用来縫在衣服上的裝飾品。

厅去，免得我碍她们的事，也免得看见只有做了丈夫才可以看到的東西。我悶悶不乐，不得不坐在飯厅里，跟一个食客彼美諾芙娜談天。薩霞显出煩惱不安的臉色，不时拿着一个頂針，一扎毛綫，或者别的甚么无聊东西，跑过我的面前。

“等一等，等一等……我馬上就来！”每逢我抬起恳求的眼睛瞧她，她就說，“你猜怎么着，那可恶的斯捷潘尼达完全弄坏了那件薄紗长衫的束腰！”

我不再呆等她的怜悯，生了气，走出了这个房子，揮着我买来的新郎手杖，在街道上躊躇。再不然，有时候我想邀我的未婚妻出去散步或坐车去玩，跑到她家里来，却发现她跟母亲已經站在前厅，穿好衣服准备出門，正在耍弄她的洋伞。

“哦，我們要上商場去！”她說，“我們要买一些克什米尔呢来改装帽子。”

我的游兴算是完了！我只好追随两位女士，跟她們一块儿上商場去。看女人买东西，讲价錢，极力想蒙哄騙人的店員，那真是无聊之至的事。每逢薩霞翻檢一大堆貨物，把价錢杀到低而又低，結果甚么也沒买，走出了店門，或者叫店員只剪一段值四五十个戈比的料子时，我看了总是覺着难为情。薩霞和她母亲走出店門以后，往往現出惊慌煩惱的臉色，沒完沒了地談論她們买錯了，买了不該买的東西，花布的花色太深，等等。

对了，做未婚夫是无味的！去它的吧！

現在我已經結了婚。这时候是傍晚。我坐在书房里看书，后面的沙发上坐着薩霞，嘴里嚼着甚么东西，嚼得挺响。我想喝一杯啤酒。

“薩霞，找一找那个拔軟木塞的东西来……”我說。“不知那东西摆在哪儿了。”

薩霞跳起来，胡乱地在两三疊紙里找一通，碰掉了火柴盒，結果沒找到，一声不响地坐下了。……过了五分钟到十分钟……我被口渴和煩惱弄得怪不好受……

“薩霞，找一找拔軟木塞的东西啊！”我說。

薩霞又跳起来，翻我旁边的一堆紙。她嚼东西的声音和紙張的沙沙声，依我听来，就跟两把刀互相磨擦发出的那种刺耳的声音一样……我站起来，亲自去找那拔軟木塞的东西。后来总算找着了，啤酒瓶打开了。薩霞就在桌旁坐下来，开始对我冗长地讲一件什么事情。

“你还是看看书的好，薩霞……”我說。

她拿起一本书来，在我对面坐下来，开始劳动她的嘴唇……我瞧着她的小脑門子和劳动的嘴唇，沉思起来。

“她快要滿二十岁了……”我想，“要是跟一个受过教育的二十岁的男孩子来比一比，有多大的不同啊！男孩子就有知識，有信仰，有智慧了。”

可是我原諒了这个区别，就跟窄小的脑門子和劳动的嘴唇也得了原諒一样……我回想当初我喜欢追逐女人的时候，往往因为女人的袜子上有一块污迹，因为她說了一句蠢話，因为她沒有刷干净牙齿，就丢开她，現在呢，我对一切都原諒了：嚼东西的声音啦，为了找拔軟木塞的东西而乱翻东西啦，衣冠不整啦，冗长的述說无聊事情啦。我差不多不自觉地原諒她了，这倒并不是出于克制自己，而是仿佛薩霞的过錯就是我的过錯似的；有許多从前会使得我討厭的事情，現在却感动我，使我生出滿腔的温情，甚至欢乐。这种对一切都加以原諒的原因，是出于我对薩霞的热爱，然而爱情本身該怎样解釋，說真的，那我就知道了。

1886 年

歌 女

当她还比較年青、比較美丽，嗓音比較响亮的时候，有一天她的捧場人尼古拉·彼得罗維奇·考尔巴科夫坐在她那消夏別墅的樓上房間里。天气悶热得叫人受不了。考尔巴科夫剛剛吃过中飯，喝了滿滿一瓶味道很差的葡萄酒，覺着心緒恶劣，渾身不舒服。两个人都煩悶，等着炎熱消退，好出去散一散步。

忽然，出人意外，前厅来了門鈴声。考尔巴科夫本来脫了上衣，穿着拖鞋，坐在那儿，这时候跳起来，探問地瞧着巴霞。

“大概是邮差吧，再不然也許是女朋友，”歌女說。

真要是給邮差或者巴霞的女朋友撞見，考尔巴科夫倒也不在乎，不过为了小心起見，他还是抱起衣服，走到隔壁房間里去了；巴霞便跑去開門。使她大吃一惊的是門口站着的不是邮差，也不是女朋友，却是一个素不相識的女人，年青漂亮，装束上等，而且从外表的一切征象看来，她也正是个上流人家的女人。

这个陌生女人臉色蒼白，有点气喘，像剛剛爬完一道陡樓梯似的。

“有甚么事嗎？”巴霞問。

那位太太沒有立刻答話。她往前迈出一步，慢慢地看一看

房間里，坐下來，看樣子仿佛她累了，或者有病，因此站不住了。隨後，她那蒼白的嘴唇努動了很久，極力要說出話來。

“我的丈夫在您這兒嗎？”臨了她总算說出來了，抬起她的大眼睛和沾着淚痕的紅眼皮瞧着巴霞。

“甚么丈夫？”巴霞小聲說，忽然十分害怕，手脚一齊冰涼了，“甚么丈夫？”她又說一遍，顫抖起來。

“我的丈夫……尼古拉·彼得羅維奇·考爾巴科夫。”

“沒……沒有，太太……我……我不認得您的丈夫。”

沉默了一分鐘。陌生女人有好幾回用手絹擦蒼白的嘴唇，屏住呼吸，好壓住她內心的顫抖；巴霞呢，站在她面前，一動也不動，像是生了根似的，帶着茫然和恐懼的神情瞧着她。

“那麼您是說他不在这儿？”太太問，說話的聲調已經穩下來；不知怎麼，她古怪地微笑着。

“我……我不知道您問的是誰。”

“您下賤、卑鄙、可惡……”陌生女人嘟囔道，帶着仇恨和憎惡盯緊巴霞，“對了，對了……您下賤。我总算能够當面跟您說出來，實在高興得很，高興得很！”

巴霞覺得自己在这位身穿黑衣服、眼神氣憤、手指頭又白又細的女人眼里成了一個下賤而不體面的人，不由得為自己的胖胖的紅臉蛋、鼻子上的雀斑、額頭上的劉海害臊，而那絡頭髮偏偏無論如何也沒法梳到後面去。她覺着要是自己瘦伶伶的，臉上沒有撲粉，額頭上沒有劉海，那也許就可以掩蓋她那并非上流的身分，那麼她站在这素不相識的、神秘的太太面前就不會那麼害怕，那麼羞臊了。

“我的丈夫在哪兒？”太太接着說，“不過他在不在這兒，我倒也不在心上，可是我應當告訴您：盜用公款的事已經查出來，他

們正在找尼古拉·彼得羅維奇……他們要逮捕他。這都是您干的好事！”

太太站起來，十分激動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巴霞瞧着她，心里害怕，不明白她的意思。

“今天他們就要找到他，逮捕他，”太太說，猛地哭出來，從這聲音里聽得出她的委屈和煩惱。“我知道是誰把他弄到這種可怕的地步！下賤的、可惡的東西！討厭的、愛財的騷娘們兒！”太太滿腔憎惡，嘴唇撇下來，鼻子皺起來，“我是個弱女子……您聽着，下流女人！……我弱，您比我強，不過總會有人來保護我和我的孩子！上帝是全看見的！他公道！他要為我流過的每一滴眼淚，我熬過的每個失眠的夜晚來懲罰您！將來总有一天您會想起我！”

緊跟着又是沉默。太太在房間里走來走去，絞着手；巴霞仍舊茫然地呆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耽心她會做出甚麼可怕的事。

“太太，我甚麼也不知道！”她說，忽然哭了。

“您撒謊！”太太大叫一聲，惡狠狠地向她瞪起眼睛，“我什麼都知道！我早就知道您！我知道最近這一個月里他天天賴在您這兒！”

“是的。那又怎麼樣呢？那有甚麼稀奇呢？我有很多客人，可是我並沒有硬拉着人家來啊。他們來不來，隨他們自己的意思。”

“我告訴您：盜用公款的事已經查出來了！他在衙門里盜用了公款！為了您這麼一個……為了您，他居然決心去犯罪！聽着，”太太用堅決的口氣說，在巴霞面前站住，“您是不會有什麼做人的原則的，您活着就為了做壞事，這就是您的目的，可是再也

想不到您墮落得这么深，連一点人味儿都沒有留下！他可是有妻子，有儿女的……要是他判了罪，流放在外，我跟孩子就要活活餓死……您要明白这一点！不过眼前还有办法把他跟我們救出来，免得受穷和丢臉。要是今天我拿給他們九百个卢布，他們就会放了他。只要有九百个卢布就成！”

“甚么九百个卢布？”巴霞輕声問道，“我……我不知道。我沒有拿过。”

“我不是跟您要九百个卢布……您沒有錢，我也不是跟您要錢。我要的是別的东西……像您这样的女人，男人通常总是送些貴重东西的。只要把我丈夫送給您的东西还給我就成！”

“太太，他从沒送过我甚么东西！”巴霞漸漸明白过来，哭着說。

“錢上哪儿去了呢？他自己的錢也好，我的錢也好，別人的錢也好，他都花光了……那些錢都跑到哪儿去啦？听着，我求求您！我剛才气极了，对您說了許多难听的話，可是我道歉就是。我知道，您一定恨我，可是如果您还能怜悯人的話，那就替我設身处地地想一想！求您把那些东西还給我！”

“嗯……”巴霞說，聳了聳肩膀，“我倒願意給，可是，我說謊話就让上帝懲罰我，他从沒送过我甚么东西。相信我的良心話。不过呢，您也說得对，”歌女慌張地說，“有一回他也給过我两样小东西。行，要是您乐意，我就退还……”

巴霞拉开梳装台的一个抽屜，从里面拿出一个空心的金繩子和一个鑲紅宝石的細戒指。

“請拿去！”她把这些东西交給客人，說。

那位太太臉紅了，那張臉顫抖起来。她生气了。

“您給我的是甚么东西？”她說，“我又不是来告帮，我要的是

不該归您有的东西……是您借您的地位向我丈夫硬敲詐来的东西……那个軟弱而倒楣的人……星期四那天，我瞧見您跟我的丈夫在碼頭上，那时候您戴着貴重的別針和鐲子。所以您也用不着在我面前装佯！我最后一回問您：那些东西您到底給不給我？”

“天呐，您这人多么奇怪……”巴霞說，开始生气了，“我跟您老实說，除了这鐲子和这小戒指以外，我从沒見過您的尼古拉·彼得罗維奇的甚么东西。他只送过我一些甜餡餅。”

“甜餡餅……”陌生女人冷笑道，“在家里，孩子們甚么吃的也沒有，您这儿倒有甜餡餅吃。您决計不退还那些东西嗎？”

这位太太沒听到答話，就坐下来，望着一个地方发呆，想心事。

“現在可怎么办呢？”她說，“要是我交不出九百个卢布，他就完了，孩子跟我也完了。我該打死这个下賤女人呢，还是在她面前跪下来？”

太太把手絹蒙在臉上，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求求您！”巴霞听見她一边哭，一边数說，“要知道，是您敲詐我的丈夫，把他毀了的，那就救救他吧……您不顾念他，可是孩子……孩子……孩子做了甚么錯事呢？”

巴霞想像那些小孩站在街上餓得直哭，于是她自己也哭了。

“我有甚么办法呢，太太？”她說，“您說我是下賤的女人，說我用敲詐毀了尼古拉·彼得罗維奇，我在您面前如同在真正的上帝面前那样……跟您老实說：我沒有沾过他甚么光……在我們这个班子里只有莫嘉才有一个闊綽的情人；我們这些人却只能吃面包，喝克瓦斯^①，勉強过日子。尼古拉·彼得罗維奇是一

① 俄罗斯的一种便宜的、略带酸味的飲料。

位很有學問、很文雅的上流人，所以我才招待他。我們是不能不招待的。”

“我跟您要東西！給我東西！我在哭……我在低聲下氣……要是您樂意，我就跪在您面前！只要您樂意就行！”

巴霞吓得叫起來，直搖手。她覺得這個蒼白、美麗、說話和表情像演戲那麼高尚的女人真的會純粹出于高傲，顯得高尚，而在她面前跪下來，為的是抬高自己，貶低歌女。

“好吧，我把東西拿給您就是！”巴霞說，擦一擦眼睛，忙碌起來，“遵命。只是這都不是厄古拉·彼得羅維奇的……我是從別的客人手里收下的。依您就是……”

巴霞拉開櫃子頂上面的一個抽屜，拿出一個鑽石的別針、一串珊瑚的項鏈、幾個戒指、一個蠟子，把它們統統交給那位太太。

“要是您高興，就都拿去，不過我從沒得過您丈夫的甚麼好處。拿去吧，發財吧！”巴霞接着說，由于下跪的威脅生了氣，“要是您是高尚的女人……他的合法的妻子，那您就該管束他，叫他守着您！可不是！又不是我叫他來，是他自己來的啊……”

那位太太含着眼淚瞧一瞧歌女給她的東西，說：

“還沒有完全拿出來。……這點東西連五百個盧布都值不到。”

巴霞心一橫，從櫃子里又扔出一個金表、一個煙盒、一個扣領針，攤開雙手說：

“我是一點東西也沒剩下了……您來搜好了！”

客人嘆一口氣，伸出發抖的手把那些東西用手絹包好，一句話也沒說，甚至也沒有點一下頭，就走出去了。

隔壁房間的門開了，考爾巴科夫走進屋裡來。他臉色蒼白，急躁地搖著頭，倒好像吃了甚麼很苦的東西似的；眼淚在他的眼

睛里发亮。

“您送过我甚么东西？”巴霞問道，向他扑过去，“我倒要問一声，甚么时候您送过我东西啊？”

“东西……东西不东西都是小事！”考尔巴科夫說，搖了搖頭，“我的天！她在你面前哭，低声下气哟……”

“我要問您，您送过我甚么东西啊？”巴霞叫道。

“我的天！她，上流、高傲、純洁……甚至要在……在这个丫頭面前……跪下来！是我把她逼到这种地步的！是我惹出来的！”

他抱住头，哼哼唧唧地說：

“不，我永远也不能为这件事原諒我自己！永远也不能原諒我自己！躲开我……賤貨！”他憎恶地叫着，躲开巴霞，用发抖的手推开她，“她居然要跪下去，而且是……跪在誰面前啊？跪在你面前！哎，我的天呐！”

他赶快穿好衣服，厌恶地推开巴霞，往門口走，出去了。

巴霞躺下来，放声大哭。她已經后悔不該一时賭气拿出許多东西来了；而且她覺着委屈。她想起三年前有一个商人无缘无故地打她，就哭得越发响了。

1886 年

丈 夫

某騎兵团在軍事檢閱期中，在K县城停下来过夜。像軍官們光临过夜这类的大事，对于城中居民素有使人极其激动和奋发的影响。商店老板一心想出清在貨架上陈列了十年的、长了白毛的陈腊腸和“最上等的”沙丁魚；酒館老板和别的老板让自己的字号通宵开着。軍事长官、他的文书、本地的卫戍部队，全穿上頂漂亮的軍服；巡警跑来跑去，跟中了煤气毒一样；至于这件大事給太太小姐們的影响，那只有鬼才知道！

K城的太太小姐們听說騎兵团来了，就丢下煮果酱的銅鍋，跑到街上去了。她們忘了自己身上穿的是家常便服，也忘了還沒梳头，却心里发紧，跑得喘吁吁的，极力涌上前去迎接那个騎兵团，貪婪地听进行曲的乐声。誰要是看見她們的蒼白的、入迷的臉色，也許会以为乐声并不是从軍乐队的喇叭里发出来的，却是从天上飄下来的。

“騎兵团！”她們快活的說，“騎兵团来啦！”

这个大家不熟悉的、今天偶然过境明天黎明就要开拔的騎兵团跟她們甚么相干呢？后来，軍官們站在广场中央，背着手，解决宿营問題的时候，全城の太太小姐們已經在檢察官的家里会齐，七嘴八舌地批評这个团了。上帝才曉得她們从哪儿得来

消息，她們已經知道团长是結过婚的，不过沒跟太太住在一起，某位高級軍官的太太每年生一个死孩子，一位副官沒有希望地爱着一位伯爵夫人，有一回甚至打算自杀。她們样样事情都知道。有一个穿紅衬衫的麻臉兵士跑过窗下，她們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兵是雷木索夫中尉的勤务兵，現在跑遍全城，替他的主人賒买一瓶苦味的英国酒。那些軍官她們只不过偶然看見一眼，而且也只是看見他們的后背罢了，可是她們已經断定其中沒有一个长得好看，惹人喜爱了……她們讲得心滿意足以后，就派人請来軍事长官和俱乐部主任，吩咐他們不管怎样务必要布置一个舞会才行。

她們的心願實現了。傍晚九点钟，軍乐队在俱樂部門前的大街上奏起响亮的音乐，俱樂部里面軍官正在跟K城的太太小姐們跳舞。那些太太小姐們覺得自己仿佛生了翅膀似的。她們給舞蹈、乐声、清脆的馬刺声所陶醉，全心全意跟萍水相逢的朋友周旋，完全忘了那些平民身份的老熟人。她們的父亲和丈夫退到远远的地方去，拥挤在前厅里那寒儉的小卖部旁边。所有这些會計主任、秘书、督学都长得干瘦、害着痔疮，身材拙笨，十分明白自己的寒儉，不肯走进舞厅，光是远远地瞧他們的妻子和女儿跟那些風度瀟灑、身材匀称的軍官跳舞。

在那些丈夫当中，有一个收稅員基利尔·彼得罗維奇·沙里科夫，他心胸褊狭，为人恶毒，喜欢喝酒，大脑袋上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厚嘴唇往下撇。他早先上过大学，看过皮沙烈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唱过歌，不过現在他說到自己的时候只說自己是八等文官，別的甚么也不提了。他倚着門框站在那儿，眼睛盯紧她妻子安娜·巴甫洛芙娜。她年紀在三十上下，长着黑头发、长鼻子、尖下巴，臉上搽过脂粉，衣服裹紧了腰，她一直在跳舞，

从沒停一忽儿喘口气，看样子一直要跳到倒下来才肯罢休。她已經跳累了，可是那只是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却不累……她周身流露出欢喜和痴迷。她的胸脯起伏，臉頰現出紅暈，一举一动都那么懶洋洋地，从容不迫。誰都看得出来，她一边跳舞，一边回想往事，回想遙远的过去，那时候她常在貴族女子中学跳舞，梦想着奢华欢暢的生活，相信她日后的丈夫一定是个男爵或者公爵。

收稅員眺望着，气得皺起眉头……他倒不是在吃醋。可是他不高興，第一，因为他們要跳舞，他便沒有地方可以打牌了；第二，他受不了管乐；第三，他觉得那些軍官对待平民太怠慢，太高傲。不过，最重要的是第四点，他妻子臉上那种幸福表情惹得他憎恶，惹得他憤慨……

“她看起来真噁心！”他嘟囔着，“年紀快四十岁了，长得又难看，可是呢，真奇怪，搽胭脂抹粉，卷起头发，穿上了紧身內衣！她卖弄風情，装模做样，还当她自己怪不錯的呢！……哼，您瞧，您多么漂亮！”

安娜·巴甫洛芙娜热心跳舞，一眼也沒看她丈夫。

“当然，誰叫我們这些乡下佬跑到这儿来呢！”收稅員幸災乐禍地說。“現在我們可是給打入冷宮啦……我們是海豹，县城里的熊！她呢，是舞会的皇后！她至今还显得年青少俊，連軍官也看得中呢……他們真許会爱上她呢！”

在跳瑪組卡舞的时候，收稅員的臉由于怨毒而口眼歪斜了。一个生着黑头发、爆眼睛、高顴骨的軍官正在跟安娜·巴甫洛芙娜一块儿跳瑪組卡舞。他做出严肃的臉色，庄重而动情地迈动两条腿，他弯屈膝头的那种样子就仿佛他是个由綫牵引着的木偶小丑似的。安娜·巴甫洛芙娜臉色发白，顫顫巍巍，嬌滴滴地弯

下腰来，转动眼珠，极力要装得脚不点地的样子，明明觉得自己不是在地球上，也不是在县城的俱乐部里，而是在远远的，远远的甚么地方——在云端里！不光是她的脸，就连她的整个身子也表现着幸福……收税员忍不住了；他一心要嘲笑那种幸福，要叫安娜·巴甫洛夫娜明白自己得意忘形，生活绝不象如今她在陶醉中所想像的那么美妙……

“你等着就是；你这种幸福的微笑啊，我要叫你笑不成，”他嘟囔着，“你不是甚么女学生，也不是大姑娘了。老丑婆应当明白自己是老丑婆！”

许多浅薄的心情，例如妒忌，烦恼，受伤的自尊心，伏特卡和死气沉沉的生活在小文官心里产生出来的那种内地的、渺小的憎恨人类的心理，跟耗子那样蜷集在他的心里。他等到玛组卡舞终场，就走进舞厅，到他妻子面前。这时候安娜·巴甫洛夫娜跟她的舞伴并肩坐着，摇着扇子，风骚地眯细眼睛，讲她从前怎样在彼得堡跳舞（她的嘴唇努成心的样子，她娇滴滴的说着“在我们白都堡”）。

“安纽达^①，回家去！”收税员咕囔道。

看见丈夫忽然站在自己面前，安娜·巴甫洛夫娜吃一惊，仿佛想起来自己有个丈夫似的；随后她脹得满脸通红，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干瘦的、阴沉的、平常的丈夫，她觉得害羞了。

“回家去！”收税员又说一遍。

“为甚么？时候还早呐！”

“我请求你回家去！”收税员一板一眼地说，脸上现出气愤的神情。

① 安娜的爱称。

“为甚么？难道出了甚么事嗎？”安娜·巴甫洛芙娜不安地問。

“沒出甚么事，不过我希望你馬上回家去……我希望这样，就是这么的。用不着多說了，請走吧。”

安娜·巴甫洛芙娜并不怕她丈夫，不过由于她的舞伴在座，她覺得难为情；那位舞伴正在惊奇地、譏諷地瞧着她丈夫。她站起来，拉她丈夫走到旁边去。

“你这是甚么意思？”她开口說，“为甚么要我回家去？要知道，还没到十一点钟呢。”

“我希望你回去，就是这么回事！請走吧，別費話了。”

“別胡鬧！要是你想回去，就一个人回去好了。”

“好吧；那我就要鬧一場！”

收稅員看見他妻子的幸福神情漸漸消褪，看見她多么害羞，多么难过，他心里这才好像輕松了一点。

“为甚么你要我馬上走？”他妻子問。

“我并不是要你走，而是我希望你回家去坐着。我希望，就是这么回事。”

起初安娜·巴甫洛芙娜不肯听从他的話，后来她开始恳求她丈夫容让她至少再玩半个钟头；随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了甚么緣故，她开始陪罪，賭咒，那些話全是小声說的，臉上还装出笑容，免得旁人疑心她跟丈夫发生了誤会。她对他担保說她一定不耽擱很久，只耽擱十分钟，只耽擱五分钟；可是收稅員抱定了主張。

“你要留下来，那也随你！不过我要鬧一場！”

安娜·巴甫洛芙娜在跟丈夫講話的时候，显得干了，瘦了，老了。她臉色慘白，咬着嘴唇，差点哭出来，走到前厅去，开始穿衣服……

“你們上哪儿去？”女士們惊奇地問。“安娜·巴甫洛芙娜，亲爱的，你們这是上哪儿去啊？”

“她头痛，”收稅員替他妻子說。

夫妇俩走出俱乐部，一声不响地走回家去。收稅員跟在妻子后面，瞧着她那垂头丧气、滿心难过、委委屈屈的小身子；他回想在俱乐部里惹得他不痛快的那种幸福，再想到現在那种幸福已經消逝，不由得滿心的揚揚得意。他快活了，滿足了；同时他又觉得仿佛还缺点甚么；他恨不得轉身回到俱乐部里去，弄得人人都扫兴难堪，弄得大家都感到生活是多么无聊乏味才好，这是只要等到他們在街上摸黑走路，听見脚底下泥浆的吱咕声，知道明天早晨醒来，甚么也沒有，只有喝酒和打牌，他們就会恍然大悟的。啊，这是多么可怕！

安娜·巴甫洛芙娜簡直走不动……她仍旧在跳舞、音乐、談心、灯光、鬧声的影响下；她一面往前走，一面問自己：为甚么上帝这么惩罚她。她覺得凄苦，委屈，听見她丈夫的沉重的脚步声，恨得連气也透不出来了。她一声不响，极力盘算該用甚么样的頂伤人、頂刻薄、頂恶毒的話来罵她的丈夫，同时却又明白任甚么話也刺不到她那收稅員的心里去。他何尝在乎过甚么話呢？即使是最恶毒的仇敌也找不出比眼前更糟糕的局面来折磨她了。

这当儿軍乐队在奏乐，黑暗里充滿了頂輕快頂动人的乐声。

1886 年

磨坊外

磨坊主人阿历克塞·比留科夫是一个身材矮挫而結实的中年男子，他的臉相和身材很像孩子們讀完玖尔司·維尔恩^①以后常夢見的那種又粗又硬、脚步笨重的水手。这时候他坐在他那小屋的門檻上，懶洋洋地吧唧他的烟斗，烟斗已經灭了。这一回他穿着用軍服的粗布做成的灰色褲子，脚上登着笨重的大靴子，可是沒穿上衣，也沒戴帽子，虽然外面已經是真的秋天，天气又潮又凉了。潮湿的雾气自由自在地钻进他那沒系扣子的坎肩，可是磨坊主人的粗大身材却像鸡眼那么硬，分明沒有感到寒冷。他那又肥又紅的臉照例冷冷淡淡，松弛地挂下来，仿佛半睡半醒似的；他那埋在一堆肥肉里的小眼睛从眉毛下面往四下里看；时而瞧着水壩，时而瞧着兩間帶寬檐的堆房，时而瞧着难看的老柳树。

两个剛来的修道院修士正在堆房附近忙碌着：一个叫做克辽巴，是一个高高的白发老人，穿一件沾滿污泥的法衣和一頂打了补釘的小圓帽；另一个叫做焦朵尔，生着黑胡子和黑皮肤，大概是格魯吉亞人，穿一件普通的、农民的羊皮袄。他們从大車上

^① 儒勒·凡尔納(1828—1905)，法国小說家，写过許多冒險小說。

卸下一袋袋的黑麦，运到这儿来磨成面粉。在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在一片烏黑的泥濘的草地上，坐着磨坊主人的工人叶甫塞，那是一个沒长鬍子的年青小伙子，穿一件短小的破羊皮袄，喝得烂醉。他手里揉着一面漁网，假装在修补。

磨坊主人往四下里瞧了好久，沒有說話，然后他瞧着那两个正在拖口袋的修士，粗声粗气地說：

“你們这些修士，为甚么在河里打魚啊？誰叫你們打的？”

修士沒答話，甚至也沒看磨坊主人一眼。

他沉默了一陣，然后点上烟斗，接着說：

“你們自己打魚还不算，你們还让城郊的人来釣魚。这条河我已經从你們那儿，从城郊那里包下来了。我給过你們錢，所以魚是我的，誰也沒有充分的权利来打魚。你們向上帝禱告，可是又不认为偷东西是犯罪。”

磨坊主人打个呵欠，又沉默一陣，然后接着嘟囔道：

“瞧瞧他們养成了甚么习惯！他們以为他們是修士，挂了号，准保可以做圣徒了，他們就可以不顾王法了。我要上調解法官那儿去告一状。他才不会管你們穿沒穿法衣，那你們可就要在他那冰凉的監獄里坐个够了。要不然用不着找調解法官，我自己也能办。要是我再碰見你們釣魚，我就照准你們的脖子給一拳，叫你們直到世界末日也不想打魚了。”

“您不該說这种話，阿历克塞·朵罗菲伊奇，”克辽巴用輕柔的中音說。“凡是敬畏上帝的好人对狗都不会說这样的話，何况我們是修士！”

“修士！”磨坊主人譏諷道。“你們要吃魚？是不是？那么向我买好了，不要偷啊！”

“主啊，难道我們在偷嗎？”克辽巴皺起眉头。“为甚么說这种

話呢？不錯，我們的見習修士的確釣過魚，可是他們是得了修道院住持的許可才這樣做的。住持說您出的錢不是包下了整條河，只不过是您有權利在我們的河岸旁邊撒網罷了。這條河並沒有完全歸您所有。這條河不是您的，不是我們的，而是上帝的……”

“住持跟你是一流人，”磨坊主人嘟嘟囔囔地說，拿煙斗敲着他的靴子。“他也喜歡騙人！我可不管這些。對我來說，住持就跟你或者那邊的葉甫塞一樣。要是我碰見他釣魚，他也照样會挨我一頓揍……”

“既然您存心要打修士，也只好由您。這在我們到了死後的世界的時候反倒好些。您已經打過維薩里昂和安契庇，那麼再打別人好了。”

“別說了，別惹他了！”焦朵爾說，拉一拉克辽巴的衣袖。

克辽巴明白過來，一句話也沒說，又開始拖那些口袋；磨坊主人却仍舊在叫罵。他懶洋洋的嘟囔着，說完一句話就吧唧一下煙斗，唾口痰。釣魚的事講到無可再講以後，他想起他還有兩袋面粉，似乎給修士們“騙去”了，他就為了那兩袋面粉又罵他們。後來，發現葉甫塞喝醉了酒，沒做事情，他就丟下修士，開始罵他的雇工，弄得空中充滿了希奇古怪的、難聽的咒罵。

起初修士們隱忍着，光是大聲的嘆氣，可是不久克辽巴就受不了了……他合起掌來，用含淚的聲調說：

“聖徒啊，對我來說，再也沒有一種懲罰比到磨坊來更苦了！這簡直是地獄！地獄，真的是地獄！”

“那麼你別來就是！”磨坊主人頂他一句。

“天后啊，我們倒情願躲開這兒，可是我們上哪兒去找另一個磨坊呢？您自己想吧，除了您的磨坊以外，這一帶就沒有一個

磨坊了！要么活活餓死，要么吃沒磨过的麦粒，除此以外沒別的路可走！”

磨坊主人不肯干休，仍旧向四面八方叫罵不停。看得出来抱怨和罵街在他已經养成习惯，跟吧唧烟斗一样了。

“只求您至少不提魔鬼才好！”克辽巴恳求道，惊慌地眯眼。“安静一忽儿吧，我求求您！”

磨坊主人不久就住嘴了，不过这倒不是由于克辽巴的请求。原来水壩上出现一个又矮又圓的老太婆，生着一張善良的臉，穿一件古怪的、像甲虫的背一样的花条外衣。她带着一个小包，挂着一根小拐杖……

“您好，神甫！”她咬字不清地說着，向修士們深深的鞠躬。“求主保佑你們！你好，阿列宪卡^①！你好，叶甫謝尤希卡^②！……”

“您好，媽，”磨坊主人嘟嘟囔囔地說，皺着眉头，沒瞧着老太婆。

“我上这儿来看你啦，我的好孩子！”她說，微微笑着，溫柔地瞧着磨坊主人的臉。“我有很久沒看見你了。大概从圣母升天节^③以来，我就沒見過你的面了……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招待我吧！我覺得你好像瘦了一点似的……”

小老太婆在磨坊主人身旁坐下；在这个大汉身旁，她那件小外衣看上去越发像是甲虫的背了。

“是啊，从圣母升天节起就沒見過你的面了！”她接着說。“我可是牽腸挂肚地惦記你，儿子，我想你想得心都痛了；可是，每逢我打点好了要来看你，不是天下雨，就是我生病了……”

① 阿历克塞的爱称。

② 叶甫塞的爱称。

③ 基督教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現在您是从城郊来吧？”磨坊主人阴沉地問。

“是的，从城郊来……从家里一直上这儿来的……”

“您既是常生病，身体又这样单薄，您应当待在家里才对，不应当出来串門儿。您上这儿来干甚么？只不过磨破鞋底罢了！”

“我来看一看你……我有两个儿子呐，”她扭过臉去对修士說，“这一个和住在城郊的瓦西里。我有这么两个。我活着也好，死了也好，他們都不在心上，不过他們是我的亲人，我的欢乐……他們沒有我倒照样可以活下去，可是我沒有了他們，就覺着一天也活不下去似的……只是，神甫，我老了，現在要我从城郊走到这儿来看他，很吃力了。”

随后是沉默。修士已經把最后一袋麦子送进堆房里，現在坐在大車上休息……喝醉酒的叶甫塞仍旧用手揉搓那个漁网，睡意蒙眬地点头。

“您来得不巧，媽，”磨坊主人說。“現在我得坐車上卡里阿席諾去。”

“那就坐車去吧。求上帝保佑你一路順風！”老太婆叹口气。“当然，你不能为我誤了正事……我在这儿歇上个把钟头就回去……瓦沙和他的孩子問你好，阿列宪卡……”

“他仍旧灌伏特卡嗎？”

“喝得不多，不过喝总是要喝的。瞞住罪恶是沒用的，他的确在喝……你自己知道，他沒有錢喝許多酒，除非是偶尔遇到一个好人來請他喝酒……他的日子过得真苦，阿列宪卡！我瞧見他就难过……吃嘛沒吃的，小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他自己呢，褲子破了洞，脚上沒靴子穿，都不好意思上街了。我們六口人都睡在一个房間里。真是穷，簡直是精穷，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糟的了……我来是求你調济我們这种穷苦的。你，阿列宪卡，要是尊

敬我这个老太婆，就帮帮瓦沙吧……話說回来，他是你的兄弟啊！”

磨坊主人一声不响，眼睛瞧着另外一边。

“他穷，可是你呢——赞美上帝吧！——又有自己的磨坊，又有菜园子，还做着鱼生意。上帝赐给你聪明才智，把你抬举得高过众人，给你吃饱……再说，你只有单身一个人……可是瓦沙有四个孩子，我这个该死的人又成了他的累赘，他的工钱却一共只有七个卢布。照这样，他怎么能养活我们呢？你接济接济我们吧……”

磨坊主人一句话也不说，仔细地装他的烟斗。

“你肯接济吗？”老太婆问。

磨坊主人闷声不响，仿佛嘴里装满了水似的。没听到答话，老太婆就叹口气，扭过脸去瞧修士和叶甫塞，站起来说：

“好吧，求上帝赐福给你，不接济就不接济吧。我早就知道你不肯接济的……我上你这儿来，大半是因为纳扎尔·安德烈伊奇的缘故……他哭得很厉害，阿列宪卡！他吻我的手，不住地请我到你这儿来求你……”

“他要怎么样？”

“他求你把你欠他的还给他。他说，原先他运黑麦来磨成面粉，可是你至今没给他面粉。”

“您用不着管别人的闲事，妈，”磨坊主人嘟囔道。“您的事是祷告上帝。”

“我倒的确祷告的，可是不知怎的，上帝不理我的祷告。瓦沙成了叫化子；我呢，沿街讨饭，而且穿着别人的靴子走来走去，你却过得富裕，可是上帝才知道你的灵魂是甚么样子。唉，阿列宪卡，贪婪的眼睛把你毁了！你样样都好，又聪明又漂亮，在商

人当中也很体面，可就是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你不和气，你从来也不笑一笑，从来也不说一句好心的话，跟野兽一样的不讲情面……瞧瞧你的脸！人家在怎样数说你啊，叫我好伤心哟！你问问神甫吧！他们胡乱地说你，他们说你吸人的血，说你横行霸道，说你带着你的强盗工人半夜三更抢劫过路人，说你偷马……你的磨坊就跟一个受了诅咒的地方一样……男孩和女孩都不敢走到这个磨坊附近，一切动物都躲你远远的。他们给你起的名字，不是别的，而是该隐和希律^①。……”

“您糊涂，媽！”

“你的脚踩到哪儿，哪儿就不生青草；你在哪儿呼吸，哪儿就没有苍蝇飞。我总是听见这样的话：‘唉，只求有人把他活活的打死，或者把他判了罪才好！’做母亲的听见了这种话，心里是甚么滋味啊？甚么滋味啊？你是我亲生的孩子，我的肉呀……”

“现在我该走了，”磨坊主人嘟嘟囔囔地说，站起来。“再见，媽！”

他从堆房里拉出一辆板车，牵出一匹马，把马往车杠中间一推，仿佛那是一只小狗似的，然后动手拴马。老太婆在他四周走来走去，瞧着他的脸，泪汪汪地眯眼。

“好，再见吧！”她说，这时候她儿子匆匆忙忙地在穿大衣。“托上帝的福，在这儿好好住下去吧；可是不要忘了我们。等一等，我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她唧唧咕咕地说，解开包袱，又压低喉咙说，“昨天我到教堂执事的太太那儿去，她请我吃东西……我就拿了一个藏起来留给你了……”

老太婆拿出一个柔软的蜜糖饼，递到她儿子手里……

① 该隐是亚当的大儿子，因嫉妒而杀死了弟弟，详见《创世纪》；希律是犹太王，在耶稣诞生时候，要捉拿耶稣，杀死他，详见《马太福音》。

“走开！”磨坊主人叫着，推开她的手。

老太婆很难为情，一失手把那蜜糖餅掉在地下，一声不响地慢慢走到壩上去了……这情景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不要說修士們叫起来，害怕得揚起胳膊，就連喝醉酒的叶甫塞也怔住，惊慌的瞧着他主人。不知道是磨坊主人明白了修士們和他的工人的面部表情，还是也許因为一种长久沉睡的感情在他的胸中动了一动，总之，一种像是惊恐的表情掠过了他的臉……

“媽！”他叫道。

老太婆怔了一下，回过头来看。磨坊主人匆匆忙忙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拿出一个大皮夹子来……

“哪，这是給您的……”他含含糊糊地說，从皮夹里拿出一小把鈔票和銀币。“拿去吧！”

他手里卷着那把錢，揉搓着。不知甚么緣故，他回头看了看修士們，然后又揉搓那些錢。票子和銀币从他的手指中間漏下去，一个連着一个的回到皮夹里，只有一枚二十戈比的錢币还留在他的手里……磨坊主人瞧着它，用手指头摸一摸，然后嗽了嗽喉嚨，臉脹得发紫，把那个錢遞給他母亲了。

1886年

万 卡

三个月前，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被送到鞋匠阿里亚兴这儿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老板娘、几位师傅出去做晨禱以后，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 and 一管安着锈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兢兢地回头看看门口和窗户，还斜眼看了一下那个乌黑的神象和神象两边摆满鞋楦头的架子，颤颤巍巍地叹了一口气。那张纸铺在一张凳子上，他自己就跪在凳子前头。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人是我的亲人了。”

万卡朝黑暗的窗子看看，玻璃窗上映出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祖父康司坦丁·玛卡雷奇的模样——他是席瓦列夫老爷家里的守夜人。那是个瘦小的、然而非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六十五岁，老是带着笑脸，眯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取笑。到晚上，他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敲着梆子。他身后跟着垂下头的老母狗卡希唐卡和泥鳅——这条狗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

的毛是黑的，身子又长，象是一条黄鼠狼。这条泥鳅非常恭顺，和气，见了陌生人也好，见了自家人也好，一律用深情的眼光瞧着，不过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敬和谦卑里面隐藏着顶顶阴险的恶毒。随便哪条狗也不及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溜到人的背后，在人的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冰窖，或者偷庄稼人的母鸡。人们不止一次打坏它的后腿，有两回甚至把它吊起来，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可是它总是养好伤，活下来了。

这当儿祖父一定站在大门口，眯细眼睛瞧乡村教堂的通红的窗子，顿着他那穿着高统毡靴的脚，跟仆人们开玩笑呢。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拍手，耸动肩膀，时而在女仆身上捏一把，时而在厨娘身上捏一把，发出苍老的笑声。

“吸点鼻烟，好不？”他拿鼻烟盒送到女人鼻子底下说。

那些女人吸了点鼻烟，打起喷嚏来。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片快活的笑声，叫道：

“快擦掉，粘在鼻子上啦！”

他也给狗闻鼻烟。卡希唐卡打个喷嚏，皱一皱鼻子，委委屈屈地走开了。泥鳅为了表示有礼貌，没打喷嚏，只摇了摇尾巴。天气真好。一丝风也没有，空气清澄，爽朗。夜色很黑，可是整个村子和那些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一身银白的树木、雪堆，全都看得见。整个天空布满快活得直映眼睛的繁星；天河很清楚的现出来，看上去，仿佛人们为了过节拿雪把它洗过，擦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拿钢笔在墨水里蘸一蘸，接着写下去：

“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抽了我一顿，因为我摇他们那个睡在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有一天，老板娘叫我把一条鲱鱼

收拾干淨，我就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撈起那条鯪魚，拿魚头直戳到我的臉上来。师傅們取笑我，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慫恿我偷老板的黃瓜；可是老板随手撈到甚么就用甚么打我。吃食呢，簡直沒有。早晨他們給我吃面包，午飯是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啦、白菜湯啦，只有老板他們才大喝而特喝。他們叫我睡在过道里，他們的小娃娃一哭，我就別想睡覺，尽搖那个搖籃。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我們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給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向上帝禱告，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会替你搓碎烟草，”他接着写下去，“我会为你向上帝禱告；要是我做錯了事，那就照打那头灰山羊似地打我好了。要是你认为我沒活儿做，我可以去求总管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給他擦皮鞋，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了啦，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們的村子去，可是我沒有靴子；我怕冷。等我长大，我会报这个恩，养活你，不让人家欺侮你；等你去世，我一定要禱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媽彼拉盖雅禱告一样。

“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子全是老爷們的；馬有很多，羊却沒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小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①，唱詩班也不准人随便參加唱歌；有一回我看見一家鋪子的櫥窗里有好些已經安好釣絲的釣鈎摆着卖，那些釣鈎可以釣各种的魚，个个都挺好，甚至有一个釣鈎經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鯰魚呢。我还看見几家卖各种枪的鋪子，跟我們老爷的枪一个样子，恐怕每一管要

① 基督教习俗，圣诞节前夜小孩举着箔紙糊的星走来走去。

卖一百个卢布吧……肉铺里有山鹑啦、松鸡啦、野兔啦；那些东西是从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却不說。

“亲爱的爷爷，等老爷家里有挂着礼物的圣诞树的时候，替我摘下一顆金色的胡桃，收藏在我的絲匣子里头。問奥尔迦·伊格納捷芙娜小姐要，就說是給万卡的。”

万卡嗓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想起祖父总是上树林里去給老爷家砍樅树，而且带着孙子一块儿去。遇到那种时候多么快活呀！祖父发出卡卡地咳嗽声，冰也发出卡卡的爆裂声，万卡瞧着他們，也就卡卡地咳起来。往往在砍樅树以前，祖父先抽完一袋烟，再聞很久的鼻烟，瞧着冻僵的万紐希卡^①直乐……小樅树披着重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瞧它們当中哪一株該死。冷不防，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只野兔，沿着雪堆象一支箭似地窜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

“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巴鬼！”

祖父把砍倒的樅树拖回老爷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那棵樹……奥尔迦·伊格納捷芙娜小姐，万卡的好朋友，干得頂忙。当初小万卡的母亲彼拉盖雅在世，在老爷家里做女仆的时候，奥尔迦·伊格納捷芙娜常給他糖果吃，遇到沒事情可做，还教他念书，写字，学数数儿，从一数到一百，甚至教他跳卡德里尔舞。彼拉盖雅去世以后，他們就把孤儿万卡送到仆人的厨房里去跟祖父住在一块儿，后来又从厨房里送到莫斯科的鞋匠阿里亚兴这儿来了……

“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下去，“求你看在基督的面上帶我离开这儿。求你可怜我这个苦命的孤儿吧；因为在这儿，

① 万卡的另一爱称。

人人都打我，我餓得要命，而且悶得沒法說，老是哭。前几天老板拿鞋楦头打我的脑袋，打得我昏倒了，好容易才活过来。我的日子过得苦极了，比狗都不如……替我問候阿辽娜，問候独眼的叶果尔卡，問候馬車夫；千万別把我的手風琴給別人。孙伊凡·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来吧。”

万卡把写滿字的信紙迭成四折，放进一个昨天晚上化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面……他想一想，拿鋼笔蘸了蘸墨水，写上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司坦丁·瑪卡雷奇

他想到他写信居然没人来打搅，觉着很痛快，就戴上帽子，顾不得披羊皮袄，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問过肉鋪的伙計，伙計告訴他說所有的信都該丢在邮筒里，由醉醺醺的車夫駕着的邮車装走，响起鈴鐺，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

过一个钟头，因为有了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他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見一个炉灶。炉台上坐着祖父，搭拉着一双光脚，对厨娘們念信……泥鳅繞着炉子走来走去，搖尾巴……

1886年

冷 血

那一系列很长的貨車在这小火車站上已經停了很久。火車頭悶聲不响，仿佛熄了火似的；火車附近和車站的圍地里，沒有一個人影。

有一輛貨車里射出一道蒼白的光，爬过一条側綫的鉄軌。在那輛貨車里，有兩個人坐在一件鋪开的毡斗篷上：一个是老人，有一把挺大的白鬍子，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頂高高的羔皮帽，有点像高加索一带那种羊皮高帽；另一个是沒有鬍子的青年，穿一件破旧的厚呢上衣，脚上是一双沾了烂泥的高統靴。他們是貨物的托运人。老头儿坐着，腿向前伸出去，默默地沉思着；青年半躺半坐，吱哩吱哩响地拉着一个便宜的手風琴。装着一支牛油烛的灯挂在他們附近的墙上。

这辆貨車装得滿滿的。誰要是在昏暗的灯光中瞧一瞧这貨物，那么最初他的眼睛就会看出这儿有一种不定形的怪东西，一种肯定活着的東西，它像是大螃蟹，活动着螯和須，挤在一块儿，悄悄地沿着光滑的墙往上爬，向車頂上爬过去；不过，人們若是凝神看一看，那么在昏暗里就开始清楚的現出犄角和犄角的影子，然后現出精瘦的长背、肮髒的皮毛、尾巴、眼睛。那是牛和牛的影子。这辆貨車里一共有八头牛。有的牛扭轉身来，瞧着这

两个人，搖尾巴。有的极力要躺下去，或者站得舒服一点。它們很挤。要是有一头牛躺下去，别的牛就得站着，挤在一块儿。沒有喂草架、沒有拴牛桩、沒有草垫、沒有一根干草^①……

經過长久的沉默以后，老头儿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銀表，瞧一瞧現在是甚么時間：两点一刻。

“我們在这儿停了差不多有两个钟头了，”他說，打个呵欠。“还是去催一催他們的好，要不然我們也許会在这儿等到天亮。他們睡着了，或者天才知道他們干甚么去了。”

老头儿站起来，跟他的长影子一块儿小心地下了貨車，走进黑暗里。他沿着这列火車向火車头走去，經過大約二十节貨車，看見一个开了炉門的紅火炉；有个人一动也不动地对着炉子坐着；他那鴨舌帽、鼻子、膝头，染着紫紅的火光，其余的部分是黑的，跟黑暗的夜色混在一起分不大清了。

“我們还要在这儿停很久嗎？”老人問。

沒有回答。那不动的人分明睡着了。老人煩躁地嗽了嗽喉嚨，由于彻骨的阴潮天气而縮起脖子，繞了火車头走过去；这时候，火車头的两道明晃晃的灯光一下子照着他的眼睛，使他覺着夜色越发黑了；他向火車站走去。

車站的月台和台阶是湿的。这儿那儿，有一滩滩不久以前落下来而正在溶化的白雪。火車站里面却是又亮又热，跟浴室里一样。有煤油的气味。这儿除了一架磅秤和一張不大的黄色长沙发，长沙发上有一个穿着列車員制服的人躺着睡覺以外，根本甚么摆设也沒有。左边有两个敞开的門口。从一个門口望进去，可以看見一架电报机和一盞安着綠罩子的灯；从另一个門口

^① 在許多鉄路上，为了避免发生不幸事故而禁止攜帶干草上車，因此活牲口一路上就沒有东西吃。——作者。

望进去，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房间，倒有一半给一个黑色的食器橱占去了。在这房间里，列车长和火车司机坐在窗台上。他俩正在用手揉着一顶帽子，吵架。

“这不是真的海龙皮，是冒牌货，”司机说，“真正的海龙皮不是这个样子。不怕您见怪，这顶帽子至多值五个卢布！”

“您倒懂得不少，……”车长说，不高兴了，“五个卢布！我们马上来问问这个商人就是。玛拉兴先生，”他对老人说，“您说说看：这是假海龙还是真海龙？”

老玛拉兴用手接过帽子来，带着内行的神气摸了摸皮子，吹一吹，再凑到鼻子上闻了闻，他的气愤的脸上忽然现出轻蔑的笑容。

“这一定是假货！”他高兴地说，“这是假货。”

他们吵起来了。列车长硬说海龙皮是真货，司机和玛拉兴极力说服他，说这不是真货。吵到半中腰，老人忽然想起他上这儿来的目的。

“海龙归海龙，帽子归帽子，可是火车却停着没走啊，诸位先生！”他说，“怎么啦？在等什么人呀？开车吧！”

“开车吧，”列车长同意，“我们再抽一支烟就开车吧。不过也不必着急……反正到了下一站我们还是得等着！”

“为甚么呢？”

“哦……我们误点太多了……要是在一个车站上误了点，那到了下一站就不能不耽搁，先放对面来的列车过去。现在开车也好，明天早晨开车也好，反正我们已经不能算是第十四次车了。我们大概要改成第二十三次车了。”

“您怎么算出来的？”

“哦，就是这么的。”

瑪拉兴瞧了瞧列車长，思忖一下，随口嘟囔着，仿佛在自言自语似的：

“要是我說了謊，就求上帝懲罰我，我已經算了一下，而且記在一个本子上了；我們一路上光是停車就耗掉了三十四個鐘頭。先生們，如果你們照這樣下去，要么我的這些牛都死掉，要么就算我到了那邊，牛肉也賣不上兩個盧布了。這不是趕路，這簡直是自尋死路！”

列車长擰起眉毛，嘆口氣，那神情好像在說：“不幸，這話是實在的！”司機一聲不響，瞧着帽子发呆。憑他們兩個人的臉色可以看出來：他們心里都懷着鬼胎，他們不說出來倒不是因為他們想遮蓋，而是因為這樣的鬼胎用沈默比用話語表達得更好。老人明白了。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一張十盧布的票子；他既不交代幾句話，也不改變聲調和臉色，却帶着大概只有俄羅斯人在授受賄賂的時候才會有的那種信心和爽快，把票子遞給列車长。列車长接過來，一句話也沒說，把它疊成四折，不慌不忙的放進口袋里。這以后他們三個人走出房間，在路上叫醒列車員，到站台上去了。

“甚么天氣啊！”列車长抱怨道，聳了聳肩膀。“黑得要命！”

“是啊，真是糟糕的天氣……”

從窗口可以看見電報員的亞麻色的腦袋在綠燈和電報機旁邊出現；沒過多久，在電報員腦袋旁邊又出現一個腦袋，生一臉鬍子，戴着紅帽子；那一定是站長的腦袋。站長低下頭湊着桌子，讀着一張藍色公文紙上的字，用煙卷順着一行行字很快地畫下去……瑪拉兴向他的貨車走去。

他的旅伴，那個青年，仍舊半躺半坐，拉着手風琴，聲音低得聽不清。他比小孩子大不了多少，還沒有長出唇髭；他那丰满的

白臉，生着大顴骨，現出孩子氣的沈思神情；他的眼睛不像大人的眼睛，現出沈郁而順從的神情，可是他魁偉、強壯、笨重、粗魯，跟老人一樣；他動也不動，也不換個姿勢，倒好像他搬不動自己的大身體，仿佛他只要動一動，就會有甚么地方裂開，或者發出一片响声，吓坏他自己和那些牛似的。他那又肥又大的手指頭笨拙地按着手風琴的琴鍵和活瓣，從這些手指頭下面連綿不斷地傳出來一種微細輕柔的响声，合成一個朴素單調的旋律；他听着，分明很滿意自己的手法。

鈴声响了，可是聲音那麼微弱，好像不是從近處，而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似的。跟着又來了急促的第二遍鈴聲，然後是第三遍，列車長吹哨子了。在深深的寂靜中，過了一分鐘，貨車沒動，仍舊停在原地方，可是車底下傳來一種含混的聲音，好像是雪橇的滑鐵轆雪的聲音；緊跟着貨車搖動一下，那聲音就停了。又是一片沉寂。可是馬上來了緩衝器的碰撞聲，貨車受到猛烈的碰撞而顛動一下，好像往前竄了一步似的；牛都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只求你到了下一個世界也吃点這樣的苦頭才好！”老人嘟囔着，擺正他的高帽子，剛才火車一顛，帽子已經滑到後腦勺上去了，“照這樣，他要把我的牲口全摔殘廢了！”

亞沙一句話也沒說，站起來，抓住一頭倒下去的牛的犄角，扶它站起來……這一顛以後又沒有動靜了。轆雪的聲音又從貨車底下傳來，仿佛貨車倒退了一點似的。

“馬上又要震動啦，”老人說。

果然，那種痙攣流過整列火車，碰撞聲傳來，火車顛動了一下，牛又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這是怎麼搞的！”亞沙听着，說，“火車一定很重。它好像動

不得了。”

“以前它并不重，可是现在忽然重起来了。不对，我的孩子，这是说列车长没有把钱分给他。去，给他送点钱去，要不然他就会把我们一直颠到明天早晨了。”

亚沙从老人手里接过一张三卢布的票子，跳下货车。他那沉重脚步的闷闷的响声在货车外面响起来，渐渐消失了。沉静……在隔壁的货车里，一头公牛发出一声悠长而低沉的叫声，仿佛在唱歌似的。

亚沙回来了。一股又潮又冷的风扑进货车里来。

“关上门，亚沙，我们睡吧，”老人说，“何必白白的点着蜡烛呢？”

亚沙拉动沉重的门；火车头的汽笛响了，列车开动了。

“好冷！”老人嘟囔着，在毡斗篷上躺下，把脑袋枕在一个包袱上，“在家里多好啊！那儿又温暖，又干净，又软和，地方也宽敞，可以容人念一念祷告，在这儿我们却比猪还苦。我已经有四天四夜没脱过靴子了。”

亚沙因为火车震动而摇摇晃晃，开了灯的门，用湿手指头招掉烛心。烛火旺起来，像炒锅一样地嘶嘶响，随后就灭了。

“对了，我的孩子……”玛拉兴接着说，听见亚沙在他身边躺下，觉着那个年轻的阔大的背贴着他自己的背，“这儿很冷。每条缝里都不住地吹进风来。要是你妈妈或者妹妹在这儿睡上一夜，那么到第二天早晨准保冻死了。就是这么的，我的孩子，你不肯跟你哥哥那样念书，进中学，那你只好跟你爸爸一块儿运这些牛了。这是你自己不好，你只能怨你自己……现在你哥哥正在床上睡觉，盖着被子，可是你呢，吊而朗当，懒懒散散，只好跟牛待在一块儿了……对了……”

在火車的隆隆聲中，老人的話聽不清楚了，可是他仍舊嘮叨了很久，嘆氣，嗽喉嚨。這輛貨車里的冷空氣漸漸變得越來越稠密，悶人。新糞和蠟燭的焦氣發出刺鼻的氣味，弄得空氣難聞，酸臭，亞沙在昏睡中嗓子和胸膛發癢。他嗽喉嚨，打噴嚏；老人却習慣了，仿佛沒甚么不合适似的，用整個胸膛呼吸着，只是偶爾咳几声。

凭貨車的搖晃和車輪的隆隆聲来判断，火車開得很快，可是不穩。火車頭大聲地喘息，它那噴氣的聲音跟火車的隆隆聲合不上拍子，它們合起來成了一種沸騰的聲音。那些牛不安地擠在一塊兒，它們的犄角常常碰到牆。

老人醒來的時候，清晨的深藍色天空從牆縫和敞開的小窗口鑽進來。他覺着冷得難受，特別是背脊和兩隻腳。火車站住了；亞沙帶着睡意，一臉的不高興，正在弄那些牛。

老人醒來，兴致很坏。他皺起眉頭，沉下臉，生氣地嗽一嗽喉嚨，從眉毛底下瞧着亞沙，亞沙正在用強壯的肩膀頂住一條牛的胸脯，微微地舉起它來，極力解開它腿上的繩子。

“昨天晚上我就跟你說過繩子太長，”老人叨嘮着說；“可是沒用，‘不算太長，爸爸！’叫你做點事，你总是不聽；甚么事你都由着自己的性兒干……蠢貨。”

他生氣地拉開門，亮光涌進貨車里來。一列客車正好停在門對面，那列客車的對面有一所紅房子和一個搭了棚的月台，這是一個有食堂的大火車站。車頂和車台、土地、枕木，都鋪着薄薄的一層新落下來、毛絨絨的雪。在客車車廂中間的平台上可以看見乘客們來來往往。有一個紅頭髮、紅臉膛的憲兵慢騰騰地走過來走過去。有一個僕役穿着禮服和雪白的襯衫胸襯，沒有睡足，出現怕冷的樣子，大概很不滿意自己的生活，正在

月台上跑着，手里托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杯茶和两块面包干。

老人起来，开始面向东方念禱告詞。亞沙收拾好那条公牛，把鏟子放在車角，也站到他旁边来念禱告詞。他光是动着嘴唇，在胸前画十字；父亲却大声念出来，把每段禱告詞的末尾念得又响又清楚。

“……以及来世的生活。阿門，”老人大声念着，吸一口气，立刻又念另一段禱告詞，一念到末尾声調就清楚而坚定：“……而且把你的小牛放在祭坛上！”

念完禱告詞，亞沙急急忙忙在胸前画个十字，說：“請您給我五个戈比。”

一拿到五戈比的小銅币，他就提起一把紅的銅茶壺，跑到車站上去买开水。他大步跳过鉄軌和枕木，在羽毛样的白雪上留下大脚印，一路上把茶壺里昨天的殘茶倒干淨，跑进食堂里面，拿那五戈比的小錢敲得茶壺叮噠的响。从貨車里可以看見食堂老板推开那把大茶壺，不肯为五个戈比卖掉差不多半个茶炊的开水，可是亞沙自己捻开了龙头，張开胳膊肘不让人家来干涉，給他的茶壺斟滿了开水。

“該死的坏蛋！”食堂老板眼看他跑回貨車，就对着他的后影嚷道。

瑪拉兴到喝茶的时候，阴沉的臉相才算开朗了一点。

“我們會吃会喝，可就是不記得我們的工作，”他說，“昨天一天我們沒干別的，光是吃啊喝的，大概就連化掉的錢都忘了記賬了。甚么記性啊，我的天！”

老人一面回想，一面念出昨天的一笔笔开銷，在一个破筆記本上記下他在甚么地方給了列車长、司机、擦油工人多少錢……

这当儿客車早已开走了，一个值班的火車头在空鐵道上跑来跑去，仿佛并没有甚么一定的目的，純粹因为自由自在而高兴似的。太阳已經升上来，戏弄着白雪；从車站棚頂上和貨車頂上落下一滴滴明亮的水珠。

喝完茶，老人离开貨車，懶散地蹣跚到車站去。在車站的头等車乘客候車室中央站着他認識的列車长和站长，这个站长是个青年，留一把好看的鬍子，穿一件漂亮的厚呢大衣。这个青年大概不习惯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总是优雅地調換两只脚支住身子，像是一匹善于长跑的駿馬。他这边看看，那边望望，見着每个过路的人都把手伸到帽沿上去行个礼，微微笑着，眯細眼睛……他的臉頰緋紅，身子結实，心情暢快；他的臉上洋溢着热誠，神采焕发，仿佛剛从天上跟那些羽毛样的雪一块儿落下来一样。列車长看見瑪拉兴，就慚愧地叹口气，揚起手。

“我們不能走第十四次車了，”他說，“我們誤点太多了。已經有另外一列車走第十四次車了。”

站长很快地翻看了几份公文，然后掉过他的热情的藍眼睛来瞧着瑪拉兴，微微笑着，神采焕发；他向瑪拉兴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您是瑪拉兴先生嗎？您运牛嗎？八車？現在怎么办呢？你們来晚了，昨晚我已經把第十四次車开出去了。現在我們该怎么办才好呢？”

那个青年用两个粉紅的手指头小心的捏着瑪拉兴的短皮袄上的毛，調換着脚，亲热而婉轉地对他解釋說，某次車已經开走，某次車正要开走，他願意尽自己的能力为瑪拉兴做一切事情。凭他的臉色看得出来，他真的不但願意做任何事情来使得瑪拉兴高兴，甚至願意尽力使全世界高兴——他是那么幸福，那么滿

意，那么快活！老人听着，虽然完全弄不懂火车复杂的车次制度，却还是赞许地点头，也伸出两个手指头去捏厚呢大衣上的软毛。他看着这个体面而殷勤的青年，听着他讲话，觉着很畅快。为了也表一表自己的好意，他就拿出一张十卢布的票子，想了一想，又添上两张一个卢布的票子，递给站长。站长拿过去，把手指头伸到帽沿那儿，行个礼，然后优雅地把钱往口袋里一塞。

“听我说，诸位先生，我们不是可以照这样办吗？”他忽然想起一个刚刚来到他脑子里的新办法，就说，“军用列车误点了，……你们看……它还没来……那么你们何不就算做军用列车呢？^① 我让军用列车走第二十八次车好了。怎么样？”

“依您就是，”列车长同意。

“好极了！”站长说，很快活，“既是这样，那你们就用不着在这儿等了，马上就开车吧！我立刻去吩咐把你们这一列车放出去。好极了！”

他把手举到帽沿那儿向玛拉兴行个礼，跑出去，一路上翻看着公文，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老人对刚才的一番谈话很是满意；他微笑着，瞧了瞧房间里各处，好像要找一找这儿还有甚么称心的东西没有。

“我们不妨去喝一盅，”他拉住列车长的胳膊说。

“喝酒好像还太早了一点吧。”

“不，您务必要让我做个东道来请您。”

他们俩走到食堂去了。喝完一杯酒，列车长化了不少工夫挑选下酒菜。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很胖的人，脸颊鼓起来，可是没有血色。

① 凡是经特别指定做运输军队用的火车就叫做军用列车；没有军队可运的时候，这个列车就运输货物；它比普通的运货列车走得快。——作者。

他胖得不中看，皮松肉軟，臉色發黃，凡是喝酒太多和不按時睡覺的人都是那樣。

“現在可以再喝一杯，”瑪拉興說，“這忽兒天冷，喝點酒也不算罪過。吃吧，請！這樣看來，我可以仰仗您了，列車長先生：一路上不會再有麻煩或者不痛快的事了。因為您知道，講到我們這種牲口生意，每個鐘頭都是寶貴的。今天肉是一個價錢；一到明天，您再一瞧，肉又是一個價錢了。要是耽誤了一兩天，沒賣上價錢，那就慢說沒錢可賺，回家的時候——對不起，我要說句粗話——連褲子都沒有了。請再喝點……我仰仗您了；講到請您吃點甚么，或者您需要點甚么，那我是隨時願意孝敬您的。”

請列車長吃飽以後，瑪拉興回到貨車上。

“我剛才做好一筆生意，我們這趟車改成軍用列車了，”他對他兒子說，“我們要走得快了。列車長說要是我們一路走這趟車，明天傍晚八點鐘我們就到了。要是不動腦筋，我的孩子，那就甚么也辦不到……就是這樣的……你得瞧着，學着……”

搖過第一遍鈴以後，一個滿臉煤煙而變得烏黑的男子走到貨車的門前來。他穿着一件襯衫和一條骯髒的破褲子，褲腿沒有塞在靴筒里。這人是擦油工人，他剛才爬到車廂底下，用一把錘子敲過車輪。

“先生，這些車裝的是您的牛嗎？”他問。

“是啊。怎么？”

“怎么？有兩輛貨車出了毛病。不能把它們開走，它們得留在这儿等着修理了。”

“唉，得了，別瞎扯了！你只不过要喝一盅酒，要我塞你幾個錢罷了……那你實話實說得了。”

“隨您怎么說，可是我有責任馬上把這件事報告上去。”

老人既沒生氣，也沒分辯，却心平氣和，幾乎不由自主地從口袋里拿出兩個二十戈比的錢，遞給擦油工人。他也很心平氣和地接過來，好意地瞧着老人，攀談起來：

“那麼您是去賣牲口吧……這可是好買賣！”

瑪拉興嘆口氣，心平氣和地瞧着擦油工人的黑臉，告訴他說：做牲口生意，從前倒的確有錢可賺，不過現在卻變成冒險的賠錢生意了。

“我這兒還有一個伙伴，”擦油工人打斷他的話，“您，商人先生，不妨也賞他幾個錢吧……”

瑪拉興也就給那伙伴一點錢。軍用列車走得快，在各站停靠的時間比較短。老人滿意了。那個穿厚呢大衣的青年留下的愉快印象深深的印在他記憶里，他喝的那點伏特卡弄得他的頭腦微微發暈，天氣也真好，一切都好像很順利。他講個沒完，每到一個停車的地方就趕到食堂去。他覺得需要一個人聽他講話，就時而帶着列車長一塊兒去，時而帶着司機，而且不是光喝酒，而是消磨不少工夫，講些體面的話，碰杯。

“你們有你們的行業，我們有我們的行業，”他帶着親熱的笑容說，“求上帝保佑我們，也保佑你們；求他按他的意思，而不是按我們的意思做……”

喝了伏特卡，他漸漸興奮起來，一心想工作了。他想干點甚麼，忙碌一下，打聽打聽，不斷地講話。他時而摸口袋，摸包袱，找甚麼文件；時而想起一件事，可又想不清楚；時而拿出錢夾子，無緣無故地點一點錢。他忙忙碌碌，唉聲嘆氣，合起手掌……他把城里肉商寄來的信和打來的電報、賬單、郵局和電報局的收據、文件、他的筆記本，攤在面前，把他所想的說出來，硬逼着亞沙聽他講。

等到他看文件和談市价，鬧得累了，他就在火車停靠的地方走出去，跑到裝牛的貨車里，甚么事也不干，光是合起手掌，大驚小怪地叫喊。

“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用訴苦的声調說，“神圣的符拉西殉教徒！虽然他們是公牛，虽然他們是畜生，可是它們却跟人一样的要吃要喝啊。已經有四天四夜它們沒吃沒喝啦。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亞沙像个听話的儿子似地跟着他走，要他做甚么他就做甚么。老人常去食堂，他不高兴。虽然他怕父亲，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提起了这件事。

“瞧，您已經喝开头啦！”他說，严厉地瞧着老人，“您干么这么高兴？难道今天是您的命名日还是怎么的？”

“不准你教訓父亲。”

“瞧您养成了甚么习气……”

每逢亞沙用不着随着父亲走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毡斗篷上，拉手風琴。偶尔，他也走出貨車，沿了列車懶洋洋地走；他站在火車头旁边，用久久不动的眼光瞧着車輪，或者瞧着工人把一块块木头丢到煤水車上去；热烘烘的火車头在喘气，木块一掉进去就发出新木料那种清脆結实的爆裂声；司机和他的助手是很冷淡的、不动心的人，做出种种不能理解的动作，一点也不忙。亞沙在火車头旁边站了一忽儿，就懶洋洋地蹣跚到火車站去；到了火車站，他看遍食堂里的吃食，大声念一張完全沒趣味的布告，不慌不忙地回到貨車上去。他的臉既沒表現煩悶，也沒表現欲望；仿佛不管在甚么地方，在家里也好，在貨車上也好，在火車头旁边也好，他都不在乎……

将近傍晚，这列火車停在一个大火車站附近。鉄路綫上的灯

剛剛点亮；灯火衬着藍色的背景，在新鮮清彻的空气里，显得透明而蒼白跟星星一样；只有火車站房頂下的那些灯才发紅发亮，那儿已經黑下来了。所有的鉄道上都有車輛，仿佛再开来一列火車，就容不下了似的。亞沙跑到火車站去买开水冲晚茶。装束考究的上流女人和高等学校的学生正在月台上散步。要是从月台上往远处一看，就可以看見車站两边，幽暗的暮色中有些遙远的灯火閃亮——那是一个城。甚么城呢？亞沙却沒心去管它。他只看見火車站外边那些昏暗的灯火和难看的房子，聽見馬車夫嚷叫，覺着刺骨的寒風吹到臉上来，心想那个城大概不好，不舒服，沉悶……

等到喝茶的时候，天已經完全黑了，墙上跟昨天傍晚一样又挂上了灯，忽然火車微微一震动，顫抖起来，輕輕地往后退去。退了一小段路，它停下了。他們聽見不清楚的嚷叫声，有人敲着緩冲器附近的鎖鏈叮噠的响，嚷道：“行啦！”火車开动，往前走。大約十分钟以后，它又給拖回来了。

瑪拉兴走出貨車，认不得他的这列火車了。他的八节牛車跟几节不高的敞篷貨車排成一行，那些車輛原先并不屬於这列火車。这些車輛有两三节装着粗石头，別的都空着。在这列火車旁边跑来跑去的列車員都是些生人。他問他們話，他們只勉强而含混地回答一句。他們沒有心思理睬瑪拉兴；他們正在忙着把这列火車挂好，为的是赶快办完事，好回到暖和的地方去。

“这是哪一次車？”瑪拉兴問。

“第十八次車！”

“可是軍用列車在哪儿？为甚么把我的車从軍用列車里拆下来了？”

沒有人答話，老人只好走到火車站去。他先找他認識的列

車长，却沒找到，就去找站长。站长坐在自己房間里的桌子旁边，翻看一疊公文。他很忙，假装沒看見进来的人。他的相貌很威严：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两个招風的耳朵，一根鈎子样的长鼻子，一張黑臉；他臉上現出仿佛愠了气的凶相。瑪拉兴开始对他冗长地訴說自己的要求。

“甚么？”站长問，“这是怎么回事？”他往椅背上一靠，接着憤慨地問下去。“甚么？为甚么您不該走第十八次車？您說清楚一点，我听不懂！怎么？您是要我样样都管嗎？”

他向瑪拉兴提出一大串的問題，並沒有甚么明显的緣故却变得越来越凶了。瑪拉兴已經在口袋里摸皮夹子，可是到头来不知甚么緣故，站长受了侮辱，发了脾气，从椅子那儿跳起来，跑出房間去了。瑪拉兴耸耸肩膀，走出去找別人說話去了。

要就是由于煩悶，要就是由于想給这忙碌的一天再添点忙，要就只是由于他的眼睛偶尔碰到一扇小窗子上印着的“电报”两个字，总之他走到窗口去，想要打一个电报。他拿起一管鋼笔，想了一想，在一份藍紙上写道：“加急电报。运输处长台鉴。八貨車活牲口。在各站受到留难。請即指定快車車次。复电費已付。瑪拉兴。”

打出电报以后，他又走到站长室去。在那儿，他发现在一个蒙着灰呢套的小长沙发上坐着一个一表堂堂的上流人，生着絡腮鬍子，戴着眼鏡和一頂貉皮帽子；他穿的皮袄很特別，像是女人穿的，用皮子鑲边，肩上有綫带，袖子开叉。他面前站着另一个上流人，长得很瘦，可是精壯，穿着鐵路查票員的制服。

“您可再也想不到，”查票員对那个穿怪皮袄的上流人說，“我要跟您讲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乙鐵路不动声色暗中偷走了N铁路的三百个車皮。这是实在的事，先生！我敢凭上帝賭咒！”

他們把車皮弄走，重新塗一层油漆，写上他們自己的字母，于是万事大吉！N 鐵路派出密探到各处去察訪，他們找了又找，后来，您想得到嗎？偶然发现Z鐵路的一个破車皮。他們拉到自己的車房里去修理；忽然間，怪极了，在車輪和輪軸上看見了他們自己的印記。您看怎么样？啊？要是这事是我做的，他們就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是他們对鐵路局却馬馬虎虎就算了！”

瑪拉兴喜欢跟有知識有教养的人談天。他摸摸鬍子，尊严地参加了談話。

“諸位先生，比方，拿这个例子來說，”他說，“我正在运牲口到X地去。滿滿的八車。挺好……您猜怎么着，每一車牲口他們要收六百普特重的貨物的運費；八头牛哪儿有六百普特重，輕得多，可是他們才不管呢……”

这当儿亚沙走进房間，找他的父亲来了。他听着，想在椅子上坐下，可是大概想到自己的身子重，就走开，到窗台那儿坐下。

“他們才不管呢，”瑪拉兴接着說，“而且硬要我跟我儿子出了三等車的車票錢四十二卢布，因为我們要在貨車里跟公牛待在一块儿。这是我儿子亚科甫。我家里还有两个儿子，可是他們已經上学念书去了。哼，这且不說，依我看呐，鐵路把牲口商人弄得傾家蕩产了。早先，人家赶着一群群牲口走路，生意倒好做得多。”

老人說話拖拖拉拉，長得很。每說完一句，他就瞧一瞧亚沙，好像要說：“瞧，我在怎样跟有學問的人談話。”

“唉！”查票員打断他的話，“誰也不憤慨，誰也不批評一句！为甚么？那很簡單。可恶的事，只有在显得是偶然的时候，只有在它破坏了秩序的时候，才会引人注意，惹人憤慨。至于眼前所

說的這種事，說句不怕您見氣的話，在這兒却已經是早已風行的常規，成為秩序本身的基础，每一條枕木都帶着它的烙印，冒着它的氣味，大家很快就習慣了！對了，先生！”

第二遍鈴響了，穿怪皮祆的上流人站起來。查票員挽着他的胳膊，仍舊熱烈地談着，跟他一塊兒到月台上去了。搖過三遍鈴，站長跑進他的房間里來，在他的桌子旁邊坐下。

“請听我說，我跟哪一次車走？”瑪拉興問。

站長瞧着一張公文，氣憤地說：

“您是瑪拉興嗎？八車？每輛車您得付一個盧布，此外您還得付六個盧布二十個戈比的印花費。您沒有印花。那麼一共付十四個盧布二十個戈比。”

他拿到錢，寫了幾個字，用砂土吸干墨水，生氣地抓起一卷公文，很快地走出了房間。

傍晚十點鐘瑪拉興接到運輸處長的回電：“優先放行。”看完電報，老人含着深意睜了睜眼，很滿意自己，就把它塞在口袋裡。

“哪，”他對亞沙說，“瞧着，學着點。”

到半夜，他那列車開走了。夜色跟昨晚一樣的黑，天也一樣的冷；每站停留的時間長了。亞沙坐在毡斗篷上，毫不动心地拉手風琴，老人越發心不定，想干點甚么。到了一個火車站，他起意要遞個狀子上去。有一個憲兵答應他的請求，坐下來寫道：“一八八——年十一月十日N鐵路局憲警處Z區下士伊里亞·切列德根據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九日法令第二款在X車站草寫此項報告，內容如下……”

“底下我寫甚么呢？”憲兵問。

瑪拉興在他面前攤開公文、郵件和電報收據、賬單……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要憲兵寫些甚么；在這報告里他想寫的不是哪

一件单独的事情，而是整整这一趟旅行的经过，说明他所有的损失，跟站长们的谈话，而且要写得又长又恶毒才行。

“写上在Z站，”他说，“站长把我的货车从军用列车上摘下来了，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相貌。”

他要宪兵一定要写到他的相貌。宪兵疲倦地听着，没听完他的话就接着写下去。他照这样结束他的报告：“下士切列德在此报告中陈报事项如上，此项报告送呈Z区区长，并以副本抄送加甫里尔·玛拉兴。”老人接过副本来，把它塞在他侧面口袋里装得满满的那些文件当中，十分满意，走向他的货车去了。

到早晨，玛拉兴醒来，又心绪恶劣，可是他的愤怒没有发泄在亚沙身上，却发泄到牛身上去了。

“这些牛完蛋啦！”他抱怨道，“它们完蛋啦！它们剩最后一口气啦！要是我说了谎，求上帝惩罚我，它们都要死啦！呸！”

那些公牛有许多天没喝水了，渴得要命，就舔车壁上的霜；等到玛拉兴走到它们面前，它们就开始舔他的凉冰冰的皮袄。凭它们的清亮的、含泪的眼睛看得出来它们给口渴和颠簸折磨得筋疲力尽，它们又饿又苦。

“运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真是倒楣！”玛拉兴嘟嘟囔囔地说，“只求你们快点死了倒也罢了！瞧着你们，我心里真难受！”

到中午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上；依照铁路规章，这火车站有清水供应牛喝。玛拉兴给牛喝水；可是公牛不喝：水太凉……

又过了两天两夜，临了，在远处迷蒙的雾里总算出现了那座大城。旅程完结了。火车没有开到那座城就在一个货站附近停下来。公牛从货车里放出来；它们摇摇晃晃，绊绊跌跌，倒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瑪拉兴和亞沙卸完牲口，辦完兽医的檢查手續，就在城郊一家骯髒的便宜客店里打尖，那邊的廣場正是做牲口生意的市場。他們的住处骯髒，他們的吃食難于下咽，跟家里全不一樣；他們在一個糟糕的音樂隊的刺耳的音樂聲中睡覺，那種音樂聲一天到晚在他們住所下面的飯店里鬧个不停。老人一清早就出去找買主，亞沙一連好幾天坐在客店的房間里，或者出門上街去看一看這座城。他看見畜糞狼籍的骯髒廣場，看見飯館的招牌，看見迷霧中修道院的像牙齒一樣的牆……有時候他跑到街對面去，看雜貨店的窗子，欣賞裝着各色糕點的罐子，打呵欠，懶洋洋地走回房間去。這座大城引不起他的興趣。

臨了，公牛賣給一個商人了。瑪拉兴雇了些趕牲口的人。所有的牛分成每十頭一群，給趕到城中另一頭去了。那些公牛乏透了，耷拉着腦袋走過熱鬧的街道，冷淡地瞧着它們生平第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看見的東西。衣服破爛的趕牛人跟在它們後面，也耷拉着腦袋。他們煩悶……偶爾有個趕牛人從沉思中驚醒過來，想起他前面有些交托他經營的牛，為要表示他做事盡責，就撈起一根木棒使勁打在一頭公牛的背上。公牛痛得搖搖晃晃，往前蹣了十幾步，向四下里瞧一眼，好像當着許多生人挨打很難為情似的。

瑪拉兴和亞沙賣掉牛，買了許多就是在家乡也買得到的東西，預備帶回去送給家人，隨後就打點着動身回家。在開車的三個鐘頭以前，老人已經跟買主一塊兒喝得頗有醉意，因此又坐立不安了，就帶着亞沙下樓到飯店里坐下來喝茶。他跟所有的內地人一樣，不能獨自一個人吃喝；他總得找個跟他自己一樣忙忙亂亂、又愛扯淡的人做伴。

“把老板叫來！”他對僕役說，“告訴他說我請他喝茶。”

客店老板是一个保养得很好、对旅客十分冷淡的男子，他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嗯，我們的貨物脫手了！”瑪拉兴笑着对他說，“我把我的山羊卖成了老鹰的价錢。可不是，我們动身的时候，肉价錢是三个卢布九十个戈比，可是等我們到了此地，价錢已經落到三个卢布零二十五个戈比了。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来得太迟，我們早来三天就好了，因为現在肉生意清淡，圣菲里普的斋期到了……瞧見沒有？簡直是一团糟！这样一来，一头牛就要賠十四个卢布。而且想想看，运这些牛化掉了多少錢！十五个卢布的運費以外，还得为每头牛花六个卢布，例如訛詐啦、賄賂啦、請客啦，这样那样的……”

客店老板不得不敷衍一下，只好听着，勉强地喝茶。瑪拉兴唉声叹气，比手势，嘲笑自己的霉运，可是一切都表明他虽然遭到損失，却并不怎么伤心。只要有人听他講話，眼前有事可做，而且誤不了火車，那就賠錢也好，賺錢也好，他都不放在心上。

过了一个钟头，瑪拉兴和亚沙带着許多箱籠包裹，从客店房間里走下楼来，出了大門，要坐上雪橇到車站去。客店主人、僕役、好几个女人，出来送他們。老人感动了。他把十戈比的錢向四面八方丢出去，用唱歌样的声調說：

“再見啊，祝你們平安！求主保佑你們万事如意。要是上帝保佑我們活得好好的，那我們到了大斋还要上这儿来一趟。謝謝你們啊……求主保佑你們！”

老人坐上雪橇，脫了帽子，面对着在雾中像一块黑斑似的修道院牆壁，在自己胸前画了好久的十字。亚沙坐在他身旁，紧挨着座位的边上，两条腿在边上搭拉下去。他的臉跟先前一样，沒有一点激动的样子，既沒露出煩悶，也沒表現欲望。他并不因为

回家而高兴；至于沒看見城里的景色，他也不覺得可惜。

“走吧！”

赶雪橇的就搖起鞭子抽馬，扭轉身来，罵那些沉重累贅的行李。

1887 年

吻

五月二十日傍晚八点钟，H 炮兵后备旅的所有六个連在到露营地去的途中在美斯切契基村停下来过夜。这时候正在一片乱哄哄，有的軍官在大炮四周忙碌，有的軍官会合在教堂圍墙附近的广场上听設营官讲话，忽然从教堂后边閃出来一个穿平民衣服的男子，騎着一头奇怪的馬。那头淺黄色的馬生着好看的脖子和短尾巴，走过来，然而不是照直地走，却像是斜着溜过来，踩着一种細碎的舞步，仿佛有人用鞭子抽它的腿似的。騎馬的人走到軍官面前，举了举帽子說：

“本地的地主，陆軍中将馮一拉別克大人請諸位軍官先生馬上賞光到他那儿去喝茶……”

馬鞠个躬，踩着舞步，斜着身子退回去了；騎馬的人又举了举帽子，一剎那間跟他那头奇怪的馬隱到教堂后面，消失了。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几个軍官嘟囔道，他們正在走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人都困了，而这位馮一拉別克却要喝甚么茶！甚么叫做喝茶，我們心里可有数！”

所有六个連的軍官們都清楚地記得去年的一件事：在閱兵期間，他們跟一个哥薩克团的軍官們，也像这样受到一个伯爵地主，一个退伍軍人的邀請去喝茶；那位好客的、殷勤的伯爵款待

他們，請他們吃一個飽，讓他們喝足了酒，不肯放他們回到村里的住處去，把他們留在自己家裡過夜。所有這些當然都很好，簡直沒法希望更好的了，然而糟糕的是那位退伍軍人有這些年青人做伴，高興得過了火。他對軍官們講他光輝的過去，領他們走遍那所房子，給他們看名貴的畫片、古老的版畫、珍奇的武器，給他們念大人物的親筆信，一直忙到太陽東升；那些疲乏厭倦的軍官看着，听着，一心想睡覺，小心的對着袖口打呵欠；臨了主人总算放他們走了，可是要睡覺已經太遲了。

也許這個馮·拉別克就是這號人吧？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也沒辦法了。軍官們換上整齊的軍服，把周身收拾干淨，成群結伙地去找那位地主的家。在教堂附近的廣場上，他們打聽出來要到那位先生的家可以沿着下面的路走——從教堂后面下坡到河邊，沿着河岸走到一個花園，順一條林蔭路走到那所房子；或者走上面的路也成——從教堂照直順着大路走，在離村子不到半俄里的地方就到了大人的谷倉。軍官們決定走上面的路。

“這個馮·拉別克是甚麼人？”他們一面走一面閑談，“就是從前在普列甫納統率H騎兵師的將領吧？”

“不，那人不姓馮·拉別克，單姓拉別克，沒有馮。”

“多好的天氣啊！”

大路在第一個谷倉那兒分成兩股：一股照直往前去，消失在晦暗的暮色里；另一股往右去，通到主人的房子。軍官們往右拐彎，講話聲音開始放低……路的兩邊排列着紅房頂的石砌谷倉，笨重而森嚴，很像縣城里的營房。前面，主人宅子的窗子里放光。

“好兆頭，諸位先生！”有一個軍官說，“我們的獵狗跑到大家

前头去了；这是說，他聞出我們前头有猎物了！……”

中尉洛貝特科走在前面，他生得又高又結实，可是沒有留唇髭（他已經过二十五岁了，可是不知甚么緣故，他那保养得很好的圓臉上却連一根鬍子也沒有），善于远远地就辨出前面有女人，因此在这个旅里以这种嗅觉出名；他扭轉身來說：

“对了，这儿一定有女人；我凭本能就覺出来了。”

馮·拉別克本人在門口迎接軍官們。他是一个面貌清秀、年紀大約六十岁的老人，穿着平民的衣服。他跟客人們握手，說他見着他們很高兴，很幸福，可是誠懇地求他們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諒他沒有請他們来过夜；有两个带着孩子一齐来的姊妹、几个弟兄、几个邻居来看望他，弄得他沒有一个空房間了。

將軍跟每个人握手，道歉，微笑，可是凭他的臉色分明看得出来他决不像去年那位伯爵那么高兴待客，他所以邀請这些軍官，只是因为依他看来礼貌要求这样做罢了。軍官自己呢，一面走上鋪着柔軟的毡毯的楼梯，一面听他講話，一面覺着他們所以受到邀請，也只因为不請他們未免不成話罢了；他們看見听差們匆匆忙忙点亮楼下門道里和楼上前厅里的灯，不由得覺着好像他們隨身把不安和不便带进了这个宅子似的。既然已經有两个带着子女的姊妹、弟兄、邻人大概因为家庭的喜事或者变故而聚会在这所房子里，那么十九个素不相識的軍官的光临会受到欢迎嗎？

到了楼上，在客厅門口，軍官們遇到一位又高又苗条的老太太，长臉上生着黑眉毛，很像厄热尼皇后^①。她殷勤而庄严地微笑着，說她看見了客人很高兴，很幸福，道歉說她丈夫和她这回

① 厄热尼皇后(1826—1920年)，拿破侖三世的妻子。

不能够邀请军官先生们在这里过夜。每逢她从客人面前扭转身去办点甚么事，她那美丽庄严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那么事情是很明白的：她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军官，现在她对他们感不到甚么兴趣了，即使她邀他们到家里来，而且道歉，那也只是因为她的教养和社会地位要求她这样做罢了。

军官们走进大饭厅，那儿已经有十来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一条长桌的尽头喝茶。在他们的椅子背后可以隐约看见一群男人笼罩在雪茄烟的轻飘的云雾里，在他们当中站着一个瘦长的青年，正在谈论甚么，他留着红色络腮胡子，讲英国话，声音响亮，可是咬字不清。这群人的身后有一扇门，从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明亮的房间，摆着淡蓝色的家具。

“诸位先生，你们人数这么多，简直没法跟你们介绍了！”将军大声说，极力说得很快活，“自己介绍吧，诸位先生，不要客气！”

军官们有的带着很严肃的、甚至很严厉的脸相，有的现出勉强的笑容，大家都觉着很别扭，就好歹鞠一个躬，坐下来喝茶。

其中最觉着拘束的是里亚包维奇，他是一个戴眼镜的军官，身材矮小，背有点伛偻，生着山猫样的络腮胡子。在他的同伴们有的做出严肃的神情，有的露出勉强的笑容的时候，他那山猫样的络腮胡子和眼镜却好像在说：“我是全旅当中顶腴腆、顶谦卑、顶没光彩的军官！”起初他刚走进饭厅，坐下来喝茶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张脸或者一个东西上。那些脸、衣服、盛着白兰地的磨玻璃的长颈酒瓶、杯子里冒出来的热气、装饰着雕塑的檐板——这一切合成一个总的强大印象，在里亚包维奇心里勾起了不安，使他一心想把脑袋藏起来。他像第一回当众表演的朗诵者一样，虽然瞧见他眼前的一切东西，可是分明不

十分理解(依生理學家說來,這種雖然看見然而不理解的情形叫做“精神的盲目”)。過了一會兒,里亞包維奇漸漸習慣新環境,眼睛亮了,就開始觀察。他既是一個不善于交際的、腼腆的人,那麼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他自己最不行的事情,也就是他的新相識的特別大胆。馮·拉別克、他妻子、兩位上了歲數的太太、一個穿淡紫色衣服的小姐、那個留着紅色絡腮鬍子、原來是馮·拉別克的小兒子的青年、仿佛事先排演過似的,很靈敏地夾在軍官們當中坐好,立刻熱烈地爭論起來,弄得客人不能不插嘴。穿淡紫色衣服的小姐熱烈地表明做炮兵比做騎兵或者步兵輕鬆得多,馮·拉別克和上了歲數的太太們的看法剛好相反。緊跟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起來。里亞包維奇瞧着那位淡紫色小姐熱烈地爭辯她所不熟悉的、完全感不到興趣的事情,冷眼看出來她臉上時而出現出不誠懇的笑容,時而那笑容又收斂了。

馮·拉別克和他的家人巧妙地將軍官們引進討論中來,同時一刻也不放鬆地盯緊他們的杯子和嘴,注意他們是不是都在喝酒,是不是茶里都放了糖,為甚么有人不吃餅干或者不喝白蘭地。里亞包維奇看得越久,听得越久,他越喜歡這個不誠懇的、可是受過很好訓練的家庭。

喝完茶以後,軍官們走進客廳。洛貝特科中尉的本能沒有欺騙他。客廳里果然有許多小姐和年輕女人。“獵狗”中尉不久就站在一個穿黑衣服的、很年輕的金發女郎身旁,雄赳赳地彎下腰去,仿佛倚着一根肉眼看不見的軍刀似地,微微笑着,風流地聳動肩膀。他大概在講些很有趣味的荒唐話,因為金發女郎帶着鄙夷的神情瞧着他那保養得很好的臉,淡漠地問一句:“真的嗎?”獵狗倘若乖巧一點,從這不關痛癢的“真的嗎”,應該可以推斷出來:她未必喜歡這樣的獵狗!

鋼琴响了；忧郁的华尔兹舞曲飘出敞开的窗口；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大家想起来窗外已經是春天，五月的黄昏了，人人都觉出来空中有玫瑰、紫丁香、白楊的嫩叶的香气。里亚包維奇在音乐的影响下，喝下的那点白兰地正在起作用，他斜眼看着窗口，微微地笑了，开始注意女人們的動作；他觉着玫瑰、白楊、紫丁香的气息好像不是从花园里飘来，而是从女人的臉上和衣服上冒出来的一样。

馮·拉別克的儿子請一个瘦伶伶的姑娘跳舞，跟她跳了两場华尔兹。洛貝特科在鑲木地板上滑动着，飞到淡紫色小姐面前，带着她在大厅里翩翩起舞。跳舞开始了……里亚包維奇站在門旁，夹在不跳舞的人們当中，旁觀着。他这一輩子从来沒跳过一回舞，他的胳膊也从来沒摸过一回上流女人的腰。一个男人当着大家的面摸着一个不认得的姑娘的腰，让那姑娘把手放在自己的肩头，里亚包維奇看了总是很喜欢，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自己会成为那样的男人。有些时候他嫉妒同伴們胆大、灵巧，心里很难过；他一想到自己胆小，背有点偻，沒有光彩，腰細长，絡腮鬍子像山猫，就深深地痛心；可是年深日久，他也就慣了，現在他瞧着同伴們跳舞，大声說話，不再嫉妒，光是覺得感伤罢了。

等到卡德里尔舞开始，馮·拉別克的儿子就走到沒跳舞的人們跟前，請两位軍官去打台球。軍官們答应了，跟他一块儿走出客厅。里亚包維奇沒事可做，心想至少参加大家的活动才好，就懶洋洋地跟着他們走去。他們从大客厅出来，走进小客厅，然后走过一个玻璃頂棚的窄过道，走进一个房間；他們一进去，就有三个带着睡意的听差从沙发上跳起来。小馮·拉別克和軍官們穿过一长串房間，末后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間，那里有一个台球

桌子。他們就開始打台球。

里亞包維奇除了打紙牌以外從來沒玩過別的東西，他站在台球桌旁邊，冷淡地瞧着打台球的人；他們呢，上衣解開扣子，手里拿着球杆，走來走去，說俏皮話，不斷地嚷着叫人聽不懂的字眼。打台球的人沒注意他，只不過他們偶爾有誰的胳膊時碰着

了。起初他羞得了不得，深怕滿客厅的人知道他剛剛被一个女人拥抱过，吻过。他畏畏縮縮，不安地往四下里看，可是等到他相信別人跟先前一样平靜地跳舞、閑談，他就完全让一种生平从沒經歷过的新感觉抓住了，他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他的脖子剛才給柔軟芳香的胳膊撲过，他覺着好像抹了一层油似的；他左臉上靠近唇髭經那个素不相識的人吻过的地方有一种輕松愉快的凉酥酥感觉，仿佛擦了一点薄荷水似的，他越是擦那地方，凉酥酥的感觉就越是厉害，他周身上下从头到脚充滿一种古怪的新感觉，那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情不自禁地想跳舞、談話、跑进花园、大声地笑……他完全忘了他的背有点僵僵，他沒有光彩、他有山猫样的絡腮胡子，而且“貌不惊人”（这是有一回他偶然听到几个女人在談到他相貌时候所用的形容詞）。正巧馮·拉別克的妻子走过他面前，他就对她亲切而欢暢地笑了一笑，笑得她站住了，探問地瞧着他。

“我非常喜欢您这所房子！……”他說，把眼鏡端一端正。

將軍的妻子微笑着，說是这房子原是她父亲的；后来她問起他的父母在不在世，他在軍隊里待得是不是很久，为甚么他这么瘦，等等……她听完她的問題的答复以后，就往前走去。他跟她談过話以后，他的笑容比先前越发亲切，他覺得他的四周尽是些好人……

晚飯时候，里亚包維奇漫不經心地吃完人家敬給他的一切菜，自管喝酒，甚么話也沒听进去，极力解釋他方才遇到的究竟是甚么事……这件奇事带点神秘的、浪漫的意味，可是要解釋却也不难。一定是有个姑娘或者年青女人跟別人約定在那黑房間里相会；她等了很久，又煩躁又兴奋，把里亚包維奇当做了她的情人，尤其因为里亚包維奇走过那个黑房間的时候迟迟疑疑地

站住，仿佛也在等甚么人似的，那么这就更近情理了……里亚包維奇就是这样解釋他何以会受到那样的一吻。

“不过她是誰呢？”他瞧了瞧四周的女人的臉想道，“她一定年青，因为老太太是不会去幽会的。而且她是个上流女人，这只要凭她衣服的沙沙声、她的香气，她的声調，就可以揣摸出来……”

他的眼光停在淡紫色小姐的身上，他很喜欢她；她有美丽的肩膀和胳膊、聪明的臉、好听的声音。里亚包維奇瞧着她，希望那不相識的女人就是她，而不是別人……可是她笑起来有点不誠悬，而且皱起她的长鼻子，这就使他觉得她显老了。然后他掉过眼睛去瞧那个穿黑衣服的金发女郎。她年青点，朴素点，真誠点，两鬓秀气，端起酒杯喝酒的样子很瀟洒。現在里亚包維奇希望那女人是她了。可是不久他又觉得她的臉平平常常，就掉过眼睛去瞧他身旁的那个女人……

“这是很难猜的，”他暗想，沉思着，“如若只要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膊，再配上金发女郎的两鬓和洛貝特科左边坐着的那位姑娘的眼睛，那么……”

他暗自把这些东西配搭起来，就此凑成了吻过他的那个姑娘的模样——他希望她有那样的模样，可是在飯桌上又找不到……

晚餐以后，軍官們酒足飯飽，精神抖擻，开始告辞和道謝。馮·拉別克和他妻子又开始道歉，說是可惜不能留他們过夜。

“諸位先生，跟你們見面很高兴，很高兴！”馮·拉別克說，这一回倒是誠悬的（大概因为人們在送走客人的时候总比在迎接客人的时候誠悬得多，也和藹得多）。“快活得很。希望你們回来路过的时候再来！別客气！你們怎样走？你們要走上面的路嗎？不，穿过花园走吧；下面的路要近一点。”

軍官們走出去，到了花園里。從充滿亮光和鬧聲的地方走出來，花園里顯得黑暗而寧靜。他們沉默地一路走到花園門口。他們都有點醉意，兴致很好，心滿意足，可是黑暗和靜寂使他們沉思了一會兒。大概他們每個人都跟里亞包維奇那樣有一種相同的感触：將來是不是有一天他們也像馮·拉別克一樣會有一所大房子、一個家庭、一個花園，即使本心並不誠懇，也能歡迎人們來，請他們吃得酒醉飯飽，使他們心滿意足呢？

他們一走出花園門外，就開始爭着講話，無緣無故地大笑。他們現在順了小路走着，那條小路通到河邊下面，然後繞過岸上的矮樹叢、溝道、枝條罩在水面上的柳樹，爬進河水。河岸和小路看不大清，對岸完全沉沒在一片漆黑里。黑色的水面上這兒那兒的映着星星；它們顫抖着，破碎了。只憑這一點才能推斷河水流得很急。空中沒有一絲風。河對岸有些帶着睡意的麻鵝在悲涼地鳴叫，在這邊岸上的一個矮樹叢里有一隻夜鶯一點也不理會這群軍官，仍在大聲尖叫。軍官站在矮樹叢四周，拿手指頭碰一碰它，可是夜鶯仍舊唱下去。

“这家伙可真了不得！”他們贊許地叫道，“我們站在它旁邊，它却一點也不在乎！好一個壞蛋！”

在道路的盡頭，小路爬上坡去，在教堂的圍牆附近跟大路會合了。軍官們爬上坡，累了，就在這兒坐下，點上紙煙。河對面現出一塊暗紅色的光亮；他們反正沒事可做，就化了不少工夫推斷那是野火呢，還是窗子裡的燈亮，還是別的東西……里亞包維奇也瞧那亮光，他覺得那一塊光在向他微笑，睜眼，仿佛它知道那一吻似的。

里亞包維奇回到駐營地，趕快脫掉衣服，上了床。洛貝特科和美爾茲里亞科夫中尉（一個和氣而沉靜的人，在他那一伙人中是

給看做很有學問的軍官的，他一有空兒就老是看《歐羅巴通報》，這份雜誌他隨便到哪儿去都帶在身邊）跟里亞包維奇住在一個农民的家里。洛貝特科脫了衣服，帶着還沒玩暢的神情在房間里走來走去，走了很久，隨後打發勤務兵去買啤酒。美爾茲里亞科夫上了床，在枕頭旁邊放一支蠟燭，專心看那份《歐羅巴通報》。

“她是誰呢？”里亞包維奇瞧着被煙熏黑的天花板暗想。

他的脖子仍舊好像塗了油似的，嘴角旁邊也仍舊帶點涼意，仿佛擦了薄荷水一樣。淡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膊、穿黑衣服的金發女郎的兩鬢和誠懇的眼睛、腰身、衣服、胸針，在他的幻想里閃來閃去。他極力注意這些東西，可是它們跳抖着，破碎了，閃閃搖搖。等到這些影子在每個人一閉上眼睛就會看見的寬闊的黑背景上完全消失了，他就開始聽到匆忙的脚步聲、衣裾的沙沙聲、親吻的響聲，一種沒來由的、濃烈的快樂就涌上他的心頭……他正在盡情享受這種快樂，卻聽見勤務兵回來報告，說是沒有啤酒。洛貝特科氣得要命，又開始走來走去。

“哼，他不是個笨蛋嗎？”他不斷地說，先是在里亞包維奇面前站住，後來又在美爾茲里亞科夫面前站住。“連啤酒都買不着，准是十足的蠢貨！對不對？哼，他別是個壞蛋吧？”

“在這一帶當然買不到啤酒，”美爾茲里亞科夫說，眼睛卻沒離開《歐羅巴通報》。

“哦？你的看法是這樣嗎？”洛貝特科堅持他自己的意見，“求主憐恤我們，哪怕你把我送到月亮上去，我也会馬上給你找着啤酒和女人！好，我馬上就去找來……要是我找不着，你罵我是混蛋好了！”

他用很久的工夫穿上衣服，登上高統靴，然後默默地抽完煙，走出去了。

“拉別克，格拉別克，拉別克，”他嘴里念着，却在前堂里站住了。“我一个人不高兴去，他媽的！里亚包維奇，您肯出去溜个弯儿嗎？啊？”

他没听见答話，就走回来，慢騰騰地脫掉衣服，上了床。美尔茲里亚科夫叹口气，收起《欧罗巴通报》，吹熄蜡烛。

“哼！……”洛貝特科嘟囔着，在黑暗里点上一支烟。

里亚包維奇拉起被子来蒙上头，蜷起身子，极力把心中那些飄浮不定的影子拼凑起来，好合成一个整个的人。可是任凭怎么样也拼凑不成。他不久就睡着了，他的最后一个思想是：不知一个甚么人，对他温存了一下，使得他滿心快乐，一件不平常的、荒唐的、可是非常美好快乐的事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哪怕在睡乡，这个思想也沒离开他。

等到他醒来，他脖子上的油腻感觉和唇角的薄荷的凉意都沒有了，可是他心里还是跟昨天一样洋溢着欢乐的波浪。他痴迷地瞧着給初升的阳光鍍上一层金的窗框，听着街上行人走动的声音。貼近窗子，有人在大声讲话。里亚包維奇的連长列別杰茲基剛剛赶到旅里来，由于不习惯低声讲话，正在很响亮地跟他的司务长讲话。

“还有甚么事？”連长嚷道。

“昨天他們換釘馬掌的时候，官长，他們釘伤了鴿子的蹄子。助理医师給它塗上了烂泥和醋。現在他們用繩牵着它在边上走。还有，官长，昨天工人阿尔捷蔑夫喝醉了，中尉下命令把他放在一个后备炮架的前車上。”

司务长还报告說卡尔波夫忘了带来喇叭上用的新绳和系帳篷用的圓环，还提到各位軍官昨天傍晚到馮·拉別克將軍家里去盘桓了一陣。話正談到半中腰，窗口現出了列別杰茲基的生

着紅头发的脑袋。他眯細近視的眼睛瞧着軍官們的帶着睡意的臉，跟他們打招呼。

“沒甚么事儿吧？”他問。

“那匹备了鞍子的轅馬戴上新套包子，把脖子磨肿了，”洛貝特科回答，打个呵欠。

連長叹口气，沉吟一下，大声說：

“我正在想着去看望阿列克山德拉·叶甫格拉佛芙娜。我得去看她一趟。好，再見吧。到傍晚我会追上你們。”

过一刻钟，炮兵旅动身上路了。这个旅沿着大道走，經過地主粮仓的时候，里亚包維奇瞧了瞧右边的房子。所有的窗口都下了百叶窗。房子里的人分明都在睡覺。昨天吻过里亚包維奇的那个人也在睡覺。他极力想像她睡熟的样子。臥室的敞开的窗子，挂在窗口的綠树枝，早晨的新鮮空气，白楊、紫丁香、玫瑰的幽香，一張床，一把椅子，昨天沙沙响、現在摆在椅子上的衣服，小小的拖鞋，桌上的小表——所有这些，他暗自描摹着，清楚而逼真，可是偏偏那要紧的、关键的东西，她的臉相和梦中的甜蜜的微笑，却从他的幻想里滑出去，就跟水銀从手指縫中間漏掉了一样。他騎着馬走出半俄里远，回过头来看：黄色的教堂、房子、河、花园，都浸沉在阳光里；那条河很美，两岸綠油油的，水中映着藍天，河面上这儿那儿閃着銀色的阳光。里亚包維奇向美斯切契基村看了最后一眼，心里覺着很难过，倒好像跟一个很接近很亲密的东西拆开了似的。

他前面的路上，只有那些早已熟悉的、沒有趣味的画面……左右两旁是嫩黑麦和嫩蕎麦的田野，有些烏鴉在田野上蹦来蹦去。往前看，只看見灰尘和人的后脑勺；往后看，也只看見灰尘和人臉……打头的是四个举着佩刀的人——他們是前卫。后

面，紧挨着的是一群歌手，歌手后面是騎馬的司号員。前卫和歌咏队，像送葬行列中擎火炬的人一样，常常忘記保持規定的距离，远远地赶到前头去了……里亚包維奇随着第五連的第一門炮走着。他可以看見在他前面走动的所有四个連。在不是軍人的人們看来，这个走动着的炮兵旅所形成的那条笨重的长行列显得是一个复杂的、叫人不能理解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誰也不明白为甚么有那么多人圍着一尊大炮，为甚么那尊炮由那么多馬用那么古怪的一套馬具拉着，好像那尊炮真是很可怕、很沉重似的。在里亚包維奇看来，这一切却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一点趣味也沒有。他老早就知道为甚么每个連的前头除了軍官以外还要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司务长。騎在馬上，为甚么他叫做炮兵伍长；在这司务长的身后紧紧跟着的是第一伍的騎馬的兵，随后是中央伍的騎馬的兵。里亚包維奇知道他們所騎的馬，排在左边的叫鞍馬，排在右边的叫副馬——那都是极沒趣味的。在那些騎馬的兵的后面来了两匹轅馬。其中的一匹馬上騎着一个兵，背上布滿昨天的尘土，腿上綁着一块粗笨的、样子可笑的小木块。里亚包維奇知道这块木头做甚么用，并不覺得可笑。所有的騎馬的兵随便地搖动短皮鞭，不时嚷一声。炮的本身也不好看。前車上面堆了一袋袋的燕麦，盖着帆布；炮身上挂着茶壶、兵士的行囊、口袋，看上去那尊炮像是一头小小的、不伤人的动物，不知甚么緣故被人們和馬匹包圍着似的。在炮的两旁，有六个兵，都是炮手，背着風走路，搖着胳膊。在这尊炮后面又来了新的炮兵伍，騎馬的兵、轅馬，这后面又来了一尊炮，跟前面那尊同样的难看，不起眼。这第二尊炮过去以后，随后来了第三尊、第四尊；靠近第四尊炮有一个軍官，等等。这个旅一共有六个連，每个連有四尊炮。这行列有半俄里长；殿后的是一串貨車，

貨車旁邊有一頭極可愛的牲口，驢子瑪加爾，那是一個連長從土耳其帶來的——它搭拉着耳朵挺長的腦袋，沉思地邁着步子。

里亞包維奇冷淡地瞧瞧前面和後面，瞧瞧人的後腦勺和臉；換了在別的時候，他大概已經迷迷糊糊，要睡着了，可是現在他却完全鑽進舒服的新思想里去了。起初在炮兵旅啟程的時候，他想說服自己：那件親吻的事，如果有趣味，也只因為那是一個小小的、神秘的奇遇罷了，其實那是沒甚么道理的，把這件事看得認真，至少也是愚蠢的；可是不久他就顧不得這些道理，幻想起來了……他一忽兒想着自己在馮·拉別克的客廳里，挨着一個姑娘，長得挺像那淡紫色小姐和穿黑衣服的金發女郎；一忽兒閉上眼睛，看見自己跟另一個完全不認得的姑娘待在一起，那人的臉相很模糊。他暗自跟她談話，跟她溫存，攀着她的肩頭；他想像戰爭和離別，然後重逢，跟妻子兒女一塊兒吃晚飯……

“煞住車！”每回他們下山，這個命令就響起來。

他也嚷着“煞住車！”可是深怕這一聲喊叫攪亂他的幻夢，把他帶回現實里來……

他們走過一個地主的莊園，里亞包維奇就隔着籬牆望進花園里面。他的眼睛遇到一條很長的林蔭路，像尺那麼直，鋪着黃砂土，夾道是新長出來的小樺樹……他帶着沉在幻想里的人的那份熱心暗自想着女人的小小的腳在黃砂土上走着，於是十分意外的，在自己的幻想中清清楚楚看見了吻過他的那個姑娘的模樣，正是昨晚吃晚飯時候他描摹的那個樣子。這個模樣就此留在他的腦子里，再也不離開他了。

中午時候，後面靠近那串貨車的地方有人嚷道：

“立正！向左看！軍官先生們！”

旅長是一位將軍，坐着一輛由一對白馬拉着的馬車走過來

了。他在第二連附近停住，囁了一些話，誰也沒听懂。好几个軍官，里亚包維奇也在內，策動馬，跑到他面前。

“啊？怎么样？什么？”將軍問，睜着他的紅眼睛，“有病号嗎？”

將軍是个瘦小的男子，听到回答，就动着嘴，好像在咀嚼甚么；他沉吟一下，对一个軍官說：

“你們那第三尊炮的炮車轅馬的騎手摘掉了护腿，把它挂在炮的前身上了，那混蛋。懲罰他。”

他抬起眼睛看着里亚包維奇，接着說：

“我覺着你們那根車帶太长了……”

將軍又說了几句別的沒有趣味的話，瞧着洛貝特科，微微地笑了。

“今天您看起来很忧愁，洛貝特科中尉，”他說，“您在想念洛普霍娃太太吧？对不对？諸位先生，他在想念洛普霍娃太太！”

他所說的那位太太是个很胖很高的女人，年紀早已过四十岁了。將軍自己是喜欢魁偉的女人的，年紀大小倒不論，因此疑心他手下的軍官們也有同样的爱好。軍官們恭敬地陪着笑臉。將軍覺着自己說了句很逗笑很尖刻的話，心里痛快，就揚声大笑，碰了碰他的車夫的后背，行了个軍礼。馬車往前走去了……

“我現在所梦想的一切，我自己覺着那么荒唐，那么出乎常情的一切，其实是很平常的，”里亚包維奇瞧着將軍車子后面的滾滾烟尘，暗自想着，“这种事平常得很，人人都經歷过……比方說，那位將軍当初就讲过恋爱，現在結了婚，有了子女。瓦赫捷尔上尉，虽然頸背很紅很丑，沒有腰身，可也結了婚，有人爱……薩尔瑪諾夫很粗野，簡直跟韃靼人一样，可是他也讲过恋爱，結果是結了婚……我跟大家一样，我早晚也会經歷到大家經歷到

的事……”

他想到自己是个平常的人，他的生活也平平常常，不由得很高兴，而且给了他勇气。他由着自己的性儿大胆描摹她和他自己的幸福，甚么东西也不能束缚他的幻想了……

傍晚炮兵旅到达了他们的驻扎地，军官们在帐篷里安歇，里亚包维奇、美尔兹里亚科夫、洛貝特科，围着一口箱子坐着吃晚饭。美尔兹里亚科夫不慌不忙地吃着，他一面从容地咀嚼，一面看摆在他膝头上的《欧罗巴通报》。洛貝特科讲个没完，不断地往自己的杯子里斟啤酒；里亚包维奇呢，做了一天的梦，脑筋都乱了，只顾喝酒，甚么话也没说。喝过三杯酒，他有点醉了，浑身觉着软绵绵的，就起了一种熬不住的欲望，想把他的新感觉讲给他的同事们听一听。

“在馮·拉別克家里，我遇着一件怪事……”他讲起来，极力在自己的声调里加进满不在乎的、譏諷的口吻，“你们知道，我走进了台球房……”

他开始详细地述说那件亲吻的事，过一忽儿就沉默了……一忽儿的工夫他已经把前后情形都讲完了，这件事只要那么短的工夫就讲完，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他会把这个亲吻的故事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呢。洛貝特科是个爱说谎的人，因此甚么人的话也不相信；他听里亚包维奇讲完，怀疑地瞧着他，微微地笑。美尔兹里亚科夫动了动眉毛，眼睛没离开《欧罗巴通报》，说：

“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女人一下子就搂住一个男人的脖子，也没叫一声他的名字……她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

“对了，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里亚包维奇同意。

“我也遇見過這一類的事……”洛貝特科說，裝出驚駭的眼神，“去年我上科甫諾去……我買了一張二等客車的票……火車上擠得很，沒法睡覺。我塞給乘務員半個盧布……他就拿着我的行李，領我到一個單人車室去……我躺下來，蓋上毯子……你們知道，那兒挺黑。忽然我覺得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朝我的臉上吹氣。我動一動手，卻碰到了不知甚麼人的胳膊肘。我睜開眼，你們猜怎麼着——原來是一個女人！眼睛黑黑的、嘴唇紅得跟一條好鮭魚一樣，鼻孔熱情地呼氣——胸脯活像一個軟靠枕……”

“对不起，”美尔茲里亚科夫平靜地插嘴，“关于胸脯的話，我倒能懂，可是既然那兒挺黑，你怎么看得清嘴唇呢？”

洛貝特科極力圓他的謊，嘲笑美尔茲里亚科夫缺乏想像力。這局面惹得里亚包維奇討厭。他離開那口箱子，上了床，賭咒再也不向別人談起這件事。

露營生活來了……日子一天天流過去，這一天跟那一天簡直差不多。在那些日子裡，里亚包維奇的感情、思想、舉動，都像是在講戀愛。每天早晨他的勤務兵給他送水來洗臉，他用冷水沖自己的頭的時候，他總想起他的生活里有了一件美好而溫暖的事。

到傍晚他的同事們一談到愛情和女人，他就走近一點听着，臉上現出一種表情，仿佛一個兵在听人述說他參加過的一個戰役似的。有些天的傍晚，帶幾分醉意的尉官們由“獵狗”洛貝特科領頭到“城郊”去冶游，如果里亚包維奇也參加了這類游乐，他總是很难過，覺得深深的慚愧，暗自求“她”原諒……遇到空閑的時候，或者失眠的夜晚，他有心回想自己的童年、父親、母親，總之回想親人的時候，他一定也會想起美斯切契基、那頭怪馬、

馮·拉別克、他那長得像厄熱尼皇后的妻子、那黑房間、門縫里漏進來的那一綫亮光……

八月三十一日，他從露营地回去，然而不是跟整個炮兵旅回去，而是只跟其中的兩個連一塊兒走。他一路上夢想着，激動着，倒好像在回祖國似的。他熱烈地盼望着再看見那匹怪馬、那個教堂、馮·拉別克那個不誠懇的家庭、那黑房間。常常欺騙情人的那種“內心的聲音”，不知甚麼緣故，向他悄悄說：他一定會看見她……他給種種的疑問折磨着：他會怎樣跟她見面？他跟她談甚麼好呢？她忘了那回的親吻沒有？他想，就算事情真糟到這種地步，他竟不能再見到她，那麼光是重走一遍那個黑房間，回想一下，在他也是一種快樂……

將近傍晚，遠遠的地平綫上出現了那熟悉的教堂和白谷倉。里亞包維奇的心跳起來……他沒聽見跟他並排騎着馬的軍官對他說的一句甚麼話，他把甚麼都丟在腦後，眼巴巴地瞧着在遠處發亮的那條河，瞧着那所房子的房頂，瞧着鴿子窩——在夕陽的殘輝中鴿子正在它上面飛呢。

他們走到教堂那兒，听設營官指定宿营地的時候，他時時刻刻巴望有一個騎馬的人會從教堂的圍牆後面繞過來，請軍官們去喝茶，可是……設營官講完話，軍官們下馬，蹣跚到村里去了，那個騎馬的人卻沒有來……

“馮·拉別克馬上會從農民那兒聽說我們來了，於是派人來請我們，”里亞包維奇想，這時候他走進農舍，不明白為甚麼一個同事點亮了一支蠟燭，為甚麼勤務兵忙着燒茶炊……

他心神不定。他躺下去，隨後又起來，瞧着窗外，看那騎馬的人來了沒有。可是騎馬的人沒有來。他又躺下去，可是過了半個鐘頭他起來了，壓不住心里的不安，就走到街上，向教堂走

去。靠近教堂圍牆的廣場上又黑又荒涼……在下坡路那儿有三个兵默默地排成一行，站在那儿。他們一看見里亚包維奇，就挺起腰板，行軍礼。他回礼，开始順着那条熟悉的小路走下去。

河对面，整个天空一片紫紅：月亮升上来了；有两个农妇大声說話，在菜园里摘白菜叶子；菜园后面有些茅草房，顏色烏黑……这边岸上的一切跟五月間一样：小路、矮树丛、挂在河面上的垂柳……不过那只勇敢的夜鶯的声音却沒有了，白楊和嫩草的香气也沒有了。

里亚包維奇走到花园，往門里瞧。花园里黑暗而安靜……他只看見最靠近的樺树的白树干和一小段林蔭路，別的东西全都化成漆黑的一团了。里亚包維奇热心地瞧着，听着，可是站了一刻钟的工夫，既沒听见一点声音，也沒看見一点亮光，他就慢慢地往回走……

他下坡，到了河边。將軍的浴室和挂在小桥栏杆上的浴巾，在他前面現出一片白色……他走到桥上，站了一忽儿，完全不必要地摸了摸浴巾。浴巾又粗又凉。他低下头看水。……河水流得很急，繞着浴室的木桩发出微微能听見的咕咕声。靠近左岸的河面上映着紅月亮；小小的涟漪滾过月亮的映影，把它拉长，扯碎，好像要把它带走似的……

“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里亚包維奇瞧着奔流的水，想着，“这是多么不近情理啊！”

現在他甚么也不再盼望了，他这才清清楚楚地了解了那件亲吻的事、他的焦躁、他的模糊的希望和失望。他想到他沒有看見將軍的使者，想到他永远也不会見到那个原該吻別人、却錯吻了他的姑娘，不再覺得奇怪了；剛好相反，要是他見到了她，那才奇怪呢……

河水跟五月間那樣奔流着，誰也不知道它流到哪儿去，爲甚麼流。五月間，它就像這樣流着；五月間，它從小河流進大河，從大河流進海洋，然後化成蒸氣，升騰上天，變成雨，也許如今在里亞包維奇眼前流過去的仍舊是原先的那點水吧……這是爲甚麼？爲甚麼？

里亞包維奇覺着整個世界，整個生活，都好像是一個不能理解的、沒目的的玩笑……他從水面上移開眼睛，瞧着天空，又想起命運怎樣化成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偶然對他溫存了一下，想起他的夏天的迷夢和幻想，他這才發覺他的生活非常空洞，貧乏，沒有光彩……

他回到農舍，卻沒看見一個同事。勤務兵報告他說：他們都到馮·拉別克將軍家里去了，因為將軍派了一個騎馬的使者來請他們……一剎那間，里亞包維奇的心里騰起一股歡樂，可是他立刻撲滅它，上了床。他偏要跟他的命運作對，仿佛要惹它氣惱似的，他沒有到將軍家里去。

1887 年

渴 睡

夜間。小保姆瓦尔卡，这个十三岁的姑娘，正在搖一个搖籃，里面躺着一个娃娃；她哼着歌，声音低得剛剛听得見；

睡吧，好好睡，

我来給你唱个歌……

神像前面点着一盞綠的小长明灯；房間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綳起一根绳子，上面挂着娃娃的襁褓和又大又黑的褲子。神像前面那盞长明灯在天花板上印下一大块綠斑，襁褓和褲子在火炉上、在搖籃上、在瓦尔卡身上投下长长的阴影……灯火一閃搖，綠斑和阴影就活了，动起来，好像让風吹动的一样。屋里挺悶。有一股白菜湯的气味和做靴子用的皮子的气味。

娃娃在哭。他早已哭得声音哑了，也累了；可是他还是不停地哭；誰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止住。可是瓦尔卡困了。她的眼皮睜不开，脑袋搭拉下来，脖子痠痛。她的眼皮和嘴唇都动不得，她覺着她的臉仿佛干了，化成了木头，仿佛脑袋变得跟大头針的針头那么細小似的。

“睡吧，好好睡，”她哼道，“我会給你煮点粥……”

火炉里有个蟋蟀在唧唧地叫。隔着門，在毗邻的房間里，老

板和师傅阿法纳西在打鼾……摇篮怨艾地吱吱嘎嘎响，瓦尔卡哼着——这一切合成一支夜晚的催眠曲，要是躺在床上听，可真舒服极了。现在这乐曲却反而招人生气，使人难受，因为它催她入睡，她却万万睡不得，要是瓦尔卡睡着了（求上帝别让她睡着才好），主人們就要打她了。

灯火閃搖。那块綠斑和阴影动起来，扑进瓦尔卡的半睜半閉的、呆瞪瞪的眼睛里，在她那半睡半醒的脑子里化成朦朧的幻影。她看見烏云在天空互相追逐，跟孩子一样地啼哭。可是后来起風了，云散了，瓦尔卡就看見一条寬闊的大路，滿是稀泥；沿了大路，一串串的貨車伸展出去，背上背着行囊的人們在路上慢慢走，阴影搖搖閃閃；大路两旁，隔着阴森森的冷雾可以看見树林。忽然那些背着行囊、带着阴影的人倒在烂泥地上。“这是为什么？”瓦尔卡問。“睡覺，睡覺！”他們回答她。他們睡熟了，睡得好香，烏鴉和喜鵲坐在电綫上，像娃娃一样地啼哭，极力要叫醒他們。

“睡覺吧，好好睡，我来給你唱个歌……”瓦尔卡哼着，現在她看見自己在一個黑暗的、悶得不透气的茅草屋里。

她那去世的父亲叶菲木·斯捷潘諾夫这时候正在地板上翻来复去地打滾。她看不見他，可是她听得見他痛得在地板上打滾，哼哼唧唧。依他說来，他的“疝气病鬧起来了”；他痛得那么厉害，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只有吸气的份儿，牙齿在打战，就跟連連打鼓一样：

“卜——卜——卜——卜……”

她母亲彼拉盖雅已經跑到主人的庄园里去报告叶菲木要死了。她去了很久，应当回来了。瓦尔卡躺在炉台上，醒着，听她父亲发出“卜——卜——卜”的声音。不过这时候可以听见有人

坐着車到茅草屋这边来了。那是从城里来的年青的医师，正巧到主人家里作客，他們就把他打发来了。医师走进屋子；在黑暗里誰也看不見他长的什么模样，可是听得見他在咳嗽，把門碰得咕咚咕咚地响。

“点上亮，”他說。

“卜——卜——卜，”叶菲木回答。

彼拉盖雅跑到炉台这儿来，开始找那个装着火柴的破罐子。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医师摸了摸衣袋，划亮一根自己的火柴。

“馬上就来，老爷，馬上就来，”彼拉盖雅說。她从茅草屋里跑出去，沒过多久拿着一截蜡烛头回来了。

叶菲木的臉蛋緋紅，眼睛发亮，目光显得特別尖利，倒好像一眼看透了茅草屋和医师似的。

“喂，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这样了？”医师向他偻下腰去說，“哎！你病了很久嗎？”

“什么？要死啦，老爷，我的大限到了……我不能再在活人当中活下去了……”

“不要胡說……我們会把你医好的！”

“随您就是，老爷，我們感激不尽，不过我們知道……要是死亡已經来了，它可就不走了。”

医师在叶菲木身旁忙了一刻钟，随后他站起来，說：

“我没办法……你得进医院才成，在那里他們会給你动手术。馬上去吧……你非去不可！时候相当迟了，医院里的人都睡了，不过那沒关系，我給你写封信就是。你听見沒有？”

“好老爷，可是他坐什么車去呢？”彼拉盖雅說，“我們沒有馬。”

“沒关系。我去跟你的主人說一声，他們会借給你一匹馬。”

医师走了，蜡烛灭了，“卜——卜——卜”的声音又来了……过了半个钟头，有人赶着车子来到茅草屋门前。这是主人派来的一辆大车，把叶菲木送到医院去。他收拾停当，就走了……

可是这时候来了美好晴朗的早晨。彼拉盖雅不在家；她到医院去看叶菲木怎么样了。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娃娃在哭，瓦尔卡听见不知什么人在用她的声音唱道：

“睡觉吧，好好睡，我来给你唱个歌……”

彼拉盖雅回来了；她在胸前画十字，小声说：

“他们夜里给他治了病，可是将近早晨，他却把灵魂交给上帝了。祝他到天国，永久安息……他们说治晚了……应该早点治就行了……”

瓦尔卡走进树林，在那儿痛哭，可是忽然有人打她的后脑勺，下手那么重，弄得她的额头撞在一棵樺树上。她抬起眼睛，看见自己面前站着老板，那个皮匠。

“你在干什么，你这个贱丫头？”他说，“孩子在哭，你却睡觉！”

他使劲揪一下她的耳朵，她晃了晃脑袋，就摇那摇篮，哼她的歌。绿斑、裤子和襁褓的影子，跳动不定，向她眨眼，不久就又占据了她的脑子。她又看见满是稀泥的大路。背上背着行囊的人和影子已经躺下去，睡熟了。瓦尔卡瞧着他们，自己也想睡得不得了；她恨不能舒舒服服地躺下去才好，可是她母亲彼拉盖雅在她身旁走着，催她快走。她们俩正在赶到城里去找活儿做。

“看在基督面上，赏几个钱吧！”她母亲遇见人就央求，“发发上帝样的慈悲吧，心好的老爷！”

“把娃娃抱过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她，“把娃娃抱过来！”那声音又说一遍，可是有气了，声音凶起来，“你睡着啦，下贱的东西？”

瓦尔卡跳起来，往四下里看一眼，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儿没有大路，没有彼拉盖雅，没有遇见什么人，只有老板娘站在房中央，她是来给孩子喂奶的。那个宽肩膀的胖老板娘给孩子喂奶，摩挲他；瓦尔卡站在一旁瞧着她，等她喂完奶。窗外的空气已经变成蓝色，阴影和天花板上的绿斑正在明显地淡下去，快要到早晨了。

“把娃娃接过去！”老板娘说，扣好胸前的衬衫，“他在哭。大概是中了邪了。”

瓦尔卡接过娃娃来，把他放在摇篮里，又摇起来。绿斑和阴影渐渐不见了，现在没有什么人钻进她的脑子里，弄得她的脑筋昏昏沉沉了，可是她还是困，困极了！瓦尔卡把脑袋搁在摇篮边上，摇动自己的全身，想把睡意压下去，可是她的眼睛还是睁不开，脑袋沉甸甸的。

“瓦尔卡，把炉子生上火！”她听见门外传来老板的声音。

这样看来，已经到站起来动手做事的时候了。瓦尔卡就离开摇篮，跑到草棚里去拿柴火。她暗暗高兴。人一跑路一走动，就不像呆坐着那么困了。她拿来柴火，生好炉子，觉得她那木头一样的脸舒展开来，她的思想也清楚起来了。

“瓦尔卡，烧茶炊！”老板娘喊道。

瓦尔卡把一根柴劈碎，可是刚刚把碎片点上，放进茶炊，她又听到一道命令：

“瓦尔卡，把老板的雨鞋刷干净！”

她坐在地板上，擦雨鞋，心想要是把自己的脑袋钻进一只又大又深的雨鞋里去，睡上一小觉，那多好啊……忽然雨鞋胀大了，凸起来，填满了整个房间。瓦尔卡的刷子从手里掉下地，可是她立刻摇一摇头，睁大眼睛，极力瞧各种东西，免得它们长大，

在她眼前浮动。

“瓦尔卡，把外面台阶洗一洗；让顾客瞧见这样的台阶多难为情！”

瓦尔卡洗台阶，收拾房間，然后把另一个炉子生上火，跑到商店里去。活儿多的是：她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可是再也没有比站在厨房桌子旁边，一动不动，削土豆皮更苦的了。她的脑袋往桌子上搭拉下去，土豆在她眼前跳动，刀子从她手里掉下来，同时她那气冲冲的胖老板娘在她身边走动，卷起衣袖，大声说话，闹得瓦尔卡的耳朵里嗡嗡的响。伺候开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也是苦事。有些时候，她恨不能往地板上一扑，什么也不管，睡它一觉才好。

白天过去了。瓦尔卡看见窗子渐渐变黑，就按一按像木头一样的太阳穴，微微笑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昏黯的暮色摩挲着她那几乎睁不开的眼睛，应许她不久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到傍晚，客人们到老板家里来了。

“瓦尔卡，烧茶炊！”老板娘喊道。

老板家的茶炊很小，她不得不一连烧五回，客人们才算喝够了茶。烧完茶炊以后，瓦尔卡呆站了一个钟头，瞧着客人，等着吩咐。

“瓦尔卡，快跑去买三瓶啤酒来！”

她拔脚就走，尽量跑得快，好赶走那点睡意。

“瓦尔卡，快跑去买伏特卡来！瓦尔卡，拔瓶塞的钻子在哪儿？瓦尔卡，把青鱼收拾出来！”

可是现在，客人们到底走了；灯火熄了，老板和老板娘都去睡了。

“瓦尔卡，摇娃娃！”她听见最后一道命令。

蟋蟀在炉子里唧唧地叫；天花板上的綠斑、褲子和襁褓的影子，又扑进瓦尔卡的半睜半閉的眼睛，向她眯眼，弄得她脑子里迷迷糊糊。

“睡覺吧，好好睡，”她哼着，“我来給你唱个歌……”

娃娃还是啼哭，哭得乏透了。瓦尔卡又看見泥濘的大路、背着行囊的人、她母亲彼拉盖雅、她父亲叶菲木。样样事情她都明白，个个人她都认得，可是在半睡半醒中她就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捆住她的手脚，压住她，不容她活下去。她往四下里看，找那个力量，好摆脱它，可是她找不着。临了，她累得要死，用尽力气睜大眼睛，抬头看那閃閃搖搖的綠斑，听着啼哭声，这才找到了不容她活下去的敌人。

原来敌人就是那娃娃。

她笑了。她覺着奇怪：怎么这点小事以前她会沒有弄懂呢？綠斑啦、阴影啦、蟋蟀啦，好像也笑起来，也覺着奇怪。

这个錯誤的觀念抓住了瓦尔卡。她从凳子那儿站起来，臉上現出暢快的笑容，眼睛一睜也不眯，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她想到她馬上就会摆脱那捆住她的手脚的娃娃，覺着痛快，心里痒酥酥的……弄死这个娃娃，然后睡，睡，睡吧……

瓦尔卡笑着，挤了挤眼睛，向那块綠斑搖一搖手指头，悄悄走到搖籃那儿，弯下腰去，凑近那个娃娃。她掐死他以后，就赶快往地板上一躺，高兴得笑起来，因为她能睡了；不出一分钟她已經酣睡得跟死人一样了……

1888年

草 原

1

七月里一天清早，有一辆沒有彈簧的、脫了皮的帶篷馬車走出某省的某县城，順着驛路，一片响声地滚动着；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馬車，眼下在俄罗斯，只有商人的伙計、牲口販子、不大寬裕的神甫才会乘坐了。車子稍稍一动就要吱吱嘎嘎地响一陣，車后挂着的桶子也來悶声悶气地帮腔；单听这些声音，单看挂在脫皮的車身上的那些寒傴的碎皮子，人就可以断定这辆車子已經老朽，随时会散成一片片了。

車上坐着那个城的两个居民；一个是那个城里的商人伊凡·伊凡內奇·庫茲米巧夫，鬍子剃光，臉上戴着眼鏡，头上戴着草帽，看样子与其說像商人，倒不如說像文官；还有一个是神甫赫利斯托佛尔·西利伊斯基，那县里圣尼古拉教堂的主持人，他是个小老头子，头发挺长，穿一件灰色的帆布长外衣，戴一頂寬边大礼帽，拦腰系一根彩色的、綉花的带子。商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想心事，搖着头，为的是赶走睡意；在他臉上，那种寻常的、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正在跟剛同家屬告别、痛痛快快喝过一通酒的人的温和表情爭执不下。神甫呢，用湿润的眼睛惊奇地眺

望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洋溢开来，好像連帽边也挂上了笑；他的臉色挺紅，仿佛挨了冻一样。他們俩，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茲米巧夫，現在正坐着車子去卖羊毛。剛才跟家人告別的时候，他們飽吃了一頓奶油面包，虽然是大清早，却喝了几盅酒……。两个人的心緒都好得很。

除了剛剛讲过的那两个人和拿鞭子不停地抽那一对脚步輕快的栗色馬的車夫簡尼斯卡以外，車上还有一个旅客——一个九岁的男孩，他的臉給太阳晒得黑黑的，沾着泪痕。这是叶果魯希卡^①，庫茲米巧夫的外甥。承舅舅許可，又承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好心，他坐着車子到一个甚么地方去进学校。他媽媽奧爾迦·伊凡諾芙娜是一个十等文官死后留下的寡妇，庫茲米巧夫的亲姐姐，喜欢念过书的人和上流社会，托她兄弟卖羊毛的时候順便带着叶果魯希卡一路去，送他上学；于是現在这男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为甚么要去，坐在車夫座位上，挨着簡尼斯卡，抓住他的胳膊肘，深怕摔下去；他的身子跳上跳下，像是一个放在茶炊烟囱盖上的茶壶。由于車子走得快，他的紅衬衫的后襟鼓起来，像个气泡；他那頂新的插着一根孔雀毛的車夫帽子，不住溜到后脑壳上去。他覺得自己是个最不幸的人，恨不得痛哭一場才好。

馬車路过監獄，叶果魯希卡瞧了瞧在高高的白牆下面慢慢走动的哨兵，瞧了瞧釘着鉄格子的小窗子，瞧了瞧在房頂上閃光的十字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跟媽媽一块儿到監獄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禮，又想起来那以前在复活节，他跟厨娘留德密拉和簡尼斯卡一块儿到監獄去，把复活节的面包、鸡

^① 叶果尔的爱称。

蛋、餡餅、煎牛肉送給犯人們。犯人道謝，在胸前畫十字，其中有一個犯人還把親手做的一副錫袖扣送給葉果魯希卡呢。

男孩凝神瞧着那些熟地方，可恨的馬車却飛也似地跑過去，把它們全撇在後面了。在監獄後面，給煙熏黑的打鐵店露了露頭；再往後去是那個安適的綠色墓園，周圍砌着一道圓石子牆；從牆裏面，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往外張望，它們掩藏在蒼翠的櫻桃樹中間，遠遠看去像是些白斑點。葉果魯希卡想起來每逢櫻桃樹開花，那些白斑點就同花朵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櫻桃熟透，白墓碑和白十字架上就點綴了許多紫紅的小點，像血一樣。在圍牆裏的櫻桃樹下面，葉果魯希卡的父親和祖母齊娜伊達·丹尼洛夫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兒。祖母去世以後，裝進狹長的棺材，用兩個五戈比的銅板壓在她那不肯合起來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從市場上買回來松軟的面包，上面撒着罌粟籽。現在呢，她睡了，睡了……

墓園後面，造磚廠在冒煙。從那些用茅草鋪蓋的、仿佛緊貼在地面上的長房頂下面，一大股一大股的黑煙冒出來，懶洋洋地升上去。造磚廠和墓園上面的天空一片陰暗，一股股的煙子投下來的大陰影爬過田野和道路。有些人 and 馬在那些房頂旁邊的煙霧裏，走動着，周身撲滿紅灰……

到造磚廠那兒，縣城到了盡頭，這以後是田野了。葉果魯希卡向那座城看了最後一眼，拿臉貼着簡尼斯卡的胳膊肘，哀哀地哭起來……

“哼，還沒嚎夠，好哭鬼！”庫茲米巧夫說，“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了，嬌孩子！既是不想去，就別去。誰也沒有硬拉着你去啊！”

“得了，得了，葉果爾小兄弟，得了……”赫利斯托佛爾神甫

很快地嘮叨着說，“得了，小兄弟……叫上帝的名字吧……你这一去，又不是于你有害，而是于你有益。俗話說得好：學問是光明，愚昧是黑暗……真是這樣的。”

“你想回去嗎？”庫茲米巧夫問。

“想……想……”葉果魯希卡哭哭啼啼地回答說。

“那就回去吧。反正你也是白走一趟，正好應了那句俗話：為了吃一匙果凍，趕了七俄里路。”

“得了，得了，小兄弟……”赫利斯托佛爾神甫接着說，“叫上帝的名字吧……羅蒙諾索夫^①當初也是這樣跟漁夫一塊兒出門，後來他却成了名滿歐洲的人物了。智慧跟信仰合在一塊兒，就會結出上帝所喜歡的果實。禱告詞上是怎樣說的？願榮耀歸于創世主，使我們的雙親得到安慰，使我們的教堂和祖國得益……就是這樣的！”

“那益處往往並不一樣……”庫茲米巧夫說，點上一支便宜的雪茄煙，“有的人念上二十年書，也還是沒有念出甚麼道理來。”

“這種事是有的。”

“學問對有些人是有益處的；對另一些人，反倒攪亂了他們的腦筋。我姐姐是個不懂事的女人；她一心要过上流人那種日子，想把葉果爾卡栽培成一個有學問的人，卻不明白我可以教葉果爾卡做我這行生意，美滿地過上一輩子。我干脆跟你說吧：要是人人都去求學，想做上流人，那就沒有人做生意，種莊稼了。大家就都要餓死了。”

“不過要是人人都做生意，種莊稼，那就沒有人懂得學問

^① 羅蒙諾索夫(1711—1765)，俄國啟蒙運動杰出的倡導者，科學家和詩人，他是一個海濱農民的兒子。

了。”

庫茲米巧夫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想到双方都說了一句叫人信服的、有分量的話，就做出严肃的臉容，一齐嗽了嗽喉嚨。簡尼斯卡听他們講話，一个字也不懂，就搖搖頭，微微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那兩匹栗色馬。随后是沉默。

这当儿，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垠，被一道連綿不断的崗巒切断。那些小山挨挤着，爭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合成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綫，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車子往前走了又走，却看不清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太阳已經从城市后面探出头来，悄悄地、不慌不忙地干它的活儿了。起初在他們前面，远远的，在天地相接的地方，靠近那些小坟和远远看去像是搖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風車的地方，有一道寬闊而耀眼的黄色光帶沿了地面爬着；过一忽儿，这道光帶亮閃閃的来得近了一点，向右边爬去，攬住了群山。不知甚么温暖的東西碰到了叶果魯希卡的背脊；原来有一道光帶悄悄从后面攬过来，掠过車子和馬儿，跑过去会合另一条光帶；忽然，整个广闊的平原抖掉清晨的朦朧，現出微笑，閃着露珠的亮光。

割下来的黑麦、杂草、大戟草、野麻，本来都給晒得枯黄，有的发紅，半死不活，現在受到露水的浸潤，受到阳光的爱撫，活轉来，又要重新开花了。小海燕在大道上面的天空飞翔，快活地叫喚；金花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左边远远的，不知甚么地方，田鳧在哀叫。一群鷓鴣，被馬車惊动，拍着翅膀飞起来，柔声叫着“特尔尔尔”，向山上飞去。在草地里，蚱蜢啦、蟋蟀啦、蟬啦、螻蛄啦，发出一派噉噉喳喳的单調乐声。

可是过了一忽儿，露水蒸发了，空气停滯了，被欺騙的草原現出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搭拉下来，生命停止了。

太阳晒着的群山，现出一片墨绿色，远远看去紫微微的，带着影子一样的宁静情调；平原，朦朦胧胧的远方，再加上像拱顶那样笼罩一切、在沒有树林沒有高山的草原上显得十分深邃而清澄的天空，现在都显得无边无际，愁闷得麻木了……

多么气闷，多么扫兴啊！馬車往前跑着，叶果魯希卡看見的却老是那些东西——天空、平原、矮山……草地里的乐声靜止了。小海燕飞走了，鷓鴣不見了。白嘴鴉閑着沒事干，在雕萎的青草上空盘旋；它們彼此都差不多，使得草原越发单调了。

一只鷂鷹貼近地面飞翔，均匀地煽动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空洞无聊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地飞过草原，誰也說不清它为甚么飞，它需要甚么。远处，一个風車搖着風帆……

为了添一点变化，杂草里偶尔出現一块白的头盖骨或者鵝卵石；时不时的現出一块灰色的人形石头，或者一棵干枯的柳树，树梢上停着一只藍色的烏鴉；一只金花鼠橫穿过大道。随后，在眼睛前面跑过去的，又只有杂草、矮山、白嘴鴉……

可是，末后，謝謝上帝，总算有一辆大車載着一捆捆的庄稼迎面走来。大車頂上躺着一个姑娘。她带着睡意，热得四肢无力，抬起头来，看一看迎面来的旅客。簡尼斯卡对她打个呵欠；栗色馬朝那些粮食伸出鼻子去。馬車吱吱嘎嘎响着，跟大車亲一个嘴，带刺的麦穗像笞帚似的扫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帽子。

“你把車子赶到人家身上来啦，胖丫头！”簡尼斯卡叫道，“嘿，好肥的臉蛋儿，倒好像給黃蜂螫了似的！”

姑娘带着睡意微笑，动了动嘴唇，又躺下去了……这时候山上現出一棵孤另另的白楊树；是誰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叫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绿色的衣装，却

是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嗎？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大风大雪；到了可怕的秋夜，只看见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風以外甚么也听不见；頂糟的是一辈子孤孤单单……过了那棵楊树，一条条麦田如同耀眼的黄地毯那样从大道直伸到山頂。山坡上的麦子已經割完，捆成一束束，山麓的麦田却剛在收割……六个割麦子的人站成一排，揮动镰刀，镰刀明晃晃的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臉色，从镰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来溽暑在烤他們，使他們透不出气来。一条吐出舌头的黑狗从割麦人那边迎着馬車跑过来，多半想要吠叫一陣吧，可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淡漠地看那搖着鞭子吓唬它的簡尼斯卡；天热得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到痠痛的背上，用眼睛盯紧叶果魯希卡的紅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紅顏色中了她的意呢，还是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可不知道，总之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了他很久……

可是这时候麦田过去了。眼前又伸展着干枯的平原、太阳晒着的群山、燥热的天空；又有一只鷂鷹在地面的上空飞翔。远处，跟先前一样，一个風車轉动風帆，看上去仍旧像是一个小人在搖胳膊。老这么瞧着它怪膩味的，仿佛永远走不到它跟前似的，又仿佛它躲着馬車，往远处跑似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茲米巧夫不声不响。簡尼斯卡拿鞭子抽栗色馬，不断地向它們嚷叫；叶果魯希卡不再哭了，冷淡地瞧着四周。炎热和草原的单調弄得他没精神了。他覺着好像已經坐着車走了很久，顛动了很久，太阳把他的背烤了很久似的。他們还没走出十俄里，他已經在想：“現在总該停下来休息了！”舅舅臉上的温和表情漸漸消褪，只留下正正經經的冷淡神情；这

种冷淡表情，特别是在他脸上戴着眼镜，鼻子和鬓角扑满灰尘的时候，给那张刮光鬍子的瘦脸添上了凶狠无情像拷问者一样的神情。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倒一直不变地带着惊奇神情瞧上帝創造的这个世界，微微笑着。他一声不响地思忖着甚么快活而美好的事情，脸上老是带着善意的温和笑容。仿佛美好快活的思想也借了热力凝在他脑筋里似的……

“喂，簡尼斯卡，今天我們追得上那些貨車隊嗎？”庫茲米巧夫問道。

簡尼斯卡瞧了瞧天空，欠起身来拿鞭子抽馬，然后才答道：

“到夜里，要是上帝高兴，我們就会追上了……”

狗叫的声音傳來。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仿佛原本埋伏着，現在忽然跳出来，凶恶地吼叫着，向馬車迎面跑来。它們这一伙儿都非常地凶，生着毛茸茸的、蜘蛛样的嘴臉，眼睛气得发紅，把馬車团团圍住，爭先恐后地挤上来，发出一片嘶哑的吼叫声。它們滿心是恨，好像打算把馬儿、馬車、人一齐咬得粉碎似的……簡尼斯卡素来喜欢耍弄狗，喜欢拿鞭子抽狗，一看机会来了，高兴得很，臉上露出幸災乐禍的表情，弯下腰去，拿鞭子抽看羊狗。那些畜生叫得更凶，馬儿飞跑；叶果魯希卡好不容易才在座位上坐稳，他眼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他万一摔下去，它們馬上会把他咬得粉碎；可是他并不覺着怕，他跟簡尼斯卡那样幸災乐禍地瞧着它們，惋惜自己手里沒有鞭子。

馬車碰到了一群綿羊。

“站住！”庫茲米巧夫叫道。“拉住繮！噍！……”

簡尼斯卡把全身往后一仰，勒住栗色馬。馬車停了。

“走过来！”庫茲米巧夫对牧羊人叫道。“把狗喊住，这些該死的东西！”

老牧羊人衣服破烂，光着脚，戴着暖和的帽子，腰上挂着一个髒包袱，手里拄一根尖端有个弯钩的长拐杖，活像《旧約》上的人物，喊住狗，脫下帽子，走到馬車跟前。另一个同样的《旧約》上的人物一动不动地站在羊群的另一头，漠不关心地瞅着这些旅客。

“这群羊是誰的？”庫茲米巧夫問道。

“瓦尔拉莫夫的！”老人大声回答。

“瓦尔拉莫夫的！”站在羊群另一头的牧羊人也这样說。

“昨天瓦尔拉莫夫从这条路上經過了沒有？”

“沒有……他的伙計路过这里，这是实在的……”

“赶車走吧！”

馬車往前走去，牧羊人和他們的恶狗留在后面了。叶果魯希卡不高兴地看着前面那淡紫色的远方，他漸漸觉得那搖动風帆的風車好像近一点了。那風車越来越大，变得十分大了，已經可以看清它的两个風帆了。一个風帆旧了，打了补丁，另一个是前不久用新木料做的，在太阳底下亮閃閃的。

馬車一直往前走。風車却不知为甚么，往左边退下去。他們走啊走的，風磨一个劲儿往左退，不过沒有消失，还是看得見。

“包尔特瓦替儿子开了一个多好的磨坊呀！”簡尼斯卡說。

“怎么看不見他的庄子？”

“庄子在那边，在峽谷里面。”

包尔特瓦的庄子很快就出現了，可是風車还是沒有往后退，还是沒有留在后面，仍旧用它那发亮的風帆瞅着叶果魯希卡，搖动。好一个魔法师！

天近中午，馬車离开大道，往右拐弯，緩緩地走了几步，站住了。叶果魯希卡听到柔和的、很好听的嘩嘩声，覺得臉上碰到一股不同的空气，象是一块凉凉的天鵝絨。从大自然用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拼成的小山里流出水来，那水通过不知哪位善人安在那儿的一根用鼠芹做成的小管子流出来，成为一股細流。水落到地面上，清彻，欢暢，在太阳下面发亮，发出輕輕的嘩嘩声，很快地流到左面甚么地方去，好像自以为是一条汹涌有力的激流似的。离小山不远的地方，小溪变寬，化成一个小水池；燃燒的阳光和干焦的土地貪饞地喝池里的水，汲尽了它的力量；可是再过去一点，那小水池大概跟另一条这样的小溪会合了，因为离小山百步开外，沿着那条小溪生出稠密茂盛的香蒲，一片蒼翠；馬車走过来的时候，从那里面飞出三只鷗来，啾啾地叫。

旅客在溪边下車休息，喂馬。庫茲米巧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叶果魯希卡，在馬車和卸下来的馬所投射的淡淡的阴影下面鋪了一条毯子，坐下来吃东西。借了热力凝在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脑筋里的美好快活的思想，在他喝了一点水，吃了一个煮熟的鸡蛋以后，要求表白出来。他朝叶果魯希卡亲热地看一眼，嘴里嚼着，开口了：

“我自己也念过书，小兄弟。从很小的年紀起，上帝就賜給我思想和理解，因此我跟別人可不一样，还只有你这样大的时候，已經凭了我的聪明給爹娘和教师不少安慰了。还没滿十五岁，我就会讲拉丁話，用拉丁文做詩，跟讲俄国話，用俄文做詩一样好

了。我記得我做過主教赫利斯托佛爾的執權標的侍從。有一次，我現在還記得那是已故的、最最虔誠的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皇上的命名日，主教做完彌撒，在法壇上脫掉法衣，親切地看着我，問道：‘Puer bone, quam appellaris?’^①我回答：‘Christopherus sum.’^②他就說：‘Ergo connominati sumus.’那是說，我們是同名的人……然後他用拉丁話問：‘你是誰的兒子？’我也用拉丁話回答說我是列別金斯克耶村的輔祭西利伊斯基的兒子。他老人家看見我對答如流，而又清楚，就為我祝福，說：‘你寫信告訴你父親，就說我不會忘了提拔他，也會好好照應你。’站在聖壇上的司祭長和神甫們聽見我們用拉丁文談話，也十分驚奇，人人稱贊我，都很滿意。小兄弟，我還沒生鬍子，就已經會讀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學過哲學、數學、俗世的历史和各種學科了。上帝賜給我的記性可真驚人。往往一篇文章我只念過大約兩遍，就背得出來。我的教師和保護人都奇怪，料着我將來會成為一個大學者，成為教會的明燈。我自己也真打算到基輔去繼續求學，可是爹娘不贊成。‘你想念一輩子的書，’我父親說，‘那我們要等到甚麼時候你才會念完呢？’聽到這些話，我就不再念書，找事做了。當然，我沒成為學者，不過呢，我沒忤逆爹娘，到他們老年給了他們安慰，給他們很體面的下了葬。听话，比持齋和禱告更要緊呢！”

“恐怕那些學問現在您已經忘光了吧！”庫茲米巧夫說。

“怎麼會不忘光？謝謝上帝，我已經過了八十啦！哲學和修辭學我多少還記得一點，可是外國語和數學我都忘光了。”

赫利斯托佛爾神甫眯細眼睛，沉思着，低聲說：

① 拉丁文：好孩子，你叫甚麼名字？

② 拉丁文：我叫赫利斯托佛爾。

“本体是甚么？本体是自在的客体，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完成它。”

他摇摇头，感动地笑了。

“精神食粮！”他说。“实在，物质滋养肉体，精神食粮滋养灵魂！”

“学问归学问，”库兹米巧夫叹道，“不过要是我们追不上瓦尔拉莫夫，学问对于我们也没多大好处。”

“人又不是针，我们会找到他的。现在他在这一带转来转去呢。”

我们先前见过的那三只鸪，这时候在香蒲上面飞着，在它们的啾啾的叫声中可以听出惊慌和烦恼的调子，因为人家把它们从小溪那儿赶走了。马庄重地咀嚼着，喷鼻子。简尼斯卡在它们身旁走来走去，极力装得完全没理会主人正在吃的黄瓜、馅饼、鸡蛋，一心一意地扑打那些粘满马背和马肚子的马虻和马蝇。他无情地拍死那些受难者，喉咙里发出一种特别的、又恶毒又得意的声音；每逢没打中，他就烦恼地啾一啾喉咙，盯住每一个运气好、逃脱了死亡的飞虫。

“简尼斯卡，你在那儿干什么！来吃东西！”库兹米巧夫说，深深吁一口气，那意思是说他已经吃饱了。

简尼斯卡忸怩地走到毯子跟前，拿了五根俗话叫做“黄棒”的、又粗又黄的黄瓜（他不好意思拿细一点、新鲜一点的），拿了两个颜色发黑、裂了口的煮鸡蛋，然后犹犹疑疑仿佛担心自己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拿手指头碰了碰甜馅饼。

“拿去吧，拿去吧！”库兹米巧夫催他。

简尼斯卡坚决地拿了馅饼，走到旁边远一点的地方，在地上坐下，背对着马车。马上传来了挺响的咀嚼声，连马也回转头去

怀疑地瞧了瞧簡尼斯卡。

吃完饭，庫茲米巧夫从馬車上拿下一个装着甚么东西的袋子，对叶果魯希卡說：

“我要睡了，你小心看好，別让人家从我脑袋底下把这袋子抽了去。”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脫掉法衣，解了腰帶，脫下长外衣；叶果魯希卡瞧着他，惊奇得呆住了。他从沒料到神甫也穿褲子，赫利斯托佛尔却穿着真正的帆布褲子，褲腿掖在高統靴子里；还穿着一件条子花的又短又瘦的上衣。叶果魯希卡瞧着他，觉得他穿着这身跟他的尊严地位很不相称的衣服，再配上他的长头发和长鬍子，看上去很像魯濱孙·克魯梭^①。庫茲米巧夫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脫下外衣，面对面在馬車下面的阴影里躺下来，閉上眼睛。簡尼斯卡嚼完吃食，在太阳地里仰面朝天躺下，也閉上眼睛。

“小心看好，別叫人家把馬牵去！”他对叶果魯希卡說，立刻就睡着了。

一片沉靜。甚么声音也沒有，只听見馬在噴鼻子，嚼吃食，睡觉的人在打鼾；远处不知甚么地方，有一只田鳧在悲鳴；有时候，那三只鵝发出啾啾的叫声，飞过来看一看这些不速之客走了沒有；溪水嘩嘩地流着，声音輕柔温和，不过这一切声音並沒有打破寂靜，也沒有惊动停滯的空气，反倒使得大自然越发昏睡了。

叶果魯希卡吃过东西以后觉得天气特別悶热，热得喘不过气，就跑到香蒲那边去，在那儿眺望左近这一带地方。他这时候看見的跟早晨看見的一模一样：平原啦、矮山啦、天空啦、淡紫色的远方啦。不过山近了一点，風車不見了，它已經远远地落在后

^① 英国文学家笛福(1661—1731)所著《魯濱孙漂流記》中的主人公，他漂流到海島上，头发很长，鬍子也很长。

面了。在流出小溪的那座乱石山背后，耸起另一座小山，平得多，也寬得多；山上有一个不大的村子，住着五六家人。在那些小屋子四周，看不見有人，有树，有阴影，仿佛那村子在炎热的空气中透不出气来，正在干枯似的。叶果魯希卡沒有事可干，就在青草里捉住一个蟋蟀，把它放在空拳头里，送到耳朵旁边，听那东西奏它的乐器，听了很久。等到听腻它的音乐，他就去追一群黄蝴蝶，那群蝴蝶往香蒲那儿牲畜飲水的地方飞去；它追啊追的，自己也沒留意怎么会又回到馬車旁边来了。他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睡得正酣；他們一定还要睡两三个钟头，等馬休息过来为止……他怎么打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上哪儿去躲一躲炎热呢？真是个难题……叶果魯希卡不由自主地把嘴凑到水管口上去接那流出来的水；他的嘴里一阵清凉，并且有鼠芹的气味。起初，他热心地喝，后来就勉强了，他一直喝到一股尖銳的清凉感觉从他的嘴里散布到全身，水澆湿了他的衬衫才罢休。然后他走到馬車跟前，端詳那些睡熟的人。舅舅的臉跟往常一样現出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庫茲米巧夫热中于自己的生意，因此哪怕在睡梦中或者在教堂里做禱告，听人家唱《他們啊小天使》的时候，也总是想着自己的生意，一刻也忘不掉；現在他多半夢見了一捆捆羊毛、貨車、价錢、瓦尔拉莫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呢，是个温和的、随随便便的、喜欢笑的人，一辈子也沒体会到有甚么事业能够像蟒蛇那样纏住他的灵魂。在他生平干过的为数众多的行业中，吸引他的倒不是行业本身，而是各种行业所必定有的忙碌以及跟人們的周旋。因此，在眼前这次远行中，使他发生兴趣的倒不是羊毛、瓦尔拉莫夫、价錢，而是长长的旅程、路上的談天、馬車底下的安睡、不按時間的进餐……現在，从他的臉容看来，他夢見的一定是主教赫利斯托佛尔、拉丁語的談話、

他妻子、奶油面包，以及庫茲米巧夫絕不會夢見的種種東西。

叶果魯希卡正在瞧他們那睡熟的臉兒的時候，出乎意外地聽見了輕柔的歌聲；遠處不知甚麼地方，一個女人正在唱歌；究竟在哪儿，在哪个方向，却說不清。歌聲低抑，冗長，悲涼，跟挽歌一樣，听也听不清楚，時而從右邊傳來，時而從左邊傳來，時而從上面傳來，時而從地下傳來，仿佛有個肉眼看不見的幽靈在草原上飛翔，歌唱。叶果魯希卡看一看四周，聽不清古怪的歌聲是從哪儿來的；後來他仔細一听，覺得必是青草在唱歌；青草半死不活，已經雕萎，它的歌聲中沒有歌詞，然而悲涼懇切地向甚麼人述說着，讲到它自己甚麼罪也沒有，太陽却平白無故地燒它；它說它熱烈地想活下去，它還年輕，要不是因為天熱，天干，它會長得很漂亮；它沒罪，可是它又求人原諒，還賭咒說它難忍難挨的痛苦，悲哀，可怜自己……

叶果魯希卡听了一陣，覺得這悲涼冗長的歌聲好像使得空氣更悶，更熱，更停滯了……為要蓋沒這歌聲，他就哼着歌兒，使勁頓著腳跑到香蒲那兒去。在那兒，他往四面八方張望，這才看見了唱歌的人。在小村盡頭一個小屋附近，站著一個農婦，穿一件短衬衣，腿和腳都挺長，跟蒼鷺一樣，正在篩甚麼東西；從她的篩子底下有一股白色的粉末懶洋洋地順了山坡洒下來。現在看得明白：是她在唱歌。離她一俄丈遠，站著一個沒戴帽子、穿一件女衬衣的小男孩，一動也不動。他仿佛給歌聲迷住了似的，呆站在那兒，瞧著下面甚麼地方，大概在瞧叶果魯希卡的紅衬衫吧。

歌聲止住了。叶果魯希卡蹣跚著走回馬車這邊來，沒甚麼事可干，又到流水的地方喝水去了。

又傳來了冗長的歌聲。還是山那邊村子里那個長腿的農婦

唱的。叶果魯希卡的煩悶无聊的心情忽然又回来了。他离开水管，抬头往上看。他这一看，真是出乎意外，不由得有点惊吓了。正在他脑袋的上边，在一块又大又笨的石头上，站着一个挺胖的小男孩，只穿一件衬衫，鼓起大肚子，两腿很细，就是原先站在农妇旁边的那个男孩。他嘻开嘴巴，眼也不眨地瞧着叶果魯希卡的紅布衬衫和馬車，眼光里带着呆呆的惊奇，甚至带着点恐怖，仿佛眼前看見的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鬼魂似的。衬衫的紅顏色引誘他，打動他的心；馬車和睡在馬車底下的人勾起他的好奇心；也許他自己并沒覺得那好看的紅顏色和好奇心把他从小村子里引下来，这时候他大概在奇怪自己胆子大吧。叶果魯希卡瞧了他很久，他也瞧了叶果魯希卡很久。他俩一声不响，覺得有点别扭。沉默很久以后，叶果魯希卡問：

“你叫甚么名字？”

陌生的孩子的臉頰比先前更往外鼓；他把背貼着石头，睜大眼睛，努动嘴唇，用嘎哑的低音說：

“基特！”

两个孩子彼此沒有再說話。又沉默了一陣以后，那神秘的基特仍旧拿眼睛盯紧叶果魯希卡，同时用脚后跟摸索到一块可以下脚的地方，順勢登到石头上去，从那儿他一面往后退去，一面凝神瞧着叶果魯希卡，好像害怕他会从背后打他似的；他照这样一路爬上去，直到爬过山頂，完全看不見了为止。

叶果魯希卡用眼睛送走他以后，伸出胳膊摸着膝头，低下了头……炎阳晒着他的后脑壳、脖子、背脊。悲凉的歌声一忽儿停止，一忽儿又在停滞而悶热的空气里飞过。小溪单調的嘩嘩响，馬嚼吃食，時間无穷无尽地拖下去，好像也呆住不动了似的。仿佛从早晨到現在，已經过了一百年一样……难道上帝要叫叶果

魯希卡、馬車、馬兒，在這空氣里呆住，跟那些山似的變成石頭，永遠定在一個地方嗎？

叶果魯希卡抬起頭來，用呆呆的眼睛看着前面；淡紫色的遠方，在這以前原本穩穩不動，現在却搖晃起來，隨同天空一齊飛到更遠的地方去了……它順帶把棕色的野草、香蒲拉走，叶果魯希卡在奔跑的遠方的後面非常快的追着。有一種力量一聲不響地拖着他不知往甚么地方去，炎熱和使人煩悶的歌聲在後面追隨不舍。叶果魯希卡垂下頭，閉上了眼睛……

簡尼斯卡第一個醒過來。不知甚么東西螫了他一下，因為他跳起來，急忙搔自己的肩膀，說：

“該死的鬼東西！巴不得叫你死了才好！”

然後他走到溪旁，喝飽了水，洗了很久的臉。他的噴氣聲和潑水聲把叶果魯希卡從昏睡里驚醒過來。男孩瞧着他那挂着一顆顆水珠、點綴着大雀斑的濕臉，那張臉像大理石一樣，男孩問：

“我們馬上要走啦？”

簡尼斯卡看一眼高高掛在天空的太陽，回答道：

“大概馬上就要走了。”

他用襯衫的下襟擦乾臉，做出很嚴肅的臉容。用一條腿跳起來。

“來，看咱們倆誰先跑到香蒲那兒！”他說。

叶果魯希卡給炎熱和困倦弄得一點勁兒也沒有。可是他還是跟着他跳。簡尼斯卡已經將近二十歲，当了馬車夫，就要結婚了，可是還沒脫盡孩子氣。他很喜欢放風箏，放鴿子，玩羊拐，追人，老是加入孩子們的游戏和爭吵。只要主人一走開，或者睡了，簡尼斯卡就玩起來，譬如用一條腿跳啊，丟石子啊。凡是成年人，看見他真心誠意，十分熱心地跟大孩子們一起蹦蹦跳跳，

誰也忍不住要說：“好一個蠢材！”孩子們呢，看見這個大車夫闖進他們的世界裏來，却不覺得奇怪：讓他來玩好了，只要不打架就成！同樣，小狗看見一只熱心的大狗跑過來，開始跟它們一塊兒玩耍，它們也不會覺着有甚么可奇怪的。

簡尼斯卡趕過了葉果魯希卡，而且分明因此很滿意。他睜了睜眼；為了夸耀自己可以用一條腿跳到隨便多么遠去，就向葉果魯希卡提議要不要順着大路跳，然後一刻也不休息，再從大路上跳回馬車這邊來。葉果魯希卡謝絕了他的提議，因為他喘得厲害，沒一點勁兒了。

忽然，簡尼斯卡做出很莊重的臉色，就連庫茲米巧夫罵他，或者向他搖手杖的時候，他都沒有這樣過；他注意地听着，靜悄悄地屈一個膝頭跪下去，他的臉上現出严厉和驚恐的表情，人只有在聽到異教邪說的時候才会有那樣的表情。他用眼睛盯緊一個地方，慢慢地抬起一只手來握成一個空拳頭，忽然撲下去，肚子貼着地面，空拳頭扣在草上。

“逮住啦！”他得意地喘着說，站起來，把一只大蚱蜢舉到葉果魯希卡的眼前。

葉果魯希卡和簡尼斯卡用手指頭摸了摸那蚱蜢的寬闊的綠背，碰一碰它的觸鬚，以為這樣會使得那蚱蜢舒服。然後簡尼斯卡捉到一個吸足了血的肥馬蠅，送給蚱蜢吃。蚱蜢愛理不理，好象跟簡尼斯卡早就相熟一樣，活動着像护眼甲那樣的大下巴，一口咬掉了馬蠅的肚子。他們放了那蚱蜢。它把翅膀的粉紅色的

用足悶了一悶 跳進苔田去了 立刻咕咕地叫和飛去 仙田田那

来了。他連忙抬起头来，不安地瞧一瞧远方，他的眼光漠不关心地掠过叶果魯希卡和簡尼斯卡；单从他的眼光就看得出来他一醒来就想起了羊毛和瓦尔拉莫夫。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起来，到時候了！”他着急地說。“別睡了，已經睡得誤了事了！簡尼斯卡，套上馬！”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醒来，臉上仍旧带着睡熟時候的笑容。他睡过一觉，臉上起了很多皺折，皺得甚么似的，好象縮小了一半似的。洗完臉，穿好衣服以后，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拿出一小本骯髒的《詩篇》来，臉朝东站着低声念起来，在胸前画着十字。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庫茲米巧夫責备地說，“該走了；馬已經套好，您呢，真是的……”

“馬上就完，馬上就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嘟囔着說，“圣詩总得念……今天還沒念过呢。”

“留着以后再念也可以。”

“伊凡·伊凡內奇，这是我每天的規矩……不能不念。”

“上帝不会惩罚您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臉朝东，一动也不动地站了足足一刻钟，努动嘴唇；庫茲米巧夫差不多带着痛恨瞧着他，不耐煩地聳动肩膀。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每次念完贊美辞总要吸一口气，很快地在身上画十字，而且故意提高声音連念三次，好叫別人也在身上画十字：“阿里露亚^①，阿里露亚，阿里露亚！贊美您，主！”庫茲米巧夫听了特別冒火。

末后，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微微一笑，抬起眼睛望着天空，把圣詩放回口袋里，說：

① 基督教贊美詩里的贊美辞。

“Fini! ①”

过了一分钟，馬車在大道上走动起来。馬車仿佛在往回走，不是往前走似的，旅客們看見的景致跟中午以前看見的一模一样。群山仍旧深藏在紫色的远方，看不見它的尽头。偶尔看見一丛杂草，一堆石头；一片殘梗断株的田地从眼前掠过去，然后仍旧是那些白嘴鴉，仍旧是那只尊严地拍着翅膀，在草原上空盘旋的鷂鷹。由于炎热和沉靜，空气比先前更加停滞；馴順的大自然麻木得沉靜下来……沒有風，沒有欢暢新鮮的声音，沒有云。

可是末后，等到太阳开始西落，草原、群山、空气，受不了压迫，失去耐性，筋疲力尽，打算掙脫身上的枷鎖了。出乎意外，一团蓬松的、灰白的云从山后露出来。它跟草原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說：“我准备好啦，”天色就阴下来了。忽然，在停滞的空气里不知甚么东西爆炸开来；猛然起了一陣暴風，在草原上盘旋，号叫，呼嘯。立刻青草和去年的枯草发出沙沙声，灰尘在大道上卷成螺旋，奔过草原，一路裹走麦秸、蜻蜓、羽毛，像是一根旋轉的黑柱子，騰上天空，遮暗了太阳。在草原上，四面八方，那些野麻踉踉跄跄，跳跳蹦蹦，其中有一株給旋風裹住，跟小鳥那样盘旋着，飞上天空，变成一个小小的黑斑点，不見了。这以后，又有一株飞上去，随后第三株飞上去，叶果魯希卡看見其中两株在藍色的高空碰在一起，互相扭住，仿佛在决斗似的。

大道旁边有一只野雁在飞。它拍着翅膀，扭动尾巴，浸在阳光里，看样子像是釣魚用的那种小魚形的金屬魚鈎，或者像一只池塘上的小蝴蝶；在它掠过水面的时候，翅膀和触鬚分不清楚，好像前后左右都生出了触鬚似的……野雁在空中顫抖着，好像

① 拉丁文：完了！

一只昆虫，現出花花綠綠的顏色，直綫样的飛上高空，然后大概給尘雾吓住了，往斜刺里飛去，很久还看得見它一閃一閃地發亮……

这当兒，一只秧鸡受了旋風的惊吓，不知道出了甚么事，从草地里飛起来。它不跟所有的鳥一样逆着風飛，而是順着風飛，因此它的羽毛蓬蓬松松，全身膨脹得像母鸡那末大，样子很憤怒，很威武。只有那些在草原上衰老、习惯了草原上种种紛扰的烏鴉，才鎮靜地在青草上飛翔，或者冷冷淡淡，甚么也不在心上，用它們的粗嘴啄着堅硬的土地。

山后来了沉悶的隆隆雷声；起了一陣清風。簡尼斯卡欢喜地打了个呼嘯，拿鞭子抽馬。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茲米巧夫拉紧帽子，定睛瞧着远山……要是痛痛快快下一陣雨，那多好啊！

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勁，再掙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風了。可是那肉眼看不見的压迫力量漸漸鎖住風和空气，压下灰尘；随后像是沒出甚么事似的，沉寂又回来了。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皺起眉头，空气馴順地靜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田鳧不知在甚么地方悲鳴，抱怨命运……

这以后不久，黄昏来了。

3

在昏暗的暮色中現出一所大平房，安着鏽得发紅的鉄皮房頂和黑暗的窗子。这所房子叫做驛店，其实房子旁边并没有院子。它站在草原中央，四周沒有遮擋。在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敗的小櫻桃園，四周圍一道籬牆，看上去黑糊糊的，窗子底下站着昏睡的向日葵，搭拉着沉甸甸的脑袋。櫻桃園里有一

个小風車嘎啦嘎啦地响，那里安这么一个东西是为了用那种响声来吓退野兔。房子近旁除了草原以外，甚么也看不见，听不见。

馬車剛剛在有遮檐的門廊前面停住，房子里就傳出来欢暢的声音，一个是男人的声音，一个是女人的声音；一扇安着滑輪的門咿咿呀呀地开了，一刹那間馬車旁边钻出来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搖着胳膊，摆动着的底襟。这是驛店主人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一个臉色很蒼白、年紀不很輕的汉子，鬍子挺漂亮，黑得跟墨一样。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黑上衣，那件衣服穿在他那窄肩膀上就跟挂在衣架上一样；每逢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因为高兴或者害怕而拍手，他的衣襟就跟翅膀似的張起来。除了上衣以外，主人还穿着一件肥大的白褲子，褲腿塞在靴腰里；他还穿着一件綉着大臭虫那样的棕色花朵的絲絨坎肩。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认出了来客是誰，起初感情激动，呆住了，后来拍着手，嘴里哼哼唧唧。他的上衣襟摆动着的，背脊弯成一张弓，蒼白的臉皴出一副笑容，仿佛看見了馬車，他不但觉着快乐，而且欢喜到了痛苦的程度。

“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他用尖細的、唱歌样的声調說，喘着气，手忙脚乱，他的举动反而妨碍客人走下車来，“今天对于我是多么快活的日子呀！唉，可是我現在怎么办呢？伊凡·伊凡內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車夫座位上坐着一位多么漂亮的小少爷啊，求上帝保佑我！啊呀，我的天！我为甚么站在这儿发呆，不領着客人到屋里去呢？請进請进……欢迎你們光临！把你們的东西全交給我吧……哎呀，我的天呐！”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正在馬車上搬行李，扶客人下車，忽然扭轉身去，用着急的、窒息的声音嚷叫起来，好像淹在水里，喊人

救命似的：

“所罗門！所罗門！”

“所罗門！所罗門！”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屋里随着叫道。

安着滑輪的門咿咿呀呀地开了，門口出現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輕犹太人，生着鳥嘴样的大鼻子，頭頂光禿，四周生了些很硬的鬚发；他身上穿一件短短的，很旧的上衣，圓下摆，短袖子，下身穿一条短短的紧身褲，因此看上去显得矮小，单薄，像是拔淨了毛的鳥一样。这人就是所罗門，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的弟弟。他默默地向馬車走来，現出有点古怪的微笑，沒有向旅客問候。

“伊凡·伊凡內奇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来了！”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用一种仿佛深怕弟弟不相信的口气說，“哎呀，嘿，多么想不到的事情！这些好人一下子都来啦！来，搬东西，所罗門！請进吧，貴宾！”

过了一忽儿，庫茲米巧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叶果魯希卡已經在一个阴暗的、空蕩蕩的房間里，坐在一張旧的櫟木桌子旁边了。那桌子几乎孤另另的沒个倚傍，因为这个大房間里除了一張蒙着滿是窟窿的漆皮的长沙发和三把椅子以外，就沒有別的家具了。而且，那样的椅子也不見得人人都会叫做椅子。它們只是一种可怜的、看上去象是家具的东西罢了，蒙着已經活过了头的漆皮，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过去，看上去倒跟小孩子的雪橇十分相像。当初那位身世不詳的細木匠着眼于甚么样的舒适才那么无情的弄弯椅背，这是不容易想明白的，人只好想像那不是細木匠的过錯，也許是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为要显一显本事才把它扳弯的，后来再想把它扳正，反而扳得更弯了。房間显得阴戚戚。牆壁灰白，天花板和檐板被烟熏黑了；地板上有些来历不

明的裂縫和窟窿(人們會猜想那也是大力士的腳後跟踩穿的)。仿佛即便房間里挂上十盞燈，也仍舊會挺黑。牆壁上或者窗台上，沒有一點像是裝飾品的東西。不過，有一面牆下挂着灰色的木框，裝着一張不知甚麼規章表，上面畫着一個雙頭鷹；另一面牆上也有一个木框，裝着一張版畫，題着幾個字：“人類的淡漠。”究竟人類對甚麼東西淡漠，那就鬧不清了，因為那張畫兒年代過久，畫面發黑，布滿蠅屎。房間里有一股發霉的酸臭氣。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一面領着客人走進房間，一面不住地彎腰，拍手，聳肩膀，發出快活的叫聲；他認為這些舉動是非做不可的，為的是顯得非常有禮貌，和氣。

“我們的貨車甚麼時候走過這兒的？”庫茲米巧夫問他。

“有一隊貨車是今天一清早走過這兒的；另一隊呢，伊凡·伊凡內奇，在這兒歇下來吃中飯，黃昏以前上路的。”

“啊……瓦爾拉莫夫路過這兒沒有？”

“沒有，伊凡·伊凡內奇。他的伙計，格里果里·叶果雷奇，昨天早晨經過這兒，說是今天他要到喝奶派^①的農場去。”

“好。那我們趕緊去追貨車，然後上喝奶派那兒去。”

“願上帝跟您同在^②，伊凡·伊凡內奇！”莫伊塞·莫伊塞伊奇驚慌地說，合起掌來，“夜里您還趕甚麼路？您痛痛快快吃一頓晚飯，在這兒住一夜；明天早晨，求上帝保佑，再去趕路，隨您要去追誰就去追誰好了！”

“沒這些閑工夫了，沒這些閑工夫了……對不起，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下回再住好了，現在沒有工夫了。我們坐一刻鐘就動身；可以在喝奶派那兒過夜。”

① 俄國正教的一種教派，不吃肉，只吃牛奶和雞蛋。

② 意思是“這可使不得”。

“一刻钟！”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尖叫一声，“您得惧怕上帝才成，伊凡·伊凡内奇！您这是逼我藏起您的帽子，拿锁来锁上门！您总得吃点甚么，喝一点茶呀！”

“我们来不及喝茶吃糖了，”库兹米巧夫说。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偏着头，屈着膝头，把手掌往前伸出去，好像招架别人打来的拳头似的，同时现出痛苦的快乐笑容，开始央告道：

“伊凡·伊凡内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求你们赏个光，在我这儿喝杯茶吧。难道我是个坏人，弄得你们在我这里连喝杯茶都不行？伊凡·伊凡内奇！”

“是啊，喝杯茶倒也不碍事的，”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同情地叹一口气，“反正耽误不了多大工夫。”

“哦，好吧！”库兹米巧夫答应了。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一下子站起来，快活得大叫一声，耸起肩膀，好像刚刚钻出冷水，到了温暖地方似的；他跑到门口去，用先前喊叫所罗门的时候所用的那种着急的、窒息的声调喊道：

“罗沙！罗沙拿茶炊来！”

过了一分钟，门开了，所罗门走进房间里来，两只手端着一个大盘子。他把盘子放在桌上，眼睛谄媚地瞧着别处，仍旧古怪地微笑着。现在，借了灯光，可以看清楚他的笑容了；那笑容是很复杂的，表现许多种情绪；可是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只有一种——露骨的轻蔑。他仿佛正在想着一件甚么可笑的、愚蠢的事，正在对一个甚么人看不惯，看不起，正在为一件甚么事暗暗高兴，正在等个适当的机会来讽刺一下，哈哈地笑一阵似的。他的长鼻子、厚嘴唇、狡猾的爆眼睛，好像饱含着大笑的欲望。库兹米巧夫瞧着他的脸，谄媚地微微一笑，问道：

“所罗門，今年夏天你为甚么不上我們县城来赶集，讲点犹太人的故事？”

叶果魯希卡記得很清楚，两年前，在县城的市集上的一个棚子里，所罗門說书，讲犹太人生活的故事，結果十分成功。这件事經人提起后，却沒引起所罗門甚么感触。他沒回答，走出去，过一忽儿端着茶炊回来了。

他把桌上的事办完，就站到一旁去，把手交叉在胸口上，伸出一条腿，把他那譏諷的眼睛盯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他的姿态带点挑衅、傲慢、輕蔑的意味，同时又极可怜，极可笑，因为他的姿态越是显得庄严，他的短褲子，短上衣，滑稽的鼻子，鳥样的、像是拔淨了毛的整个身材，也就越发惹眼。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从另一个房間里拿来一个凳子，坐在离桌子稍稍远一点的地方。

“請多吃点，喝茶，吃糖！”他开始忙着招待客人們，“請多用点！这样的稀客，这样的稀客啊；我有五年沒見過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了。难道沒有人肯告訴我这位漂亮的小少爷是誰家的人嗎？”他問，温柔地看着叶果魯希卡。

“他是我姐姐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儿子，”庫茲米 巧夫回答。

“他上哪儿去？”

“上学校去。我們帶他去进中学校。”

为了表示有礼貌，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臉上做出惊奇的样子，含有深意地摇头晃脑。

“嘿，这是好事！”他說，朝茶炊搖搖手指头，“这是好事！等到从学校毕业出来，你就成了上流人，我們大家見着你就都得脫帽鞠躬。你将来会变得有学問，有錢，有雄心，媽媽就高兴了。

嘿，这是好事！”

他沉默一忽儿，摸摸自己的膝头，用半诙谐、半尊敬的声调讲起来：

“您得原谅我，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我打算写一封信给主教，告诉他说您打掉商人的饭碗了。我要拿一张公文纸，写道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大概短钱用，因为他做生意，卖起羊毛来啦。”

“不错，我这么大的年纪，真是异想天开……”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说，笑了，“老弟，我不做神甫，改行做商人了。现在我本该坐在家里，向上帝祷告，可是我坐着车子出来逛荡，跟坐着战车的‘法老’^①似的……虚荣心！”

“可是钱倒会多起来了！”

“哼，哪儿的话！碰一鼻子灰哟，哪儿讲得到钱。货色又不是我的，是我女婿米海罗的！”

“为甚么他自己不去呢？”

“因为……他妈的奶在他嘴唇上还没干呐。他买羊毛倒是会买。可是讲到卖啊，他就没本事了，他还年青嘛。他化光了所有的钱，他想发财，冒尖儿，可是他在这儿试试，在那儿试试，谁也不赏识他。这小伙子照这样混了一年，然后跑来找我，说：‘爹，请您替我把羊毛卖了吧；劳驾帮个忙吧！我做不来这些事！’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要出了甚么事，就马上爹啊爹的；平时呢，没有爹也行了。他买羊毛的时候不来跟我商量，可是等到现在出了麻烦，就轮着爹了。其实爹哪儿成呢？要不是有伊凡·伊凡内奇，爹也没法办。他们这种人不知惹出多少麻烦哟！”

“对了，我老实跟您说吧，孩子总要惹出不少烦恼！”莫伊塞·

① 古埃及国王的称号。

莫伊塞伊奇叹道，“我有六个子女。一个要上学，一个要看病，一个要人抱，等他们长大了，麻烦还要多。不但如今是这样，就是在《圣经》上也是一样。雅各^①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尽是哭，等到孩子长大，他哭得更伤心了！”

“嗯，对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同意，沉思地瞧着茶杯，“讲到我自己嘛，其实倒没有甚么可以抱怨主的。我太太平平地活到了头，就跟别人托天之福活了一辈子一样……我已经把女儿嫁给一个好人，把儿子带领成人，现在我逍遥自在了；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四面八方，哪儿都可以去了。我跟我老婆过得挺和睦，有吃有喝，睡得挺香，喜欢我的孙子，向上帝祷告，此外我也不要甚么别的了。我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用不着去巴结甚么人。我有生以来就没遇过甚么痛苦磨难，现在假定沙皇来问我：‘你需要甚么？你希望有甚么东西？’那我是甚么也不要！样样我都有了；感谢上帝，甚么都有了。全城的人，谁也及不上我这么幸福。唯一的烦恼是我有那么多的罪，不过话说回来，也只有上帝才没有罪。这话对吧？”

“当然对。”

“自然，我没有牙了；岁数一大，背痠痛了，这样那样的……喘病甚么的……有了病，身体衰弱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要想一想我到这么大的年纪了！八十啦！人总不能长生不死啊；总得知足才成。”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忽然想起了甚么，就对着杯子噗哧一声笑了，而且笑得咳嗽起来。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由于礼貌，也笑起来，咳嗽起来。

^① 见《创世纪》，雅各有十一个儿子，曾惹出不少烦恼。

“真滑稽！”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摆了摆手，“我的大儿子加夫里拉来看望我。他是做医生的，在切尔尼果夫省的一个县里做医官……很好……我对他說：‘现在我害了气喘病甚么的……你是大夫，那就給你爸爸看看病吧！’他当场脱掉我的衣服，敲我，听我，玩了种种花样……揉我的肚子，然后說：‘爸爸，您应当用压缩的空气治一治才成。’”

赫利斯托佛尔哈哈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站起来了。

“我就对他說：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甚么压缩空气吧！”他在笑声中数說着，搖着两只手，“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甚么压缩空气吧！”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也站起来，用手捧着肚子，尖声笑起来，就跟叭儿狗的叫声一样。

“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甚么压缩空气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笑着又說一遍。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的笑声提高了两个調門，而且笑得那么厉害，站也站不稳了。

“哎呀，我的天……”他在笑声中呻吟道，“让我緩口气吧……笑得人簡直要……哎哟……笑死我了！”

他連笑帶說，同时他又胆怯而怀疑地看一眼所罗門。所罗門还是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微微笑着。从他的眼神和笑容看来，他的輕蔑和憎恨是出于真心的，可是这表情跟他那好像拔净了毛的身材那么不相称，照叶果魯希卡看来，他仿佛故意装出那种挑衅的态度和恶狠狠的譏諷笑容，为了显一显小丑的身手，逗貴客們一笑似的。

庫茲米巧夫默默地喝完大約六杯茶，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理出一块空地方，拿过袋子来，就是先前他睡在馬車底下时用来垫

在脑袋底下的那个袋子；他解开细绳，抖一抖。从袋子里成捆的钞票滚出来，落在桌子上。

“趁现在有工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我们来点一点，”库兹米巧夫说。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一看见钱，就窘了，站起来，如同一个有礼貌的、不愿意刺探别人隐私的人一样，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了房间。所罗门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一卢布的钞票是多少钱一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开口说。

“一卢布的钞票是五十卢布一捆……三卢布的钞票是九十卢布一捆……一百二十五卢布的钞票是一千卢布一捆。您为瓦尔拉莫夫数出七千八百卢布来，我来数出给古塞维奇的钱。可是小心，别数错……”

叶果鲁希卡生平从没见过像目前放在桌子上的那么多钱。钱一定很多，因为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为瓦尔拉莫夫点出来放在一边的七千八百，跟整堆票子相比显得很小。换了在别的时候，这么多的钱也许会打动叶果鲁希卡的心，使他暗自盘算用这笔钱可以买来多少面包圈、点心、带罂粟籽的蛋糕；现在他却漠不关心地瞧着钱，只觉着钞票冒出来的烂苹果和煤油的臭味惹得他恶心。他一路上给马车颠得没了精神，现在乏了，只想睡觉。他的脑袋往下搭拉，眼睛张不开，思想跟线一样的乱。要是可以的话，他就会舒舒服服地把脑袋枕在桌子上，闭上眼睛，免得看见灯光和在那一捆捆钞票上活动的手指头，让疲乏困倦的思想变得越乱越好。现在他却得极力不睡着，于是灯光、菜碗、手指头，都变成双份；茶炊摇摇晃晃，烂苹果的气味越发刺鼻，越发惹人恶心了。

“唉，钱啊，钱啊！”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叹口气，微微一笑，“你

們帶來了多少煩惱！現在我的米海羅大概在睡覺，夢見我會給他帶回去這麼一大堆錢呢。”

“您那米海羅·季莫菲伊奇是個糊塗人，”庫茲米巧夫低聲說，“他不會干他的行當；不過您明白事理，能夠判斷。您不如照我先前所說的那樣把您的羊毛讓給我，您自己回去的好，我呢，好吧，比我的價錢多給您半個盧布就是；這可純粹是表一表敬意……”

“不行，伊凡·伊凡內奇，”赫利斯托佛爾神甫嘆道，“承您关照，我很感激……當然，要是我能作主的話，這件事我就用不着多說了；可是眼前這批貨卻不是我的，您知道……”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踮着腳尖走進來。他出于禮貌極力不去看那堆錢，悄悄走到葉果魯希卡身邊，在他背後拉一拉他的襯衫。

“跟我來，少爺，”他低聲說，“我帶你去看看一只挺好的小熊！好一頭古怪的、脾氣暴躁的小熊！嘿嘿！”

帶着睡意的葉果魯希卡站起來，沒精打采地跟着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去看熊。他走進一個不大的房間，還沒看見甚麼東西，先就聞到一股發霉的酸味，比在大房間里聞到的還要濃，多半是從這房間散布到整個房子里去的。這房間有一半地方擺着一張大床，鋪着油膩的棉被，另外一半地方擺着一個衣櫃和一堆堆包羅萬象的破衣服，從女人的漿硬的裙子起到小孩的短褲和吊褲帶止樣樣都有。衣櫃上燃着一支油燭。

葉果魯希卡沒看見原來猶太人應許下的熊，卻看見了一個高大的、很胖的猶太女人，披散着頭髮，穿一件紅地黑花點的法蘭絨衫子；她在大床和衣櫃中間的狹窄過道上費勁地轉來轉去，發出長聲的、哀傷的嘆息，倒好像牙痛似的。一看見葉果魯希

卡,她就做出要哭的臉相,长长地叹一口气,不容他往四下里看,就拿一片抹了蜂蜜的面包送到他的嘴唇旁边。

“吃吧,乖乖,吃吧!”她說,“你在这儿沒有媽媽,沒有人来照应你的吃喝。吃吧。”

叶果魯希卡果然吃了,不过他每天在家里吃的是冰糖和罌粟籽糕点,觉得这种搀了一半蜡和蜜蜂翅膀的蜂蜜沒甚么好吃。他吃东西的时候,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和犹太女人瞧着他叹气。

“你上哪儿去,乖乖?”犹太女人問道。

“上学去,”叶果魯希卡回答。

“你媽有几个孩子?”

“就是我一个。另外沒有了。”

“哎哟!”犹太女人叹道,眼睛往上看,“可怜的媽媽呀! 可怜的媽媽! 她会怎样的惦记,怎样的哭哟! 过一年,我們也要送我們的納烏木上学去了! 哎哟!”

“唉,納烏木,納烏木!”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叹道,他那白臉上皮肤紧张地抽动着,“他那么单薄呀。”

油腻的被子颤动起来,从被子底下探出一个小孩的鬚发的头,下面是一段很細的脖子;两个黑眼睛发亮,好奇地瞅着叶果魯希卡。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和犹太女人不住叹气,走到衣柜那边去,用犹太話談天。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用男低音低声讲话,他的犹太話归总起来,像是連續不断的“呱呱呱呱……”;他妻子呢,用尖細的像是火鸡的声音回答,她的話大致像是“嘟嘟嘟嘟……”。他們正在商量甚么的时候,从油腻的被子底下探出来另一个鬚发的头和一段瘦脖子,然后钻出第三个头,随后第四个头……要是叶果魯希卡有丰富的幻想,他就会想像被子底下躺着一个百头的怪物了。

“呱呱呱呱……”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說。

“嘟嘟嘟嘟……”犹太女人回答。

這場商談的結局是那个犹太女人长叹一声钻进衣柜，解开一个破破烂烂的綠布包，拿出一大块心形的黑面蜜餅。

“拿着，乖乖，”她說，把蜜餅遞給叶果魯希卡，“你現在沒有媽媽，沒有人給你点心吃了。”

叶果魯希卡把蜜餅塞到口袋里去，退到門口，因为老板夫妇生活在其中的那种发酸的霉气，他再也聞不得了。他回到大房間里，在长沙发上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再也不去管自己的乱紛紛的思想了。

庫茲米巧夫一点完票子，就把票子放回袋子里去。他对待那些票子并不特別尊敬，毫无礼貌地把它們往袋子里乱扔，漠不关心，好像那些票子不是錢，而是廢紙似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跟所罗門攀談起来。

“喂，怎么样，聪明人所罗門^①？”他說，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十字，“事情怎么样啊？”

“您說的是甚么事情？”所罗門問，露出挺凶的样子，倒好像人家指的是他犯了甚么罪似的。

“一般的事情啊……你最近在做甚么？”

“我做甚么？”所罗門反問一句，聳了聳肩膀，“还不是跟人家一样……您看，我是奴才。我是哥哥的奴才；哥哥是客人的奴才；客人是瓦尔拉莫夫的奴才；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瓦尔拉莫夫就会做我的奴才。”

“这是甚么意思？他怎么会做你的奴才？”

① 所罗門是大卫的兒子，公元前十世紀以色列的国王，以机智聪明著称，詳見《列王紀》。在这兒是因为名字相同用来取笑的意思。

“为甚么？因为沒有一位老爷或財主不願意为了多賺一个戈比而舔滿身疥疮的犹太人的手啊。現在，我是个滿身疥疮的犹太人，叫化子，人人把我看做狗，不过要是我有錢，瓦尔拉莫夫就会巴結我，就跟莫伊塞巴結你們一样。”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庫茲米巧夫互相瞧一眼。他俩都不明白所罗門的意思。庫茲米巧夫严厉地冷眼瞧着他，問道：

“你这蠢材怎么能拿自己跟瓦尔拉莫夫相比？”

“我还不至于蠢到把我自己跟瓦尔拉莫夫相比，”所罗門答道，譏諷地瞧着講話人，“虽然瓦尔拉莫夫是个俄罗斯人，他本性却是滿身疥疮的犹太人；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金錢和謀利；我呢，却把錢扔进炉子里去燒掉！我不要錢，不要土地，不要羊，也不要人家怕我，在我过路的时候对我脫帽子。所以我比您那个瓦尔拉莫夫聪明得多，也更像一个人！”

过了不大工夫，叶果魯希卡在半睡半醒当中听见所罗門用一种因为痛恨而透不出气的、悶悶的粗嘎声音讲着犹太人，讲得又快又不清楚。起初他的俄国話倒还讲得好，后来他加进了讲犹太人生活的說书人的声調，开始用濃重的犹太口音講話，像那回在市集上棚子里一样了。

“等一等……”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打断他的話，“要是你不喜欢你的宗教，你可以改信别的宗教，嘲笑宗教是罪恶；只有頂頂下賤的人才嘲笑自己的宗教信仰。”

“您压根儿沒听明白！”所罗門粗魯地打断他的話，“我跟你讲的是一件事，您讲的却是另一件事……”

“現在誰都看得出来你是个蠢材，”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叹道，“我尽我的心教訓你，你倒生气了。我照老前輩那样平心靜气地对你說話，你却像火鸡似的：‘卜拉，卜拉，卜拉！’不錯，你是

个怪人……”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走进来了。他不安地瞧一眼所罗門，又瞧一眼客人，他臉上的皮肤又紧张地抽动起来。叶果魯希卡搖了搖頭，往四下里看一眼，偶尔看見了所罗門，这当儿所罗門的臉正好有四分之三向他轉过来，他的长鼻子的阴影盖住他的整个左臉；跟那阴影纏在一起的冷笑，亮晶晶的、譏諷的眼睛，傲慢的表情，好像拔淨了毛的整个矮小身材，化成双份，在叶果魯希卡的眼前跳动着，这时他本人不像是小丑，倒像是人在梦中偶尔見到的一种东西，像是恶魔了。

“您这儿有个中了魔的人啊，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求上帝跟他同在！”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微笑着說，“您应当把他安置到甚么地方去，或者給他娶个老婆甚么的……他不像是个人了……”

庫茲米巧夫生气地皺眉。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又不安地、試探地瞧瞧兄弟，瞧瞧客人。

“所罗門，出去！”他厉声說道，“出去！”

他还添了一句犹太話。所罗門哈哈一笑，走出去了。

“怎么回事？”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担心地問赫利斯托佛尔神甫。

“他忘了形了，”庫茲米巧夫回答，“說話粗魯，自以为了不起。”

“我早就料到了！”莫伊塞·莫伊塞伊奇恐怖地叫道，合起掌来，“唉，我的天！我的天！”他低声喃喃道，“請你們务必行行好，包涵一下，別生气。他这人真怪，他这人真怪！唉，我的天！我的天！他是我的亲兄弟，可是我从他那儿除了麻煩以外甚么也得不到。你們知道，他呀……”

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用手指头指着脑門子，画了个圓圈，接

着說：

“脑筋不正常……他是个沒希望的人了。我不知道該拿他怎么办才好！他不喜欢人，不尊敬人，也不怕人。你們知道，他嘲笑每个人，他說些蠢話，对甚么人都不客气。說来你們也不信，有一回瓦尔拉莫夫上这儿来了，所罗門对他說了些話，惹得他拿起鞭子把我和他都打了一頓……可是何苦拿鞭子抽我呀？难道能怪我不对嗎？上帝夺去他的理智，那么这是上帝的意思，难道能怪我不对嗎？”

十分钟过去了，莫伊塞·莫伊塞伊奇仍旧在低声地嘮嘮叨叨，叹口气說：

“他晚上不睡觉，老是想，想，想，他究竟在想些甚么，那就只有上帝才曉得了。要是晚上去看他，他就生气，笑。他甚至也不喜欢我……而且他甚么也不要！先父去世的时候，給我們每人留下六千卢布。我給自己买了一个驛店，結了婚，現在有了子女；他呢，把錢丢进炉子里燒掉了。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何苦燒掉？你不要，可以給我啊，何苦燒掉呢？”

忽然那个安着滑輪的門吱吱嘎嘎响起来，地板在甚么人的脚步声里顫动了。一股輕微的冷風吹到叶果魯希卡身上来，他覺得好像有个大黑鳥飞过他面前，貼近他的臉煽着翅膀。他睜开眼睛……舅舅站在长沙发旁边，手里提着袋子，准备动身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拿着寬边的礼帽，正在对甚么人鞠躬，微笑，然而不像平素那样笑得溫柔而感动，却恭敬而勉强，这种笑容跟他的臉很不相称。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呢，好像他的身体断成了三截，他正在稳住自己，极力不叫自己的身子散开似的。只有所罗門站在墙角，交叉着两只手，仿佛沒出甚么事一样，照旧輕蔑地微笑。

“尊駕务必要原諒我們这儿不干净才好!”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哼哼唧唧地說,現出又痛苦又欢喜的笑容,不再理会庫茲米巧夫或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一心稳住自己的身子,免得散开,“我們是些普通人,尊駕!”

叶果魯希卡揉一揉眼睛。房間中央果然站着一位尊駕,是个年青、丰满、很美的女人,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頂草帽。叶果魯希卡还沒来得及端詳她的相貌,就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忽然想起了白天在山上看見的那棵孤另另的、苗条的白楊树。

“瓦尔拉莫夫今天来过沒有?”女人的声音問道。

“沒有,尊駕!”莫伊塞·莫伊塞伊奇回答說。

“要是明天您看見他,請他上我家里去一忽儿。”

忽然,十分意外的,叶果魯希卡看見离自己的眼睛半俄寸^①远的地方有两道絲絨样的黑眉毛,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張嬌嫩的女性的臉蛋儿,帶着两个酒渦儿;如同阳光从太阳里放射出来一样,微笑从酒渦那儿放射出来,布滿了全臉。有一股挺好聞的香气。

“好一个漂亮孩子!”女人說,“这是誰家的孩子?卡齐米尔·米海罗維奇,瞧,多么可爱啊!天呐,他睡着了!我亲爱的小胖子……”

女人亲热地吻叶果魯希卡两边的臉蛋儿;他微笑了,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覺,就閉紧眼睛。門上的滑輪吱吱嘎嘎地叫起来,傳来了匆忙的脚步声;不知甚么人正在走进走出。

“叶果魯希卡!叶果魯希卡!”他听见两个低沉的声音小声說,“起来,要走了!”

① 一俄寸約合中国一寸三分。

不知道是誰，大概是簡尼斯卡吧，扶他站起來，摠着他的胳膊。在路上，他微微睜開眼睛，又看見了那個吻過他的、穿一身黑衣服的美麗女人。她站在房中央，瞧他走出去，微笑着，和氣地點頭。他走近房門，看見一個英俊的、魁偉的黑發男子，戴一頂禮帽，裹着皮綁腿。這人一定是陪那位貴婦人來的。

“唷！”外面傳來這樣的聲音。

在這所房子大門口，葉果魯希卡看見一輛華貴的新馬車和一對黑馬。在車夫座上坐着一個穿號衣的車夫，手里拿一根長鞭子。送客人出來的只有所羅門一個人。他的臉由於要笑而緊張着，看樣子好像非常急于地等客人走掉，好痛快地笑他們一場似的。

“這是德蘭尼茲卡雅伯爵小姐，”赫利斯托佛爾神甫爬上馬車，小聲說。

“對了，德蘭尼茲卡雅伯爵小姐，”庫茲米巧夫也小聲地重說一遍。

伯爵小姐的光臨所留下的印象大概很大，因為就連簡尼斯卡都壓低喉嚨說話，直到馬車走出四分之一俄里，回過頭來遠遠地望去，看不見驛店，只看見一點昏暗的亮光時候，才敢拿鞭子抽那匹栗色馬，吆喝一聲。

4

這個使人捉摸不透的、神秘的瓦爾拉莫夫，雖然所羅門看不起，可是大家談得很多，就連那個美麗的伯爵小姐也要找他，究竟是個甚麼人呢？半睡半醒的葉果魯希卡挨着簡尼斯卡並排坐在車夫座上心里想着的正是這個人。他從沒見過這個人，不過

屢次聽到人家說起他，也常常在想象中描摹他的樣子。他知道瓦爾拉莫夫有好幾萬俄畝的土地，有十萬只羊，有很多的錢；關於他的生活方式和職業，葉果魯希卡只知道他老是“在這一帶地方轉來轉去”，老是有人找他。

在家里，葉果魯希卡聽說過很多關於德蘭尼茲卡雅伯爵小姐的事。她也有好幾萬俄畝的土地，許多的羊，一個養馬場，很多的錢，可是她不“轉來轉去”，却住在自己闊綽的莊園上；伊凡·伊凡內奇和別的熟人為了接洽事情，不止一次地到伯爵小姐家里去過，因此講過許多關於那個莊園的奇談趣事；比方說，他們講道：伯爵小姐的客廳里，四壁挂着波蘭歷代皇帝的御照，擺着一個大座鐘，那鐘做成一個小山的样子，山上站着一頭金馬，嵌着寶石眼睛，揚起前蹄，馬身上坐着一個金騎士，每逢鐘響，他就向左右揮舞馬刀。據說伯爵小姐每年大約開兩次舞會，請來全省的貴族和文官，就連瓦爾拉莫夫也來參加；所有的賓客全用銀茶炊喝茶，吃各種珍品（比方說在冬天，到了聖誕節，他們吃得到復盆子和草莓），隨着音樂跳舞，樂隊一天到晚奏樂不停……

“她長得多么美啊！”葉果魯希卡想起她的臉兒和笑容，暗自想道。

庫茲米巧夫大概也在想伯爵小姐，因為車子走出兩俄里的時候，他說：

“那個卡齊米爾·米海羅維奇可真能揩她的油！您該記得，前年我向她買羊毛的時候，他在我買的一批貨色上就賺了大約三千。”

“要想波蘭人不是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的，”赫利斯托佛爾神甫說。

“可是她一点也不在意。據說她年輕，愚蠢。腦子糊塗得

很！”

不知甚么緣故，叶果魯希卡一心只願想瓦尔拉莫夫和伯爵小姐，特別是想伯爵小姐。他那睡意朦朧的脑子里根本拒絕平凡的思想，瀰漫着一片云雾，只保留着神話里的怪誕形象，它們具有一种便利：好像会自动在脑筋里生出来，不必費思索的人甚么力，而且只要使勁搖一搖頭，那些形象又会自动消灭，无影无踪了；再者他四周的一切东西也沒有一样能使他生出平凡的思想。右边是一帶烏黑的山巒，好像遮擋着甚么神秘可怕的东西似的；左边地平綫上整个天空布滿一片紫霞，誰也鬧不清究竟是因为有甚么地方起了火呢，还是月亮就要升上来。如同在白天一样，远方还是看得清的，可是那点柔和的紫色，給黄昏的暗影盖住，不見了；整个草原也藏在暗影里，就跟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的小孩藏在被子底下一样。

在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鵲鵲和秧鸡已經不再叫喚，夜鶯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峽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沒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滿了生命。太阳剛剛下山，黑暗剛剛籠罩大地，白昼的煩悶就給忘記，一切全得到原諒，草原从它那辽闊的胸脯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見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裡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輕的鳴叫声，这在白天是听不到的；瞿瞿声、吹哨声、搔爬声，总之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混合成一种不断的、單調的鬧声，在那种鬧声里默想往事，忧郁悲伤，反而很舒服。單調的唧唧声跟催眠曲似的催人入睡；你坐着車，覺着自己就要睡着了，可是忽然不知从甚么地方傳來一只沒有睡着的鳥的短促而不安的叫声，或者听到一种来历不明的声音，像是誰在惊奇地喊叫：“啊呀！啊呀！”然后睡意就又合上了你的眼皮。或者，你坐車走过一个峽谷，那儿生着灌木，就会听见一种被草

原上的居民叫做“睡鳥”的鳥，对甚么人叫道：“我睡啦！我睡啦！我睡啦！”又听见另一种鳥在笑，或者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声——那是猫头鷹。它們究竟是为誰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誰听它們叫，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不过它們的叫声却含着很多的悲苦和怨艾……空气中有一股禾秸、枯草、迟开的花的香气，可是那香气濃重，甜膩，溫柔。

透过暗影，样样东西都看得见，只是各种东西的颜色和輪廓却很难辨清。样样东西都变得跟它本来的面目不同了。你坐车走着，忽然看见前面大路旁边站着一个黑影，像一个修士；它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着，手里不知拿着甚么东西……别是土匪吧？那黑影越来越近，越变越大；这时候它跟馬車平齐了，你这才看见原来这不是人，却是一丛孤另另的灌木或者一块大石头。这类稳稳不动、有所等待的人影，站在矮山上，藏在坟墓背后，从杂草里探出头来；它們全都象人，引人起疑。

月亮升上来了，夜色变得蒼白而发黑。暗影好像散了。空气透明，新鮮，温暖；到处都看得清楚了，甚至辨得出路边一根根的草莖。在远处的空地上可以看见头盖骨和石头。可疑的、像是修士的人形由月夜的明亮的背景衬托着，显得更黑，也好像更忧郁了。在单调的鳴叫声中，越来越常常夹着那种攪扰靜止的空氣的不知甚么东西发出来的“啊呀！啊呀！”惊叫声，还可以听见沒有睡着的或者在梦囈的鳥的叫声。寬闊的阴影游过平原，就像云朵游过天空一样；在不可思議的远方，要是你长久地眺望它，就会看见模模糊糊、奇形怪状的形象升上来，彼此堆砌在一块儿……那是有点阴森可怕的。人只要瞧一眼淡綠的、布满繁星的天空，看见天空既沒有云朵，也沒有污斑，就会明白温暖的空气为甚么靜止，大自然为甚么小心在意不敢动一动，它战战兢

競，舍不得失去哪怕是一瞬間的生活。至于天空那种没法測度的深邃和无边无际，人是只有凭了海上的航行和月光普照下的草原夜景才能有所体会的。天空可怕、美丽、亲切、显得懶洋洋的，誘惑着人們，它那纏綿的深情使人头脑昏眩。

你坐車走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在路上碰見一个沉默的古墓或者一块人形的石头——上帝才知道那块石头是在甚么时候，由誰的手立在那儿的；夜鳥无声无息地飞过大地；渐渐的，你回想起来草原的傳說，旅客們的故事，久居草原的保姆所讲的神話，以及凡是你的灵魂能够想像、能够了解的种种事情。于是，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藍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鳥的飞翔中，在你看見而且聽見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可爱而庄严的故土的呼喚，一心想随着夜鳥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緊張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財富和灵感对这个世界來說白白荒廢了，沒有人用歌曲称頌它，也沒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鬧声中，人聽見草原悲涼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嗨！你好，潘捷列！平安无事嗎？”

“謝天謝地，伊凡·伊凡內奇！”

“你們看見瓦尔拉莫夫沒有，伙計們？”

“沒有，我們沒有看見。”

叶果魯希卡醒来，睜开眼睛。車子停住了。大路上，靠右边，有一长串的貨車向前一直伸展到远处，許多人在車子近旁走動。所有的貨車載着大捆的羊毛，看上去很高很壯；馬呢，可就顯得又小又矮了。

“好，那么，我們现在就赶到喝奶派那儿去！”庫茲米巧夫大声說，“犹太人說瓦尔拉莫夫要在喝奶派那儿过夜。既是这样，那就再会吧，伙計們！願主跟你們同在！”

“再会，伊凡·伊凡內奇！”有几个声音回答。

“对了，我說，伙計們，”庫茲米巧夫連忙又喊道，“你們把我的这个小孩子带在身边吧！何必叫他白白地陪着我們受車子的顛簸呢？把他放在你車上的羊毛捆上面吧，潘捷列；让他慢慢地走，我們却要赶路去了。下来，叶果尔！去吧，沒关系！……”

叶果魯希卡从車夫座位上下来。好几只手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到半空中，他发现自己爬到一个又大又軟、沾着露水有点潮湿的东西上面。这时候他觉得天空离他近了，土地离他远了。

“喂，把小大衣拿去！”簡尼斯卡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嚷道。

他的大衣和小包袱从下面丢上来，落在叶果魯希卡身旁。他不願意多想心思，連忙把包袱放在脑袋底下，拿大衣盖在身上，伸直了腿，因为碰到露水而微微耸起肩膀，滿意地笑了。

“睡吧，睡吧，睡吧……”他想。

“別亏待他，你們这些鬼！”他听見簡尼斯卡在下面說道。

“再見，伙計們！願主跟你們同在！”庫茲米巧夫叫道，“我拜托你們啦！”

“您放心吧，伊凡·伊凡內奇！”

簡尼斯卡吆喝着馬儿，馬車吱吱嘎嘎地滾动了，然而不是順着大路走，却是往斜下里甚么地方走去。随后有大約两分钟的沉靜，仿佛車队睡着了似的，只听見远远的那拴在馬車后面的鉄桶的叮咚的响声漸漸消失。后来，車队前头有人喊道：

“基留哈！开动啦！”

最前面的一辆貨車吱吱嘎嘎响起来，然后第二辆、第三辆也

响了……叶果魯希卡覺得自己躺着的这辆貨車搖晃着，他吱吱嘎嘎地响起来。車队开动了。叶果魯希卡抓紧了拴羊毛捆的绳子，又滿意地笑了，把口袋里的蜜餅摆一摆好，睡着了，就跟睡在家里的床上一样……

等他醒来，太阳已經升起来。一座古坟遮擋着太阳，可是太阳极力要把亮光洒到世界上来，用力向四面八方射出光芒，使得地平綫洋溢着一片金光。叶果魯希卡覺得太阳走錯了地方，因为昨天太阳是从他背后升起来，現在却大大的偏左了……而且整个風景也不像昨天了。群山沒有了；不管你往哪边看，四面八方，都鋪展着一片棕色的、无精打采的平原，无边无际；平原上，这儿那儿隆起一些小坟，昨天的那些白嘴鴉飞来飞去。前面远处，有一个村子的钟樓和草屋現出一片白顏色；今天湊巧是星期日，烏克蘭人都待在家里，烤面包，燒菜——这可以从每个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看出来，那些烟像一块深藍色的透明的幕那样挂在村子上。在两排草屋中間的空当上，在教堂的后面，露出一条藍色的河，河对面是雾蒙蒙的远方。可是跟昨天相比，再也沒有一样东西比道路的变化更大。一种非常寬闊的、奔放不羈的、雄偉强大的东西在草原上伸展出去，代替了大道。那是一条灰色长带，經過車馬和人們的踐踏，布滿尘土，跟所有的道路一样，只是路面有好几十俄丈寬。这条道路的辽闊使叶果魯希卡看得迷迷糊糊，引得他生出了神話的思想。誰順这条路旅行呢？誰要这么大的空地呢？这真是叫人弄不懂，古怪。真的，人們也許会揣想：迈着大步的巨人，例如伊里亚·慕洛麦茨^①和大盜索羅維^②，至今还在俄罗斯生活着，他們的大馬也沒死吧。叶果魯希

① 俄罗斯民謠叙事詩中的勇士，俄罗斯土地的主要守卫者之一。

② 俄罗斯民謠叙事詩中的勇士。

卡瞧着这条道路，幻想六辆高高的战车并排飞驰，就跟在《圣经》故事的插图上看见的一样；每辆战车由六头发疯的野马拉着，高高的车辆搅起滚滚的烟尘升上天空，驾驭那些马的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或者在神话的思想中才能生长出来的那种人。要是真有那些人的话，他们跟这草原和大道相配起来会多么合适啊！

在大道的右边，挂着两股电线的电线杆子一直伸展到大道的尽头去。它们越变越小，进了村庄，在草屋和绿树后面消失了，然后又在紫色的远方出现，成了很小很细的短棍，像是插在地里的铅笔。大鹰、猛隼、乌鸦，坐在电线上，冷眼瞧着走动的货车队。

叶果鲁希卡躺在最后一辆货车上，所以能看见这整个一长串的货车。货车队的货车一共有二十来辆，每三辆一定有一个车夫。在叶果鲁希卡躺着的最后一辆货车旁边走着一个老头儿，鬍子雪白，跟赫利斯托佛尔神甫那样又瘦又矮，可是他有一张给太阳晒成棕色的、严厉的、沉思的脸。很可能这老人并不严厉，也没有在沉思；不过他的红眼皮和又尖又长的鼻子给他的脸添了一种严肃冷峻的表情，那些习惯了独自一人思考严肃事情的人就会有那样的表情。跟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一样，他戴着一顶宽边的礼帽，然而不是老爷戴的那种，而是棕色毡子做成的，与其说像一顶礼帽，倒不如说像一个切去尖顶的圆锥体。他光着脚。大概因为冬天他在货车旁边行走，可能冻僵了不止一回，于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吧，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拍大腿，顿脚。看见叶果鲁希卡醒了，他就瞧着他，耸起肩膀，仿佛怕冷似的，说：

“哦，醒啦，小子！你是伊凡·伊凡内奇的儿子吧？”

“不，我是他的外甥……”

“伊凡·伊凡内奇的外甥吗？瞧啊，现在我脱了靴子，光着

脚蹦蹦跳跳啦。我这双脚痛，挨过冻；不穿靴子倒还舒服些……倒还舒服些，小子……这是说，不穿靴子……这么一说，你是他的外甥？他倒是好人，挺不错……愿主赐他健康……挺不错我是指伊凡·伊凡内奇……他上喝奶派那儿去了……啊，主，求您怜悯我们！”

老头儿讲起话来好像也怕冷似的，断断续续，不肯爽快地张开嘴巴；他发不好唇音，含含糊糊，仿佛嘴唇冻住了似的。他对叶果鲁希卡讲话的时候没笑过一回，显得很凶的样子。

远处，在前面相隔两个货车的那边有一个人走着，穿一件土红色的长大衣，戴一顶鸭舌帽，穿着高筒靴子，靴筒松垂下来，手里拿一根鞭子。这人不老，四十岁上下。等到他扭回头来，叶果鲁希卡就看见一张红红的长脸，生着稀疏的山羊鬍子，右眼底下凸起一个海绵样的瘤子。除了那个很难看的瘤子以外，他还有一个特色非常惹人注意：他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挥舞着，仿佛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似的；他不时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然后用两只手指指挥，独自哼着甚么曲子。

再前面一个车夫是个高高的、直挺挺的人，两个肩膀往下溜得厉害，后背平得跟木板一样。他把身子挺得笔直，好像在行军，或者吞下了一管尺子似的；胳膊不甩来甩去，就跟两条直木棒那样搭拉着；他迈腿如同搬木头，那样子像是玩具兵，差不多膝头也没弯，可是尽量把步子迈大；老头儿或者那个生着海绵样的瘤子的人每迈两步，他只要迈一步就行了，所以看起来好像他比他们走得慢，落在后面似的。他的脸上绑着一块破布，脑袋上有个东西高起来，看上去像是修士的无边帽；他上身穿乌克兰式的短上衣，满是补丁，下身穿深蓝色的肥裤子，散着裤脚，脚上一双树皮鞋。

那些远在前面的車夫，叶果魯希卡就看不清了。他伏在車上，在羊毛捆上挖一个小洞，閑着沒事做，抽出羊毛来編綫玩。在他下面走路的老头儿却原来并不像人家凭他的臉色所料想的那么凶和严肃。他一开口讲话，就停不住嘴了。

“你上哪儿去啊？”他問，頓着脚。

“上学去，”叶果魯希卡回答。

“上学去？啊……对，求天后帮助你。原来是这么的。一个脑筋固然不錯，不过两个更好些。上帝給这人一个脑筋，給那人两个脑筋，甚至給另一个人三个脑筋……給另一个人三个脑筋，这是实在的……一个脑筋是天生来就有的，另一个脑筋是念书得来的，再一个是从美好的生活里得来的。所以你看，小兄弟，要是一个人能有三个脑筋，那可不錯。那种人不但活得舒服，死得也輕松。死得也輕松……不过我們大家将来全要死的。”

老头儿搔一搔脑門子，抬起他的紅眼睛瞧一瞧叶果魯希卡，接着說：

“去年从斯拉甫亚諾塞尔卜斯克来的那位老爷 瑪克辛·尼古拉伊奇，也帶着他的小小子去上学。不知道他在那儿求学求得怎么样了，不过那小子倒挺不錯，好……求上帝保佑他們，那些好老爷。对了，他也送孩子去上学……斯拉甫亚諾塞尔卜斯克一定沒有念书的学堂。一定沒有……不过那个城挺不錯，好……給老百姓念书的普通学堂倒是有的，讲到求大学問的学堂，那儿就沒有了……沒有了，这是实在的。你叫甚么名字？”

“叶果魯希卡。”

“那么，正名是叫果里……神圣的殉教徒叶果里，胜利者，他的节日是四月二十三日。我的教名是潘捷列……潘捷列·扎

哈洛甫·霍罗朵夫……我們是霍罗朵夫家。我是庫爾斯克省契木城的人，那地方你也許聽說過吧。我的兄弟們學了手藝，在城里做活兒，不過我是個庄稼漢……我一直是庄稼漢。大概七年前，我上那兒去過……那是說，我回家去了。鄉下也去了，城里也去了……我是說，去過契木。那時候，謝天謝地，他們大伙兒都還活着，挺硬朗，可是現在我就不知道了……有些人也許死了吧……也到了該死的時候了，因為大伙兒都老了，那是說有些人比我还老。死也沒甚么，死了也挺好，不過，當然，沒行懺悔禮可死不得。再也沒有比來不及行懺悔禮的橫死更糟的了。橫死只有魔鬼才喜歡。要是你想行完懺悔禮再死，免得不能進入主的大殿，那就向殉教徒瓦爾瓦拉禱告好了。她替人說情。她是那樣的，這是實在的……因為上帝指定她在天上占這麼一個地位，就是說人人都有充分的權利向她禱告，要行懺悔禮。”

潘捷列只顧嘮叨，明明是不管葉果魯希卡在不在聽。他懶洋洋地講着，自言自語，既不抬高聲音，也不壓低聲音，可是在短短的一段時間里卻能夠講出許多事情來。他講的話全是零碎的片段合成的，彼此很少聯系，葉果魯希卡聽着一點意思也沒有。他所以講這些話，也許只因為沉默地度過了一夜以後，如今到了早晨，需要說一說，查對一下自己的思想，看它們是不是全在罷了。講完懺悔禮以後，他又講起那個斯拉甫亞諾塞爾卜斯克地方的瑪克辛·尼古拉伊奇。

“對了，他帶着小小子……他帶着的，這是實在的。”

有一個車夫本來遠遠地在前面走着，忽然離開他原來的地方，跑到一邊去，拿鞭子抽着地面。他是個高大的、寬肩膀的漢子，年紀在三十歲左右，生着鬚曲的金黃頭髮，顯然很有力氣，很健康。憑他的肩膀和鞭子的動作來看，憑他的姿勢所表現的那

种恶狠狠的样子来看，他所打的是一个活东西。另外有一个車夫跑到他那儿去了，这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一把又大又密的黑鬍子，穿一件坎肩和一件衬衫，衬衫的底襟沒有掖在褲腰里。这个車夫发出低音的、夹着咳嗽声的大笑，叫道：

“哥儿們，迪莫夫打死了一条毒蛇！真的！”

有些人，单凭他們的語声和笑声就可以正确地判断他們的智慧。这个生着黑鬍子的汉子正好就是这类幸运的人；从他的語声和笑声听得出来他是彻头彻尾的蠢笨。生着金色头发的迪莫夫打完了，就拿鞭子从地面上挑起一根像绳子一样的东西，哈哈笑着，把它扔在車子旁边。

“这不是毒蛇，是草蛇！”有人嚷道。

那个走路像木头、臉上綁着破布的人快步走到死蛇那儿，看了一眼，揚起他那木棍一样的胳膊。

“你这囚犯！”他用悶悶的、悲痛的声音叫道。“你干么打死这条小蛇呀？它碍了你甚么事，你这該死的？瞧，他打死了一条小蛇；要是有人照这样打你，你怎么样？”

“不該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平心靜气地唠叨着，“不該打死……又不是毒蛇。它那样子虽然像蛇，其实是个性子温和、不会害人的东西……它喜欢人……草蛇是这样的……”

迪莫夫和那生着黑鬍子的人，大概覺着不过意了，因为他們大声笑着，不回答人家的抱怨，懶洋洋地慢慢走回自己的貨車那儿去。等到最后一辆貨車走到死蛇躺着的地方，臉上綁着破布的人凑近草蛇弯下腰去，轉身对潘捷列用含泪的声音問道：

“老爷爷，他干么打死这草蛇呀？”

这时候叶果魯希卡才看見他的眼睛挺小，暗淡无光；臉色灰

白，有病容，也好像暗淡无光；下巴挺红，好像肿得厉害。

“老爷爷，他干么打死它呀？”他又说了一遍，跟潘捷列并排走着。

“他是个蠢人，手发痒，所以他才打死它，”老头儿回答，“不过不应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迪莫夫是个捣蛋鬼，大家都知道；他碰见甚么就打死甚么，基留哈也不拦住他。他应该出头管一管，可是他倒‘哈哈’‘啾啾’的……不过，你呢，瓦夏，也别生气……何必生气呢？打死就算了，愿主跟他同在^①……迪莫夫是捣蛋鬼，基留哈因为糊涂才会那样……没甚么……他们是懂事的蠢人，也罢，愿主跟他们同在。叶美里扬就从来不碰一碰不该碰的东西……他从来也不碰，这是实在的……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呢，蠢……叶美里扬……他就不碰。”

穿土红色大衣、长着海绵样的瘤子的车夫，本来在指挥着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这时候听见人家提起他的名字，就站住，等着潘捷列和瓦夏走到他面前，跟他们并排走着。

“你们在谈甚么？”他用嘶哑的、透不出气的声音问道。

“哪，瓦夏在这儿生气，”潘捷列说，“所以，我就跟他讲讲话，好让他别生气……哎哟，我这双挨过冻的脚好痛哟！哎哟，哎哟！就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主的节日，脚就痛得更厉害了！”

“那是走出来的，”瓦夏说。

“不，孩子，不是的……不是走出来的。走路的时候倒还舒服点；等我一躺下，一暖和呀——那才要命哟。走路在我倒还轻松点。”

^① 意思是“随他去好了”。

穿着土紅色衣服的叶美里揚夾在潘捷列和瓦夏當中走着，搖動胳膊，仿佛他們打算唱歌似的。搖了不大功夫，他放下胳膊，沒希望地干叫起來。

“我的嗓子坏了！”他說，“真是倒楣！昨天一晚上，今天一上午，我老是想著我們先前在馬利諾夫斯基家婚禮上唱的求主憐憫那個三部合唱；它在我的腦子里，也在我的喉嚨里……仿佛就要唱出來了，真要唱吧，卻又唱不出來！我的嗓子坏了！”

他沉默了一分鐘，想到甚么，又說下去：

“我在唱詩班里唱過十五年；在盧剛斯基的工廠里，也許沒有一個人的嗓子趕得上我。可是，見鬼，前年我在朵奈茲河里洗了一次澡，從那時候以後，我就連一個調門也唱不准了。嗓子受涼了。我沒有了嗓子，就跟工人沒有了手一樣。”

“這是實在的，”潘捷列同意。

“說到我自己，我明白我自己已經是個沒希望的人，完了。”

這當兒，瓦夏湊巧看見叶果魯希卡。他的眼睛變得油亮，比先前更小了。

“原來有位少爺跟我們一塊兒走吶！”他拿衣袖擋住鼻子，仿佛害臊似的，“好一個尊貴的車夫！留下來跟我們一塊兒吧，也趕車子，運羊毛好了。”

他想到一個人同時又是少爺，又是車夫，大概覺着很稀奇，很有趣，因為他揚聲大笑，繼續發揮他這種想法。叶美里揚也抬頭看看叶果魯希卡，可是只隨意看一眼，眼光冷淡。他在想自己的心事，要不是因為瓦夏談起，大概不會留意到有叶果魯希卡這麼一個人。還沒過上五分鐘，他又搖胳膊，然後向他的同伴描摹他晚上想起來的婚歌求主憐憫的美妙。他把鞭子夾在胳膊窩底下，揮動兩條胳膊。

貨車隊在离村子一俄里远的一个安着汲水吊杆的水井旁边停住。黑鬍子的基留哈把水桶放进井里，把肚子貼着井栏杆，伏在上面，把头发蓬松的脑袋、肩膀、一部分胸脯，伸进那黑洞里去，因此叶果魯希卡只看得見他那两条几乎不挨地的短腿了。他看見深深的井水上映着他的脑袋的影子，高兴起来，发出低沉的傻笑，井里也发出同样的回声应和着；等他站起来时，他的臉和脖子紅得跟紅布一样。第一个跑过去喝水的是迪莫夫。他一面笑一面喝水，常常从水桶那儿扭过头来对基留哈讲些好笑的事，然后他回轉身，大声說出五个难听的字眼，响得滿草原都听得見。叶果魯希卡听不懂这类字的意思，可是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字不好。他知道他的亲戚和朋友对这些字默默地抱着恶感；不知甚么緣故，他自己也有了那种感觉，而且素来认为只有喝醉的和粗野的人才有权利大声地說这些字。他听着迪莫夫的笑声，想起草蛇惨遭毒手，就对这人感到一种近似痛恨的感情。事有凑巧，迪莫夫偏偏在这当儿看見了叶果魯希卡，叶果魯希卡已經从車上爬下来，往水井走去。他哈哈大笑，叫道：

“哥儿們，老头儿昨天晚上生了个男孩子！”

基留哈用他的男低音笑起来，笑得直咳嗽。別人也笑。叶果魯希卡臉紅了臉，从此断定迪莫夫是个很坏的人。

迪莫夫生着金色的鬚发，沒戴帽子，衬衫敞着前胸，看上去很漂亮，长得非常强壮；从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来他爱捣乱，力气大，深知自己的本事。他扭动着肩膀，两手插在腰上，說笑的声音比誰都响亮，看样子好像打算用一只手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震惊全世界似的。他那狂放的、嘲弄的眼光在大道、貨車、天空上溜来溜去，不肯停留在甚么东西上，好像因为无事可做，很想找个人来一拳打死，或者找个东西来取笑一番似的。他

分明誰也不怕，甚么也拦不住他；叶果魯希卡对他有甚么看法，他大概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可是叶果魯希卡已經从心里恨他那金发、他那神采焕发的臉、他那力气，带着憎恶和恐惧听他的笑声，已經打定主意要找点罵人的話来报复他了。

潘捷列也走到水桶这儿来了。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綠杯子，它原是神像前的长明灯，然后他用一小块破布把它擦干净，在水桶里舀滿水，喝完了，再舀滿，再喝完，然后用破布把它包起来，放进衣袋里。

“老爷爷，你为甚么拿灯喝水？”叶果魯希卡奇怪地問道。

“有人凑着桶子喝水，有人拿灯喝水，”老头儿支吾道，“各人有各人的章法……你凑着桶子喝水——好，那就喝个够吧……”

“你这宝贝儿啊，你这小美人哟！”瓦夏忽然用爱撫的含泪声調說，“我的心肝啊！”

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那两只眼睛变得油亮，含着笑意，他的臉上带着方才看叶果魯希卡时候的那种表情。

“你在跟誰說話？”基留哈問。

“我說的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跟小狗那样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玩呢……”

人人开始眺望远方，寻找那只狐狸，可是甚么也看不見。只有瓦夏一个人用他那无光的灰眼睛看見了甚么，而且看得入了迷。他的眼睛非常尖，这是叶果魯希卡后来才知道的。他看得那么远，因此，荒凉的棕色草原对他來說永远充滿生命和內容。他只要往远方一看，就会瞧見狐狸啦、野兔啦、野雁啦，或者别的什么远远躲开人的动物。看見一只奔跑的野兔或者一只飞翔的野雁，那是沒有甚么稀奇的，凡是走过草原的人都看見过；可是不見得人人都有本領看見那些不是在奔逃躲藏、也不是在仓皇

四顾、而是在过着家庭生活的野生动物。瓦夏却看得见玩耍的狐狸、用小爪子洗脸的野兔、啄翅膀上羽毛的野雁、钻出自己的蛋壳的小鸡。由于眼睛尖，瓦夏除了大家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自己独有、别人没份的世界；那世界多半很美，因为每逢他看见甚么，看得入迷的时候，谁也不能不嫉妒他。

货车队往前走的时候，教堂正在敲钟召人去做弥撒。

5

这一串货车在一个村子外面的一条河旁边停住了。太阳跟昨天一样炎热，一点风也没有，令人发闷。河岸上有几株杨柳，可是树的阴影不落在土地上，却映在水面上，变得一无用处了，就连躺在货车底下的阴影里，也还是闷热无聊。水映着天空而发蓝，热烈地引诱人们到它那儿去。

叶果鲁希卡直到现在才注意到的一个车夫，司乔普卡，是个十八岁的乌克兰小伙子，上身穿一件长衬衫，没系腰带，下身穿着肥裤子，散着裤腿，走起路来裤腿像旗子一样的飘动；他很快地脱下衣服，顺着高陡的河岸跑下去，噗咚一声跳进水里。他钻进水里三回，然后仰面朝天的游泳，快活得闭上眼睛。他的脸露出微笑，皱着，好像他觉着又痒又痛，而且可笑似的。

在找不到地方躲避溽暑和窒闷的热天，水的拍溅声和游泳的人的很响的呼吸声就在人们的耳朵里成了好听的音乐。迪莫夫和基留哈学司乔普卡的样，也接连地赶紧脱光衣服，大声笑着，预先感到了舒服，跳进水里去。那条安静而谦虚的小河响起一片喷鼻子声、拍水声、嚷叫声。基留哈咳嗽，欢笑，嚷叫，好像他们要淹死他似的；迪莫夫呢，追他，极力要拉住他的后腿。

“哈哈！”他嚷叫，“逮住他！抓住他！”

基留哈揚声大笑，痛快得很，可是他臉上的表情却跟原先在陆地上一样的发傻，发呆，仿佛有人偷偷掩到他背后，拿斧背打了他的脑袋似的。叶果魯希卡也脫掉衣服，可是并没有走下河岸的高坡，却一阵風似地往前猛跑几步，飞下去，离水面有一俄丈半那么高。他在空中画一道弧线，落进水里，沉得很深，可是沒有碰到底；有一种不知甚么力量挨在他身上又凉快又舒服，把他托起来，送回水面上来了。他钻出水，噴鼻子，吹水泡，睜开眼睛；可是太阳正巧映在貼近他臉的水面上。先是耀眼的光点，随后是虹彩和黑斑，照进了他的眼睛。他赶紧又沉进水去，在水里睜开眼睛，看見一片迷蒙的綠色，就跟月夜的天空一样。原先那个力量又不让他沉到水底，不让他待在凉爽里，却把他托上水面来。他钻出水，深深呼一口气，不但胸膛里面觉着暢快清新，就連肚子里也觉着了。然后，为要尽情享受河水，他就随自己的意玩乐；他仰面躺在水上，享享福，拍拍水，翻个斤斗，背朝上游，側着身子游，仰面游，立着游，总之随自己的高兴，游累了为止。对岸生着茂密的芦葦；河岸让太阳塗上一层金光，芦花像美丽的穗子似的低垂到水面上。有一个地方，芦葦在颤动，芦花点头，傳來水的拍濺声——原来司乔普卡和基留哈在“抓”虾呢。

“虾！瞧，哥儿們：虾！”基留哈得意地叫道，果然拿出一只虾来。

叶果魯希卡游到芦葦那儿，沉进水里，开始在芦葦根的周圍摸索。他在又稀又粘的淤泥里找来找去，摸到一个尖尖的、膩手的东西，也許真的就是一只虾；可是这当儿不知誰抓住他的后腿，把他拉到水面上去了。叶果魯希卡嘴里噙进水去，咳嗽着，睜开眼睛，看見面前是搗蛋鬼迪莫夫水淋淋的、笑嘻嘻的臉。这

个捣蛋鬼正在喘气；从他的眼神看来，他打算把这玩笑开下去。他一手拉紧叶果鲁希卡的腿，已经抬起另一只手要掐他的脖子了，可是叶果鲁希卡又讨厌又害怕，仿佛不愿意他碰到自己，又害怕那大力士会淹死他，就挣脱他的手说：

“傻瓜！我要打你一耳光！”

他觉得这还不够表现他的痛恨，想了一想，又说：

“坏蛋！狗崽子！”

可是迪莫夫倒好像没出甚么事似的，已经不再答理叶果鲁希卡，游着水去找基留哈了，嚷着：

“哈哈！咱们来捉鱼吧！伙计，捉鱼吧！”

“行啊，”基留哈同意，“这儿一定有很多鱼……”

“司乔普卡，跑到村子里去，向农民借个网子来！”

“他们不肯给的！”

“他们肯的！你央求他们好了！跟他们说，看在上帝份上求他们借给我们，因为我们跟朝山进香的人差不多啊。”

“这是实在的！”

司乔普卡就爬水出来，赶快穿上衣服，帽子也没戴，肥肥的裤腿一撮一撮的，跑到村子那边去了。叶果鲁希卡自从跟迪莫夫起了冲突以后，就觉得水失去了一切魅力。他走出水来，开始穿衣服。潘捷列和瓦夏坐在陡陡的岸上，垂下双腿，瞧着游泳的人。叶美里扬光着身子站在岸边的水里，水齐着膝头；他一只手拉着草，深怕摔下去，另一只手摩挲着自己的身子。他那瘦削的肩胛骨，加上眼睛底下的肉瘤和他弯着腰、分明怕水的样子，把他弄成了一副滑稽相。他的脸容认真、严肃，他生气地瞧着水，好像打算把水痛骂一顿，因为以前在顿涅茨水叫他受了凉，倒了嗓。

“你为甚么不游泳啊？”叶果鲁希卡問瓦夏。

“哦，不为甚么。……我不喜欢游泳……”瓦夏回答。

“你的下巴怎么会肿的？”

“有病……我从前在火柴厂做过工，少爷……大夫說就因为
这个我的下巴才肿的。那儿的空气于人的身体不好。除了我以
外还有三个伙伴下巴也肿了，其中有一个的下巴完全烂光了。”

司乔普卡不久就拿着网子回来了。迪莫夫和基留哈在水里
泡了許久，身上开始現出淡紫色，嗓子发哑，可是他們还是热心
地捉魚。他們先到芦葦旁边的一个深地方去捉；那儿的河水齐
到迪莫夫的脖子，淹到了矮小的基留哈的脑袋；基留哈嘴里噙进
水去，吹出水泡，迪莫夫被带刺的芦根絆了一下，摔下去，纏在网
子里；两个人在水里胡乱掙扎，鬧得一片响声；他們打魚的結果
只是胡鬧一場罢了。

“水深得很，”基留哈哑着喉嚨說，“甚么也捉不着！”

“別拉呀，你这鬼东西！”迪莫夫嚷着，极力要把网撒在合适
的地方，“用手抓紧！”

“在这儿你們甚么也捉不着，”潘捷列在岸上對他們嚷道，
“你們反而把魚吓跑了，笨蛋！悄悄往左边去！那边水淺一点！”

有一回，一条大魚在网子上面一閃；他們全都啊的叫了一
声，迪莫夫用拳头朝着那条魚溜去的地方打了一下，他的臉現出
懊喪的神情。

“唉！”潘捷列叫道，頓一頓脚，“你們放跑了一条鱸魚！它跑
啦！”

迪莫夫和基留哈悄悄往左边移去，漸漸摸索到一个比較水
淺的地方，在那儿认真地打起魚来。他們离开貨車已經有三百
步远；可以看見他們一声不响，輕輕地迈腿，极力往水深处和靠

近芦葦的地方走去，撒出魚网；还可以看見他們为了吓唬魚，把它赶进网里去，就用拳头打水，把芦葦弄得沙沙地响。他們从芦葦那儿走到对岸；把网子拉过去，然后，現出失望的神气，高高地抬起膝头，走回芦葦丛里。他們在談話，可是讲的是甚么，誰也听不見。太阳晒着他們的背，蒼蠅叮他們，他們的身子从淡紫变成了深紅。司乔普卡手里拿着桶子，跟在他們后面，把衬衫一直卷到胳膊窩底下，用牙齿銜着衬衫的边。每逢得了手，捉到了魚，他总是举起那条魚来，让它在阳光里发亮，嚷道：

“瞧，甚么样的鱸魚啊！已經有五条啦！”

每逢迪莫夫、基留哈、司乔普卡拉出网来，就可以看見他們在网里的烂泥里摸索很久，把一些东西放进桶里，把另外的东西丢掉；有时他們在网子里找着甚么东西，就互相傳遞，細細察看一番，然后又把它丢掉，……

“甚么东西啊？”岸上的人對他們喊道。

司乔普卡回答了一句甚么話，可是很难听清他。随后，他爬出水来，双手捧着桶子，忘了把衬衫放下来，向貨車那边跑去。

“桶滿啦！”他喘吁吁地嚷着，“再給我一个桶！”

叶果魯希卡看一看桶子里面：果然滿了。一条小梭子魚把它的丑鼻子钻出水面来，四周聚集着許多虾和小魚。叶果魯希卡伸手到桶底，攪动水；梭子魚躲到虾底下去了，換了一条桂魚和一条鯉魚浮到水面上来。瓦夏也瞧一瞧桶子里面。他的眼睛跟先前看見狐狸一样变得油亮，臉色柔和了。他在桶里拿起一个甚么东西，放在嘴里，嚼起来。可以听见他嚼出索落索落的声音。

“伙伴們，”司乔普卡驚訝地說，“瓦夏吃活的梭子魚呐！呸！”

“不是梭子魚，是鯪魚，”瓦夏安靜地回答說，仍旧嚼着。

他从嘴里拉出一个鱼尾巴来，温柔地看一看它，又放回嘴里。他用牙齿嚼着，咬得索落索落地响，叶果鲁希卡觉得眼前看见的好像不是一个人。瓦夏的肿下巴、他那没有光彩的眼睛、他那非常尖锐的眼神、他嘴里的鱼尾巴、他嚼鲱鱼时那种温柔的神情，使得他活像一头动物。

叶果鲁希卡在他身旁觉得无聊。而且鱼也捉完了。他在货车旁边走来走去，想了一想，由于烦闷，就蹒跚蹒跚往村子那边走去。

过了不久，他已经站在教堂里，脑门子贴在人家的有大麻气味的背上，听唱诗班歌唱。弥撒快要做完了。叶果鲁希卡听不懂教堂里唱的是些甚么，对它很冷淡。他听了一忽儿，打个呵欠，开始观看后脑勺和背脊。有一个后脑勺因为刚刚洗过澡，又红又湿，他认出来那是叶美里扬。他脑后的一圈头发剪得比平常高，鬓角的头发也剪得比常人高，叶美里扬的耳朵张开来，活像两片牛蒡，仿佛耳朵自己也觉得生的不是地方似的。叶果鲁希卡瞧着他的后脑勺和他的耳朵，不知怎么，觉得叶美里扬大概很不幸。他想起他用两只手指挥的样子、嘎哑的喉咙、洗澡时候的胆怯神气，觉得十分可怜他，很想对他说几句温柔的话。

“我也在这儿！”他拉拉他的袖子说。

凡是在唱诗班中唱中音或低音的人，特别是在一生中哪怕只做过一回指挥的人，总是习惯了用严厉的、厌恶的神气瞧着孩子们。就是后来离开了唱诗班，他们也不会改掉这习惯。叶美里扬转过身来向着叶果鲁希卡，皱起眉头看他一眼，说：

“别在教堂里淘气！”

于是叶果鲁希卡往前挤过去，更靠近神龛一点。在这儿，他看见了些有趣的人。在右边，在众人前面，有一位太太和一位老

爷站在地毯上。他们身后各有一把椅子。老爷穿着新烫平的茧绸裤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就跟行敬礼的兵一样，把他那剃光鬍子的发青的下巴翘得高高的。在他那竖起的衣领上，在发青的下巴上，在小小的秃顶上，在细手杖上，都现出一种了不起的尊贵气派。由于尊严得过了分，他的脖子使劲伸直，他的下巴那么用力地翘起来，看上去他的脑袋好像随时准备脱离，向上飞去似的。太太呢，又胖又老，戴着白绸披巾，偏着头，看样子好像赐了谁一种恩典，想要说：“唉，不必费事道谢了！我不喜欢那样……”在地毯的四周立着许多乌克兰人，像一堵厚墙。

叶果鲁希卡走到神龛那儿，开始吻神像。他在每一个神像面前不慌不忙地跪下去叩头，还没站起来就回头看那些做礼拜的人，然后站起来，吻了吻神像。他的前额碰到冰凉的地板，使得他很舒服。等到教堂的看守人从圣坛上下来，拿着一把长镊子夹灭烛心时，叶果鲁希卡就很快地从地板上跳起来，跑到他跟前。

“圣餐饼干发过了没有？”他问。

“没有了，没有了……”看守人阴沉地喃喃道，“用不着在这儿等了……”

弥撒做完了。叶果鲁希卡不慌不忙地走出教堂，到广场上去踽踽。他生平已经见过不少村子、广场、农民，因此现在他眼睛所遇到的东西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他没事可做，想要干点甚么事来消磨时间，就走进一家铺子，铺子门口挂着一块宽阔的紅布门帘。这家店分成两边，宽敞，然而光线不足；一边卖衣料和食品杂货，另一边摆着成桶的焦油，天花板上吊着马颈轭；两边都有皮子和焦油的好闻的气味。店里的地板上洒过水；洒水的人大概是个大幻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因为整个地板简直布

滿了圖案和符咒的花樣。吃得挺胖的店老板，有着一張寬臉和一把圓鬍子，大概是大俄羅斯人，站在柜台里边，肚子頂住斜面的辦公桌。他嚼着糖，喝茶，每喝一口就長長地吁一口氣。他的臉上流露着十足的冷淡，可是在每一聲長吁中都可以听出这样的意思：“別忙，我要揍你一頓！”

“給我一戈比的葵花子！”叶果魯希卡對他說。

店老板揚起眉毛，从柜台里面走出来，往叶果魯希卡的衣袋里倒了一个戈比的葵花子；他是用一个空的生发油小瓶子量葵花子的。叶果魯希卡并不想走。他对那一盒盒蜜餅細細看了很久，想了一想，用手指着因为年陈日久生出褐色霉斑的粘在一块儿的小蜜餅，問道：

“这种蜜餅多少錢一个？”

“一戈比买两个。”

叶果魯希卡从口袋里拿出前一天犹太女人送給他的那块蜜餅，問道：

“像这样的餅，你看要卖多少錢？”

老板用手接过那块糕餅来，翻来复去地看了一番，揚起一道眉毛。

“像这样的嗎？”他問。

然后他揚起另一道眉毛，沉吟一下，答道：

“三个戈比两个……”

随后是沉默。

“您是誰的孩子？”老板問，拿过一个紅的銅茶壺来为自己斟了茶。

“伊凡·伊凡內奇的外甥。”

“叫做伊凡·伊凡內奇的人多的是喲，”老板吁口氣。他的

目光掠过叶果鲁希卡的头顶朝门口望过去，沉默一下，问道：“您想喝茶嗎？”

“劳駕……”叶果鲁希卡有点勉强地同意道，其实他非常想念每天早晨他一定喝到的早茶呢。

老板替他斟好一杯茶，随带给他一块已經被人啃过的糖。叶果鲁希卡坐在一張折椅上喝起来。他还想問問一磅糖杏仁卖多少錢，剛要开口問起这件事，忽然一位顾客走了进来，老板就把他那杯茶放在一边，做生意去了。他領着顾客走到冒出焦油气味的那半边去，跟他談了很久。这顾客大概是个很固执、很有主見的人，不断地摇头，表示不贊成，一步步向門口退去。老板总算說服了他，而且开始为他往一个大口袋里倒燕麦。

“你管这个也叫燕麦？”顾客悲叹地說，“这不是燕麦，这是糠皮。連鸡都会覺得好笑……不行，我要到邦达連柯那儿去！”

叶果鲁希卡回到河边，岸上有一小堆篝火正在冒烟。这是車夫們在燒飯。司乔普卡站在烟雾里，拿一把缺口的大勺在鍋里攪动着。旁边不远地方，基留哈和瓦夏，被烟熏紅了眼睛，坐在那儿收拾魚。他們面前放着布滿烂泥和水草的漁网，上面躺着亮閃閃的魚和爬来爬去的虾。

叶美里揚剛从教堂里回来不久，坐在潘捷列身旁，搖动胳膊，用哑嗓子唱着，声音小到剛剛能够让人听见：“我們对您唱着……”迪莫夫在那些馬儿身旁走动。

基留哈和瓦夏收拾好魚，就連魚带活虾一齐放进水桶，洗一洗干淨，从桶里統統倒进滾沸的水里。

“放油嗎？”司乔普卡問，用大勺撇掉水面上的沫子。

“何必呢？魚自己会出油的，”基留哈回答。

司乔普卡从火上端下鍋子来以前，先往水里放了三大把小

米、一勺盐；末后，他嚐了嚐口味，吧唧一下嘴唇，舔舔勺子，滿意得喉嚨里卡卡地响，这意思是說稀飯熟了。

除了潘捷列以外，大家都圍着鍋子坐下，用勺子吃起来。

“喂，你們！給那小子一个勺子！”潘捷列严厉地說，“大概他也想吃的！”

“我們这是乡下人的飯食！……”基留哈叹道。

“人餓了，就是乡下人的飯食也是好吃的。”

他們給叶果魯希卡一个勺子。他吃起来，然而不是坐着，却是站着，貼近鍋子，低头瞧着鍋子里面，就跟瞧着深淵一样。鍋里冒出魚的腥气，在小米里常碰到魚鱗；虾用勺舀不起来，吃飯的人乾脆就用手到鍋子里去撈；瓦夏在这方面尤其毫无顾忌，不但把手在稀飯里弄湿了，还浸湿了袖子。不过，叶果魯希卡仍旧覺着稀飯挺好吃，使他想起在家的时候母亲逢到斋日常給他燒的虾湯。潘捷列坐在一旁，嚼着面包。

“老爷爷，你怎么不吃？”叶美里揚問他。

“我不吃虾……滾它的！”老头儿說，嫌棄地扭轉身去。

他們一面吃飯，一面随意談話。从这些談話里，叶果魯希卡听出来他这些新朋友，尽管年齡和性格不同，却有一个使他們彼此相像的共同点；他們这些人过去都很好，現在都不好；讲起自己的过去的事，他們个个都談得起勁；他們对待現在却差不多带着輕蔑的态度。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这一点，叶果魯希卡还不懂；这頓飯還沒吃完，他就已經深深相信圍了鍋子坐着的这些人都是受了侮辱的、命运不济的人。潘捷列說：想当初在沒有鐵路以前，他常押着貨車队在莫斯科和尼日尼中間来往，賺到那么多的錢，簡直不知道該怎麼化才好了。而且那年月的商人是甚么样的商人，那年月的魚是甚么样的魚，一切东西多

么便宜啊！现在呢，道路短了，商人吝啬了，老百姓穷了，粮食贵了，样样东西都缩得极小极细了。叶美里扬告诉他们說：从前他在卢刚斯基工厂的唱诗班里做事，有挺好的嗓子，又善于看谱子；现在呢，变成了农民，靠哥哥过活，哥哥拨给他几匹马，打发他出来，因此哥哥拿去他的一半收入。瓦夏原先在火柴厂里做工；基留哈从前在一个很好的人家做车夫，在全区里被人认为是一个顶好的、一手驾三匹马的车夫。迪莫夫是一个富裕的农民的儿子，生活舒适，玩玩乐乐，无忧无虑；可是他刚满二十岁那年，他那严厉刻薄的父亲起意训练他干正事，深怕住在家里会惯坏了他，就打发他来干运输的行业，就跟没有田地的农民或者工人一样。只有司乔普卡一个人没说甚么，不过从他的没鬍子的脸上看来，他过去的的生活一定也比现在好得多。

一提起父亲，迪莫夫就皱起眉头，不吃了。他阴郁地瞧着他的同伴们，把眼光停在叶果鲁希卡身上。

“你这邪教徒，脱了帽子！”他粗鲁地说，“难道可以戴着帽子吃东西吗？你还算是上流人呐！”

叶果鲁希卡摘下帽子，没说话，可是再也尝不出稀饭的好滋味了，也没听到潘捷列和瓦夏怎样为他抱不平。对那捣蛋鬼的愤恨，在他胸膛里郁闷地翻腾着；他下了决心：不管怎样，他也要叫他吃点苦头。

饭后，人人走到货车那边，在阴影里躺下来。

“我们马上就要动身了吗，老爷爷？”叶果鲁希卡问潘捷列。

“上帝叫我们甚么时候走，我们就甚么时候走……现在还不动身呐；天太热……唉，主，这是您的旨意，圣母……躺下吧，小子！”

不久，每一辆货车下面传出打鼾的声音。叶果鲁希卡很想

再到村子里去，可是想了一想，却打个呵欠，挨着老头儿躺下去了。

6•

貨車在河旁边待了一整天，等到太阳落下去，才从原地动身。

叶果魯希卡又躺在羊毛捆上；貨車輕声地吱吱嘎嘎响，摇晃个不停。潘捷列在地上走着，頓脚，拍自己的大腿，嘴里唠唠叨叨；空中响起草原的音乐，跟昨天一样。

叶果魯希卡仰面朝天躺着，把手枕在脑袋底下，看着上面的天空。他瞧見晚霞怎样灿烂，后来又怎样消散；保护天使用金色翅膀盖上地平綫，准备睡下来过夜了。白昼平安过去；安静和平的夜晚来了，天使可以平心靜气地待在天上的他們的家里了……叶果魯希卡看見天空渐渐变黑，暗影落在大地上，星星接連地亮起来。

每逢不移开自己的眼睛，久久地凝望着深邃的天空时，那么不知甚么緣故，思想和感情就会汇合成为一种孤独的感觉。人們开始感到一种无可挽救的孤独，凡是平素认为接近和亲密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的疏远，沒有价值了。那些成千年来一直从天空俯視着大地的星星，那本身使人无从理解、同时又对人的短促生涯漠不关心的天空和暗影，当人跟它們面对面，很想了解它們的意义的时候，却用它們的沉默压迫人的灵魂。那种在坟墓里等着我們每个人的孤独，就来到人的心头，生活的实质就显得使人絕望，可怕了……

叶果魯希卡想到奶奶，她現在安眠在墓园里的櫻桃树底下；

他想起她怎样躺在棺材里，两个五戈比的銅錢壓在她的眼睛上，后来怎样用棺材盖把她盖上，放进墓穴；他还想起一小块一小块的泥土落在棺材盖上的悶悶的响声……他想像他的奶奶躺在漆黑狹窄的棺材里，孤苦伶仃，沒人照应。他的想像画出奶奶怎样忽然醒来，不知道自己在甚么地方，敲着棺材盖子，喊救命，到头来害怕得衰弱不堪，又死了。他想像母亲死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死了，德兰尼茲卡雅伯爵小姐死了，索罗蒙死了。可是，不管他怎样想像自己离家很远，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死僵僵地睡在黑暗的坟墓里，却总也想不出那是甚么样的情形；就他个人來說，他不承认自己有死的可能，覺得永远也不会死……

已經到了該死的时候的潘捷列，在下面走着，数說自己的思想。

“挺不錯……好老爷……”他喃喃道，“帶着他的小小子上学；可是現在那小子究竟怎么样了，我却沒听說……在斯拉甫亚諾塞尔卜斯克，我是說，那儿沒有一个学堂能教人大学問，……沒有，这是实在的。不过那小子好，挺不錯……等他长大，会做他父亲的帮手……你，叶果里，現在还是个小不点儿，可是你将来会长大，养活你爹娘……上帝是这么規定的……‘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我自己也有过儿女，可是他們都燒死了……我的老婆燒死了，儿女也燒死了……这是实在的，在主显节^①晚上，草屋着火了……当时我不在家，我在奥辽尔赶車。在奥辽尔……瑪丽亚冲出屋来，到了街上，可是想起小孩还睡在草屋里，就跑回去，結果跟孩子一块儿燒死了……是啊……第二天他們只找着些碎骨头。”

① 基督教节日，在一月六日。

午夜光景，車夫們和叶果魯希卡又圍了一小堆篝火坐着。杂草燒起来的时候，基留哈和瓦夏到山沟里的甚么地方取水去；他們消失在黑暗里，不过一直听得見他們鉄桶子的叮咚的响声和他們講話的声音，可見山沟一定不远。篝火的火光在地上鋪了一大片閃搖的光点；虽然明月当空，火光以外却好像是一片甚么也看不見的漆黑。亮光照着車夫們的眼睛，他們只看見大道的一部分；那些貨車載着貨包，套着馬儿，在黑暗里几乎看不清，样子像是一条不定形的大山脉。离篝火二十步远，在大道跟曠野交界的地方立着一个坟墓上的木头十字架，已經歪了。叶果魯希卡在篝火還沒燒起来以前还能看見远处东西的时候留意到大道的另一边也立着一个同样歪斜的旧十字架。

基留哈和瓦夏提着水回来，倒滿鍋子，把鍋子架在火上。司乔普卡手里拿着那个缺口的勺儿，站在鍋子旁边的烟雾里，呆望着水，等沫子浮上来。潘捷列和叶美里揚并排坐着，悶声不响，不知在想甚么。迪莫夫趴在地上，用拳头支起脑袋，瞧着火；司乔普卡的影子在他身上跳动，因此他的漂亮的臉一忽儿給黑暗盖住，一忽儿又突然发紅了……基留哈和瓦夏在不远的地方走动，拣杂草和樺树皮来燒火。叶果魯希卡把两只手放在衣袋里，站在潘捷列身旁，瞧着火怎样吞吃杂草。

大家都在休息，思索着甚么，匆匆看一眼那个十字架，一块块紅光正在那个十字架上跳动。孤另另的坟显得忧郁，深思，极有詩意……人們听得出坟墓是怎样的寂靜；在这种寂靜里，感到这儿存在着一个身世不詳、躺在十字架底下的人的灵魂。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覺得好受嗎？在月夜里它不悲伤嗎？靠近坟墓的一帶草原也显得忧郁、凄凉、深思，青草悲伤，好像蚊母鳥的叫声也拘束多了。沒有一个过路的人不記起那个孤独的灵魂，一个勁

儿地回头看那座坟，直到那坟远远地落在后面，掩盖在暗影里面为止……

“老爷爷，为甚么立着这个十字架？”叶果鲁希卡问。

潘捷列瞧一瞧十字架，然后又瞧一瞧迪莫夫，问道：

“米科拉^①，这不就是早先割草人打死商人们的那块地方吗？”

迪莫夫勉强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来，瞧一瞧大路，答道：

“就是这地方……”

随后是沉默。基留哈折断一些枯草，把它们捏成一团，塞在锅子底下。火燃得更旺了；司乔普卡笼罩在黑烟里，十字架的影子在大道上货车旁边的黑暗里跑来跑去。

“对了，是他们打死的……”迪莫夫勉强地说着，“有两个商人，爷儿俩，坐着车子去卖神像。他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客棧里住下，现在那家客棧由伊格納特·佛明开着呢。老的喝多了酒，夸起口来，说是他身边带着很多的钱。大家全知道，商人都是爱说大话的家伙；求上帝别让我们犯那种毛病……他们在我们这班人面前总是忍不住要装得阔气些。当时有些割草人在客棧里过夜。是啊，商人夸口的话，他们全听见了，就起了意。”

“啊主！……圣母！”潘捷列叹道。

“第二天，天刚亮，”迪莫夫说下去，“商人准备动身了，割草人要跟他们搭帮走。‘一块儿走吧，老爷。这样热闹一点，危险也少一点，因为这是个偏僻的地方啊……’商人为了免得碰坏神像，就得步行，这刚好合了割草人的心意……”

迪莫夫爬起来，跪着，伸一个懒腰。

^① 尼古拉的俗称。

“对了，”他接着說，打个呵欠，“先是平平安安，可是等到商人走到这个地方，割草人就拿起镰刀来收拾他們了。儿子是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从他們一个人的手里搶过一把镰刀，也回手砍起来……嗯，当然，他們得了手，因为他們一共有八个人。他們把那两个商人身上砍得沒留下一块好地方；他們完事以后，就把两个人拉出大道，把父亲拉到大道的一边，把儿子拉到另一边。这个十字架的对面路边上，还有一个十字架呢……那个十字架究竟还在不在，那我就知道了……我在这儿看不見……”

“还在，”基留哈說。

“据說他們事后只找到很少的一点錢。”

“很少一点，”潘捷列肯定道，“只找到一百个卢布。”

“对了，后来他們当中有三个人死了，因为商人也用镰刀把他們砍得很重……他們流血过多。有一个人給商人砍掉了一只手，因此据說他缺一只手跑了四俄里路，人家在靠近庫里柯沃村的一个山崗上找着他。他蹲在地下，脑袋枕着膝头，仿佛在想心事似的，可是細細一瞧，原来已經沒了气，死啦……”

“他們是順着路上的血迹才找到他的……”潘捷列說。

人人瞧着十字架，又沉靜下来。不知甚么地方，多半是山沟那边吧，飘来鳥儿的悲鳴：“我睡啦！我睡啦！我睡啦！……”

“世界上有許多坏人哟，”叶美里揚說。

“多着呐，多着呐！”潘捷列肯定地說，他往火那边攏近一点，帶着好象害怕的神情，“多着呐，”他接着低声說。“那样的人，我这一輩子見過好多好多哟……坏人……正派人和規矩人我見過很多，有罪的人却数也数不清……天后，拯救我們，怜悯我們吧……我記得大概三十年前，也許还不止三十年吧，有一回我替一个莫尔祥斯克的商人赶車。那商人是个出色的、一表堂堂的

人，身边带着钱……那商人……是个好人，挺不错……就这么着，我们到一个客棧里去住夜。俄罗斯的客棧跟这一带的客棧可不同。在那儿，院子上搭天篷，就跟堆房一样，或者不妨说，跟好庄园上的谷仓一样。只是谷仓还要高一点。得，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还不错，我那位商人住一个房间；我呢，跟马住在一块儿，样样事情都安排得合情合理。就这么着，哥儿们，我就在睡觉以前祷告了一番，还到院子里去踹踹一下。那天晚上挺黑，甚么也看不见；要看也是白费劲。我这么走了一阵，又回到货车旁边，快要走到了，忽然看见亮光一闪。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板跟伙计好像早就上床睡了，客棧里除了商人和我以外又没有别的外客……这亮光是打哪儿来的呢？我起了疑……我走过去……往亮光那儿走……求主怜悯我！天后拯救我！我这么一瞧，原来地下有个小窗子，外面安着铁格子……通着这所房子……我趴在地下，往里瞧，我这一看不要紧，周身都凉了……”

基留哈极力不出声音地拿一把杂草塞进火里。老头儿等枝子噼哩剥剥爆过，噼哩响过以后，说下去：

“我往那儿这么一瞧，原来是个地窖，好大哟，漆黑，阴凄凄的……有一个桶，上面摆着一盏小提灯。地窖中央站着十来个人，穿着红衬衫，卷起袖子，在磨长刀……哎呀！原来我们住了黑店，掉进强盗窝里来啦！……这可怎么办？我跑到商人那儿，悄悄叫醒他，说：‘你别害怕，商家，’我说，‘可是咱们的事儿不妙啦……咱们掉进强盗窝里来啦，’我说。他的脸色顿时变了，问道：‘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潘捷列？我带着很多孤儿的钱呐。……至于我这条命，’他说，‘那随上帝的意思好了。我不怕死，可是丢掉了孤儿的钱才可怕，’他说。……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大门上了锁；坐车也好，走路也好，都出不去……要是有一道围墙，那倒

也好翻过去了，可是院子上面有天篷啊！……‘算了，你也不用害怕，商家，’我说，‘对上帝祷告好了。也许主不肯让孤儿受屈。就在这儿待着吧，’我说，‘别有甚么动静，同时，也许我会想出甚么办法来……’好！……我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叫我想出妙法来了……我爬上马车，轻轻地……轻轻地，不让别人听见，拉掉房顶上的麦秆，挖了个小洞，往外爬……往外爬……然后我跳下房顶，顺大路跑去，仿佛后头跟着个魔鬼似的。我跑啊跑的，累得要死……大概我一口气跑了有五俄里路，要不就还不止……谢天谢地，我一瞧，前边有一个村子。我跑到一个草屋跟前，敲窗子。‘正教信徒啊，’我说，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他们听了，‘别眼看一个基督徒的灵魂灭亡吧……’我把大家全叫醒了……农民们会齐了，跟我一块儿去……有人拿着绳子，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草叉子……我们打进客栈的院门，直奔地窖……强盗们刚刚磨完刀子，正要去杀商人。农民们逮住他们，一个也没漏网，把他们捆起来，押到官长那儿去了。商人一高兴，送给他们三百个卢布，给我五个金币，写下了我的姓名作为纪念。据说事后在地窖里搜到好多好多的骨头。骨头……这么一说，他们抢了人家的钱，埋了尸首，好不留一点痕迹……嗯，后来，他们在莫尔祥斯克让刽子手给收拾了。”

潘捷列讲完故事，四下看看听讲的人。他们一声不响，瞧着他。水已经开了，司乔普卡在撇沫子。

“油预备好了吗？”基留哈小声问他。

“等一等……马上就去拿。”

司乔普卡拿眼睛盯紧潘捷列，跑到货车那边去，仿佛深怕自己不在，潘捷列又开头讲别的故事似的；不久他就拿着一个小小的木碗回来，开始在碗里把生猪油研碎。

“又有一回，我也是跟一个商人一块儿上路……”潘捷列說下去，声音跟先前一样低，眼睛眯也不眯，“他的名字，我現在还記得，是彼得·格里果里奇。他是个好人……那商人是好人……我們也是住在一个客棧里……他住一个房間，我跟馬睡在一块儿……老板夫妇好像挺好，挺和气；工人也好像沒甚么；可是哥儿們，我睡不着，我的心觉出来了！觉出来了，就是这么的。大門开着，四下里有許多的人，可我还是好像害怕，心不定。大家早已睡了。夜深了；不久就該起来了，可是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馬車里，閉不上眼睛，倒仿佛我是猫头鷹似的。可是，哥儿們，我听見了这样的声音：‘咚！咚！咚！’有人悄悄走到馬車这儿来了。我探出头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乡下女人，只穿一件衬衣，光着脚……‘你有甚么事，老大娘？’我問。她呢，周身打抖，臉色慌張……‘起来，好人！’她說：‘糟了！……老板他們起了坏心啦……他們要干掉你那个商人。’她說，‘我亲自听見老板跟老板娘在噤噤咕咕地商量……’果然，我不是白担心！‘你是誰？’我問。‘我是他們的厨娘，’她說。……好！……我从馬車上下來，到商人那儿去。我叫醒他，一五一十告訴他，說：‘彼得·格里果里奇，事情不大妙……老爷，以后再睡，趁現在还有工夫就穿好衣服吧，’我說，‘咱們稳稳当当地逃出这是非之地吧……’他剛剛穿衣服，門就开了，了不得！……我这么一看，圣母呀！客棧老板和他老婆带着三个工人走进我們房里来啦……这么一說，他們已經把工人也勾通啦。‘这位客商有不少錢，那咱們就拿来分了吧，’他們說……这五个人手里都拿着长刀……长刀……老板扣上門，說：‘向上帝禱告吧，旅客……要是你們叫起来，’他說，‘我們就乾脆不准你們在临死的时候禱告……’誰还叫得出来啊？我們怕得嗓子眼里都堵住了，喊也喊不出来了……商人哭着說：‘正教徒！

你們決心杀死我，’他說，‘是因为看中了我的錢。那么要杀就杀吧，反正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一个；我們商人已經有很多人在客棧里被人謀害了。可是，教友們，’他說，‘为甚么要杀死我的車夫呢？为甚么要連累他為我的錢遭殃？’他說得那么沉痛！老板對他說：‘要是我們让他活着，’他說，‘那他就会做第一个告发我們的人，’他說，‘杀一个也好，杀两个也好，反正都一样。犯七件罪，倒一次楣。……向上帝禱告吧，你們所能做的只有这一件事了，用不着廢話了！’商人和我就并排跪下，哭哭啼啼地向上帝禱告。他想起他的子女。我那时候还年青，要活下去……我們瞧着神像，禱告，真是伤心，就連現在回想起来也要掉泪……老板娘那个娘們儿瞧着我們說：‘你們是好人，’她說，‘你們到了另一个世界可別記我們的仇，也別求上帝懲罰我們，我們是因为穷才做这种事的。’我們禱告了又禱告，哭了又哭，上帝可就聽見我們的聲音了。他必是可怜我們了……老板剛剛揪住商人的鬚子，要拿刀砍他的脖子，忽然院子里有人敲窗子！我們都吓了一跳，老板的手放下来了……有人敲着窗子，嚷道：‘彼得·格里果里奇，’他嚷道，‘你在这儿嗎？收拾好，咱們走吧！’老板他們瞧見有人来找商人，害了怕，溜了……我們連忙进了院子，把馬套上車子，一忽儿就沒影儿了……”

“到底是誰敲窗子呢？”迪莫夫問。

“敲窗子？一定是圣徒或者天使。因为此外沒有人啊……我們赶着車子走出院子的时候，街上沒有一個人……这是上帝干的事！”

潘捷列还讲了些別的故事；在他所有的故事里“长刀”总要出現，听起来全像是胡謔出来的。这些故事是他从別人那儿听来的呢，还是在很远以前自己編出来的，后来記性差了，就把經

历和幻想混淆起来，彼此之間分不清楚了呢？这都可能，可是有一件事却奇怪：这一回，以及后来一路上每逢讲故事的时候，他只乐意讲一些分明講出来的故事，却从来不提真正经历过的事。当时，叶果魯希卡却把那些故事当做实有其事，每一个字都信以为真了；后来他才觉得奇怪：这么一个人，这一辈子走遍了俄罗斯，見聞那么广博，妻子儿女已經活活燒死，居然这么輕視自己的丰富生活，每回在篝火旁边坐着的时候，要就一声不响，要就讲些从沒发生过的事情。

他們喝稀飯的时候，都悶声不响，只想着剛才听見的故事。生活可怕而奇異，所以在俄罗斯不管讲多么可怕的故事，也不管拿甚么强盜窩啦、长刀啦、种种奇迹啦，来裝飾它，那故事总会在听讲人的灵魂中引起真实的感受，也許只有深受教育影响的人才会怀疑地斜起眼睛，不过就連他也会一声不响。路边的十字架、黑压压的羊毛捆、辽阔的平原、聚在篝火旁边的那些人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又奇異又可怕，傳說和神話的离奇怪誕反倒蒼白失色，跟生活混淆起来了。

大家湊在鍋边吃着，唯独潘捷列坐在一旁，用小木碗喝粥。他的調羹跟別人的不一样，是柏木做的，上面有个小十字架。叶果魯希卡瞧着他，想起那做杯子用的长明灯，就輕輕地問司乔普卡：

“为甚么老爷爷一个人坐在一边？”

“他是个旧派的教徒，”司乔普卡和瓦夏小声回答，同时他們說話的神情显得仿佛在讲一种短处或者秘密的恶习似的。

大家沉默着，想心事。听过那些可怕的故事以后，誰也不想讲平凡的事情了。在沉靜中，瓦夏忽然伸直身子，用他那沒有光彩的眼睛凝神瞧着一个地方，豎起耳朵来。

“怎么回事？”迪莫夫問他。

“有人来了，”瓦夏回答道。

“你看見他在哪儿？”

“在——那——边！有个微微发白的东西……”

在瓦夏瞧着的那边，除了黑暗，甚么也看不見；人人靜听，可是也沒听見脚步的声音。

“他从大路上来啦？”迪莫夫問。

“不，是从曠野上来的……上这边来了。”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也許是葬在那儿的商人正在草原上蹣跚吧，”迪莫夫說。

大家斜眼看那十字架，面面相覷，忽然哄笑起来；他們为自己的恐惧害臊了。

“他为甚么要出来走呢？”潘捷列問，“只有大地不肯收留的人才不会夜里出来行走。那两个商人沒甚么……那两个商人已經戴上殉教徒的荆冠了。”

可是忽然他們听見了脚步声。有人匆匆忙忙地走来。

“他帶着甚么东西呢，”瓦夏說。

他們开始听見青草在走过来的那个人的脚底下沙沙地响，杂草卡喳卡喳地响。可是在篝火的亮光外面甚么也看不見。临了，脚步声近了，有个人咳了一声。閃爍的亮光好像让开一条路，一块幕从眼睛前面落下来，車夫們忽然看見面前站着一个人。

不知道是因为火光搖抖不定呢，还是因为大家想先看清来人的臉，总之，怪极了，他們第一眼看見的，先不是他的臉，也不是他的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良、爽朗、温柔的笑容，就跟一个剛剛被叫醒的小娃娃一样，而且那是一种富于感

染力量的笑容，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去回报他。等到大家看清楚才知道，原来那陌生人是个三十岁的男子，长得难看，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他是个高高的乌克兰人，长鼻子，长胳膊，长腿；他处处都显得长，只有他的脖子很短，使得他像是驼背了。他上身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镶着绣花衣领，下身穿着白色的肥裤子和新的高筒靴子，跟车夫们一比，简直像个大少爷。他抱着一个又大又白的、第一眼看上去样子奇怪的东西，而且有一管枪的枪身从他肩膀后面探出来，也很长。

他从暗处走进亮光的圈子里，站住，好像在地里生了根；有半分钟的工夫，他瞧着车夫们，仿佛要说：“瞧啊，我的笑容多么好看！”然后他向篝火迈近一步，笑得越发灿烂，说：

“面包和盐^①，哥儿们！”

“欢迎你！”潘捷列代表大家回答。

生人把怀里抱着的东西放在火边（原来那是一只打死的野雁），又对他们打一次招呼。

大家都走到野雁那儿，开始细细地看它。

“好一只鸟！你拿甚么打死它的？”迪莫夫问。

“大粒的散弹……小粒的散弹打不中它；它不容人挨近它……买下吧，哥儿们！我只要二十个戈比就把它卖给你们了。”

“我们要它有甚么用？这东西顶好烤着吃，拿它一煮大概就会煮硬，那就咬不动了！……”

“唉，真要命！要是把它拿到庄园上的老爷那儿去，他们倒会给我半个卢布。可是路远着呢——有十五俄里！”

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坐下来，取下枪，放在自己身旁。他好像

① 对正在吃饭的人的问候辞。

困了，沒精神，笑迷迷的，給火光照得眯細眼睛，大概想起了甚么痛快事。他們遞給他一个調羹。他吃起來。

“你是甚么人？”迪莫夫問他。

陌生人沒聽見這句問話；他沒回答，甚至也沒有看迪莫夫一眼。這笑嘻嘻的人大概沒嘗出稀飯的滋味，因為他有點懶洋洋地信口喝着，把調羹舉到唇邊的時候，調羹里有時候盛得很滿，有時候却完全是空的。他並沒喝醉酒，不過他的腦子里好像在想甚么荒唐事似的。

“我在問你：你是甚么人啊？”迪莫夫又問一遍。

“我？”那來歷不明的人一怔，說，“康司坦丁·茲佛內克，羅夫諾地方的人。離這兒有四俄里路。”

康司坦丁想趕緊表明他不是像他們那樣的農民，而要高一等，就連忙添一句：

“我們有蜂房，而且養着豬。”

“你是跟爸爸住在一塊兒呢，還是另外單過？”

“不是的，現在我自己單過了。我分家了。這個月，在聖彼得節以後，我成親了！現在我是娶了媳婦的人啦！……從正式成親到現在有十八天了。”

“好事！”潘捷列說，“結婚挺不錯……這是上帝促成的……”

“年青的老婆待在家里睡覺，他却跑到草原上來蹣跚，”基留哈笑道，“怪人！”

仿佛自己身上頂怕痛的地方給人掐了一把似的，康司坦丁打了個哆嗦，笑起來，臉紅了……

“可是主啊，她不在家！”他連忙從嘴邊移開調羹說，帶着快活和驚奇的表情看了一遍所有的人，“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去了兩天啦！真的，她走了，我就跟沒結婚一樣了……”

康司坦丁摆摆手，摇摇脑袋；他打算继续想下去，可是他脸上流露着的欣喜妨碍他想心事。他好像坐得不舒服似的，就换一个姿势，笑起来，又摇摇手。他不好意思把他的愉快思想讲给生人听，可是同时他又忍不住想要把自己的欢喜告诉别人。

“她上杰米朵沃去看她妈了！”他说，脸红了，把枪换一个地方放着，“她明天会回来……她说她回来吃中饭。”

“你闷得慌吗？”迪莫夫问。

“啊，主，你会怎样呢？我们刚刚成亲那么点时候，她就走了……不是吗？哦，不过呢，她是个手脚不識閑的姑娘，要是我说的不对，让上帝惩罚我！她呀，那么好，那么体面，那么爱笑，爱唱，简直是一团火药嘛！她在家，我的脑筋就给弄得迷迷糊糊的，可是她一走，我又失魂落魄，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荡了。我吃完中饭就出来走，简直要喊救命啦。”

康司坦丁揉揉眼睛，瞧着火，笑了。

“这么一说，你爱她……”潘捷列说。

“她那么好，那么体面，”康司坦丁又说一遍，没听见他的话；“挺好的管家婆，又聪明又清醒，在全省的老百姓家里再也找不着像她那样的了。她走了……不过，她一定也闷得慌，我知道！我明白，那个小喜鹊！她说明天吃中饭的时候回来……可是话又说回来，多么想不到的事啊！”康司坦丁差不多嚷起来，忽然把声调提高了，变换一下坐的姿势，“现在她爱我，惦记我，不过当初她还肯嫁给我呢！”

“可是你吃吧！”基留哈说。

“她不肯嫁我！”康司坦丁接着说，没听见，“我追了她三年！我原是在卡拉契克市集上瞧见她的；我爱她爱得要命，差点没上了吊……我住在罗夫诺，她住在杰米朵沃，两下里相隔二十五俄

里路，我簡直找不着機會。我打發媒人去見她，她呢：‘不行！’唉，這喜鵲啊！我送她這個，送她那個，耳環啦、蜜餅啦、半普特蜂蜜啦——可她還是說：‘不行！’這有甚么辦法呢。不過要是仔細一想，我哪兒配得上她呢？她年青，漂亮，一團火藥似的；我呢，歲數大，不久就要滿三十了，況且長得太漂亮，一把大胡子跟一把釘子一樣，一張白淨的臉長滿了疤。我哪兒比得上她呢！也許只有一件事還說得上：我們家富裕，可是瓦賀拉敏基家也不錯啊。他們有六頭牛，雇着兩個長工。哥兒們，我愛她，入了迷……我睡不着，吃不下；我一腦子的心思，而且好亂，求上帝別叫我們受這個罪才好！我想見她的面，可是她又不在杰米朵沃……你們猜怎么着？上帝可以做我的証人，我不是說謊：一個禮拜里头總有三回，我一步一步走着上那兒去，就為了看一看她。我扔下活兒不干了！我胡思亂想，我甚至想上杰米朵沃去做個長工，好跟她近一點。我好苦喲！我媽找了巫婆來；我爸爸打過我十來回。我足足吃了三年苦，於是下了決心：就是挨三回詛咒，我也要上城里做馬車夫去……這是說，不走運嘛！到復活節，我就上杰米朵沃去跟她見最後一面……”

康司坦丁把頭往後一仰，發出一片輕輕的暢快笑聲，仿佛剛才很巧妙地捉弄了甚么人似的。

“我看見她跟一些年青小伙子在河邊，”他接着說，“我的火上來了……我把她叫到一邊去，對她說各式各樣的話，大概有一個鐘頭……她就此愛上我啦！她有三年不喜歡我，可是就因為我那一番話，她愛上了我！……”

“你對她說了些甚么來着？”迪莫夫問。

“說甚么？我記不得了。……那怎么記得住？當時我的話像水管里流出來的水，一刻也不停：哇啦哇啦！現在呢，我却一

个字也說不上來了……哪，她就這麼嫁給我了……現在她找她媽去了，這喜鵲；她一走，我就到草原上來逛蕩。我在家里待不住。我受不了！”

康司坦丁笨拙地把腳從自己身子底下抽出來，在地上躺平，腦袋枕着拳頭，然後又起來，坐好。這時候人人都十分明白這是一個陶醉在愛情中的、幸福的人，而且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他的微笑、眼睛、一舉一動都表現了難忍難熬的幸福。他坐立不安，不知道該採取甚么樣的姿勢，該怎麼辦才不致給他那無數愉快的思想壓得筋疲力盡。他在這些生人面前傾吐了心里的話以後，才算能安靜地坐好，眼望着火，出了神。

看見這個幸福的人，大家都覺着煩悶，也渴望幸福。人人都心事重重。迪莫夫站起來，靜悄悄地在火旁走着；從他的腳步，從他肩胛骨的動作，看得出來他難受，煩悶。他站住，瞧着康司坦丁，坐下來。

這時候篝火熄了。火光不再閃動；那一塊紅，縮小了，暗淡了……火越滅得快，月光就越亮。現在，他們看得清道路的遼闊、羊毛捆、貨車的轆杠、嚼草料的馬兒，在大道的對面，朦朧地現出另一個十字架……

迪莫夫用手托着臉蛋兒，輕聲哼着一個悲涼的歌。康司坦丁帶着睡意的微笑，細聲細氣地隨着他唱。他們唱了半分鐘，就又沉默了……叶美里揚哆嗦一下，動動胳膊肘，手指頭也動起來。

“哥兒們！”他用懇求的聲音說，“咱們來唱個聖歌！”

眼淚涌到他的眼睛里。

“哥兒們！”他又說一遍，拿手按着心，“咱們來唱個聖歌吧！”

“我不會，”康司坦丁說。

人人都拒絕，于是叶美里揚一个人唱起来。他搖动两条胳膊，点头，張开嘴，可是他的嗓子里只发出一种干哑的、无声的喘息。他用胳膊唱，用脑袋唱，用眼睛唱，甚至用他那瘤子唱，唱得热烈而痛苦。他越是想使劲从胸里挤出一个音节来，他的喘息就越是不出声……

叶果魯希卡跟別人一样也很郁悶。他回到自己的貨車旁，爬上羊毛捆，躺下来。他瞧着天空，想着幸福的康司坦丁和他的妻子。为甚么人要結婚呢？为甚么这世界上有女人？叶果魯希卡給自己提出了不明不白的問題，心想：要是男人有个温柔的、快活的、漂亮的女人老在自己的身边，那他一定快活吧。不知甚么緣故，他想起了德兰尼茲卡雅伯爵小姐，暗想跟那样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大概是很愉快的；要不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难为情，他也許很願意跟她結婚了。他想起她的眉毛、双眸、馬車、塑着騎士的钟……宁静而温暖的夜扑到他身上来，在他耳朵旁边小声說着甚么；他觉得仿佛是那个可爱的女人向他凑过来，笑嘻嘻地看他，想吻他似的……

那堆火只留下两个小小的紅眼睛，越变越小。車夫們和康司坦丁坐在火旁边，黝黑一片、凝神不动；他們現在人数好像比先前多得多了。两个十字架都可以看清了；远远的，远远的，在大道旁边，閃着一团紅光——大概也是有人在燒稀飯吧。

“我們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的領——袖！”基留哈忽然敞开嗓門唱起来，可是岔了气，沒唱下去。草原的回声接住他的声音，帶到远处去，仿佛愚蠢本身用沉甸甸的輪子滾过草原似的。

“現在該动身了！”潘捷列說，“起来，孩子們。”

他們套馬的时候，康司坦丁在貨車旁边走动，称贊他的老婆。

“再会，哥儿們！”等到貨車队走动了，他叫道，“謝謝你們的款待！我还要上火光那边去。我受不了！”

他很快地消失在黑暗里；有很久的工夫，听見他迈步往那火光走去，对別的陌生人去訴說他的幸福了。

第二天叶果魯希卡醒来的时候，正是清晨；太阳还没升上来。貨車队站住了。有一个人，戴一頂白色无边帽，穿一身便宜的灰布料衣服，騎着一头哥薩克的小馬，正在最前面的一辆貨車旁边跟迪莫夫和基留哈講話。前面大約两俄里开外，有些又长又矮的白色谷仓和瓦頂的小屋；小屋四旁既看不見院子，也看不見树木。

“老爷爷，那是甚么村子？”叶果魯希卡問。

“那是阿尔明尼亚人的庄子，小小子，”潘捷列回答，“阿尔明尼亚人住在那儿。那个民族挺不錯……那些阿尔明尼亚人。”

穿灰衣服的人已經跟迪莫夫和基留哈讲完話；他勒住他的小馬，朝庄子那边瞧着。

“你瞧，这算是甚么事啊！”潘捷列叹道，也朝庄子那边望着，在清晨的冷空气中耸起肩膀，“他先前派一个人到庄子里去取一个甚么文件，那个人还没回来……原該派司乔普卡去才对！”

“这个人是誰啊，老爷爷？”叶果魯希卡問道。

“瓦尔拉莫夫。”

我的天！叶果魯希卡連忙翻身起来，跪着，瞧那个白色的无边帽。很难看出这个穿着大靴子、騎着难看的小馬、在所有的上流人都在睡覺的时候跑来跟农民講話的、矮小而灰色的人，就是那个神秘的、叫人捉摸不透的、人人都在找他而他又永远“在这一带地方轉来轉去”的、比德兰尼茲卡雅伯爵小姐还要有錢的瓦尔拉莫夫。

“这个人挺不错，好……”潘捷列说，朝庄子那边瞧着，“求上帝赐他健康，很好的一位老爷……姓瓦尔拉莫夫，名叫谢敏·亚历山德雷奇……小兄弟，这个世界就靠这类人支撑着。这是实在的……公鸡还没叫，他就已经起来了……换了别人，就一定在睡觉，或者在家里陪客人闲扯，可是他一天到晚在草原上……他转来转去……甚么事情他都不放松……不——不放松！他是个好样儿的……”

瓦尔拉莫夫正在讲着什么，他的眼睛却没有离开那庄子。那匹小马不耐烦地调动它的脚。

“谢敏·亚历山德雷奇！”潘捷列叫道，脱掉帽子，“您派司乔普卡去吧！叶美里扬，喊一声，就说派司乔普卡去好了！”

可是这时候总算有个人骑着马从庄子那边来了。那人的身子向一边歪得很厉害，马鞭在头顶上面摇动，好像在表演勇敢的骑术，打算引得每一个人惊叹似的，像鸟那么快地飞到货车这儿来。

“那人一定是替他办事的骑手，”潘捷列说，“他一定有一百个这样的骑手，说不定还要多呢。”

骑马的人到了第一辆货车旁边，就勒住他的马，脱掉帽子，交给瓦尔拉莫夫一个小本子。瓦尔拉莫夫从小本子里抽出几张纸来，看了看，叫道：

“伊凡楚克的信在哪儿呀？”

骑士接过小本子去，看一看那些纸，耸耸肩膀；他开始讲话，大概在替自己辩白，要求让他再骑马到庄子里去。小马忽然动了一动，仿佛瓦尔拉莫夫变得重了一点似的。瓦尔拉莫夫也动了一动。

“滚开！”他生气地叫道，他朝骑马的人摇动鞭子。

然后他勒轉馬头，一面瞧小本子里的紙，一面让那头馬慢步沿了貨車队踱着。等他走到这个車队的最后一辆时，叶果魯希卡就凝神瞅着他，好看清他。瓦尔拉莫夫是个老头儿。他那平淡无奇的、給太阳晒黑的、生一把白色小鬍子的、俄罗斯人的脸，顏色发紅，沾着露水，布滿了小小的青筋；那張臉跟伊凡·伊凡內奇一样也現出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也現出热中于事业的表情。不过，在他和伊凡·伊凡內奇中間，毕竟可以感到多么大的不同啊！伊凡·伊凡內奇舅舅的臉上除了正正經經的冷淡表情以外，永远有担心和害怕的神气，唯恐找不到瓦尔拉莫夫，唯恐誤了时刻，唯恐錯过了好价錢；像这种自己作不得主的小人物所特有的表情，在瓦尔拉莫夫的臉上或者身上就找不出来了。这个人自己定价錢，从不找人，也不仰仗什么人；他的外表尽管平常，可是处处，甚至他拿鞭子的气派，都表現了掌握着权力和經常称霸草原的感觉。

他騎馬走过叶果魯希卡身边的時候，沒有看他，倒是多承小馬賞臉，瞧了瞧叶果魯希卡；它用愚蠢的大眼睛瞧着，就連它也很冷淡。潘捷列对瓦尔拉莫夫鞠躬；瓦尔拉莫夫留意到了，眼睛还是沒离开紙，声音含糊地說：

“你好，老头儿！”

瓦尔拉莫夫跟那騎馬的人的談話以及他搖鞭子的气派，明明給貨車队所有的人留下了威風凜凜的印象。大家的臉都严肃起来。騎馬的人被这位大人物的震怒吓掉了魂，沒戴帽子，松着繮绳，停在最前面那辆貨車旁边；他一声不响，好象不相信今天一开头就会这么倒楣似的。

“很凶的老人……”潘捷列嘟囔着說，“可惜他太凶！不过他挺不錯，是个好人……他并不无缘无故罵人……沒甚么……”

看完那些紙以后，瓦尔拉莫夫就把小本子塞进衣袋里；小馬仿佛知道了他的心意似的，不等吩咐，就顛勁一下，順着大道跑开了。

7

当天晚上，車夫歇下来燒稀飯。这一回，从一开始起，人人都有一种不明不白的愁悶感觉。天气悶热；他們喝了許多水，可还是不解渴。月亮十分紅，神态阴沉，仿佛害了病似的。星星也昏蒙蒙，暗影更濃了，远处也更朦朧。大自然好像有了甚么預感，心里难过似的。

篝火四周沒有昨晚的那种活潑和談話了。大家都觉着煩悶，即便講話也打不起精神，沒有兴致。潘捷列光是唉声叹气，抱怨两条腿，不断讲到橫死。

迪莫夫伏在地下，沉默着，嚼一根干草；他臉上現出嫌恶的表情，好像那根草气味不好聞似的；他的臉色凶狠而疲乏……瓦夏抱怨說下巴发痛，預言着要变天了；叶美里揚不搖胳膊了，呆坐着，悶悶地瞧着火。叶果魯希卡也疲乏了。这种緩慢的旅行使得他膩味，白昼的炎热晒得他头痛。

他們燒稀飯的时候，迪莫夫由于煩悶而跟他的同伴找碴儿吵架。

“这个长着瘤子的家伙，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老是头一个伸出調羹来！”他說，恶狠狠地瞧着叶美里揚。“貪吃！老是头一个搶到鍋子旁边坐好。他做过唱詩的，因此他自以为是老爷啦！像你們这种唱詩的，在这条大道上要飯的多着呐！”

“你为甚么跟我过意不去？”叶美里揚問，也生气地瞧着他。

“就是要你别头一个忙着往鍋子里舀东西吃！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你是混蛋，就是这么的，”叶美里揚用嘎哑的声調說。

潘捷列和瓦夏凭經驗知道这种談話通常会鬧出甚么結局来，就出头調解，极力劝迪莫夫不要无端罵人。

“甚么唱詩的……”那个搗蛋鬼不肯干休，反而冷笑，“那种玩意儿誰都会唱。坐在教堂的門廊上唱‘看在基督的面上，賞我几个錢吧！’哼！你們还怪不錯的呢！”

叶美里揚沒有开口。他的沉默反倒惹恼了迪莫夫。他带着更大的痛恨瞧着那个先前在教堂唱詩的人，說：

“我只不过不願意跟你鬧罢了，要不然我真要叫你知道知道你自已是个甚么玩意儿！”

“可是你为甚么跟我过意不去，你这个瑪則帕^①？”叶美里揚冒火了，“我惹你了嗎？”

“你叫我甚么？”迪莫夫問道，站起来，眼睛里充滿了血，“怎么？我是瑪則帕？是嗎？好，給你点顏色看看！叫你自己去找吧！”

迪莫夫从叶美里揚的手里搶过調羹来，往远处一扔。基留哈、瓦夏、司乔普卡都跳起来，跑去找它；叶美里揚用恳求和詢問的眼光瞧着潘捷列。他的臉忽然变小，变皺，眼睛眯巴起来，这位先前唱过詩的人跟小孩似地哭起来了。

叶果魯希卡早就恨迪莫夫，这时候覺得空气一下子悶得受不了，仿佛篝火火焰烤灼他的臉似的；他恨不得赶快跑到黑暗

① 瑪則帕(1644—1709)，旧俄的哥薩克大將，一七〇八年背叛彼得大帝，帶領四五千哥薩克人投奔瑞典王查理十二世。后来瑞典軍隊在波尔塔瓦战敗，查理十二世返国之后，瑪則帕服毒自尽。

中的貨車那儿去才好，可是那搗蛋鬼的气憤而煩悶的眼睛吸住了他。他热切地想說几句非常伤人的話，就往迪莫夫那边迈近一步，上气不接下气地說道：

“你比誰都坏！我看不慣你！”

这以后，他原應該跑到貨車那边去，可是他站在那儿动不得，就接着說：

“到了下一个世界，你会在地獄里被火燒！我要告到伊凡·伊凡內奇那儿去！不准你欺侮叶美里揚！”

“嘿，你瞧！”迪莫夫笑道，“凡是嘴上的奶還沒干的小猪羅，都爱乱下命令。要不要我擰你的耳朵？”

叶果魯希卡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以前从沒这样过——忽然周身打抖，頓着脚，尖声叫道：

“打他！打他！”

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他觉得难为情，就踉踉蹌蹌跑回貨車那边去。他的尖叫产生了甚么影响，他沒看見。他躺在貨包上哭，胳膊和腿抽搐着，小声說：

“媽！媽！”

那些人、篝火四周的阴影、烏黑的羊毛捆、远处每分钟都在发亮的閃电——这一切，現在全使他覺得阴森可怕。他一面害怕，一面暗自絕望地問道：他怎么会，而且为甚么，跑到这不熟悉的地方来，夹在这一群可怕的农民当中呢？現在他舅舅、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簡尼斯卡在哪儿呀？为甚么他們这么久還沒来呢？莫非他們忘掉他啦？他一想到自己給人忘記，丢在这里，听凭命运摆布，就周身发凉，害怕得很，有好几回起意要跳下羊毛捆来，順着大道飞快地跑回去，头也不回，但是轉念想到在路上一定会遇到烏黑而阴森的十字架和远处閃着的电光，他才忍住了……

只有在他小声叫着“媽！媽！”的时候，他才觉得好过一点……

車夫們一定也害怕。叶果魯希卡从篝火旁边跑开以后，他們先是沉默了很久，然后含糊地低声談着甚么，說是有个什么东西就要来了，他們得赶快躲开它才好……他們連忙吃完晚飯，熄了火，沉默地套車。从他們的匆忙的动作和断續的語句可以看出来他們已經預料到有甚么災难要来了。

在动身上路以前，迪莫夫走到潘捷列面前，輕声問道：

“他叫甚么名字？”

“叶果里……”潘捷列回答。

迪莫夫用一只脚踩着个車輪，抓住捆在貨包上的繩子，爬上車来。叶果魯希卡看見了他的臉和生着鬚曲头发的脑袋。那張臉蒼白、疲倦、庄重，可是已經沒有恶狠狠的表情了。

“叶拉！”他輕声說，“得了，打我吧！”

叶果魯希卡奇怪地瞧着他；这当儿，电光一閃。

“不要紧，打我好了！”迪莫夫重說一遍。

他沒容叶果魯希卡打他，或者跟他講話，又跳下車来，說：

“我心里好悶喲！”

然后，他搖搖晃晃，动着肩胛骨，懶洋洋地沿着那一串貨車慢慢走着，用半是悲伤半是煩惱的声調反复地說：

“我心里好悶喲！主啊！你別生我的气了，叶美里揚，”他走过叶美里揚面前的时候說，“我們这生活沒有有什么指望，苦透了！”

右边現出一道閃电；好像这閃电照在鏡子里似的，远处立刻也現出一道閃电。

“叶果里，接住！”潘捷列扔上一个又大又黑的东西，叫道。

“这是甚么呀？”叶果魯希卡問道。

“一張篷布！天要下雨了，把它蓋在身上吧。”

叶果魯希卡坐起來，瞧一瞧自己的四周。遠處明顯地變黑了，白光閃着，現在每分鐘不止一回了，像是眼皮在一睜一睜似的。黑暗，好像自己太重，向右边歪過去了。

“老爺爺，要有雷雨了嗎？”叶果魯希卡問道。

“哎喲，我這雙凍壞了的腳好痛喲！”潘捷列沒聽見孩子的話，拖長聲調說，頓着腳。

左邊天空好像有人在划洋火；一道蒼白的、磷光樣的細帶閃了一閃，就滅了。人們可以聽見一股聲浪，仿佛遠處有人在一個鐵皮房頂上走着。大概是光着腳在房頂上走，因為鐵皮發出了悶悶的隆隆聲。

“它要大大地來一陣啦！”基留哈嚷道。

在遠方和右邊地平綫中間，現出一道閃電，亮得很，照亮了一部分草原，照亮了無雲的天空和黑暗相連的地方。可怕的烏雲堆得密密層層，不慌不忙地推過來；又大又黑的破布片從那團雲的邊上挂下來；左右兩面的地平綫上也有這樣的碎片互相壓擠着，堆得高高的。雨雲的破碎而蓬鬆的外觀，使得它帶着喝醉的、胡鬧的樣子。傳來了清晰的、一點也不含混的隆隆雷聲。叶果魯希卡在胸前畫着十字，連忙披上他的大衣。

“我好悶喲！”迪莫夫的嚷叫聲從頂前面的一輛貨車那邊飄來，從他的聲調聽得出來他又生氣了，“我好悶喲！”

忽然間起了一陣狂風，來勢這麼凶猛，差點刮跑了叶果魯希卡的包袱和篷布；篷布被風吹動，向四面八方飛舞，拍着貨包和叶果魯希卡的臉。風呼嘯着，在草原上奔跑，滴溜溜地亂轉，刮得青草發出一片響聲，鬧得雷聲和車輪的吱嘎聲反而聽不見了。這風從黑色的雨雲里刮過來，卷起滾滾的灰塵，帶來雨和潮濕土

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骯髒多了似的；星星越发黯淡；可以看見滾滾的烟塵跟它的陰影順着大道的邊沿急忙跑到後面甚么地方去。這時候旋風盤旋着，從地面塵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野薊多半在黑色的雨雲旁邊飛翔，它們一定多麼害怕呀！可是透過迷眼的灰土，除了閃電的亮光以外甚么也看不見。

叶果魯希卡心想馬上要下雨了，就爬起來跪在那兒，拿篷布蓋好自己的身子。

“潘捷列——列！”前面有人嚷道，“啊……啊……哇！”

“我聽不見！”潘捷列用又高又長的聲音回答。

“啊……啊……哇！”

雷聲憤怒地響起來，在天空從右邊滾到左邊，隨後再滾回去，消失在最前面那輛貨車的附近。

“神聖的，神聖的，神聖的，萬能上帝啊，”叶果魯希卡小聲地說，在胸前畫十字，“求您用您的榮耀填滿天空和大地……”

漆黑的天空張開了嘴，吐出白色的火來；立刻又響起了雷聲。雷聲剛剛收歇，就來了一道極寬的閃電，叶果魯希卡從篷布的縫里忽然看見通到遠方的整個寬闊的大道，看見所有的車夫，甚至看清了基留哈的坎肩。這時候左邊那些黑色碎雲往上移動，其中有一片雲粗野而笨拙，像是伸出趾尖的爪子，直向月亮那邊伸過去。叶果魯希卡決心閉緊眼睛，不去理會，等着這一切結束。

不知甚么緣故，雨好久不來。叶果魯希卡巴望雨雲也許過去了，就從篷布里往外偷看。天色黑得可怕。叶果魯希卡既看不見潘捷列，也看不見羊毛捆，更看不見自己；他斜起眼睛往前不久還有月亮的地方看，可是那邊一片漆黑，跟貨車的上空一

样。在黑暗中，电光似乎更白，更亮，弄得他的眼睛刺痛了。

“潘捷列！”叶果鲁希卡叫道。

没有人答话。可是这时候风总算最后一回撩一下篷布，跑到不知甚么地方去了。可以听见一种均匀沉着的响声。一滴又大又凉的水落在叶果鲁希卡的膝上，又一滴在他手上爬。他发现自己的膝头没盖好，想要整理一下篷布，可是这当儿可以听见有些甚么东西洒下来，劈劈拍拍地拍着大道，然后拍着车杠，拍着羊毛捆。那是雨点。雨点和篷布好像互相了解似的，开始急速而快活地谈起天来，噼噼喳喳跟两只喜鹊一样。

叶果鲁希卡跪在那儿，或者更正确些不如说坐在自己的靴子上。雨拍着篷布的时候，他往前探身，好遮住膝头，因为膝头忽然湿了。他好容易盖好膝头，可是不到一分钟，又觉得身后背脊底下和腿肚子上面有一种刺骨的、不舒服的潮湿感觉。他就恢复原先的姿势，听凭膝头去让雨淋，暗自盘算该怎样摆布那块在黑地里看不见的篷布才对。可是他的胳膊已经湿了，袖子上和衣领上流下水来，肩胛骨觉着凉冰冰的。他决意甚么也不管，呆坐在那儿不动，只等雨过了再说。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他小声念道。

忽然，正好在头顶的上方，发出一声可怕的、震聾耳朵的霹靂，天空碎裂了；他蜷起身子，屏住呼吸，等着碎片落在他的后脑勺和背上。他偶然睁开眼睛，这就看见一道亮得刺眼的光在他的手指上、湿袖子上、从篷布流到羊毛捆以后再淌到地上的细细的水流上，照亮了五回。又传来同样猛烈可怕的捶打声。天空现在不是发生隆隆声或者霹靂声了，却发出像干木头爆裂一样的破碎声。

“特拉拉！达！达！达！”雷声清楚地响着，滚过天空，好像

跌跌絆絆，摔在前面貨車附近或者后面远处什么地方，发出一声恶毒而断續的“特拉拉！……”

先前，閃电只不过可怕罢了，可是加上这种雷声，却显得凶恶了。它們那种魔光穿透閉紧的眼皮，弄得人周身发凉。怎么样才能不看見它們呢？叶果魯希卡决意把臉轉到后面去。他小心地用两只手和两只脚爬着，好像深怕給人看見似的，手掌在湿羊毛捆上滑着，轉过身去了。

“特拉！达！达！”这声音在他头頂上滾着，落到貨車底下，爆炸开来：“拉拉拉！”

叶果魯希卡又偶然睜开眼睛，这就看見了新的危險：有三个高大的巨人，手拿长枪，跟在車后面。电光照亮他們的枪尖，很清楚地照出他們的身材。他們是体格龐大的人，遮着臉，垂着头，脚步沉重。他們好像难过，沒精打采，心事重重。他們跟着貨車走，也許並沒有甚么恶意，不过他們挨得这么近，还是有点可怕。

叶果魯希卡赶快扭回身子对着前面，周身打抖，喊叫：

“潘捷列！老爷爷！”

“特拉！达！达！”天空回答他。

他睜大眼睛看車夫們在不在。有两个地方射出閃电来，它們照亮通到远方去的大路、整个貨車队、所有的車夫。雨水汇成小河沿着道路流去，水泡跳动。潘捷列在貨車旁边走着；他的高帽子上和肩膀上盖着一小块篷布，周身既沒表現恐怖，也沒表現不安，仿佛被雷声震聾耳朵，被閃电照瞎了眼睛一样。

“老爷爷，巨人！”叶果魯希卡哭着对他嚷道。

可是老爷爷沒听见。前面走着叶美里揚。他从头到脚盖着一块大篷布，現在成了一个三角形。瓦夏身上甚么也沒盖，照旧

像木头一样地走着，高高地抬起脚，膝头却不弯。在电光中，仿佛貨車并沒走动，車夫們定住了，瓦夏的举起的脚也僵住了似的……

叶果魯希卡又叫老爷爷。他没得到回答，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再等雨停了。他相信再过一分钟，雷就会劈死他，相信只要偶尔一睁开眼睛，就会看见那些可怕的巨人。他不再在胸前画十字，不再叫老爷爷，不再想念母亲，光是冻得发麻，相信暴风雨永远也不会完结了。

可是忽然有了人声。

“叶果里啊，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潘捷列在下面喊道，“下来！耳朵聾啦，小傻瓜！……”

“这才叫做暴风雨呢！”一个不熟悉的低音说；喉嚨里卡卡地响，好像刚刚喝干了一杯挺好的伏特卡似的。

叶果魯希卡睁开眼睛。貨車旁边站着潘捷列、三角形的叶美里揚、那些巨人。那些巨人现在身材矮得多了；叶果魯希卡仔细一看，原来他们是些普通的农民，肩头上扛着的不是长枪，却是鉄的草叉。从潘捷列和三角形中间的夹缝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矮草屋的明亮的窗子在放光。可见貨車队在一个村子里停下了。叶果魯希卡撩开篷布，拿起包袱，連忙下了貨車。现在左近有了人声和灯光明亮的窗子，他就不再觉着害怕了，虽然雷声还是跟先前那样隆隆地响，整个天空布满长条的閃电。

“这场暴风雨好，挺不错……”潘捷列唠叨着说，“謝謝上帝……我的脚倒因为这场雨少痛一点了，这场暴风雨挺不错……爬下来啦，叶果里？好，上小屋里面去吧……挺不错……”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叶美里揚干哑地说，“雷一定在甚么地方劈倒了甚么东西……你们是这一带的人嗎？”他問

巨人。

“不，从格里諾沃来的……我們是格里諾沃的人。我們在普拉捷罗夫老爷家里做工。”

“打麦子？”

“样样都做。眼前我們正在收小麦。这閃电，这閃电！好久沒有过这样的暴風雨了。……”

叶果魯希卡走进小屋。他迎面遇到一个瘦瘦的、尖下巴的駝背老太婆。她手里拿着一支油烛，眯縫着眼睛，长声地叹气。

“上帝賜給我們一場甚么样的暴風雨哟！”她說，“我們家里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們要受罪了，心爱的人！脫了衣服吧，小少爷，脫了衣服吧……”

叶果魯希卡冻得打战，难受得耸起肩头，脫下湿透了的大衣，然后張开胳膊，劈开腿，站了很久沒动弹。稍稍一动，就会在他身上引起一种不愉快的寒冷和潮湿的感觉。衬衫的袖子和后背是湿的，褲子粘在大腿上，脑袋上往下滴着水……

“小孩子，站在那儿劈开腿是甚么意思啊？”老太婆說，“来，坐下！”

叶果魯希卡大大地劈开两条腿，走到桌子那儿，在一張凳子上靠近一个甚么人的头坐下。那个头动起来，鼻子里噴出一股气，嘴里发出嚼东西的声音，然后又安靜了。从脑袋那儿起，順着凳子，耸起一座盖着羊皮袄的小山。那是一个农妇在睡覺。

老太婆叹着气走出去，不久就帶着一个西瓜和一个甜瓜回来了。

“吃吧，小少爷！此外我沒有东西可以請你吃了……”她說，打个呵欠，随后在桌子抽屉里找了一陣，拿出一把又长又尖的小刀来，很像强盜在客棧里用来杀死商人的那种刀，“吃吧，小少

爷！”

叶果鲁希卡仿佛发烧似地打冷战，就着黑面包吃了一片甜瓜，然后又吃了一片西瓜，吃了以后他越发冷了。

“我们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吃东西的时候，老太婆叹道，“主震怒了！……我原想在神像前面点支蜡烛，可是我不知道斯捷潘尼达把蜡烛放在哪儿去了。吃吧，小少爷，吃吧……”

老太婆打个呵欠，把她的右手抄到背后，搔了搔她的左肩膀。

“现在一定有两点钟了，”她说，“过一忽儿就是起床的时候了。我们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他们一定全身湿透了……”

“奶奶，”叶果鲁希卡说，“我困了。”

“躺下，小少爷，躺下。……”老太婆叹道，打个呵欠，“主耶稣基督！我原本睡着了，忽然听见仿佛有人打门。我醒来一看，原来是主赐给我们的暴风雨……我原想点起蜡烛来，可是没找着。”

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从凳子上拿下一堆破烂来，多半就是她自己的被褥，又从炉边一个挂钉上摘下两件羊皮袄，开始替叶果鲁希卡铺床。

“这场暴风雨还没收歇，”她唠唠叨叨地说，“看样子，说不定，还没人挨到雷劈。我们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躺下，睡吧，小少爷……基督跟你同在，小孙孙……甜瓜我不拿走；你起床的时候，也许还想吃一点呢。”

老太婆的叹气和呵欠、睡熟的农妇的匀称的鼻息、小屋的半明半暗、窗外的雨声，使得人犯困。叶果鲁希卡不好意思在老太婆面前脱衣服。他只脱掉靴子，就躺下，拉过羊皮袄来盖在身

上。

“小小子躺下啦？”过一忽儿他听见潘捷列小声说。

“躺下了！”老太婆小声回答，“主震怒了，震怒了，雷是打了又打，听不出甚么时候才会完……”

“一忽儿就会过去的……”潘捷列低声说，坐下来，“雷声小多了……伙伴们到人家的小屋里去了，只有两个留在外面看马……伙伴们……不得不这样……马会给人牵去的……我在这儿坐一忽儿，然后去换班……不能不这样，会给人牵去的……”

潘捷列和老太婆并排坐在叶果鲁希卡脚旁，用嘶嘶响的声音低低地攀谈着，用叹息和呵欠穿插他们的谈话。叶果鲁希卡无论怎样也暖和不过来。他身上盖着沉甸甸的、温暖的羊皮袄，可是他周身打抖，胳膊和腿抽搐着，内脏在战栗……他在羊皮袄底下脱掉衣服，可是这也没用。他的寒颤越来越厉害了。

潘捷列走出去换班看马，后来又回来；叶果鲁希卡仍旧睡不着觉，浑身发抖。有个甚么东西压住他的脑袋和胸膛，闷得他难受；他不知道那是甚么东西，究竟是那两个老人的低微的谈话声呢，还是羊皮的刺鼻的气味。他吃过的西瓜和甜瓜在他嘴里留下一一种不爽快的、金属样的滋味。再说，他被跳蚤叮着。

“老爷爷，我冷！”他说，自己也听不出这是自己的声音了。

“睡吧，小孙孙，睡吧……”老太婆叹道。

基特迈动他那小小的细腿，来到床边，摇动胳膊，然后长高了，升到天花板，变成了风车。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不是像坐在马车里的那个样子，却穿着整齐的法衣，手里拿着刷子^①，绕着风车走动，把圣水洒在风车上，风车就不转动了。叶果鲁希卡知道

① 基督教行宗教仪式时用来向圣坛、僧侣、民众身上洒水用的刷子。

这是做梦，就睁开眼睛。

“老爷爷！”他叫道，“给我水喝！”

谁也没答话。叶果鲁希卡觉得躺在那儿闷得受不了，而且不舒服。他就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小屋。早晨已经来了。天空阴暗，可是雨倒不下了。叶果鲁希卡打着冷战，拿潮湿的大衣裹紧自己的身子，在泥濘的院子里走动，听着寂静；他的眼光碰到一个小小的牲畜房，那儿有一扇半开着的芦苇编的门。他探进头去瞧瞧那个小屋，走了进去，在黑暗的墙角边的一堆干粪上坐下来。

他那沉重的脑袋里纠缠着乱糟糟的思想；嘴里有一种金属的味道，又干又苦。他瞧着自己的帽子，把它上面的孔雀毛理直，想起先前怎样跟母亲一块儿去买这顶帽子的事。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一团棕色的、粘糊糊的烂泥。这块烂泥怎么会来到他的口袋里的？他想一想，闻了闻：有蜂蜜的气味。啊，原来是犹太人的蜜饼！这块饼给水泡得多么烂啊，可怜的东西！

叶果鲁希卡翻看着自己的大衣。那是一件灰色的大衣，钉着骨头的大扣子，裁成礼服的样式。这是一件新的贵重东西，所以在家里从不挂在前厅，却跟母亲的衣服一块儿挂在寝室里；只有逢到假日，才准他穿。叶果鲁希卡瞧着这件衣服，不由得替它可惜，想起他和大衣如今只能听凭命运摆布，想起他再也不能回家，就哀哀地哭起来，哭得差点从粪堆上一头栽倒。

一只沾着雨水的白毛大狗，脸上挂着一绺绺白毛，跟卷发纸一样，走进牲畜房来，奇怪地瞪着叶果鲁希卡。它好像在想：究竟是汪汪叫的好呢，还是不叫的好。它断定没有叫的必要，就小心地走到叶果鲁希卡面前，吃了那团粘糊糊的烂东西，又走出去了。

“这是瓦尔拉莫夫手下的人！”有人在街上喊道。

等到哭够了，叶果鲁希卡就走出牲畜房来，绕过一个水塘，往街上走去。货车正巧停在门口的大路上。淋湿的车夫们，迈动泥濘的脚在货车旁边蹣跚，或者坐在车杠上，没精打采，睡意蒙眬，跟秋天的蒼蝇一样。叶果鲁希卡看着他们，心想：“做个农民，多么枯燥，多么不舒服呀！”他走到潘捷列那边，跟他并排在车杠上坐下来。

“老爷爷，我冷！”他说，打着冷战，把手塞进袖管里。

“不要紧，我们不久就要到了，”潘捷列打个呵欠说，“不要紧，你会暖和起来的。”

货车队很早就开动了，因为天还不热。叶果鲁希卡躺在羊毛捆上，虽然太阳不久就在天空出现，晒干了他的衣服、羊毛捆、土地，他却还是冷得打战。他一闭上眼，就又瞧见基特和風車。他觉得胸中要呕，周身发重，就极力赶走这些幻象，可是它们一消灭，捣乱鬼迪莫夫就红着眼睛，举起拳头，大吼一声扑到叶果鲁希卡身上来，要不然就是听见那个诉苦声：“我心里好闷哟！”瓦尔拉莫夫骑着他的哥薩克种的小馬走过面前；幸福的康司坦丁走过面前，微微地笑着，抱着野雁。这些人是多么沉闷，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枯燥乏味啊！

有一回（那是将近黄昏了），他抬起头来想问人要水喝。货车队停在一座跨过宽阔河面的大桥上。桥下河面上，冒着黑烟，透过烟雾可以看见一只輪船，后面用绳子带着一條拖駁。前面，河对面，有一座花花綠綠的大山，山上点缀着房屋和教堂；山脚下在一列货车旁边有一辆火車头奔馳着……

叶果鲁希卡从没见过輪船，也没见过火車头，更没见过大河。现在瞧着它们，他既不害怕，也不惊奇；他的脸上甚至沒有

現出一点像是好奇的神气。他只覺得噁心，連忙伏下，用胸脯貼着羊毛捆的边。他吐了。潘捷列看見了，就嗽嗽喉嚨，搖一搖頭。

“我們的小小子病啦！”他說，“一定是肚子受凉了……这小小子受凉了……离家在外……这真糟糕！”

8

貨車队停在一个离碼頭不远、专招待商人的大客棧門口。叶果魯希卡从貨車上爬下来，聽見一个很耳熟的声音。有个人搀他下来，說：

“我們昨天傍晚就到这儿了……今天等了你們一整天。我們原想在昨天赶上你們，可是在路上沒碰見你們，我們走的是另一条路。嘿，你把大衣揉得好皺呀！你可要挨舅舅的罵啦！”

叶果魯希卡細細一瞧說話人的像大理石一样的臉，这才想起来这人就是簡尼斯卡。

“你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这时候在客棧房間里，”簡尼斯卡接着說，“他們喝茶呢。去吧！”

他領着叶果魯希卡走进一所两层楼的大厦，又黑暗又阴森，就跟他們县城里的慈善机关一样。叶果魯希卡和簡尼斯卡穿过前堂，走完一道阴暗的楼梯和一条狭窄的长过道，走进一个小房間；果然，伊凡·伊凡內奇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正坐在房間里面茶桌旁边喝茶。两个老人一看見小男孩，臉上現出又惊奇又快活的神气。

“啊哈！叶果尔·尼古拉——伊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唱道，“罗蒙諾索夫先生！”

“啊，貴族老爺！”庫茲米巧夫說，“歡迎歡迎。”

叶果魯希卡脫掉大衣，吻了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手，在桌旁坐下來。

“喂，一路上怎麼樣，*puer done*^①？”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替他斟了茶，問他，臉上照例帶着燦爛的笑容，“恐怕膩味了吧？求上帝拯救我們，萬萬別叫我們坐貨車或者騎牛趕路了！上帝寬恕我們吧：走了又走，往前一看，總是一片草原，鋪展開去，跟先前一樣：看不見盡頭！這不是旅行，簡直是胡鬧嘛。你為甚么不喝茶？喝吧！在你隨着那一串貨車趕路，還沒到這兒的時候，我們已經把所有的事圓滿地辦完了。謝謝上帝！我們已經把羊毛賣給切列巴辛了，只求上帝能让大家這麼順利就好了……我們賺了一筆錢。”

一看見自家人，叶果魯希卡就感到一種熬也熬不住的要訴苦的欲望。他沒听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話，只是想着怎樣開口，究竟訴些甚么苦。可是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聲調顯得不好听，刺耳，妨碍他集中注意，攪亂了他的思想。他在桌旁沒坐滿五分鐘就站起來，走到长沙发那里躺下來。

“咦，咦！”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惊奇地說，“你怎么不喝茶？”

叶果魯希卡一面仍旧在想着訴些甚么苦，一面用額頭抵着沙发背，忽然抽抽噎噎地哭起來。

“咦，咦！”赫利斯托佛尔神甫重說一遍，站起來，走到长沙发那兒，“盖奥尔吉^②，你怎么啦？你干么哭呀？”

“我……我病了！”叶果魯希卡開口了。

“病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慌了，“这可不大好呀，小兄

① 拉丁文：好孩子。

② 即叶果里，叶果里是盖奥尔吉的俗名。

弟……在路上怎么能生病呢？哎哎，你是怎么啦，小兄弟……
嗯？”

他伸出手去放在叶果鲁希卡的头上，又摸摸他的脸蛋儿，
说：

“对了，你的脑袋挺烫……你一定着了凉，要不然就是吃了
甚么……向上帝祷告吧。”

“给他吃点奎宁……”伊凡·伊凡内奇说，慌了。

“不；应当给他吃点热的……盖奥尔吉，要喝点汤吗？嗯？”

“不……不想喝，”叶果鲁希卡回答说。

“你觉着冷还是怎么的？”

“先前倒是觉着冷，可是现在……现在觉着热了。我周身痠
痛……”

伊凡·伊凡内奇走到长沙发那儿，摸一摸叶果鲁希卡的脑
袋，慌张地嗽一嗽喉嚨，回到桌子那儿。

“这样吧，你索性脱掉衣服，躺下睡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
说，“你该好好睡一觉才成。”

他帮着叶果鲁希卡脱掉衣服，给他放好枕头，替他盖好被
子，再拿伊凡·伊凡内奇的大衣盖在上面。然后他踮起脚尖走
开，在桌旁坐下来。叶果鲁希卡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好像不是在
旅館房间里，而是在大道边上，挨近篝火。叶美里扬摇胳膊，迪
莫夫红着眼睛趴在地上，谄媚地瞧着叶果鲁希卡。

“打他，打他！”叶果鲁希卡嚷道。

“他说梦话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低声说。

“真是麻烦！”伊凡·伊凡内奇叹道。

“得拿油和醋来把他擦一擦才行。求上帝保佑，他的病明天
就会好了。”

为要摆脱恶梦，叶果鲁希卡睁开眼睛，对火望着。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伊凡·伊凡内奇已经喝完了茶，正在小声讲话。神甫幸福地微笑，分明无论怎样也忘不了他在羊毛上赚了一笔钱；使他高兴的，与其说是赚来的钱，不如说是想着他回到了家，可以把一大家子人聚集在自己的四周，狡猾地眯一眯眼睛，哈哈大笑；他先得瞒住他们大家，说他按照比实价低的价钱把羊毛卖了；然后他就拿出一个肥大的钱夹交给女婿米海罗说：“哪，拿去吧！瞧，生意就该照这样做！”库兹米巧夫好像还不满足。他的脸跟先前一样表现了正正经经的冷淡和操心神情。

“唉，要是早知道切列巴辛肯出这样的价钱，”他低声说，“那我就不会在家乡把那三百普特卖给玛卡罗夫了。真是耍命！不过，谁知道这儿的价钱涨上去了？”

一个穿白衬衫的人把茶炊端出去，点亮墙角神像前面的长明灯。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着甚么；那个人做出诡谲的脸相，就跟同谋造反的人一样，仿佛在说：“我明白了，”然后走出去，不久就又回来，把一个装流质的器皿放在长沙发底下。伊凡·伊凡内奇在地板上给自己铺了被褥，打了几回呵欠，懒洋洋地念完祷告，就躺下去了。

“明天我想上教堂去……”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说，“我认识那儿的圣器看守人。做完弥撒我应当去看一看主教，不过据说他病了。”

他打个呵欠，吹熄了灯。现在，只有神像前面的长明灯放光了。

“据说他不接客，”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说，脱下衣服，“这么一说，我只好见不到他的面就走了。”

他脱下长衫，叶果鲁希卡看见眼前站着个鲁滨孙·克鲁梭。

魯濱孫在一个小碟里攪动甚么东西，走到叶果魯希卡面前，小声說：

“罗蒙諾索夫，你睡着啦？起来吧！我拿油和醋擦一擦你的身子。这是很灵的，你只要向上帝禱告一下就行了。”

叶果魯希卡連忙翻身坐起来。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脫掉孩子的內衣，聳起肩膀，断断续续地抽气，倒好像誰在呵他的痒似的；他开始擦叶果魯希卡的胸膛。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他小声說，“趴好，背朝上！……这就行了。明天病就会好了，不过以后別再造罪了……你燙得跟火似的！大概起暴風雨的时候，你們正在路上吧？”

“正在路上。”

“那还有不生病的！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那还有不生病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擦完叶果魯希卡以后，給他穿上內衣，替他盖好，在他身上画了十字，就走了。后来，叶果魯希卡看見他怎样向上帝禱告。大概这老人背熟了許多禱告詞，因为他站在神象前面小声念了許久。念完禱告，他对着窗口、門、叶果魯希卡、伊凡·伊凡內奇画了十字，在一張小的长沙发上躺下来，沒垫枕头，拉过自己的长衫盖在身上。过道上一个挂钟敲了十下。叶果魯希卡想起到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時間，就煩惱得用脑門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不再努力摆脱那些朦朧的、郁悶的夢景了。可是早晨却远比他預料的来得快。

他覺得他躺在那儿，用脑門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并沒过多久，可是等到他睜开眼来，斜射的阳光却已經透过小客房里两扇窗子，照在地板上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伊凡·伊凡內奇不在房間里。房間已經打扫过，挺亮，舒服，有赫利斯托佛尔神甫

的气味：他身上老是冒出柏枝和晒干的矢車菊的气味（在家里，他常用矢車菊做洒圣水的刷子和神龕的裝飾品，因此他身上浸透了那些气味）。叶果魯希卡瞧着枕头，瞧着斜射的阳光，瞧着自己那双現在已經擦干净、并排摆在长沙发左近的靴子，瞧啊瞧的，笑了。他看到自己不是躺在羊毛捆上，看到四周的东西样样都是干的，看到天花板上并没有閃电和雷，倒觉着奇怪了。

他跳下长沙发，开始穿衣服。他觉得身体挺好，昨天的病只留下一点痕迹：大腿和脖子有点发軟。这样看来，油和醋奏了效。他想起昨天朦朧看見的輪船、火車头、寬闊的河流等等，現在就連忙穿上衣服，好跑到碼頭上去看一看。他嗽洗完毕，穿上紅布衬衫，忽然門鎖卡达一响，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在門口出現，戴着高礼帽，帆布长衫外面罩着棕色綢法衣，手里挂着长木杖。他面带笑容，滿臉放光（剛剛从教堂回来的老人总是滿臉放光的），他把圣餐餅干和一包甚么东西放在桌子上，祈禱过后，說：

“求上帝怜恤我們！哦，你身体怎么样啦？”

“現在好了，”叶果魯希卡回答，吻他的手。

“謝謝上帝……我剛做完弥撒回来……我剛才去看一个我所認識的圣器看守人。他原約我跟他一块儿去喝茶，可是我沒去。我不願意很早就上別人家里去作客，願上帝跟他同在！”

他脫掉法衣，摸摸自己的胸膛，不慌不忙地解开那个小包。叶果魯希卡看見一小盒魚子、一小片熏鱒魚、一块法国面包。

“瞧，我路过一家活魚店的时候买来的，”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平常日子，原本不該这么奢侈，可是我想，我家里有病人，那么这就可以原諒了。魚子酱挺好，是鱒魚的……”

穿白衬衫的那个人端来茶炊和一个盛着茶具的盘子。

“吃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說，把魚子抹在一片面包上，递

給叶果魯希卡，“現在尽管吃啊玩啊都沒关系，可是你念书的时候就要到了。記住，念书要专心，用功，也好有个出头之日。凡是應該背熟的，你就背熟它，可是遇到你应当用自己的話來說明內在的含义，而不顾外部形式的时候，那就用你自己的話來說。要努力把各門功課都学好。有的人，算术倒学得挺好，可是从沒听說过彼得·莫吉拉^①；有的人倒知道彼得·莫吉拉，可是又不会解釋月亮。不行，你得把书念到样样都懂才行！学拉丁文啦、法文啦、德文啦……当然还有地理、历史、神学、哲学、数学……。等你不慌不忙，一边禱告上帝，一边热心地学会了門門功課，那就要出来做事了。要是你样样都懂，那就任甚么行业干起来都便当……你只要用功念书，求得天恩，上帝就会指点你做甚么样的人。医生啦、法官啦、工程师啦……”

赫利斯托佛尔在一小片面包上抹了一点点魚子，放进嘴里，說：

“使徒保罗說过：‘不要学古怪的、邪道的学問。’当然，如果那是妖术，不合法的技术，或者从另一个世界召来像索尔^②那样的魂灵的法术，或是于人于己全沒用处的学問，那就还是不学的好。你應該只学上帝所賜的那些学科。你要学他們的榜样……神圣的使徒們用各种語言講話，那你就学各种語言。偉大的巴錫尔^③研究数学和哲学，那你就学数学和哲学；圣涅斯托尔^④写历史，那你就学历史，写历史。要学圣徒的榜样……”

赫利斯托佛尔用茶碟喝茶，擦了擦上髭，搖一搖頭。

① 彼得·莫吉拉(1596—1647)，俄国宗教学者，写过許多宗教书。

② 古以色列王。

③ 巴錫尔(329—379)，巴勒斯坦愷撒利亚的大主教。

④ 十一世紀与十二世紀中的俄国教士，留下著作多种。

“好！”他說，“我受的是老式教育，現在我已經忘了許多，不過我跟別人還是生活得不同。比都沒法比。比方說，到一個甚么人多的地方去赴宴會或者參加甚么大會，說上一句拉丁話，或者提到歷史或哲學上的事，人家听了就會滿意，我自己呢，也很滿意……或者巡迴法庭來了，要人監督，別的教士都怕難為情，可是我跟法官啦、檢察官啦、律師啦，却很合得來。我談吐文雅，跟他們喝喝茶，說說笑，問問他們我不知道的事……他們也挺愉快。就是這麼的，小兄弟。……學問是光明，愚昧是黑暗。念書吧！當然，念書是很難的；現在念書要化不少錢……你媽是寡婦，她靠撫恤金過活，可是呢，話說回來……”

赫利斯托佛爾神甫戰兢兢地瞧着門口，接着小聲說：

“伊凡·伊凡內奇會幫忙的。他不會不管你。他自己沒有子女，他會幫你的。別擔心。”

他做出嚴肅的臉容，越發小聲地說：

“只是要記住，蓋奧爾吉，別忘了你母親和伊凡·伊凡內奇，求上帝讓你別忘記。十誡教你孝敬母親，伊凡·伊凡內奇是你的恩人，等於是你的父親。要是你將來有了學問，求上帝不要讓你因為別人比你笨就討厭別人，看不起別人；那你就倒楣了，倒楣了！”

赫利斯托佛爾神甫舉起手來，小聲重念了一遍：

“你就要倒楣了！倒楣了！”

赫利斯托佛爾神甫嘮叨起來，照俗話所說的那樣，講得津津有味；看來不到吃午飯的時候，他是絕不肯罷休的，可是門開了，伊凡·伊凡內奇走進來。舅舅匆忙地打個招呼，就在桌旁坐下來，很快地喝茶。

“好，所有的事全辦妥了，”他說，“今天可以回家去了，不過

叶果尔的事还得操一下心。得把他安置一下。我姐姐說，她有一个朋友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住在此地一个甚么地方，她也許肯收留他在那儿寄宿吃飯。”

他在皮夹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抽出一張揉皺的紙，念道：

“‘小下街：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托斯庫諾娃，住在自己购置的房子里。’得馬上去找她才成。真是麻煩！”

喝完早茶以后过了不久，伊凡·伊凡內奇带着叶果魯希卡走出客棧。

“真是麻煩！”舅舅嘟囔道，“你像牛蒡似地粘在我身上，去你的！你們要學問，要爭着做上等人，只有我倒楣，為你們受罪……”

他們穿过院子的时候，貨車和車夫都已經不在了。他們一清早就离开此地，到碼頭上去了。院子里远远的一个角落里，那輛熟悉的、黑黝黝的馬車停在那儿；馬車旁边站着那几匹栗色馬，正在吃燕麦。

“再見，馬車！”叶果魯希卡想道。

起先，他們順着大街爬上坡去，爬了很久，然后他們穿过一个大市場；在那儿，伊凡·伊凡內奇向一个巡警打听小下街在哪儿。

“嘿！”巡警笑嘻嘻地說，“路还远着呐，順这条路要一直走到公共牧場！”

他們一路上遇見好几輛街头馬車，可是像坐馬車这类的舒服事，只有遇到例外的情形，遇到大节期，舅舅才容許自己享受一下。叶果魯希卡和他鋪平的街上走了很久，然后又在只有人行道而沒有馬路的街上走了很久，最后走到了既沒有馬路也沒有人行道的街上。等到他們的腿和舌头把他們送到小下街，

他倆都滿臉通紅，摘下帽子擦汗。

“勞駕告訴我，”伊凡·伊凡內奇對一個坐在街門旁邊小凳上的老人說，“娜斯達霞·彼得羅芙娜·托斯庫諾娃的房子在哪儿？”

“這兒沒有姓托斯庫諾娃的，”老人想了一想，答道，“也許你找的是契莫盛科吧。”

“不，托斯庫諾娃……”

“对不起，這兒沒有姓托斯庫諾娃的……”

伊凡·伊凡內奇聳一聳肩膀，慢慢往前走去。

“您用不着再找！”老人在他們後面叫道，“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听着，老大娘，”伊凡·伊凡內奇對一個在牆角擺着小攤賣葵花子和梨的老太婆說，“娜斯達霞·彼得羅芙娜·托斯庫諾娃的房子在哪儿？”

老太婆惊奇地瞧着他，笑了。

“難道娜斯達霞·彼得羅芙娜現在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嗎？”她問道，“主啊！自從她嫁出女兒去，把自己的房子讓給她的女婿以來，已經有八年了！現在她女婿住在那兒啊。”

她的眼睛說：“你們這些傻瓜怎麼會連這樣一點小事都不知道？”

“那她現在住在哪儿？”伊凡·伊凡內奇問道。

“主啊！”老太婆惊奇地叫道，合起掌來，“她早已租房子另住啦！她把自己的房子讓給女婿已經有八年了！您這是怎麼啦！”

她大概料着伊凡·伊凡內奇也會吃驚，叫起來：“可是這不可能呀！！”然而伊凡·伊凡內奇很平靜地問道：

“那麼她租住的房子在哪儿？”

这个女小贩卷起袖口，用赤裸的胳膊指点着，同时用尖细刺耳的声音嚷道：

“照直走，照直，照直……等到走过一所小红房子，左边就有一条小巷子。那您就走进小巷子，找到右边第三个门就是……”

伊凡·伊凡内奇和叶果鲁希卡走到那所小红房子，向左拐弯，走进小巷子，直奔右边的第三家门。在很旧的灰色街门两旁伸展着灰色的围墙，裂了很大的口子；右面那部分围墙向前猛歪过来，有倒下来的危险，街门左边的围墙却往后面，往院子里面歪过去。街门本身倒笔直地立着，好象还没有选定该往哪边倒才方便一点；究竟该往外倒呢，还是往里倒。伊凡·伊凡内奇推开小小的边门，他和叶果鲁希卡看见一个大院子，长满了杂草和牛蒡。离街门一百步远，立着一所小房子，红房顶，绿百叶窗。有一个胖女人，卷起袖口，兜起围裙，站在院子中央，正在往地下洒甚么东西，用一种跟女小贩同样尖细刺耳的声调嚷着：

“唧！……唧！唧！”

她身后有一条生着尖耳朵的红毛狗坐在地下。它一看见客人，就往小门这边跑来，送上一片中音的叫声（凡是红狗都是用中音叫）。

“您找谁？”女人叫道，用手遮住眼睛上的阳光。

“您好！”伊凡·伊凡内奇挥动手杖赶走那条红毛狗，也嚷道，“劳驾告诉我，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住在这儿吗？”

“就住在这儿！可是您找她有甚么事？”

伊凡·伊凡内奇和叶果鲁希卡向她那边走过去。她怀疑地瞧着他们，又问一遍：

“您找她有甚么事？”

“可是也許您就是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吧？”

“嗯，就是我！”

“幸会幸会……您要知道，您的老朋友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柯尼亚节娃問候您。这是她的小儿子。我呢，也許您还记得，就是她亲弟弟伊凡·伊凡內奇……您原就是我们县城的人……您生在我們那地方，而且在那地方出嫁的……”

随后是沉默。胖女人呆呆地瞧着伊凡·伊凡內奇，好像不信他的话，或者沒听懂他的话似的，然后她滿臉通紅，合攏两只手；她圍裙里的燕麦撒下来，眼睛里迸出了眼泪。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她尖叫道，兴奋得直喘气，“我最亲爱的人！啊，圣徒呀，我为甚么跟傻子似的呆站在这儿？我的漂亮的小天使！……”

她攔住叶果魯希卡，把眼泪沾湿了他的臉，哭得泪人儿似的。

“天呐！”她說，絞着手，“奥尔迦的小儿子！大喜的事！他簡直就是他媽嘛！跟他媽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你們为甚么站在院子里啊？請进屋里去吧！”

她匆匆朝那所房子走去，一面走，一面哭着，喘着，讲着。客人們跟着她走。

“我的房間还没收拾好呢！”她說，領着客人走进一个悶不通風的小客堂，那儿装点着許多神像和許多盆花，“啊，圣母！瓦西里沙，至少去把百叶窗开一开！我的小天使！我的說不出那么美的漂亮孩子！我不知道奥列琪卡^①有这样一个小儿子！”

① 奥尔迦的爱称。

等到她安靜下来，跟客人們熟一点以后，伊凡·伊凡內奇就要求跟她单独談一談。叶果魯希卡走进另一个小房間，那儿立着一架縫紉机；窗口挂着个鳥籠，籠里装着一只白头翁，这儿跟客堂里一样，也有許多神像和花盆。靠近縫紉机站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也不动，臉儿給太阳晒黑，腮帮子跟基特一样胖都都的，穿一身干淨的花布衣服。她一眼也不眨地瞧着叶果魯希卡，大概覺得很窘。叶果魯希卡瞧着她，沉默一忽儿，問道：

“你叫甚么名字？”

小姑娘撇撇嘴唇，做出一臉的哭相，小声答道：

“阿特卡……”

这意思是說她叫卡特卡。

“他預备住在您这儿，”伊凡·伊凡內奇在客堂里小声說，“如果您肯費心的話，我們就按月給您十个卢布。他倒不是寵坏了的孩子，挺安分……”

“我真不知道該跟您說甚么才好，伊凡·伊凡內奇！”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含泪地叹道，“十个卢布倒很好，不过帶領別人的孩子却叫人害怕！他也許会忽然生个病甚么的。……”

叶果魯希卡被叫回客堂的时候，伊凡·伊凡內奇已經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帽子，在告辞了。

“好了，那么，现在就让他留在您这儿了，”他說，“再見！你待在这儿吧，叶果尔！”他对外甥說，“在这儿別胡鬧；你得听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的話……再見！我明天再来。”

他走了。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又撲抱叶果魯希卡，叫他小天使，哭着，准备开飯。三分钟以后，叶果魯希卡坐在她身旁，回答她的无穷无尽的問題，喝着又油又燙的白菜湯了。

到傍晚，他又在桌旁坐下，把头枕在一只手上，靜听娜斯达

霞·彼得罗芙娜讲话。她呢，时而笑时而哭，对他讲起他母亲年青时候的事，讲起她自己的婚姻，讲起她的子女……一只蟋蟀在炉子里唧唧地叫，灯头发出的轻微的嗡嗡声。女主人低声讲着，在兴奋中不断地把顶针掉在地上；她的小孙女卡嘉就爬到桌子底下他身旁去拾，每回都在桌子底下坐很久，多半是在细看叶果鲁希卡的脚。叶果鲁希卡听着，半睡半醒，瞅着老太婆的脸、她那生着毛的痣、一条条泪痕……他觉得难过起来，很难过！他给安置在一个大箱子上睡下，又受到嘱咐：要是他晚上想吃东西，可以出去，自己到小过道里窗台上拿点童子鸡吃，它扣在一个碟子底下呢。

第二天早晨伊凡·伊凡内奇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来辞行。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很高兴，正要烧茶炊，可是伊凡·伊凡内奇忙得很，摇摇手说：

“我们没有工夫喝茶吃糖！我们马上就要动身走了。”

在分别以前，大家坐下来，沉默了一分钟。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长叹一声，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神像。

“好，”伊凡·伊凡内奇站起来，开口说，“那么你留在这儿了……”

忽然，那种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了；他脸色微微发红，带着悲哀的笑容说：

“记好，用功读书……别忘记妈，听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的话……要是你在学校里用功，叶果尔，那我会照应你。”

他从衣袋里拿出钱夹来，扭转身去拿背对着叶果鲁希卡，在零钱里找了很久，找到一个十戈比的银币，交给叶果鲁希卡。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叹口气，不慌不忙地为叶果鲁希卡祝福。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要好好念书，”他说，“用功

念书,小兄弟……要是我死了,那就在你禱告的时候提到我。諾,我也給你一个十戈比的銀币……”

叶果魯希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小声对他說,他再也不会見到这老人的面了。

“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我已經在中学校报过名了,”伊凡·伊凡內奇說,照那声調听来仿佛在这客堂里停着一具死尸似的,“到八月七日請您带他去参加入学考试……好,再見!願上帝跟您同在!再見,叶果尔!”

“您至少总該喝杯茶啊!”娜斯达霞·彼得罗芙娜悲声說道。

叶果魯希卡的眼眶里含滿泪水,沒看見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怎样走出去。他跑到窗口,可是他們不在院子里了;剛才汪汪叫的紅毛狗从街門口跑回来,現出已經尽了責任的神气。叶果魯希卡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一下子跳起来,飞出房間去了。等他跑出街門外,伊凡·伊凡內奇搖着弯柄的手杖,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挂着长木杖,剛剛轉过弯去。叶果魯希卡这才感到:这以前他所熟知的一切东西要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地永远消失了;他周身发軟,往小凳上一坐,用悲伤的泪珠迎接这个对他來說現在还剛剛开始的、不熟习的新生活……

这生活又会是甚么样子的呢?

1888年

神經錯亂

1

一天傍晚，有一个姓瑪耶耳的医科学生，和一个姓雷勃尼科夫的莫斯科繪画雕刻建筑专科学校的学生，去看他們的朋友法律系学生瓦西里耶夫，邀他跟他們一块儿逛C街去。瓦西里耶夫起初有很久不肯答应，可是后来穿上大衣，随他們一路去了。

关于墮落的女人，瓦西里耶夫只听別人說起过或者从书本上看到过，他有生以来一次也沒到她們居住的房屋里去。他知道人間有些不道德的女人，她們在不幸的景况例如环境、不良的教育、貧穷等压力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名誉去換錢。她們不知道純洁的爱情，她們沒有儿女，她們享受不到公民权利；她們的母亲和姊妹为她們痛哭，仿佛她們已經死了似的；学术鄙棄她們，把她們看成坏人，男人用“你”称呼她們。可是尽管这样，她們却沒有丧失上帝的形象和近似。^① 她們全都感到自己的罪恶，希望得救。她們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运用种种使她們得救的办法。固然，社会不会原諒人們的过去，不过在上帝的眼睛里，埃及的

① 《旧約》《創世紀》說：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来的。因此這句話的意思是：“她們仍旧是人。”

馬利亞^①并不比别的圣徒低下啊。每逢瓦西里耶夫在街上凭装束或神态认出一个堕落的女人来，或者在画报上看见那种女人的照片，他就总是想起以前读过的一个故事：一个青年男子，心地纯洁，富于自我牺牲的热情，爱上一个堕落的女人，请求她做他的妻子；可是她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种幸福，就服毒自尽了。

瓦西里耶夫住在特威尔斯科依大街上的一条小巷子里。他跟两个朋友一块儿走出家门的时候，大概是十一点钟。不久以前下了今年第一次的雪，大自然的一切给这场新雪盖没了。空气里弥漫着雪的气味，脚底下的雪微微地咯吱咯吱响；地面、房顶、树木、大街两旁的长凳，都那么柔软、洁白、年青，这使得那些房屋看上去跟昨天不一样了，街灯照得更亮，空气也更清澄，马车的辘辘声更加洪亮，在新鲜、轻松、冷冽的空气里，人的灵魂里也不禁迸发出来一种跟那洁白松软的新雪相近的感情。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医科学生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唱起来，“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②

“看那磨坊呀……”艺术家接着他的歌声唱起来，“它已经坍了……”

“看那磨坊呀……它已经坍了，”医科学生帮腔唱道，擰起眉毛，悲凉地摇头。

他停住唱，用手擦脑门子，想一想下面的歌词，然后又大声唱起来，声音那么好听，招得街上的行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从前我自由自在，

在这儿遇到过自由的恋爱……”

这三个人走进一家酒馆，没脱大衣，靠着柜台各自喝了两杯

① 指耶稣所宽恕的荡妇，见《路加福音》第七章。

② 达尔戈梅日斯基的歌剧《美人鱼》中公爵的歌词。

伏特卡。在喝第二杯以前，瓦西里耶夫发现自己的酒杯里有一点软木塞的碎屑，就把杯子举到眼睛跟前，眯起他那近视的眼睛看了很久。医科学生不明白他这种表情，就说：

“喂，你瞧甚么？劳驾，别想大道理。伏特卡是给我们喝的，鲱鱼是给我们吃的，女人是给我们嫖的，雪是给我们踩的。至少让我们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一个傍晚吧！”

“可是我甚么话也没说啊……”瓦西里耶夫笑着说，“难道我不肯去吗？”

喝了伏特卡，他胸中发热。他带着温情看他的朋友，佩服他们，妒忌他们。这两个强壮、健康、快活的人多么谈笑自如，他们的智慧和灵魂多么完整而又洒脱啊，他们爱唱歌，喜欢看戏，能画画儿，健谈，酒量大，而且喝完酒以后第二天不会头痛；他们又风雅又放荡，又温柔又大胆；他们工作起来很带劲，爱发脾气，喜欢无缘无故哈哈大笑，说些荒唐话；他们热烈，诚实，能够自我牺牲；作为人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不比他瓦西里耶夫差。他自己却走每一步路，讲每一句话都顾虑重重，多疑，慎重，随时把小事情看成大问题。他不由得希望至少有一个傍晚能够照他的朋友那样无拘无束，摆脱自己的羁绊。非喝伏特卡不可吗？那么纵然第二天他的头会痛得裂开，他也喝。他们拉他到女人身边去吗？那他就去。他会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快活地招呼过路的行人……

他笑着走出酒馆。他喜欢他的朋友——一个朋友戴一顶揉皱的宽边呢帽，做出艺术家不修边幅的神气；另一个朋友戴一顶海狗皮的鸭舌帽，他并不穷，却故意装成那种有学问的名士派的模样。他喜欢雪，喜欢街灯的苍白亮光，喜欢行人的脚在新雪上留下的浓黑脚印。他喜欢那种空气，特别是空气中那种清澄的、温柔的、纯朴的、仿佛处女样的情调，这种情调在大自然中一年

只能見兩次：大雪蓋沒萬物的時候和春季的晴天和月夜，河中冰面崩裂的時候。

“一種不可知的力量呀，”他低聲唱着，“違背我的本心，把我領到這淒涼的河岸……”

不知甚麼緣故，這幾句歌詞一路上沒有離開他和他朋友的舌頭，他們三個人信口唱着，彼此的聲音合不上拍子。

瓦西里耶夫的腦海里正在想像着經過大約十分鐘以後他和他朋友怎樣敲門，他們怎樣溜進小小的黑過道和黑房間，偎到女人身邊去，他自己怎樣利用黑暗划一根火柴，眼前一亮，看見一張痛苦的臉和慚愧的笑容。那個身世不明的女人生着金髮或者黑髮，她的頭髮一定披散着；她多半穿一件白睡衣；她見了亮光嚇一跳，窘得不得了，說：“我的天吶！您這是干甚麼呀？吹滅它吧！”那情形可怕，不過也新奇有趣。

2

這幾個朋友從特魯勃諾依廣場拐彎，走上格拉捷甫加大街，不久之後便走進一條巷子，那條巷子瓦西里耶夫只聞名而沒有來過。他看見兩長排房子，窗戶里明燈輝煌，大門洞開，聽見鋼琴和提琴的歡暢樂聲從各個門口飄出來，混成一片奇怪的嘈雜聲，倒彷彿有一個目力看不見的樂隊在房頂上一個黑暗地方正在定弦似的。瓦西里耶夫不由得吃一驚，說：

“好多家妓院呀！”

“這算得了甚麼！”醫科學生說，“在倫敦比這兒多十倍呢。那兒總有十來萬這種女人。”

馬車夫坐在車座上，沉靜冷淡，就跟在所有的巷子里一樣；

两旁人行道上也有行人，跟别的巷子里一样。誰也不慌張，誰也不豎起衣領来遮擋自己的臉，誰也不帶着責备神情搖頭……这种不关痛痒的态度，鋼琴和提琴的杂乱声音，明亮的窗口，敞开的大門，使人感到一种很坦然、很无所谓、很大胆、很潑辣的意味。大概古时奴隶市場上也是这么欢暢嘈杂，人們的臉容和步态也这么淡漠。

“我們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吧，”艺术家說。

几个朋友走进一个窄过道，过道里点一盏带反光鏡的灯，照得很亮。他們推開門，就有一个穿黑礼服的男子，懶洋洋地从前厅一个黄沙发那儿站起来，他臉上的鬍子沒刮，像个僕役模样，眯着困倦的眼睛。这地方有洗衣房的气味，另外还有醋的气味。医科学生和艺术家在門口站住，伸出脖子一齐往房間里瞧。

“Buona sera, signori, rigolletto-hugenotti-traviata!”^①艺术家开口了，还照戏台上的动作那样脫帽行礼。

“Havanna-tarakano-pistoletto!”^②医科学生說，把帽子貼紧胸口，深深一鞠躬。

瓦西里耶夫站在他們后面。他原想也照演戏那样脫帽行礼，說点胡鬧的話，可是他只能笑一笑，而且感到一种跟害臊差不多的困窘，焦急地等着看这以后会发生甚么事。門口出現一个十七八岁的金发小姑娘，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一件淡藍的短外套，胸前用白絲带打了个花結。

“你們为什么站在門口？”她說，“脫掉大衣，上客厅里来啊。”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一面仍旧讲着意大利話，一面走进客厅。瓦西里耶夫迟疑不决地随着他們走进去。

① 意語：晚安，先生們。其余是含糊地摹倣歌剧台詞开玩笑的。

② 意語，是含糊地摹倣歌剧台詞开玩笑的。

“諸位先生，脫掉大衣！”僕役厉声說，“不能穿着大衣进去。”

客厅里除了金发姑娘以外还有一个女人，又高又胖，裸露着胳膊，生着不是俄罗斯人的臉相。她在鋼琴附近坐着，膝头上摊着紙牌，在摆牌陣。她理也不理那几位客人。

“別的姑娘在哪儿？”医科学生問。

“她們在喝茶，”金发姑娘說。“斯捷潘，”她喊一声，“去告訴那些小姐，說有几位学生来了！”

过了不大功夫，又有一个姑娘走进客厅里来。她穿一件藍条子花的鮮紅色长衫。她的臉上不高明地塗着厚厚一层粉，額头給留海遮住，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带着惊恐的神情。她一进门，立刻用粗嘎而有勁的低音唱起一支歌来。随后，又来了一个姑娘；随后，又来了一个……

这一切，瓦西里耶夫看不出有甚么新奇有趣的地方。这个客厅、这架鋼琴、这鑲了廉价鍍金框子的鏡子、这花結、这一身藍条子花长衫、这些麻木而淡漠的臉，他仿佛早已見過，而且見過不止一次似的。那种黑暗、那种靜寂、那种神秘、那种慚愧的笑容，他原先预料会在这儿遇見的种种东西却連影子也沒看見。

样样东西都平常、枯燥、无味。只有一件事微微挑动他的好奇心，那就是檐板上、荒唐的画片上、衣服上、花結上表現出来的仿佛故意想出来的俗气。这种俗气自有它的特色，与众不同。

“这一切是多么貧乏和愚蠢啊！”瓦西里耶夫想，“我眼前所看見的这些廢物有甚么力量能够誘惑一个正常的人，惹得他去犯那种可怕的罪，用一个卢布买一个活人呢？为了奢华、美色、風雅、激情、美感而犯罪，我倒能够了解，可是这儿到底有甚么呢？这儿究竟是为了甚么东西而犯罪呢？不过……我不該再想下去了！”

“大鬍子，請我喝一杯黑啤酒！”金发姑娘对他說。

瓦西里耶夫立刻窘了。

“遵命……”他說，很有礼貌地一鞠躬，“不过，小姐，原諒我，我……我不能奉陪。我不喝酒。”

过了大約五分钟以后，那几个朋友出門，上別家去了。

“为甚么你剛才要黑啤酒？”医科学生气愤地說，“好一个財主！无缘无故，你白白扔了六个卢布！”

“既然她要喝，那为什么不可以順順她的心意呢？”瓦西里耶夫替自己辯白說。

“你沒順她的心，倒順了老鴇的心。那是老鴇吩咐她們，叫她們要客人請客的，沾光的是老鴇。”

“看那磨坊啊……”艺术家唱起来，“它已經坍了……”

走进第二家的門，这几个朋友只在前堂站了一忽儿，沒有走进客厅。这儿就跟在第一家一样，也有个穿黑礼服的男子，带着困倦的臉，像僕役的模样，从前堂的一个长沙发那儿站起来。瓦西里耶夫瞧着这个僕役，瞧着他的臉和他那身旧礼服，暗想：“一个俄国的普通老百姓一定飽尝了多少辛酸，命运才会把他扔到这儿来当僕役呀？他原先在哪儿住着，原本是做甚么的呢？他以后会落到甚么下場呢？他結过婚沒有？他母亲在哪儿？她知道他在这儿做僕役嗎？”瓦西里耶夫从此每到一家妓院就首先注意僕役。在一家妓院里（算起来大概是第四家），有一个矮小干癯、身体衰弱的僕役，背心上挂着一串表鏈。他正在看一份“小报”，他們走进門，他也不理会。不知甚么緣故，瓦西里耶夫看着他的臉，就覺得一个生着那种臉的人一定能偷东西，杀人，做假見証。那張臉也真是有趣：大額头，灰眼睛，癯鼻子，抿紧的薄嘴唇，呆头呆脑可又很蛮橫的神情，就跟一只在追野兔子的小猎狗一样。

瓦西里耶夫暗想：最好摸一摸那人的头发，看看究竟是硬的呢，还是軟的。它一定跟狗毛那么硬吧。

3

艺术家喝了两杯黑啤酒，忽然有点醉意，活潑得反常。

“我們再走一家！”他搖着胳膊命令道，“我要帶你們到頂上等的一家妓院去。”

他帶着朋友走進在他心目中算是頂上等的一家妓院以後，一個勁兒的表白他的願望：非跳一回卡德里爾舞不可。醫科學生嘟嘟囔囔，說是這就得給樂師一個盧布，不過後來他总算答應做舞伴了。他們就跳起舞來。

頂上等的妓院也跟頂下等的妓院一樣的糟。這兒也有那種鏡子和那類畫片，那樣的發式和長衫。看着房間里的布置和女人身上的衣裳，瓦西里耶夫這才明白過來：這並不是缺乏美感，而是一種可以說是C街獨有，別處絕找不到的美感乃至風尚的東西，一種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歷年培養出來、在丑方面十分完備的東西。走完八家以後，他看着衣服的花色、長衣裙、鮮艷的花結、水兵的打扮、臉上濃得發紫的胭脂，再也不覺得奇怪了；他知道一切非像這個樣子不可，萬一有個女人打扮得像个普通人，或者萬一牆上挂着一幅雅致的畫片，那麼整條街的總情調反倒會給破壞了。

“她們多么笨拙地賣笑啊！”他想，“難道她們不明白壞事只有在顯得很美，藏起本相的時候，在披着美德的外衣的時候，才迷人嗎？朴素的黑衣服、蒼白的臉、淒涼的微笑、黑暗的房間，比這種粗俗的濃艷強得遠。笨人啊！就算她們自己不明白這層道

理，她們的客人总該教会她們啊……”

一个姑娘穿着一套波兰式的衣服，边上鑲着白毛皮，走到他跟前来，在他身旁坐下。

“漂亮的黑发男子，您为甚么不跳舞啊？”她問，“您为甚么这么煩悶呢？”

“就因为这儿无聊呀。”

“請我喝点拉菲特酒^①吧。那您就不会觉着无聊了。”

瓦西里耶夫沒答話。他沉默一忽儿，然后問：

“您几点钟睡觉？”

“早晨六点钟。”

“那么甚么时候起床？”

“有时候两点钟，有时候三点钟。”

“你們起来以后，干些甚么事呢？”

“我們喝咖啡，到六点多钟吃飯。”

“吃些甚么呢？”

“通常总是肉湯啦、白菜湯啦、煎牛肉排啦、果盘啦。我們的老鴇待姑娘們挺好。可是您問这些事做甚么？”

“哦，随便談談罢了……”

瓦西里耶夫很想跟这姑娘談許多事情。他感到强烈的願望，想弄明白她是哪儿的人，她父母在不在世，他們是不是知道她在这儿，她怎样到这妓院里来的，她究竟是快活而滿足呢，还是郁积着黯淡的思想而悲伤；她日后是不是打算跳出她目前的处境……可是他想不出来該从甚么地方讲起，也想不出来該用怎样的方式提出問題来才不致唐突她。他想了很久才問：

① 法国拉菲特地方产的一种紅葡萄酒。

“您多大岁数？”

“八十啦，”少女取笑說，瞧着艺术家跳舞时候用手脚做出来的怪相而笑起来。

忽然間，不知为了甚么事她哈哈大笑起来，說了一句很长的輕狂話，声音响得很，人人都听得見。瓦西里耶夫大吃一惊，不知道該让自己的臉做出甚么表情来才好，勉强地笑一笑。只有他一个人微笑，別人呢，他的朋友也好，乐师也好，妓女也好，連看也沒看他的邻人一眼，仿佛根本沒听見她的話似的。

“請我喝点拉菲特酒吧，”他的邻人又說。

瓦西里耶夫覺得她的白毛皮衣边和她的嗓音討厌，就从她身边走开了。他覺着好像又热又悶，他的心开始跳得慢了，可是猛了，就跟一个槌子似的：一！二！三！

“我們走吧！”他拉拉艺术家的袖子說。

“等一忽儿，让我跳完舞再說。”

艺术家和医科学生正在結束卡德里尔舞，瓦西里耶夫为了不再看那些女人，就观察那些乐师。一个仪表优雅的老人戴着眼鏡，活像巴森元帅^①，正在彈鋼琴；一个青年留着淡褐色鬍子，穿着頂时髦的衣服，正在拉提琴。那青年的臉容并不愚蠢，也不消瘦，而且正好相反，聪明，年輕，鮮嫩。他的装束讲究，而且風雅；他的提琴也拉得很有感情。这就来了一个問題：他和那位仪表优雅的老人怎么会到这儿来呢？他們怎么好意思坐在这地方呢？他們瞧着那些女人的时候，有甚么感想呢？

要是那架鋼琴和那个提琴是由两个衣服襤褸、餓得发慌、阴沉不語、酒气噴噴、臉容愚蠢或消瘦的人彈奏着，那么他們在这

① 巴森(1811—1888)，法国將軍。

儿出现也许还容易了解。照目前这种情形，瓦西里耶夫却没法理解。他想起从前读过的关于堕落的女人的那个故事，他如今却发现那个带着惭愧的笑容的人的形象跟他眼前所看见的人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他觉得自己看见的仿佛不是堕落的女人，却像是属于另一个完全独特的世界里的人，那世界在他是既陌生又不易理解的；要是以前他在戏院里舞台上见到那世界，或者在书本里读到那世界，他一定不会相信……

那个衣服上镶着白毛皮的女人又扬声大笑，高声说了一句难听的话。一种嫌恶的感觉抓住他。他脸红了，走出房间去。

“等一忽儿，我们也来啦！”艺术家对他喊道。

4

“方才我们跳舞的时候，”医科学生说，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已经出来，到了街上，“我跟我的舞伴攀谈了一阵。我们谈的是她第一回的恋爱。他，那位英雄，是斯摩棱斯克城的一个会计员，家里有妻子和五个孩子。那时候她十七岁，跟爹妈住在一块儿，她爹卖肥皂和蜡烛。”

“他用甚么来征服她的心呢？”瓦西里耶夫问。

“他化了五十个卢布替她买衬里衣服。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看来，他倒会从他舞伴那儿打听出她的恋爱来，”瓦西里耶夫想到那医科学生，“可是我却不会……”

“诸位先生，我要回家去了！”他说。

“为甚么？”

“因为我在这种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才好。况且我也觉

得无聊，厌恶了。这儿有甚么地方叫人快活呢？要是她们是人，倒也罢了，可是她们是野人，是动物。我要走了。你们呢，随你们去好了。”

“别，格里沙，格里果里，好人……”艺术家苦苦哀求道，缠住瓦西里耶夫，“来吧！我们再去逛一家，然后就滚它的！……求求你啦！格里沙！”

他们劝得瓦西里耶夫回心转意，领他走上了楼梯。那地毯、镀金的栏杆、开门的守门人、装饰前堂的彩画墙面，处处都使人感到C街的风尚，不过更加完备，更加壮观罢了。

“真的，我要回家去！”瓦西里耶夫一面说，一面脱大衣。

“得了，得了，好孩子，……”艺术家说，吻他的脖子，“别耍脾气……格里果里，做个好朋友！我们一块儿来的，我们也一块儿走。你这人也真不近人情！”

“我可以到街上去等你们。真的！我觉得这种地方讨厌！”

“得了，得了，格里沙……既是这种地方讨厌，那你就该从旁观察一下！你明白吗？观察一下！”

“一个人总得客观地考察万物才行，”医科学生严肃地说。

瓦西里耶夫走进客厅，坐下来。房间里除了他和他的朋友以外，还有许多客人：两个步兵部队的军官，一个秃顶、灰发、戴金边眼镜的上流人，两个测量学院的没生唇髭的青年学生，一个醉醺醺的、带着演员脸相的男子。所有的姑娘全跟那些客人作伴去了，理也不理瓦西里耶夫。其中只有一个穿着 a la Aida^① 的衣服的姑娘斜起眼来看了他，不知因为甚么缘故笑一笑，打着呵欠说：

① 法语：阿伊达式。阿伊达是歌剧《阿伊达》中的女主人公。原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公主，后被掳作女奴。

“一个黑发男子来啦……”

瓦西里耶夫的心跳起来，他的脸发烧。他自己一方面在这些客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一方面满心的腻味和痛苦。他脑子里老是有一个念头煎熬着他：他，一个正派的、有爱人之心的（他素来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却憎恨这些女人，对她们除了厌恶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他既不怜悯那些女人，也不怜悯那些乐师，更不怜悯那些僕役。

“这是因为我没有努力去了解她们的缘故，”他想，“与其说她们像人，不如说像动物，不过话说回来，她们仍旧是人，她们有灵魂。先得了解她们，然后再下判断……”

“格里沙，别走，等着我们！”艺术家朝他喊了这么一句，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医科学生不久也不见了。

“对了，得努力了解一下才行。这样是不行的……”瓦西里耶夫接着想下去。

他开始紧张地注意每个女人的脸，寻找惭愧的笑容。可是，要么他不善于考察她们的脸，要么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觉得惭愧，总之，他在每张脸上看见的只有那种呆板的表情：那种日常的庸俗的烦闷和满足。愚蠢的眼睛、愚蠢的笑容、愚蠢刺耳的语声，不合规矩的动作，此外就没有别的了。仿佛她们过去人人有一段风流韵事，对象是个会计员，起因是五十卢布的衬衣衣服；目前呢，她们在生活里没有别的乐趣，只求有咖啡可喝，有三道菜的午饭可吃，有酒可喝，有卡德里尔舞可跳，能够睡到下午两点钟……就行了。

既看不到惭愧的笑容，瓦西里耶夫就开始寻找有没有一张清醒明白的脸。他的注意力落在一张苍白的、有点困倦的、无精

打采的臉上。……那是一個黑髮女人，年紀不算很輕了，穿一身亮閃閃的衣服；她坐在一把安樂椅上，瞧着地板想心事。瓦西里耶夫從房間這一頭走到那一頭，仿佛出於偶然似的在她身旁坐下來。

“我得先說些俗套頭，”他想，“然後再轉到正題上……”

“您穿的這身衣服好漂亮！”他用手指頭摸了摸她那三角頭巾的金綫綫子。

“哦，真的嗎……”黑髮女人無精打采地問。

“您是哪兒的人啊？”

“我？遠的很……切爾尼果夫省的人。”

“好地方。那地方好得很。”

“不管甚么地方，只要我們不在那兒，就會覺着它好。”

“可惜我不會形容大自然，”瓦西里耶夫想，“要是我會形容一下切爾尼果夫的風景，一定會打動她的心。沒問題，那地方既是她的家鄉，她一定愛那地方。”

“您在這兒覺着煩悶嗎？”

“當然，我無聊得很。”

“您既然覺得無聊，為甚么不離開這兒呢？”

“我上哪兒去呢？去討飯嗎？”

“就是討飯也比在這兒過活輕鬆得多。”

“您怎麼知道呢？您討過飯嗎？”

“對了，從前我沒錢交學費的時候，四處告幫來着。哪怕我沒討過飯吧，不過這層道理是十分明白的。叫化子不管怎樣總算是個自由人，您却是個奴隸。”

黑髮女人伸了個懶腰，把困倦的眼睛轉過去瞧着僕役，他正托着一個盤子，盤子上擺着酒杯和礦泉水。

“請我喝一杯黑啤酒吧，”她說，又打了個呵欠。

“黑啤酒，……”瓦西里耶夫想，“万一你的弟兄或母親這當兒走進來，你會怎樣？你說甚么好呢？我看，那忽兒才該要一杯黑啤酒吶……”

忽然傳來了哭泣的聲音。僕役端着礦泉水走進去的那個隔壁房間里，很快地走出來一個金發男子，脹紅臉，瞪着氣呼呼的眼睛。他身後跟着那高大肥胖的鴿母，她尖起喉嚨嚷道：

“誰也沒給您打姑娘嘴巴的權利！我們招待過比您身份高的客人，他們都不動手打人！招搖撞騙的東西！”

人聲喧嘩。瓦西里耶夫心里害怕，臉色發白。隔壁房間里有人放聲大哭，聲音很哀痛，彷彿受了欺侮似的。他忽然感到：在這兒過活的，也有真正的人，她們跟別處的人一樣也會覺得受屈，難過，哭泣，求救……原本那種沉悶的痛恨和厭惡感覺就變成銳利的憐憫，和對那打人者的氣憤了。他跑進有哭聲的房間。隔着一張桌子，隔着大理石桌面上擺着的好幾排酒瓶，他看見一張痛苦的臉，沾着淚痕，他就朝那張臉伸出手去，還朝那張桌子邁進一步，可是立刻又害怕地退回來。原來那哭泣的女人喝醉了酒。

人們圍着那金發男子。瓦西里耶夫從這鬧吵吵的人群中擠出來，心灰意懶，戰戰兢兢，跟孩子似的；他覺着這個生疏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裡的人彷彿在追他，打他，拿下流話罵他似的……他就從掛衣鈎上摘下他的大衣，一口氣跑下樓梯去了。

5

他站在妓院附近，倚着一道籬牆，等他的朋友出來。鋼琴和

提琴的声音有的欢畅，有的放纵，有的撒野，有的悲伤，在空中合成一片杂音，这混乱的声音又好像是黑暗里房顶上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乐队弹奏出来的。要是抬头往黑暗里看一眼，那么整个漆黑的背景上满是亮晶晶的、活动的白点：天在下雪。雪片落进灯光照到的地方，就在空中懒洋洋地飘飞，跟羽毛一样，而且更加懒洋洋地落到地下。在瓦西里耶夫的四周，细雪成团的旋转，落在他的鬍子上，眉毛上，睫毛上……马车夫、马、行人全变白了。

“雪怎么会落到这种街道上来！”瓦西里耶夫想，“叫这些妓院见鬼去吧！”

他的腿因为方才跑下楼梯而累得发软；他喘着气，仿佛在爬山似的；他的心跳得那么响，连他自己也听得见。他给一种欲望煎熬着，打算赶快走出这条街，回家去，可是另外有一种欲望比这欲望还要强，那就是等着他的朋友出来，好把自己的沉重心境对他们发泄一下。

这些妓院里有许多事情他不懂，那些沉沦的女人的灵魂在他仍旧跟从前一样的神秘；不过，他现在才明白这儿的情形比可能设想的坏得远。要是那个服毒自尽的、有罪的女人叫做堕落的女人，那么要想给眼前这些随着杂乱的乐声翩翩起舞的、说出一长串下流话的女人起一个恰当的名字就难了。她们不是正在毁灭，而是已经毁灭了。

“这儿有一种坏事，”他想，“其中既没有犯罪的感觉，也没有求救的希望。人们卖她们，买她们，把她们泡在酒里，叫她们染上种种恶习气；她们呢，跟绵羊似的糊里糊涂，漠不关心，甚么也不懂。天呐！天呐！”

他也明白凡是叫做人的尊严、人格、上帝的形象和近似一类

的东西，在这里受到彻底的玷污，用醉汉的话来说，就是受到“透顶”的玷污；这是不能单单由这条街和愚蠢的女人负责的。

一群大学生走过他面前，周身沾满白雪，快活地说说笑笑。其中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学生站住，瞧着瓦西里耶夫的脸，用醉醺醺的声调说：

“伙伴儿！喝醉啦，老兄？对不对，老兄？没甚么，去痛快一下！走！别垂头丧气，好小子！”

他抓住瓦西里耶夫的肩头，把自己的又冷又湿的上髭贴到他脸蛋儿上去，然后脚底下发滑，身子摇摇晃晃，摇着两只手说：

“扶住我！别摔觔斗！”

他笑着，跑去追他的同伴去了。

从嘈杂的声音里，传来了艺术家的声音：

“不准你们打女人！我不准，他妈的！你们这些流氓！”

门口出现了医科学生。他往四下里张望，看见了瓦西里耶夫，就用激动的声调说：

“原来你在这儿！听我说，简直不能跟叶果尔一块儿出来玩！他是甚么样的人啊，我简直不懂！他又闹起来了！你听见没有？叶果尔！”他朝着大门喊叫，“叶果尔！”

“我不准你们打女人！”艺术家的尖嗓音从上面传下来。

不知甚么又重又笨的东西从楼梯上滚下来。原来是艺术家从楼上栽下来了。他明明是给人推下楼来的。

他从地下爬起来，摇着帽子，现出恶狠狠的愤慨脸容，伸出拳头朝楼顶挥舞着，嚷道：

“流氓！狠心人！吸血鬼！我不准你们打女人！居然打喝醉酒的弱女人！哼，你们……”

“叶果尔！……得了，叶果尔！……”医科学生开始央告他，“我拿我的人格跟你担保，我下次再也不跟你一块儿出来玩了。拿我的人格担保，一定！”

艺术家渐渐平静下来，几个朋友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啊，”医科学生唱着，“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

“‘看那磨坊啊，……’”过一忽儿艺术家接着唱起来，“‘现在它已经坍了……’好大的雪啊，老天爷！格里沙，刚才你为甚么走了？你是个胆小鬼。”

瓦西里耶夫在朋友身后走着，瞧着他们的后背，心里暗想：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只是我们觉着娼妓现象是一种坏事，我们夸张了这种坏事；或者娼妓现象真跟大家所认定的那样是件大大的坏事，那么我这些好朋友就跟《田地》^①上面所描写的叙利亚和开罗的居民那样是奴隶主，强奸者，杀人犯，凶手。眼下他们在唱歌，大笑，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方才他们岂不是利用别人的饥饿、无知、愚蠢，满足自己的私欲吗？他们的确是那样——我自己就是现场的见证。他们的人道精神、他们的医学、他们的绘画，有甚么用处呢？这些凶手的科学、艺术、高尚的感情使我想起一个故事里的一块猪油。有两个土匪，在树林里杀死一个叫化子，开始瓜分他的衣服，却在他的讨饭袋里找到一块猪油。‘巧得很，’一个土匪说，‘我们来吃掉它吧。’‘你这是甚么话？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另一个恐怖的叫道，‘难道你忘了今天是星期三吗？’他们就都没有吃。他们杀了人，走出树林，同时相信自己是个严格的持斋者。同样，这两个人化钱买了女人以后，

① 旧俄时代一种流行的杂志。

揚長走去，現在還自以為是藝術家和科學家呢……”

“听着，你們！”他尖刻而氣憤地說，“你們為甚麼上這種地方來？難道，難道你們就不知道這種事有多麼可怕？你們的醫學說：這些女人個個都會因為害肺癆病或者甚麼別的病而提早死亡。藝術說：在精神方面她們死得更要早些。她們每個人都因為一生中平均要接五百個男人而死——姑且說五百吧。她們每個人都是給五百個男人害死的。你們就在那五百個當中啊！那麼，要是你們每個人一生當中在這兒或者別的同類地方逛過二百五十次，那就是你們兩個人共同害死了一個女人！難道你們會不懂嗎？難道這不可怕嗎？你們兩個，三個，五個，合起來害死一個愚蠢而飢餓的女人！啊，難道這不可怕？我的天！”

“我早就知道到頭來一定會弄到這樣的收場了事，”藝術家皺着眉說，“我們早就不該同這傻瓜和蠢材一塊兒來！你當是這忽兒你的腦子裡生出了偉大的思想，偉大的觀念嗎？不對，鬼才知道你在想些甚麼，不過絕算不得思想！這忽兒，你帶着仇恨和憎惡瞧着我，可是依我看來，你與其這麼瞧着我，還是多開二十個妓院的好。你那眼光裡所包含的惡比整個這條街的惡還要多！走，沃洛嘉，讓他滾他的蛋！他是傻瓜，蠢材。就是這麼的……”

“我們人類總是自相殘殺，”醫科學生說，“當然，這是不道德的，可是你唱高調也還是沒用啊。再會！”

在特魯勃諾伊廣場，這幾個朋友告別，分手了。等到剩下自己一個人，瓦西里耶夫就迅速地順着大街走去。他害怕黑暗，害怕那大片的落下地的雪，那雪好像要蓋沒全世界似的；他害怕那些在雪花的雲霧里黯淡放光的街燈。他的靈魂給一種沒來由的、胆怯的恐怖佔據了。不時有行人迎面走過來，可是他戰兢兢地躲開他們。他覺得仿佛有許多女人，光是女人，從四面八方走攏

来，瞧着他……

“这在开头儿了，”他想，“我马上就要发神经病了……”

6

在家里，他躺在床上，周身打抖，说：

“活人！活人！我的天，她们是活人啊！”

他千方百计刺激他的想像；他一忽儿幻想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弟兄，一忽儿是她的父亲，一忽儿又是脸上涂着厚粉的堕落的女人本身。这一切使得他满心害怕。

不知为甚么，他觉得不管怎样他得立刻解决这个问题才行，他觉得这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费了不小的劲，按捺住绝望，在床上坐起来，双手捧着头，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拯救今天看见的那一类女人。他是受过教育的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在他是很熟悉的。他虽然心情兴奋，却严格地遵守那种方法。他回想这个问题的历史和有关的文章，他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走了这么一刻钟，极力回想现代为了拯救这类女人而进行过的种种实验。他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和熟人住在法尔茨费因公寓、加里亚希金公寓、涅恰耶夫公寓、叶奇金公寓里。他们当中有不少诚实的、肯于自我牺牲的人。其中有些人尝试过拯救这类女人的工作……

“这为数无几的人的尝试，”瓦西里耶夫想，“可以分成三组。有些人从卖淫窟里把女人赎出来以后，就替她租一个房间，给她买一架缝纫机，她就做起裁缝工人来。而且，不管他有心还是无意，总之，他化钱赎出她以后，使得她做了他的情妇；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他就走了，把她交给另一个上流男子，仿佛她是一件

东西似的。于是那堕落的女人仍旧是堕落的女人。还有些人呢，替她贖身以后，为她另外租一个房間，少不得也买上一架縫紉机，极力教她念书，对她讲大道理，給她买书看。女人就住下来，乘一时的兴致和新鮮踏起縫紉机来，随后就厌倦了，偷偷地接客，或者回到那个可以睡到下午三点钟，喝到咖啡，吃到飽飯的地方去了。最后还有一种頂热心腸、頂肯自我牺牲的人，他們采取勇敢而坚决的步驟。他們跟那女人正式結婚。等到那丧尽廉耻的、慣坏的、或愚蠢的、受尽痛苦的动物做了妻子，主妇，后来又成了母亲，她的生活和她的人生观就整个翻了一个身，到后来，在这妻子和母亲身上就很难认出原先那个堕落的女人了。对了，結婚是最好的办法，也許还是唯一的办法。”

“不行！”瓦西里耶夫大声說，倒在床上，“首先我就沒法跟一个妓女結婚！要做那种事，人得是圣徒，不会感觉憎恨和厌恶才行。不过，姑且假定我，医科学生，艺术家，能够克制自己，娶了她們，假定她們都給人娶去了，結果会怎样呢？結果就会这样：一方面这儿，在莫斯科，她們給人娶去了，一方面在斯摩棱斯克，一个會計員甚么的又会糟踏另一个姑娘，于是那姑娘会同从沙拉托甫，尼日尼—諾沃格罗德，华沙……等地来的姑娘一齐涌到这儿来补那些空缺。而且你拿倫敦那些成千成万的女人怎么办呢？你拿汉堡那些女人怎么办呢？”

灯油快要燒干了，灯芯冒起烟来。瓦西里耶夫却沒注意到。他又走来走去，还是在想心事。現在他換一个方式提出問題：必須怎么办才能弄得堕落的女人失去需要？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使那些买她們、害死她們的男人充分感到他們所扮的奴隶主角色是多么不道德，使他們不由得害怕才行。先得救男人。

“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显然沒有甚么用处……”瓦西里耶

夫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傳播教义。”

他就开始想像明天晚上他站在那条街的街角，对每一个行人說：

“您上哪儿去呀？您为甚么去？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才行啊！”

他轉过身去对那些淡漠的車夫說：

“你們为甚么停在这儿？你們怎么会不生气？你們怎么会不憤慨啊？你們总信奉上帝，知道这种事有罪，人干了这种事会下地獄，那你們怎么一声不响呀？不錯，你們跟她們无亲无故，不过要知道，她們也有父亲，有弟兄，跟你們一模一样啊……”

有一回，瓦西里耶夫的一个朋友讲到瓦西里耶夫的时候，說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有的人有写作的才能、演戏的才能、艺术的才能，可是他有一种特別的才能——人道的才能。对于一般的痛苦，他有銳敏的感觉。如同好演員在自己身上演出別人的动作和声音一样，瓦西里耶夫也善于在自己的灵魂里体会別人的痛苦。他看見別人哭泣，自己就流泪；他在病人身旁，就覺得自己也有病，呻吟起来；要是他看見甚么强暴的行动，他就覺得暴力正在摧殘自己，他害怕得跟小孩似的，而且等到害怕过后总是跑过去搭救。別人的痛苦刺激他，惹得他冲动，弄得他放不下，摆不开……

这个朋友的話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当他想到这問題已經解决的时候，他的感觉却有点近似着魔。他又哭又笑，嘴里念出明天他要去說的話，对那些肯听他的話，跟他一块儿站在街角的人生出热爱来；他坐下来写信，暗自立下种种誓言……

这一切所以很像着魔，是因为这情形沒有維持很久。瓦西里耶夫不久就疲乏了。倫敦、汉堡、华沙那儿的无数女人压在他

身上，就跟一座大山压着土地似的；他面对着那许多女人不由得胆怯，心慌；他想起自己不善于言谈，想起自己又胆怯又腼腆，想起那些淡漠的人不见得愿意听他的话，了解他的话，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三年级的法律系学生，一个胆怯的小人物罢了，又想起真正的传教工作不仅在于用嘴说话，还在于动手实干……

天已经大亮，马车已经在街道上辘辘地响起来，瓦西里耶夫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直着眼睛发呆。他不再想到女人，也不再想到男人，不再想到传教工作。他整个的注意力已经转到折磨着他的那种精神痛苦上去了。那是一种隐隐的、空洞的、说不清楚的痛苦，既像是哀伤，又像是极端的恐怖，又像是心灰意懒。他指得出来哪儿发痛：在胸口，他的心底下；可是他又没法拿别样的痛苦来相比。过去，他害过很厉害的牙痛，他害过胸膜炎和神经痛，可是拿那些来跟这种精神痛苦相比，简直算不得甚么。有了这种痛苦，生活也好像可憎了。学位论文、他已经写好的那篇出色的文章、他所热爱的那些人、堕落的女人的得救，总之昨天他还热爱的或冷淡的一切事情，现在一想起来，却跟车声，僕役的匆忙脚步声，白昼的阳光……一样刺激他。要是这时候有谁在他眼前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或可恶的暴行，他会觉得那两种行为同样讨厌。在他脑海里懒洋洋地游荡的种种思想里，只有两个思想不刺激他：一个是他随时有弄死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是这痛苦不会超过三天。这后一个，他是凭经验知道的。

躺了一忽儿以后，他站起来，绞着手，又在房间里走起来，然而不是照往常那样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却是顺着墙边兜圈子。他走过镜子，在镜子里照一照。他的脸又白又瘦，他的两个鬓角凹下去，他的眼睛又大又黑，仿佛是别人的眼睛似的，流

露出不能忍受的精神痛苦的表情。

中午时分，艺术家来敲门。

“格里果里，你在家吗？”他问。

他听不到答话，站了一忽儿，沉吟一下，用乌克兰土话回答自己：

“不在。这个可恶的家伙必是上大学里去了。”

他就走了。瓦西里耶夫在床上躺下来，把头塞在枕头底下，痛苦得哭起来，眼泪越流得畅，他的精神痛苦也变得越厉害。等到天黑下来，他想到在前面等着他的、痛苦的夜晚，就满心是恐怖的绝望。他连忙穿好衣服，跑出房间，敞开着房门也不管，没有必要、也没有目的地上街去了。他不问不问自己要上那儿去，就顺着萨多甫大街很快地走下去。

雪跟昨天那样下得紧，那是解冻的时令。他把手攥在袖管里，周身发抖，听见车轮声、公共马车的铃声、行人的脚步声就害怕。瓦西里耶夫顺着萨多甫大街一直走到苏哈列夫塔；然后又走到红门，从那儿拐弯走到巴斯曼大街。他走进一家酒馆，喝了一大杯伏特卡，可是那也没使他觉得畅快些。他走到拉兹古尔叶，往右拐弯，走进一条平生从没来过的小巷子。他走到一个古桥，桥下是雅乌扎河，水声潺潺；站在桥头，可以看见红营房的一长排窗子里的灯光。瓦西里耶夫一心想用新的感觉或别的痛苦来岔开他的精神痛苦，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哭着，抖着，解开大衣和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迎着潮湿的雪和风。可是这也沒減輕他的痛苦。随后，他凑着桥上的栏杆僵下腰去，低头瞧着雅乌扎河的漆黑的、滚滚的流水，很想一头栽下去，倒不是因为厌恶了生活，也不是想自杀，却是打算至少叫自己受点伤，用这种痛苦来缓和那种痛苦。可是漆黑的河水、黑暗的空间、铺着白

雪的荒凉河岸,都很可怕。他打个冷战,往前走去。他沿着红营房走了一个来回,然后走下坡去,进了一个矮林,又从矮林回到桥上……

“不行,回家去,回家去!”他想,“在家里似乎好过一点……”

他就往回走。他回到家,脱掉湿大衣和帽子,在房间里沿着墙边兜圈子,就这么不知疲倦地一直走到天亮。

7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和医科学生来看他,他正在房间里跑个不停,衬衫已经撕碎,他咬破手,痛苦地哼着。

“看在上帝面上!”他一看见他的朋友就哭着说,“随你们爱上哪儿就带我上哪儿去吧,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救救我才好!我要弄死我自己啦!”

艺术家脸色变白,慌了手脚。医科学生也差点哭出声来,可是想到做医生的遇到生活里不论甚么事故都应该冷静严肃,就冷冷地说:

“这是你神经出了毛病。可是不要紧。马上到医师那儿去吧。”

“随你们怎么办好了,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才好!”

“你不用发急。你得尽力控制自己才成。”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伸出发抖的手替瓦西里耶夫穿好衣服,带他出去,到了街上。

“米哈依尔·塞尔盖伊奇早就想跟你认识了,”在路上医科学生说,“他是个很好的人,医道也高明得很。他在一八八二年毕业的,可是诊疗业务已经很发达了。他像同学那样对待大

学生。”

“赶快！赶快……”瓦西里耶夫催促道。

米哈依尔·塞尔盖伊奇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医师，他接待这几位朋友的时候，态度又客气，又庄严，又冷静，只用半边脸微笑。

“艺术家和瑪耶耳已经跟我讲到您的病了，”他说，“很愿意为您效劳。怎么样？请坐吧……”

他让瓦西里耶夫在书桌旁边一把大圈椅上坐下，把一个烟盒送到他跟前。

“怎么样？”他开口，摸着他的膝头，“我们来谈正事吧……您多大岁数？”

他提问题，医科学生回答那些问题。他问瓦西里耶夫的父亲害过甚么特别的病没有，是不是常喝醉酒，有没有甚么残忍的行径或怪僻的毛病。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到他祖父、母亲、姊妹、弟兄。他听到他母亲有很好听的歌喉，有时候上台演戏，就忽然活潑起来，问：

“对不起，您可记得您母亲对舞台的兴趣浓不浓？”

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了。瓦西里耶夫讨厌那位医师一个劲儿摸他的膝头，老是讲那一套话。

“大夫，您那些问题，依我看来，”他说，“是想弄明白我的病有没有遗传性。我的病没有遗传性。”

医师又问瓦西里耶夫年青时候干过甚么秘密的坏事没有，脑袋受过伤没有，有没有甚么爱好、怪癖、特别的嗜好。凡是勤恳的医生通常问到病人的种种问题，总有一半是用不着回答，也一点不会妨害到病人健康的，可是米哈依尔·塞尔盖伊奇、医科学生、艺术家，全都现出一本正经的脸色，仿佛只要瓦西里耶夫

有一个問題答不上,就会全功尽棄似的。医师听到答話以后,不知为了甚么緣故,总在一片紙上記下来。听说瓦西里耶夫学过自然科学,眼前在学法律,医师深思起来……

“去年他写过一篇挺好的文章……”医科学生說。

“对不起,別攪扰我,您妨碍我凝神思索,”医师說,用半边臉笑了笑,“是的,当然,这在病历方面也不无关系。緊張的脑力劳动,疲劳过度……对了,对了。您喝酒嗎?”他对瓦西里耶夫說。

“很少喝。”

又过了二十分钟。医科学生开始压低喉嚨把自己对这次犯病的直接原因的見解讲了讲,說到前天艺术家、瓦西里耶夫和他怎样去逛C街。

瓦西里耶夫听他的朋友們和那位医师讲到那些女人和那条悲慘的街道的时候用那么淡漠的、鎮靜的、冰冷的口吻,覺得奇怪透了……

“大夫,請您只回答我一句話,”他說,按捺自己的火气,免得說話粗魯,“娼妓現象是不是坏事?”

“好朋友,这还有問題嗎?”医师說,露出这种种問題他自己早已解决了的表情。“这还有問題嗎?”

“您是精神病医师吧?”瓦西里耶夫粗魯地問。

“对了,精神病医师。”

“也許你們大家都对!”瓦西里耶夫說,站起来,开始从房間的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許吧!可是我却覺得奇怪!我学了兩門學問,你們就看做了不起的成就;又因为我写过一篇論文,而那篇論文不出三年就会給人丢到一边,忘得精光,我却給你們捧上了天;可是由于我讲到那些墮落女人的时候不能跟讲到这些椅子的时候那么冷冰冰,我却要受医师的診治,被人叫做瘋子,

受到怜悯！”

不知因为甚么緣故，瓦西里耶夫忽然可怜自己，可怜他的朋友，可怜两天前见过的那些人，可怜那位医师了，他淌下眼泪，倒在圈椅上。

他的朋友们探问地瞧着医师。医师现出完全了解这种眼泪和这种绝望的神情，现出在这方面自己是个专家的神情，走到瓦西里耶夫跟前，一句话也没说，给他一种药水，叫他喝下去；然后等到病人沉静一点，就脱掉病人的衣服，开始检查他皮肤的敏感程度，膝头的反射作用，等等。

瓦西里耶夫也觉得舒畅一点了。等到他从医师家里出来，他已经觉得难为情了；马车的辘辘声不再刺激他，心脏底下那块重负越变越轻，仿佛它在溶化似的。他手上有两个方子：一个是溴化钾^①，一个是吗啡^②。……他早就吃过这两种药了！

在街上，他站定一忽儿，想了一想，就向两个朋友告辞，懒洋洋地往大学走去。

1888年

①、② 都是镇静剂。

沒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記

1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是樞密顧問官，勳章获得者；他有那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勳章，每逢他必須把它們一齐戴在胸前的时候，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壁”。他所結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他不亲密熟識的。現在他沒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毕罗果夫、卡維林^①、詩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結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頂真誠热烈的交情。他是俄罗斯一切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員。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許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讀会写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的时候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是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的，如

^① 毕罗果夫(1810—1881)，俄国教授，外科医术专家。卡維林(1818—1885)，俄国教授，法学家，历史学家。

果有人在公共場合和文章里辱罵或者濫用了這類名字，就會被人看做是品格太差的徵象。這也是理所當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賦極厚、無疑有用的人的觀念緊密聯繫着的。我勤懇耐勞跟駱駝一樣，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順便提到，我是一個有教養的、謙虛而正直的人。我從來沒有鑽到文學和政治方面去出過風頭，也沒有為了博得名望而跟無知的人打過筆仗，更沒有在宴會上或者我同事的墳墓上發表過演說……總之，我的學者名聲沒有一星半點的污點；它沒有甚么可抱怨的。這個名字是幸運的。

起了這個名字的人——也就是說，我自己——是一個六十二歲的男子，頭頂光禿，鑲了假牙，害一種醫不好的顏面痙攣症。我的名聲十分輝煌美麗，我的模樣卻十分黯淡難看。我的頭和手衰弱得發抖；脖子就跟屠格涅夫的一個女主角那樣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進去，背部狹窄。我一說話或者講課，嘴角就往一邊撇；我一笑，臉上就布滿衰老的、死氣沉沉的皺紋。我這種可憐的模樣沒一點動人的地方，也許只有在我發了顏面痙攣症的時候，我才會有一種特別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見了，必定會生出陰森而動人的思想：“這個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講課跟過去一樣，仍舊不錯；我照舊能夠一連兩個鐘頭抓住听讲人的注意。我的熱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學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蓋了我聲調的缺陷，我的聲調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揚頓挫，跟假善人一樣。我寫文章却不行了。專管寫作能力的那一小塊腦子不聽使喚了。我的記性衰退，思想不大聯貫，每逢我把思想寫在紙上，總覺得我已經失去一氣呵成的本領；結構單調無味，語言貧乏拘謹。我常常辭不達意，寫到結尾忘了開端。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記，寫信時候我總得費不小的勁才能避

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两样都显然証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写德文或者英文比写俄文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甚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像根本没睡着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甚么也不想，甚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的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夜之间随随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甚么》。或者，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托，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甚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忽儿，我的女儿丽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个屋子里匆忙地说梦话；一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劈拍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地叫起来——不知甚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无聊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甚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

傳來了人聲……

白天剛一開頭，妻子就走進來了。她走來看我，總是穿着襯裙，頭也沒梳，不過臉已經洗過，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裝出仿佛偶爾走進來的樣子。她每回老是說那一套話：

“對不起，我只在這兒待一分鐘就走……你又是一夜沒睡嗎？”

然後她熄了燈，在桌旁坐下，談起來。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總知道她會談甚麼。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問過我的健康以後，照例忽然提起我們的兒子，在華沙服役的那個軍官。每個月到二十號以後，我們總要匯給他五十個盧布，這就成了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

“當然這在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嘆道，“不過，在他還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們也不得不接濟他。孩子在異鄉作客，餉銀又少……不過呢，要是你樂意的話，下個月我們不匯給他五十，匯四十算了。你覺得怎麼樣？”

日常的經驗本來應該已經教會妻子：我們的開支是不會因為我們常常談它就減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認經驗，每天早晨准定要談到我們的軍官，還要談到謝天謝地，麵包落價了，糖却貴了兩個戈比——她說這些話的口气，倒好像在向我報告甚麼新聞似的。

我听着，順口答應一聲；而且大概因為我一夜沒睡覺吧，我的腦子里滿是古怪的、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跟孩子一樣地惊奇。我納悶地問我自己：這個很胖的、笨拙的老太婆，被瑣碎的小煩惱和區區麵包方面的担惊害怕弄成一副蠢相，經常為債務和貧窮操心而變得眼光遲鈍，只會談家中開支，一定要東西落價才見笑容——難道這樣一個女人就是當初我因為她頭

脑聪明，灵魂纯洁，面貌美丽，并且如同奥塞罗爱苔丝德梦娜^①那样，还因为她“同情”我的学问，而热烈爱上的那个苗条的瓦丽雅吗？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那个瓦丽雅吗？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雅，可是从她的过去只剩下来一个为我的身体操心、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的老太婆罢了。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平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的时候，我甚至一声不响。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来我还没喝茶，慌了。

“我干嘛紧自在这儿坐着？”她说，站起来，“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了！”

她赶快走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

“我们欠了叶果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个卢布便当得多！”

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

“谁也不及我们的苦命的丽莎那样招得我可怜。这姑娘在音乐院读书，经常在上流社会里来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甚么样的衣服。那个样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

^① 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塞罗》中的人物。

是名教授，樞密顧問官啊！”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踏一頓以后，到底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并不見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沙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譜，已經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院去了。她二十二岁。她的相貌看起来还要年青一点，长得漂亮，有点像我妻子年青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鬢角和手，說：

“早，爸爸。你身体好吧？”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激淋，我常得帶她上点心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激淋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规范。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說：“你是奶油冰激淋，爸爸。”我們常把她的这个小手指头叫做香榭冰激淋，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激淋，第三个叫做复盆子冰激淋等等。往常她早晨来問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說：

“奶油冰激淋……香榭冰激淋……檸檬冰激淋……”

現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沙的手指头，喃喃地說：“香榭冰激淋……奶油冰激淋……檸檬冰激淋……”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激淋一样，自己也觉着难为情了。每逢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鬢角，我却打个冷战，倒好像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鬢角似的，我就勉强笑一笑，把臉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問題像釘子那样釘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見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因为欠僕役的工錢而痛苦得滿臉緋紅；她也看見由小小的債務所生的煩惱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間里走来走去，一連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甚么她就从来沒有一回瞞着母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湊着我的耳朵小声說：“爸爸，拿去吧，这

是我的表、鐲子、耳环、衣服……。把它們統統典当了，你要錢用……”她既然看見母親和我要虛面子，極力把我們的貧窮瞞住外人，那她為甚么不放棄學音樂這種昂貴的享樂呢？我不會收下她的表、鐲子，也不會要她犧牲音樂——求主保佑我，我不需要這些。

同時我也想起了我的兒子，那個在華沙的軍官。他是個聰明、正直、清醒的人。可是這在我是不夠的。我想：要是我有一個老父親，要是我知道有些時候他因為窮而害羞，那我就會把軍官的職務交給別人去干，自己情願去做雇工。關於孩子的這一類想法敗壞我的心。這樣想有甚么好處呢？只有心胸狹窄、滿腔怨毒的人才會因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對他們抱惡感。可是，這些不提也罷。

到九點三刻，我得去給我那些親愛的孩子講課了。我穿好衣服，順了街道走去；那條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對我來說它已經有它自己的歷史了。那兒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開著一家藥店；從前這兒本來是一所小房子，開著一家酒店；我就是在那酒店里構思我的學位論文，給瓦麗雅寫第一封情書的。我是用鉛筆在一張上端標著“*Historia morbi*”^①的紙上寫的。那兒，有一家食品雜貨店，當初是一個小猶太人開的，他賒給我紙煙；後來由一個胖婦人經營了，她喜歡大學生，因為“他們人人都有娘”；現在呢，那里面坐著一個紅頭髮的商人，是個很冷淡的人，用銅茶壺喝茶。那兒是大學的破敗的、多年沒修過的大門，穿著羊皮袄、煩悶無聊的看門人，笊簍，一堆堆的雪……在一個新從內地來的、以為科學的宮殿真是宮殿的孩子的心上，這樣的大門是不會留

① 拉丁文：病历。

下甚么健全的印象的。一般的說，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頹敗，走廊的阴森，牆上的污迹，光綫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样子，在造成这傾向的种种原因中占一个首要地位……那儿是我們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現在，它既沒变得好一点，也沒变得糟下去。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子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形中大学生的胸襟都是由环境培养出来的，那么他在求学的地方無論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見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强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別让他瞧見那些細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牆壁、蒙着破烂的漆布的門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門廊，門就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門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門去，一面嗽着喉嚨說：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我的大衣湿了，他就說：

“下雨啦，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的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門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研究室里，他就小心地脫掉我的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的新聞。所有的大学看門人和校工彼此之間十分相好，因此全校四个系里，办公处里，校长室里，图书馆里出了些甚么事，他都知道。甚么事情他不知道呀！遇到不吉利的日子，比方說，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見他跟年青的校工聊天，指出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說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职务，然后离奇而詳細地談到办公处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校董大概在进行秘密談話等等。如果把那些細节

除外，他的話大体上差不多永远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讀學位論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記憶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訴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經過情形。那样的記性只有热爱的人才会有。

他是大学傳統的保护人。他由前輩的看門人那里接受了許多大学生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遺產；他还給这份財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間得来的許多寶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給您讲許多长短不等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甚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連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殉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人征服傻瓜，謙虛的征服驕傲的，年青的征服年老的……那些傳說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們滤一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着您需要的东西：我們的优良傳統和大家公认的真正英雄的名字。

在我們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所有新聞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非常恍惚的奇談以及关于格魯別尔、关于我、关于巴卜辛^①的两三个笑話罢了。可是对于受过教育的我們这班人說来，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們这班人都像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写成文章的早就会有完整的史詩、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学現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聞以后，就做出一臉的严肃神情；我們开始談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能够听见尼古拉多么方

① 格魯別尔(1814—1890)，俄国教授，解剖学家。巴卜辛(1835—1891)，俄国教授，医科組織学家。

便地說出許多學術名詞，他也許會以為尼古拉本來是個學者，却假扮成一個兵。順便說一句，關於大學看門人有學問的傳言，是大大誇張了的。不錯，尼古拉知道一百多個拉丁的詞，會把骨架拼湊起來，有時候還會準備實驗標本，引一句課本上的文謏謏的長句逗學生發笑，可是，舉例來說，血液循環這種絕不複雜的原理，他現在仍舊跟二十年前一樣的不懂。

在我的研究室里，桌子旁邊坐着我的解剖員彼得·伊格納捷維奇，低下頭湊着一本書或者一個實驗標本。他是個勤懇謙虛、可是沒有才分的男子，年紀在三十五歲上下，頭頂已經光禿，肚子已經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許多書，凡讀過的都記得清楚，在這方面他不只是人，而且要算是金子；在別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貨車的馬了，或者換句話說，是個書呆子。那種表明他缺乏才能的、拉車的馬的特征，是這樣的：他眼界狹隘，只注意他的專門學識；一超出他的專門學識，他就跟小孩一樣幼稚了。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走進研究室，說：

“想想看！多麼不幸！據說斯考別列夫^①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畫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轉過身來對着我，問道：

“這個斯考別列夫是甚麼人？”

還有一回（比這回稍稍早一點），我告訴他說彼洛夫^②教授死了。這位親愛的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却問道：

“他是教甚麼的？”

看來，即使巴蒂^③湊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國的大軍侵入

① 斯考別列夫(1843—1882)，俄國將軍。

② 彼洛夫(1833—1882)，俄國畫家。

③ 巴蒂(1843—1919)，意大利歌劇演員。

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手臂或者腿，而会仍旧眯着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赫卡柏》^①跟他是两不相干的。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乾面包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样一块儿睡觉才好。

另外一个特色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想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更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丑恶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留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去。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这一辈子当中会准备好几百次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可是做不出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做那种事业，得有想像、发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却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喉咙说话。我们的神色有点变了。隔着门听见讲堂里像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还没有习惯这种感觉，每天早晨都会感到它。我烦躁地扣上我的礼服的扣子，问尼古

① 《赫卡柏》是公元前五世纪欧里庇得斯所写的悲剧。

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然而究竟是甚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排好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再后是那匹拉车的马，谦虚地搭拉着脑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时候，打头的是一个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一样的声音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甚么，可是不知道怎样讲法，从哪儿讲开头，讲到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像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本领，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脑筋得快，眼睛得尖，一忽儿也不能不看着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摇指挥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环形喇叭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脸，彼此全不相像，三百只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服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分钟当中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

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給我降服住了。我的另一个敌人却是在我自己的身子里面。那就是千变万化的程式、現象、法則，以及由它們生发出来的許多我的和別人的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檢出頂要紧、頂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絕的話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我把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說出来，而要排成一定的、为了正确的組成我要描繪的那个画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还有，我极力使措辞文雅，使定义扼要而准确，使話語尽量簡洁优美。我得随时管住自己，記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說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說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再不然，如果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們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納捷維奇，这个在找手絹，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說他們的注意力疲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我赶紧抓个方便机会，說一句俏皮話。一百五十張臉就都現出欢暢的笑容，眼睛明亮的发光，一时間又可以听见輕微的海洋般的声音了……我也笑了。他們的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甚么样的游戏，不管甚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給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滿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詩人的胡謔，实际上的确有这东西。我暗想我每回下課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連赫丘力斯^①在干完頂痛快的英雄事业以后也不見得会感到。

① 希腊神話中的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現在呢，我讲起課来却只覺着受罪了。還沒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覺着肩膀和两条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嚨发哑，脑袋发暈……为要把这种情形瞞过听讲人，我就不断的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說些不得当的俏皮話，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可是我特别的害臊。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訴我說：我現在所能做的頂好的事只有对那些孩子发表最后一回演讲，跟他們告別，給他們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給一个比我年輕、比我强健的人了。可是，让上帝裁判我，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問題、我在地下长眠后会夢見甚么幻象的問題了。可是不知甚么緣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領会那些問題的重要，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現在我虽然站在死亡面前，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頂重要、頂美好、頂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热爱的最崇高的表現，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己。这种信心也許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別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沒法克制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这都是題外的話了。我只要求人們体恤我这种弱点，要求人們領会：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历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終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釘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我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的时候，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痒起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去，大声地訴一訴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咙喊道：我，一个著名的人，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有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啦。我要大声喊叫：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生活中的残余岁月，现在仍旧像蚊子似的不断螫我的脑筋。在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座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拚命喊叫，紛紛跑出門口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真是不容易啊。

2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論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我写点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見客人。

鈴声响了。这是有一个同事来找我談正事了。他戴着帽子，拿了手杖走进来見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請坐，collega ①！只談几句话就走！”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我俩非常有礼貌，彼此見面十分高兴。我請他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們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鈕扣，好像我們在

① 拉丁文：同事。

互相試探，深怕燙了手指頭似的。我們兩人笑着，其實我們並沒說甚么可笑的話。我們坐好，低下頭，彼此湊近，压低喉嚨講起來。儘管我們彼此有心真誠相待，可是我們仍舊不能不用種種中國人那種客套來裝飾我們的談話，例如“閣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經榮幸地奉告”，要是我們當中有誰說了句把笑話，即使說得並不可笑，我們也還是不能不笑一陣。等到談完正事，這位同事就猛的站起來，對我的工作搖一搖帽子，開始告辭。我們就又互相摸索一陣，笑一陣。我送同事到前廳，在那兒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盡力推謝這種崇高的光榮。後來，等到葉果爾開了門，同事就對我說我要着涼了；我呢，却裝出甚至情願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樣子。等到最後我回到自己的書房，我的臉上仍舊挂着笑容；這一定是因為情性關係吧。

沒過多久，鈴又響了。有人走進前廳來，脫了半天衣帽，咳嗽了很久。葉果爾來通報說有一個大學生來了。我吩咐一聲：請。過了一會兒，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走進來。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緊張的關係：考試時候，他對我的問題回答得很不像話；我就給他打了個一分。每年我都有七個這樣的学生；照大學生的切口說來，那就是我“招住了”或者“刷下了”他們。凡是因為答不出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總是咬着牙忍下去，不來找我羅嗦；凡是找我羅嗦、到我家來的学生只有那些血氣方剛、性格開闊的人，考試一“刷下來”，連胃口也倒了，害得他們沒法准時去听戲。對第一種人，我总是寬宏大量；可是對第二種人，我就“招住”整整一年。

“請坐，”我對客人說。“您有甚么話要說嗎？”

“對不起，教授，我來打攪您……”他開口了，吞吞吐吐，不看我的臉，“我本不敢來麻煩您，要不是因為……您的課我已經考

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沒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

凡是懶汉为自己辯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課他們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課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們素来很看重我的課，温得很熟，由于一种沒法理解的誤会，他們才考坏了。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說，“我不能給您及格的分數。回去好好温习功課，再来找我。到那时候我們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說：

“依我看来，您現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脫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沒有做医师的心，也沒有做医师的才分。”

那个血气方剛的青年的臉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笑着說，“可是这种話，依我想来，至少也得說是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不錯！与其一辈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牺牲这五年的好。”

可是我馬上又覺着可怜他，就連忙說：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把功課温一温再来吧。”

“甚么时候来呢？”懶汉用悶悶的口气問。

“随您好了。明天也行。”

在他那好看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

“我来是可以来，可是你这畜生还是会把我招住的！”

“当然，”我說，“哪怕您再来考十五回，您也不見得就会增长多少学問；可是这样做，可以鍛炼您的性格。您一定会因此感激

的。”

随后是沉默。我站起来，等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儿，瞧着窗口，摸他的小鬍子，想心事。这就叫人厌烦了。

那血气方刚的青年讲话声调清脆好听，眼睛伶俐，带着譏諷的眼神，臉容和气，不过有点浮肿，因为常喝啤酒，而且在长沙发上躺得过久。看样子，他本来可以对我讲许多有趣的关于歌剧的事，关于他猎艳的事，关于他所喜欢的同学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要不然我倒愿意听一听呢。

“教授！我凭人格向您担保，要是您让我及格，那我……”

話一讲到“凭人格”，我就搖了搖手，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学生又沉吟一下，垂头丧气地说：

“既是这样，那就再見……請您原諒。”

“再見，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他犹疑不定地走进門厅，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甚么也想不出来，只想出了一句指着我說的話，“老魔鬼”；然后他走进一家便宜的飯館，喝啤酒，吃飯，以后就回家上床睡覺去了。願你的骨灰得到安宁，正直的劳动者！

鈴声第三回响了。一个年青的医师走进来，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边眼鏡，当然还打着一个白領結。他說了自己的姓名。我請他坐下，問他有甚么貴干。那献身于科学的年青人有点激动地开口了，告訴我說：他的学位考試已經及格，現在只剩下写論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导下写作，要是我肯給他一个論文的題目，那他会十分感激的。

“很願意為您效劳，同事，”我說，“不过，首先，关于論文是甚么东西，我俩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謂‘論文’，一般公认，是指由独立的創造所产生出来的著作。不是这样嗎？一个

作品，如果用的是別人的題目，在別人指导下写出来，那就要叫做另一样东西了……”

这个考学位的沒說話。我冒火了，从我坐着的地方跳起来。

“我不懂，为甚么你們都跑来找我？”我生气地叫道，“难道我开着商店还是怎么的？我又不卖題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請求你們，全都躲开我！原諒我說話唐突，可是話說回来，这种事我膩味透了！”

考学位的青年一声不响，只是他的顴骨四周現出了淡淡的紅暈。他的臉容表現了对我的声望和学識的深深尊崇，可是从他眼睛里，我却看出来他看不起我的声調、我的可怜的身材、我的心浮气躁的姿势。我一发脾气，他觉得我像是一个怪人了。

“我又沒开店！”我生气地說，“真是怪事！为甚么您不願意独立自主呢？为甚么您对自由这么厌恶？”

我說了許許多多，可是他始終一声不响。临了我漸漸的气平了，当然也就让步了。考学位的青年就从我这儿得到一个不值一文錢的題目，預备在我的督促下写一篇对誰都沒用处的論文，将来带着尊严的气派，用枯燥的宏論来辯护那篇論文，得到一个于他一无用处的学位。

鈴声可能連連不断地响下去，可是我在这儿只限于写完四次的鈴声就算了。鈴声第四次响起来，我听見了熟悉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亲爱的說話声……

十八年前，我有一个同事，是眼科医生，去世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卡嘉和大約六万个卢布。他在遺囑里指定我做保护人。卡嘉在我們家里一直住到十岁，然后送到一个寄宿女校去，只有到了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們家里来。我沒有工夫过問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时候偶尔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时候的情形

我所能說的很少。

我所記得的、而且喜欢回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来的时候，和听凭医生看病时候她那可爱的小臉上老是閃着的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甚么地方坐着，包扎着臉，总是注意地瞧着甚么；不管她瞧着我写字或者翻书，也不管她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厨娘在厨房里削土豆的皮，或者瞧着狗儿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現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进行着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她好奇心重，很喜欢跟我談天。有时候她坐在桌子旁边，我的对面，瞧我的动作，提出問題。她想知道我看的是甚么书，我在大学里做甚么事，我怕不怕死尸，我怎样化我的薪水。

“大学里的学生打架嗎？”她問。

“打架，亲爱的。”

“您罰他們跪嗎？”

“罰的。”

她想到大学生打架，我罰他們跪下，覺着滑稽，就笑了。她是个温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見她手里的东西給人夺去，看見她无缘无故地受罰，或者她的好奇心受到压抑；这时候，她臉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种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該怎样卫护她才好；不过我一瞧見她难过，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怀里来，像一个老奶媽那样疼她：“我的可怜的小孤儿！”

我还記得她喜欢穿好衣服，喜欢在衣服上洒香水。在这方面，她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怎样被一种狂热完全抓住，后来那种狂热怎样发展下去。我

說的是她对戏剧的热烈爱好。假期她从学校回来，住在我們家里，談起別的事情总不及談到戏剧和演員那么痛快和热烈。她老是談戏剧，听得我們都膩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听她了。只有我沒有勇气不理她。每逢她起意找人談一談她的痴迷，总是走进我的书房来，用恳求的声調說：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让我跟您談談戏剧吧！”

我指一指钟，說：

“給你半个钟头的時間。說吧。”

后来她带回来好几十張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員的照片；再后有好几回参加业余演出，末了她在学校毕业了，向我声明說她天生来就應該做演員。

我从来也不同情卡嘉对戏剧的爱好。依我想来，要是剧本很好，那就用不着再麻煩演員演出来，使它产生正确的印象；只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論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青时候常去戏院，現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訂两次包厢，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評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說几句。依我看来，現在的戏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戏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論怎样也找不到一杯干淨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点也不應該留难的事，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員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時間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陣乐，給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沒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們一到休息時間就走出去，到飲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飲料。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甚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地方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費力。有的时候，演員从头到脚

籠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見中，极力不把一句簡單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簡單地說出来，总要莫名其妙的带点嘻哩呼嚕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顫；有的时候，演員千方百計极力叫我信服恰茨基^①虽然老是跟傻瓜談話，而且爱上一个傻瓜，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极力叫我信服《聪明誤》不是一个沉悶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飽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頓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膩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戏院总要比走进来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輕于相信的观众也許会听信一种論調：舞台即使在現在这种形式中，也仍旧是学校。然而，凡是熟知甚么叫做真正的学校的人就絕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戏院却只能算做娱乐場所。可是若要經常享受这种娱乐，却又嫌太貴。它夺去国家的成千上万的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許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軍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閑談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錢的浪費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伪証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損害，那就更不用說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說：舞台即使在現在这种形式中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的任甚么东西都高尚。戏剧是在自己身上把一切艺术結合成一体的一种力量，演員是傳教士。沒有一种艺术，也沒有一种科学，能够像舞台那样在人的灵魂上产生那么强烈、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員比

① 俄罗斯剧作家格利包耶陀夫（1795—1829）所著剧本《聪明誤》中的一个入物名。

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那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而且没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像戏剧那样供应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卡嘉参加一个剧团，一块儿走了，大概是到乌发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钱、无数愉快的希望、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惊人的。我看着那些信，简直奇怪几页小小的信纸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纯洁、神圣的清白，以及又细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是出之于优秀的男性智力也会引得人赞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败啦等等，她不是在写，而是在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常在她脸上看到的信任，同时信上有许多文法方面的错误，而且差不多根本没加标点。

半年还没过完，我接到一封饶有诗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就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剃光鬍子，戴一顶宽边帽子，肩膀上搭着一件条子花呢的衣服。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逗点和句点，文法错误不见了，字里行间有浓烈的男性气息。卡嘉开始在信上谈起如果在伏尔加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个大戏院，规定合股经营，吸引富商大贾和轮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钱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员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戏……也许这办法真的挺好吧，可是我觉着这一类的花样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像顺顺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渐渐发觉她的

信上有了明显的泄气迹象。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最不吉利的征象；要是年青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恶狠狠地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经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诉我說：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来他们每个人在鬧剧的表演中，在舞台动作上，对观众表现了极不恭敬的态度；为了增加票房的收入（这是大家唯一的话题），正剧中的女演员竟不顾身份唱小调，悲剧演員唱杂曲来訕笑戴绿帽子的丈夫和由不贞节而怀了胎的妻子等等。总之，这些现象怎么会至今还没使內地的戏院倒閉，那些戏院怎么会靠着这么腐敗的細小血管維持下来，这倒是应该奇怪的了。

我写给卡嘉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承认那是一封很沉悶的信。除了別的話以外，我对她說：“我过去不止一次跟一些願意同我結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老演員們談过話，从他們的話里面我才明白他們的活動并不尽是由他們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着，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風气和喜好控制着的。就連最好的演員在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在悲剧里，时而在歌剧里，时而在巴黎鬧剧里，时而在神話剧里表演；不过他們好像始終仍旧认为他們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似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現象的根源不該在演員們身上去找，而該更深的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惱气了。她回信給我說：“您跟我在两个不同的歌剧里演戏。^①我在信上跟您談起的不是那些願意跟您結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帮談不上一丁点高尚的坏蛋。他們是一伙野人，只因为

① 意思是“我們談的是两回事”。

別处沒人願意給他們工作才到舞台上來鬼混，他們管自己叫做藝術家也只因為他們老臉皮罷了。有才能的人一個也沒有，庸才啦、醉漢啦、陰謀家啦、造謠家啦，倒有許多。我沒法告訴您我是多么傷心：我所熱愛的藝術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傷心的是最優秀的人對這種壞現象只是站得遠遠的冷眼旁觀，不願意走近一點，不但不出頭想辦法，反而寫些沉悶的老生常談和對誰都沒用處的教訓……”此外還有些別的話，都是那麼一種口氣。

又過了不久，我接到這樣一封信：“我被人殘忍地欺騙了。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錢隨您的意思處置好了。我愛您，把您看做我的父親和我唯一的朋友。別了。”

原來他也該歸在那“一幫野人”里面。後來，我凭某些迹象推測她有过自杀的企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我想后来她必是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已經是从雅尔达寄来的了，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了。她的最后一封信上請求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达去，結尾是这样的話：“請原諒这封信滿紙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亞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來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認，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簡直不值得羨慕的古怪角色。先是她写信向我說明她要去做女演員了，后来写信給我讲到她的戀愛；她每过一个时期总要起一回揮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請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卢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杀，再后又說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际的滿腔关切只表現在我經過深思以后写去沉悶的長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

是話說回來，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呢！

現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不出半俄里。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个房間，凭她的审美能力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要是誰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画面的最突出的情調就是懶散。为了懶惰的身体，布置了有枕头的軟沙发、軟凳子；为了懶惰的脚，鋪好了地毯；为了懶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沒光彩的顏色；为了懶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讲到那种画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却不是画題，而是画法；房間里摆着許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滿一点也沒用处、一点也沒价值的摆设；不成形状的小毡毯代替了帷幔……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鮮明的彩色，害怕匀称和空曠，不但証明了精神的懶惰，也証明了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連好几天躺在有枕头的沙发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說。一天中間她只在下午出門一回，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个长沙发上，沉默着，戴着披巾，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惯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問她一句話，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忽儿，就扭轉身来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纸。在这样的時候，我发现她的臉上已經沒有旧日那种信任表情了。現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涣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的等火車开来的旅客的表情一样。她的打扮跟从前一样美丽而朴素，可是粗心大意；她往往一連好几天躺在沙发上或者坐在搖椅上，看得出来她的衣服和头发因此揉得很乱。她也沒有从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問我甚

么問題，仿佛已經閱历过生活里的一切事情，不再等着听甚么新鮮事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前厅和客厅里开始有走动的声音。这是丽莎从音乐院回来了，带来几个朋友。可以听见她們彈鋼琴，試噪音，欢笑；在飯厅里，叶果尔正在摆飯桌，弄得盘盞玎璫的响。

“再見，”卡嘉說，“今天我不去看您家里的人了。請她們原諒我。我沒工夫了。請您来看我。”

我送她到門口，她用严格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煩惱地說：

“您越来越瘦了！为甚么您不找个医生看看？我要去請塞尔盖伊·菲奥朵罗維奇来。让他給您看看病吧。”

“用不着，卡嘉。”

“我不懂：您家里的人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不用說，这班人倒真不錯！”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这时候就一定有两三个别头发的針从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掉下来，落在地板上。她懶，而且也沒工夫好好梳一下头；她把披下来的发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进飯厅，妻子問我：

“剛才卡嘉在你那儿嗎？为甚么她不来看我們？这簡直是怪事……”

“媽！”丽莎用責备的口气对她說，“她既不願意来，就随她去吧。反正我們也不会跪下来求她。”

“話是这么說，这也未免眼中无人。在书房里坐了三个钟头，却沒想起我們。不过呢，那也只好由她。”

瓦丽雅和丽莎都恨卡嘉。这种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須是女人才懂得这种仇恨。我敢凭我的头顱保証：在我差不

多每天在課堂里遇見的一百五十个青年男子当中，在我每个星期要碰見的百把个上了年紀的男子当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够了解她們为甚么憎恨而且厌恶卡嘉的过去——那就是說憎恨而且厌恶她沒有結婚就怀了孕，有过私生子；同时，我也想不起来我認識的女人和姑娘有誰不是有意无意的存着这样的恶感。这倒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貞节，純洁；要知道美德和純洁，如果不跟恶意絕緣，那就跟罪恶沒有甚么很大的不同。我把这現象簡單的解釋做女人的落后。現代的男子看到了不幸便感到哀伤的怜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来，这比仇恨和憎恶更多的說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长。現代的女人却跟中世紀的女人一样的感伤和粗暴。依我看来，凡是主張女人應該跟男人受同样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見識的。

我妻子所以不喜欢卡嘉，还因为她做过女演員，因为她忘恩負义，因为她驕傲，因为她怪僻，因为但凡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无数坏处，卡嘉都有。

除了我、妻子、女儿以外，跟我們一块儿吃飯的常常还有两三个我女儿的朋友和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維奇·格涅凱尔，这是丽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的青年。他是个不到三十岁的金发青年，中等身材，长得很飽滿，肩膀很寬，耳朵附近生着淡紅色絡腮鬍子，嘴唇上有小小的、染了色的唇髭，这就給他那丰滿光滑的臉添上一种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坎肩，一条上身很肥、褲腿很瘦的大花格褲子，一双平底的黄皮鞋。他生着龙虾样的爆眼睛，領結像龙虾的脖子，我甚至覺着这青年冒出一股龙虾湯的气味。他天天上我們这儿来，可是我家里沒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儿受过教育，他靠甚么生活。他既不彈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乐和唱歌却不知有一种

甚么关系，在一个甚么地方替一个甚么人卖鋼琴，常到音乐院去，認識所有的名流，布置音乐会；他用很有权威的口气批評音乐，我发现人們都乐意附和他的話。

闊人的身旁永远少不了寄生者；艺术和科学也一样。似乎，世界上沒有一种艺术或科学躲得开像格涅凱尔这类的“異物”。我不是音乐家，或許我看錯了格涅凱尔也未可知；再者，对他的情形我知道的确实很少。可是人家彈琴或唱歌时候他站在鋼琴旁边摆出的那种权威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气派，却太使我起疑了。

您尽管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樞密顧問官，不过要是您有个女儿，那您就无从保証您能避开那种常常由献殷勤、作媒、婚姻等帶到您家里来、攪扰您心境的庸俗气氛。比方說，每逢格涅凱尔在座时候我妻子臉上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情我就无论怎样也看不慣；我也看不慣那些瓶拉菲特、伯特維茵^①、雪利^②，这些酒都是为了他才摆出来的，好叫他凭了亲眼目睹相信我們的日子过得又奢华又大方。我受不了丽莎在音乐院学来的那种声音发顫的笑声，以及她遇到我們家里有男人的时候总是眯細眼睛的那种神情。主要的是我无论怎样也不明白一个跟我的习惯、我的学問、我的生活气息毫不相干，跟我所喜欢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为甚么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一块儿吃飯。我的妻子和僕人鬼鬼祟祟地小声說：“他是一个求婚的人。”可是我仍旧不懂他为甚么待在这儿；这种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惑不下于他們在飯桌旁边把一个組魯^③人安置在我的身旁。还有一件事我也覺着

① 葡萄牙所产的紅葡萄酒。

② 西班牙所产的白葡萄酒。

③ 非洲东南部的一个黑种民族。

奇怪，那就是我素来看做小娃娃的女儿居然会爱上那样的領結、那样的眼睛、那样的胖臉……

从前我吃飯时候总是很痛快，或者至多冷冷淡淡；現在吃飯在我心中引起的，除了煩悶和憤懣以外就沒有別的心情了。自从我成了“老爷”，做了系主任以后，我的家人不知甚么緣故覺着我們的菜单和吃飯习惯得完全改变才成。我从做学生时候，做医生时候起就吃慣的那些简单的菜，現在都沒有了，他們給我吃的却是甚么法国濃肉湯，面上浮着像冰渣一样的白东西，另外还給我吃甚么用瑪第拉^①烹的腰子。將軍的品位和名望使我永远断絕了白菜湯、可口的餡餅、加苹果汁的鵝、鰵魚粥。他們辞掉我的女僕阿加霞，一个爱說爱笑的老太婆，換了个叶果尔来伺候吃飯，那是个呆笨而又傲慢的家伙，右手老是戴一只白手套。等菜的工夫很短，可是好像长得不得了，因为在那种时候沒有甚么事可做了。从前那种欢暢、那种随意談話、那种喜謔、那种哄笑，現在是一点也沒有了；从前我們在飯厅里会齐了，总有一种互相亲近，欢欢喜喜的感觉得攪动孩子、妻子、我的心，現在却沒有了。对我这忙人來說，吃飯正是休息和团聚的时间；对我妻子儿女來說，这是节庆，时间固然短，可是快乐欢暢，他們知道在这半个钟头里面我不属于科学，不属于学生，不属于別人，只属于他們。喝一小杯酒就醉了的本事再也沒有了；阿加霞走了；鰵魚粥沒有了；旧日吃飯时候遇到出了甚么小岔子，比方猫跟狗在桌子底下打架，或者卡嘉的綑带从臉上落到湯盘里，大家就哇哇的叫起来，現在也沒有了。

現在我們的进餐，描写起来就跟吃起来一样的沒意思。我妻

① 西班牙屬瑪第拉島所产的紅葡萄酒。

子的臉上現出得意和做作的尊嚴神情，還有平素那種操心神情。她不安地瞧着我們的碟子，說：“我看你們不喜歡吃烤肉吧……告訴我，是不喜歡吃吧？”我只好回答：“你別瞎耽心，親愛的，烤肉很好吃。”她就說：“你老是向着我，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從來也不說實話。為甚么亞歷山大·阿朵爾佛維奇吃得這麼少呢？”總之，飯桌上說的老是這一套話。麗莎聲音發顫地笑一陣，眯細眼睛。我瞧着她們母女倆，直到現在吃飯時候，我才完全明白：我很久沒有注意這兩個人的精神生活了。我有這樣的感覺：從前我倒好像是跟真正的家人住在一個家里，現在我卻在做客，跟一個不像是真正的妻子同桌吃飯，我瞧着麗莎，覺着她也不像是真正的麗莎了。她們都起了驚人的變化；我錯過了她們完成這種變化的長過程，怪不得我不懂了。為甚么會發生那種變化呢？我不知道。也許問題只在於上帝沒把賜給我的力量照樣賜給我的妻子和女兒吧。我從小就習慣了抵制外來的影響，把自己鍛煉得十分堅強；生活中的大變動，例如名望、將軍的品位、從生活舒適過渡到窘困、跟名流的結交等，差不多對我不起影響，我始終原封不動，沒受到傷害；可是這一切，對於沒受過鍛煉的、軟弱的妻子和麗莎，卻像雪崩一樣壓下來，砸壞了她們。

格涅凱爾和那些姑娘談到賦格曲，談到對位法，談到歌唱家，談到鋼琴家，談到巴哈^①和布拉姆斯^②；我妻子深怕她們疑心她不懂音樂，就向她們做出同情的笑臉，含含糊糊地說：“這實在好……難道有這樣的事！真沒想到……”格涅凱爾尊嚴地吃着，尊嚴地說笑話，愛理不理地聽那些小姐的批評。有時候他起意說幾句糟糕的法國話；於是不知因為甚么緣故，他覺着需要稱

① 巴哈（1658—1750），德國作曲家和音樂家。

② 布拉姆斯（1838—1897），德國作曲家。

呼我一声“Votre Excellence”^①了。

可是我沉下臉。分明我碍他們的事，他們也碍我的事。我以前从来不大懂甚么叫階級仇恨，可是現在正好有一种跟这差不多的感情在折磨我。我极力在格涅凱尔身上专找短处，很快就找到了，我想到坐在这儿当我女儿的求婚人的不是我的同行，就生悶气了。他在座，对我还有另一方面的坏影响。我单身一个人，或者跟我喜欢的人作伴的时候，照例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成就，或者，即使想起来，我也覺得那点成就平平常常，仿佛我昨天才成为学者似的；可是在格涅凱尔这样的人面前，我却覺得我的成就像是一座最高的山，山頂聳进云霄，格涅凱尔那流人只配在山脚下跑来跑去，而且渺小得肉眼都几乎看不見。

飯后，我走进书房，在那儿点上我的烟斗；我一天只抽这么一回烟，这是旧日一天到晚抽烟的坏习惯留下来的一点残余。我抽烟的时候，妻子走进来，坐下，跟我談話。跟早晨一样，我事先总能料到我們会談些甚么話。

“我得認真跟你談一談了，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开口了，“我的意思是指丽莎……你为甚么一点也不在心上呢？”

“甚么事不在心上？”

“你假装甚么也沒瞧見，可是这是不对的。漠不关心是不行的……格涅凱尔对丽莎有求婚的意思……你覺着怎么样？”

“我不能說他是坏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不过我不喜欢他，这話我已經跟你說过一千回了。”

“可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她站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

① 法語：大人。

“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么严重的大事……”她說，“这問題牽涉到女儿的幸福，那就得把私人成見統統丟开才对。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好吧……假定我們現在拒絕他，把这件事鬧翻，那你怎么能保証丽莎不会終生怨恨我們呢？現在，求婚的人不多了，天知道；說不定将来沒有人上門呢……他很爱丽莎，她也分明喜欢他……当然，他还没有固定的地位，不过那有甚么办法呢？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总会有固定地位的。他出身好家庭，有錢。”

“这是你打哪儿听来的？”

“他自己說的。他父亲在哈尔科夫^①有一所大房子，在城郊有田产。总之，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非到哈尔科夫去一趟不可了。”

“为甚么？”

“你上那儿去打听一下……那儿有許多你认得的教授；他們会帮你忙。我恨不得自己去一趟才好，可惜我是个女人。我不能去……”

“我不上哈尔科夫去，”我阴沉地說。

我妻子吓坏了；她臉上現出痛苦到极点的表情。

“看在上帝的面上，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恳求我，哭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了却我这件心事吧！我煩死啦！”

我瞧着她，心里难过了。

“好吧，瓦丽雅，”我亲切地說，“既是你要这样办，那就放心，我到哈尔科夫去，把你要做的事办一下好了。”

她拿手絹蒙住眼睛，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間里去哭了。这儿

① 乌克兰的一个城名。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过了一忽儿，灯拿进来。圈椅和灯罩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了熟悉的、我早已看腻的阴影；我一瞧见它们，就觉得夜晚来了，而且带着我那该诅咒的失眠一齐来了。我在床上躺下，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随后又躺下……照例在晚饭以后，黄昏到来以前，我的神经的兴奋要达到顶点。我无缘无故地哭起来，把脑袋埋在枕头里。到了这种时候我总怕有人走进来，又怕突然死掉，我为自己的眼泪害臊；总之，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种受不了的变化。我觉着我再也看不得我的灯、我的书、地板上的阴影，再也听不得从客厅里传来的说话声。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不能理解的力量正在粗鲁地把我推出卧房外面去。我跳起来，匆匆地穿好衣服，小心在意，免得让家人发觉，溜出去，到了街上。我上哪儿去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我的脑子里了：到卡嘉家里去。

3

她照例躺在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或者卧榻上看书。她看见我，就懒洋洋地抬起头，坐起来，把手伸给我。

“你老是躺着，”我停了一忽儿，歇口气以后说，“这对身体是不好的。你应当干点甚么才对！”

“甚么？”

“我是说你应当干点甚么才对。”

“干点甚么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员。”

“那有甚么关系？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员好了。”

她没说话。

“你应当結婚了，”我半开玩笑地說。

“找不着可以結婚的人啊！而且結婚也沒甚么好处。”

“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沒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真有甚么关系似的！只要我想找，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着多少。”

“这可不好，卡嘉。”

“甚么不好？”

“哪，你剛才說的那種話不好。”

卡嘉看出来我有点不好受，想冲淡这不好的印象，就說：

“走。上那儿去。那边。”

她带我走进一个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写字枱，說：

“瞧……我已經給您預备下了。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您天天上这儿来，把您的工作随身带来好了。您在家里，那些人反而妨碍您做事……您在这儿工作嗎？您願意来嗎？”

我怕回絕她会伤她的心，就答应我会上这儿来工作，說我很喜欢这房間。然后我俩在这舒服的小屋里坐下来談天。

現在，温暖、舒适的环境、眼前的一个温柔体貼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不是像从前那样的滿足感觉，而是一种想要訴苦和发牢騷的强烈心意了。不知甚么緣故，我覺着要是抱怨一陣，发一陣牢騷，心里就会暢快些。

“情形很糟，我亲爱的！”我开口了，叹口气，“很糟啊……”

“怎么办呢？”

“你明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最神圣的权利莫过于原諒的权利。我以前老是覺着自己是皇帝，因为我总是濫用这种权利。我从来也不責备人，总是体恤人家；不管甚么样的人，我都願意原諒。遇到別人气不平或者憤慨，我总是劝

一劝，說服一下。我这一輩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学生、同事、僕人討厭。我知道，我这种待人的态度教育了我周圍那些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可是現在我做不了皇帝了。我心里生出了只有奴隶才配有的一种心情：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装滿了恶毒的思想；我早先沒有領略过的种种感情却在我的灵魂里搭下了窠。我滿腔的痛恨、輕蔑、怨气、憤慨、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有些事情从前只会給我說一句无伤大雅的笑話的机会，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現在却在我心中产生一种阴暗的感情。我的想法也变了；从前我只是看不起錢，現在我呢，却不是对錢，而是对闊人有恶感，好像他們有罪似的；从前我恨暴力和专制，可是現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仿佛只該怪他們不对，不該怪我們大家不会互相教育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为信念轉变才产生的，那么这轉变是怎么会产生呢？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难道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关心？如果这变化是因为我的体力和脑力共同衰退才产生的（我本来有病，体重天天減輕），那我的情形就未免可怜了；这是說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应当为它們慚愧，把它們看得沒价值才对……”

“这跟病沒关系，”卡嘉打断我的話；“这只不过因为您的眼睛睜开了罢了，沒別的緣故。有些事情，从前不知因为甚么緣故您不肯看，現在却看見了。依我想来，您首先應該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你在胡說了。”

“您并不爱她們；那您何苦勉強呢？难道她們也能叫做家人？簡直是些廢物！要是她們今天死了，明天就不会有人注意她們在不在人世。”

卡嘉十分看不起我的妻子和丽莎，就跟她们十分恨她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以谈到人们有互相看不起的权利了。不过，要是凭卡嘉的观点看问题，承认有这种权利，就可以看出来，我妻子和丽莎既有权利恨她，她就也有权利看不起她们。

“简直是废物！”她又说，“您今天吃过饭没有？她们怎么会没忘了叫您到饭厅去吃饭？她们怎么会至今还记得有您这么一个人？”

“卡嘉，”我厉声说，“请你别说了。”

“您当是我喜欢谈她们吗？我倒巴不得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们才好。听我的话，我亲爱的：丢开这些，走吧。出国去吧。越快越好。”

“简直是胡说！大学怎么办呢？”

“也丢开那大学好了。大学跟您甚么相干呢？反正它也没甚么道理。您教了三十年的书，可是您的学生都上哪儿去了？您教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吗？数一数好了！用不着有才能的好人来出力，照样可以培养出大批大批敲詐无知无识的人、大发横财的医生。您这种人是多余的。”

“天呐！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别说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会回答你这些刻薄话！”

使女进来，请我们去喝茶。到了茶炊旁边，谢天谢地，我们的谈话总算变了题目。我发够了牢骚，又想发泄另外一种老年的嗜好——回忆了。我对卡嘉谈起我的过去；使我大大吃惊的是我跟她讲了些简直没想到至今还完整的保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她带着温柔、带着骄傲，屏住呼吸，听我讲下去。我特别喜欢跟她讲从前我怎样在神学校做学生，怎样梦想着进大学。

“我常在我們那神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我说，“风带来远

远的一个酒馆里的手风琴的呜呜声和歌声，或者围墙外面跑过一辆有铃子的马车，这就足以使一种幸福的感觉不但忽然灌满我的胸膛，甚至灌满我的胃、腿、胳膊……我听着手风琴的声音或者渐渐远去的铃声，幻想自己做了医生，描出许多画面，一个比一个灿烂。现在呢，你瞧，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当初所敢梦想的呢。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学生爱戴的教授，我交了些好朋友，享受了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好文章。现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有别糟蹋这一生的结局了。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应该死得不愧是个人的样子。要是死亡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师、学者、基督教国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饱满、心平气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却在糟蹋我的结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这儿来求救，你却告诉我：‘沉下去吧，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这当儿前厅传来了铃声。我和卡嘉听清拉铃的声音，就说：

“来人一定是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

果然不到一分钟，我的同事，语言学家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一个身材高大、体格结实、年纪在五十上下的男子，脸子刮得干干净净，长着浓密的白发和黑眉毛，走进来了。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朋友。他出身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那是一个相当幸运的、有才气的家族，在我国文学和教育的历史上占着显要的地位。他自己呢，聪明、有才气、受过很高的教育，然而也不是没有怪脾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的古怪却有点出奇，而且对他的熟人来说不无危险。我知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只看见他的古怪，而完全看不见他的许多

长处。

他走进我們屋里，慢慢地脫下手套，用柔和的低音說：

“你們好。你們在喝茶嗎？这倒正合式。外头冷得厉害。”

然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喝一杯茶，立刻談起来。他讲话方式最显出特色的一点就是永久不变的取笑口吻，把哲学和打诨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亚戏里的掘墓人一样。他老是談严肃的事，可是經他一讲，就絕不严肃了。他的評語总是尖酸刻薄，爱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声調柔和、平稳、招笑，那种刻薄和痛罵才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慣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带来五六个大学生生活趣事，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讲起来。

“唉，我的天！”他叹气，譏誚地皺起黑眉毛，“世界上有好多的小丑哟！”

“怎么办呢？”卡嘉問。

“今天早晨我从讲堂出来，在楼梯上碰到咱們那个老傻瓜某某人……他照例翘起馬那样的下巴，想要对人抱怨一下他的偏头痛，抱怨一下他的妻子，抱怨一下不肯来听課的学生。‘啊呀，’我想，‘他看見我了——这一下子完蛋了，倒定了楣了……’”

諸如此类，总是这么一套。要不然，他就这样开始：

“昨天我听我們的朋友某某公开演讲。我不懂我們的 alma mater^① 怎么会打定主意搬出像某某这样的宝貨，独一无二的蠢才（这种話在天黑以后可別說呀），拿給群众看。是啊，他是全欧罗巴的傻瓜！天呐，像他那样的家伙在全欧洲大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想想吧，他演讲就像吮冰糖——唏哩呼嚕，

① 拉丁文：母校。

唏哩呼嚕……他慌慌張張，差点看不清自己的底稿；他那些渺小的思想爬都爬不动，就跟修道院长骑自行车那么慢腾腾地，糟糕的是你簡直鬧不清他到底要說甚么。枯燥得要命，連蒼蠅都会悶得断了气。这份沉悶也許只有在礼堂开年会，宣讀例行报告时候的沉悶才比得上——滾它娘的！”

話題馬上一变：

“三年前，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总还记得吧，我就做过那样的报告。天气又热又悶，我的制服勒着胳膊窩，紧得要命！我念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好了，’我想；‘謝天謝地，剩下只有十頁了。’我那报告的結尾有四頁可以完全不念，我想把它刪掉算了。‘那么只剩下六頁了，’我想。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偶然瞧一眼前面，看見第一排有一位披着寬綬帶的將軍和一位主教并肩坐着。这两个可怜虫煩悶得身子发僵，睜大了眼睛免得睡着，可是臉上又极力做出注意听讲的精神，装得听懂了我的話，而且很爱听的样子。‘行，’我想，‘既然爱听，你們就听吧！我要叫你們受一受！’于是我索性把那四頁也都对他們念了。”

跟所有的爱譏諷的人一样，他讲起話来，只有眼睛和眉毛才含笑意。在这种时候，他的眼睛里面並沒有憎恨或者惡意，只有許多的尖利，以及人們只有在很善于观察的人的臉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特別的、狐狸样的狡猾。如果繼續再談他的眼睛，那我要說我在他眼睛里还发现另外一种特色。每逢他接过卡嘉遞給他的杯子，或者听她講話，或者卡嘉有事出去一忽儿，他瞧着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眼光里带点溫柔、恳求、純洁的眼神……

使女拿走茶炊，在桌上放一大块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

的香檳酒——那是一種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亞的時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爾·費朵羅維奇從架子上拿下兩副紙牌，開始玩“忍耐”。照他說起來，有幾種“忍耐”的玩法需要很大的靈敏和專心，可是他打牌的時候仍舊談天消遣。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給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說，而是用表情。她一個傍晚至多不過喝兩小杯葡萄酒，我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歸米哈依爾·費朵羅維奇享用了；他酒量大，永遠不醉。

在玩“忍耐”的時候，我們解決各種問題，大都是高級的問題；最倒楣的正是我們最熱愛的東西，也就是科學。

“科學，謝謝上帝，已經活到頭啦，”米哈依爾·費朵羅維奇抑揚頓挫地說，“它的歌已經唱完了。對了，實在的。人類已經開始感到需得用另外一種東西來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長起來，受到迷信的滋養的，現在也仍舊是迷信的結晶，跟它的去世的祖母，煉金術、形而上學、哲學等一樣。真的，科學究竟給過人類甚麼東西呢？可不是，有科學的歐洲人和沒有任何科學的中國人中間，那差別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於表面上。中國人不懂科學，可是他們因此損失了甚麼呢？”

“蒼蠅也不懂科學，”我說，“可是那又能證明甚麼呢？”

“您用不着生氣，尼古拉·斯捷潘內奇……這些話，我只是背地裡在我們自己人中間這麼說說……我這個人，比您料想的總還小心得多，我不會當着大家說這種話的，求主保佑！公眾之間仍舊存着迷信，認為藝術和科學比農業和商業高明，比手工業高明。咱們這班人就靠了這種迷信才有飯吃；破壞這種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玩“忍耐”的時候，年青的一代也挨到一頓痛罵。

“听我們講課的人現在也退步了，”米哈依爾·費朵羅維奇

叹道，“姑且不談理想甚么的，只要能工作，能思索，就已經不錯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話：‘我悲哀地瞧着我們这一代的青年。’^①”

“是啊；他們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您說說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来，你們教出过一个了不起的人嗎？”

“别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却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輩子也总算見過許多你們的学生、年青的科学工作者、許多演員了……怎么样呢？慢說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没有那种福气碰見過，就連一个有趣味的人，我也一个都沒見過。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这种关于退步的話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像偶然間偷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話罵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責难毫无道理，他們所根据的无非是早已陈腐的濫調，吓人的大話，例如，甚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灿烂时代啦。不管甚么样的指責，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說說的，也应当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責，只是空洞的謾罵，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沒看出甚么退步，也沒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現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門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經驗是很有价值的，他說：今天的学生既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們差。

要是有人問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現在我們的学生，我回答这問題不会很便当，可也不会說得太长，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

① 萊蒙托夫的詩《沉思》中的一句。

道他們的缺点，因此用不着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談来搪塞。我不喜欢他們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們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圍有同学挨餓，却不捐款給学生救济会。他們不懂現代的語言，讲俄国話也不正确；只不过昨天，我的同事，卫生学的教授，还对我抱怨說他教的課总得重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們的物理学知識很差，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們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可是他們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瑪尔科斯·奥瑞里司^①、埃披克梯托斯^②，或者巴斯加尔^③；他們分不清偉大和渺小，这尤其說明他們在生活方面的不切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会性质的困难問題(比方說，移民問題)，他們总是靠了这問題的論文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虽然这方法是他們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們的职业很符合。他們情願做住院医师、医务助理員、化驗室的医生，情願把这种职业做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觉、个人的主动精神，并不比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少需要一分。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没有；所以我爱他們，为他們所感动，可是并不为他們感到驕傲。等等，等等。

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緒或者謾罵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暫时的性质，完全要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轉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給別的缺陷了，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們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們的坏处常

① 瑪尔科斯·奥瑞里司(121—180)，羅馬帝国皇帝兼哲学家。

② 埃披克梯托斯(60? —120?)，羅馬哲学家。

③ 巴斯加尔(1623—1662)，法国哲学家。

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点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谈话、给他们讲课、考察他们相互关系、把他们跟别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感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甚么了。

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专说刻薄话，卡嘉听着，他俩都没觉出来这种挑剔邻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没有甚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们渐渐地拖进一个多么深的深渊里去。他们自己并没觉得简单的谈天怎样一步步化成了谰言和嘲骂，他俩怎样甚至开始养成了在人背后说坏话的习惯。

“人常会碰见些滑稽家伙，”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們医科三年級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①的脸型，脑門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們攀谈起来。‘年青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我读到一篇文章，’我说，‘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們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说，‘瞧，我們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戏院去。我在位子上坐下。刚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也是‘我們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醉得跟皮匠一样。他根本没看台上的戏。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員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嚨，我們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拿手指头戳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骨，問道：‘他在说甚么？说得高——尙嗎？’‘高尙，’那位‘我們这班人’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起来，‘高尙啊！好哇！’你們瞧，

①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戏院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高尚的东西。他要的是高尚。”

卡嘉听着，笑了。她的笑法相当古怪；吸气很快，每一吸气和每一呼气中间的空当既有节奏，而又整齐，很像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

“别说啦！为甚么你们两个像癞虾蟆似地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啦！”

我不等他们嚼完蛆，就准备回家去。实在，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忽儿，”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丽娜·乌拉吉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Bene^①！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说：

“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啦？您病啦？”

“对了，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看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甚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照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人。托您跟您家里的人致意，替我道歉，说我没去看她们。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

① 拉丁文：好。

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因为大家谈起我的病而又气又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盘算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像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甚么特别的情形，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的好……”那就夺去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质、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生过的全身浮肿，都是我弄错了；我一面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查治疗学的专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都很不像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也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跟天空那么深奥、灿烂、惊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妻子、丽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叶夫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就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思想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没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为甚么我每天傍晚总想去找那两个癞虾蟆呢？”

我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还是会去。

我在门口拉了铃，后来走上楼去，却觉着现在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心再把它找回来。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叶夫思想不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出现，它已经占据我的全身心了。我带着痛苦的良心，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动，觉得身上好像加了几千普特的体重似的，于是我脱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后呢——失眠……

4

夏天来了，生活改变了。

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丽莎走到我的房间里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请走吧，大人。准备停当了。”

我这位大人就给领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辆马车上，他们把我运走了。我坐在车上，没事可做，就看左右两边的招牌。“特拉克契尔”^①变成了“里特卡尔特”；这个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尔特男爵夫人。我的车子往前走，穿过田野，经过墓园；虽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它却没使我生出任何感触。然后我的车子绕过树林，又穿过田野。一点有趣味的东西也没有。

① 俄语：酒馆。

坐了两个钟头的車以后，我这位大人就给领进一个避暑山庄的楼下，安置在一个小小的、很暢快的、糊着淡藍色壁紙的房間里。

我晚上还是跟先前一样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听我妻子讲话，却躺在床上。我没睡，可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觉，却又在做梦。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过习惯的力量，仍旧靠着桌子坐下来，可是我已經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来的黄色封面的法国小說作为消遣。当然，看俄国作家的书才更爱国；可是我得承认，我对俄国作家沒有甚么特别的好感。除了两三个老作家以外，今天我們的一切文学，我觉着都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特别的手工业成品，只为了获得鼓励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願意买这类成品。在这些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当中，就連頂好的也不能說有甚么了不起，要真心称赞它而不加个“但是”，那是办不到的。关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讀过的新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这样說：其中沒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书，称赞起来总少不了加个“但是”。它們有雋永，有高尙，却缺乏才气；有才气，有高尙，却又缺乏雋永；或者最后，有才气，有雋永，却又缺乏高尙。

我不是說法国书又有才气、又有雋永、又有高尙。它們也并没滿足我。不过它們不像俄国书那么沉悶，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創造的基本要素——一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者不是从第一頁起就极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見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縛把自己包紧。有的人不敢提到裸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須“对人类有热烈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頁整頁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里装得是个市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貴族，等等。那些书里有

处心积虑，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稳；可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要写甚么就写甚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談不上創造。

这些話指的是所謂的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論文，我純粹因为胆小而不敢讀它們。不知甚么緣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門人和戏院里的驗票員，这种畏惧一直留存到今天。直到現在，我也还是怕他們。据說，只有我們不理解的事，我們才害怕。的确，为甚么看門人和戏院驗票員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魯，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讀那些严肃的論文，就准会感到同样的、意义不明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將軍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家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經淨說廢話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覺得可怕；这跟我讀我們那些医学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时候所常見的謙虛、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論文是这样，就是俄国的严肃的人們所翻譯的或者編譯的作品我也一样讀不下去。序言的夸耀的教誨口气、譯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看正文；在所有論文或者书本中慷慨的譯者所加的許多带括弧的問号和sic^①，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讀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請到巡迴法院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時間，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檢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識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說：檢察官的态度比严肃論文的作者們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見得更粗暴，我覺得我这話一点也沒夸大。实在，他們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一談起来就

① 拉丁文：原文如此。

不能不痛心。他們相互間的态度和他們對待所批評的作家的态度，要就不顧自己的尊嚴，過分捧場；要就剛好相反，比我在这札記中和在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凱尔的蔑視還要放肆得多。动不动就罵人家不負責任，罵人居心不正，甚至罵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經成了严肃論文的照例的裝飾品。这正好应了年青的医学工作者在論文里所喜欢說的那句話，ultima ratio^①！这种作風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年青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伏特卡，女主人公不十分貞节，我也就一点也不覺着奇怪了。

我讀法国书，眺望敞开的窗子外面；我看見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編成的柵栏，两三棵瘦树，还看見远处柵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寬闊的針叶树林地带。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黃、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柵栏，笑我的禿頂。在他們的亮晶晶的眼睛里，我讀到：“瞧，那个禿头！”恐怕只有他們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現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來訪。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甚么事情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甚么事要說嗎？”我出去，到門厅去迎接他，問道。

“大人！”他說，把手按住胸口，帶着愛人的那种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懲罰我！让雷當場劈死我吧！” Gaudeamus egitur juvenus^②！”

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鈕扣。

“我們学校里事情都很順当嗎？”我問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里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一谈他的思想。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桌子旁边，谦虚，干净，规矩，不敢跷起脚来，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的小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绉绉的。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早在一八七〇年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证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镜底下把气泡错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详尽，好像宣读学位论文，详细的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说错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绝不简单地喊一声贝蒂，必得说让·惹克·贝蒂^③。有时候他留在我们这儿吃饭，于是这一顿饭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饭的人都烦闷无聊。要是格涅凯尔和丽莎在他面前谈起赋格曲和对位法，谈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谦虚地垂下眼帘，窘得甚么似的；他觉着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的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谈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① 拉丁文：最后的论据。

② 这是一首古老的大学生的歌的第一句歌词，被窜改了，原文是“Gaudemus igitur, juvenes dum sumus.” 拉丁文，意思是“我们趁着年青，快快活活吧”。

③ 贝蒂(1674—1750)，法国外科医学家。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能使我厌烦，倒好像我看他，听他，已经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讨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那轻柔平稳的嗓音和文绉绉的话语使得我无精打采，他的故事听得我发呆……他对我存着一片好心，跟我讲话纯粹是凑我的高兴。我对他的报答呢，只是呆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对他使催眠术似的，同时心里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对我的心愿不理不睬，紧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想法：“说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呢。”于是我那可怜的讲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乾涸的绿洲；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很不客气，一句话也不说，生气，倒好像我有这种思想不该怪我自己，却该怪他不对似的。每逢他照例开口称赞德国科学家，我也不再照往常那样好意地开一句玩笑，只是没好气地嘟囔一句：

“您那些德国人都是些蠢驴……”

这很像去世的尼基达·克雷洛夫^①教授当初在赖瓦尔跟彼洛果夫^②一块儿洗澡时候，嫌水太凉，生气了，就骂道：“这些混蛋的德国人！”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那顶灰色的帽子在花园栅栏外面一闪一闪，我才想叫住他，说：“原谅我，我的好人！”

现在我们吃饭比在冬天还要无聊了。我现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凯尔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块儿吃饭。我往常瞧见他在座，总还一声不响地忍着，现在我却对他說些挖苦的话，招得我

① 克雷洛夫(1807—1879)，俄国法律学家。

② 彼洛果夫(1810—1881)，俄国外科医学家。

妻子和丽莎臉都紅了。我压不住滿腔的惡意，常常說些簡直很愚蠢的話，自己也不知道為甚么會說出那種話來。比方，有一回，我帶着輕蔑對格涅凱爾凝神瞧了半天，忽然無緣無故地念起來。

有時候老鷹比公雞飛得還低，
可是公雞絕飛不上天去……①

頂氣人的是公雞格涅凱爾卻顯得比老鷹教授還要聰明。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兒站在他那一边，就使出一种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譏刺（彷彿在說：“这老家伙昏了頭啦……何必跟他多費話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開一句玩笑。真應該奇怪：人會無聊到這種程度！吃飯的時候我居然一直幻想着格涅凱爾會怎樣露出冒險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丽莎會怎樣看出自己的錯誤，我會怎樣訕笑她們——到了我這種年紀，一只腳已經伸進墳墓里了，還會有這麼荒唐的幻想！

近來，家里出了一種誤會；這一類的誤會我從前是只凭道聽途說才有所體會的。不管我提起這種事會多么難為情，不過我还是要寫出一次這類的爭吵，那是在有一天吃過飯後發生的。

我坐在我房間里，正在抽煙斗。我妻子照例走進來，坐下，開口說道：趁現在天氣暖和，我又空閑，要是我肯到哈爾科夫去走一趟，打听一下我們的格涅凱爾是甚么樣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對我很滿意，站起來，走到門口，可是立刻回轉身來說：

“順便提一下，另外還有一個請求。我知道你會生氣，可是

① 這兩句詩出自俄國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鷹與公雞》。

我有責任忠告你……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上卡嘉家里去得太勤，我們所有的邻居和熟人已經在紛紛議論了。我不否认：她聪明，受过教育，跟她在一块儿也許挺痛快；不过你知道，依你这年紀，照你的社会地位來說，你跟她在一块儿会觉得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說，她那名声是那么……”

所有的血猛然从我的脑子里涌出来，我的眼睛冒出火星；我跳起来，抱住头，頓着脚，用一种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嚷道：

“躲开我！躲开我！躲开！”

大概我的臉色可怕，嗓音奇怪吧，因为妻子忽然臉色发白，用一种也不像是她自己的声音絕望地高声尖叫起来。听见我們喊叫，丽莎、格涅凱尔、然后叶果尔……都跑进来了。

“躲开我！”我叫道；“走开！躲开我！”

我的腿发麻，仿佛两条腿根本沒有了似的；我觉得自己倒在一个甚么人的怀里，随后还听得見哭声，不过只听见一忽儿，就晕过去了，有两三个钟头不省人事。

現在說一說卡嘉。每天将近傍晚她总来看我，当然邻居和熟人都难免会注意到。她来一忽儿，就帶我出去坐上馬車游逛。她自己有一匹馬，有一辆新馬車，都是今年夏天买下的。总之，她生活得很闊綽：租下一个华貴的大別墅，外帶一个大花园，把城里的家具都搬来，用了两个女僕和一个車夫……我常問她：

“卡嘉，你把父亲的錢揮霍完了以后怎么过下去啊？”

“到那时候再說吧，”她回答。

“那点錢，我的朋友，应当受到比較严肃的对待才对。那是由一个好人靠了正直的劳动掙来的。”

“这話您先前已經跟我說过。我知道了。”

起初我們坐車走过原野，随后又走过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見

的針叶樹林。在我的眼睛里，大自然显得跟往常一样美丽，只是有一个魔鬼凑在我的耳边悄悄說：这些松树、樅树、鳥雀、天空的白云，等我过三四个月死了以后，对我的去世不会在意的。卡嘉喜欢赶車。天气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觉着很愉快。她兴致好，沒說尖刻的話。

“您是个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說，“您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沒有一个演員会演您的角色。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來說，就連坏演員都演得来，可是誰也演不了您。我嫉妒您，非常嫉妒您！您看，我算是甚么呢？甚么呢？”

她想了一忽儿，然后問我：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不是一种否定的現象嗎？对嗎？”

“对了，”我回答。

“嗯！……那我該怎么办呢？”

我拿甚么話回答她呢？說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財散給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惟其說起来容易，我倒不知道該回答甚么話好了。

我的同事們，那些治疗学家，在教治疗学的时候，总是劝人“分別处理个别的病例”。人必得听从这种忠告，才能相信教科书里做为范例而推荐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疗方法在个别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样。

可是总得回答一句話才成，我就說：

“你的空閑时候太多了，我的朋友。你总該干点甚么才好。真的，如果演戏是你的本行，为甚么你不去重做演員呢？”

“我办不到。”

“听你那口气，看你那态度，倒好像你是个遭了难的人似的。

我不喜欢这样，我的朋友。这得怪你自己不好。記住，你开始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是你从没做过甚么事来对人和事加以改进。你并没有向坏现象做斗争，你只是厌倦了，你并不是因为斗争而遭了难，却是因为软弱才遭的难。嗯，当然，那时候你还年青，沒有經驗；可是現在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了。对了，干吧！你会工作，为神圣的艺术服务……”

“請您別装模做样，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卡嘉打断我的话，“我們来一言为定：我們尽可以談男演員、女演員、作家，可是別談甚么艺术。您是个少有的好人，可是对于艺术，您了解得却不多，还不能真心真意的认为它神圣。您对艺术缺乏感觉，也沒有領略它的耳朵。您一輩子辛辛苦苦的工作，沒有工夫培养那种感觉。总之……我不喜欢这样談艺术！”她煩躁地接着說。“不喜欢！多謝多謝，他們已經把艺术弄得那么庸俗了！”

“誰把它弄得庸俗了？”

“有些人用酗酒弄得它庸俗，报纸用过分輕視的态度弄得它庸俗，聪明人却用哲学弄得它庸俗。”

“哲学跟这不相干。”

“有关系。誰要是唱高調，就表示他并不懂。”

为了免得惹出尖酸刻薄的話来，我就連忙改变話題，随后沉默了很久。直到我們的車子出了树林，向卡嘉的別墅走去，我才回到原来的話題上，說：

“你还是沒回答我你为甚么不打算去做女演員。”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这未免太狠心了！”她叫道，忽然滿臉通紅，“您要我大声說出真心話嗎？既是您……您想知道，那就遵命！我沒有才能！沒有才能，只有……很大的虛榮心！就是这么的！”

照这样和盘托出以后，她就背过脸去不再看我，为要遮掩手在发抖，就使劲拉了拉缰绳。

我们赶着车走近她的别墅，远远看见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在大门附近走来走去，心焦地等我们。

“那个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又来了！”卡嘉烦恼地说，“把他从我这儿带走吧，劳驾！我讨厌他了，他没意思。……滚他的！”

米哈依尔·费朵罗维奇早就应当出国去了，可是他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拖下去，始终没走成。近来他起了点变化。看上去，他有点瘦了，喝酒会醉了，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的黑眉毛开始变白了。等到我们的马车在门口停住，他的快乐和心焦就掩盖不住了。他慌忙扶卡嘉和我下车，匆忙地问这样问那样，笑着，搓手，往常我只在他眼睛里才看得到的那种温柔、恳求、纯洁的表情，现在洋溢到他的整个脸上了。他高兴，同时又为他的高兴不好意思，觉着自己养成习惯，天天傍晚上卡嘉这儿来盘桓一阵，也很不好意思。他觉着需得为他的来访找个明明很荒唐的借口，比方说，“我正巧有事坐车路过，我想那就进去坐一忽儿吧。”

我们三个人走进房间；起初我们喝茶，后来桌子上出现了我早就熟悉的那两副纸牌、大块的乾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檳。我们的谈话内容并不新鲜，跟冬天谈的一样。我们痛骂大学、大学生、文学、戏院；空气装满这些恶意的话语，变得稠密闷人；现在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只有两个癞虾蟆用呼吸来弄得空气充满毒素，而是一共有三个了。除了柔和的男中音的笑声和手风琴那样的笑声以外，那个伺候我们的女仆还听见另一个不愉快的、刺耳的笑声：“嘻嘻嘻！”就跟通俗喜剧里的将军的笑声一样……

有些可怕的夜晚，風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閃閃；民間管这样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就有过这样的一个麻雀夜……

我半夜醒来，忽然跳下床。不知甚么緣故，我觉着現在馬上就要死了。为甚么我会觉着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沒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觉，可是我的灵魂給一种恐怖压着，好像我忽然看見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

我赶紧点上灯，拿起水瓶凑着瓶口喝了点水，然后匆忙地走到敞开的窗口。外面的天气真美。空中有一股乾草的气息，另外还有一种更好聞的香气。我可以看見栅栏上的尖木桩、窗外那些睡意朦朧的瘦树、道路、一带黑树林；天空有一个沉靜的、很明亮的月亮，沒有一片云。四下里一片沉靜，沒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在瞧我，想听我怎样死掉……

这真可怕。我关上窗子，跑回床上去。我摸脉搏，可是在手腕上找不着，就到太阳穴上去找，然后到下巴上找，临了又在手腕上找；我的手碰到的地方都因为出了汗而发凉，发粘。我的呼吸越来越快，身子打战，五臟六腑都翻騰起来；臉上和秃頂上有一种像是粘着蜘蛛网的感觉。

怎么办呢？叫家里的人嗎？不，沒用处。我想不出妻子和丽莎走到我屋里来以后会怎么办。

我把头埋在枕头里，閉上眼睛，等着，等着……我的背脊发凉；五臟六腑好像把背脊吸进去了，我觉着死亡一定从背后偷偷掩来了……

“噤維——噤維！”在夜晚的沉靜中我忽然聽見尖叫，不知道這聲音是打哪兒來的——是從我的胸中發出來的呢，還是從街上傳來的。

“噤維！噤維！”

天吶，多麼可怕！我想再喝點水，可是睜開眼睛太可怕，我不敢抬起頭來。我有一種控制不住的、動物性的恐怖；我無論如何也不明白為甚麼這樣害怕：是因為我想活下去呢，還是因為有一種我還不知道的新痛苦在等着我？

樓上，正好在我的頭頂上，有個甚麼人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笑……我听着。不久以後，樓梯上傳來了腳步聲。不知甚麼人匆匆忙忙地走下樓來，然後又走上去了。過一分鐘，又有腳步聲下樓來了；有人在我們的門外站住，听着。

“誰？”我叫道。

門開了。我大起胆子睜開眼睛，看見了妻子。她臉色蒼白，眼睛上沾着淚痕。

“你沒睡着嗎，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問。

“你有甚麼事？”

“看在上帝的面，到麗莎那兒去看看她吧。她出了點毛病……”

“好吧……依你就是……”我喃喃地說，倒覺得很痛快，因為現在我不是孤另另一個人了，“好吧……就來。”

我跟着妻子走去，一路听她對我說話，可是我太激動，一個字也沒听清。在樓梯上她的蠟燭洒下一朵朵明亮的光來，跳動着，我們的長影子发抖。我的腿被我的睡衣的前襟裹住了；我喘得透不過氣來，覺着身後好像有個東西追來，極力要抓住我的後背似的。“我馬上會死掉，就在这樓梯上，”我想。“我馬上就會

死……”可是我們走完了樓梯，走过安着意大利式窗子的黑过道，走进了丽莎的房間。她坐在床上，只穿着睡衣，光脚搭拉下来，正在呻吟。

“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她嘟嘟囔囔地說，給我們的烛光照得眯細了眼睛。“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丽莎，我的孩子，”我說，“你怎么啦？”

看見我，她大叫一声，伸出胳膊来搂住我的脖子。

“我的亲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說，“我的好爸爸……我亲爱的，我的好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难过！”

她搂我，吻我，数落着她小时候我常听她說的那些亲热話。

“冷靜一下，我的孩子，求上帝跟你同在，”我說，“不必哭了。我自己也难过呢。”

我极力給她盖上被子；妻子給她水喝，我們俩在床旁边胡乱地忙一陣，我的肩膀碰着她的肩膀，这当儿我想起了从前我們怎样一块儿給我們的孩子洗澡。

“务必救救她吧！救救她！”妻子恳求道，“想想办法吧！”

我有甚么办法呢？我没法办。那女孩心头沉重；可是我不懂，而且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嘟嘟囔囔着說：

“沒甚么，沒甚么……这会过去的……睡吧，睡吧！”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們屋外忽然傳來狗叫声音，那是两只狗的叫声，先还輕輕的，犹疑不定，后来却响起来。狗吠啦、猫头鷹叫啦，这类兆头我素来不认为有甚么意义，可是現在我的心却痛苦地縮紧了，我連忙暗自解釋这种叫声。

“沒道理……”我想，“这是一个有机体影响了另一个有机体。我的神經的极度緊張感染了妻子、丽莎、狗，就是这么回

事……預感和先見就是用这种感染來說明的……”

过一忽儿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里給丽莎开药方，这时候我已經不再想着我馬上就要死了，只是心头沉重，郁悶，使得我簡直惋惜剛才沒有一下子死掉。我在房中央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很久，寻思該給丽莎开点甚么药才好。可是楼上的呻吟声停了，我就决定索性不开药方，仍旧站在那儿……

四下里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靜，就跟有一位作家所說的一样，沉靜得甚至“耳朵里响起来了”……光阴慢慢的过去；照在窗台上的一条条月光不移动位置，仿佛凝住了似的……一时天还不会亮。

可是这时候栅栏門吱吱扭扭地响，不知甚么人偷偷地掩进来了，那人在一棵瘦树上折断一根枝子，拿那根枝子輕輕地敲窗子。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听见低低的說話声。“尼古拉·斯捷潘內奇！”

我开了窗子，觉得自己像在做梦；窗外，紧貼着墙，站着一个女人，穿着黑衣服，被月光照亮，用一双大眼睛瞧着我。她的臉色蒼白、严厉，給月光照得不像是一張真臉，倒像是大理石做的一样；她的下巴在发抖。

“是我……”她說，“是我……卡嘉！”

在月光底下，凡是女人的眼睛都显得又大又黑，所有的人都显得高大、蒼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緣故，我乍一看沒有认出她来。

“你有甚么事？”

“对不起，”她說，“不知甚么緣故，我忽然觉着难过得受不了……我受不住，就上这儿来了……您的窗子里有灯亮，我……

我就大胆敲了敲窗子……請您原諒……唉，您再也不知道我有多么难过！您剛才在做甚么？”

“沒做甚么……我失眠。”

“我有一种預感。可是，那是胡思乱想。”

她的眉毛擰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水而发亮，整个臉上像添了一抹亮光似的忽然閃着我很久沒看到的那种熟悉的信任神情。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恳求地說，向我伸出两只手。“珍貴的朋友，我求求您……我央求您……要是您不小看我对您的友情和尊重，那就請答应我的要求！”

“甚么事？”

“請您把我的錢拿去！”

“得了吧！你这是在胡想甚么呀！我干么要拿你的錢呢？”

“您到甚么地方去养养病吧……您应当医好您的病。您肯收下那笔錢嗎？肯嗎？亲爱的，肯嗎？”

她热烈地瞧着我的臉，再說一遍：

“行吧？您肯收下吧？”

“不，我的朋友，我不要……”我說，“謝謝你。”

她背轉身去，低下头。大概我用那样的口吻拒絕她，使得錢方面的話沒法再讲下去了。

“回家去睡吧，”我說，“我們明天見面好了。”

“这样說来，您不把我看做您的朋友嗎？”她垂头丧气地問。

“我沒說这种話。不过你的錢現在于我沒甚么用处。”

“請您原諒……”她說，她的声調低了整整一个音阶，“我明白您的意思……領一个我这样的人的情……領一个退休的女演員的情……那是……不过，再見吧……”

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没来得及对她說再会。

我到了哈尔科夫。

既然要扭轉我目前的心境是白費勁，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我就决心让我生活中最后这段日子至少在外表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对家人的态度不正确（这我是充分感到的），那就至少极力依她們的意思办事吧。既然要我到哈尔科夫来，来一趟就是。再說，近来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因此，到哈尔科夫来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別尔狄契夫去也好，对我来说簡直都一样。

中午我到了这儿，在一个离大教堂不远的旅館里住下来。火車顛得我头晕，过堂風吹得我着了凉，现在我坐在床上，用手捧着头，等着顏面痙攣病发作。我今天本来应该去看几个我認識的教授，可是我既沒那种兴致，也沒那份力气了。

一个年老的旅館僕役走进来問我带来床单沒有。我留住他五分钟，問了好几个关于格涅凱尔的問題，我就是为了他才上这儿来的。原来这僕役正是哈尔科夫本地的人，对这个城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么熟悉，可是記不得有姓格涅凱尔的人家。我問起那庄园，回答也一样。

过道上的钟敲了一下，后来两下，再后三下……我一生中最后的等死的这几个月好像比我的一輩子还要长得多。時間过得这么慢，換了在从前，我絕不能像現在这样的定心。从前坐在火車站里等車，或者在試場坐着，一刻钟就好比一万年；现在我却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完全淡漠地想着明天晚上也会这么长，也会这么沒有光彩；后天也一样……

过道上，钟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了。

我的脸上起了一种痠麻的疼痛，顔面痙攣病发作了。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当初我还不淡漠时候的旧观点，暗自問道：为甚么我这么一个名人，一个樞密顧問官，来到这旅館的小小房間里，坐在鋪着一條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为甚么我眼睛瞧着这便宜的錫臉盆，耳朵听着过道上那架破钟的刺耳的声音？难道这跟我的名望，我在众人当中的崇高地位相称嗎？我用冷冷的一笑来回答这些問題。我想起我年青时候的那种天真实在好笑，那时候我夸大名望的意义，夸大名人大概会享受到的超出常人的地位。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的念着，我的照片登在《田地》杂志和《世界画报》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国杂志上看到过我的傳記文章。这些，有甚么道理呢？眼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一个陌生的城里，坐在一張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痠痛的臉頰……家庭的口角啦、債主的鉄石心腸啦、火車服务員的粗魯啦、护照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飯食的昂貴和不卫生啦、一般人的无知和相互間的粗魯态度啦——所有这些，再加上此外許多数也数不尽的煩惱，对我的影响并不下于对声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个市民的影响。我的超出常人的地位又表現在甚么地方呢？姑且承认我的名气大极了，我是我的祖国引以为荣的一个英雄；所有的报纸也确实都登載我的病况，邮局已經送来我的同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問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我不孤身一个人痛苦地死在異乡的床上……当然，这是不能責怪任何人的；可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却不喜歡我的遐邇皆知的名字。我觉得它好像騙了我似的。

到十点钟光景，我睡着了；尽管痙攣病发作，我还是睡得挺香；要不是人家叫醒我，我会睡得很久。到一点多钟，忽然有人

来敲门。

“誰？”

“电报！”

“你尽可以明天再送来啊，”我从旅馆僕役手里接过电报来，生气地说，“这样一来，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对不起。您的灯亮着，我当是您还没睡觉。”

我撕开电报的封口，先看一看下款：是我妻子打来的。她有甚么事呢？

昨日格涅凱尔已与丽莎秘密举行婚礼。速归。

我看着电报，只吃惊了很短的一忽儿。使我吃惊的倒不是格涅凱尔和丽莎的行为，而是我听到他们结婚消息后的这种淡漠心情。据说哲学家和真正的圣贤都是淡漠的。这话不对，淡漠是灵魂的麻痹，提早的死亡。

我又在床上躺下，极力让我的脑子里有思想的活动。想点甚么好呢？仿佛一切事情都已经想过，现在没有甚么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思想了。

等到天亮，我就在床上坐起来，用胳膊摸着膝盖；为了消磨光阴，我就极力了解我自己。“了解你自己”是很好的、有益的忠告；只可惜古人从没想到指示我们用甚么方法来实行这个忠告。

以前每逢我有心了解别人或者我自己，所考虑的总不是行动，行动总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我考虑的是欲望。告诉我你要甚么，我就可以说出来你是个甚么样的人。

现在我就追问自己：我要甚么呢？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不要着眼于招牌和商标，爱我们，要跟爱普通人一样地爱我们。另外还有甚么呢？我希望有帮手和继承人。此外呢？我希

望过上大约一百年以后醒过来，至少让我用一只眼睛瞧一下科学成了甚么样子才好。我希望再活十年……还有甚么呢？

此外甚么也没有了。我想了又想，想了很久，甚么也想不出来了。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甚么地方去，我清楚的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張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了解自己的心意——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对科学、戏剧、文学、学生所抱的见解，凡是我的想像力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甚么都没有。

在这样的贫乏下，只要害一场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也难怪我会用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的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冷冷淡淡，连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见鸟就认为是猫头鹰，一听见声音就以为是狗叫。在这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征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

我垮了。既是这样，那么多想也无益，多谈也没用了。那就坐着，默默地等着看随后会发生甚么事好了。

到早晨，僕役給我送茶來，帶來一份當地的報紙。我隨意看一看第一版的廣告、社論、報紙和雜誌的摘要、新聞……除了別的以外，在新聞中我找到這樣一段消息：“我們的著名學者，著名教授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昨日乘特別快車到達哈爾科夫，住在某某旅館。”

顯赫的名字分明是為了脫離具有這姓名的本人而獨立生活着才存在的。現在，我的名字就正在哈爾科夫心平氣和地散步。過上三個月光景，這名字會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陽那麼亮——到那時候我自己卻已經埋在青苔底下了……

門上有人輕輕地敲着。不知甚麼人要見我。

“是誰？請進！”

門開了，我惊奇得往後直退，趕緊把身上的睡衣的前襟裹一裹緊。原來站在我面前的是卡嘉。

“您好，”她說，因為走上樓來而有點氣喘，“您沒料到吧？我……我也上這兒來了！”

她坐下來，眼睛沒看着我，結結巴巴地說下去：

“您為甚麼不理我？我也來了……今天到的……我打聽出來您住在这旅館里，就來看您。”

“見着你，很高興，”我說，聳一聳肩膀，“可是我覺着奇怪……你好像是打天上掉下來的。你上此地來干甚麼？”

“我嗎？就是這麼的……興頭一起，就來了。”

沉默。冷不防她猛然站起來，向我走過來。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說，臉白了，把手按着胸口，“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照這樣再也活不下去了！不行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趕快告訴我，這分鐘就告訴我，我該怎麼辦呢？請您告訴我，我該怎麼辦呢？”

“我怎么說得出呢？”我迷糊地說，“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求求您，請您告訴我！”她接着喘吁吁地說，周身打抖，“我向您賭咒：我照这样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啦！”

她往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哭起来。她把头往后揚，絞着手，頓着脚；她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吊在帽带上，头发散了。

“帮帮我！帮帮我吧！”她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她从旅行袋里拿出手絹，随着手絹带出来好几封信，从她的膝头掉到地板上。我从地板上撿起那些信，从其中的一封认出来是米哈依尔·費朵罗維奇的笔迹，偶然讀到两个字：“热烈……”

“我想不出甚么話来跟你說，卡嘉，”我說。

“帮帮我！”她抽抽搭搭地說，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亲，我的唯一的朋友！您本来就聪明，又受过教育，活了这么大岁数！您做过教师！請您告訴我，我该怎么办呢？”

“說真的，卡嘉，我不知道……”

我茫茫然，慌了手脚，給她哭得心乱了，站都站不住了。

“我們吃午飯去吧，卡嘉，”我說，勉強笑一笑，“別哭了！”

立刻我又用有气沒力的声音說：

“我不久就要死了，卡嘉……”

“只說一句，只說一句吧！”她哭着，向我伸出手来，“我该怎么办呢？”

“你也真是個怪姑娘……”我喃喃地說，“我不懂！这么明白的人，忽然間哇哇地哭了……”

随后是沉默。卡嘉理一理头发，戴上帽子，然后把信团起来，往旅行袋里一塞——这些事她做得从从容容，一声不响。她的臉、胸、手套，都沾着泪痕，湿了，可是臉上的表情却干巴巴的，冷

峻了……我瞧着她，想到我比她快活，不由得觉着惭愧。我是直到临死以前不久，直到我一生中的残年，才发现我自己缺乏我那些朋友，哲学家，所说的中心思想的，可是这可怜的姑娘的灵魂却素来没安宁过，而且此后，一辈子，一辈子也休想安宁了！

“我们吃午饭去吧，卡嘉，”我说。

“不了，谢谢，”她冷冷地回答。

又沉默的过了一分钟。

“我不喜欢哈尔科夫，”我说；“这儿很灰色。这是一个相当灰色的城。”

“对了，也许吧……这儿丑恶。我在这儿不会待得久……我是过路。我今天就走了。”

“上哪儿去？”

“到克里米亚去……那就是说到高加索去。”

“原来是这样。去很久吗？”

“我不知道。”

卡嘉站起来，冷冷地笑一笑，眼睛没看着我，向我伸出手来。

我想问她：“那么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啦？”可是她的眼睛不看我，她的手冷冰冰，跟生人的手一样。我默默地送她到门口……于是她离开我，走出去，顺着长过道走了，头也不回。她知道我在瞧她的背影；多半走到转弯地方，她会回头看一眼的。

不，她没有回头看。她的黑衣服最后闪了一下，脚步声就不见了……再会，我亲爱的！

1889年

跳来跳去的女人

1

在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婚礼上，她所有的朋友和要好的熟人都来参加了。

“瞧瞧他吧；真的，他不是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嗎？”她往她丈夫那边点一点头，对朋友說，仿佛要解釋她为甚么緣故才嫁給一个普通的、很平常的、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沒甚么了不起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內奇·戴莫夫是医师，論官品是九等文官。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在一个医院里做編制以外的主任医师，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中午，他給門診病人看病，視察病房，午后搭上公共馬車到另一个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私人也行医，可是收入很少，一年不过有五百卢布光景。如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說的呢？另一方面，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和她的朋友，相好的熟人，却不是十分平常的人。他們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名气；有的已經成名，給人看做名流了；有的即使还没有成名，却有将来会成名的灿烂希望。有一个剧院的演

員，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他是一个优雅、聪明、谦虚的男子，又是出色的朗诵家，教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朗诵；有一个歌剧演员，是性情温和的胖子，叹口气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肯定的说，她毁了自己，要是她不发懒，肯下决心，她就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个画家，其中打头的一个是风俗画家、动物画家、风景画家里亚包甫斯基，他是一个很漂亮的金发青年，年纪二十五岁，画展开得很成功，把最近画成的一张画卖了五百卢布；他修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画稿，对她说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的乐器总是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他公开声明，在他认识的一切女人当中，能够给他伴奏的只有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再其次，有一个文学家，年纪轻轻，可是已经出了名，写过中篇小说、剧本、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哪，还有瓦西里·华西里奇，是地主，乡绅，业余的插图家和饰图家，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风格、民谣和史诗；在纸上，瓷器上，用烟熏黑的盘子上，他简直能够创造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已经给命运宠坏，尽管文雅而谦虚，可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师这种人，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起来就跟西朵罗夫或者达拉索夫一样的无所谓。在这伙人当中，戴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其实他个子挺高，肩膀挺宽。看上去，他仿佛穿着别人的礼服，长着店员那样的鬍子。不过如果他是作家或者画家，那人家就会说他凭他的鬍子会叫人联想到左拉^①了。

有一个演员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她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和结婚礼服，很像是一棵到了春天开满娇嫩的白花、仪态

^① 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

万方的樱桃树。

“不，您听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对他說，挽住他的胳膊，“这件事怎样会突然发生的呢？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訴您：爸爸跟戴莫夫同在一个医院里做事。可怜的爸爸害了病，戴莫夫就在他的床边一連守了几天几夜。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听着，里亚包甫斯基！……还有您，作家，听着；这事很有意思。走过来一点。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真诚的关心！我也一連好几夜沒睡覺，坐在爸爸身旁；忽然間——了不得，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我的戴莫夫沒头沒脑地掉进了情网。真的，有时候命运就有这么离奇。嗯，爸爸死后，他有时候来看我，有时候在街上遇見我；有这么一个晴朗的傍晚，冷不防，他忽然向我求婚了……就跟晴天霹靂似的……我哭了一宵，我自个儿也沒命地掉进了情网。現在呢，您瞧，我做他的妻子了。他結实，强壮，跟熊似的，不是吗？現在，他的臉有四分之三对着我們，光綫暗，看不清楚；不过，等到他把臉完全扭过来，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門子。里亚包甫斯基，您說說看，那脑門子怎么样？戴莫夫啊，我們正在讲你呐！”她向丈夫叫道，“上这儿来。把你那誠实的手伸給里亚包甫斯基……这就对了。交交朋友吧。”

戴莫夫，温和而純朴的微笑着，向里亚包甫斯基伸出手去，說：

“幸会幸会。当年有个姓里亚包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他是您的亲戚嗎？”

2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他們婚

后过得挺好。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镜框，有的没配；靠近钢琴和放家具的地方，她用中国的阳伞、画架、花花绿绿的布片、短剑、半身像、照片……布置了一个热闹而好看的墙角……在饭厅里，她用俗气的画片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在墙角立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在寝室里，她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门边安一个假人，手拿一把戟，好让这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人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就弹钢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点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戴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钱，刚够过日子，因此她和她的裁缝不得不想尽花招，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去引人注目。往往她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用些不值钱的零头网边、花边、长毛絨、綢緞，簡直就会創造奇迹，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不是衣服，而是梦。从女裁缝那儿出来，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照例坐上车子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的戏票。从女演员家里一出来，她还得上一个甚么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去看画展，然后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约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要么是拜望，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人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使她相信她自己很好，很可爱，很了不起……那些她叫做名人和伟人的人，都把她看做自己人，看做平等的人，异口同声地预言说凭她的天才、趣味、智慧，她只要不分心，不愁没有大成就。她呢，唱歌啦、弹钢琴啦、画油画啦、雕刻啦、参加业余的演出啦，可是所有这些，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而是表现了才能；不管她

扎彩灯也好，打扮也好，给别人系领带也好，总之，她做得都非常有艺术趣味、优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不久就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刚刚有点小名气，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她就马上认识他，当天跟他交成朋友，请他到她家里去了。每结交一个新人，在她，成为十足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晚上梦见他们。她如饥如渴地寻找他们，而且永远也不能满足她这种饥渴。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就看惯了，或者腻味了，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这是为甚么呢？

到四五点钟，她在家里跟丈夫一块儿吃饭。他那种朴实、那种健全的思想、那种和蔼，引得她感动，高兴。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住他的头，不住嘴地吻它。

“你啊，戴莫夫，是个聪明而高贵的人，”她说，“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你否定了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根本没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可很糟呢，戴莫夫！”

“怎么见得呢？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责备他们啊。各人有各人的本行。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班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化大笔的钱，那它们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它们，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

“来，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

饭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坐车去看朋友，然后到戏院去，

或者到音乐会去，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是这样。

每到礼拜三，她总要在家里举行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打牌，不跳舞，借各种艺术来消遣。剧院的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类纪念册，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有很多），大提琴家拉大提琴；女主人自己呢，也画画，雕刻，唱歌，伴奏。遇到朗诵、奏乐、唱歌等到了休息时间，他们就谈文学、戏剧、绘画，争辩起来。在座的没有女人，因为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乏味、庸俗。这类晚会，没有一回不出这样的事：女主人一听到门铃声就吃一惊，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这是他！”这所谓“他”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谁也想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戴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搓着手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大家就走进饭厅，每一回看见饭桌上摆着的老是那些东西：一碟牡蛎、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菌子、伏特卡、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maître d'hôtel*①！”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快活得合起掌来，“你简直迷人！诸位先生，瞧他的脑门子！戴莫夫，把你的脸掉过来。诸位先生，瞧：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样。啊，宝贝儿！”

客人们吃着，瞧着戴莫夫，心想：“真的，他是个挺好的人，”可是不久就忘了他，只顾谈戏剧、音乐、绘画了。

① 法語：管家。

这一对年青夫妇挺幸福，他們的生活，水样地流着，沒一点罣碍。不过，他們的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满，甚至发愁了。戴莫夫在医院里傳染到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不得不把他那美丽的黑头发剃光。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坐在他身旁，哀哀地哭；可是等到他的病好了一点，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剪掉头发的头包起来，开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中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他俩都高兴。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可是大約三天以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真倒楣，小母亲！”有一天吃飯时候，他說，“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我一下子划破了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我才发现。”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吓慌了。他却笑着說，这沒甚么要紧，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会划破手。

“小母亲，我一专心，就变得大意了。”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就天天晚上做禱告，可是結果总算沒出事。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着，无忧无虑。眼前是幸福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来了，它已經在远处微微地笑，許下了一千种快活事。幸福不会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处一座避暑山庄去，散步，素描，釣魚，听夜鶯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秋天：画家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要以这团体的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分参加这次旅行。她已經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为了旅行还买下顏料、画笔、画布、新的調色板。里亚包甫斯基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繪画有了甚么进步。每逢她把画儿拿給他看，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抿紧嘴唇，哼了哼鼻子，說：

“是——啊。……您这朵云正在叫喚：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前景有点嚼烂了；有点地方，您知道，不大对勁……您那

个草屋有点透不过气来，悲惨地哀叫着……那个犄角儿应当画得暗一点。不过大体上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越是讲得难解，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反倒更容易听懂。

3

在降灵周^①的第二天，午饭以后，戴莫夫买了点小菜和糖果，到避暑山庄去看妻子。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见她，十分惦记。他起先坐在火车车厢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避暑山庄，时时刻刻觉着又饿又累，心想待一忽儿他会多么逍遥自在地跟他妻子吃一顿晚饭，然后睡一大觉。他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心里挺高兴，那里面包着鱼子酱、奶酪、白鲑鱼。

等到他找着避暑山庄，认出是它，太阳已经在下山了。老女僕说太太不在家，大概不久就回来。那避暑山庄样子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字的纸，地板不平，尽是裂缝；那儿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摆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有画布啦、画笔啦、脏纸啦，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啦，随意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在第三个房间里，戴莫夫看见三个不认得的男子。有两个长着黑头发，留着鬍子，另一个刮光了脸，身材矮胖，大概是演员。桌子上有一个茶炊，烧开了。

“您有甚么事？”演员用低音问，不客气地瞧着戴莫夫，“您要见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吗？等一等吧；她马上就要来了。”

戴莫夫就坐下来，等着。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意蒙眬、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给自己斟了一杯茶，问道：

^①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后的第七周。

“您也許想喝茶吧？”

戴莫夫又渴又餓，可是他謝絕了茶，怕的是把吃晚飯的胃口弄壞。不久，他就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門砰的一响，奧尔迦·伊凡諾芙娜跑進房間來，戴一頂寬邊草帽，手里提一個盒子；她身後跟着里亞包甫斯基，臉蛋緋紅，興高采烈，拿着一把大洋傘和一個折凳。

“戴莫夫！”奧尔迦·伊凡諾芙娜叫道，快活得脹紅了臉。“戴莫夫！”她又叫一遍，把她的頭和兩只手都放到他的胸口上，“你來了！為甚么你这么久沒有來？為甚么？為甚么？”

“我哪兒有空兒，小母親？我老是忙，好容易有點空兒，不知怎么火車鐘點又老是不對。”

“可是看見了你，我多么高興啊！我整宵整宵地夢見你，我直擔心你別害了病。啊，你再也不知道你有多么可愛，你來得多么湊巧！你要做我的救星了。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這兒要舉行一個頂頂別致的婚禮，”她接着說，笑了，給她丈夫系好領帶，“火車站上有一個年青的電報員，姓契凱爾杰叶夫，要結婚了。他是個漂亮的小伙子；是啊，並不愚蠢；你要知道，他臉上有一種結實的、熊樣的表情……可以把他畫成一個年青的瓦利亞格人^①呢。我們這班消夏的遊客，對他發生了興趣，答應他說我們一定參加他的婚禮……他是個沒有錢的、孤單單的、怯生生的人；當然，不關心他是罪過的。想想吧！做完禮拜就舉行婚禮；然後大家從教堂里出來，一直走到新娘的家里去……你知道，樹木蒼翠，鳥兒啼叫，一攤攤陽光照在青草上，我們這些人呢，被綠油油的背景襯托着，成了五顏六色的斑點，這可很別致，有法國

① 古代北歐的一個漂泊民族名，相傳古俄羅斯最早的王公就是它的後裔。

印象派的風味啊。可是，戴莫夫，我穿甚么衣服到教堂去呢？”奧爾迦·伊凡諾芙娜說，做出要哭的樣子，“在這兒，我甚么也沒有，簡直是甚么也沒有！衣服沒有，花也沒有，手套也沒有……你務必要救救我才好。既然你來了，那就是命運吩咐你來救我了。拿着這個鑰匙，我的好人兒，回家去，把衣櫃里我那件粉紅的衣服拿來。你知道那件衣服；它就掛在前面……然後，到堆房裏，在右邊地板上你會瞧見兩個硬紙盒。打開上面的那個盒子，那裏面全是花邊，花邊，花邊，還有各種零頭的料子，在那下面就是花了。把那些花統統小心地拿出來，可別壓壞它們，親愛的；回頭我要在那些花裏挑選一下……另外再給我買副手套。”

“好吧，”戴莫夫說，“明天我去取了，給你送來。”

“明天怎麼成？”奧爾迦·伊凡諾芙娜問，惊奇地瞧着他，“明天怎麼來得及啊？明天頭一班火車九點鐘才開，可是十一點鐘就舉行婚禮了。不行，親愛的，要今天去才成；務必要今天去！要是明天你來不了，那就打發一個人送來也成。是啊，去吧……客車馬上就要開到了。別誤了車，寶貝兒。”

“好吧。”

“唉，我多麼舍不得放你走，”奧爾迦·伊凡諾芙娜說，眼淚涌到她的眼睛里，“我這個傻瓜呀，為甚么應許了那個電報員呢？”

戴莫夫趕緊喝下一杯茶，拿了一個面包圈，溫和地微笑着，到車站去了。那些魚子醬、奶酪、白鮭魚，都給那兩位黑頭髮的先生和那個胖演員吃掉了。

4

七月里一個平靜的月夜，奧爾迦·伊凡諾芙娜站在伏爾加

河一条輪船的甲板上，一忽儿瞧着河水，一忽儿瞧着美丽的河岸。里亚包甫斯基站在她身旁，对她說：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他还說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輝，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述說我們生活的空虛，述說人世間有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毫无价值；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甚么要活着呢？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一忽儿听着里亚包甫斯基的說話声，一忽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她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没见过河水会有这样的藍宝石色；河水、天空、河岸、黑影、她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告訴她，說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說在远方那一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們的爱戴啦，都在等她……她，眼也不眨地凝神瞧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見成群的人、亮光、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看見她自己穿一身白衣服，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地落在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用胳膊肘倚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是个真正偉大的人，天才，上帝的选民……这以前他的一切創作都优美、新颖、不平凡，可是等到他那絕世的天才成熟了，絢烂起来，他的創作就会惊天动地，无限高超；这是只要凭他那張臉，凭他的說話方式，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的。他用他自己的話語，照他所独有的方式，讲到黑影、黄昏的情調、月光，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駕御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人心魄。他本人很漂亮，有独創能力；他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世俗煩惱以外，跟鳥儿的生活一样。

“天凉了，”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打了个冷战。

里亚包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給她披上，淒涼地說：

“我覺着我落在您的掌心里了。我成了奴隶。为甚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

他一直凝神瞧着她，动也不动，他的眼睛可怕；她不敢看他了。

“我发疯地爱您……”他湊着她的耳朵說，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臉蛋儿，“只要对我說一个字，我就不活下去，丢开艺术了……”他十分激动，嘟嘟囔囔地說，“您爱我吧，爱我吧……”

“不要說这种話，”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閉上眼睛，“这真可怕。而且，拿戴莫夫怎么办呢？”

“戴莫夫是甚么人？为甚么跑出来一个戴莫夫？戴莫夫跟我甚么相干？这儿只有伏尔加、月亮、美丽、我的爱、我的痴迷，压根儿就沒有甚么戴莫夫不戴莫夫……唉！我甚么也不知道……我不管过去；只求眼前給我一忽儿……一忽儿的快乐吧！”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的心跳起来了。她有心想想一想她的丈夫，可是她覺得一切往事，以及她的婚姻、戴莫夫、她的晚会，都好像渺小、瑣碎、朦朧、不必要、远而又远了……說真的，戴莫夫是甚么人？为甚么跑出来一个戴莫夫？戴莫夫跟她甚么相干？而且，他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只不过是个梦？

“对他那么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來說，过去他享受到的幸福已經足够了，”她想，用手蒙上臉，“随他們批評我好了，随他們詛咒我好了；我呢，偏要这样，情願灭亡；偏要这样，情願灭亡！……生活里的一切都該體驗一下才对。天呐！多么可怕，可又多么痛快！”

“啊，怎么着？怎么着？”画家喃喃地说，搂住她，贪婪地吻她的手；她软绵绵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爱吗？爱吗？啊，甚么样的夜晚！美妙的夜晚啊！”

“是啊，甚么样的夜晚！”她小声说，瞧着他那双含着眼泪而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回头看一眼，搂住他，使劲吻他的嘴唇。

“我们靠近基涅西莫了！”在甲板的那一头，有人说。

他们听到沉甸甸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间里的人走过他们身旁。

“听着，”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对那人说，高兴得又哭又笑，“给我们拿点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在凳子上，用爱慕而感激的眼睛瞧着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然后闭上眼睛，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脑袋倚在栏杆上。

5

九月二日天气温暖，没有风，可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飘着薄雾，九点钟以后下起小雨来了。天色一点也没有晴朗的希望。喝早茶的时候，里亚包甫斯基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画画儿是顶吃力不讨好、顶枯燥乏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有才能；说啊说的，忽然无缘无故拿起一把小刀，划破了他的一张最好的画稿。喝完茶以后，他满脸愁容，坐在窗口，眺望伏尔加。可是伏尔加没有一点光彩，混浊暗淡，看上去冷冰冰的。一切，一切，都使人想起凄凉萧索的

秋天就要来了。两岸的蒼翠的綠毯、日光的燦爛的反照、透明的藍色的远方,以及大自然的一切华丽的盛装,現在仿佛統統从伏尔加那里搬走,收在箱子里,留到来春再拿出来似的;烏鴉在伏尔加附近飞翔,譏諷它:“光啦!光啦!”里亚包甫斯基听着它們聒噪,想到自己已經走下坡路,失去了才能,想到在人世間,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想到他不應該纏上这个女人……总之,他心緒不好,郁闷。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坐在隔板那一面的床上,用手指头梳理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一忽儿幻想自己在客厅里,一忽儿在臥室里,一忽儿在丈夫的书房里;她的想像帶她到戏院里,到女裁縫家里,到熟悉的朋友家里。現在他們在干甚么?他們想念她嗎?筹备晚会的时令已經开始了。戴莫夫呢?亲爱的戴莫夫!他在信上多么温存,多么稚气而哀伤地求她赶快回家呀!他每月給她汇来七十五个卢布;她一写信告訴他說她欠那些画家一百个卢布,他就把那一百个卢布也汇来了,多么善良而慷慨的人!旅行使得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厌倦;她覺着无聊了;她恨不能赶快躲开这些乡下人,躲开河水的潮气,摆脱周身不干净的感觉才好,这种不干不淨是她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住在农民家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要不是因为里亚包甫斯基已經对那些画家认真的答应过要跟他们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那他們今天就可以走了。要是今天能够走掉,那多好!

“天呐,”里亚包甫斯基唉声叹气,“到底甚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呀?沒有太阳,我簡直沒法接着画那幅阳光普照的风景画!……”

“可是你有一張画稿画的是阴云的天空,”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从隔板那一面走出来,“你記得嗎,在右边的前景上是一

片树林，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鹅？现在你不妨把它画完啊。”

“哼！”画家皱起眉头，“画完它！难道您当我是那么笨，自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厉害哟！”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叹口气。

“哼，那才好。”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脸抖着；她走开，到火炉那边去，呜呜地哭了。

“对了，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一千种理由要哭，可我就不哭。”

“一千种理由！”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哭道，“顶重要的理由是您已经嫌我了。对了！”她说，哭起来。“实话实说，您在为我们的恋爱害臊。您一个劲儿的防着那些画家发现我们在恋爱，其实要瞒也瞒不住，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

“奥尔迦，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恳求道，把手按住心口，“只求一件事：别折磨我！此外，我也不求您别的了。”

“可是请您赌咒说您仍旧爱我！”

“这真是磨人！”画家咬着牙说，跳起来，“搞到最后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或者发疯了事！躲开我！”

“好，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叫道。“打死我吧！”

她又哭起来，走到隔板的那一面去了。雨嘩嘩地落在小屋的草頂上。里亚包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走来走去，然后现出坚决的脸色，仿佛要向谁证明甚么事似的，戴上帽子，把枪挂在肩上，走出小屋去了。

他走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在床上躺了很久，哭着。起初，

她心想索性服毒，让里亚包甫斯基回来时候发觉她死了才好；然后她的幻想把她带到客厅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她想像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全身享受到安宁和洁净，到傍晚就坐在戏院里，听瑪西尼唱戏。她想念文明，想念城里的热闹和名流，把心都想痛了。一个农妇走进小屋来，不慌不忙地动手生炉子烧饭。屋里弥漫着木炭烧焦的气味，空中满是淡蓝的烟雾。画家们回来了，穿着泥濘的高统靴，脸上沾着雨水，凝神瞧着画稿，用安慰的口气自言自语，说是哪怕遇到坏天气，伏尔加也自有它的妩媚。墙上，那个不值钱的钟滴搭滴搭地响……受了冻的苍蝇聚在墙角里神像四周，嗡嗡地叫，人可以听见蟑螂在凳子底下那些大皮包里面爬来爬去……

里亚包甫斯基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到家。他把帽子丢在桌子上，没脱他那泥濘的靴子，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地倒在凳子上，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皱紧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来。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为要对他殷勤，表示她没福气，就走到他面前，默默地吻他一下，把梳子放到他那金色的头发里面去。她想给他梳一梳头。

“怎么回事？”他说，打个冷战，睁开了眼睛，仿佛有甚么凉东西碰到他身上似的。“怎么回事？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他推开她，走了。她觉着他脸上现出憎恶和厌烦的神情。这当儿，农妇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给他端来一盆白菜汤。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看见她那大手指头浸到汤里去了。腆起肚子的骯脏的农妇、里亚包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汤、那小屋、这整个生活（她起先由于这生活的单纯和艺术性的杂乱而深深爱好过），现在都使她觉得可怕。她忽然觉得受了侮辱，就冷冷地说：

“我們得分开一个时期才成，要不然，由于无聊，我們會大吵一架的。我可不願意这样。我今天要走了。”

“怎么走法？騎着棍子走？”

“今天是星期四，因此九点半钟有一班輪船到这儿。”

“哦？不錯，不錯……嗯，好，走吧……”里亚包甫斯基輕声說，用毛巾代替食巾擦了擦嘴，“你在这儿悶得慌，沒事可干；誰要留你，誰就一定是个大大的利己主义者。走吧，到本月二十号以后我們就可以見面了。”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她的臉蛋儿甚至高兴得发紅了。她問她自己：难道真的她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在寢室里睡覺，在鋪着桌布的桌上吃飯了嗎？她心里輕松了，她不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顏料和画笔統統留給你，里亚包甫斯基，”她說，“凡是留下来的，你都帶着就是……注意，我走以后，別犯懶，別悶悶不乐，要工作。你是好孩子，里亚包甫斯基！”

到十点钟，里亚包甫斯基給了她临別的一吻，她心想这是为了免得在輪船上当着那些画家的面吻她；然后，他就送她到碼頭上去。輪船不久就来了，把她装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到了家里。她兴奋得直喘，沒脫掉帽子和雨衣，就走进客厅，从那儿又走到飯厅。戴莫夫沒穿上衣，穿着坎肩，敞着怀，靠了飯桌坐着，正在用叉子磨快刀子；他面前的碟子上放着一只松鸡。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走进住宅的时候，相信得把一切事情瞞住丈夫才成，她相信自己有那个力量，也有那个本事；可是現在，她一看見他那欢暢、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亮晶晶的、快活的眼睛，就覺得欺騙这个男子跟毀謗、偷窃、杀人一样的卑鄙、可恶、不可能，而且她也决办不到；一刹那間她决定把

一切发生过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搂她，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来，蒙上脸。

“怎么啦？怎么啦，小母亲？”他温存地问，“你想家了吧？”

她抬起臊得通红的脸，带着惭愧的、恳求的眼光瞧他；可是恐惧和羞耻不容她说出实话来。

“没甚么……”她说，“我没甚么……”

“我们坐下来吧，”他说，搀起她来，扶她在桌子旁边坐下，“得了……吃松鸡吧。你饿了。小可怜。”

她贪婪地吸进家庭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高兴得直微笑。

6

大概直到冬季过了一半，戴莫夫才渐渐怀疑自己受着欺瞒，倒仿佛自己良心不清白似的，他每回遇见妻子，再也不能够面对面地瞧她的眼睛，也不再快活地微笑了；为了少跟她单独待在一块儿，他常常带着他的同事柯罗斯捷列夫回家来吃饭；那是个身材矮小、头发剪短、满脸皱纹的男子，每逢跟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话，总是窘得把他那件上衣的所有纽扣一忽儿解开，一忽儿扣上，然后用右手拈左边的唇髭。吃饭时候，两个医生谈到横隔膜一升高，有时候会使心脏发生不规则的跳动，或者谈到近来常常遇到很多神经炎病例，再不然就讲到前一天戴莫夫在解剖一个经诊断害“恶性贫血”的病人尸体时候却在脾脏里发现了癌。他们所以谈医学，仿佛只是为了给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一个沉默的机会，也就是不必撒谎的机会似的。饭后，柯罗斯捷列夫在钢琴那儿坐下来，戴莫夫就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对，对！彈个忧郁的曲子吧。”

柯罗斯捷列夫耸起肩膀，伸开手指头，彈了几个音，用次中音唱起来：“指給我看啊，有甚么地方俄罗斯农民不呻吟，”戴莫夫又叹一口气，用拳头支着头，沉思起来。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近来的举动非常不檢点。她每天早晨醒来，心緒总是很坏，心想她已經不爱里亚包甫斯基，因此，謝謝上帝，事情就此了結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寻思：里亚包甫斯基使她失去了丈夫，而現在，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包甫斯基；然后她想起她那些熟人說里亚包甫斯基正在为画展准备一張惊人的画儿，是用波列諾夫^①風格画成的、風俗和風景的混合画。凡是到过他画室的人，看見那种画儿，都看得入迷，不过她心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創造出这張画儿来的，总之多亏有她的影响，他才大大地变得好起来。她的影响是那么有益，那么重要，要是她离开他，那他也許会完蛋。她又想起上回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色上衣，系一根新領带，懶洋洋地問她：“我漂亮嗎？”凭他那种瀟洒的風度、长长的髻发、藍藍的眼睛，他也真的很漂亮（或者，也許只是乍一看显得漂亮吧），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想起許多事情，盘算了一陣，就穿好衣服，十分激动地坐上馬車，到里亚包甫斯基的画室去了。她发现他兴高采烈，为他自己那幅真正美丽的画儿得意。他蹦蹦跳跳，十分頑皮，不管人家提出甚么严肃的問題，他总是打个哈哈了事。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嫉妒里亚包甫斯基画出那張画儿，討厭它，可是她出于礼貌，只好在那張画儿面前默默地站了五分钟

① 波列諾夫(1844—1927)，俄羅斯的現實主義風景画家。

光景，仿佛見到甚么神圣的东西似的叹一口气，輕輕的說：

“是啊，这样的画儿以前你还从来没有画出来过。要知道，簡直叫人生出滿腔敬畏的心情呢。”

然后，她开始要求他爱她，別丢开她，要求他怜悯她这个可怜的、不幸的人。她哭，吻他的手，逼他赌咒說他爱她，还对他說：缺了她的好影响，他就会走上岔路，完蛋。等到她扫了他的兴，觉着她自己有說不尽的委屈，就坐上車到女裁縫那儿去，或者到她認識的女演員那儿去要戏票。

要是她在他的画室里沒找到他，就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說：如果他当天不来看她，她准定服毒自尽。他害了怕，就去看她，留下来吃午飯。虽然她的丈夫在座，他却并不顾忌，用話頂撞她，她也照样还敬他。两个人都覺得彼此要拆也拆不开，都覺得他們是暴君和敌人，都气憤；在气憤中却沒留意到他們两人的举动很不得体，連头发剪短的柯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飯后，里亚包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上哪儿去？”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在前厅带着憎恨瞧着他，問道。

他綳紧了臉，眯細眼睛，信口念出一个他俩都认得的女人的名字；他明明在訕笑她的醋意，有意惹她生气。她就回到她的寢室，倒在床上；她由于嫉妒、煩惱、又委屈又羞耻的感觉，咬着枕头，哇哇地哭起来。戴莫夫在客厅里丢下柯罗斯捷列夫，走进寢室，又慌張又着急，低声說：

“別哭得这么响，小母亲……这是何苦呢？……这种事千万不要声張出去……千万別让人看出来……你知道，已經过去的事是不能挽救的了。”

沉重的嫉妒簡直要弄得她的太阳穴炸开来，她不知道怎样

才能平息这种嫉妒，同时她又觉着事情仍旧可以挽回，于是她把泪痕斑斑的脸洗一下，扑上粉，飞快的跑到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女人家里去了。她在那女人家里没有找到里亚包甫斯基，就坐上車，到另一个女人家里，然后又到第三个女人家里……起初，照这样乱跑，她还觉着难为情，可是后来她跑惯了，往往一个傍晚跑遍她認識的一切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包甫斯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

一天，她对里亚包甫斯基讲起她的丈夫，

“这个人用寬宏大量压迫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每逢遇到那些知道她跟里亚包甫斯基的关系的画家，她一谈起丈夫，就把胳膊用力一摇，說道：

“这个人用寬宏大量压迫我！”

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去年一模一样。到了星期三，他們总是举行晚会。演員朗誦，画家繪画，大提琴家彈奏，歌唱演員唱歌；照例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飯厅去的門就开了，戴莫夫带着笑容說：

“諸位先生，請吃点东西吧。”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照旧找名流，找到了又不滿足，就再找。她每天晚上照旧很迟才回来；可是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經睡覺，却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甚么东西。他三点钟才上床睡覺，八点钟就起来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上戏院去，站在穿衣鏡前面，忽然戴莫夫走进她的寢室来，穿着礼服，打着白領結。他温和地微笑着，跟从前那样快活地瞧着他妻子的眼睛。他的臉放光。

“我剛才宣讀了我的学位論文，”他說，坐下来，揉着他的膝头。

“宣讀？”奧爾迦·伊凡諾芙娜問。

“嘿！”他笑了，伸出脖子去瞧鏡子里他妻子的臉，因為她仍舊背對着他站在那兒，理她的頭髮。“嘿！”他又說一遍，“你知道，他們很可能給我病理總論的講師資格。看樣子恐怕會的。”

從他那神采煥發的、幸福的臉容看得出來，只要奧爾迦·伊凡諾芙娜跟他一塊兒高興，一塊兒得意，那他樣樣事情都會原諒她，不但現在原諒，將來也一樣；他會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甚么叫做“講師資格”，或者“病理總論”；此外，她擔心誤了戲，就甚么話也沒說。

他在那兒坐了兩分鐘，然後，帶着自覺有罪的笑容走出去了。

7

那是很不平靜的一天。

戴莫夫頭痛得厲害；他早晨沒喝茶，也沒去醫院，一直躺在書房里的土耳其式長沙發上。中午十二點多鐘奧爾迦·伊凡諾芙娜照例去找里亞包甫斯基，給他看她畫的靜物寫生畫，還要問他昨天傍晚為甚么沒來看她。她覺得這張畫兒並沒甚么價值，她畫它只不過為了找一個不必要的借口到畫家那兒去一趟罷了。

她沒有拉鈴就照直走進門去看他；她在門道脫雨鞋的時候，仿佛聽見一個甚么東西輕輕跑進畫室里去了，帶着女人衣襟的沙沙聲；她趕緊往里一看，只瞧見一段棕色的女裙閃了一閃，藏到一幅大畫後面去了；有一塊黑布蒙着那張畫兒和畫架，直蓋到地板上。沒有問題，有個女人躲起來了。想當初她奧爾迦·伊凡諾芙娜自己就常在那張畫兒後面避難！里亞包甫斯基分明很

窘，仿佛对她的光临觉着奇怪似的，向她伸出两只手去，陪着笑脸说：

“啊啊！看见您很高兴。有甚么好消息吗？”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又害羞又心酸；哪怕给她一百万卢布，她也绝不肯当着那个陌生的女人，那个情敌，那个虚伪的女人的面讲一句话，那女人现在正站在画儿背后，多半在恶毒地暗笑吧。

“我带给您一幅画稿……”她用细微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她的嘴唇发抖，“Nature morte.^①”

“哦——哦！……画稿吗？”

艺术家用手接过那幅素描，一边瞧着一边走，仿佛不经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乖乖地跟着他走。

“Nature morte……上等货，”他嘟嘟囔囔地说，渐渐押起韵来了，“罗……莫……祸……”

从画室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衣襟的沙沙声。这样看来，她已经走了。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恨不能大叫一声，拿起一个重东西照准画家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走掉，可是她泪眼模糊，甚么也看不见，羞得甚么似的，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也不是画家，只是个小小的甲虫了。

“我累了……”画家瞧着那幅画稿，懒洋洋地说，摇晃脑袋，好像要打退睡意似的，“当然，这幅画儿挺不错，不过今天一幅，去年一幅，过一个月又一幅……您怎么会画不腻？换了我是您，我就不画这捞什子，认真搞音乐甚么的了。您本来就不能做画

① 法語：靜物。

家，您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多累啊！我去叫他们拿点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听见他对他的听差交代几句话。为了避免告辞和解释，尤其是为了避免哭出来，她趁里亚包甫斯基还没回来，赶快跑到门道去，穿上雨鞋，到了街上。这时候，她呼吸才算畅快，觉得她跟里亚包甫斯基，跟绘画，跟方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上的沉重的羞辱感觉，从此一刀两断了。甚么都完了！

她坐上车子到女裁缝那儿；然后去看昨天刚到此地的巴尔纳伊，又从巴尔纳伊那儿到一家乐谱店去，心里时时刻刻在想怎样给里亚包甫斯基写一封又冷又狠、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到开春或是夏天跟戴莫夫一块儿到克里木去，在那儿跟过去的生活动一刀两断，从头过起新的生活来。

傍晚很迟了，她才回到家；她没有脱掉外衣就走进客厅，坐下来写信。里亚包甫斯基对她说什么她不能做画家，现在为了报复，她就还敬他几句，写道，他年年画的老是那一套东西，天天讲的老是那一套话；她还写道，他已经站住不动，除了已有的成绩以外此后他休想有甚么成绩了。她还想写下去，说他过去大大的叨了她的好影响的光，如果他从此走下坡路，那只是因为她的影响被各式各样的暧昧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背后的那个家伙，抵消了。

“小母亲啊！”戴莫夫在书房里叫道，没有开门，“小母亲！”

“你有甚么事？”

“小母亲，你不要上我屋里来，只在门口站住好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病了。快去请柯罗斯捷列夫来。”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对丈夫素来称呼姓，她对她熟識的男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她不喜欢他的教名奥西普，因为那名字总叫她联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①，和一句俏皮話：“奥西普，爱媳妇；阿西福，开席鋪。”現在她却叫道：

“奥西普，不会的！”

“快去吧！我病了……”戴莫夫在門里面說，她可以听見他走回去，到长沙发那儿躺下来。“快去吧！”他的声音含糊地傳來。

“这是怎么回事？”奥尔迦·伊凡諾芙娜想，吓得周身发凉，“这病可是危險得很呐！”

她完全不必要的举着蜡烛走进了寢室；在那儿，她盘算着她该怎么办，无意中往穿衣鏡里看自己一眼。她瞧見她那蒼白的、惊駭的臉，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黃褶子，裙子上的特別的花条，覺着自己又可怕又难看。她忽然热刺刺地感到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种深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的年青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好久沒来睡过的那張空蕩蕩的小床；她想起来他那常在的、温和的、依順的笑容。她哀哀地哭了一場，給柯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央求的信。那已經是夜里两点钟了。

8

早晨将近八点钟的时候，奥尔迦·伊凡諾芙娜，由于沒有睡足而脑袋发沉，头发沒有梳，模样很不好看，臉上帶着慚愧的神情，走出寢室来；这时候有一位先生，留着一把黑鬍子，大概是医师，走过她面前，到門口过道里去了。屋里有药气味。柯罗斯捷

① 果戈理的剧本《欽差大臣》中的一个僕人。

列夫站在書房的門旁，用右手拈着左邊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让您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說：“这病会傳染的。况且，真的，您也不必进去。反正他在发高烧，說昏話呢。”

“他真的得了白喉嗎？”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小声問。

“老实說，他是自作孽，不可活，”柯罗斯捷列夫嘟嘟囔囔地說，沒有回答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問的話，“您知道他怎样傳染到这病的？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吸一个害白喉的男孩子的薄膜。这是为甚么？这是愚蠢……是啊，胡鬧……”

“他病得重嗎？很重嗎？”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問。

“对了，据說这是頂厉害的那种白喉。真的，应当把希列克請来才对。”

来了一个矮小的紅发男子，鼻子很长，講話带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高大、僵僵、头发蓬松的人，看样子像是輔祭长；随后又来了一个很胖的青年，生一張紅臉，戴着眼鏡。这是医师們到他們同事身旁来輪流值班。柯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并不回家，却留在这儿，像阴影似的在各房間里穿来穿去。女僕忙着給值班的医师端茶，常跑到药房去，因此沒有人收拾房間了。到处都安安靜靜，阴阴惨惨。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坐在自己的寢室里，心想这是上帝来懲罰她了，因为她欺騙了她的丈夫。那个沉默寡言、从不訴苦、使人不能理解的人，脾气温柔得失去了个性，又过分的忠厚，变得缺乏意志，为人軟弱，这时候却独自待在一个地方，躺在长沙发上受苦，一句抱怨的話也不說。要是他說出抱怨的話来，哪怕是在高热中，值班的医师也会知道毛病并不是单单出在白喉上。他們就会去問柯罗斯捷列夫。他是甚么都知道的，无怪他瞧着

朋友的妻子的时候，那眼神好像在說：她才是真正的主犯，白喉只不过是她的同謀犯罢了。現在她不再想伏尔加河上的那个月夜，也不再想那些爱情的剖白，更不想他們在农舍里的詩意生活，而只在想：她，由于无聊的空想，由于嬌生慣养，已經用一种又髒又粘的东西把自己从头到脚統統弄髒，从此休想洗得乾淨了……

“哎呀，我做假得好厉害！”她記起她跟里亚包甫斯基的那段煩心的恋爱，不由得想道。“这种恋爱真該死！……”

到四点钟，她跟柯罗斯捷列夫一块儿吃午飯。他一点东西也不吃，光是喝紅葡萄酒，皺着眉头。她呢，甚么也沒吃。她有时候暗自禱告，向上帝起誓：要是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做他的忠实妻子；有时候又暂时忘了自己，瞧着柯罗斯捷列夫，暗想：“做一个沒沒无聞的普通人，沒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生着那么一張滿是皺紋的臉，一点也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嗎？”有时候她又覺着上帝一定会立刻来弄死她，因为她担心傳染，一次也沒到她丈夫的书房里去过。总之，她心緒低沉阴郁，相信她的生活已經毀了，再怎么样也沒法挽救了……

飯后，天擦黑了。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走进客厅，柯罗斯捷列夫正躺在睡椅上睡覺，把一个金綫綉的綢垫子枕在脑袋底下。“希——普——啊，”他在打鼾，“希——普——啊。”

医师們来值班，进进出出，却始終沒有留意这分杂乱。不管一个陌生的人躺在客厅里睡覺和打鼾也好，也不管墙上挂着那么多的画儿，房間布置得那么別致也好，也不管这房子的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总之，現在，这一切全引不起一丁点儿兴趣了。有一位医师偶尔不知因为甚么笑了一声，那笑声带一种古怪而胆怯的音調，甚至听了叫人害怕。

等到奧爾迦·伊凡諾芙娜第二回走進客廳，柯羅斯捷列夫已經不在睡覺，正在坐着抽煙了。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低聲說，“心臟已經跳得不正常了。真的，事情糟了。”

“可是您去請希列克吧，”奧爾迦·伊凡諾芙娜說。

“他已經來過了。發現白喉轉到鼻子里去的，就是他。唉，希列克有甚么用！真的，希列克一點用也沒有。他是希列克，我是柯羅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時間拖得長極了。奧爾迦·伊凡諾芙娜在一張從早上起就沒收拾過的床上合衣躺下，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她夢見整個宅子里從地板到天花板，裝着一大塊鐵，只要能夠把那塊鐵搬出去，大家就會輕鬆快活了。等到醒過來，她才想起來那不是鐵，而是戴莫夫的病。

“Nature morte，禍……”她想，又變得甚么都想不起來了。“羅……莫……希列克怎麼樣？西列克……東列克……南列克……現在我的朋友們在哪儿啊？他們知道我們遭了難嗎？主啊，救救我……憐恤我！西列克……東列克……”

那塊鐵又來了……時間拖得很長，可是樓下的鐘常常敲響。門鈴一個勁兒地響，醫師們陸陸續續地來……女僕走進來，端着一個盤子，那上面擺着一個空玻璃杯；她問道：

“要我把床收拾一下嗎，太太？”

听不到答話，她就走了。下面的鐘敲着。她夢見伏爾加河上的雨；又有人走進寢室來，仿佛是一個陌生人。奧爾迦·伊凡諾芙娜跳起來，認出來那人是柯羅斯捷列夫。

“現在甚么時候啦？”她問。

“大概三點鐘。”

“哦，甚么事？”

“甚么事，好說！……我是来告訴您：他去世了……”

他嗚嗚地哭了，在床边挨着她坐下，用袖口擦眼泪。她一下子还明白不过来，可是紧跟着就周身发凉，开始慢慢地在胸前画十字。

“他去世了……”他用細微的声音再說一遍，又哭了，“他死，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來說，这是多大的損失啊！”他沉痛地說，“要是拿我們全体跟他比一比，他真称得起是个偉大的人，不平凡的人！甚么样的天才啊！他給我們大家多大的希望！”柯罗斯捷列夫接着說，絞着手，“天呐，像这样的科学家，現在我們就是打着火把也找不着了。奥司卡·戴莫夫，奥司卡·戴莫夫，你凭甚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唉唉，我的天！”

柯罗斯捷列夫灰心得用两只手蒙上臉，搖着头。

“而且他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他接着說，好像越来越气恼甚么人似的，“一个善良、純洁、仁慈的灵魂——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为科学而死。他一天到晚跟牛一样地工作，誰也不怜惜他。这个年青的科学家，未来的教授，却不得不私人行医，而且晚上干翻譯，好掙下錢来买这些……无聊的廢物！”

柯罗斯捷列夫带着憎恨瞧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伸出两只手抓起被单，气冲冲地撕扯它，倒好像都怪被单不好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別人也不怜惜他。唉，真的，空談一陣有甚么用！”

“对了，真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客厅里有人用低音說。

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回想她跟他一块儿过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所有的节目一个也不漏；她这才忽然明白：他真的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拿他跟她認識的任甚么人相比，真要

算是偉大的人。她想起去世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事的医师怎样看待他，她这才明白：他們都认定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牆啊、天花板啊、灯啊、地板上的地毯啊，好像一齐对她譏諷地眯眼，仿佛要說：“錯過机会罗！錯過机会罗！”她哭着冲出寢室，跑过客厅里一个不相識的男子的身边，奔进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从腰部以下盖着一条被子。他的臉消瘦干癟得可怕，臉色又黃又灰，活人臉上是看不見那种顏色的；只有凭了那个額头，凭了黑眉毛，凭了熟悉的微笑，才认得出他是戴莫夫。奥尔迦·伊凡諾芙娜赶快摸他的胸、他的額头、他的手。胸口还有余温，可是額头和那双手却凉得摸上去不舒服了。那对半睜半閉的眼睛沒有瞧着奥尔迦·伊凡諾芙娜，却瞧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喊叫，“戴莫夫！”

她想对他說明过去的事都是錯誤，事情还不是完全沒法挽救，生活仍旧可以又美丽又幸福；还想对他說他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偉大的人，她会一生一世地尊崇他，向他膜拜，感到神圣的敬畏……

“戴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能相信他从此不会再醒来了，“戴莫夫！戴莫夫啊！”

客厅里，柯罗斯捷列夫正在对女僕发話：

“干么一个劲儿地死問？您上教堂的門房那儿去，問一声靠养老院养活的那些老太婆住在哪儿。她們自会擦洗尸身，装殮起来——該做的事都会做好。”

1892 年

在 流 放 中

外号叫做“聪明人”的老謝敏和一个誰也不知道姓名的年輕韃靼人坐在河岸上一堆篝火旁边；另外三个渡船工人待在茅草屋里。謝敏是个六十岁光景的老人，瘦伶伶的，牙齿脫落了，可是肩膀挺寬，仍旧很健康的样子。他已經喝得醉醺醺了，他早就應該进茅屋里去睡覺，可是他衣袋里还有半瓶酒，他深怕屋里的年輕人問他要酒喝。韃靼人有病，沒精神，把身上的破衣服裹得紧紧的，正在讲西木比尔斯克省多么好，他撇在家里的妻子是多么漂亮，多么聪明。他年紀在二十五岁上下，不会超过这个岁数，現在衬着篝火的亮光，显得臉色蒼白，露出哀伤的病容，看上去像是一个孩子似的。

“当然啦，这儿不是天堂，”“聪明人”說，“你自己也瞧得明白：水啦、光秃秃的河岸啦、粘土啦，別的可就沒有了……复活节早就过去了，可是河面上还有冰，今天早晨还飘了雪……”

“坏！坏！”韃靼人說，战兢兢地往四下里看。

大約十步开外流着烏黑的、冰凉的河水；它嘟囔着，拍打着凹凸四凹的粘土河岸，很快地向遙远的海洋流去。貼近这边河岸，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那是一只大駁船，渡船船夫管它叫做“大木船”。对岸远远的有些火光，一忽儿灭了，一忽儿又亮起

来，像是小蛇在爬；这是人家在烧去年的草。蛇样的火光后面又是一片黑暗，可以听见小冰块撞在船边上的声音。天气潮湿、阴冷……

韃靼人举眼看天空。星星跟在家乡看见的一样多，四下里也是一片漆黑，可是总还缺着点甚么。在家乡，在西木比尔斯克省，星星完全不同，天空也不一样。

“坏！坏！”他反复说着。

“你会过惯的！”“聪明人”说，笑了。“现在，你还年轻，傻，你嘴唇上的奶还没干，你凭你那股傻劲觉着天下再没有比你不幸的人了，可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对自己说：‘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你瞧瞧我。过一个星期，大水退下去，我们就要在这儿摆下渡船。你们要到西伯利亚各处飘荡，我呢，却留在这儿，从这边河岸划到那边河岸。我白天晚上照这样来来去去地过了二十二年。梭鱼和鲑鱼在水底下，我在水上头。谢天谢地。我甚么也不要。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好。”

韃靼人往篝火上添些干枝子，向火跟前凑近一点，躺下来

说：“我父亲是个多病的人。等他死了，我的母亲和妻子就要上这儿来了。她们答应过的。”

“你要母亲和妻子来干甚么？”“聪明人”问，“这简直是傻，老弟。这是魔鬼迷了你的心窍；滚它的，魔鬼！你千万听不得他的话，那该死的东西。别让他得势。他拿那些女人来逗你，那你就顶他，说，‘我不希罕！’他拿自由来逗你，那你就咬住牙，对他说，‘我不希罕！’我甚么也不要！不要爹娘，不要老婆，不要自由，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我甚么也不要，滚它妈的！”

“聪明人”拿出酒瓶来，喝了一口酒，接着说：

“老弟，我不是普通的农民，不是粗人出身，而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当初我没流放的时候住在库尔斯克，我老是穿着礼服；现在呢，我却把自己磨练到这个地步：能够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大吃青草了。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到这样的生活就好。我甚么也不要，甚么人也不怕；照我瞧起来，谁也不及我闊綽，谁也不及我自由。他们把我从俄罗斯送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打头一天起就咬住了牙：我甚么也不要！魔鬼拿我的老婆，拿我的亲人，拿自由来逗我，可是我对他说：‘我甚么也不要！’我打定了主意，所以你瞧，我过得挺好，我不抱怨。谁要是魔鬼让一让步，听了他的话，哪怕只有一回，那就完了，这人就没救了；他陷进泥潭，灭了顶，休想爬出来了。不但像你们这样的傻庄稼汉会完蛋，就连老爷们，受过教育的人，也一样。大约十五年以前，他们从俄罗斯押来一位老爷，他没跟自己的兄弟平分家业，却把遗嘱假造了一下。据人家说，他是个公爵或者男爵，可是也许他只不过是个当官儿的——谁知道呢？好，这位老爷到了这儿，头一件事就是在穆霍尔青斯科叶给自己买下一所房子和一块地。‘我要靠我自己的劳动来过活，’他说，‘我要劳累得满脸出汗，因为我现在不是老爷了，’他说，‘而是移民了。’‘嗯，’我说，‘求上帝保佑您，那是好事。’当时他还是个青年，忙忙碌碌，小心在意；他往往亲手收割，打鱼，还能骑着马跑上六十俄里的路。不过，就是有一件事糟糕：打头一年起，他就骑马上盖里诺邮局去取信。他总是站在我的渡船上叹气：‘唉，谢敏，不知甚么缘故家里有好久没有给我汇钱来了！’‘您用不着钱，瓦西里·塞尔盖伊奇，’我说，‘您要钱有甚么用呢？您把过去丢开，忘掉，仿佛根本没有过，仿佛只是一场梦；您重新过活好了。别听魔鬼的话，’我说，‘他不会给您带甚么好处来，他会把您拉到绝路上去。现在您想要钱，’我

說，‘可是過不了多久，瞧着吧，您就想要別的了，隨後越要越多。要是您打算要您自己幸福，’我說，‘頂要緊的是甚么也不要。對了。……要是，’我對他說，‘要是命運狠心地欺負您跟我，那就不必跟它求情，對它叩頭，而要看不起它，笑它，要不然它就會笑您。’我就是這樣跟他說的……大約兩年以後，我把他渡到這邊岸上來，他搓着手，盡笑。‘我現在上蓋里諾去接我妻子，’他說。‘她可憐我，’他說，‘她就來了。我那個人兒啊，她心多好，多善。’他樂得氣也透不出來了。過了一天，他帶着他妻子一塊兒來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太太，戴着帽子，懷里抱着一個小女孩。各式各樣的行李，一大堆。我那個瓦西里·塞爾蓋伊奇在她身邊忙個不停；他的眼睛一會兒也離不開她，把她夸來夸去總也夸不夠。‘對了，謝敏老兄，哪怕在西伯利亞，人也活得下去！’‘哼，好吧，’我想，‘用不了多久你就樂不下去了。’從那時候起他差不多每個星期都上蓋里諾去打聽從俄羅斯匯錢來沒有。他要花許許多多的錢。‘她為我留在西伯利亞，斷送自己的青春和美麗，’他說，‘跟我一塊兒受苦，所以，’他說，‘我應當讓她過得盡量的痛快才對……’為了讓那位太太高興，他就跟那些當官的和各式各樣的壞蛋來往。當然，他得供那伙人吃喝，還得有一架鋼琴，長沙發上也總得有一條毛蓬蓬的叭兒狗才成——活見鬼！……總之，奢華，嬌寵。那位太太卻沒跟他住多久。她怎麼住得下去呢？粘土、水、寒冷，要蔬菜沒有蔬菜，要水果沒有水果。周圍全是些無知無識的人和醉醺醺的人，沒一點禮節；她呢，却是生長在大城里的、嬌生慣養的太太……當然她悶得慌。再說她丈夫，不管您怎麼說吧，現在可已經不是老爺，而是移民了——不那麼體面了。我記得，大概三年以後在聖母升天節^①前夜，有人在对岸叫喊。我划着渡船過去。我這一瞧不要緊，原來是那位太太，穿得嚴嚴

实实，跟一位年轻的老爷，一个当官儿的，一块儿来了。还有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雪橇……我把他们渡到这边岸上来，他们坐上雪橇，一阵风似的走了！一转眼他们就沒影儿了。将近早晨，瓦西里·塞尔盖伊奇赶着一辆双马马车，飞跑到渡口来。‘我妻子跟一位戴眼镜的老爷走过这儿沒有，謝敏？’‘过去了，’我說，‘您上野地里追風去吧！’他飞跑着，追他們去了。他連追了五天五夜。后来我把他渡到对岸去的时候，他往渡船上一扑，拿脑袋撞船板，哇哇地哭。‘本来就会鬧成这个样子嘛，’我說。我笑了，还拿話点他：‘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哟！’他就越发使劲地撞脑袋了……随后，他就开始巴望自由。他妻子到俄罗斯去了，当然他一心要上那儿去看她，把她从情人手里夺回来。他呀，老弟，差不多天天騎着馬飞跑，要么上邮局去，要么就进城去找长官。他老是把呈文递上去，求他們怜恤他，放他回家乡；他說光是給他們打电报，他就花了两百来个卢布。他卖掉他的土地，把房子押給犹太人。他头发白了，背也駝了，臉色姜黃，跟癆病鬼一样……要是他跟你說話，他就发出“唏哩——唏哩——唏哩”的声音……眼睛里一泡眼泪。他照这么递呈文，足足苦恼了八年，可是現在他又活了，又高兴了：他迷上了另外一样东西。你猜怎么着，他的女儿长大了。他瞧着她，他疼她。她呢，說实在的，也真不錯：长得挺好看，眉毛黑黑的，性情活潑。每到星期日他总是跟她一块儿騎着馬上盖里諾的教堂去。他俩总是并排站在渡船上，她笑，他呢，眼睛一忽儿也离不开她。‘对了，謝敏，’他說，‘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就連在西伯利亚也有幸福。瞧，’他說，‘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女儿！大概在周圍一千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俄里以內，你休想找得着另外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您的女儿不錯，’我說，‘的确，这是实話。’……可是我心里說：‘等着瞧吧……这妞儿正年輕，她的血在跳动，她要生活，可是这儿过的是甚么样的生活呢？’她果然苦悶了，老弟……她枯萎下去，枯萎下去，憔悴了，病了，現在她站都站不住了。她害了痼病。这就叫做西伯利亚的幸福，見它的鬼！这就叫做人在西伯利亚也活得下去……他老是騎上馬去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把他們帶回家去。他只要听說二三百俄里开外有个大夫或者巫师，馬上就坐車去找。为了請大夫，他花了好多的錢！要依我說，他还不如把那些錢打酒喝了的好……她反正是要死了。她一定会死的，那他可就完了。他会伤心得上吊，要不然就逃回俄罗斯去——那是一定的。他跑掉，人家抓住他，于是他受审，罰苦役，他就要嚐嚐鞭子的味道了……”

“好！好！”韃靼人嘟囔着，冷得縮起身子。

“甚么事好？”“聪明人”問。

“妻子，女儿……苦役算甚么，伤心算甚么，反正他看見妻子，看見女儿了……你說，甚么也不要！可是甚么也不要，坏！他妻子跟他一起住了三年——那是上帝賜給他的恩典。‘甚么’也不要，坏；可是三年，好。你怎么不懂呢？”

韃靼人渾身发抖，費勁地挑选他知道得很少的俄国話，結結巴巴地說是求上帝別让人在外乡生病，死掉，埋在又冷又黑的土地里才好；又說只要他妻子在他这儿来一天，哪怕只来一个钟头，那他也情願为这种幸福受任甚么样的苦，而且感謝上帝。一天的幸福总比甚么也沒有强。

后来他又說他把一个多么美丽聪明的妻子丢在家里了。然后他用双手抱住头，哭起来，向謝敏担保說他沒犯过罪，他在冤

枉地受苦。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搶走一个农民的几匹馬，把那个老头打得半死，村社审判不公，下了一个判决，把三弟兄都流放到西伯利亚来，叔叔是有錢的人，倒留在家里了。

“你会过慣的！”謝敏說。

韃靼人一声不响，用沾着泪痕的眼睛呆望着火；他的臉上現出迷茫和恐惧，仿佛仍旧完全不懂他为甚么跑到这儿来，生活在黑暗和潮湿里，在生人旁边，而不是在西木比尔斯克省。“聪明人”在火旁边躺下去，不知为了甚么緣故冷笑一声，低声哼起歌来。

“她跟她爸爸在一块儿有甚么乐子呢？”过了不大的工夫，他說。“他爱她，他得到了安慰，这話不錯；可是，老弟，你对他得加以小心，他是个严格的老头子，厉害的老头子。年輕的小妞儿可不要严格……她要温存，要哈哈，荷荷荷，要香水和头油。对了……唉，这事情，这事情哟！”謝敏叹口气，笨重的站起来。“伏特卡全喝完了，所以到睡覺的时候了。怎么样？我要走了，老弟……”

剩下自己孤单单一个人，韃靼人就再添了点干枝子，躺下去，呆望着火；他开始想他自己的故乡和他的妻子。要是他妻子能来住上一个月，住上一天，那多好；随后，要是她想回去，再让她回去好了！来住一个月，哪怕只住一天，也比甚么都沒有强。可是万一他妻子真照她应許过的那样来了，他拿甚么养活她呢？在这种地方，她住到哪儿去呢？

“要是沒有东西吃，她怎么活得下去？”韃靼人大声問。

他現在搖一昼夜的船，他們才給他十个戈比；不錯，过路的人賞茶錢、酒錢，可是大家把收下的錢全分光了，却一个也不給韃靼人，反而笑他。他穷得挨餓，受冻，害怕……現在，他周身痠

痛，发抖，本来应该上茅草屋里去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在那边没有被子盖，那儿比河岸上还要冷；这儿他也没有被子盖，可是他至少还可以烧起火来……

再过一个星期，大水完全退了，他们安排好摆渡的时候，除了谢敏以外，所有的渡船工人都用不着了；鞑靼人就得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哀求施舍，找活儿干。他妻子才十七岁；她好看，娇气，腼腆；难道她能不戴面纱，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去讨饭吗？不行，这种事就连想一想都是可怕的……

天已经亮起来，驳船、水上的河柳丛、浪花，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要是回头看，那边是粘土的高坡，坡底下有一个用深棕色麦秆铺成房顶的小屋；高一点的地方，村子里的农舍挤在一块儿。公鸡已经在村子里喔喔的啼起来了。

红褐色的粘土坡、驳船、河流、心眼不好的生人、饥饿、寒冷、疾病——也许这都不是真实的吧。鞑靼人想：这多半只是一场梦。他觉得自己在睡觉，还听见了自己的鼾声……当然，他是在西木比尔斯克省的家里，他只要站起来叫一声他妻子的名字，不管她会答应；他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里……可是，天下有多么可怕的梦呀！为甚么要有这种梦呢？鞑靼人微微笑着，睁开眼睛。这是甚么河，伏尔加吗？

天在下雪。

“要渡船啊！”对岸有人叫喊，“船啊！”

鞑靼人醒来，去叫醒他的伙伴，把船划到对岸去。渡船工人走到河岸上来，一面走，一面穿上他们的破羊皮袄，用带着睡意的沙哑嗓音相骂，冻得缩起身子。他们刚从睡梦中醒过来，河面上飘来一股刺骨的寒气，他们分明觉着这条河又可恶又可怕。他们不慌不忙的跳上大木船……鞑靼人和那三个渡船工人拿起

寬叶的长桨，在黑暗中看上去那些长桨像是螃蟹的螯；謝敏把肚子压着长船舵。对岸的喊声仍旧沒停，还放了两枪，大概以为渡船工人睡熟了，或者到村里的小酒館去了。

“得了吧，忙甚么！”“聪明人”用深信这个世界上甚么事都不必着急，反正到头来总是一场空的那种人的口气說。

粗笨沉重的駁船离开河岸，在河柳丛中間飄浮过去，只有从那慢慢向后退去的河柳才看得出来駁船不是停在原地方，而是在动。渡船工人們匀称的合着拍子划桨；“聪明人”用肚子压着船舵，他的身子在空中画了一道圓弧，从这边翻到那边去了。在黑暗中看上去，倒好像那些人坐在一种生着长爪子的上古动物的身上，騎着它走过人有时候在恶梦中会看見的那种寒冷荒漠的地方似的。

他們出了河柳丛，飄到空曠的水面上。对岸已經可以听見船桨的嘎吱嘎吱声和匀称的濺水声，就傳来了叫声：“赶快！赶快！”又过了大約十分钟，駁船沉重地撞在登陆的渡口上。

“天老是下个不完，天老是下个不完！”謝敏嘟囔着，擦掉臉上的雪，“这都是打哪儿来的，只有上帝才知道！”

河岸上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瘦老头子，穿一件短狐皮袄，戴一頂白羔皮帽子。他站在离馬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他現出阴郁的、心事重重的神情，仿佛在极力回想甚么事，对他自己的不中用的記性很生气似的。謝敏走到他面前，脫掉帽子，現出笑臉，那人就說：

“我要赶到阿納达謝甫卡去。我女儿又病重了。据說阿納达謝甫卡有一位新派来的医师。”

他們把馬車拖上駁船，划回去。謝敏称呼他瓦西里·塞尔盖伊奇的那个人，在大家划船的时候始終站在那儿不动，抵紧厚

嘴唇，瞪着眼睛发楞；車夫請求他允許在他面前抽烟，他也沒答話，好像沒聽見似的。謝敏用肚子压住船舵，譏諷的瞧着他，說：

“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活——得——下——去——哟！”

“聪明人”臉上現出得意的神情，好像他証实了一件事，好像由于事情的結局不出所料而高兴似的。那个穿短狐皮袄的男子那种不幸而狼狽的样子分明招得他十分快活。

“現在坐車，路上尽是烂泥，瓦西里·塞尔盖伊奇，”他說，这时候馬在岸上又套好車子了。“您應該过两个星期再去，到那时候路就干一点了。要不然，索性不去也罢……要是您跑一趟路，真会有甚么好处，倒也罢了，可是您自己知道，坐上車子成年累月地跑，白天晚上地跑，到头来总是一点用处也沒有的。这是实实在在的！”

瓦西里·塞尔盖伊奇一句話也沒說，賞了酒錢，坐上車子走了。

“瞧，他又跑去請医生了！”謝敏說，冷得縮起脖子，“可是要想請真正的好医生，那就跟到田野上去追風，要抓住魔鬼的尾巴一样，滾它媽的！好一个怪人，求主寬恕我这个罪人！”

韃靼人走到“聪明人”面前，带着痛恨和憎惡瞧着他，周身发抖，用不連貫的、夾着韃靼話的俄国話說：“他好……好，你坏！你坏！老爷是好人，很好，你是畜生，你坏！老爷是活人，你，死尸……上帝創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甚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石头才甚么都不要，你也甚么都不要……你是石头，上帝不爱你，爱老爷！”

大家都笑了。韃靼人輕蔑地皺起眉头，搖了搖手，把身上的

破衣服裹一裹紧，走到篝火那儿去。渡船工人们跟谢敏慢步走回茅草屋去。

“天真冷！”有一个渡船工人哑声哑气地说。潮湿的土地上铺着麦秆，他躺下去，伸直身体。

“对了。真不暖和！”另一个人同意道，“这日子真是活受罪！……”

他们都躺下睡觉。门给风刮开了。雪飘进屋里来；谁也没心起来关门：他们怕冷，而且懒得爬起来。

“我可挺好！”谢敏说，他快睡着了，“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

“你是个结实的汉子，谁都知道。连魔鬼都不来抓你。”

外面传来狗吠一样的声音。

“这是甚么声音？是谁在那儿？”

“这是鞑靼人在哭。”

“嘿！……真是个怪人！”

“他早晚会过惯——惯的！”谢敏说，立刻就睡着了。

另外几个人也很快就睡着了。门仍旧没有关。

1892年

第六病室

1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屋子，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青草；墙面的灰泥已经脱落，只剩下一点痕迹了。屋子的正面对医院，后背朝着田野，小屋和田野之间由一道钉了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端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小屋本身，都有一种垂头丧气、罪孽深重的特别气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个样子。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就请您顺着通到小屋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来，瞧瞧里面在干些甚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儿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缠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是个年老的、退伍的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了；脸相严厉而枯瘦；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了一种草原

上看羊狗的神情；他鼻子发紅，身材矮小，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思简单、說干就干、办事牢靠、笨头笨脑的人。在人間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秩序，因此相信：对他們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們的臉，打他們的胸，打他們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不会有秩序。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寬綽的大房間，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內的話，整个小屋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間。这儿墙上塗着一层混浊的淡藍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到冬天，这儿的炉子分明冒出烟来，房間里淨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釘着一排鉄格子，很难看。地板顏色灰白，滿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弄得房間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一个动物园。

房間里放着几張床，床脚釘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藍色长袍、戴着旧式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于貴族，其余的全是市民。頂靠近房門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市民，唇髭紅得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话，他很少插嘴；人家問他甚么話，他也总是不答話。人家給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卡卡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臉頰上的紅暈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癆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潑、很爱动的老头，生一把尖尖的小鬍子、烏黑的头发跟黑人那样鬚曲着。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坐在床上，不住

地像鶯那樣打唿哨，輕聲唱歌，嗤嗤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潑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去禱告，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門。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塞依卡，大約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毀的时候他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許，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医院的院子到街上去。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經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因为他是一个安靜的、不伤人的傻子，已經成了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給小孩和狗包圍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慣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沒穿长褲，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門口站住討一个小錢。有的地方給他一点克瓦斯，有的給他一点面包，有的給他一个小錢，因此他总是吃得飽飽的，滿載而归。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从他身上統統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很气愤，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見証，賭咒发誓說，从今以后他絕不让犹太人再上街，說他认为这种違背秩序的事比世界上任甚么事都坏。

莫依塞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給同伴們拿水；他們睡熟了，他就給他們盖被；他应許每个人說：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給他們每个人一个小錢，給每个人縫一頂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調羹喂他左边的邻居，一个瘫子，吃东西。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甚么人道性质的考虑，而是摹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由自主地受他的影响。

伊凡·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約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貴族家庭，做过法庭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等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間里从这头走到那

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兴奋、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顶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方脸，他的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不断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非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傍晚，有时候，他穿着破睡衣，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的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架中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甚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囈，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既认出了疯子，又认出了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总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冷酷

殘忍的鐵窗格。結果他的話就變成一首由許多古老而還沒有過時的歌合成的雜亂無章的雜曲了。

2

大約十二年到十五年以前，一個姓格羅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購置的一所房子里，這是一個有地位又有家產的人。他有两个兒子，塞爾蓋和伊凡。塞爾蓋在學堂讀到四年級的時候，得急性肺癆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給忽然降到格羅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災難開了個頭。塞爾蓋葬後不出一個禮拜，老父親因為偽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審，不久以後就在監獄醫院里害傷寒去世了。房子連同所有的動產都被拍賣，撇下伊凡·德米特里奇和他母親沒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親生前，伊凡·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學堂念書，每月收到六七十個盧布，根本不懂甚么叫做窮；現在他却得一下子改變他的生活了。他為了掙幾個小錢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館，做抄寫工作，儘管這樣却仍舊要挨餓，因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給母親維持生活了。伊凡·德米特里奇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他灰心，生病，就離開學堂，回家來了。在這兒，在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學校里謀到一個教員的位子，可是跟同事們處不好，學生也不喜歡他，不久他就辭職了。他母親也去世了。他有半年沒找到工作，光靠麵包和水生活，後來作了法庭的民法執行吏。他一直干這個差使，後來又因病被革了職。

他就是在年紀輕輕，做大學生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讓人覺得是個健康的人。他素來蒼白，消瘦，動不動就着涼；他吃得少，睡不酣。只要喝上一小杯葡萄酒，他就頭暈，發歇斯底里病。他一

向喜欢跟人們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甚么人都处不好，他没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滿心看不起地批評城里人，說是他覺着他們那种渾渾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动物性生活又恶劣又討厭。他用中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憤慨的口气說話，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是誠懇的。不管人家跟他談甚么，他老是把話題引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悶气，社会缺乏高尚的趣味，大家过着黯淡的糊塗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蕩、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飽，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他們需要学校、立論正直的地方报纸、戏院、公开的演讲、知識力量的团結；必須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評人們的时候，总是塗上濃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細致的色調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間的人是沒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沒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批評尖刻，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①。他那生来的文雅、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風、道德的純洁、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們心中勾起一种善良、热烈、忧郁的感觉。再說，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許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鬍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臉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页，几乎来不及消化。人就只能认为看书是他

① 伊凡的爱称。

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甚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或者日历，也总是抓过来，看得很起劲。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3

一年秋天，有一个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拿着一张执行票到一个市民家里去收钱。他心绪郁闷，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以前伊凡·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总是在他心里勾起怜悯和别扭的感觉；可是这回的邂逅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不知甚么缘故，他忽然觉着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被人押着走过泥地，到监狱里去。他到那个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见一个他认识的巡官，那人跟他打招呼，而且跟他并排顺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甚么缘故，他觉得这很可疑。他回到家，那一整天都没法把那些犯人和带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没法理解的内心不安，搅得他没法看书，也没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的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没见过甚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偶然间在无意中犯下罪，莫非是甚么难事吗？受人栽诬不是很可能吗？最后，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很可能吗？要知道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讨饭袋和监牢是谁也不能保险沾不上的两种东西。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甚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

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巡警、医生等，时候一长，由于司空见惯，就会变得十分麻木不仁，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所接触到的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甚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甚么都完了。那么，请您在这个离铁道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寻找正义和保障吧！再说，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仇恨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

到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的。

有一个巡警不慌不忙地走过窗口：这可不会没有缘故。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说话。为甚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特务和暗探。中午，巡警局长通常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巡警局去；可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门口一拉铃，一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奇就吓一跳，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焦躁不安；他一

遇見巡警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的是显得滿不在乎。他一連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呼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痛苦的煎熬：这可是了不得的犯罪証据！事实和常識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要是往大处看，那么被捕也好、监禁也好，其实並沒有甚么可怕的，只要良心干淨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內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尖利、痛苦。这倒跟一个隱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隱士想在一片处女林里給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地用斧子砍，树林反而长得越密，越茂盛。到头来，伊凡·德米特里奇看出来这沒有用处，就索性不再考虑，完全听凭灰心和恐惧来折磨自己了。

他开始过隱居的生活，躲着不見人。他本来就討厭他的职务，現在他簡直干不下去了。他深怕一不小心被人蒙騙，上了甚么圈套，趁他不防备往他口袋里塞一点賄賂，然后揭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了个錯，仿佛在舞弊，再不然丢了別人的錢。奇怪的是在別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来沒有像現在这样灵活机动，千变万化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来认真的担忧自己的自由和名誉。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明显的淡薄了，他的記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园附近的山沟里发现了两个快要烂完的死尸——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不談別的，專門談这两个死尸和那个沒有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奇为了避免让人家认为他杀了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見熟人，臉色就白一陣紅一陣，开始表白說再也沒有比杀害弱者和沒有保障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

假不久就弄得他筋疲力尽，他略略想了一阵以后决定：处在他的地位，他顶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整整一天，后来坐上整整一夜，然后又坐整整一天，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像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把厨房里的炉灶重新修砌一下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的工人的巡警。他悄悄的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甚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凡·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生。安德列·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伊凡·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给送到医院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到了晚上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搅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列·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不出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凡·德米特里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拿走了。

4

伊凡·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依

塞依卡；他右边的邻居是一个农民，胖得臃肿，身材差不多滚圆，脸容痴呆，完全缺乏思想的痕迹。这是一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已失去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闷人的酸臭气味。

尼基达给他打扫收拾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足力气，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拳头；可怕的还不是他挨打，这是谁都能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呆钝的动物挨了拳头，却一声不响，也不动一动，眼睛里没有一点表情，光是稍微晃一下身子，好比一只沉甸甸的桶子。

第六病室里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个市民，从前做过邮政局的检信员。这是一个矮小的、相当瘦的金发男子，脸容温和，可又带点调皮的样子。他那对聪明平静的眼睛闪着明亮快活的光芒，由此可以看出，他心里有事，有一桩很重大而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和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家拿去或者偷去，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对着同伴，把一个甚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看它；要是你在这个时候走到他面前，他就慌里慌张，赶紧从胸口扯下一个甚么东西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

“请您跟我道喜吧，”他常对伊凡·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领到带星的新丹尼斯拉夫二等勋章了。带星的二等勋章是只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甚么缘故他们为我破了例，”他微笑着说，迷惑地耸耸肩膀。“是啊，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类事我一点也不懂，”伊凡·德米特里奇愁闷地回答。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还会得着甚么勋章吗？”原先的检信员接着说，调皮地眯细眼睛。“我一定会得着瑞典的‘北极星’。为

了那样的勋章，真值得费点力气呢。那是一个白十字，一条黑丝带。那是很漂亮的。”

大概别处任甚么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个小屋里这样单调。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个大木桶那儿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脸；这以后他们就用带把的锡杯子喝茶，这是尼基达从医院正房拿来的。每人只许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麦糊，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麦糊。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看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天天这样。甚至原先的检信员也老是谈他的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难见到新人。医生早已不收疯人了，世界上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总是很少的。每过两个月，理发师谢米扬·拉扎里奇就到这个小屋里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病人理发，尼基达怎样帮他的忙，这个醉醺醺、笑嘻嘻的理发师每次光临的时候病人怎样大乱，我们不愿意再描写了。

除了理发师以外，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一看这个小屋。病人們注定了一天到晚只能看见尼基达一个人。

不过近来，医院正房那边却在流行一种相当奇怪的谣言。

风传医生似乎开始常到第六病室里去了。

5

奇怪的谣言！

安德列·叶菲梅奇·拉京算得是一个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信奉上帝，准备神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神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内外科的医生，大约刻薄地挖苦他，并且干脆声明说，要是

他去做神甫，他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列·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应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没出家做神甫。他并不显得篤信宗教，他初作医生时候跟现在一样不像是个信教的人。

他的仪表笨重、粗俗，跟农民一样；他的脸相、鬍子、平順的头发、又壮又笨的体格，都叫人联想到大道边上小酒馆里那种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那严厉的脸上布满細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紅。他身材高，肩膀寬，因而手脚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准能制人死命似的。可是他的脚步輕，走起路来謹慎，仿佛要溜到哪儿去似的；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見了誰，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說一声“对不起！”而且他那讲话声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又細又柔的中音。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不大的瘤子，使他没法穿浆硬的衣領，因此他老是穿軟麻布或者棉布的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总是到犹太人的鋪子^①里去买，經他穿在身上以后，就跟旧衣服一样又旧又皺；他看病也好，吃飯也好，拜客也好，总是穿着那套衣服；可是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嗇，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列·叶菲梅奇到这个城里来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乱七八糟。病室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工役、助理护士和他們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說这地方没法住，因为蟑螂、臭虫、耗

① 这种鋪子里的东西价錢便宜。

子太多。外科病室里总少不了丹毒。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溫度計連一个也沒有；浴室里堆着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員、助理医师，一齐向病人勒索錢財；据說安德列·叶菲梅奇的前任，一个老医生，大概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助理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城里人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把它們說得言过其实，可是大家对待这种現象心平气和；有人还辯白說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市民和农民，他們不会不滿意，因为他們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拿松鸡来給他們吃啊！还有人辯白說：沒有地方自治会資助，单靠城市是沒有力量維持一个好医院的；謝天謝地，这个医院即使差一点，可也总算有了一个啊。新成立的地方自治会呢，在城里也好，在城郊也好，根本沒有开办診療所，推托說城里已經有医院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視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而且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頂合理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門。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还办不了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沒有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垢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們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們自己消灭。再說，人們既然开办一个医院，容許它存在下去，那一定是因为他們需要它；偏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們会化成有益的东西，如同糞肥变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沒有一种好东西在初生的时候会不沾一点骯髒的。

等到安德列·叶菲梅奇上任以后，他对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分明相当冷淡。他只要求医院的工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购置了装满两个柜子的外科工具；至于总务科长、女管

理員、副醫師、丹毒等，仍舊維持原狀。

安德列·叶菲梅奇十分喜愛智慧和正直，可是講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種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也缺乏信心來維護自己這種權利。下命令、禁止、堅持，他根本辦不到。仿佛他賭過咒，永遠不提高喉嚨說話，永遠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說一句“給我這個”或者“把那個拿來”是很困難的；他要吃東西的時候，總是遲疑地嗽一嗽喉嚨，對廚娘說：“我的茶 怎麼樣了？……”或者“我的飯怎麼樣了？……”至於吩咐總務處長不要貪污，或者趕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這個不必要的寄生職位，他是根本沒有力量辦到的。安德列·叶菲梅奇遭到欺騙或者受到奉承，或者有一份他分明知道是捏造的賬單送來請他簽署的時候，他就把臉脹得跟龍蝦一樣紅，覺着于心有愧，不過還是簽了名。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說挨了餓，或者怪助理護士粗暴，他就慌慌張張，慚愧地嘟囔道：

“好吧，好吧，以後我來調查一下……這多半是出了甚麼誤會……”

起初安德列·叶菲梅奇工作得很勤快。他每天從早晨到吃午飯的時候一直給病人看病，動手術，甚至接生。女人們說他工作用心，診病很靈——特別是婦科病和小兒科病。可是日子一長，這工作單調無味而且顯然無益，他分明厭煩了。今天接診三十個病人，到明天一瞧，加到三十五個了，後天又加到了四十個，照這樣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城里的死亡率並沒減低，病人仍舊不斷的來。從早晨到吃午飯的時候要對四十個門診病人真正有所幫助，那是體力上辦不到的，因此這就不能不成為騙局。一年接診一萬二千個門診病人，如果簡單地想一想，那就等於欺騙了一萬二千人。講到把病重的人送進病房，照科學的規則給他

們治病，那也是辦不到的，因為規則倒是有，科學卻沒有；要是他丟開哲學，照別的醫生那樣一板一眼的依規則辦事，那麼第一要緊的事情就是取消骯髒，改成乾淨和通風，取消臭烘烘的酸白菜湯，改成有益健康的營養食品，取消盜賊，改用好的助手。

不過話說回來，既然死亡是每個人的正常的、注定的結局，那又何必攔着他死呢？要是是一個小商人或者小官兒多活個五年十載，那又有甚麼好處呢？要是認為醫療的目的在於借藥品減輕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個問題來：為甚麼要減輕痛苦呢？第一，據說痛苦可以使人達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類要是真學會了用藥丸和藥水來減輕痛苦，就會完全拋棄宗教和哲學，可是直到現在為止，在這兩種東西里，人們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種煩惱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臨死受到極大的痛苦，可憐的海涅躺在床上癱了好幾年；那麼其餘的人，安德列·葉菲梅奇也好，瑪特辽娜·薩維希娜也好，生點小病有甚麼關係？反正他們的生活根本沒有甚麼內容，再要沒有痛苦，就會完全空虛，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樣了。

安德列·葉菲梅奇滿腦子是這類想法，心灰意懶，不再天天上醫院去了。

6

他的生活是這樣過的。早晨他照例八點鐘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後他在書房里坐下來看書，或者到醫院去。那邊，在醫院里，門診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過道里等着看病。醫院的工役和助理護士從他們身邊的磚地上跑來跑去，皮靴頓得很響；穿着長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從這兒過路；死尸和裝滿髒東西的器

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風吹进来。安德列·叶菲梅奇知道这种环境对发燒的、害肺癆的、一般敏感的病人算得是苦刑，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在接診室里，他遇見他的助理医师塞尔盖·塞尔盖伊奇，那是一个矮胖子，臉蛋肥胖，洗得干干净净，鬍子刮光，态度温和沉稳，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說像助理医师，倒不如說像参議員。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做得很大；他打着白領結，自以为比医生精通医术，因为医生不另外私人行医。在候診室的墙角神龕里放着一个大神像，面前点着一盞笨重的灯，旁边有一个讀經台，蒙着白罩子。墙上挂着主教的像、圣山修道院的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車菊。塞尔盖·塞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神像是由他出錢設置的；每到礼拜天，他指定一个病人在这接診室里大声念贊美歌；念完以后，塞尔盖·塞尔盖伊奇就亲自拿着香炉，搖着它，散出里面的熏香，走遍各病室。

病人很多，可是時間很少，因此診病工作就只限于問几句簡短的話，发給一点药品，例如揮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等等。安德列·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臉頰，沉思着，随口問話。塞尔盖·塞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时不时的插一句嘴。

“我們生病，受穷，”他說，“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好好的向仁慈的上帝禱告。对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診病的时候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見血就会不自在的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嚨，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鬧声就会使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連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診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語，再加上身边坐着

的庄严的塞尔盖·塞尔盖伊奇、墙上的像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问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话，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助理医师接着看下去。

安德列·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行医，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搅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一半薪水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本杂志《医生》，而且他总是从最后一页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连看好几个钟头，中间不停顿，也不觉着累。他看书不像伊凡·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立着一瓶伏特卡，旁边放一根腌黄瓜或者盐渍的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伏特卡，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终没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伸出手去摸到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三点钟，他就小心的走到厨房门口，嗽一嗽嗓子说：“达留希卡，我的午饭怎么样了？……”

吃过一顿烧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饭以后，安德列·叶菲梅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终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门口探进来达留希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

“安德列·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她不安地问。

“沒有，還沒到時候……”他回答。“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通常到了將近傍晚的時候，郵政局長米哈依爾·阿威良內奇來了，他在城里人當中是唯一沒有惹得安德列·葉菲梅奇討厭的人。米哈依爾·阿威良內奇從前是很有錢的地主，在騎兵隊里當差，後來家道中落，為貧窮所迫，晚年就到郵政部門里來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絡腮鬍子蓬蓬松松，風度文雅，嗓音響亮而好聽。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氣躁。每逢郵政局里有個主顧提出抗議，或者不同意他的話，或者剛要辯理，米哈依爾·阿威良內奇就脹紅臉，周身發抖，雷鳴似地叫道：“閉嘴！”因此這個郵政局早就出了名：到這個機關去一趟可真要戰戰兢兢啊。米哈依爾·阿威良內奇喜歡而且尊重安德列·葉菲梅奇，因為他有學問，心靈高尚；可是他對本城的別的居民總是很高傲，仿佛他們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來啦！”他走進安德列·葉菲梅奇的房間說。“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經討厭我了吧，對不對？”

“剛好相反，我很高興，”醫生回答說。“我見着您總是很高興。”

兩個朋友在書房里長沙發上坐下來，沉默的抽一会儿煙。

“達留希卡，我們的啤酒怎麼樣了？”安德列·葉菲梅奇說。

他們仍舊一句話也沒說地把第一瓶酒喝完；醫生沉思着，米哈依爾·阿威良內奇現出暢快而活潑的神情，仿佛有甚么有趣的事要講一講似的。談話總是由醫生開頭。

“多麼可惜啊，”他輕輕地、慢慢地說，搖着頭，沒有瞧他朋友的臉（他從來不瞧人家的臉）——“真是可惜極了，我尊敬的米哈依爾·阿威良內奇，我們城里簡直沒有一個人能夠聰明而有趣

地談一談天，他們也不喜歡談天。這對我們就是很大的苦事了。就連知識份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你担保，他們的知識水平一点也不比下等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当然知道，”医生接着轻声說，音調抑揚頓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現以外，一切都是渺小而沒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动物中間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綫，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人类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来源了。可是在我們四周，我們却看不見，也听不見智慧，这就是說我們的快乐被剝夺了。不錯，我們有书，可是这跟活潑的談話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許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話，那我就說：书是音符，談話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出来，站在門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茫然的感伤神情听着。

“唉！”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叹口气。“要希望現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識份子多么聰明，他們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錢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做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險、交鋒是甚么样子啊！甚么样的朋友，甚么样的女人！再說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軍官的軍服，一到傍晚就騎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帶。据說她跟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風流韵事。

“天后，我們的母親啊……”達留希卡嘆道。

“那時候我們怎樣的喝酒！我們怎樣的吃飯啊！那時候有多少麼激烈的自由主義者！”

安德列·葉菲梅奇听着，卻沒聽進去；他一邊喝啤酒，一邊在想甚麼。

“我常常盼望聰明的人，盼望跟他們談天，”他忽然打斷米哈依爾·阿威良內奇的話說。“我父親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響下硬叫我做醫生。我覺得當時要是沒聽從他的話，那我現在一定處在思想運動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學一個系里的教員了。當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變動無常的，可是您已經知道我為甚麼對它有偏愛。生活是惱人的牢籠。一個有思想的人到了成熟時期，對生活有了成熟的感觉，就不能不感到他關在一個無從脫逃的牢籠里面。實在，他從虛空中活到世上來原是由不得自己作主，被偶然的條件促成的……這是為甚麼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義和目的，人家却甚麼也說不出來，或者跟他說些荒唐話；他敲門，可是門不開。隨後死亡來找他，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監獄里的人被共同的災難聯系着，聚在一塊兒就覺着輕鬆得多一樣，喜歡分析和歸納的人只要湊在一起，說說彼此的驕傲而自由的思想來消磨時間，也就不覺得自己是關在牢籠里了。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智慧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的快樂。”

“完全對。”

安德列·葉菲梅奇沒有瞧朋友的臉，繼續輕聲講有智慧的人，講到跟他們談天，他的話常常停一下再往下講；米哈依爾·阿威良內奇專心地听着，同意說：“完全對。”

“您不相信靈魂不死吧？”郵政局長忽然問。

“不相信，我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古板，你也该死啦！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别信这话，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甚么样的穷乡僻壤来啦！顶恼人的是我们得死在这儿。唉！……”

7

安德列·叶菲梅奇送走朋友以后，就在桌旁坐下，又开始看书。傍晚的宁静以及后来夜晚的宁静，没有一点响声来搅扰。时间也仿佛站住，跟医生一块儿呆呆地看书，好像除了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以外，甚么也不存在似的。医生那粗俗的、农民样的脸渐渐放光，在人类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入迷的笑容。“唉，为甚么人不会长生不死呢？”他想。为甚么人要有脑中樞和脑回，为甚么人要有视力、说话能力、自觉能力、天才呢？这些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到头来跟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在几百万年中間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只为了叫人变凉，然后去旋转，那根本用不着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差不多神圣的智慧从虚无中拉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他变成泥土。

这是物质的变换！可是用这种代替长生不死的东西来安慰

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要低劣，因为，不管怎样，愚蠢总还含得有自觉和意志，在那种过程里却甚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满心害怕而忘了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反正将来尸体会重又长成青草，长成石头，长成癞蛤蟆的……在物质的变换中看见人的长生不死，就像一个宝贵的提琴破碎了，沒用了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灿烂前途一样的古怪。

每逢时钟敲响，安德列·叶菲梅奇就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为的是思索一会儿。他在刚从书上读到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不由得把他的过去和现在考察一下。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如今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凉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医生住宅附近的那所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垢中受苦；有的人也许没睡觉，正在跟虫子打仗；有的人正在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伏特卡。每年有一万二千个人受到欺骗，全部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口角、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医院仍旧是个不道德的机构，而且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他知道尼基达在那安着铁窗子的第六病室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塞依卡每天到城里走来走去讨饭。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欣喜。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果夫认为就连 in spe^①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县医生都

「敢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了；腹腔切开术在一百次当中只有一次是致命的；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没人来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士德与科和的发明、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我们俄罗斯的县医生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近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治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②。现在不再往疯子的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据报纸上说甚至为他们开舞会，演戏了。安德列·叶菲梅奇知道：就现代的眼光和水平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道两百俄里远的偏僻小城中才会出现，因为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③搞得稀烂了。

“可是话说回来，这又怎么样呢？”安德列·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这又怎么样呢？有防腐方法也好，有科和也好，有巴士德也好，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疾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可见这都是空话和胡扯，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分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淡漠。这大概是由于疲劳的缘故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使它舒服一点，暗想道：

① 拉丁文：在将来。

② 高加索的海拔很高的山峰。

③ 法国大革命时民众所捣毁的黑暗监狱。

“我在做有害的事；我欺騙老百姓，却从他們那儿拿我的薪水。我不正直。不过，話要說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当地官員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因此，讲到我的不正直，該負責的不是我，而是时代……要是我生在二百年以后，我就会不同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吹熄灯，走进寢室。他并不困。

8

两年前，地方自治会表示慷慨，議决每年撥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供城中医院作扩充医务人员用，直到将来地方自治会的医院开幕为止；县医生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霍包托夫应邀进城来协助安德列·叶菲梅奇。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还是个很年輕的人，甚至沒到三十岁；他身材高大，头发发黑，顴骨高，眼睛小；他的祖先多半是異族人。他来到本城的时候，一个錢也沒有，只有一个又小又破的皮箱，还帶着一个难看的年輕女人，他管她叫厨娘。这女人有个要喂奶的孩子。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出門总穿高統靴，戴一頂硬帽沿的圓鵝舌帽，冬天穿一件短羊皮袄。他跟助理医师塞尔盖·塞尔盖伊奇和會計主任交成了好朋友，可是不知甚么緣故却把別的职员叫做貴族，而且躲着他們。在他的整个住宅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維也納医院最新处方》^①。他去看病人，总要随身帶着这本书。一到傍晚他就上俱乐部里去打台球，可是不喜欢打牌。他在談話中很喜欢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廢話已极”，“故布疑陣吧”，等等。

^① 《第六病室》发表在一八九二年，这里是說那本书相当旧了。

他每个礼拜到医院里来两次，到病房里查一趟，给病人看病。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放血用拔血罐，这些都使他愤慨，可是他也沒有运用新方法，怕的是这样会得罪安德列·叶菲梅奇。他把他的同行安德列·叶菲梅奇看做老滑头，疑心他有很多的錢，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謀到他的职位才好。

9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經沒有雪，白头翁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生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門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塞依卡带着他討到的东西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浅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口袋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錢！”他对医生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列·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絕別人的要求，就給他一个十戈比的銀币。

“这多么糟！”他想，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紅又瘦的脚后跟。“瞧，都湿了。”

他带着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觉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頂，时而看一看他的脚后跟，走进了小屋。医生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列·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給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去一趟吧。用我的名义好了。就說是我請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門开着。伊凡·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

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生。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病室中央，脸色气愤、通红，眼睛爆出来。

“医生来啦！”他喊了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医生赏光，到我们这儿来啦！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气得不得了，这可是以前病室里谁也没见过的。他跺着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它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列·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来，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为甚么？”

“为甚么？”伊凡·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颤巍巍地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甚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列·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你担保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要是可能的话，消一消气；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甚么生气？”

“那么您为甚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了。那么，为甚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替大家关在这儿像替罪羊似的？您、助理医师、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就道德来说，比我们每个人不知要低多少；那为甚么我们得关起来，你们

却不关起来？道理在哪儿呢？”

“道德和道理跟这些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誰要是关在这儿，誰就只好待在这儿；誰要是沒关起来，誰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做医生，您做精神病人，这是既說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剛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廢話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奇用悶悶的声調說，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生的面搜莫依塞依卡。莫依塞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紙片、小骨头摊在床上，一面仍旧冻得打哆嗦，一面用犹太話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說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开了一个鋪子了。

“請您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奇說，他的嗓音发顫。

“不行。”

“可是为甚么？为甚么呢？”

“因为我办不到。請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有甚么好处呢？您出去試試看。城里人和巡警会扣留您，把您送回来的。”

“不錯，不錯，这倒是实在的……”伊凡·德米特里奇說，用手心擦着脑門。“这真可怕！可是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列·叶菲梅奇喜欢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声調、他那年輕聰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臉相。他有心对这青年和气一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来，想了一想，开口說：

“您問我該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頂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沒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經病人和一般不穩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件不可避免

的事。”

“这是对任甚么人都沒有必要的。”

“只要有監獄和瘋人院，那就總得有人關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個人。您等着吧，到遙遠的將來，監獄和瘋人院結束了它們的存在的時候，也就不會再有窗上的鐵格，不會再有這種長袍了。當然，那個時代是早晚要來的。”

伊凡·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說起笑話來了，”他說，眯細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達之流的老爺們跟將來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不過您放心就是，先生，好日子總要來的！讓我用俗話來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儘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會放光，真理會勝利，那時候節日會來到我們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會死掉，不過總有別人的曾孫會等到的。我用我整個靈魂向他們歡呼，我高興，為他們高興！前進啊！求主保佑你們，朋友們！”

伊凡·德米特里奇閃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來，向窗子伸出手去，繼續用含着激動的聲調說：

“我從這些鐵條里面祝福你們！真理萬歲！我高興啊！”

“我看不出有甚么高興的理由，”安德列·叶菲梅奇說，他覺得伊凡·德米特里奇的舉動像是演戲，不過他也还是很喜歡。“將來，監獄和瘋人院都不會有；真理會像您所說的那樣勝利；不過要知道，萬物的本質不會變化，大自然的法則也仍舊一樣。人還是會像現在這樣的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將來會有多么壯麗的黎明來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頭來還是會躺進棺材，釘上釘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麼，長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服尔德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发明出一个上帝来。我深深的相信，要是现在没有长生不死，人的伟大智慧早晚也会把长生不死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列·叶菲梅奇说，满意地微笑起来。“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会生活得很痛快。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甚么环境里，您都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此外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比这更高的幸福呢。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两种幸福。戴奥吉尼^①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地球上所有的皇帝都快乐。”

“您那戴奥吉尼是个傻瓜，”伊凡·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么跟我提甚么戴奥吉尼，说甚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的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如饥如渴地要生活，如饥如渴！”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声音说：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人来找我，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

① 戴奥吉尼(纪元前412?—313?),希腊哲学家。

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烦忙……那么，请您告诉我，外头有甚么新闻吗？”伊凡·德米特里奇问。

“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有甚么可说的呢？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谈话。至于新来的人，也没有。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包托夫的年轻医生。”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人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慧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甚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我们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凡·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了。

“一般的情形怎么样呢？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些甚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生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甚么文章，叙述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甚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来，用背对着医生了。

“您怎么啦？”安德列·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凡·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

“躲开我！”

“这是为甚么？”

“我跟你說：躲开我！干么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列·叶菲梅奇聳一聳肩膀，嘆口氣，出去了。他走過前堂的時候說：

“把這兒打掃一下才好，尼基達……氣味難聞得很！”

“是，老爺。”

“多麼招人喜歡的青年！”安德列·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住宅，一面想。“從我住到這兒來的那天起，這些年來，這好像還是我所遇見的第一個能夠談一談的人。他會用腦筋，他所關心的也正是應該關心的事。”

這以後，他看書也好，後來上床睡覺也好，總是想着伊凡·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認識了一個有頭腦、有趣味的人，決定一有機會一定要再去看他一趟。

10

伊凡·德米特里奇仍舊照昨天那種姿勢躺着，手捧着头，腿縮起來。他的臉却使人看不見。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列·叶菲梅奇說。“您沒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說，“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聽見我說一個字。”

“奇怪……”安德列·叶菲梅奇狠狠地嘟囔着。“昨天我們談得挺和氣，可是忽然間不知甚麼緣故，您惱氣了，一下子甚麼也不肯談了……大概總是我說了甚麼不得體的話，再不然也許說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話……”

“哼，居然要我来相信您這套話！”伊凡·德米特里奇說，坐起來，帶着譏諷和驚慌的神情瞧着醫生。他的眼睛發紅。“您盡可以上別處去偵察，探訪，可是這兒却用不着您來。我昨天就已

經明白您为甚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生笑着說。“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嗎？”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医生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訪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諒我說句实話，您是个甚么样的……怪人啊！”

医生在床旁边一張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搖搖頭。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話不錯吧，”他說，“就算我在阴險地套出您的甚么話来，好把您告到巡警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难道您在法院里，在監獄里，会比待在这儿还要糟嗎？就算您发配到一个边远地区去，或者甚至被判做苦工，难道会比关在这个病室里还要糟嗎？我觉得那也不見得更糟……那么您有甚么可怕的呢？”

这些話分明对伊凡·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五点钟——在这种时候安德列·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間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問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沒有。外面沒有風，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蹣跚蹣跚，順便走进来看看您，这您是看得出来的，”医生說。“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現在是几月？三月嗎？”伊凡·德米特里奇問。

“是的，三月尾。”

“路上很烂嗎？”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經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够坐上一輛敞篷馬車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錯，”伊凡·德米特里奇說，揉揉他的紅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書房……請一

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經好久沒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可是这儿样样东西都招人噁心！可恶得叫人受不了！”

經過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话不大有勁了。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臉相看得出来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而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並沒有甚么差別，”安德列·叶菲梅奇說，“人的恬靜和滿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內心。”

“您这话是甚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說从馬車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已內心找那些东西。”

“請您上希腊去宣傳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滿是橙子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誰談起戴奥吉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跟我，那是在昨天。”

“戴奥吉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沒有这些东西也已經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橘子和橄欖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住，那他慢說在十二月里，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縮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的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觉得。瑪尔科斯·奥瑞里斯^①說：‘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观念，丢开它，不訴苦，痛苦就会消灭。’这话說得中肯。大圣大賢，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們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因为蔑視痛苦；他們永远心滿意足，对任甚么事都不覺着奇怪。”

① 瑪尔科斯·奥瑞里斯(121—180)，罗马帝国皇帝、哲学家。

“那么我就該算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滿足，对人的卑劣覺得惊讶。”

“您这話說錯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攪得我們心思不定的外界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了。”

“理解……”伊凡·德米特里奇学着說，皺起眉头。“外界，内部……对不起，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生說，“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經把我創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质組織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是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憤慨；看見肮髒，我就憎恶。依我看来，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它越高，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自己是医生，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視痛苦，永远知足，对任甚么事也不覺得奇怪，人得先弄到这种地步才成，”伊凡·德米特里奇指了指肥胖的、滿身是肥肉的农民，“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才能对苦难失去一切知覺，換句話說，那就得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賢，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接着說，“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剛好相反，你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一心要摹仿的那些禁欲主义者，是些优秀的人，可是他們的学說即使在两千年前也已經停滯不前，将来也不会前进一步，因为那种学說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說只在那些終生終世研究和賞玩各种学說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却永远不懂。任何主張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

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因为这个绝大部分的人从来也没有领略过甚么叫做富裕，甚么叫做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就等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也许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许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禁欲主义者的学说绝不会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啊……”

伊凡·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他的思路，停住口，烦躁地揉着额头。

“我本来想说甚么要紧的话，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甚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禁欲主义者为了给一个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说就连禁欲主义者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到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接受痛苦，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杯子离开他！^①”

伊凡·德米特里奇笑着，坐下去。

“就算人的恬静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就算人得蔑视痛苦，对任甚么事也不觉着奇怪。可是您到底是

① 见《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六节。

在甚么基础上宣傳这种道理呢？您是圣賢嗎？您是哲学家嗎？”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宣傳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甚么自以为有資格談理解生活、蔑視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甚么叫做痛苦？容我問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嗎？”

“沒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罰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小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們还是来談您。您有生以来从沒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誰也沒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結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錢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謀到了这个俸祿很高而又不必做事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錢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僕人，同时您有权利爱干甚么就干甚么，又有权利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邈邈的懶汉，所以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布置得不让任甚么事来打搅您，不让任甚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离开原地方。您就把工作交給助理医师跟別的混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安静的地方坐着，攢錢，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問題，”（說到这儿，伊凡·德米特里奇看着医生的紅鼻子）“并且喝酒。总之，您并沒見識过生活，您对生活了解得并不充分，对现实只有理論上的認識。至于您蔑視痛苦，对任甚么事也不覺得奇怪，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簡單的理由：甚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內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等等，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懶汉的哲学。比方說，您看見一个农民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俩早晚都要死的；

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污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灌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灌酒的结果也是死，不灌酒的结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唉，那有甚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观念罢了；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灾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走你的，别打搅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他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换个别人，在答话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甚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没有的。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很合理，因为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根本没有甚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良心却清清白白，而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精神，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凡·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了一下，您恐怕就要扯开喉咙大叫起来了！”

“话说回来，也许我并不叫呢，”安德列·叶菲梅奇说，温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子和莽汉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身分当众侮辱您一场，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新奇，”安德列·叶菲梅奇说，满意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觉得很有意思；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实在精彩。我得承认，跟您谈话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要请您费心听我说一说

了……”

11

这次谈话接下去又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分明给安德列·叶菲梅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天天上这个屋子里来。他早晨去，吃过午饭后也去，到了天近黄昏，他往往仍旧在跟伊凡·德米特里奇交谈。起初伊凡·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点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开表示自己的敌意。可是后来他跟他处熟了；他那严厉的态度就换成了鄙夷的讥讽态度。

不久医院里传遍一种流言，说是安德列·叶菲梅奇医生开始访问第六病室了。塞尔盖·塞尔盖伊奇也好，尼基达也好，助理护士也好，谁都不明白他为甚么上那儿去，为甚么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到底在谈些甚么，为甚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达留希卡很心慌，因为现在医生不按一定的时候喝啤酒，有时候连吃饭都来迟了。

一天，那已经是在六月末尾，霍包托夫医生因为有事而去找安德列·叶菲梅奇。他发现医生没有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指点他，说老医生去探望精神病人了。霍包托夫走进小屋，在前堂站住，听见了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反而像蚂蝗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我呢，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却不断地受苦。因为这个缘故，我老实对您说，我认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资格。您不配教导我。”

“我根本沒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列·叶菲梅奇低声說，很歉然，因为对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問題不在这儿，我的朋友。問題不在于您受过苦，我沒受过。欢乐和痛苦都是暫时的；我們丟开这些，不去管它吧。要紧的是您跟我都会思考，我們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那么不管我們的見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們联系起来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厌恶那种普遍存在的糊塗、庸碌、迟鈍，而我每次跟您談話的时候是多么快活就好了！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觉得跟您相处很快活。”

霍包托夫推开一点門縫，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凡·德米特里奇跟安德列·叶菲梅奇医生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眼，打哆嗦，顫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医生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低着头，臉色发紅，显得凄苦而悲伤。霍包托夫耸一耸肩膀，冷笑一声，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一耸肩膀。

第二天霍包托夫跟助理医师一块儿到小屋里来。两个人站在前堂偷听。

“咱們的老头儿似乎完全发了疯！”霍包托夫走出小屋时候說。

“主啊，怜恤我們这些罪人！”庄重的塞尔盖·塞尔盖伊奇叹道，小心地繞过泥塘，免得弄髒他那双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实說，尊敬的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我早就料着会出这样的事了！”

这以后，安德列·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

气。工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見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說話。往常他总是很願意在医院花园里碰見总务处长的小女儿瑪霞，可是現在每逢他帶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脑袋，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听他講話，也不再說“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張起来，含糊的說：“是，是，是……”而且帶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甚么緣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伏特卡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細心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的說，只是暗示一下，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談到团部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列·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包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吃溴化鉀^①。

八月里安德列·叶菲梅奇收到县长一封信，說是很要紧的事請他去談一談。安德列·叶菲梅奇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了县参議會，发現在座的有軍事长官、县立学校的校长、参議会的議員、霍包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黃的紳士，經過介紹，原来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馬場上，現在湊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公文牽涉到您的机关，”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圍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参議員对安德列·叶菲梅奇說。“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剛才在这儿对我们說起医院正房里的药房嫌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小屋里去。这当然沒有問題，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問題在于小屋需要修理了。”

① 一种医治神經的鎮靜剂。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列·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說。
“比方說，要是院子角上那个小屋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話，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經呈报过，”安德列·叶菲梅奇低声說下去，
“照現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來說，是一种超过了它負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經費跟現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錢太多了。我想，換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的錢来維持两个模範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参議員活跃地說。

“我已經呈請过把医疗部門移交地方自治会办理。”

“对，要是把錢撥給地方自治会，他們就会把它貪污了事，”头发金黄的医生笑着說。

“事情常常会这样的，”参議員同意，也笑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生說：

“我們得公道才对。”

他們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甚么緣故，軍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列·叶菲梅奇的手說：

“您完全把我們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們这班人来往一定覺着沒意思。”

大家紛紛談到一个正派人住在这样的城里多么无聊。沒有戏院，沒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舞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人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飲食間里，或者打牌。安德列·叶菲梅奇沒有用眼睛瞧着任何人，低声

慢慢讲起来，說到城里人把他們生命的精力、他們的心灵、他們的智慧，都耗費在打牌和造謠上，他們不善于，也不願意，把時間用在有趣的談話和讀書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真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出色，至于別的一切东西，那都是卑賤而渺小的。霍包托夫专心地听他同事講話，忽然問道：

“安德列·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他和金黄头发的医生就用一种連自己也覺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盘問安德列·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預言家。

回答最后一个問題的时候，安德列·叶菲梅奇臉紅了，說：

“是的，他有病，不过他是一个有趣味的青年。”

他們沒有再問他別的話。

等到他在前厅穿上大衣，軍事长官就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說：

“現在我們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啦！”

安德列·叶菲梅奇走出參議會，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精神能力的委員會。他回想他們对他提出的种种問題，就脹紅了臉，而且不知因为甚么緣故，生平第一回沉痛的为医学惋惜了。

“我的天啊，”他想起那些医生剛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們前不久剛听完精神病学的課，应过考，那怎么会这样糊塗透頂？他們連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沒有！”

他生平第一回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

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来看他。这位邮政局长

沒有向他打招呼，就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雙手，用激動的聲調說：

“我親愛的，我的朋友，請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真誠的感情，而且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列·葉菲梅奇開口講話，激動地接着說下去：“我因為您有教養，您靈魂高尚而愛您。听我說，我親愛的。那些醫生受科學規章的限制，不能對您說真話，可是我要像軍人那樣實話實說：您的身體不大好啊！對不起，我親愛的，可是這是實話；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這一點了。葉甫根尼·菲奧朵雷奇醫生剛才對我說：為了您的健康，您務必要休養，散散心才成。完全對！好極了！過幾天我就要度假日，出外去換換空氣。請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們一塊兒走！我們一塊兒走，照從前那樣去找一找樂子。”

“我覺得我的身體十分好，”安德列·葉菲梅奇想了一想，說。“我不能走。請您容許我用別的办法來向您表明我的友情吧。”

丟開書本，丟開達留希卡，丟開啤酒，一下子打破已經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毫無理由地出外走一趟——這種想法一開頭就使他覺着又荒唐又離奇。可是他想起了參議會里的那番談話，想起了他從參議會出來，回家時候的沉重心情；那麼暫時離開這個城，躲開那些把他看做瘋子的愚蠢的人，倒也未嘗不可。

“您究竟打算上哪兒去？”他問。

“到莫斯科去，到彼得堡去，到華沙去……在華沙，我消磨過我一生中頂快樂的五個年頭。那是多麼了不起的城啊！去吧，我親愛的！”

一个星期以后，人們向安德列·叶菲梅奇暗示，要他休养，那就是說要他把辞呈递上去，他滿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以后，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和他坐上一辆邮車，到就近的火車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蔚藍，远处風景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离火車站有两百俄里远，坐馬車走了两天，在路上住了两夜。每逢在驛站上，他們喝的茶是用沒有洗干淨的杯子盛来，或者車夫套馬費的时间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就脹紫了臉，周身打抖，嚷道：“閉嘴！不准强辯！”一坐上馬車，他就一会儿也不停地說話，讲起他当初在高加索和波兰帝国旅行的情形。他有过甚么样的奇遇，甚么样的遭际啊！他讲得很响，同时还惊奇地瞪起眼睛，弄得听的人簡直可能以为他是在說謊。再者，他一面說話，一面对着他安德列·叶菲梅奇的臉噴气，而且对着他的耳朵大笑。这弄得医生很别扭，妨碍他思考，不容他聚精会神地思索。

为了省錢，他們在火車上乘三等車，坐在一个不准吸烟的車厢里。有一半的乘客是上流人。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不久就陸續跟每个人認識了，从这个座位換到那个座位，大声的說他們大不該在这样糟糕的鉄路上旅行。这种鉄路簡直是騙人上当！如果騎一匹好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一天可以走一百俄里的路，赶完了路还精神抖擞，渾身舒暢。讲到我們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宾斯克沼澤地带排干了水。总之，甚么事都乱七八糟。他兴奋起来，讲得很响，不容別人开口。这种夹杂大声哄笑和指手画脚的不停的扯淡，鬧得安德列·叶菲梅奇很疲劳。

“我們两个人当中究竟誰是疯子？”他煩惱地想。“究竟是極力不惊吵乘客的我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大家都聪明有趣、因此不容人消停的自私自利的人？”

到了莫斯科，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穿上沒有肩章的軍衣和鑲着紅絲綵的褲子。他一上街就戴上軍帽，穿上軍大衣，兵士見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列·叶菲梅奇現在覺得这个人把原来的乡紳气派中的一切优点都丢掉，只留下了劣点。他喜欢有人伺候他，哪怕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一样。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見了，却对工役嚷叫，要他給他拿火柴来。有女僕在場，他却只穿着衬衣衬褲走来走去，并不覺着难为情。他对所有的僕人，哪怕是老人，也一律称呼“你”^①，遇到他生了气，就罵他們是傻瓜和蠢貨。安德列·叶菲梅奇覺得，这是老爷派头，可是恶劣得很。

首先，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領他的朋友到伊威尔斯卡雅教堂去。他热心地禱告，叩头，流泪，完事以后，深深地叹口气說：

“即使人不信神，可是禱告一下，心里也好像平和点。吻神像吧，好人儿。”

安德列·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神像；同时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努起嘴唇，摇摇头，小声禱告，眼泪又涌上了眼眶。随后，他們到克里姆林宮去，觀看皇家的炮和皇家的钟，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們欣賞莫斯科河对面的風景，游覽救世主寺和魯米揚采夫博物院。

他們在捷斯托夫飯店吃飯。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把菜單

① 有礼貌的人对僕人應該称呼“您”。

看了很久，摩挲着絡腮鬍子，用一种素来觉得到了飯店就如同到了家一样的美食家的口气对僕役說：

“我們倒要瞧瞧今天你們拿甚么菜来給我們吃，我的天使！”

14

医生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吃啊喝的，可是他只有一种感觉：讨厌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他一心想离开他的朋友去休息一下，躲着他，藏起来，可是那位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放医生离开身边一步，尽量为他想出种种消遣办法。到了沒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談天来給他解悶。安德列·叶菲梅奇一連隱忍了两天，可是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整天。他的朋友回答說：既是这样，他也不出去。实在，也该休息一下了，要不然两条腿都要跑断了。安德列·叶菲梅奇在长沙发上躺下，臉对着靠背，咬紧牙齿，听他朋友热烈地向他肯定說：法国早晚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很多騙子，单凭馬的外貌絕看不出馬的好处。医生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心卜卜地跳起来，可是出于客气，又不便請求他的朋友走开或者住口。幸亏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觉着坐在旅館房間里悶得慌，飯后就出去散步了。

等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安德列·叶菲梅奇就把自己浸沉在休息的感觉里。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知道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多么痛快啊！沒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墮落的天使之所以背棄上帝，大概就因为他一心想孤独吧，而天使們是不知道甚么叫做孤独的。安德列·叶菲梅奇打算想一想近几天来他看見了些甚么，听見了些甚么，可是米哈依尔·阿威良內

奇却不肯离开他的脑海。

“話說回来，他請了假，跟我一块儿出来旅行，还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呢，”医生煩惱地想。“再也沒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好像是个好心的、慷慨的、快活的人，不料是个无聊的家伙。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另外有些人也是这样，平素說的都是聪明話，好話，可是人总觉得他們是愚魯的人。”

这以后一連几天，安德列·叶菲梅奇声明他生病了，不肯走出旅館的房間。他躺着，用臉对着长沙发的靠背，遇到他的朋友用談話来給他解悶，他总是难受；遇到他的朋友不在，他就养神。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跑出来旅行；他还生他朋友的气，因为他一天天的变得貧嘴和随便了。他无論如何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軌道上去。

“这就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所說的现实生活来惩罚我了，”他想，气恼自己这样淺薄。“不过这也沒甚么要紧……将来我总要回家去，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到了彼得堡，事情仍旧是那样；他一連好几天不走出旅館的房間，老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时时刻刻急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上那儿去干甚么呢？”安德列·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說。“您一个人去，让我回家好了！我求求您了！”

“那可无論如何也不成！”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抗議。“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那儿，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頂快活的五个年头呢！”

安德列·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張的性格，勉勉强强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沒有走出过旅館的房間，躺在长沙发上，

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僕役的气,因为那些僕役固执地不肯听懂俄国話;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呢,照常健康快活,精神饱满,一天到晚在城里蹓躑,找他旧日的熟人。他有好几回沒在旅館里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在一个甚么地方过了一夜,一清早回到旅館,神情激动极了,臉脹得緋紅,头发乱蓬蓬。他在房間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了很久,自言自語,不知在讲些甚么,后来站住說:

“名誉第一!”

他又走了一陣,忽然双手捧住头,用悲慘的声調說:

“对了,名誉第一!不知我为甚么起意来游历这个巴比倫,真是該死!我亲爱的,”他接着对医生說,“請您看輕我吧,我打牌輸了錢!請您給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列·叶菲梅奇数出五百个卢布,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交給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旧因为羞臊和气憤而脹紫了臉,沒头沒脑地賭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出去了。过了大約两个钟头,他回来,往一張安乐椅上一坐,大声叹一口气說:

“我的名誉总算保住了!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該死的城里,我連一分钟也不願意再待了。騙子!奧地利的間諜!”

等到两个朋友回到他們自己的城里,那已經是十一月了,街上积了深深的雪。霍包托夫医生接替了安德列·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旧宅子里,等安德列·叶菲梅奇回来,騰出医院的房子来。那个被他称做“厨娘”的丑女人已經在一个小屋里住下了。

关于医院又有新的謠言在城里傳布。据說那丑女人跟总务处长吵过一架,总务处长就跪在她的面前告饒。安德列·叶菲梅奇回到本城以后第一天就得出外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原谅我提出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钱？”

安德列·叶菲梅奇一句话也没有说，数一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慌张的说，没听懂他的意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家底？”

“我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以外我甚么也没有了。”

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素来把医生看做正直高尚的人，可是仍旧疑心他至少有两万存款。现在听说安德列·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甚么缘故他忽然流下眼泪，拥抱他的朋友。

15

安德列·叶菲梅奇住在一个女市民别洛娃家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在这所小房子里，如果不算厨房，就只有三个房间。医生住在朝街的两个房间里，达留希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市民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候女房东的情人，一个醉醺醺的农民，上她这儿来过夜；他晚上吵吵闹闹，弄得达留希卡和孩子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伏特卡喝，大家就都觉着很不自在；医生动了怜悯的心，把啼哭的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他这样做了以后自己很满意。

他跟先前一样，八点钟起床，喝完早茶以后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没有钱买新的了。要就是因为书本都是旧的，要就是因为环境变了，总之，书本不能像从前那样抓住他的

注意力，他看书感到吃力了。为了免得把时间白白度过，他就给他的书开一个详细书目，在书脊上贴小签条；这种机械而费事的工作，他倒觉着比看书还有趣味。单调而费事的工作，不知怎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了；他甚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即使坐在厨房里跟达留希卡一块儿削土豆皮，或者检查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着有趣味。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站在墙边，眯细眼睛，听着歌声，想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大学、各种宗教；他心里变得平静而忧郁了；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

他有两次到医院去看望伊凡·德米特里奇，跟他谈天。可是那两回伊凡·德米特里奇都非常激动，生气；他请医生不要来搅扰他，因为他早就讨厌空谈了；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人要求一种补偿：单人的监房。难道连这么一点要求他们也会拒绝他吗？那两回安德列·叶菲梅奇向他告辞，祝他晚安的时候，他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回答说：

“滚你的！”

现在安德列·叶菲梅奇不知道该不该再去看望他了。不过，去的心还是有的。

从前，在吃完午饭以后的休息时间里，安德列·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可是现在从吃完午饭起直到喝茶的时候止，他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足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得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勋章、年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

的根据服务，不論甚么样的服务，而頒給的。为甚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呢？他已經完全沒有錢了。他一走过小杂货店，看見开店的女人，就覺着害臊。到現在他已經欠了三十二个卢布的啤酒錢。他也欠女市民別洛娃的錢。达留希卡悄悄地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开店的女人撒謊，說是医生不久就要收到很多的錢。

他恼恨自己，因为他在旅行中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那一千卢布留到現在会多么有用啊！他心里煩躁，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包托夫认为自己有責任不时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列·叶菲梅奇覺得他处处都討厭：胖胖的臉、愚蠢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高統皮靴；頂討厭的是他自以为有給安德列·叶菲梅奇医病的責任，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給他看病。每回来訪，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鉀药水和几粒大黃药丸。

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也认为自己有責任来看望这个朋友，給他解解悶。每一回他走进安德列·叶菲梅奇的屋里的时候总是裝出随随便便的神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开始向他說：今天他气色大好；謝謝上帝，他走上复元的路了；从这样的話里，人就可以推断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沒有希望了。他还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債，心头压着沉重的羞愧，覺着緊張，因此极力大声地笑，說些尽量滑稽的話。他的奇聞軼事現在好象讲不完了，这对安德列·叶菲梅奇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是一种折磨。

有他在座，安德列·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臉对着牆，咬紧牙关听着；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水锈；他的朋友每来拜訪一回，他就覺着这些水锈堆得更高一点，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上来了。

为了压下这些无聊的感触，他就赶紧暗想他自己、霍包托夫、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等早晚都会死亡，甚么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一点痕迹。要是想像一百万年以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上空，那么这个精灵就只会看见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会消灭，连一棵牛蒡也不会长出来。那么，在小店女主人面前觉着害臊，有甚么必要呢？那个不足道的霍包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有甚么道理呢？这一切都是琐琐碎碎，毫无意义的。

可是这样的思想已经无济于事了。他刚刚想到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穿着高统靴的霍包托夫或者勉强哈哈笑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讲到华沙的债，好朋友，过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16

一天，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饭后来了，那时候安德列·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凑巧，霍包托夫同时带着溴化钾药水也来了。安德列·叶菲梅奇笨重地爬起来坐好，用两条胳膊支在长沙发上。

“今天您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开口说，“对了，您显得挺有精神。真的，挺有精神！”

“您也真的到了该复元的时候了，同事，”霍包托夫说，打个呵欠。“大概这种无聊之至的事您也腻味了。”

“咱们会复元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快活地说。“咱们会再活一百年的！一定！”

“一百年倒活不了，再活二十年是总能行的，”霍包托夫安慰說。“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別灰心……那种病只不过是給您故布疑陣罢了。”

“咱們将来还要拿点顏色出来叫他們瞧瞧哪！”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哈哈大笑，拍一拍他朋友的膝头。“还要拿点顏色出来叫他們瞧瞧哪！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們跑到高加索去，騎着馬到处逛一逛——唷，得儿唷！等到我們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大概还要热热闹闹的办一回喜事哪。”讲到这儿，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調皮地眯一眯眼。“我們會給您說媒的，好朋友……我們會給您說媒的……”

安德列·叶菲梅奇忽然覺着那点水锈涌到喉头上来了；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

“这是庸俗，”他說，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子那边去。“难道你們不明白你們說的是些庸俗的話嗎？”

他本来想温和而有礼貌地讲下去，可是他違背本心，忽然攥紧拳头，高高地举到自己的头頂上。

“躲开我！”他嚷道，嗓音变了，臉脹得发紫，渾身发抖。“出去，你們俩都出去！你們俩！”

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和霍包托夫站起来，瞧着他，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害怕了。

“出去，你們俩！”安德列·叶菲梅奇接着嚷道。“蠢材！愚人！我既不要你們的友情，也不要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

霍包托夫和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狼狽地互相看一眼，踉蹌退到門口，走出去了。安德列·叶菲梅奇从桌子上撈起那瓶溴化鉀，对他們背后扔过去；瓶子碰在門框上，砰的一声碎了。

“滾蛋！”他跑进前堂，用含泪的声音嚷道。“滾！”

等到客人走了，安德列·叶菲梅奇就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像发烧一样的哆嗦，反反复复地说了很久：“蠢材！愚人！”

等到他的火气平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现在一定多么羞愧，多么难受，想到这件事做得真可怕。以前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他的智慧和客气上哪儿去了？对人间万物的理解啦、哲学性质的淡漠啦，都上哪儿去了？

医生又是羞愧，又是生自己的气，一夜也没有能够睡着；第二天早晨大约十点钟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十分感动，握紧他的手，叹口气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所有的邮务人员和顾客都一愣。“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铁栅栏，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没看见我有事吗？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他接着温和地对安德列·叶菲梅奇说。“请您赏光，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着自己的膝头，然后说：

“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我明白。昨天您一时神经错乱，吓坏了医生跟我，事后我们谈了很久。我亲爱的，您为甚么不肯认真的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照这样下去吗？原谅我出于友情直爽的說一句，”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顶不利的环境里：狭窄，肮脏，没有人照料您，也没有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跟医生全心全意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忠告：到医院里去养病吧！在那儿有滋补的吃食，有照应，有人治病。咱们背地里說一句，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固然是个俗人，不过他精通他的行业，倒可以

完全信任他。他已經应許我說他要照应您。”

安德列·叶菲梅奇看到邮政局长这种真誠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臉頰上閃光的眼泪，感动了。

“我尊敬的朋友，不要听信那种話！”他小声說，把手按在胸口上。“不要听信那种話！那全是胡說！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又是个疯子。我根本沒有害病，只不过我走进了絕路，沒有法子逃出来罢了。我覺得随便怎样都沒关系，甚么事我都預备承当。”

“进医院去养病吧，我亲爱的。”

“对我來說什么都行，哪怕进深淵也沒关系。”

“好朋友，答应我：您一定听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的話。”

“遵命，要我答应我就答应。可是我再說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走进了絕路。現在不管甚么东西，就連朋友的真心同情在內，也只有一个結果：引我走到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而且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好朋友，您会复元的。”

“何必再說这种話呢？”安德列·叶菲梅奇激动的說。“很少人不在一生的結尾經歷到我現在所經歷到的情形。遇到有人告訴您說您腰子有病或者心房扩大，因此您开始看病的时候，或者遇到有人告訴您說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換句話說，遇到人家忽然注意您的时候，那您就得知道：您已經走进絕路，出不来了。您极力想逃出来，可是反而陷得越发深了。那您就索性听天由命吧，因为人力已經不能挽救您了。我覺得就是这样。”

这当儿窗洞那里挤滿了人。为了免得碍人家的事，安德列·叶菲梅奇就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重又請他务必答应他的話，然后送他到外边門口。

当天，将近傍晚，出人意外，霍包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統靴到安德列·叶菲梅奇家里来了，用一种仿佛昨天根本没出过甚么事的口气对安德列·叶菲梅奇說：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請您：您願意不願意跟我一块儿去会診一个病人？嗯？”

安德列·叶菲梅奇心想霍包托夫大概要他出去散步解一解悶，或者真心要給他一个賺点錢的机会也未可知，就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把他昨天的过失弥补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包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絕口不提，分明原諒他了。这个沒有教养的人这么心細，是很难料到的。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列·叶菲梅奇問。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請您去看一看他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們走进医院的院子，繞过正房，向那住着疯人的小屋走去。不知甚么緣故他們走这一路都沒有說話。他們走进小屋，尼基达照例跳起来，立正。

“这儿有一个病人肺部忽然害了并发症，”霍包托夫跟安德列·叶菲梅奇一块儿走进病室，低声說。“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馬上就来。我只是为了去拿我的听診器。”

他就出去了。

17

天已經黑下来。伊凡·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把臉埋在枕头里；那个瘫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輕声的哭，努动嘴唇。胖农

民和从前的檢信員睡着了。屋里安安静静。

安德列·叶菲梅奇在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霍包托夫沒有来，尼基达却抱着一件长袍，一身不知甚么人的衬里衣褲、一双拖鞋，走进病室里来。

“請换上您的衣服，老爷，”他輕声說。“您的床在这边，請到这边来，”他又說，指一指一張空床，那分明是不久以前搬进来的。“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元的。”

安德列·叶菲梅奇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一句話也沒說，依照尼基达的指点，走到那張床边坐下；他看見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脫光身上的衣服，觉得很害臊。然后他穿上医院的衣服；衬褲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有熏魚的气味。

“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元的，”尼基达又說一遍。

他把安德列·叶菲梅奇的衣服收檢起来，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門。

“沒关系……”安德列·叶菲梅奇想，害臊地把长袍的衣襟掩上，觉着穿了这身新衣服像是一个囚犯。“这也沒关系……礼服也好，制服也好，这件长袍也好，反正都一样……”

可是他的表呢？側面衣袋里的筆記簿呢？他的紙烟呢？尼基达把他的衣服拿到哪儿去了？这样一来，大概直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他不会再有机会穿褲子、坎肩、高統靴了。这种事，乍一想，不知怎的，有点古怪，甚至不能理解。安德列·叶菲梅奇到現在还相信女市民別洛娃的房子跟第六病室沒有甚么分別，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无聊、空虚。然而他的手发抖，脚发凉，一想到待一会儿伊凡·德米特里奇起来，看見他穿着长袍，就不由得害怕。他站起来，在房間里走了一个来回，又坐下。

在那儿，他已經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厌烦得要命。难

道在这种地方人能住一天，一个礼拜，甚至像那些人似的一連住好几年？是啊，他已經坐了一陣，走了一陣，又坐下了；他还可以站起来，瞧一瞧窗外，再走一个来回。可是这以后怎么样呢？就照这样像一个偶像似的始終坐在这儿思考嗎？不，这可不行啊。

安德列·叶菲梅奇躺下去，可是立刻坐起来，用衣袖擦掉額头上的冷汗，于是覺着整个臉上都有熏魚的气味了。他又走来走去。

“这一定是出了甚么誤会……”他說，茫然摊开两只手。“这得解釋一下才成，一定是有甚么誤会……”

这当儿伊凡·德米特里奇醒来了。他坐起来，拿拳头支着腮帮子。他唾了口痰。然后他懶洋洋的瞧着医生，起初大概一点也不明白；可是不久他那带着睡意的臉就現出了幸災乐禍的譏諷神情。

“哈哈！好朋友，他們把您也安置到这儿来啦！”他眯細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而发哑的声音說。“我很高兴。您以前吸別人的血，現在人家要吸您的血啦。好极了！”

“这一定是出了甚么誤会……”安德列·叶菲梅奇給伊凡·德米特里奇的話吓坏了，慌張地說；他聳一聳肩膀，再說一遍：“这一定是出了甚么誤会……”

伊凡·德米特里奇又唾口痰，躺下去。

“該詛咒的生活！”他嘟嘟囔囔地說。“这种生活真叫人痛心，感到屈辱，因为它不是以我們的痛苦得到补偿来結束，不是像歌剧那样庄严的結束，却是用死亡来結束；临了，来几个医院工役，拉住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那也沒关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那就要輪着我們过好日子了……到那时候我要从另一个世界到这里来，显出鬼影，吓一吓这些敗

类。我要把他們逼到这儿关起来。”

莫依塞依卡回来了，看見医生，就伸出了手。

“給我一个小錢！”他說。

18

安德列·叶菲梅奇走到窗口去，瞧着外面的田野。天已經黑了，右面天边升上来一个冷冷的、发紅的月亮。离医院圍墙不远，至多不出一百俄丈的地方，矗立着一所高大的白房子，被一道石墙圍起来。这是監獄。

“原来现实是这样！”安德列·叶菲梅奇想，他覺着害怕了。

月亮啦、監獄啦、圍墙上的釘子啦、远处一个燒骨場上騰起来的火焰啦，全都可怕。他听见身后一声叹息。安德列·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見一个人胸前戴着亮閃閃的星章和勳章，微微笑着，調皮地眯眼。这也显得可怕。

安德列·叶菲梅奇极力对自己說：月亮或者監獄並沒有甚么蹊蹺的地方；勳章是就連神智健全的人也戴的，而且人間万物早晚会腐烂，化成粘土；可是他忽然发急了，双手抓住窗上的鉄窗格，使足力气搖它。結实的鉄窗格却一动也不动。

随后，为了免得覺着可怕，他走到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

“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亲爱的，”他喃喃的說，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可是您不妨談点哲学啊，”伊凡·德米特里奇譏誚地說。

“我的天，我的天……对了，对了……有一回您說俄罗斯沒有哲学，然而大家都談哲学，連小人物也談。可是要知道，小人

物談談哲學對誰也沒有甚麼害處啊，”安德列·叶菲梅奇說，那聲音仿佛要哭出來，引人憐憫似的。“可是親愛的，為甚麼您發出這種幸災樂禍的笑聲呢？小人物既然不滿足，怎麼能不談哲學呢？他是一個有頭腦、受過教育的人啊，他有上帝那樣的相貌，有自尊心，喜愛自由，卻沒有別的路走，而跑到一個骯髒愚蠢的小城裏來做醫生，把整整一輩子消磨在拔血罐、螞蝗、芥子膏上面！詭詐，狹隘，庸俗！唉，我的天啊！”

“您在胡說了。要是您不願意做醫生，那盡可以去做大臣啊。”

“不行，我甚麼也做不成。我們軟弱，親愛的……以前我滿不在乎，活潑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剛剛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了……泄氣了。……我們軟弱，我們不中用……您也一樣，親愛的。您聰明，高尚，從母親的奶里汲取了高尚的感情，可是剛剛走進生活就乏了，害病了……我們軟弱啊，軟弱啊！”

隨着黃昏來臨，除了恐懼和屈辱的感覺以外，另外還有一種沒法擺脫的甚麼感覺不斷折磨安德列·叶菲梅奇。臨了，他明白了；他想喝啤酒，想抽煙。

“我要出去，親愛的，”他說。“我要叫他們在這兒点个燈……這樣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

安德列·叶菲梅奇走到門口，開了門，可是尼基達立刻跳起來，擋住他的路。

“您上哪兒去？不行，不行！”他說。“到睡覺時候了！”

“可是我只出去一會兒，在院子裏散一散步！”安德列·叶菲梅奇慌張地說。

“不行，不行；這是不許可的。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达砰的一声关上門，用背抵住門。

“可是，就算我出去一趟，对別人又有甚么害处呢？”安德列·叶菲梅奇問，聳一聳肩膀。“我不明白！尼基达，我一定要出去！”他用发顫的嗓音說。“一定要出去！”

“不許破坏秩序，这要不得！”尼基达告誡說。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里奇忽然叫道，跳下床来。“他有甚么权利不放我們出去？他們怎么敢把我們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明說着不經审判不能剥夺人的自由啊！这是强暴！这是专制！”

“当然，这是专制！”安德列·叶菲梅奇听到伊凡·德米特里奇的叫声，添了点勇气，說道。“我一定要出去，非出去不可！他没有权利！我跟你說：放我出去！”

“听见沒有，愚蠢的野兽？”伊凡·德米特里奇叫道，用拳头砰砰地敲門。“开門！要不然我就把門砸碎！你这个狠心人！”

“开門！”安德列·叶菲梅奇叫道，渾身发抖。“我要你开門！”

“你尽管說吧！”尼基达隔着門回答道。“随你說吧！”

“至少去把叶甫根尼·菲奥朵雷奇叫来！就說我請他上这儿来……来一会儿！”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

“他們絕不会放我們出去！”这当儿伊凡·德米特里奇接着說。“他們听凭我們在这儿等死！啊，主，难道在下一个世界里真的会沒有地獄，这些混蛋真的会得到寬恕嗎？正义在哪儿呀？开門，混蛋，我透不出气来啦！”他用嘎哑的声調喊着，用尽全身力量撞門。“我要把我的脑袋碰碎！杀人犯！”

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門，用双手和膝盖粗暴的推开安德列·叶菲梅奇，然后掄起胳膊，一拳打在他臉上。安德列·叶菲梅奇

觉着有一股咸味的大浪兜头盖上来，把他拖到床边去；他嘴里真的有一股咸味：多半他的牙出血了。他好像要游出这股大浪似的摇着胳膊，抓住甚么人的床架，同时觉得尼基达在他背上打了两拳。

伊凡·德米特里奇大叫了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铺着一个像网子那样的阴影。这是可怕的。安德列·叶菲梅奇躺在那儿，屏住呼吸；他战战兢兢地等着再挨打。他觉着好像有人拿一把镰刀，刺进他的身子，在他胸中和肠子里搅了几下似的。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在他那乱糟糟的脑子里清楚的闪过一个可怕的、叫人受不了的思想：这些如今在月光里像黑影一样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遭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怎么会二十多年以来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不懂痛苦，根本没有痛苦的概念，因此这不能怪他；不过他那跟尼基达同样冷酷凶恶的良心却使得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大叫一声，赶快跑过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包托夫、总务处长、助理医师，再弄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也不听他使唤了。他喘不过气来，拉扯胸前的长袍和衬衫，撕得粉碎，然后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

19

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朵里嗡嗡地响，觉得周身衰弱。他想起昨天他的软弱，并不害臊。昨天他胆怯，甚至怕月亮，而且真诚的说出了这以前他万没料到自己会有的感情和思想。比方说，他说出了爱谈哲学的小人物的不满足。可是现在，他甚么也

不在意了。

他不吃不喝，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也不說話。

“对我說来，甚么都一样了，”他們問他話的时候，他想。“我不想回答了……对我說来，甚么都一样了。”

午飯后，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給他送来四分之一磅的茶和一磅果冻。达留希卡也来了，在床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臉上現出茫然的悲伤神情。霍包托夫医生也来看他。他拿来一瓶溴化鉀药水，吩咐尼基达燒点熏香甚么的来給病室消一消毒。

将近傍晚，安德列·叶菲梅奇因为中風而死了。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顫和噁心；仿佛有一种使人噁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他的手指头，从肚子里往上冒，涌到他的脑袋里，淹沒他的眼睛和耳朵。一切东西在他眼前都变成綠色了。安德列·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到了，想起伊凡·德米特里奇、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成百万的人，都相信长生不死。万一真会不死呢？可是他并不希望不死，他只想了一想就算了。一群非常美丽优雅的鹿跑过他的面前，他昨天在书上讀到过这样一群鹿；随后有一个农妇向他伸出手来，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說了句甚么話。后来一切都消散，安德列·叶菲梅奇从此昏迷不醒了。

医院工役走来，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教堂里去了。在那儿他躺在桌子上，睜着眼睛，晚上的月光照着他。到早晨，塞尔盖·塞尔盖伊奇来了，对基督吊在十字架上的图像虔誠地禱告一番，把他前任长官的眼睛闔上了。

第二天安德列·叶菲梅奇下了葬。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威良內奇和达留希卡。

1892 年

文学教师

1

地板上响起马蹄的得得声；他们从马房里先拉出黑马努林伯爵，然后拉出白马巨人，随后拉出它的妹妹玛依卡。它们全是名贵的骏马。老人谢列斯托夫给巨人上好鞍子，对他女儿玛霞说：

“行了，玛丽雅·戈德芙鲁阿，上马！唷！”

玛霞·谢列斯托娃是一家当中顶年轻的一个；她已经十八岁了；可是她的家人积习难改，还把她看做小孩，因此大家仍旧称呼她玛尼雅^①和玛纽霞^②；自从城里来了个马戏团，她热中地去看马戏以后，大家又开始管她叫玛丽雅·戈德芙鲁阿了。

“唷！”她骑到巨人的背上叫了一声。

她姐姐瓦丽雅骑上玛依卡，尼基丁骑上努林伯爵，军官们骑上各自的马；这个又长又好看的马队，闪着军官们的白上装，小姐们的黑色骑马装，五颜六色，缓缓地走出院子。

尼基丁瞧出来：大家上马的时候，以及后来大家骑着马走过

①、② 都是玛丽雅的爱称。

街道的时候，不知什么道理，瑪紐霞专注意他一个人。她担忧地瞧着他和努林伯爵，說：

“您得时时刻刻勒住馬銜鉄，管住它才行，塞尔盖·瓦西里奇。别让它畏縮。那是它装佯。”

要么因为巨人跟努林伯爵十分要好，要么也許机会凑巧，总之，她騎着馬始終挨着尼基丁身旁走，跟昨天和前天一样。他呢，瞧着騎在驕傲的白馬身上的她那苗条嬌小的身子，瞧着她那秀丽的側影，瞧着那頂跟她一点也不相称、使她看起来显老的高礼帽，心里又快活，又温柔，又癡迷，虽然在听她讲话，可是沒大听清她在說什么，却在暗想：

“我凭我的人格担保，我对天賭咒，我不再怕羞，我今天非跟她說明白不可……。”

那时候是傍晚六点多钟，正是白洋槐和紫丁香的香气非常濃郁，而且空气和树木本身好像因为那濃香而变凉了的时候。城中公园里的乐队已經在彈奏。馬儿在大街上踩出一片清脆的蹄声，四面八方傳來談笑声和关門声。在路上遇到的兵士都向軍官敬礼，男学生向尼基丁鞠躬；所有从容走着或者匆忙地赶到公园去听音乐的人，看見这一伙人馬，显然都很愉快。天气多么暖和啊！散布在天空东一朵西一朵的白云，那样子多么輕柔！白楊和洋槐的影子伸过整个寬闊的大街，籠罩在街对面的房屋的阳台和二层楼上，看上去多么温柔而舒暢！

他們騎馬出城，在大道上快步奔跑起来。这儿已經沒有洋槐和紫丁香的香气，也听不見音乐声，可是田野透出清香，嫩黑麦和小麦碧綠，金花鼠吱吱地叫，白嘴鴉呱呱地噪。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綠油油的，只不过这儿那儿現出几块瓜地，顏色发黑，左边远处在墓园那儿有一片正在雕謝的白色苹果花罢了。

他們走过屠宰場，然后走过啤酒酿造厂，追上一群赶到市郊公园去奏乐的軍乐队員。

“波梁斯基有一匹很好的馬，这我不否认，”瑪紐霞对尼基丁說，用眼睛指了指那个騎着馬跟瓦丽雅并排走着的軍官。“不过那馬有缺点。左腿上有那么一块白毛，簡直长的不是地方；而且請看，它跑啊跑的它那脑袋就往旁边一閃。现在是任凭怎么样也沒法叫它不閃了，它要照这样一直閃到死的那一天了。”

瑪紐霞跟她父亲一样是个热中的馬迷。她看見別人有好馬，总覺着心痛，一看出別人的馬有缺点就痛快。尼基丁却一点也不懂馬；勒住馬繮也好，勒住馬銜鉄也好，馬快跑也好，慢跑也好，在他完全沒有分別；他只覺得自己騎馬的姿势不自然，别扭，因此那些善于騎馬的軍官一定比他更能叫瑪紐霞滿意。于是他因为她喜欢那些軍官而吃醋了。

他們路过郊外的公园，有人提議大家进去，喝点矿泉水。他們就进去了。这公园里只有橡树；那些橡树最近才长出叶子，因此从新生的树叶里望出去，仍旧看得見整个公园，和公园里的高台、小桌、秋千；所有的烏鴉窩也都看得見，样子像大帽子，这伙騎士和他們帶來的小姐在一張小桌旁边下了馬，要矿泉水喝。有些他們认得的人，原在公园里散步，这时候走到他們跟前来。其中有穿高統靴的医师，有等音乐师的乐队指揮。医师一定把尼基丁看做大学生了，因为他問：

“請問，您是回来过暑假嗎？”

“不，我一向住在这儿，”尼基丁回答說，“我是中学校的教師。”

“真的嗎？”医师覺着奇怪，“这么年輕就已經做老师啦？”

“怎么能說年輕？我二十六岁啦！……我的天！”

“您留了鬍子和唇髭，可是从您的相貌看起来，您至多不过二十二三岁。您显得多么年轻啊！”

“簡直是混蛋！”尼基丁暗想，“他也拿我当小娃娃看待！”

別人讲到他年轻，特别是当着女人或学生的面，他总是极不痛快。自从他到本城来做事以后，他一直讨厌他自己这副显得过于年轻的相貌。学生不怕他，老人叫他年轻人，女人倒高兴跟他跳舞，却不高兴听他的长篇大论；他呢，情愿大大牺牲一下，只求马上老这么十岁才好。

从公园出来，他们再往前走，到了谢列斯托夫的田庄。他们在庄院门外勒住马，唤出总管的老婆普拉斯柯芙雅，要她拿点鲜牛奶来。牛奶来了却没人喝；大家互相望望，笑起来，策动马，跑回去了。等到他们骑马回来，乐队已经在市郊公园里奏乐；太阳躲到墓园后面，半个天空给晚霞染成紫红色了。

瑪紐霞骑着马又跟尼基丁并排走着。他有心告诉她说他多么热烈地爱她，可是他又怕给军官和瓦丽雅听了去，只好不响。瑪紐霞也一声不响；他体会到她为什么沉默，为什么骑着马跟他并排走，就暗暗觉着幸福，于是大地、天空、城中的灯火、啤酒酿造厂的黑轮廓，总之，一切东西在他眼里合成了一种很美妙可爱的东西；他觉着努林伯爵仿佛凌空走着，想跃上紫红的天空似的。

他们到了家。茶炊已经在花园里的桌子上滚沸，老人谢列斯托夫跟他的朋友，地方法院的官员们坐在长桌子的一头谈心，他照例在批评什么事情。

“这是粗鄙！”他说，“粗鄙，不是别的。对了，先生！粗鄙，先生！”

自从尼基丁爱上瑪紐霞以后，谢列斯托夫家的东西样样都

中他的意：房子、房子旁边的花园、晚茶、藤椅、老奶媽、甚至老人常爱說的那两个字“粗鄙”。他所不喜欢的只有那无数的猫和狗，还有在露台上一个大籠子里凄凉地哀叫着的埃及种鸽子。守門狗和看家狗也实在是多，他跟謝列斯托夫一家来往这么久，却只认清了其中的两个：穆希卡和索木。穆希卡是一条脫了毛的小狗，臉上却毛茸茸，恶毒而且恃寵。它痛恨尼基丁；它一看见他，就偏着头，齧出牙，叫起来：“嗚……汪汪汪……嗚……”

然后它就趴在椅子底下。每逢他想把它从自己的椅子底下赶走，它就尖声地嗥起来，主人們就說：

“別害怕，不咬人。它是一条好狗。”

索木是一条高大的黑狗，腿长，尾巴跟木棒那么硬。每逢吃飯或喝茶，它总是一声不响地在桌子底下走动，搖着尾巴拍人們的靴子和桌腿。它是条忠厚的笨狗，可是尼基丁受不了它，因为它有个习惯，总喜欢把头放在吃飯的人的膝盖上，弄得褲子沾上了它的唾沫。尼基丁不止一回用刀柄打它的大額头，用手指头彈它的鼻子，罵它，抱怨它，可是任凭怎么样也还是免不了让自己的褲子沾上污斑。

騎馬閑游一番以后，茶啦、果醬啦、面包干啦、牛油啦，仿佛都很好吃了。他們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喝完第一杯茶；不过喝到第二杯，他們就吵起架来了。每次喝茶和吃中飯的时候領头吵架的总归是瓦丽雅；她已經二十三岁，长得俊俏，比瑪紐霞好看，素来被人认为是这一家人中頂聰明、頂有教养的一个；她的举动端庄严正，凡是在家里代替了亡母地位的大女儿都有这样的气派。既是这家里的女主人，她就覺得有权利在客人面前穿着內衣走来走去，而且直呼那些軍官的姓；她把瑪紐霞看做小姑娘，用女教师的口吻跟她談話。她老是管自己叫做老处女——这就

是說她相信自己准嫁得出去。

每一回談話，哪怕是讲到天气，她也一定把它变成吵架。她有一种嗜好，喜欢抓住別人的語病，揭穿別人的矛盾，挑剔話里的毛病。您剛跟她談起什么事，她就張大眼睛瞧着您的臉，忽然插嘴說：“对不起，对不起，彼得罗夫，前天您讲的話可是剛好相反啊！”

要不然，她就冷冷地一笑，說：“可是我瞧您是在鼓吹第三厅^①的政策呢。那我給您道喜了。”

要是您开一句玩笑，或者說句双关話，您就馬上可以听到她的声音：“这是老套头！”要不然：“这是耍貧嘴！”要是軍官說了句俏皮話，她就做出輕蔑的臉相，說：“大兵的挖苦話！”

她捲着舌头念起“P”来很用勁，弄得穆希卡总要从椅子底下回她一声：“鳴……汪汪汪……”

这回喝茶时候，吵嘴是因为尼基丁讲到学校的考試而开的头。

“对不起，塞尔盖·瓦西里奇，”瓦丽雅拦住他的話，“您說什么学生觉着考試难。容我問您一声，这到底是誰的錯呢？比方說您叫八年級的学生做作文，題目是‘心理学家普希金’。第一，不應該出这么难的題目；第二，普希金怎么能算是心理学家呢？是啊，讲到謝德林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就不同了，可是普希金却是大詩人，不是別的。”

“謝德林是一回事，普希金又是一回事，”尼基丁悶悶不乐地回答。

“我知道，你們高等学校的老师是不大看得起謝德林的，不

^① “第三厅”是沙皇的最高警察机构，在一八二六年成立，目的在于鎮压革命活动。“第三厅”特別頑强地迫害进步的出版物和进步的俄罗斯文学。

过問題不在这儿。請您告訴我，普希金在哪方面可以算得是心理學家呢？”

“照这样說来，难道您的意思是說他不是心理學家嗎？要是您不嫌棄，我不妨給您举点例子。”

尼基丁就背了几段《奥涅金》^①，然后又背了几段《鮑里斯·戈东諾夫》^②。

“我一点也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心理学，”瓦丽雅叹道，“心理學家是描写人类灵魂細微曲折的变化的那种人；您念的那些却是优美的詩，不是别的。”

“我知道您所要的心理学是什么东西！”尼基丁說，生气了，“您要別人拿个鈍鋸子来鋸我的手指头，我呢，提高了喉嚨喊——这就是您所謂的心理學。”

“要貧嘴！不过您还是沒有对我証明为什么普希金是心理學家。”

每逢尼基丁因为反对一种他认为狹隘陈腐的或者这一类的事情而不得不吵架的时候，他总是从座位上猛的跳起来，两只手捧住头，哼哼唧唧，从房間这一头跑到那一头。現在也是这个样子；他跳起来，用手抱住头，哼哼唧唧，繞着桌子兜圈子，随后在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軍官們来給他撐腰。波梁斯基上尉开口，对瓦丽雅担保說，普希金真的是心理學家，为要証明这点，他还引了萊蒙托夫的两行詩；盖尔涅特中尉說如果普希金不是心理學家，他們就不会为他在莫斯科立紀念像了。

“这是粗鄙！”这話从桌子的另一头傳來，“我对总督就是这

① 普希金的詩体小說《叶甫盖尼·奥涅金》。

② 普希金的历史詩剧。

么說的：‘这是粗鄙，大人。’”

“我不願意再吵了！”尼基丁叫道，“这样吵下去沒完沒了！够啦！嗨，給我滾开，这条髒狗！”他对索木喊道，索木把脑袋和爪子都放到他的膝盖上来了。

“嗚……汪汪汪……”从桌子底下傳出来。

“承认您自己錯了吧！”瓦丽雅叫道，“承认吧！”

可是这时候有几位小姐走来，吵架自然而然中止了。大家一齐走进客厅。瓦丽雅在鋼琴旁边坐下来，开始彈舞曲。他們先跳华尔茲舞，然后跳波兰舞，再后跳卡德里尔舞和 Jrandrond^①，由波梁斯基上尉領着穿过各个房間，然后又跳华尔茲舞。

跳舞时候，老年人坐在客厅里抽烟，看那些青年男女。老人中有一位是市立銀行經理謝巴尔津，他以喜欢文学和戏剧艺术出名。他創辦了当地的音乐戏剧小組，亲自参加演出，不知什么緣故老是只限于演滑稽的听差，或者用唱歌的調門朗誦《女罪人》。他在本城有个外号，叫木乃伊^②，因为他长得高，又很瘦，青筋暴起，而且老是做出庄严的臉相，眼睛发呆，沒有光彩。他那么热誠地爱好戏剧艺术，甚至剃光上髭和鬍子，弄得他越发像木乃伊了。

等到“大圓圈”拆散，他迟迟疑疑，側着点身子走到尼基丁跟前，咳了一声，說：

“剛才你們喝茶时候的一番辯論，我很荣幸地全听見了。我十分贊成您的見解。我們的看法一样，因此跟您談一談，在我是很大的乐事。您看过萊辛^③的《汉堡剧评》那本书吗？”

① 法語，“大环舞”，一种古代集体舞蹈的花样。

② 古埃及人用防腐剂保存下来的人体。

③ 萊辛(1729—1781)，德国批評家兼剧作家。

“沒有，我沒看過。”

謝巴爾津大吃一驚，不住地擺手，仿佛燙傷了手指頭似的；他甚么話也沒說，從尼基丁身邊走開了。謝巴爾津的身材、他問的那句話、他的驚奇的神情，尼基丁都覺着好笑，不過他仍舊暗想：

“這真叫人難為情。我自己是文學教師，可是直到今天我還沒讀過萊辛的書。將來我得讀一讀他的著作才成。”

晚飯以前，這班人，老老少少，全坐下來玩“命運”^①。他們拿兩付牌，一付發給大家，每個人得的牌一般多，一付攤在桌子上，背面朝上。

“誰手里有這張牌，”老人謝列斯托夫正正經經地開口，翻開第二付牌的面上的一張，“命運就派誰馬上到兒童室去吻一下奶媽。”

吻奶媽的榮幸落在謝巴爾津身上了。大家就簇擁着他，把他領到兒童室去，一面笑一面鼓掌，逼他吻奶媽。這就引起了一大片嚷叫嘩笑的声音……

“不夠熱情！”謝列斯托夫喊道，笑得流出眼淚來，“不夠熱情啊！”

命運派定尼基丁听取所有的人的懺悔。他就坐在客廳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有人拿來一條披巾，包住他的腦袋。第一個來對他懺悔的是瓦麗雅。

“我知道您的罪，”尼基丁開口說，從黑地里瞧着她那副嚴厲的模樣，“小姐，告訴我，您每天跟波梁斯基出去散步，到底是甚么緣故？哼，她絕不會無緣無故跟驃騎兵在一塊兒呀！”

“這是耍貧嘴，”瓦麗雅說，走開了。

① 一種牌戲名。

然后，他在头巾里面看见两个凝眸不动的大眼睛亮晶晶的闪光，还在黑地里隐约看到一张可爱的脸儿的轮廓，又闻到一股早已熟悉的名贵香水的气味，使得尼基丁想起了瑪紐霞的房間。

“瑪麗雅·戈德芙魯阿，”他說，嗓音都变了，它变得那么柔和而温存，“您犯的是什么罪啊？”

瑪紐霞眯細眼睛，朝他吐了吐舌尖，然后她笑着，走开了。过一分钟，她站在房間中央，拍着手叫道：

“吃晚飯啦，吃晚飯啦，吃晚飯啦！”

大家就一齐拥进了飯厅。

吃晚飯的时候，瓦丽雅又吵起架来，这回是跟她父亲吵。波梁斯基庄重地吃着，喝着紅葡萄酒，对尼基丁讲起有一年冬天出征，他怎样通宵站在一个泥沼里，烂泥沒到膝头，讲起敌人离得怎样近，大家奉命不准抽烟或讲话，那天晚上又冷又黑，刮着刺骨的大風。尼基丁听着，斜起眼睛看瑪紐霞。她呢，正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眼也不眨，仿佛在想什么心事，或者呆呆地出了神似的……这使他觉得又快活又痛苦。

“为什么她照这样看我啊？”这問題折磨着他，“这真叫人难为情。人家会瞧出来的。啊，她还多么年輕，多么天真啊！”

午夜，客人散了。尼基丁剛剛走出門口，楼上一扇小窗子就砰的一声推开了，瑪紐霞探出头来。

“塞尔盖·瓦西里奇！”她招呼一声。

“有什么事嗎？”

“我跟你說啊……”瑪紐霞說，明明想找点話說，“我跟你說啊……波梁斯基答应一两天里头带着照相机来，給我們大家照像。我們得在这儿聚齐才行。”

“好吧。”

瑪紐霞消失了，窗子砰的一声关上，那所房子里立刻有人彈起鋼琴来。

“嘿，这个家庭！”尼基丁想着，穿过大街，“这个家里沒有人唉声叹气，只有那些埃及种的鸽子除外，可是就連那些鸽子唉声叹气也只是因为它们不会用別的方法表白它們的欢乐罢了！”

不过，也并不是只有謝列斯托夫家才过得快活。尼基丁还没走出两百步去，就听见另一所房子里傳出鋼琴声来。他再往前走不远，又碰見一个农民在門口彈三弦琴。公园里，乐队奏着俄罗斯歌曲中的杂曲……

尼基丁的家离謝列斯托夫家有半俄里远，那是一个公寓，共有八个房間，他按年租三百卢布賃下来，跟他的同事史地教师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同住。那位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还不能算是老人，长着獅子鼻和稀疏的紅鬍子，相貌粗俗呆笨，跟工匠一样，可是神情温和。尼基丁走回家来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房間里桌子旁边改学生們画的地图。他认为学地理頂要紧頂重大的事是画地图，学历史呢，是記年份，他往往一連好几夜坐在那儿用藍鉛笔改他的男学生和女学生所画的地图，或者編年表。

“今天天气多可爱啊！”尼基丁走进他的房間說，“您真叫人奇怪，怎么能坐在房間里不出去呢？”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是个不善于言談的人，他要么是一声不响，要么是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事。現在他就是这样回答：

“不錯，很好的天气。現在是五月；不久就要到真正的夏天了。夏天跟冬天不同。冬天得燒炉子，可是夏天不燒炉子也暖和。夏天晚上开着窗子还是覺着热，冬天就連装了双层窗子也还是覺得冷。”

尼基丁在桌旁坐了沒到一分钟，就覺着煩悶了。

“晚安！”他說，站起来，打个呵欠，“我本来想告訴您一件跟我有关系的爱情方面的事，可是您呢，搞地理！人家剛跟您談到爱情，您就会立刻問：‘卡尔卡战役是在哪年？’您跟您那些战役啦，您那些丘庫奇岬^①啦，統統滾蛋吧！”

“您为什么生了气？”

“煩死了！”

他想到他还没有跟瑪紐霞談开，又想到現在找不到一个可以談一談自己的爱情的人，就心煩起来，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长沙发上躺下。书房里黑暗而沉靜。尼基丁躺在那儿，呆望着黑暗，不知什么道理，开始想像过两三年后他为办一件事要上彼得堡去，瑪紐霞怎样上車站去送他，哭哭啼啼；到了彼得堡，他怎样接着她寄来的一封长信，要求他快点回家。他呢，怎样写信給她……他的信开头照这样写：“我亲爱的小耗子！……”

“对了，我亲爱的小耗子！”他說，笑了。

他躺得不舒服。他就把两条胳膊垫在脑袋底下，抬起左腿来架在长沙发靠背上。他觉得舒服了。这当儿，窗口开始明显地发白，睡意蒙朧的公鸡在院子里叫起来。尼基丁接着想他怎样从彼得堡回来，瑪紐霞怎样到車站来接他，高兴得尖叫一声，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或者，更妙一点，他要个花招：半夜三更偷偷回到家来，厨娘替他开门，然后他踮起脚尖走进臥室，一声不响的脫掉衣服，一下子跳上床！她醒过来，乐得什么似的！

天大亮了。窗子和书房却不見了。在昨天他們騎馬路过的那个啤酒酿造厂的門前台阶上，坐着瑪紐霞，喃喃地說着什么。

^① 在西伯利亚。

随后她挽着尼基丁的胳膊，跟他一块儿走进市郊公园。在那儿他看见橡树和像帽子一样的乌鸦窠。有一个窠摇荡起来，谢巴尔津从里面探出头，大喝一声：“您没看过莱辛的书！”

尼基丁周身打一个冷战，睁开眼睛。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站在沙发前面，头往后仰着，正在打领带。

“起来吧，现在该到学校去了，”他说，“不应当穿着衣服睡觉。这样会弄坏你的衣服。应当脱了衣服睡在床上才对……”

照往常一样，他开始冗长的、抑扬顿挫的讲着人人早已知道的事。

尼基丁的第一堂课是二年级的俄文。九点钟整，他走进课堂，却看见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两个大字——瑪·謝。这两个字大概指的是瑪霞·谢列斯托娃。

“他们已经闻出来了，这些坏蛋……”尼基丁想，“他们怎么会什么都知道？”

第二堂文学课是在五年级。黑板上也写着瑪·謝两个字；他上完课走出课堂，听见身后来了一片叫嚷声，仿佛是戏院里最高楼座上传来的喝采声：

“好哇！谢列斯托娃！！”

由于合衣睡了一觉，他的脑袋不好受，身体慵懒发软。那些学生天天盼望着考试以前的停课，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心里厌烦，由于无聊而淘气起来。尼基丁呢，也厌烦，没理会他们的淘气，不断地走到窗前去。他看见大街给太阳照得挺亮。房子上面是透明的蓝天，鸟儿，远远的在苍翠的公园和许多房子的背后是广漠无垠的远方、罩在蓝色雾霭里的小树林、奔驰的火车冒出来的煤烟……

这时候有两个穿白上装的军官，耍弄着小马鞭，走过街上洋

槐的树蔭。然后有一群犹太人，长着白鬍子，戴着无檐帽，坐一辆带篷馬車經過这里。女家庭教师带着經理的孙女出来散步……索木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同另外两条狗一路跑过去……然后瓦丽雅穿一身素雅的灰色衣服和紅袜子，手里拿着《欧罗巴通报》，走过去。她必是上市立图书馆去了一趟……

下学还早得很呢——要到下午三点钟！而且下了学，他不能回家，也不能上謝列斯托夫家去，却得上沃尔夫家里去教課才行。这沃尔夫是个有錢的犹太人，改信路德派^①，不把孩子送进中学去，却請中学的教师到家里来教他們，上一回課給五卢布……

“心里真悶啊，悶啊，悶啊！”他暗想。

到三点钟，他上沃尔夫家去了，到了那儿他覺着時間好像长得无穷无尽似的。到五点钟他离开那儿，可是七点钟以前，他得回到中学去开教师會議——拟定四年級和六年級的口試時間表！

他到暮色很深的时候才离开中学，到謝列斯托夫家去；他心跳，臉紅。一个月以前，甚至一个星期以前，每逢他抱定主張向她求爱的时候，他总是准备好一大套話，有序言，有結尾語。現在呢，他却一个字也沒准备好，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所知道的只是今天他一定要說出自己的爱情，再拖下去是絕對不行了。

“我要邀她上花园里去，”他想；“我們先随便蹣跚一会儿，然后我就說出自己的爱情……”

前厅沒有一个入；他走进大厅，后来又走进客厅……那儿也沒有人。他听見瓦丽雅在楼上跟人吵嘴，还听見兒童室里有雇

① 路德派是基督教中的新教派。

来的女裁縫的剪刀的剪裁声。

这所房子里有一个房間同时有三个名字：小房間、过路的房間、黑房間。那里面有一个旧大立柜，里面装着药品、彈药、猎具。这房間里有一道窄小的木头楼梯通到楼上，楼梯上老是睡着猫。这房間有两个門——一个通到儿童室，一个通到客厅。尼基丁走进这个房間，預备上楼去，忽然儿童室的門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了，震得楼梯和立柜发顫；瑪紐霞穿着黑衣服，跑进房間来，手里拿着一段藍色衣料；她沒看見尼基丁，照直往楼梯口跑去。

“等一等……”尼基丁擋住她，“您好，戈德芙魯阿……容我……”

他上气不接下气，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他一只手拉住她的手，一只手抓住藍色衣料。她呢，半害怕，半惊奇，睜着大眼睛瞧他。

“容我……”尼基丁接着說，深怕她走掉，“我要跟您談一件事……只是……这儿不方便。我不能，我不能够……戈德芙魯阿，明白不，我不能……就是这么回事……”

藍色衣料掉在地板上，尼基丁拉住瑪紐霞的另一只手。她臉色煞白，努动嘴唇，然后从尼基丁面前往后退，退啊退的，发现自己夹在墙壁和立柜中間的角落里了。

“凭我的人格，我向您担保……”他輕声說，“瑪紐霞，凭我的人格……”

她揚起头，他就吻她的嘴唇，为了吻得久些，他用手指头捧住她的臉蛋；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他发现自己夹在墙壁和立柜中間的角落里了，她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拿脑袋抵着他的下巴。

随后他們双双跑进花园去了。

謝列斯托夫家有一个占地四俄亩的大花园，里面有約摸二十棵老楓树和菩提树，有一棵樅树，此外全是果树：櫻桃树啦、苹果树啦、梨树啦、野栗树啦、銀白的橄欖树啦……花也很多。

尼基丁和瑪紐霞一句話也不說，順林蔭路跑着，笑着，时不时地互相問些前后不連貫的話，誰也不回答。在花园的上空，一弯新月照着；在淡淡的月光中，含着睡意的郁金香和鳶尾花从黑暗的青草里探身出来，仿佛要求人家对它們談情說愛似的。

等到尼基丁和瑪紐霞回到正房里来，軍官們和小姐們已經到齐，正在跳瑪組卡舞^①。波梁斯基又領头带着众人跳“大圓圈”舞，走遍各个房間，跳完舞大家又玩“命运”。晚飯前，等到客人已經从客厅走进飯厅，只剩下瑪紐霞和尼基丁在一块儿，瑪紐霞就偎貼在他的身边，說：

“你自己去跟爸爸和瓦丽雅談吧。我怕羞……”

晚飯后，他去找老人談話。謝列斯托夫听他說完，想了想，說：

“承您看得起我和我女儿，我很感激，不过容我像朋友那样跟您談一談。我不是凭父輩的身分跟您講話，却是照上流人对上流人那样跟您講話。請您告訴我，您年紀还这么輕，何苦要結婚呢？只有乡下人才那么年輕就結婚，那当然是粗鄙。可是您是为什么呢？您这样年輕，就披上枷，戴上鎖，到底有什么乐趣呢？”

“我完全不能算年輕了！”尼基丁生气地說，“我已經快滿二十七岁了。”

① 波兰流行的一种舞蹈。

“爸爸，兽医来了！”瓦丽雅在隔壁房间里叫道。

谈话就此中断。瓦丽雅、玛纽霞、波梁斯基，送尼基丁回家。他们走到他的家门口，瓦丽雅说：

“为什么您那个神秘的什么劈里拍拉·劈里拍拉奇从来不在甚么地方露面？他尽可以上我们家里来玩啊。”

尼基丁走进房里去的时候，那位神秘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正坐在自己床上脱裤子。

“别睡觉，我的亲人儿！”尼基丁喘吁吁地对他说，“等一会儿，别睡觉！”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赶紧穿好裤子，慌张地问：

“什么事？”

“我要结婚啦！”

尼基丁在他的同伴身旁坐下，瞧着他，带着惊奇的眼神，好像觉得自己很古怪似地，说：

“您想想看，我就要结婚啦！跟玛霞·谢列斯托娃结婚！今天我求婚来着。”

“哦？她好像是个挺好的姑娘。只是她年轻得很。”

“是啊，她年轻！”尼基丁叹道，现出担忧的神气耸耸肩膀，“年轻得很，年轻得很哟！”

“她在我教过的中学里念过书。我知道她。她的地理还算不坏，历史可就不行了。她上课不专心听讲。”

不知什么缘故，尼基丁忽然可怜他的同伴，想对他说点温存的、安慰的话了。

“好朋友，您为什么不结婚呢？”他问，“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比方说，您为什么不去跟瓦丽雅结婚呢？她是个可爱的、挺好的姑娘啊！固然她很喜欢吵架，不过她那颗心……那是什么

样的心啊！她剛才还問起您呢。跟她結婚吧，我的好朋友！
嗯？”

他明明知道瓦丽雅絕不肯嫁給这么一个无味的、扁鼻子的人，可是仍旧劝他娶她。为什么呢？

“婚姻是終身大事，”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想一想，說，“人得面面顾到，考虑周詳才成，万不可以草率从事。慎重絕沒有害处，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因为一結婚，就不再做单身汉，要开始过新生活了。”

他开始讲那些人早已知道的話。尼基丁听不下去，道了晚安，回到自己房間里去了。他很快地脫掉衣服，很快地上床，为的是赶快开始想自己的幸福，想瑪紐霞，想将来，微微地笑着，忽然想起自己还没讀过萊辛的著作。

“我得讀一讀他的著作才成……”他想，“其实，話說回来，我何必讀它呢？滾他的！”

他給自己的幸福弄得很累，馬上就睡着了，臉上的微笑一直保持到第二天清早。

他在梦中听見地板上的得得馬蹄声；他夢見从馬房里先牽出来黑馬努林伯爵，随后牵出来白馬巨人，再后，它的妹妹瑪依卡……

2

“教堂里很拥挤，很嘈杂，有一回甚至有人叫喊起来；替瑪紐霞和我証婚的司祭长，隔着眼鏡望着人群，厉声說道：‘不准在教堂里走来走去，不准鬧，安安靜靜站在那儿禱告。應該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才对。’

“我的男傧相是我的两个同事，瑪尼雅的男傧相是波梁斯基上尉和盖尔涅特中尉。主教的唱詩班唱得好极了。烛花的爆声啦、亮光啦、花花綠綠的服装啦、軍官啦、无数快活滿意的臉啦、瑪尼雅那种特別嬌弱的神情啦，总之整个环境和婚礼的禱告詞，把我感动得流下泪来，使我滿腔得意。我想：近来我的生活开了多么茂盛的花，变得多么美丽而富于詩意！两年以前，我还是个大学生，我还在涅格林諾伊租住着便宜的公寓房間，沒有錢，沒有亲戚，而且，依我当时的想法，也沒有前途。現在呢，我是內地一个頂好的省城里的中学教員，收入牢靠，有人爱，万事如意。我想：都是为了我，这群人才聚在这儿；为了我，那三个枝形烛架才点亮，輔祭长才大声喊叫，唱詩班才努力唱好；不久我就可以叫一声妻子的那个年輕的人儿这么年輕，这么風雅，这么高兴，那也是为了我。我想起我們最初的相逢，想起我們城外的旅行，想起我的求爱，想起天气——这年的夏天，仿佛上天故意安排好了似的，天气好得不得了。当初住在涅格林諾伊，我覺得只有在长篇和中篇小說里才可能有的那种幸福，現在我却实际經歷到了，仿佛我現在已經把它抓在手心里了似的。

“行完婚礼，大家乱嘈嘈地圍着我和瑪尼雅，表白他們的真誠的快乐，向我們道喜，祝我們幸福。有一位准将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只向瑪紐霞一个人道喜，用尖細的蒼老嗓音对她說話，声音却响得整个教堂都听得見：

“‘我希望您哪怕在結婚以后也仍旧跟眼前一样是一朵玫瑰花，亲爱的。’

“軍官們、經理、所有的教师，都出于礼貌微微地笑；我也覺得我自己的臉上有一种愉快的、做作出来的笑容。史地教师，最亲爱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素来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話，这

时候使劲握住我的手，感动地说：

“‘这以前您没结婚，一直单身过活；现在您结婚了，要两个人一块儿生活了。’

“我们从教堂里出来，就坐车到一座两层楼的没涂灰泥的房子去，那是嫁奩的一部分，现在由我接收下来了。除了那所房子以外，瑪尼雅还带给我大约两万卢布，和一片叫做美里托諾甫斯卡亚的荒地，那儿有一所给看守人住的小房子，据说还有很多鸡、鸭，没人照管，变成野鸡、野鸭了。我从教堂来到这儿，就走进我的新书房，伸个懒腰，在一个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躺下来，摊开四肢，抽烟；我觉着软和，舒服，安乐，这是我生平从没感到过的。这当儿客人正在欢呼，前厅有一个不高明的乐队吹奏喜歌和种种乱七八糟的曲子。瑪尼雅的姐姐瓦丽雅跑进书房里来，手里拿着一个高脚玻璃杯，脸上现出一种古怪的紧张表情，仿佛嘴里装满了水似的；她分明还想再往前走，可是忽然又哭又笑起来，酒杯当的一声落在地板上。我们搀着她的胳膊，领她走了。

“‘谁也弄不懂！’后来她躺在后屋老奶妈的床上，含含糊糊地说，‘弄不懂，弄不懂！天哪，谁也弄不懂！’

“可是人人都十分明白：她比她妹妹瑪尼雅大四岁，却还没结婚；她哭，倒不是出于忌妒，却是因为她忧郁地领会到她的年华正在消逝，甚至也许已经消逝了。他们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带着一张沾着泪痕、擦了浓粉的脸回到客厅里来。我看见波梁斯基上尉在她面前端着一碟冰激淋，她拿小调羹舀着吃……

“这时候已经是清早五点多钟了。我拿起我的日记本来描写我的圆满而多彩的幸福，心想我要写出足足六页来，明天好念给瑪尼雅听；可是说来奇怪，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迷迷糊糊，跟在做梦一样；我只生动地想起瓦丽雅那段插曲，想写一句：‘可怜

的瓦丽雅!’我簡直能够照这样一直坐下去,写:‘可怜的瓦丽雅!’順便提一句,树叶沙沙地响起来,天要下雨了。烏鴉呱呱地叫;我的瑪尼雅剛剛睡着,不知什么道理,她的臉色忧愁。”

后来,有很长一陣子尼基丁沒写日記。八月初,他开始忙着复試和入学考試,过了圣母升天节^①,学校开学了。照例早上八点多钟他动身上学校去,到九点多钟就已經惦记瑪尼雅和他的新家,不住地看表了。上低年級課的时候,他就叫一个学生起来念书,让別的学生随着默写;在孩子們默写的时候,他自己坐在窗台上,閉了眼睛遐想;不管瞻望将来也好,回想过去也好,在他都是同等美妙,跟神話一样。上高年級課的时候,他叫学生念果戈理或普希金的散文,这使得他犯困;人啦、树啦、田啦、馬啦,在他的幻想里升起来,他就叹口气,仿佛給作者迷住似的,說:

“多好呀!”

在中午的休息時間,瑪尼雅打发人給他送来午飯,上面盖着雪白的小食巾,他就慢慢地吃着,吃吃停停,停停吃吃,好拉长享受的时间;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的午飯照例只有面包,他尊敬而羡慕地瞧着他,說些人人熟悉的事情,例如:

“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

放学以后,尼基丁先去教家館。最后到六点钟回家时,他就覺得又快活又不安,仿佛出去了整整一年似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楼去,找到瑪紐霞,摟住她,吻她,发誓說他爱她,沒有她就活不下去;又着重地說他十分惦记她,还提心吊胆地問她身体可好,为什么臉色那么无精打采。然后他們一块儿吃晚飯。飯后他在书房的沙发上躺下来,抽烟;她坐在他身旁,低声講話。

① 基督教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現在他的頂幸福的日子是礼拜天和假日，到了那种日子他就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在那种日子他过着純朴的、然而非常愉快的生活，它使他联想到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一点也不覺得厌倦地瞧他那头脑清楚、办事认真的瑪尼雅怎样布置她的窠儿；他自己也想表示自己在家里不是多余的人，就做些白費力气的事情，比方說，从車房里拉出双輪馬車来，繞着它走一圈看一遍。瑪紐霞用三头奶牛办了一个地道的牛奶場；在大小地窖里，她收藏着許多罐牛奶和許多小罐的酸奶酪，全是留着做牛油用的。有时尼基丁想开玩笑，就問她要一杯牛奶喝；她吓慌了，因为这攪乱了她定下的規矩；于是他笑着摟住她，說：

“算了，算了，我鬧着玩儿的，我的金子！我鬧着玩儿的！”

要不然，他就嘲笑她的小家子气，比方說，她在食櫥里找到一小块变了味的、跟石头那么硬的腊腸或者干酪，她就一本正經地說：

“让厨房里的用人拿去吃吧。”

他对她說，这么一点点东西只配放到捕鼠机上去，她就激昂地証明說男人根本不懂家务事，哪怕你送三普特重的珍饈美味到厨房去，也不会使得女僕大吃一惊的。他就同意她的話，欢欢喜喜地摟抱她。凡是她所說的公道話，他总觉得不平凡，惊人；至于她所說的跟他的主張抵触的話，他也覺得天真、动人。

有时候他起了玄想的兴致，他就談起抽象的問題来；她好奇地听着，瞧着他的臉。

“我跟你在一块儿，真是无限地幸福，我亲爱的，”他說，玩弄着她的手指头，或者把她的辮子拆散，再編好。“不过我不认为我这种幸福是一种偶然落到我身上来的东西，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幸福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合情合理的、势所必然的

現象。我相信人是自己的幸福的創造者，現在我得到的就是我自己創造的幸福。對了，我要不假裝謙虛地說：我自己創造了這幸福，我有權利享受這幸福。你知道我的過去。孤兒、貧苦、不幸的童年、慘淡的青春——這一切都是奮鬥，這就是我鋪平的、達到幸福的一條路……”

十月間，中學遭到重大的損失：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腦袋上生了丹毒，死了。他臨死的前兩天，已經神志不清，說昏話了；不過哪怕是說昏話，他也只說些人人都明白的事情。

“伏爾加河流進里海……馬吃燕麥和草料……”

他出殯的那天，學校停課。他的同事和學生抬着靈柩；在到墳地去的一路上，學校的唱詩班唱着《神聖的上帝》。三個神甫，兩個執事，所有男學生和中學的教職員，還有主教那個穿着講究的長外衣的唱詩班都參加了出喪的行列。過路的行人碰見這隆重的出殯行列，就在胸前畫十字，說：

“求上帝讓我們大家都死得這麼風光才好。”

從墓園回到家來，尼基丁感動得很，從桌子抽屜里找出日記本來，寫道：

“我們剛剛把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雷席茨基放進墳墓。

“祝你的尸骨從此享受安寧，謙虛的工作者！瑪尼雅、瓦麗雅、送葬的一切女人全動了真情，哭了，也許因為她們知道這沒有趣味的、死板的男人永世沒被任何一個女人愛過吧。我原想在我同事的墳墓上說几句熱情的話，可是有人警告我，說這樣會惹得校長不高興，因為他不喜歡這個亡人。自從結婚以來，好像這還是第一天我的心頭不輕鬆。……”

後來在這一學期里，沒出什麼特別的事。

冬天天氣蕭索，下着濕雪，不算太冷；比方說，在主顯節^①的

前夜，大風哀号了一夜，仿佛到了秋天似的；水从房檐上滴下来；到早晨，在举行水祓淨仪式^②的时候巡警不許人到河上去，因为据说冰在膨脹，变黑了。可是，尽管天气坏，尼基丁生活得仍旧跟夏天一样幸福。他甚至找到了另外一种娱乐：他学会了玩“文特”^③。只有两样东西偶尔使他煩躁，惹他生气，似乎妨害他的幸福不能变得圓滿，那就是猫和狗，这是他連同妻子的嫁奩一齐接收下来的。各房間里，特别是在早晨，总有一股动物园的气味，任凭怎么样也消不掉那股臭气；猫常跟狗打架。那凶恶的穆希卡一天要喂个十次才行；它至今还是不认尼基丁，老是对他嗥：

“嗚……汪汪汪……”

四旬斋的一天晚上，他在俱乐部打完牌，午夜走回家去。天黑，下雨，道路泥濘。尼基丁觉得心头有一种不愉快的味道，無論如何也說不清是什么緣故。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在俱乐部里打牌輸了十二个卢布呢，还是因为付牌賬的时候有一位牌手說了句尼基丁当然有的是錢，那意思明明是指着他妻子的陪嫁錢說的。他并不心疼那十二卢布，牌手的那句話也沒有什么可气的地方；不过，那不愉快的感觉仍旧存在。他甚至不想回家去了。

“呸，真不好！”他說，在一个灯柱旁边站住。

他猛的想到他所以不心疼那十二卢布，是因为那笔錢他是白来的。如果他是工人，那他就会明白每一个戈比的价值，就不会不在乎輸贏。再者，他心想：就是他的全部幸福也完全是白来的，沒費什么力，对他來說实在是奢侈品，就跟药物对健康的人來說也是奢侈品一样。要是他跟大多数的人那样，老是为面包

① 基督教的节日，祝耶穌出現，在一月六日。

② 基督教的仪式，为水祝福，在一月六日举行。

③ 一种牌戏名。

操心，为生存奋斗，要是他工作到胸口和背脊发痠，那么晚饭啦、温暖舒服的住宅啦、家庭幸福啦，才会成为他生活中的必需品、奖品、装饰品；照眼前这样，那一切在他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罢了。

“呸，真不好！”他又说，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是坏兆头。

等他走到家，瑪尼雅已经睡在床上。她呼吸均匀，满脸笑容，明明睡得很舒服。一只白猫躺在她身旁，蜷成一团，呜呜地打呼噜。尼基丁点亮蜡烛，点上一根烟，瑪尼雅醒来了，一口气喝下一杯水。

“我大吃了一顿蜜饯，”她说，笑了。“你上我家去啦？”她停了一停，问道。

“没有，我没去。”

尼基丁已经知道波梁斯基上尉（瓦丽雅最近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要调到西部的一省去，他已经在城里各处辞行，所以他岳丈的家里很沉闷。

“今天傍晚瓦丽雅来了一趟，”瑪尼雅说，坐起来。“她没说什
么，可是从她脸上看得出来她多么难过，可怜虫！我看不入眼那个波梁斯基。他胖得皮松肉软，一走路，一跳舞，他的腮帮子就
颤抖……我绝不会挑中那种人。不过，我本来总当他是个正派人。”

“就是现在我也认为他是正派人，”尼基丁说。

“那么他为什么待瓦丽雅那么不好？”

“怎见得不好呢？”尼基丁问，开始气恼那只白猫，它正在伸懒腰，拱起背来。“据我所知道的，他并没求婚，也没应许她什
么呀。”

“那他为什么常上我家去？要是他不想跟她結婚，他就不應該去。”

尼基丁吹熄蜡烛，上了床。可是他覺着不睏，也不想躺着。他覺得自己的脑袋又大又空，跟粮仓一样，有些特別的新思想在里面游蕩，好像是些高大的阴影。他想：除了那盞神像灯的柔光所照着的恬靜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和那猫平靜甜蜜的生活着的这个小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生出热烈迫切的願望，一心想上那个世界去，在一个工厂或什么大作坊里做工，或者去发表演說，去写文章，去出版书籍，去奔走呼号，去劳累，去受苦……他需要一样东西来抓住他的全身心，使得他忘記自己，不管个人的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樣的單調无味。他的脑子里忽然活生生地升起謝巴尔津的剃光鬚子的模样，吃惊地对他说：

“您居然沒讀过萊辛的著作！您多么落后！天哪，您多么墮落！”

瑪尼雅又喝水。他瞧着她的脖子，瞧着她的丰满的肩膀和胸脯，想起当初准将在教堂里說过的那几个字——“玫瑰花”。

“玫瑰花，”他嘟囔了一句，笑起来。

他的笑声由床底下睡意蒙眬的穆希卡的吠声接应着：

“鳴……汪汪汪……”

濃重的怨恨像一个冰凉的小錘子那样搗他的心；他有心想对瑪紐霞說句粗魯的話，甚至想跳起来打她。他心跳起来。

“这么一說，”他抑制着自己的憤怒問，“当初我既是上你們家去，我就非跟你結婚不可嗎？”

“当然。这你自己也很明白嘛。”

“真妙。”

过了一分钟，他又說：

“真妙。”

为了让自己的心跳得慢些，为了少說廢話，尼基丁就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长沙发上躺下来，也不垫个枕头；后来他又躺在地板上的地毯上。

“簡直是胡想！”他寬慰自己說，“你是教师，干的是頂高尚的职业……你何必还要什么另外的世界？真是荒唐！”

可是他立刻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說：他完全算不得教师，不过是官僚罢了，跟那教希腊文的捷克人一样地庸碌无能。他素来沒有教书的志向，一点也不懂儿童教育，对它也从不发生兴趣；他不知道該怎样对待孩子才好；他不明白他所教的課的意义，甚至也許簡直沒教对。可怜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固然明明白白地笨，所有的孩子和他的同事却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都料得出他的作为，可是他尼基丁跟那捷克人一样，善于掩藏自己的蠢笨，巧妙地蒙哄大家，装出“謝天謝地，一切都順順当当”的样子。这些新想法使得尼基丁害怕；他丢开它們，罵它們荒唐，相信这全是因为他神經脆弱，将来他会笑他自己。

到第二天早晨，他果然笑自己神經衰弱，罵自己是个娘們儿；可是他已經清楚地感到他的平靜心境消失了，也許从此消失，不能挽回了；在这沒塗灰粉的两层楼的小房子里，要想幸福在他已經不可能了。他发觉幻想已經破灭，一种新的、心思不宁的、自覺的生活正在开端，这跟平靜心境和个人幸福却不能并存。

第二天是礼拜天，他在学校的小教堂里碰見校长和同事。他覺得他們都仿佛在費尽心机周密地遮盖自己的无学和对生活的不滿；他为了不在他們面前露出自己的心慌意乱，就陪着笑臉，讲些廢話。然后他上火車站去看邮車开来，再开走；他覺着

倒是剩下自己一个人，不跟别人敷衍，还痛快些。

回到家，他碰见瓦丽雅和他岳丈来他家吃饭。瓦丽雅带着泪眼，抱怨头痛；谢列斯托夫吃了很多东西，说是眼下的青年人全靠不住，他们当中很少人有正人君子的胸襟。

“这是粗鄙！”他说，“我要当面对他这样说：‘这是粗鄙，先生。’”

尼基丁陪着笑脸，帮玛纽霞照应客人，可是吃过饭，他却走进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门。

三月的太阳光明灿烂，照进玻璃窗，在桌上洒下炎热的光。这天只不过是这月的十二日，可是马车夫已经在赶马车^①，惊鸟已经在花园里噉噉喳喳地吵闹。照这种天气，往常玛纽霞总会进来，伸出一条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告诉他说马儿或者带篷马车已经等在门口，问他她应该穿什么衣服才不致着凉。春天开始了，跟去年春天一样的美妙，应许了同样的欢乐……可是尼基丁却在想：现在，请个假，上莫斯科去，到涅林诺伊他的旧居去住下来才好。在隔壁房间里，他们在喝咖啡，谈着波梁斯基上尉；他极力不去听他们的话，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着：“天哪，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给庸俗，庸俗，团团围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酪、一罐罐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屈辱、更使人愁闷的东西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啦！”

1894 年

① 照理这时候天气还冷，雪没化，应当赶雪橇才对。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1

婚礼以后，就連清淡的凉菜也沒有；新婚夫妇各自喝下一杯酒，就換上衣服，坐馬車到火車站去了。他們沒有举行欢乐的結婚舞会和晚餐，沒有安排音乐和跳舞，却到二百俄里以外参拜圣地去了。許多人都贊成这个办法，說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已經有官銜，而且年紀也不算輕，熱鬧的婚礼或許不大相宜了；再者，在一个五十二岁的官吏跟一个剛滿十八岁的姑娘結婚的时候，音乐也叫人听着乏味。大家还說：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是一个規規矩矩的人，其所以想出到修道院去旅行一趟，是特意要让年輕的新娘知道，就連在婚姻中，他也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

人們紛紛到車站去給这对新婚夫妇送行。一群亲戚和同事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酒杯，专等火車一开就嚷“鳴啦”，新娘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戴一頂高礼帽，穿着教員制服，已經喝醉，臉色很蒼白，不住地端着酒杯向窗子那边伸过头去恳求的說：

“阿紐达①！阿尼雅②，阿尼雅！有一句話要跟你說！”

安娜在窗口弯下腰来湊近他，他就湊着她的耳朵小声說話，

用一股酒臭气熏着她，用呼出来的气吹着她的耳朵，结果她甚么也听不明白。他在她脸上、胸上、手上画十字；同时他的呼吸发颤，眼泪在他眼睛里发亮。安娜的兄弟，那两个学生，彼嘉和安德留沙，在他背后拉他的制服，用忸怩的口气悄悄说：

“爸爸，别说了……爸爸，不要这样……”

火车开了，安娜看见她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脚步踉跄，酒也洒了，他的脸容多么可怜、善良、惭愧啊。

“呜——啦！”他嚷道。

现在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瞧一下车厢，把东西放到架子上去，在年轻的妻子对面坐下来，微微笑着。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官吏，相当结实，挺胖，保养得很好，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嘴唇上下却没有留胡子。他那剃得光光、轮廓鲜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肉，那块肉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肥脸蛋上去。他风度尊严，动作从容，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来了，”他微笑着说，“五年前柯索罗托夫接受二等圣安娜勋章，去向大人道谢的时候，大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脖子上。’这得说明一下。当时柯索罗托夫的太太，一个爱吵架的轻佻女人，刚刚回到他家里来，她的名字就叫做安娜。我希望等我接受二等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不会有理由对我说这种话。”

他那双小眼睛微笑着。她也微笑，可是一想到这个人随时

①、② 安娜的爱称。

会用他那粘湿的厚嘴唇吻她，而且她没有权利拒绝，就觉着心慌。他那胖身子只要微微一动，就会吓她一跳；她觉得又是可怕又是讨厌。他站起来，不慌不忙的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上衣和坎肩，穿上长袍式的睡衣。

“这样就舒服一点了，”他在阿尼雅身旁坐下来說。

她想起参加婚礼的时候多么痛苦，那时候她觉着不管神甫也好，来宾也好，总之，教堂里每一个人都忧愁地瞧着她，暗自問着：这么一个可爱的漂亮姑娘为甚么，究竟为甚么嫁给这么一个没有趣味、上了岁数的人呢？只不过那天早晨，她还因为一切布置得很好而高兴，可是后来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现在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时候，她却觉着做错了事，上了当，荒唐可笑了。现在她跟一个阔人结婚了，可是她仍旧没有钱，她的婚服是賒賬縫制的；今天她父亲和弟弟来给她送行，她从他们的脸容看得出来他们身边连一个钱也没有。今天他们有晚饭吃吗？明天呢？不知甚么缘故她觉着眼下她不在家，她父亲和那两个男孩坐在家里正在挨饿，就跟母亲下葬后第一天傍晚那样感到凄凉。

“啊，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甚么我那么不幸啊？”

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是个庄重的、不惯于跟女人打交道的人，他挺别扭地摸一摸她的腰，拍一拍她的肩膀；她却想着钱，想着母亲，想着母亲的死。她母亲去世以后，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一个中学里的绘画和习字教员，喝上了酒，紧接着贫穷就来了。男孩们没有皮靴和雨鞋穿，她父亲给拉到调解法官那儿去，有一个民事执行吏跑来把家具列了清单……多么丢脸啊！阿尼雅只得照料喝醉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上市场；遇到有人称赞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她就觉着全世界都在瞧她的便宜的帽子和靴子上用墨水染过的窟窿。到晚上她常常哭，心里

充滿不安的、擺脫不掉的思想，老是擔心她父親很快就會因為有嗜好而被學校辭退，那他会受不了，于是也跟母親一樣死掉。可是後來他們所認識的一些太太們出頭張羅起來，開始替安娜找一個好男人。不久她們就找到了這個莫杰斯特·阿歷克塞伊奇，既不年輕，也不好看，可是有錢。他在銀行里大約有十萬存款，還有一個租賃出去的祖傳的田莊。這個人規規矩矩，很得上司的賞識；人家對安娜說，要他請求大人寫封信給校長，甚至給督學，以免彼得·列昂契奇被辭掉，那在他是不費甚么事的……

她正在回想這些事，却忽然聽見音樂聲飄進窗口來，摻雜着嗡嗡的說話聲。原來火車在一個小車站上停住了。在月台外面的人群里，有一個手風琴和一個吱嘎吱嘎響的便宜提琴正在奏得熱鬧，軍樂隊的聲音從高高的樺樹和白楊後面，從浸沉在月光中的別墅里傳來；別墅里一定在開跳舞晚會。別墅的住客和城里人遇到好天氣，總要到這兒來透一透新鮮空氣，如今他們正在月台上走來走去。這當中有一個人是所有的消夏別墅的房東，富翁，他是一個又高又胖的黑發男子，姓阿爾狄諾夫。他生着暴眼睛，臉長得像亞美尼亞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穿一件襯衫，胸前沒系扣子，腳上穿一雙帶馬刺的高統靴，從肩膀上搭拉下來一件黑斗篷，拖在地上像長后襟一樣。兩條獵狗跟在他身後，用尖鼻子嗅着地面。

眼淚仍舊在阿尼雅的眼睛里閃亮，可是她現在不再回想她母親，不再想到錢，不再想到她的婚事了；她跟她認得的学生和軍官握手，歡暢地微笑着，很快地問：

“您好！您怎樣？”

她走出去，站在兩個車廂中間的小站台上，讓月光照着，好讓大家都看見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着帽子。

“为甚么我們的火車停在这儿不走？”她問。

“这是个錯車的车站，”別人回答她說，“他們在等郵車开来。”

她看見阿尔狄諾夫在看她，就卖弄風情地眯細眼睛，大声讲法国話。于是，因为她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她听見了音乐，因为月亮映在水池上，又因为阿尔狄諾夫，那出名的風流男子和幸运的寵儿，那么热切而好奇地瞧着她，还因为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她忽然觉着快活起来；等到火車开动，她所認識的軍官們向她行軍礼告别，她索性哼起树林后面軍乐队轰轰响着送来的波兰舞曲了；她一面走回車室，一面覺得方才在那小車站上好像已經得到保証；不管怎样，她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盘桓了两天，然后回到城里。他們住在公家的房子里。每逢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出去办公，阿尼雅就彈鋼琴，或者郁闷得哭一陣，再不然就在一个躺椅上躺下来，看小說，或者翻时装杂志。吃飯时候，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吃得很多，談政治，談任命、調职、褒奖，还談到人必須辛苦工作，說是家庭生活不是取乐，而是尽責，說是一个个的戈比都当心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又說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比世界上任甚么东西都要紧。他手里捏紧一把食刀像拿着一把劍似的，說：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責任！”

阿尼雅听着他講話，心里害怕，吃不下去，通常总是餓着肚子从桌旁站起来。飯后她丈夫睡午覺，鼾声很响，她就出門去看她家里的人。她父亲和弟弟带着一种特別的神情瞧她，仿佛剛才在她进門以前，他們正在罵她不該为錢嫁給一个她并不爱的枯燥无味的男子似的；她的沙沙响的衣襟、她的鐲子、她周身上下那种太太气派，使他們覺得拘束，侮辱了他們。他們在她面前

有点窘，不知道該跟她談甚么好；不过他們还是跟从前那样爱她，吃飯时候她不在座还会觉着不慣。她跟他們一块儿坐下来喝白菜湯，喝粥，吃那种有蜡烛气味的羊油煎出来的土豆。彼得·列昂契奇用发抖的手拿起酒瓶斟滿他的酒杯，带着貪饒的神情，带着憎恶的神情匆匆喝乾，然后斟第二杯，第三杯……彼嘉和安德留沙，那两个生着大眼睛的、又白又瘦的男孩，夺过酒瓶来，着急地說：

“喝不得了，爸爸。……够了，爸爸。……”

阿尼雅也不安，央求他別再喝了；他却忽然冒火了，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准人家管我！”他嚷着，“頑皮的男孩！淘气的姑娘！我要把你們統統赶出去！”

不过他的声音流露出軟弱和忠厚，誰也不怕他。飯后他总是仔細地打扮自己。他臉色蒼白，下巴上因为刮鬍子不小心而留下一个口子。他伸长了瘦脖子，在鏡子前面足足站半个钟头，加意修飾，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捋黑唇髭，周身洒上香水，把領带打成花結；然后他戴上手套和高礼帽，出門教家館去了。如果那是放假的日子，他就待在家里繪画或者彈小風琴，那个琴就呼呼响，咕咕叫起来。他极力彈出匀称和諧的声音，边彈边唱；要不然就向男孩們发脾气：

“可恶的东西！混蛋！你們把这乐器弄坏啦！”

每到傍晚，阿尼雅的丈夫就跟那些同住在公家房子里的同事們打牌。在打牌的时候，那些官員的太太也聚到一起来，她們都是些丑陋的、装束粗俗的、跟厨娘一样愚魯的女人。于是种种誹謗的話就在这房子里开始了，那些話跟这些官太太本身一样的丑恶和粗俗。有时候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带着阿尼雅到

戏院去。在休息时间，他从不放她离开身边一步，挽着她的胳膊走过长廊和休息室。每逢他跟甚么人打过招呼以后，就立刻小声对阿尼雅说：“他是五等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这人家道殷实……有房产……”他们走过饮食部的时候，阿尼雅很想吃点甜东西，她喜欢吃巧克力糖和苹果饼，可是她没有钱，又不好意思问丈夫要钱。他呢，拿起一个梨，用手指头揉搓一阵，犹疑不定地问：

“多少钱一个？”

“二十五个戈比！”

“好家伙！”他回答，把那只梨放回原位；不过不买东西就走出饮食部又不像话，他就叫了瓶矿泉水，自己全喝光，眼泪都涌到眼睛里来了。在这种时候，阿尼雅总是恨他。

或者他忽然涨红脸，很快地对她说：

“向那位老太太鞠躬！”

“可是我不认识她。”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长的太太！我说，你倒是鞠躬啊！”他固执地埋怨道，“你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

阿尼雅就鞠躬，她的脑袋也果然没有掉下来，可是这使她难过。她丈夫要她做甚么她就做，同时她又恼恨自己：他把她当作一个最傻的傻瓜一样地欺骗她。她原是只为了钱才跟他结婚的，不料现在她比婚前更缺钱。早先，她父亲至少有时候还给她二十戈比，可是现在她连一个钱也没有。偷偷拿钱，或者跟他要钱，她都办不到；她怕她丈夫，她在他面前发抖。她觉着她灵魂里仿佛很久以来就存着她对这个人的怕惧似的。从前她小时候觉着中学校长永远是世界上顶威严可怕的一种力量，他好比黑云似地压下来，或者火车头似地开过来，要把她压死似的；另一个

同样的力量是那位大官，这是全家常常談起，而且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人；此外还有十几个别的力量，不过怕得少一点，其中有一个中学教师，他上唇剃光了鬍子，严厉，无情；現在，最后来了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这个規規矩矩的人，他連相貌都长得像校长。在阿尼雅的想像中所有这些力量化成一个力量，活像一只可怕的大白熊，威逼着像他父亲那样的弱者和罪人。她不敢說頂撞的話，勉強陪着笑臉，每逢受到粗魯的爱撫，被那种使她心惊胆战的摟抱所玷污的时候，还假装出快乐的样子。

彼得·列昂契奇只有一回大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好让他还一笔很討厭的債，可是那是多么受罪啊！

“很好，我給您这笔錢，”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想了一想说：“可是我警告您，往后您要是不戒酒，我就再也不帮您忙了。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人养成这样的嗜好是可耻的！我不能不向您提起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实：許多有才干的人都是被这种嗜好毀掉的，而他們一戒掉酒，日后就可能做大官。”

随后是很长的句子：“按照……”“由于这种情形……”“只因为上述的种种……”可怜的彼得·列昂契奇受了侮辱而十分难堪，反倒更想喝酒了。

男孩們总是穿着破靴子和破褲子来看望阿尼雅，他們也得听他的教訓。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責任！”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對他們說。

他不給他們錢。可是他給阿尼雅鐲子、耳环、胸針，說是这些东西到了急难的日子自有用处。他常常开她的抽屜的鎖，查看一下那些东西在不在。

这当儿冬天来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很久，当地报纸就发布消息，说一年一度的冬季舞会“定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傍晚打完牌以后，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总是很兴奋，跟那些官太太们交头接耳，担心地打量阿尼雅，随后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上很久，想心事。最后，一天晚上，夜深了，他在阿尼雅面前站定，说：

“你应当做一件跳舞衣服。听明白没有？只是请你跟玛丽雅·格利果列芙娜和娜达里雅·库兹明尼希娜商量一下。”

他给了她一百卢布。她收下钱，可是她在定做跳舞衣服的时候并没有找谁商量，只跟父亲提了一下；她极力揣摩她母亲会穿甚么样的衣服参加舞会。她那故去的母亲素来打扮得顶时髦，老是为阿尼雅忙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洋娃娃一样，教她说法国话，教她把玛祖卡舞跳得极好（她在婚前做过五年家庭教师）。阿尼雅跟母亲一样会用旧衣服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賃 bijoux^① 穿戴起来；她也跟母亲一样会眯细眼睛，娇声娇气地说话，做出嫵媚的姿势，遇到必要时候装得兴高采烈，或者做出哀伤的、叫人琢磨不透的神情。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神经质、经常打扮得很漂亮的习惯。

在动身去参加舞会的半个钟头以前，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没穿礼服走进她的房间，为了照一照她的穿衣镜，好把勋章挂在自己脖子上，他一见她的美丽和那身新作成的轻飘衣服的

① 法語：貴重的首飾。

灿烂夺目，不由得呆住了，得意的摩挲着络腮胡子说：

“原来我的太太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原来你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啊！阿紐达！”他接着说下去，却忽然换了庄严的口气，“我已经使得你幸福了，那么今天你也可以办点事来使我幸福一下。我求你想法跟大人的太太拉攏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求你办一办！有她出力，我就能谋到高级陈报官的位子！”

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他们到了贵族俱乐部，门口有看门人守着。他们走进前厅，那儿有衣帽架、皮大衣，僕役川流不息，袒露着肩膀和胸部的女人用扇子遮挡穿堂风。空气里有煤气灯和士兵的气味。阿尼雅挽着丈夫的胳膊走上楼去，耳朵听着音乐声，眼睛看着大镜子里她全身给许多灯火照着的影子，心头不由得涌上来一股欢乐，而且又跟那回在月夜下在小车站上一样感到了幸福的预兆。她带着自信的心情骄傲的走着，这是她第一回觉着自己不是姑娘，而是成年的女人，她不自觉地摹仿故去的母亲的步态和气派。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觉着自己闊綽和自由。就连丈夫在身旁，她也不觉着难为情，因为她跨进俱乐部门口的时候，已经本能地猜到：老丈夫在身旁不但一点也不会使她减色，反而会给她添上一种男人十分喜欢的、搔得人心痒的神秘意味。大厅里乐队已经在奏乐，跳舞开始了。阿尼雅经历过公家房子里的那段生活以后，目前遇到这种亮光、彩色、音乐、闹声，就向大厅扫了一眼，暗自想道：“啊，多好啊！”她立刻在人群里认出了她所有的熟人，所有以前在晚会上或者游园会上见过的人，所有的军官、教員、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狄諾夫和那些上流社会的女人。这些女人有的浓装艳抹，有的露出一大块肩膀和胸脯，有的漂亮，有的难看；她们已经在慈善市场的小棚和亭子里占好位子，开始卖东西，替穷人募捐了。有一个身材魁伟、

戴着肩章的軍官（她还是当初做学生的时候在旧基輔街跟他認識的，可是現在想不起他的姓名了）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請她跳华尔茲舞；她就离开丈夫，翩翩起舞，馬上覺得自己好像在大風暴中坐着一条小帆船随波起伏，丈夫已經远远地留在岸上了似的……她热烈而痴迷地跳华尔茲舞，然后跳波兰舞，再后跳卡德里尔舞，从这个舞伴手上飞到另一个舞伴手上，給音乐声和嘈杂声鬧得迷迷糊糊，讲起話来俄国話里夹几句法国話，发出嬌滴滴的声調，不住哧哧地笑，脑子里既沒有想她丈夫，也沒有想別的人，別的事。她引得男子紛紛艳羨，这是明明白白的，实在，也不可能不这样；她兴奋得透不出气，顫巍巍的抓紧扇子，覺着口渴。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穿一件有汽油味的、揉縐的礼服，走到她面前，递給她一小碟紅色冰激凌。

“今天傍晚你真迷人，”他快活地瞧着她說，“我从沒像今天这么懊悔过，你不該急急忙忙地結婚……何必結婚呢？我知道你是为我們的緣故才結婚的，可是……”他用发抖的手拿出一卷鈔票来，說：“今天我收到了教家館的薪水，可以还清我欠你丈夫的那笔錢了。”

她把小碟递到他手里，立刻就有人扑过来，一轉眼間就把她帶到远处去了。她从舞伴的肩膀上望出去，一眼看見她父亲伸出胳膊摟住一个女人，在地板上滑着走，帶她在舞厅里迴旋。

“他在沒有喝醉的时候多么可爱！”她想。

她跟原先那个魁偉的軍官跳瑪組卡舞；他庄严而笨重，像一具穿着軍服的兽尸，一面走动一面微微扭动肩膀和胸脯，微微頓着脚，仿佛他非常不想跳舞；她呢，在他四周輕盈地跳来跳去，用她的美貌和裸露的脖子打动他的心；她的眼睛兴奋的燃燒着，她的动作充滿热情；他却变得越来越冷淡，像皇帝发了慈悲似地向

她伸出手去。

“好哇，好哇！……”旁觀的人們說。

可是魁偉的軍官也漸漸的來勁了；他活潑起來，興奮起來，已經給她的嫵媚迷住，滿腔熱火，輕盈而年輕地跳動着；她呢，光是扭動肩膀，調皮地瞧着他，仿佛現在她是皇后，他成了奴隸似的；這當兒她覺着整個大廳里的人都在瞧他們，每個人都呆住了，而且嫉妒他們。魁偉的軍官還沒來得及為這場舞蹈向她道謝，忽然人群讓出一條路來，男人們有點古怪地挺直身子，垂下兩只手貼在褲縫上……原來，禮服上挂着兩顆星章的大人向她走過來了。是的，大人確實向她走過來了，因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臉上現出甜蜜的笑容，同時像在咀嚼甚么東西似的舔着自己的嘴唇，他每逢看見漂亮女人總要這樣。

“真高興，真高興……”他開口了，“我要下命令罰您的丈夫坐禁閉室，因為他把這樣一宗寶貝一直藏到現在，瞞住我們。我是受我妻子的委託來找您的，”他接着說，向她伸出胳膊，“您得幫幫我們的忙……嗯，對了。……應當照美國人的辦法那樣……發給您一份美人獎金才對……嗯，對了……美國人……我的妻子等得您心焦了。”

他帶她走到一個小棚那兒，給她引見一個上了歲數的婦人，那女人的下半截臉大得不成比例，看上去倒好像嘴里含着一塊大石頭似的。

“請您幫幫我們的忙，”她帶點鼻音嬌聲嬌氣地說，“所有的美人兒都在為我們的慈善市場工作，只有您一個人不知甚么緣故却在玩樂。為甚么您不肯幫幫我們的忙呢？”

她走了，阿尼雅就接替她的位子，守着茶杯和銀茶炊。她這兒的生意馬上就興隆起來。阿尼雅賣一杯茶收整整一盧布，硬

逼那魁偉的軍官喝了三杯。富翁阿尔狄諾夫生着一双暴眼睛，害着气喘病，也走过来了。他不像夏天阿尼雅在火車站看見的那樣穿一身古怪的衣服，而是跟別人一樣穿着礼服了。他两眼盯紧阿尼雅，喝下一杯香檳酒，付了一百卢布，然后喝点茶，又給了一百——始終沒开口說話，因为他害气喘病而透不过气来……阿尼雅召来买主，收下他們的錢；她已經深深相信，她的笑容和眼光准能給这些人很大的快乐。她这才明白：她生下来是专为过这种熱鬧、燦爛、欢笑的生活，享受音乐和舞蹈，获得許多崇拜者的；她許久以来所害怕的那种威逼着她、要把她活活压死的力量依她看来显得可笑了；現在她誰也不怕，只是可惜母亲已經去世，要是如今在場，一定会为她的成功跟她一块儿高兴呢。

彼得·列昂契奇臉色已經发白，不过两条腿还算站得穩，他走到小棚这儿来，要一小杯白兰地喝。阿尼雅臉紅了，料着他会說出甚么不得体的話（她已經因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穷酸、这样平凡的爸爸而覺着难为情了）；可是他喝干那杯酒，从他那卷鈔票里抽出十卢布来往外一丢，一句話也沒說就尊嚴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看見他跟一个舞伴参加 grand rond，这时候脚步已經不穩，嘴里不断地囁着什么，弄得他的舞伴十分狼狽；安娜想起三年前他在舞会上也这样脚步踉蹌，吵吵囁囁，結果被巡官押回家来睡覺，第二天校长威吓他說要革掉他的差使。这种回忆来得多么不是时候啊！

等到小棚里的茶炊熄灭，疲乏的女慈善家們把自己的进款交給那位嘴里含着石头的中年妇人的时候，阿尔狄諾夫就伸出胳膊来挽住阿尼雅，走到飯厅去，那儿已經为全体参加慈善市場的人們开好了晚飯。吃晚飯的只不过二十来个人，可是很熱鬧。

大人提議干杯：“在这堂皇的餐厅里，应当为今天市場的主体，那些廉价食堂的兴隆而干杯。”陆軍准将提議“为那种就連大炮也要屈服的力量干杯”，大家就紛紛举出酒杯去碰杯。真是快活极了，快活极了！

临到阿尼雅由人送回家去，天已經大亮，厨娘們上市場去了。她高高兴兴，带着醉意，脑子里滿是新印象，不过已經头昏脑脹，就脫掉衣服，往床上一躺，立刻睡着了……

当天下午一点多钟，女僕来叫醒她，通报說阿尔狄諾夫先生来拜訪了。她赶快穿好衣服，走进客厅。阿尔狄諾夫走后不久，大人来了，为她参加慈善市場工作而向她道謝。他带着甜蜜蜜的笑容瞧她，像是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舔着嘴唇，吻她的手，請求她准許他以后再来拜訪，然后告辞走了。她呢，站在客厅中央，又惊又呆，不能够相信她的生活这么快就起了变化，惊人的变化；这当儿她丈夫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走进来了……現在他站在她面前也現出那种巴結的、諂笑的、农奴样的低声下气神情了，这样的神情她常在他遇見权貴和名人的时候才在他臉上看見。她又是快活，又是气愤，又是輕蔑，而且相信自己無論說什么話也沒关系，就咬清每个字的字音說：

“走开，蠢貨！”

从这时候起，阿尼雅再也沒有空閑的日子了，因为她时而参加野餐，时而坐車出去兜風，时而演戏。她每天都要到夜半以后才回家，在客厅地板上睡一觉，过后却又动人地告訴大家說她怎样睡在花丛底下。她需要很多的錢，不过她不再怕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了，花他的錢就跟花自己的一样；她不央求他，也不硬逼他，光是給他送賬单或者条子去。“交来人二百卢布，”或者“即付一百卢布。”

到复活节，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領到了二等安娜勳章。他去道謝的時候，大人放下報紙，在椅子上坐得更靠后一点。

“那么現在您有三个安娜了，”他說，看着自己的白手和粉紅指甲，“一个挂在您的鈕扣眼上，两个挂在您的脖子上。”

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出于謹慎举起两个手指头来放在嘴唇上，免得笑声太响。他說：

“現在我只巴望小符拉吉米尔出世了。我斗胆請求大人做教父。”

他指的是四等符拉吉米尔勳章；他已經在揣想将来他怎样到处去讲自己这句妙語双关的話了；这句话来得又快当又大胆，妙极了。他本来还想說点同样妙的話，可是大人又埋下头去看报，光是对他点一点头……

阿尼雅老是坐上三匹馬拉着的車子到处奔走，她跟阿尔狄諾夫一块儿出去打猎，或是演独幕剧，或是出去吃晚飯，越来越不大去找自己家里的人。現在他們吃飯沒有她来作伴了。彼得·列昂契奇酒癮比以前更大；錢却没有，小風琴早已卖掉抵了債。現在男孩們不放他一个人上街去，总是跟着他，深怕他跌倒。每逢他們在旧基輔街上遇見安娜坐着由一匹馬駕轅、一匹馬拉套的双馬馬車出来兜風，同时阿尔狄諾夫代替車夫坐在車夫座上的时候，彼得·列昂契奇就脫下高礼帽，想对她嚷一声，可是彼嘉和安德留沙揪住他的胳膊，恳求地說：

“不要这样，爸爸……別說了，爸爸！……”

1895年

帶閣樓的房子

(艺术家的故事)

1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T省的一个县里，住在一个地主别洛庫罗夫的田庄上；那个年輕人总是起床很早，穿一件农民的外衣，到傍晚就喝啤酒，老是跟我发牢騷，說是他从沒得着过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园中一个小屋里；我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中一个有圓柱的大厅里，那儿沒有别的家具，只有一張寬闊的长沙发，我用来睡覺，还有一張桌子，我用来攤开紙牌玩“忍耐”^①。哪怕在沒風的天气，那个亞摩司式的旧火炉里也永远发出輕微的噹噹声；遇到風暴，整个房子就顫搖，好像要咋嚓一声坍成粉碎似的；特別是在晚上，所有的十个大窗子忽然給閃电照得通亮，那才有点吓人呢。

我命中注定了經常閑散，簡直一点事也不做。我往往一連好几个钟头眺望窗外的天空、飞鳥、林蔭路，看邮差送来的一切邮件，还有睡覺。有时候我走出房子，各处徘徊，到夜深才回来。

① 一种单人玩的牌戏。

一天我在回家去的路上，偶然走到一座我沒見過的莊園。太陽已經在落下去，傍晚的陰影張開來，蓋住了正在開花的裸麥。兩排栽得很密、長得很高的老樅樹站在那兒，跟兩堵連綿不斷的牆一樣，中間夾出一條美麗幽暗的林蔭路。我輕巧地翻過籬牆，順這條林蔭路走着，地上蓋着樅針，有一俄寸厚，走起來滑腳。那兒安靜而黑暗，只有高高的在樹梢上的一些地方，有明晃晃的金光顫抖，在蜘蛛網里化成了虹。空中有一股樹脂氣味，濃得叫人透不過氣來。後來我拐彎，走上一條兩旁栽着菩提樹的長林蔭路。這兒一切也是荒涼和古老，去年的樹葉在我腳底下悲傷地沙沙响；在暮色里，陰影藏在樹木和樹木中間。右边的老果樹園里，金鶯用微弱的聲音勉強唱着，它大概也老了。可是末後，菩提樹林到了盡頭。我走過一所帶閣樓的白房子，門前有一塊露台；我的眼前出乎意外地展開一個大院子、一個寬闊的池塘，池塘邊上有一個浴棚、一片綠色的柳樹，池塘對岸有一個村子，村子上有一個高高的、窄小的鐘樓，鐘樓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陽，像在燃燒。一剎那間，這景致使我感到一種親切而很熟悉的東西的魅力，仿佛我小時候有一陣子見過這個風景似的。

從院子通到外面田野去的是一道白石頭門，那是一種舊式的、堅固的、雕着獅子的門；門口站着兩個姑娘。其中一個年紀大些，身材苗條、面色蒼白、很俊俏，生着一頭厚密的栗色頭髮和一張固執的小嘴，臉上有一種嚴厲的神氣，看也不看我；另外一個還很年輕，年紀不過十七八歲，也長得苗條而蒼白，生着大嘴和大眼睛，看見我走過，就惊奇地瞧我，還說了句英語，害臊了。我覺得就連那兩張嬌美的臉我也仿佛早已見過似的。我走回家去，一路上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場好夢。

不久以後，一天中午，別洛庫羅夫和我正在宅子附近散步，

忽然出乎意外，一輛有彈簧的馬車沙沙地擦過青草，滾進院子裏來，車上坐着的正是那兩個姑娘當中的一個。這是年紀大一點的那個。她是帶着認捐簿來替遭了火災的鄉民募捐的。她講起話來十分認真，眼睛不看着我們，詳細地對我們說明西亞諾沃村有多少房子燒掉，有多少男女和小孩無家可歸，賑濟委員會第一步打算怎麼辦，她現在就是其中的一個委員。她把認捐簿遞給我們，等我們簽了名，就收起來，立刻向我們告辭。

“您已經完全忘記我們了，彼得·彼得羅維奇，”她跟別洛庫羅夫握手，說，“請來玩，要是И先生（她念出我的姓名）願意光臨寒舍看一看那些崇拜他天才的人在怎樣生活，我母親和我都會覺得很高興。”

我鞠了一躬。

她走後，彼得·彼得羅維奇講起來了。依他的說法，那姑娘是上流人家出身，姓名是莉季雅·沃尔恰尼諾娃，跟母親和妹妹住在田莊上，那田莊跟池塘對岸的村子一樣都叫做謝爾科夫卡。從前她父親在莫斯科居顯要的地位，去世時候做到了樞密顧問官^①。雖然廣有家財，沃尔恰尼諾夫一家人卻不論冬夏總是住在鄉下，從不離開。莉季雅在自己的謝爾科夫卡村的地方學校裏做教員，每個月掙二十五盧布的薪水。她只花這筆錢，覺得自食其力很值得驕傲。

“那是一個有趣味的家庭，”別洛庫羅夫說，“過一天到她們那兒去玩玩吧。她們一定很高興跟您結交的。”

有一個假日，吃過午飯以後，我們想起沃尔恰尼諾夫家，就上謝爾科夫卡去看她們。她們，母親和兩個女兒，都在家。母親

① 帝俄時代的三等文官，品級相當高。

叶卡捷里娜·巴甫洛夫娜，当年一定很美，现在岁数不算太大，却已经长得虚胖，害着气喘病，心境忧郁，神情恍惚；她极力找些关于绘画的话来应酬我。她先是听她女儿说起我也许会上谢尔科夫卡来，就连忙回想她当初在莫斯科的画展上看见过我的两三张风景画，现在问我在那几张风景画里表现什么。莉季雅，或者照她们的称呼，莉达，跟我谈话的时候少，倒是跟别洛库罗夫谈的多些。她认真，没有一点笑容，质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会里服务，为什么这以前逢地方自治会开会他从没出席过一次。

“这样不对，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地说，“这样不对。这是可耻的。”

“这是实话，莉达，实话，”母亲赞同道，“这样不对。”

“我们整个这一县都抓在巴拉京手心里了，”莉达接着转过身来对我说，“他是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把这一县里所有的职位全分配给他的侄子和女婿了；他要怎样就怎样。应当斗争。青年们应当组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才对，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是什么样的青年啊。这是可耻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任尼雅，在他们谈地方自治会的时候，一声不响。她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她家里的人还没有把她当做大人看待，却把她看做小孩子，叫她米修司，因为她小时候女家庭教师叫她“miss”^①。她老是好奇地瞧着我，等到我翻看像片簿上的像片，她就对我解说：“这是叔叔……这是教父”，她伸出手指头指点那些像片；在这时候，她跟小孩那样把她的肩膀贴着我，我这才就近看清了她那柔弱的、没发育起来的胸脯、瘦瘦的肩膀、辫子、给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① 英語：小姐。

我們打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蹣跚，喝茶，然后在晚飯席上坐很久。在那个安着圓柱、又大又空的房間里住过以后，来到这个舒适的小房子里，看見牆上不貼彩色画片，大家对用人講話称呼“您”，我倒覺得仿佛不自在了。有莉达和米修司在場，我覺得样样东西都年輕而純洁，样样东西都正派。晚飯席上，莉达又跟別洛庫罗夫談到地方自治会，談到巴拉京，談到学校圖書館。她是活潑、誠懇、有信仰的姑娘，听她講話是很有趣味的，虽然她讲得太多，声音也太响——也許因为她在学校里这样讲慣了吧。另一方面，我的朋友彼得·彼得羅維奇从在大学念书时候起就养成把一切談話变成爭辯的習慣，讲起話来枯燥、沒勁、冗长，分明想装成一个聪明而进步的人。他指手画脚，不料袖子带翻作料碟，弄得桌布上現出一大摊汁水，可是除了我以外，好像別人都沒看見。

我們回家的时候，天色黑暗，沒風。

“好教养不是表現在不把作料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現在別人碰翻的时候自己不去看，”別洛庫罗夫說，叹了一口气，“是的，这是很好的、有知識的一家人。我已經跟上流人断絕来往了；唉，簡直断絕了！这全是因为工作，工作！工作！”

他說到人要是想做一个模範的农业經營者，就非辛苦地工作不可。我却暗想：他是多么呆板，多么懶散的家伙呀！每逢他認真地談到什么事，他就用足气力拖长声音念“Э”；工作起来，也跟他談話一样——慢騰騰，老是迟誤，錯過期限。我对他的办事能力已經不大信服，我托他把一封信带到邮局去，他却一連好几个礼拜把它揣在衣袋里。

“最痛心的事，”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囔說。“最痛心的事是不管你怎样辛苦地工作，却得不到別人的同情！得不到一点同情！”

从此我就常上沃尔恰尼諾夫家去了。我照例坐在露台下面的一层台阶上；一种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我，我惋惜自己的生活，因为它过得这样快，这样沒意思；我老想着，要是从自己的胸膛里把那顆越来越沉重的心挖出来，那多么好。同时，露台上有了談話声，我听见衣服的沙沙声，翻书页的声音。不久我就看惯了这种生活：白天，莉达替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往往不戴帽子，打着阳伞，上村子里去，到傍晚高声地讲地方自治会和学校。这个苗条、漂亮、永远严肃、生着嫵媚的小嘴的姑娘每逢大家談到严肃的题目时，总是冷淡地对我說：

“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她对我沒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風景画家，在图画里沒有表現人民的困苦，而且依她看来，我对她坚定信仰的事业漠不关心。我不由得想起来我当年走过貝加尔湖的岸边，遇見一个布略特族的女郎，騎着馬，穿着藍粗布的衬衫和褲子，我求她把她的笛子卖給我。在我們談話的时候，那女郎輕蔑地看着我的欧洲人的臉和帽子，不一会儿就不願意再跟我讲下去，吆喝着馬，跑掉了。同样，莉达也看不上我，好像我是外国人一样。表面上，她从不做出討厌我的样子，可是我自己是覺得的；我坐在露台下面的台阶上，一肚子的悶气，就說：自己不是医生而給农民看病，那是欺騙他們；又說既有两千俄亩的田产，要做慈善家自然便当。

她妹妹沒有什么操心的事，跟我一样完全悠閑地把生活打发过去。她早晨一起床，立刻就拿一本书在露台上一个很深的

圈椅上坐下来，看着，她那双小小的脚几乎挨不到地，或者拿着书躲到菩提树的林蔭路上去，要不然索性走出大門，到田野上去。她成天价看书，热切地看下去，只有从她眼睛那种有时变得疲乏昏眩的神情和变得极白的臉色上，才看得出这种閱讀使得她的脑筋怎样疲劳。我来了以后，她看見我，总是微微臉紅，放下书，活潑起来，用她的大眼睛瞧着我的臉，把她家里出的事告訴我，例如，僕人的房間里的煤烟起火了，或者有个工人在池塘里釣到一条大魚。在平常日子，她常穿着一件淡色的罩衫和一条深藍色的裙子。我們一块儿去散步，摘些櫻桃回来做果酱，或者一块儿划船。每逢她跳起来摘櫻桃，或者在船上搖櫓，她那瘦弱的胳膊就透过她那肥大的衣袖露出来。或者，我在画画儿，她就站在我身旁看得出了神。

七月末一个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光景，我来到沃尔恰尼諾夫家。我在花园里蹣跚，走得离那所房子挺远，找白菌，那年夏天白菌生得很多；我在它們旁边做下記号，往后好跟任尼雅一块儿来采。那儿有一股温暖的風。我看見任尼雅和她母亲都穿着考究的淡色衣服从教堂回家来，任尼雅迎着風拉紧了帽子。后来我听見她們在露台上喝茶。

在我这样一无牵挂、为自己的經常的閑散寻找理由的人，夏天乡村別墅里的这类假日的早晨总是非常迷人的。每逢蒼翠的花园仍旧給露水浸潤着，在阳光里灿烂发亮，看上去似乎射出幸福的光，每逢房子附近有一股木犀草和夹竹桃的香气，年青的人剛从教堂回来，在花园里喝茶，每逢大家都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兴致挺好，每逢人知道这些健康的、吃飽的、美丽的人在那漫长的一整天中什么事也不做，人就不由得希望所有的人的生活都像这样才好。現在我就是这样想着，在花园里走来走去，还准备

着照这样沒有目的沒有事情地过完一整天，过完整整一个夏天。

任尼雅拿着一个籃子走来；她臉上有一种神情，仿佛她知道会在花园里找着我，或者有了这样的預感似的。我們采菌，談天，每逢她問什么話，总要走到前面去看看我的臉。

“昨天我們村子里出了奇迹，”她說，“瘸腿的女人彼拉盖雅病了整整一年；看医生啦，吃药啦，都沒什么用处；可是昨天来了一个老太婆，嘴里念了一陣，她的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說，“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中間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嗎？生活本身不是奇迹嗎？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奇迹。”

“难道您不怕那些不能理解的东西嗎？”

“不。凡是我不了解的現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前去，不向它屈服。我比它們高。人应当认定自己比獅子、老虎、星星高一等，比自然界万物，甚至比他不能理解的、像是奇迹的东西都高才成，要不然他就算不得人，只不过是一个見着样样东西都害怕的耗子罢了。”

任尼雅认为我既是艺术家，就一定知道很多的事，而且能够正确的推測我不知道的事。她盼望我領她走进永恒和美的領域里去，走进依她想来我必定十分熟悉的、高一等的世界里去。她跟我談到上帝，談到永恒的生活，談到奇迹。我呢，不能承认我自己和我的幻想会在我去世以后就此消灭，便回答：“对了，人是永生不死的；”“对了，有一种永恒的生活在等待我們。”她听着，相信了，也不要我提出証据来。

我們走回家去，她忽然站住，說：

“我們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嗎？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願意为她交出我的生命。可是告訴我，”任尼雅摸着

我的衣袖說，“告訴我，为什么您老是跟她吵架？为什么您生气？”

“因为她的話不对。”

任尼雅不以为然地搖搖頭，眼淚涌上她的眼眶。

“这真是叫人弄不懂！”她說。

这当儿，莉达剛好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站在台阶那儿，手里拿着一根馬鞭子，那样苗条，美丽，浸在阳光里，正在向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話。她匆匆忙忙用很大的說話声給两三个害病的农民看了病；随后現出认真的担忧神情，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打开了一个立柜，又打开一个，然后上閣楼里去了。他們費了很大工夫找她，叫她吃午飯，直到我們喝完菜湯，她才来吃。这些小事不知什么緣故我至今还記得，而且一想起来就滿腔喜爱；那一整天虽然沒出什么事，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飯后任尼雅靠在一个深深的圈椅上看书；我呢，坐在露台底下的一层台阶上。我們一声不响。整个天空烏云四合，稀疏的細雨下起来。天热；風早已停了，仿佛这个白昼永远不会完結似的。叶卡捷里娜·巴甫洛芙娜走出来，站在露台上，带着睡意，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哦，媽，”任尼雅說，吻她的手，“白天睡覺于你是不好的。”

她們相亲相爱。一个人走进花园，另一个人就站在露台上，看着那些树木，招呼道：“喂！任尼雅！”或者：“媽，你在哪儿呀？”她們两个人老是一块儿禱告，有共同的信仰；她們即使不講話，也完全互相了解。她們对別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里娜·巴甫洛芙娜很快就跟我熟了，喜爱我，要是我有两三天沒去，她就打发人来問我身体好不好。她也热心地瞧我的画稿，也跟米修司那样不嫌繁瑣地、坦白地跟我談起她家里出了什么事，常把她家庭中的私秘的事讲給我听。

她对她的大女儿是十分尊敬的。莉达从不撒嬌，她只談严肃的事；她过着她那种独特的生活；在她的母亲和妹妹看来，她是一个神圣的、有点像謎一样的人，如同水兵看那老是坐在舰长室里的海軍上将一样。

“我們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常常說，“不是嗎？”

現在，天下着細雨，我們談起了莉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她母亲說，然后跟阴謀造反的人那样，战战兢兢地向四下里看一眼，低声补充說：“这样的人是找也沒处找的；不过，您知道，我却也漸漸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东西固然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經二十三岁了；現在她也該认真地想一想她自己了。老是这么为书本和药品奔忙，早晚总会发觉生命已經溜过去，自己却没有理会……她該出嫁了。”

任尼雅看了半天书，臉色蒼白，头发蓬松，抬起头来，眼睛望着她母亲，却又像是自言自語似地說：

“媽，一切全是天命！”

她又埋下头去看书。

別洛庫罗夫穿着腰上帶褶的短外衣和綉花衬衫走进来。我們打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下来，就在晚飯席上坐很久，莉达又談到学校，談到控制了全县的巴拉京。那天傍晚我从沃尔恰尼諾夫家出来，带着这样的印象：悠閑的白昼好长，好长啊，同时还有一种忧郁的感觉：这世界上的事，不管多么长久，总要完結的。任尼雅送我們到門口；也許因为这一整天，从早到晚，我始終跟她在一块儿吧，总之我觉着舍不得离开她，觉得那可爱的一家人对我來說是那么亲近；在整整一个夏天里这是我第一回想着要画画儿了。

“告訴我，您為什麼過這麼一種無聊的、沒有光彩的生活？”我問別洛庫羅夫，我正在跟他一塊兒回家去。“我的生活無聊，沉悶，單調，那是因為我是藝術家、怪人。從年紀很輕的時候起，我就給種種心情苦惱着，什麼妒忌啦、對自己不滿意啦、對工作缺乏信心啦等等。我素來窮，素來是流浪漢，可是您呢，您是健康而正常的人，地主，紳士。您為什麼生活得這麼沒有趣味呢？您從生活里取得的為什麼這樣少呢？比方說，您為什麼至今沒有跟莉達或任尼雅戀愛？”

“您忘記我愛上另外一個女人了，”別洛庫羅夫回答。

他指的是他的女伴柳包芙·伊凡諾芙娜，她跟他一塊兒住在小屋裡。我天天看見那女人，很丰满，肥胖，自以為了不起，很像一只養肥的鵝，穿着俄羅斯式的衣服，戴着玻璃珠子的項鍊，老是打着一把陽傘，在花園裡走來走去；女僕常叫她回去吃飯或者喝茶。三年以前她在這兒租一個小房子消夏，從此就在別洛庫羅夫家裡住着，看樣子要永久住下去了。她比他大十歲上下，把他管束得很緊，他要出門，先要征得她的許可。她常用宏亮的男人聲音痛哭，遇到那種時候我就打發人傳話給她，說是如果她再不止住哭，那我就搬出我的住處，她才止住了哭。

我們回到家，別洛庫羅夫在長沙發上坐下，深思地皺起眉頭；我呢，在大廳裡走來走去，感到一種平和的激動心情，仿佛我在戀愛似的。我一心要談一談沃尔恰尼諾夫一家人。

“莉達只會愛地方自治會的委員，只會愛跟她一樣迷上學校和醫院的委員，”我說，“啊，為了那樣的姑娘，人不但可以進地方自治會，就是跟神話里的女孩那樣穿破鐵鞋也未嘗不可啊。還有米修司呢？多么迷人，那個米修司！”

別洛庫羅夫開口講起來，拉長聲音念“Э”，講到一種時代

病——悲觀主义。他讲得很肯定，从他那声調听来倒好像我在跟他吵架似的。每逢你面前有一个人坐着，讲话，誰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可以走掉的时候，那份郁悶，哪怕有几百俄里长的荒凉的、单調的、燒光的草原，也比不上。

“問題不在于什么悲觀主义或者乐观主义，”我生气地說：“問題只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人沒有头脑罢了。”

別洛庫罗夫认为这句话是对他說的，就恼了，走掉了。

3

“公爵住在瑪洛焦莫沃，托我問你好，”莉达对母亲說。她剛剛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正在脫手套。“他讲了許多有趣的消息……他应許在全省會議上重提在瑪洛焦莫沃設立医疗所的問題，不过他說希望很小。”她轉过身来对我說：“对不起，我老是忘記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我气了。

“为什么我不感兴趣呢？”我耸耸肩膀反問道，“这只不过是您不願意知道我的意見罢了，可是我向您担保：我对这問題是有很大的兴趣的。”

“是嗎？”

“是的。依我看来，在瑪洛焦莫沃設立医疗所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的气憤感染了她；她瞧着我，眯細眼睛，問：

“什么东西才必要呢？風景画嗎？”

“風景画也不必要。什么都不必要。”

她脫完了手套，翻开邮局剛剛送来的报纸。过一分钟，她分

明按捺住自己的怒火，平靜地講起來：

“上個星期安娜難產死了，要是附近有個醫療所，那她就會到現在還活着。我認為連風景畫家也應該對這種事有一種看法才對。”

“我向您擔保：對這種事，我是有很明確的看法的，”我回答；她拿報紙擋住自己的臉，不讓我看見，仿佛不願意聽我說下去似的。“依我看來，什麼醫療所啦、學校啦、圖書館啦、藥房啦，在現有條件下，是僅僅為奴役服務的。人民給一條大鏈子縛住；您呢，不砍斷那條鏈子，反倒替它添上新的環節——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起眼睛看我，譏諷地笑一笑；我接着講下去，極力說清我的基本思想：

“要緊的倒不是安娜難產死了，而是所有那些安娜、瑪芙拉、彼拉蓋雅，從一清早到天黑彎着腰操勞，由於力不勝任的勞動而生了病，一生一世為飢餓和生病的孩子發抖，一生一世怕死，怕病，一生一世找醫生看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衰老，在污垢和惡臭里死掉。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重演那套舊故事，這種情形已經有好幾百年；千千万萬的人生活得比動物還糟——只為了有一口飯吃就得經常担惊害怕。他們的處境的全部慘痛在於他們從來沒有工夫想到他們的靈魂，他們的形象和樣式^①。飢餓、寒冷、動物性的恐懼、辛苦的勞動、就跟雪崩那樣把通向精神活動去的条条道路全堵住，而精神活動恰好是人跟動物的分別所在，而且是唯一使人值得活下去的東西。您用醫院和學校去幫助他們，可是您用這些東西並沒有解除他們的鎖鐐，剛好相反，您把

① 見《舊約》《創世紀》：“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

他們的奴隸地位弄得更深了，因為您既把新的迷信帶進他們的生活里去，那就使得他們的要求添多，至於為了買發泡膏和靈書，他們得拿出錢來給地方自治會，因而得比先前更辛苦地做工，那是更不用說了。”

“我不打算跟您爭吵，”莉達放下報紙說，“這些話我早已听別人說過。我只要跟您說一句：人不可以把手放在膝蓋上，坐着不動。固然，我們沒有拯救人類，也許我們還做了很多錯事，可是我們在盡我們的能力做，那我們就是對的。受過教育的人的頂高尚頂神聖的任務就是為同胞服務，我們正是在盡我們的能力為他們服務。您不喜歡這工作，可是是一個人做事總不能叫人人都滿意啊。”

“這是實話，莉達，實話，”她母親說。

在莉達面前，她老是心虛，講話的時候總是不安地瞧着莉達，深怕自己說的話多余，或者不得當。她从不反駁莉達，永遠同意她的話：“這是實話，莉達，實話。”

“教農民讀書寫字，給他們看思想冬烘、文筆糟糕的書，設立醫療所，那是不能減輕他們的愚昧或者死亡率的，就跟您的窗子里射出去的光照不亮那個大花園一樣，”我說，“您沒給他們什麼好處。您干涉那些人的生活，結果反倒創造了新的要求，新的勞動理由。”

“哎呀！天哪！可是要知道，人總得做事才行啊！”莉達煩惱地說，從她的口氣里听得出來她認為我的主張沒有道理，她看不起。

“應當把人們從辛苦的體力勞動里解放出來才行，”我說，“我們得松掉他們的枷，給他們休息的工夫，好讓他們不必一輩子待在火爐旁邊，洗衣盆旁邊，田野上，而可以有工夫想到他們

的灵魂，想到上帝，可以广泛地表现他们的精神能力。每个人的使命是精神活动，是经常探求真理和生活意义。叫他们不要从事粗糙的、动物性的劳动，让他们感到自由，那时候您就会明白：医疗所和书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嘲弄了。人一认清自己的真正使命，就只有宗教、科学、艺术才能使他满足，那些不足轻重的东西是不会使他满足的。”

“叫他们不劳动！”莉达微微一笑，“难道这办得到吗？”

“办得到。您自己也分担一份他们的劳动就行了。要是我们全体，城里人和乡下人，没有一个例外，一齐同意：凡是人类用来满足生理方面的需要而要耗费的劳动由大家来平均担负，那我们每个人一天也许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行了。想想看：我们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三个钟头，其余的时间全是空闲的。再想想看：为了少依靠我们的体力，少劳苦起见，我们发明机器来代替工作，我们极力把我们的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我们要锻炼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好让他们不怕饥饿和寒冷，好让我们不像安娜、玛芙拉、彼拉盖雅那样老是为孩子的健康发抖。想想看：我们不请医生看病，我们不开药房、纸烟工厂、酿酒厂——到头来就会有多少空闲时间留下来给我们支配啊！我们大家就共同把我们的闲暇献给科学和艺术。如同有时候整个村社的农民一齐出动，一块儿修路一样，我们全体也同心协力共同探求真理和生活意义；我敢断定真理很快就会揭露出来；人类就会从此摆脱对于死亡的那种经常的、痛苦的、郁闷的恐惧，甚至会摆脱死亡也未可知。”

“不过，您的话自相矛盾，”莉达说，“您谈科学，科学，可是您自己又反对读书写字。”

“我所反对的是在只有酒馆的招牌或者偶尔有几本看不懂

的书可讀的情形下却要教人讀書写字——这样的教育从留里克^①时代起一直延續到現在；果戈理的彼德魯希加^②早已在讀書了，可是乡間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現在仍旧是什么样子。目前所需要的不是什么讀書写字，而是精神能力广泛发揚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連医学也反对。”

“不錯。医学一定要在拿疾病当作自然現象来研究，而不是为了医治疾病的时候，才有必要。真要是医治，所要医治的也不应当是病，而是病因。消除主要原因——体力劳动，就不会生病。我不承认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讲下去，“科学和艺术如果名符其实，就不是为了解决暫时的需要，也不是为了达到局部的目标，而是为了永久和普遍的目标努力——它們探索真理和生活意义，探索上帝，探索灵魂；如果把它們跟当时的貧困和怨恨联結在一起，跟药房和图书館联結在一起，那它們反而会使生活变得复杂，变得沉重。我們有許多的医师、药剂师、律师，有許多的人会看书写字，可是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詩人却十分缺乏。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精神力量，全为了滿足暫时的、轉眼就过去的需要而消耗了……学者、作家、艺术家工作得很有勁；由于他們，生活中的种种舒适一天天的多起来。肉体上的需要不断增加，可是真理还远得很，人类仍旧是頂殘暴頂不道德的动物；这一切使得人类大多数在退化，从此丧失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情形下，艺术家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越有才能，他的地位就越古怪，越不能理解，因为只要冷眼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給殘暴的、不道德的动物奏趣，維護現行的社会制度。我現在不

① 留里克，俄罗斯的建国者，在位时期为八六二至八七九年。

② 果戈理的小說《死魂灵》中乞乞科夫的僕人。

想工作，将来也不预备工作……任什么事也不需要，还是叫这地球掉到地狱里去的好！”

“米修司，出去，”莉达对妹妹说，分明认为我的话对这样年轻的姑娘有害处。

任尼雅凄凉地看一眼她母亲和姐姐，走出去了。

“凡是想为自己的漠不关心辩护的人，总是说这种漂亮话，”莉达说，“否定学校和医院比教书和医病容易得多。”

“这是实话，莉达，实话，”母亲附和道。

“您口口声声说要不工作了，”莉达接着说，“您明明对您的工作估价很高。那么别再争吵了；我们永远也谈不拢，因为您方才那末轻蔑地讲到的药房或图书馆，哪怕设备顶不完善，我也认为比全世界一切风景画的价值都高。”她立刻回转身去，用完全不同的口气对她母亲说：“公爵比上回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瘦多了，变得多了。他们把他送到维琪^①去了。”

她跟母亲谈公爵，免得再跟我谈下去。她的脸绯红；为要掩饰她的激动，她就俯下身去低低地凑近桌子，做出看报的样子，仿佛是近视眼似的。我再待下去要惹得人家不愉快了。我就告辞，回家去了。

4

外面安安静静；池塘对岸的村子已经睡熟；那边一点亮光也看不见，只有池塘的水面上微微的映着惨淡的星光。在雕着狮子的门边站着任尼雅，一动也不动，等着送我一程。

① 法国中部的一个城名，那兒有矿泉，是一个疗养地。

“村子里，人人都睡着了，”我对她说，极力要在黑暗里看清她的脸容，却看见她那悲伤的黑眼睛瞧着我，“酒店老板也好，偷马贼也好，都安静地睡了；我们这些上流人却拌嘴，弄得彼此一肚子的气。”

那是八月间的一个忧郁的夜晚——说忧郁，是因为已经有了秋意；月亮在一朵紫云后面升上来，微微照亮大路和两旁黑漆漆的冬麦田。时不时地有一颗星掉下来。任尼雅跟我并排顺着大路走着，她极力不看天空，免得看见陨落的星星；不知因为什么缘故，那种陨星使她害怕。

“我觉得您的话对，”她说，由于夜晚的湿气而发抖，“要是大家能够共同把自己献给精神活动，他们很快就会了解一切了。”

“当然。我们是高级的生物；要是我们真正认清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而且只为了高尚的目标生活，到头来我们就会变成神。不过这种事永远也不会实现——人类会退化，一直到天才连踪影也不剩下为止。”

等到看不见大门了，任尼雅就站住，匆匆地跟我握手。

“晚安，”她说，发抖；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冷得缩起身子。“明天来。”

我想到剩下自己孤单单的一个人对自己和别人生闷气而且不满意，就觉着害怕起来；我自己也极力不去看陨落的星星了。

“再陪我一会儿，”我对她说，“求求您。”

我爱任尼雅。我一定早已爱上她了，因为每逢我来，她就迎接我，每逢我走，她总送我出来；因为她总是温柔而热情地瞧着我。她那白脸、细脖子、细胳膊，她那娇弱、悠闲，她那读书的样子，多么美丽动人啊。智慧吗？我不敢说她的智慧超过常人；只是我喜欢她眼界开阔，这也许是因为她的见解跟严厉而俊俏的、不喜

欢我的莉达的見解不同吧。任尼雅喜欢我，因为我是艺术家，我用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呢，滿心想要单为她一个人画画儿；我把她想像成我的小皇后，跟我一块儿占有那些树木、田野、雾霭、晨霞，占有这优美迷人的大自然——这以前在这大自然中，我本来觉得孤独得要命，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再陪我一会儿，”我央告她，“我求求您了。”

我脫下身上的大衣，披在她那冰凉的肩膀上；她深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滑稽，难看，就笑起来，丢掉大衣；这当儿我伸出胳膊去摟住她，連連吻她的臉、肩膀、胳膊。

“明天見！”她喃喃地說，声音那么低，仿佛深怕打破夜晚的沉寂；她抱住我。“我們一家人中間是素来不把自己的秘密瞞住別人的。我得馬上去告訴媽和姐姐……这真可怕！媽倒没什么；媽喜欢您，可是莉达呀！”

她向門口跑去。

“再会！”她叫道。

然后大約有两分钟的工夫，我听她在跑。我不想回家去，反正我回去也沒有什么事要办。我犹疑不定地站了一会儿，慢騰騰地走回去，好再看一看她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可爱的、朴素的老房子。閣樓上的窗子好像眼睛似的瞧着我，显得什么事情它都明白似的。我走过露台，在网球场旁边黑地里一棵老榆树底下的一張凳子上坐下，在那儿瞧着那所房子。閣樓上米修司住着的那个房間，窗子里有明亮的灯光，后来变成柔和的綠色——她們在灯上加了灯罩。人影晃来晃去……我滿腔的柔情，心平气和，对自己滿意；我滿意自己是因为我还能够入迷，能够热爱；同时轉念想到离我沒有几步远，在那所房子的一个房間里住着莉达，她不喜欢我，也許还恨我，我就又覺得不自在了。我

坐在那儿，一直等着，不知道任尼雅会不会出来；我听着，仿佛听见阁楼里人们在说话似的。

差不多一个钟头过去了。绿光熄了，人影看不见了。月亮高高地升到房子的上方，照亮沉睡的花园和幽径；房子前面花坛里的西蕃莲和玫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得颜色一样。天气变得很冷。我走出花园，在路上捡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踽踽着回家去了。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上沃尔恰尼诺夫家来；通到花园里去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在露台上坐下来，随时料着任尼雅会从花圃后面走到草地上来，或者从一条林荫路上走出来，或者会听见她的说话声从房间里传出来。后来我走进客厅，走进饭厅。一个人也没有。从饭厅出来，我顺着长过道走到前厅，后来又走回去。这条过道上有好几个门，有一个门里传出莉达的声音：

“‘上——帝——送——给——乌——鸦，’”她用响亮的语音拖着长音说，大概是在叫学生默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乌鸦——一小块奶酪。’……外面是谁？”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忽然叫一声。

“是我。”

“哦！对不起，我这会儿不能出来见您，我在教达霞功课。”

“叶卡捷里娜·巴甫洛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今天早晨她带我妹妹上片旬斯卡亚省我们的姨妈家里去了。今年冬天她们多半要出国……”停一停，她补充了一句，“‘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写好没有？”

我走到前厅，站住，甚么也没想，呆呆地眺望池塘和村子，莉达的声音传到我这儿来：

“一小块奶酪——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

我离开庄园，顺着我第一回上这儿来的那条路走着，只是方向相反：先从院子走进花园，经过那所房子，然后走上菩提树的林荫路……在那儿，有一个小男孩追上我，他交给我一个纸条。“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你分开，”我读着，“要我不听她的话，伤她的心，我办不到。求上帝赐给您幸福，请您原谅我。要是您知道母亲和我怎样痛哭了一场就好了！”

然后是那条两旁栽着槿树的、阴暗的林荫路，坍塌的篱墙……田野上，当初黑麦开花，秧鸡鸣叫，现在却只有些牛和脚上套着绳索的马在徘徊了。山岗上，左一块右一块的尽是一些绿油油的冬麦。工作日的清醒心情来到我的心头；想到原先在沃尔恰尼诺夫家说的话，我不由得惭愧起来，而且又跟先前那样觉得生活乏味了。我回到家，收拾行李，当天傍晚就动身到彼得堡去了。

我从此没再看见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不久以前，有一回我上克里米亚去，在火车上遇见别洛库罗夫。他跟先前一样仍旧穿一件腰上带褶的短外衣和一件绣花衬衫；我问他近来好不好，他回答说托福托福。我们谈起来。他已经卖了他的老庄园，另外用柳包芙·伊凡诺芙娜的名义买了一所小一点的房子。关于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他说得很少。他说莉达仍旧住在谢尔科夫卡，在学校里教书；她渐渐在她四周集合了一派同情她的人，形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在最近一回地方选举中“干掉”了在那以前始终把全县抓在手里的巴拉京。关于任尼雅，别洛库罗夫只告诉我说，她没有住在家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已经渐渐忘掉了那所带阁楼的房子，只是间或在画画儿或者看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想起窗子里的绿光，想起我在那

天夜晚滿心的热爱，在寒冷里搓着手，穿过田野走回家去时候的
我的脚步声。有时候(那种时候更少)孤独折磨我，我心情忧郁，
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渐渐的，不知什么緣故，我开始覺得
她也在想我，等我，我們早晚会見面似的……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1896 年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1

主任对我說：“我留用您，純粹是出于对您的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說：“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这以后我就听见他說：“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給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了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

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种职务却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 and 那滴水相像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魯的訓斥，等着革职。

我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閉着眼睛。他的臉又瘦又乾，鬍子剃光的地方顏色发青，如同一个天主教的老風琴师，他的臉上現出謙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沒有理睬我的問候，也沒有睜开眼睛，只是說：

“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母亲，如今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惹得她經常苦恼。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賜之福了。”

他睜开眼睛，接着說，“請你教一教我，你这倒楣的家伙，我拿你怎么办呢？”

从前我年紀小的时候，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該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从軍，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現在我已經滿了二十五岁，两鬢甚至露出了白头发，我已經从过軍，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間工作我好像都已經干完，別人就不再劝我，只是搖頭嘆气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說。“一般年輕人到了你这种年紀都有固定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沒家沒业，穷叫化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照例，他接着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應該加以禁止，因为这种东西引誘青年离开宗教，放棄自己的責任。

“明天我們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賠罪，答应他以后勤懇地工作，”他最后說。“你一天也不可以沒有社会地位。”

“請您听我讲一下，”我悶悶不乐地說，我对这种談話根本不存一点好指望。“您所謂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錢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沒有金錢和沒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甚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話就又愚蠢又庸俗！”父亲气恼地說。“你要明白，蠢才，沒脑筋的家伙，你除了粗野的体力以外还有圣灵，圣火^①，它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

① 指天才。

茲涅夫將軍在包羅吉諾一帶鏖戰，你祖父是詩人、演說家、貴族會長，你伯父是教員，最後我，你父親，是建築師！波洛茲涅夫家歷代的人傳下這種聖火來，莫非是要你來撲滅它！”

“我們得公平才成，”我說。“成千累萬的人都在從事體力勞動呢。”

“讓他們去從事體力勞動好了！此外他們也不會干別的！體力勞動什麼人都干得了，就連最蠢的蠢才和犯人都會干，這種勞動正是野人和奴隸的特色，聖火卻只有少數人才會得到！”

再談下去也無益了。父親崇拜自己，對他來說只有他自己說的話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對待體力勞動的高傲態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聖火之類的考慮，而是因為他暗自擔心，深怕我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紛紛議論。主要的是我的同輩早已在大學里畢業，有了很好的前程，國立銀行辦公室主任的兒子已經做了八等文官，我這個獨生子卻什麼也說不上！再談下去是無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舊坐在那兒，無力地反駁他，希望他終于會諒解我。其實，整個問題又簡單又清楚，無非是我如何謀生的方法罷了，可是父親沒看出這種簡單，却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字眼來跟我講包羅吉諾，講聖火，講伯父，講一度寫過虛假的壞詩、如今已經被人忘記的詩人，粗暴地罵我是沒腦筋的家伙和蠢貨。我却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樣，我是愛我父親和我姐姐的。我從小就養成習慣，遇事向他們要主意，這個習慣已經根深蒂固，日後恐怕也改不掉了。我做得對也好，不對也好，總是怕傷他們的心，我深怕父親激動得脹紅他那細脖子，深怕他中風。

“對我這種年紀的人來說，”我接着說，“老是坐在一個不通氣的房間里抄寫，好比一架寫字的機器，未免丟臉，難堪。這哪

几談得上甚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說。“可是算了,別再談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不再去上班,却放任你那种可鄙的傾向,我和我女儿就要跟你断絕关系。我当着上帝发誓:那我就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誠懇地想要証明我的动机完全純正,我打算一輩子照这原則生活,我就說:

“对我來說继承权問題是不关重要的。我預先声明,我不要一切遗产。”

不知甚么緣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話深深侮辱了我父亲。他脹得滿臉通紅。

“你竟敢跟我这样講話,混蛋!”他用尖細的声音叫起来。“你这流氓!”他又敏捷又灵便地用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臉頰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啦!”

我小时候,父亲一打我,我一定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褲縫,直着眼睛瞧他的臉。如今他打我,我却慌了。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繼續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臉。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像皮带那么結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他的阳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室的門,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鬧,可是她立刻現出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轉身回去了,沒有替我說一句求情的話。

我那种不預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願已經沒法动搖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選擇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覺着我很强壮,刻苦耐勞,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

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四下里一股臭气，环境恶劣，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誰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渴望从事精神活动，一忽儿想像自己做了教师，一忽儿想像自己做了医师，一忽儿想像自己做了作家，然而渴望始终只是渴望罢了。我对智力方面的享受的爱好，例如对戏剧和阅读的兴趣，曾经发展到入迷的地步，可是我究竟有没有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等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读书和做事方面的活动并不需要什么脑力的紧张，也不需要甚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干，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一分钟也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借口，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吧。

傍晚来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像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beau monde^①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多多少少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生长着白杨，散发出一股股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

① 法語：上流社会的男女。

墙里和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是每年必来的，然而这种五月的暮色、这种娇嫩清新的绿荫、这种紫丁香的芬芳、这种甲虫的嗡嗡声、这种寂静、这种温暖，这一切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便门的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其中大多数的人从前都跟我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反而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的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很坏，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街对面那所大房子里，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家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眨眼。这时候我父亲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走过来，他戴着一顶旧的高礼帽，宽帽沿已经向上卷起来。他用胳膊挽着我姐姐。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他举起不久以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阳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算上，都是一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照他说话的口气听来，倒好像他自己这样渺小，对他来说是非常荣耀和愉快的事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的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像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女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以大厅和会客室做出发点，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房间都有门通连着，结果那些房间就不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

楚，非常杂乱，丢三拉四；他每回都似乎觉着还缺点甚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間，那儿挤一間。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到閣楼里，人要站在閣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并且那里的地板是三层大台阶，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厨房一定压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頂，鋪着磚地。房子的正面显出死硬冷酷的气派；綫条干巴巴，却又怯生生。房頂低矮而扁平。在那些仿佛加了奶油的肥烟囱上必得扣着用鉄絲編的罩子，罩子上总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風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設計造成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甚么緣故总是使我隱隱約約联想到他那頂高礼帽，他那死硬呆板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慣了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們的風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風格帶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給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克丽奥佩特拉（如同給我起的名字叫做米沙伊尔一样）。她年紀还小的时候，他就給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賢啦、我們的祖宗啦，使她听得战战兢兢；他化很长的時間給她解釋甚么叫做生活，甚么叫做責任。現在她已經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許她跟他一个人出門，挽着他的胳膊。不知甚么緣故，他想像早晚一定会出現一个規規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私人品德而願意跟她結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了，街上漸漸沒有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街門拉开，一辆由三匹馬拉着的馬車跑出来，沿着我們的街道走去，一路上小鈴鐺輕柔的响着。这是工程师帶着女儿坐車出来兜風。我到了該睡覺的时候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間，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

这个小屋跟一个用磚砌成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頂。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馬具的，墙上釘着大橡釘，可是現在这个小屋沒用了，父亲三十年来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甚么緣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見我的机会就比較少了；我覺着既然我不是住在一个真正的房間里，又不是每天到正房里去吃飯，那么父亲所說的我靠他养活的話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堪了。

姐姐在等我。她瞞过父亲把晚飯給我带来了：一小块冰凉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們家里常常說这样的話：“用錢要盘算”，“省了小錢就来大錢”等等，姐姐經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計节省开支，因此我們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沙伊尔！”她說，“你在怎样对待我們啊？”

她沒有用手蒙住臉，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让眼泪尽情地流出来，周身顫抖，发出抽抽搭搭的声音。

“你又辞职了……”她說。“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姐姐，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我說。她一哭，我簡直急起来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的小灯里的煤油燒乾，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橡釘显出凶相，它們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們吧！”姐姐坐起来說。“父亲非常忧愁，我心里难过，簡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問道，她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凭我們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請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丽奥佩特拉！”我说，觉着再过一忽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甚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果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沙伊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忽儿，我就屈服了。我说：为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去工作，我还从来没有想过，那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带着眼泪快活地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2

在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出、音乐会、活画的爱好者当中，本城的头一名应当属于阿若京一家人。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每一回都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一切杂事和开销她们也揽在自己身上。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英国式的平板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提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的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却仍旧一定参加

每次的表演，經常做点具有慈善性质的事情，例如演戏，朗誦，唱歌等。她們都很严肃，从不笑一笑，甚至在带歌唱的通俗喜剧里也演得沒有一点点快活的样子，做出一本正經的臉相，倒好像在做會計工作似的。

我喜欢我們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熱鬧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們总留我們吃晚飯。在選擇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抄台詞，提詞，化装；我还負責制造各种效果，例如雷鳴、夜鶯的啼叫等。由于我沒有社会地位，又沒有讲究的衣服，每逢演出，我就躲在一边，站在側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一個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給自己起的名称，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手艺人。他叫安德烈·伊凡諾夫，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臉色蒼白，胸脯凹进去，两鬢也凹进去，眼睛四周有黑眼圈，他那相貌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总是說就要死了，可是他躺一陣就起床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說：“我又沒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蘿卜)，說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的爱好戏剧，只要听說我們打算演戏，他就丢下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談話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規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个钟头里，所有的业余演員已經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經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詞。蘿卜穿着棕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圍一条圍巾，站在那儿，用鬢角抵着墙，瞧着舞台，現出一种虔誠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

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說几句好話。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紧人的臉，小声說話，仿佛在說甚么机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来，小声說。“我剛才跟穆甫凱太太談迷信的时候，看見您走进来。我的天，我这一輩子，一輩子都在跟迷信斗争！为了要女僕相信她們的恐惧多么沒道理，我就永远点三支蜡烛，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开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們这里的人的說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演戏，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們总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时候也一定要等她穿着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演。她是从大城里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見，她一面提意見，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寬容的微笑，看得出来她把我們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說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像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經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詞了，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沒有脫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来，說：

“請你跟我一块儿走。”

我就去了。在舞台背后的門口站着安紐达·布拉果沃。她也戴着帽子，披着黑面紗。她是法庭副庭长的女儿，这位副庭长早就在我們城里工作，差不多从創辦巡迴法院的时候起就到我們这儿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活画的演出不可，每逢她扮演菲雅^①或者天神，她的臉就羞

得通紅；可是她不參加演戲，即使到排演場上來也只待一會兒，也总是為了接洽甚么事，而且不肯走進大厅里來。就是現在也看得出來，她待一會兒就要走的。

“我父親談到了您，”她淡淡地說，眼睛沒有看我，臉卻紅了。“陀爾席科夫答應在鐵路上給您一個職位。請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為她的奔走道謝。

“您可以把這個還給他們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說。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聲談了大約兩分鐘，眼睛看着我。她們在商量甚么。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臉，小聲說，“真的，如果這種事引得您放棄了正業，”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過去，“那您不妨把它交給別人。別難過，我的朋友，去吧，求主跟您同在。”

我向她告辭，很難為情地走了。我走下樓去，看見姐姐和安紐達·布拉果沃正走出去；她們熱烈地談着甚么，大概在談我到鐵路上去工作的事，她們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從沒到排演場上來過，現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親知道，她沒得到他的許可就到阿若京家里來。

第二天十二點多鐘，我到陀爾席科夫家里去。听差領我走進一個很漂亮的房間，那是工程師的客廳，又是他的工作室。這兒一切東西都柔軟，優雅，對我這樣沒有見慣的人來說甚至顯得古怪。這兒有貴重的地毯、巨大的鏡子、銅器、畫片、鍍金的和絲絨的鏡框，相片分散地挂在牆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臉容

① 西歐神話中的仙女。

聪明嫵媚，神态瀟洒；客厅的門直接通到花园里，門外是一个廊子。人可以看見紫丁香，还可以看見一个准备开午飯的桌子、許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貴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有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說：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終于得到了人間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那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在看报。

“您来找我父亲嗎？”她問。“他正在洗淋浴，馬上就来。請您暂时坐一坐。”

我坐下。

“您好像住在我們对門吧？”沉默了一忽儿，她又問。

“是的。”

“我因为閑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子里往外看。請您原諒，”她看着报說下去。“我常看見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了。他用一块毛巾擦脖子。

“爸爸，波洛茲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說。

“是啊，是啊，布拉果沃对我說起过，”他很快地轉过身来对我說，沒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說，我能給您甚么呢？我这儿有些甚么样的职位呢？你們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声說，照他的口气听来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总有二十个像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鉄路綫，我这儿只有繁重的劳动，我需要机械工、鉗工、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話說回来，你們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們都是些作家！”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鏡子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結实，臉頰很紅，胸脯寬闊，洗得

乾乾淨淨，穿着花布襯衫和肥腿的褲子，像是一個玩偶，一個瓷制的馬車夫。他留著一把卷毛大鬍子，沒有一根白頭髮。他的鼻骨突出，眼睛烏黑、明亮、坦率。

“您會做甚麼事？”他接著說。“您甚麼也不會做！不錯，我是工程師，我是生活富裕的人，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鐵路以前我吃过很多苦，我做过機車司機，在柏林當過兩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來說說看，最可愛的人，我能給您找個甚麼事呢？”

“當然，事情是這樣的……”我受不了他那對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張，支支吾吾地說。

“至少您總會管個機器甚麼的吧？”他想了一想，問道。

“是的，我在電報局里做过事。”

“嗯。……好，那我們來試試看。請您姑且到杜別奇尼亞去。那兒我已經用著一個人了，然而他是一個十足的廢物。”

“那麼我的職務是在哪方面呢？”我問。

“到那兒再看吧。您暫且上那邊去，我給他們下個命令。只是請您別喝醉酒，也別提出甚麼要求來向我羅嗦。要不然我就把您赶走。”

他甚至沒有對我點一下頭就扭轉身走開了。我對他和他那看報的女兒鞠了躬，走出來。我的心頭十分沉重，臨到姐姐問我工程師怎樣接見我的時候，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為了到杜別奇尼亞去，我一清早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就起床了。我們的大貴族街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大家還在睡覺，我的腳步聲寂寞地、悶悶地響著。沾著露水的白楊給空氣填滿柔和的清香。我心里難過，不想出城去。我喜愛我這個故鄉，這個城。我覺著它那麼美麗，那麼溫暖。我喜愛這種蒼翠、這晴朗而安靜的早晨、我們的鐘聲，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依

我看来却乏味，生疏，有时甚至可恶。我不喜欢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不明白所有这六万人为甚么活着，靠甚么活着。我知道基本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过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枪支，奥德萨是一个港埠，可是我们的城究竟是甚么，它做出些甚么东西，我就知道了。大贵族街和另外两条漂亮街道上住着的人要么靠现成的资本生活，要么靠官僚从国库拿来的薪金生活，此外还有八条街道，彼此平行，大约有三俄里长，街的尽头伸到高岗背后，住在这八条街上的人又靠甚么生活呢，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捉摸不透的谜。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说不出口！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像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青年才光临，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裁开书页。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睡在又窄又闷的寝室里，躺在满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们住在脏得使人恶心的房间里，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僕人，哪怕是年纪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浓肉汤的气味，到了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鳕鱼的气味。他们吃没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在议会里，在省长家里，在主教家里，在各处屋子里，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纷纷谈论，说我们城里没有价钱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说必须向国库借两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钱的富翁在我们城里总也不下三十来个，有时候，打一场牌就输掉整整一个庄园，可是也喝坏水，一辈子热心地借款——这种事我也不懂，我觉得他们干脆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那两万卢布来倒简单多了。

在全城中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接受贿赂，认为人家是出于对他的品德的尊敬才给他贿赂的。中学生们为了升

班而到教員家里去搭伙食，教員乘机收下他們大筆的錢。軍事长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賄賂，甚至容許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無論如何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連医师也接受賄賂。市医官和兽医向肉鋪和酒館要錢。县立学校出售那种特准豁免兵役的証书。掌管教区的副主教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长老索取賄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別的一切机关里，每个有所請求的平民办完事，剛要走，就会有人对他的背影大喝一声：“应当表示感激才对！”那个平民就走回来，給他們三十个到四十个戈比。凡是不接受賄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員，总是傲慢无礼，跟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見解极其狹隘，很爱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錢的女人，對他們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們那儿才吹出一股道德純洁的气息，她們大都有高尚的抱負，正直純洁的灵魂，可是她們不懂生活，相信給人賄賂是出于对那人的精神品质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墮落，淹沒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

3

我們这地区正在修建鐵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襤褸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們“鐵路”，怕他們。我常常看見衣衫襤褸的人臉上帶着血迹，头上沒戴帽子，被人拉到巡警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現在还湿着的內衣，作为物証。“鐵路”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市集上；他們喝酒，吃东西，罵下流話，碰見举动輕佻的女

人过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啸声。我們的小鋪老板为了給这些餓着肚子、衣衫襤褸的人开一开心，就用伏特卡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只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鉄桶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甚么怪物，一口气远远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儿累得精疲力尽；我們城里有几只狗經常发抖，尾巴夹在后腿当中，据说这些狗受不了这样的娱乐，发疯了。

火車站建筑在离城五俄里远的地方，据说工程师为了把鉄路修得挨近城边而索取五万卢布的賄賂，市政机关只同意給四万，双方为那一万鬧僵了；現在城里人后悔了，因为他們得修一条大路通到火車站去，据估計修这条路破費的錢还要多。整个鉄路綫上已經鋪好枕木和鉄軌，公务列車来来往往，运输建筑材料和工人；由于陀尔席科夫正在造桥，全綫工程便受到了耽擱，另外有些地方的車站也还没有修好。

杜別奇尼亚是我們的第一个車站的名字，离城有七十俄里远。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的麦子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一片碧綠。这一带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荣，远处明显地現出火車站的輪廓、古墓的輪廓、更远的庄园的輪廓……。到曠野上来是多么好啊！我多么希望周身浸透自由的感觉，哪怕只有一个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里发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貧穷，免得去想自己的飢餓！再也沒有一种东西比尖利的飢餓感觉更妨碍我生活的了，这种感觉一出現，我的优美思想就跟蕎麦粥、牛排、煎魚古怪地搀混起来。例如現在，我一个人站在曠野上，抬头看着一只百灵鳥，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似的，不住声地唱，仿佛发了歇斯底里一样，我自己却在想：“这时候要是能够吃点奶油面包，那該多好啊！”或者我在路边坐下，閉着眼睛养一

养神，听着五月里美妙的鬧声，这时候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燒熟的土豆的气味。尽管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我却只吃得到很少的东西，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觉就是饥饿，也許因为这个緣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甚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飯而活着，一談話就离不开吃飯这个題目吧。

在杜別奇尼亚，工人正在粉刷車站的内部，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懶洋洋地在一堆堆木屑和碎磚上走来走去，老板道員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臉上。一棵树木也沒有。电綫发出輕微的嗡嗡声，电綫上这儿那儿的停着几只鷹。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磚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該做甚么好，于是想起我問工程师我的职务是甚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話：“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談一个工头，談一个名叫費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懂，漸漸的我觉着煩悶无聊了——这是一种生理的感觉：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又不知道拿它們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該把它們摆在哪儿好。

我至少蹣跚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車站外面，鉄路綫右边，有一排电綫杆子，排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說办公处就在那边，我想那才是我該去的地方。

那是个很旧的、早已荒廢的庄园。墙上的石头有了麻点，墙已經風化，有些地方已經坍下来了。院里有个小屋，它那灰泥脫落的光墙面对田野，房頂生了锈，有些地方补了一块块白鉄，閃閃发亮。从門口往里看，可以看見一个长滿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叶窗，房頂很高，锈得发紅。正房的左右两面各有一个孤另另的小屋，一个小屋的窗子上釘了板条，

另一个小屋的窗子开着，小屋旁边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內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綫杆子立在院子里，那上面的电綫从一个窗口通到那个有一面光牆面朝田野的小屋里。屋門是开着的，我走进門去。一个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烏黑的鬚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皺起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馬上笑了，說：

“你好，小利錢！”

这人是伊凡·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級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有一年秋天我們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黄雀、蜡嘴雀，一清早乘我們父母还睡着的时候拿到市上去卖。我們藏在暗处等着小群的南飞的棕鳥飞过，用小散彈向它們射过去，然后把受伤的鳥拾起来，有的鳥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記得它們晚上怎样在我的籠子里呻吟，有些鳥复原了，我們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臉皮对买主賭咒說这些都是雄鳥。有一回在市上，我手里只剩下一只棕鳥沒有脫手，向顾客們兜售了很久，終于卖出去，可是只卖了一个戈比。“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錢！”我安慰自己說，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孩子們和同學們就給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錢；就是現在也还有些小孩子和小店員开玩笑，叫我这个名字，其实除了我以外誰都不記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結实，胸脯很窄，偻着背，腿挺长。他的領結是用細绳扎的，背心跟本沒有，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眯眼睛，臉上有一种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甚么东西似的。他老是忙忙乱乱的。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張地說。“你听我說！……咦，我剛才說甚么来着？”

我們談起天來。我这才知道我現在來到的這個莊園不久以前還是切普拉科夫的產業，去年才轉讓給工程師陀爾席科夫；工程師認為把錢用來買地產比買證券有利，他已經在我們這一帶地方買下三所體面的抵押過的莊園。在賣房的時候，切普拉科夫的母親說妥她有權利在一個小屋裡再住兩年，而且要求給她兒子在辦公處找個工作。

“他還有不買的！”切普拉科夫說到工程師。“光是從包工頭那兒他就拿到多少錢！他跟人人要錢！”

然後他帶我去吃飯，忙忙亂亂地決定我跟他們合住這個小屋，我在他母親那兒搭伙食。

“她是個吝嗇的人！”他說，“不過她也不會問你要很多錢。”

他母親住着的那些小房間裡很擠，所有的房間連前堂和門道在內都堆着家具，這是在賣掉莊園以後從大房子里搬到這兒來的。這些家具都是用紅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長得很胖、上了年紀的太太，長着中國人那種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織襪子。她對我很客氣。

“這人，媽，是彼洛茲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紹我。“他是上這兒來工作的。”

“您是貴族嗎？”她用一種古怪的、不好聽的聲調問，我覺得她喉嚨裡好像有一塊肥油在翻騰似的。

“是的！”我回答說。

“請坐。”

這頓飯不好吃，菜只有一種用苦奶渣做餡的餡餅和奶湯。女主人叶連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睜眼，一會兒睜這只眼，一會兒睜那只眼。她說話，吃東西，可是她的整個身體裡已經有一種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隱隱透出死尸的氣息。生命在她

身体里微弱的发光，同时她心里微弱的閃着一种感觉：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里有过許多农奴，她又是將軍夫人，女僕对她非称呼“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残余在她心头亮一下，她就对儿子說：

“让^①，你不該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呼哧呼哧地喘气，現出女主人打算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說：

“您知道，我們把我們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們在这儿住慣了，可是陀尔席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別奇尼亚站长了。所以我們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車站附近去，那跟住在这个庄园里一模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覺着他长得挺漂亮嗎？”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很闊綽，可是將軍死后，一切都变了。叶連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事和工人应得的錢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別人的敲詐，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別奇尼亚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滿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門可以看見里面的房間，那儿鋪着鑲木地板，大概这是客厅，房里有一架旧式鋼琴，墙上挂着紅木的大幅木刻，此外就甚么也沒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罌粟花，它們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鮮紅色的花苞。花园幽徑上长着些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不住地往上长，互相糾纏在一起。这个花园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

① 这是法国名字，相当于俄罗斯的伊凡。在談話中夾杂法国字是为了表示上流社会的身分。

子附近才这样，在这一带，旧日的林蔭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楊、松树、老菩提树，至于这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园子里的树木却已經清除掉，开辟了一个刈草場，这儿不再是树木丛生，也沒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倒有吹拂着的清風了；越走得远也就越空曠，空地上已經长起櫻桃树、李树、枝叶茂密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生着癌肿病，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簡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經让城里的商人租去了；有一个痴呆的乡下人住在一个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盜賊和掠鳥。

花园的树木越来越稀疏，漸漸变成一片草場，順一个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条长滿芦葦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壩附近水深而魚多，那个鋪着草頂的小磨坊憤憤地送出一片嘈杂声音，蛤蟆一个勁儿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鏡子，偶尔出現一圈圈細紋，原来蓮花被快乐的魚惊扰得索索地发抖了。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別奇尼亚村庄。安靜的、深深的河水引誘着人們，应允着凉爽和休息。現在这一切，河水啦，磨坊啦，暢快的河岸啦，却都屬於工程师了！

随后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表报，把文笔不通的工头和工人送到我們办公室里来的領物单、請求书、报告等一律誊清。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時間我仍旧沒有事情做，在房間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小孩守在小屋里，我自己到花园里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訴我說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吃飯。肉很少見，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紅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經常眯眼，这在她已經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覺着不自在。

这个小屋里的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甚么也不做，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河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总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觉的时候老是照一照镜子，嚷一声：

“你好，伊凡·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声音像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体在田野上跑起来。他吃苍蝇，而且说味道有点酸。

4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小屋来，喘着气说：

“走，你姐姐来了。”

我就去了。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安纽达·布拉果沃也跟她一块儿来了，另外还有一位穿着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来这个军人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一个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好吧？”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果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

“多好的空气！我的天，多好的空气啊！”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像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光那么活泼，朴实，坦率，像一个很好的大学生。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脆弱，

显得单薄，他的鬍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中音，可又好听。他在一个军团里服务，现在休假，回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他已经成了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块儿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我们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回去取钥匙，开了玻璃门，我们大家就走进了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霉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冬冬的响声，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用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正确的琴音回答他，他就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了，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张罗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

“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倒好像她信不过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她甚至变得好看了。她的相貌本来不美，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起来，显出一种神情，好像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有善良和悲哀的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妩媚，甚至美丽。她和我，我们两个人，都长得像母亲，肩膀宽，身体壮，刻苦耐劳，可是她脸上的苍白却像有

病的样子，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眼睛里看出凡是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眼前，她的快活却有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倒好像我们小时候，被严厉的教育压制下去而不能抬头的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黄昏到来，马车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马车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马车是被告席上的凳子似的。

他们都走了，热闹收场了。……我想起安纽达·布拉果沃始终没有跟我交谈一句话。

“这真是个怪姑娘！”我想。“这真是个怪姑娘！”

圣彼得斋期到了，从此我们就天天吃素。我闲着没事做，职位又不固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烦闷折磨着我，我不满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饿，一味在这庄园上踌躇，只等生出一种适当的心情，那就可以动身离开此地了。

有一天将近黄昏，萝卜坐在我们的小屋里，忽然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他给太阳晒得挺黑，浑身扑满尘土，变成灰色了。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刚才坐机车到杜别奇尼亚，从车站步行到我们这里来。他在等马车，而马车大概要从城里来，他就趁这工夫带着总管在这个庄园上巡查一遍，大声地发命令，然后在我们这个小屋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写了一些信。就在这段时间里，来了一些电报，是打给他的，他就亲自在电报机上回了电报。我们三个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简直乱七八糟！”他厌恶地瞧着表报说。“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把这办公处移到车站上去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才好，先生们。”

“我尽了力了，老爷，”切普拉科夫說。

“当然，当然，我看得出来您在怎样尽力。您却只会拿薪水，”工程师瞧着我，接着說。“您老是指望人家提拔您，只求快一点，便当一点的*faire la carrière*^①。哼，我才顾不得甚么提拔不提拔。以前从来就没有人为我張罗过，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铁路以前，我当过機車司机，在柏林做过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还有你，潘捷列，你在这儿干甚么？”他回过身去問蘿卜。“是跟他們一块儿灌酒吧？”

不知甚么緣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像我和切普拉科夫这样的人，当面罵我們是酒鬼，畜生，下流胚。总之，他对小职员很苛，常常罰他們錢，冷冰冰地把他們赶走，而且連一句解釋的話也不說。

最后馬車来接他了。他临走說定，过两个星期把我們一古脑儿革职，罵总管是个糊塗虫，随后在馬車上大模大样地坐好，进城去了。

“安德烈·伊凡內奇，”我对蘿卜說，“收我做个工人吧。”

“哦，那有甚么不行的！”

我們就一块儿往城里走去。等到車站和庄园远远的落在我們后面，我就問：

“安德烈·伊凡內奇，为什么您剛才到杜別奇尼亚来？”

“第一，我那些工人在铁路綫上做工；第二，我来付將軍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儿借了五十个卢布，現在我每月付給她一个卢布的利息。”

这个油漆工人站住，抓住我的紐扣。

① 法語：飞黃騰达。

“米沙伊尔·阿历克塞伊奇，我的天使。”他接着說，“我是这样看事情的：要是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点利錢，那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人心里不会有真理。”

清瘦蒼白、一臉凶相的蘿卜閉上眼睛，搖着头，用哲學家的口气說：

“蚜虫吃青草，銹吃鉄，虛偽吃灵魂。主啊，拯救我們这些罪人吧！”

5

蘿卜办事不精明，不善于考虑；他应下的活儿总是太重，弄得自己担不下来，临到結賬就发了愁，不知該怎么办好了，因此差不多永远賠錢。他塗油漆，装玻璃，糊牆紙，甚至应下鋪房頂的活儿；我还記得他往往应下一桩很小的活儿，却一連跑上三天去找鋪房頂的工人。他是个高明的手艺人，有时候他一天能掙十个卢布之多，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願，不管怎样一定要当头儿，让人叫一声包工头，那他大概已經积下一大笔錢了。

他自己讲定价錢包下活儿来，可是他每天得付給我和另外的工人工錢，从七十个戈比起到一个卢布为止。遇到天气炎热而干燥，我們就做各种外部的的工作，主要的是油漆房頂。由于不习惯，我的脚觉着燙，仿佛在燒紅的鉄板上走路似的，等我穿上毡靴，两只脚却又悶热。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才这样，后来我也就习惯，一切都順順当当了。現在我生活在那些必須劳动、不能不劳动的人們当中，他們像拉大車的馬那样劳累，常常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有时候甚至在談話中也不用“劳动”这两个字。跟他們在一起，我也覺得自己成了拉大車的馬，越来越深切地体

会到我所做的工作是理当做的，不能逃避的，这就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使我摆脱了种种怀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样样事情都新奇，我好像重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脚走路，而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当中，不会使谁觉着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马车的马倒在地下，我就跑过去，帮着把它扶起来，不怕弄脏自己的衣服。要紧的是我靠自己生活，不吊在别人的脖子上了！

油漆房顶，特别是用自己的干油和油漆来做这工作，素来被人认为是很赚钱的活儿，因此就连萝卜这样的好手艺人也不看轻这种枯燥乏味的粗活儿。他穿着短裤，露出紫色的瘦腿，在房顶上走来走去，像是一只鹤；他用刷子涂漆的时候，我听见他大声叹气，说：

“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倒楣啊，倒楣啊！”

他在房顶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样的自由自在。尽管他有病，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他却非常灵活；他跟年轻人那样不用搭脚手架就在拱顶上和教堂圆顶上涂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绳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处，离地面很远，伸直身体，不知对谁说起话来，他那样子总是有点可怕——他老是说：

“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或者他正在想着甚么，就说起话来回答自己的思想：

“甚么事都会有！甚么事都会有！”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门口凳子上的人，那些店员，孩子和他们的主人就纷纷对我的背影讲出种种谰言和恶意的话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简直叫我觉着奇怪。

“小利钱！”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小利钱！赭石！”

对我最不客气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人、靠体力

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場里走过鉄鋪，他們仿佛一不小心似的把水潑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一个魚販子，是个白发蒼蒼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說：

“傻瓜，你沒有甚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一遇見我，不知甚么緣故都有点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和小丑，有的人为我叹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們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們的大貴族街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遇見安紐达·布拉果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紐达认出了我，臉紅了。

“請您不要在街上跟我打招呼……”她沒有跟我握手，光是用发顫的声音又煩躁又严厉地說，她的眼睛里忽然閃出了泪水。“要是依您看来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請您別再跟我来往了！”

我已經不住在大貴族街，而住在城郊瑪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了；她是个善良的、然而心境阴郁的老太婆，老是覺着要出甚么坏事，不管做了甚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見蜜蜂或黃蜂飞进房間里来也覺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会有甚么好下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說，搖搖頭。“完了！”

她的养子普洛科菲跟她同住在一个小屋里。他是一个卖肉的，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紀在三十上下，头发发紅，唇髭挺硬。他在門道里遇見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給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張开的五个手指头一齐举到帽沿那儿行一个礼。傍晚他吃晚飯，我隔着木隔板听見他嗽喉嚨，叹气，一杯連一杯地喝酒。

“媽！”他低声叫着。

“甚么？”卡尔波芙娜非常爱她的养子，这时候回答一声。“甚么事，儿子？”

“媽，我要待您厚道。在这茫茫人世中，我要給您养老送終，等您死了，我自己出錢給您办丧事。我早就說过这話，这是真話。”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們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甚么緣故晚上心跳得厉害。我沒有跟同伙吵过架。詬罵、情急的发誓、詛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巴不得你害一場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可是我們仍旧处得很好。那些工人疑心我是一个甚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說是連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們又說他們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們有很多人已經有十年沒到教堂里去懺悔过；他們为这种疏懶辯白說，油漆工人在人当中所处的地位就跟烏鴉在鳥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們看重我，尊敬我。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靜而規矩的生活，这显然中了他們的意。只有两件事情使他們不痛快，不贊成，那就是我不跟他們合伙偷干油，也不同他們一块儿去向顾主討賞錢。偷主人的干油和油漆在油漆工人当中已經成为風气，不认为是偷了，引人注意的是就連蘿卜这样方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帶走一点白粉和干油。至于討賞錢，就連在瑪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覺着害臊，每逢我看見伙伴們在开始上工或者結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結队地去向一个庸庸碌碌的顾主道喜，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銀币，低声下气地道謝，我总是又煩惱又害臊。

他們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差不多每天我都

要想起莎士比亚的普隆涅斯^①。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說。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們同意。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許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真的，不会下雨。”

他們在背后对顾主却总是冷言冷語，比方說他們看見主人坐在阳台上看报，他們就說：

“他在看报，可是大概連吃的都沒有呢。”

我沒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现房間里有字条，写得又簡短又焦虑，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在字条上告訴我說，父亲在吃飯时候不知怎的特別心事重重，甚么东西也沒吃，时而又說父亲絆了一交，时而又說他坐在自己房間里，关上門，很久沒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貴族街去，走过我家門口，瞧着黑窗子，极力推測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却是偷偷地来，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等到她走进我的房間，她臉色总是很白，眼睛帶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我們的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說。“万一他有个甚么好歹（只求上帝別让他有甚么好歹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輩子了。这真可怕，米沙伊尔！我用我們母亲的名义請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說，“既然我相信我是在按良心行动，那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按良心行动，可是說不定这种事可以换一个方式

^①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个佞臣。

做，不伤别人的心。”

“唉，圣徒啊！”老太婆在门外叹道。“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灾难会来的，我的亲人，灾难会来的！”

6

有一个星期日，出人意外，医师布拉果沃来找我。他穿着军装，军装里面是一件绸衬衫，脚上穿一双高统漆皮靴。

“我来找您了！”他开口说，而且照大学生那样使劲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听见人家谈起您，老是打算来找您，照俗话所说的那样，掏心窝子谈一谈。城里闷得可怕，简直没有一个活人，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谈一谈话的人。圣母啊，天好热！”他接着说，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好朋友，请您允许我跟您谈一谈！”

我自己也觉着闷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个人一块儿谈一谈了。我见了他从心里高兴。

“首先，”他在我床上坐下说，“我满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这种生活。城里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您，因为您知道，这儿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笔下的那些猪。可是上回野餐的时候我却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尙的灵魂，是一个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认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他接着热诚地说。“要照您这样猛一下子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经历复杂的精神过程。如今为了继续过这种生活，永久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处，您的头脑和心灵必定一天到晚紧张地活动着。现在，做为我们的谈话的开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认为倘使您把这种毅力，这种紧张，这种精力用在一种别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

那么您的生活就会更加广阔，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我们畅谈起来。当我们的话题碰到体力劳动的时候，我就表白了这样的想法：必须使强者不奴役弱者，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或者逐步吸尽多数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这也就是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没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在这方面，除了体力劳动可以做为普遍的、人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以外，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别的工具了。

“那么依您看来，体力劳动是人人必须承担的，不能有一个例外？”医师问。

“是的。”

“可是您不认为倘使大家，连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也在内，各人为自己，一概参加生存斗争，把时间用在敲碎石子和油漆房顶上，那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吗？”

“在哪方面会造成危机呢？”我问。“进步的关键在于爱，在于实践道德的准则。如果您不奴役甚么人，也不成为甚么人的负累，那此外您还要甚么样的进步呢？”

“可是请您容我说！”布拉果沃站起来，忽然冒火了。“请您容我说！倘使一只蜗牛关在自己的壳里致力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准则，您把这个叫做进步吗？”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气了。“如果您不驱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给您赶车，为了保卫您而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在眼前这种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里这岂不是进步吗？依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为人类所需要的进步。”

“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如今却来谈一种受我们的需要或者暂时的观念所限制的‘可能的’进步，对不起，这简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說的那样，进步是没有止境的，那无异于說，进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說。“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为甚么活着，那又何必活着呢？”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个‘不知道’却不像您的‘知道’那么枯燥乏味。我順着一道名叫进步、文明、文化的楼梯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儿爬，可是，真的，单单为了这道美妙的楼梯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为了甚么活着——为了让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让画家和为他研碎顏料的人吃同样的飯。可是要知道，这是小市民的、厨房的、灰色的生活。只为了这一点而活着，难道不叫人噁心嗎？倘使有些昆虫奴役另一些昆虫，那就滚它的，随它們去互相吞吃好了！我們不該去想它們，不管您怎样把它們从奴役里救出来，反正它們要死，要烂的。應該想那个偉大的未知数，它在遙远的未来等着全人类呢。”

布拉果沃跟我激烈地爭論着，不过同时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思想在使他激动。

“大概您姐姐不来了，”他看了看表說。“昨天她到我們家里去，說她要到您这儿来。您一个劲儿地說奴役，奴役……”他接着說。“可是要知道，这是局部問題，所有这类問題会由人类渐渐解决，自生自灭的。”

我們就开始談这个渐进論。我說，关于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这个問題，每个人都是自己把它解决的，并不等到人类通过渐渐的发展解决了这个問題的时候再来解决。此外，讲到循序渐进，也有正反两面。在人道主义思想渐渐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另一

种思想也在漸漸的成长。农奴制度沒有了，可是資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們，多数人本身却挨餓，沒有衣服穿，沒有保障。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甚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的相处，那是因为奴役的技术也漸漸細膩起来。我們不再在我們的馬厰里打僕人，我們給奴役添上一种极其精致的形式，至少我們善于在每个个别例子里找出奴役的借口来。在我們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紀末尾还可以把我們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机能的需要轉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們一定轉嫁，而且事后当然会为自己辯白說：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光阴耗費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了。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見医师，就慌慌張張，坐立不安，立刻說她現在該回家找父亲去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布拉果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婉轉地說，“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甚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把自己的欢乐感染別人。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奇突。我們走到曠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繼續我們的談話，眺望着那座城，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由于夕阳而放出万道金光。

这以后每一回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果沃就也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像他們在我这儿相逢是出于偶然似的。姐姐听我和医师爭論，同时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温柔，好奇，我覺着她的眼前好像漸漸展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連在梦里都沒有見過，現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

不在座，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现在她有时候仍然会哭，那却是出于一种她自己从来不提的原因了。

八月里萝卜吩咐我们准备着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被赶”出城的大约两天以前，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眼睛没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绢擦干净他的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们城里出版的《通报》，一板一眼地慢慢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辈，国立银行办公处主任的儿子，奉派担任税务局的科长了。

“现在看一看你自己，”他叠起那份报来说，“叫化子，破破烂烂，流氓！就连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成为一个人；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贵的祖先，却极力往泥里滚！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话；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他站起来，压低喉咙接着说。“我来是想弄明白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吃过午饭后就走出家门，现在已经八点钟了，她还没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說一声；她变得不如以前规矩了，在这种地方我看见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阳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像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说。“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圣徒啊，”奶娘在隔壁房间里嘟囔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闻出不吉利的味道来啦，闻出来啦！”

我在铁路线上工作。整个八月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没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场上小麦没有扎成捆，乱堆着，我还记得这些悲惨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地越来越

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們剛做完甚么活儿，一陣大雨就把它全冲毀了。人們不准我們在車站的房子里住着，睡覺，我們就住在那些夏天住过“鐵路”的土屋里，到晚上我总是睡不着覺，因为天冷，而且有些小虫^①在我臉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每逢我們在桥旁边做工，粗魯的“鐵路”总是上我們这儿来，專門为了打油漆工，这在他們已經成了一种娱乐。他們打我們，偷去我們的刷子，为了惹我們跟他們打架而破坏我們干的活儿，例如把綠漆塗在小屋上。蘿卜給我們这些災难添上最后一笔，他常常不按时付給我們工錢。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轉包給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給自己扣下两成利潤以后又把它轉包給蘿卜。这种活儿本来就无利可图，不料天又下雨，時間白白耗費过去，我們不能做工，可是蘿卜却得給工人开工錢。挨餓的油漆工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頓，罵他是騙子，吸血鬼，出卖基督的犹太，他呢，这个可怜虫，唉声叹气，灰心地向天空举起两只手，屡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去借錢。

7

多雨的、泥濘的、阴暗的秋天来了。失业的日子来了，我常常一連三天沒有事做，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推着一車車的土去鋪路，每天掙二十个戈比。布拉果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沒有来找我。蘿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料着自己要死了。

① 原文是“鼠妇”，一种昆虫的名字。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这也許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們这个城的生活的內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新发现，这种新发现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我那些同乡，早先我倒看不出什么来，或者单从外表看上去显得十分正派，現在却露出本相，原来是些下流的、殘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們这些普通人受他們的欺騙，被他們克扣工錢；他們逼得我們一連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們侮辱我們，對我們粗暴极了。秋天我在俱乐部里給閱覽室和两个房間糊壁紙；我糊好每一方壁紙，他們只付給我七个戈比，可是他們吩咐我在收据上写二十个戈比；我拒絕这样做，那位戴着金边眼鏡、一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負責人），就對我說：

“要是你这混蛋再多費話，我就給你一耳光。”

僕役小声告訴他說我是建筑师波洛茲涅夫的儿子，他才慌了，臉紅起来，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說：

“滾他的！”

商店卖給我們臭肉、陈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巡警总是推搡我們，在医院里助理医师和护士向我們敲詐，要是我們因为穷而沒有給他們賄賂，他們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給我們吃；在邮局里就連起碼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們看做牲畜一样，對我們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着！你往哪儿钻？”就連那些看家狗都對我們不客气，特別凶惡的向我們扑过来。不过，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一种重大发现，就是社会上根本缺乏公平，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們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詐的事。在欺詐的人当中有卖給我們干油的商人，有包工头，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顾本人。自然，这里根本談不到我們的任何权利，就連我們做工掙来的錢我們每

一回都得站在黑門廊旁边，脫下帽子，哀求很久才拿得到，倒好像要求施舍似的。

我在俱樂部閱覽室隔壁的一個房間里糊壁紙。傍晚我剛打算下工，工程師陀爾席科夫的女兒走進這個房間里來了，臂彎里抱着一捆書。

我對她鞠躬。

“啊，您好！”她立刻認出我來，就對我伸過手來說。“跟您見面我很高興。”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漿糊罐、攤在地板上的壁紙，我慌慌張張，她也開始覺着不自在了。

“請您原諒我這麼瞧着您，”她說。“人家對我談了許多關於您的話。特別是布拉果沃醫師，他簡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經認識，她是個親切可愛的姑娘，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法說得她信服：您做平民並沒有甚么可怕的地方。剛好相反，您現在成了城里最有趣味的人了。”

她又看一眼漿糊罐，看一眼壁紙，接着說：

“我曾經要求布拉果沃醫師設法使我跟您比較親密地交個朋友，不過他分明忘了，或者沒有辦到也未可知。不管怎樣，我們总算相識了，如果您肯不拘禮節到我家里來玩，那我会十分感激您。我真想談一談！我是個普通人，”她說，向我伸過手來，“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塊兒不會覺着拘束。我父親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進閱覽室里去了，衣服沙沙地响着；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覺。

在這個缺乏歡樂的秋天，有一個好心人，顯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輕鬆一點，時而給我送來茶葉和檸檬，時而送來餅干，時而

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說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誰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兵总要探問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飯，我有沒有御寒的衣服。等到天冷下来，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个兵送来一条松軟的毛綫圍巾，圍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聞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誰了。圍巾上有鈴兰的香气，这是安紐达·布拉果沃所喜爱的香水的的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就高兴多了。蘿卜又活了，我們一块儿在墓園的教堂里做工，給那儿的圣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这是一种又干淨又清靜的活儿，用我們的行話來說，是一种順溜的活儿。一天中間可以做出許多活儿，同时光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大家不罵街，不笑，不說話。单是这个地方就使我們不得不肃靜庄重，而且它让人生出平靜严肃的思想。我們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偶像一样；四周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靜，像是在坟墓里一样，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下，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爆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悶又响，我們就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經過长久的寂靜以后，往往可以听见像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門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嬰兒做安魂祈禱，声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个画工正在拱頂上画鴿子和它周圍的星星，輕声吹起口哨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再不然蘿卜叹口气，回答自己的思想說：“甚么事都会有！甚么事都会有！”或者在我們的头上飄过一陣緩慢悲涼的钟声，油漆工人就会看到有一个富足的死人抬过来了。……

白天我在这种寂靜里，在教堂的幽暗里度过；在漫长的傍晚我总是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樓座去看戏，穿一身新的斜紋布衣

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下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戏，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有机会看到的戏和活画的情节，我就带着嫉妒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彩排，可是要我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圣诞节的一个星期以前，布拉果沃医师来了。我们又争论，到傍晚总是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甚么缘故总是极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样子。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俩一见面总是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责的脸色看得出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出于偶然。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

“您听我说，为甚么您不去找陀尔席科娃呢？您不了解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迷人，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这是废话！”医师笑着说。“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就去找她。您肯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斜纹布衣服，心里很激动，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了。僕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谋事人身份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样地迎接我，和蔼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长衫，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

这个緣故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的臉顯得好像寬了一些，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親，她父親的臉就長得寬，緋紅，神態有點像馬車夫。她長得美麗優雅，可是不年青，看上去有三十歲光景，其實她至多不過二十五歲。

“親愛的醫師，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給我讓坐，說。“要不是他，您就不會來。我悶得要死！父親走了，撇下我一個人，我簡直不知道在這個城里該怎麼辦才好了。”

然後她問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掙多少錢，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掙來的錢嗎？”她問。

“是的。”

“幸福的人！”她嘆口氣說。“依我看來，生活里的一切壞事都是由閑散，由煩悶無聊，由心靈的空虛來的；人習慣了靠別人過活的時候，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不要以為我是在裝模做樣，我真心對您說：作富人是沒有趣味，也不愉快的。俗語說：靠了不義之財可以買到朋友。因為一般說來財富總不會是正當的。”

她用嚴肅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把家具點一點數似的。她接着說：

“舒適和安樂有一種魔力。它們能夠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堅強的人。以前父親和我過得不富裕，簡簡單單，現在呢，您看我們在怎樣過活。說起來駭人聽聞，”她說，聳了聳肩膀，“我們一年要花到兩萬！而且是在內地！”

“應當把舒適和安樂看做金錢和教育的特權才對，”我說，“我覺得生活的安樂可以跟任甚麼東西，甚至跟最繁重骯髒的勞動結合起來。您父親闊綽，可是照他說來他做过機車司機，當過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笑了，懷疑地搖一搖頭。

“爸爸有时候吃克瓦斯泡过的面包渣湯，”她說。“这簡直是滑稽，胡来！”

这时候傳來門鈴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的做工，”她接着說，“要是有关安樂的話，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有。哎，算了吧，別談哲学了。請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請您談談油漆工人。他們是甚么样的人？可笑嗎？”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因为不习惯而覺得拘束，就跟人种志学者那样讲得严肃而沒有力量。医师也讲了几个工厂工人的生活故事。他身子搖搖晃晃，哭起来，跪下去，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簡直是演員的表演，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在鋼琴那儿坐下来，用他那柔和好听的中音唱着，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給他挑选歌曲，他唱錯的时候就糾正他。

“我听說您也会唱歌？”我問。

“这还用問！”医师吃惊地說。“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員，您还要問！您說到哪儿去了！”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的問題，“可是現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个矮凳上坐下，对我們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的歌唱家的模样，学她們的声調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紀念簿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把我們两个人画得很像。她笑，胡鬧，做出可爱的鬼臉；她做起这些事来比談不义之財自然得多，我覺着她剛才对我讲財富和安樂的时候仿佛不是认真地在讲，而是模仿甚么人的話似的。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員。我暗自把她跟我們的小姐們摆在一起，就連美丽端庄的安紐达·

布拉果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养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中间的区别一样。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医师和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喝紅葡萄酒、香檳、加白兰地的咖啡；他們碰杯，为友誼，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們沒有喝醉，只是臉紅了，常常无缘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显出煩悶的样子，我也喝紅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天資特富的人，”陀尔席科娃說，“知道該怎样生活，順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庸庸碌碌的人，比方拿我來說，就甚么也不知道，甚么也不会做，他們沒有別的办法，只能瞧着深刻的社会潮流，随它把他們帶到甚么地方去。”

“难道人能瞧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嗎？”医师問。

“不对。这是因为我們沒有看見。”

“是这样嗎？社会潮流是新文学捏造出来的东西。我們沒有这种东西。”

爭論开始了。

“任何社会潮流不但我們現在沒有，过去也沒有过，”医师大声說。“新文学捏造出来的东西多的是！它还捏造过一种在乡村工作的知識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們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一个穿着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学究，写起‘也’字来倒会写錯三笔。有文化的生活在我們这儿還沒开始呢。那种野蛮、那种十足的粗鄙、那种渺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样。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过，可是話說回来，那些东西都淺薄渺小，为种种庸俗的、一个錢也不值的利益服务。难道在我們这儿看得見甚么严肃的东西嗎？要是您以为您发现了深刻的社会潮流，您順应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給那种把昆虫从奴役里解放出来或者从此

不吃牛肉餅之类合乎当代風气的工作，那么我跟你道喜，小姐。我們得学习，学习，再学习，至于深刻的社会潮流，我們得等一等；目前我們还没有长大成人，談不到那种东西，凭良心說那种东西我們一点也不懂。”

“您不懂，我却懂，”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說。“今天，上帝才知道您是多么乏味！”

“我們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識，因为只有有知識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运动，将来人类的幸福是在知識里。为科学干杯啊！”

“有一点是毫无疑問的：必須給我們自己安排另外一种生活了，”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沉默一陣，想了一陣以后說，“像这种一直过到現在的生活是一个錢也不值的。我們別再談它了。”

等到我們从她家里出来，教堂里已經敲两点钟了。

“您喜欢她嗎？”医师問。“她挺好，不是嗎？”

聖誕节的头一天我們在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家里吃飯，后来在这段节日里差不多天天到她家里去。她那儿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外人，她說得对：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和医师以外連一个朋友也沒有。我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談話上；有时候医师隨身带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大声念給我們听。事实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見的头一个有學問的人。我不能判断他的知識是不是广博，不过他經常讲出他的知識来，因为他希望別人也知道。每逢他讲到有关医学的事，他的話总是跟我們城里任何一个医师都不同，給人留下一种新穎独特的印象，我覺得只要他有意，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也許是当时唯一对我有重大影响的人。我跟他見面，不断讀他拿給我的书，結果我渐渐开始感到知識的需要，知識給我的缺乏欢乐的劳动充滿高尚的精神。我

已經覺着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說，全世界是由六十種簡單的實體構成的，不知道干油是甚么，油漆是甚么，不知怎的沒有這些知識我也活下來了。跟醫師的結交甚至也把我從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爭論，雖然我总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还是漸漸發現我並沒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極力形成盡量明確的信念，好讓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沒有一點含混的地方。不過這個全城最有學問最優秀的人仍舊離着完美很遠。他的風度、他那種喜歡爭論的習慣、他那好聽的男中音，甚至他那種溫和，都有點粗野，像是教會中學的學生，每逢他脫掉上衣，只穿一件綢襯衫，或者在酒館里丟給僕役一點賞錢的時候，我总是覺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里却仍然有個韃靼人^①在活動。

到主顯節^②他又到彼得堡去了。他是早晨動身的，午飯以後姐姐來找我了。她沒有脫掉皮袄和帽子，坐在那兒一聲不響，臉色很白，眼睛瞧着一個地方发呆。她怕冷，看得出來她強忍着病痛。

“你多半感冒了，”我說。

她的眼睛里滿是淚水，她站起來，去找卡爾波芙娜，沒有對我說一句話，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她用沉痛的責備口氣說：

“奶媽，我一直活到現在是為了甚么呢？為了甚么呢？你說說看：我豈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嗎？我在一生的最好歲月里却只知道記賬、倒茶、算錢、招待客人，以為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些更高尚的事！奶媽，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

① 指缺乏文化的人。

② 基督教節日，在一月六日。

可是人家却把我变成一个带钥匙的女管家。这真可怕，真可怕！”

她把一串钥匙往門外一丢，当啷一响掉在我的房間里。这些是食器櫥上的钥匙、厨房柜子上的钥匙、地窖的钥匙、茶箱的钥匙，也就是当年我母亲带过的那些钥匙。

“啊，哎，天呐！”老太婆害怕地說。“圣徒啊！”

姐姐回家去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捡起钥匙，說：

“請你原諒我吧。近来我起了点古怪的变化。”

8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从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家里回来，在房間里碰見一个年輕的巡警分局长，穿着一身新制服；他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正在翻看我的书。

“到底来了！”他說，站起来，伸了个懶腰。“这已經是我第三次来找您了。省长吩咐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去見他。务必要去。”

他要我写一个笔据說我一定执行省长大人的命令，然后就拿着它走了。这位巡警分局长的深夜光临和省长的突然召見对我說来好比晴天霹靂。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怕宪兵、巡警、法官，目前我心里七上八下，好像我真犯了甚么罪似的。我无论怎样也睡不着觉。奶媽和普洛科菲也心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媽的耳朵害了病，她哼哼唧唧，有好几回痛得哭起来。普洛科菲听見我没睡着，就举着一盞小灯走到我房間里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您得喝点胡椒酒才对……”他沉吟一下說。“在人世的愁苦生活里喝上一点酒是没甚么关系的。要是媽往耳朵里倒一点胡椒酒，那也会有大好处。”

到两点多钟他动身到屠宰場去取肉。我知道这一夜直到天

亮也睡不着了，为了消磨九点钟以前这段光阴，就跟他一块儿去了。我們提着灯走去；他的小伙計尼科尔卡年紀在十三岁上下，冻得臉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像是一个强盜，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們走，用嘎哑的喉嚨吆喝馬。

“您在省长那儿大概要受罰，”亲爱的普洛科菲对我說。“省长有省长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軍官有軍官的章法，医师有医师的章法，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章法。您沒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場座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見过它。那是三个阴沉的小屋，四周围着一道灰色籬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有風吹过，就从里面送出悶人的臭气。現在我走进院子，四下里一片阴暗，看不見那些小屋，老是撞着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經装好肉的雪橇；人們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的話互相罵着。普洛科菲也在罵，尼科尔卡也在罵，而且罵得同样难听，空中瀰漫着不断的相罵、咳嗽、馬嘶的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气味。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經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里我觉着好像在血地里走来走去似的。

我們把肉装满雪橇，就动身到市上肉店里去。天亮起来。拿着筐子的厨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紀的太太一个个来了。普洛科菲手里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濺了血迹的圍裙，嘴里恶狠狠地咒罵，面对着教堂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大声叫嚷，响得整个市場都听得見，說他照价錢給肉，甚至賠了本錢。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錢，厨娘看出这些毛病，可是給他的喊声震聾了耳朵，沒有跟他計較，罵他一声劊子手就算了。他举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来，渾身姿势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带着凶恶的神情发出“嘿！”的一声吆喝，我深怕他別真的砍掉甚么人的脑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里待了一早晨，等到我终于去见省长，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气味。我的精神状态好像是我奉了甚么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猎熊似的。我至今还记得那道高楼梯，楼梯上铺一条长地毯，有一个年青的官员穿着礼服，纽扣发亮，一句话也不说，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就跑去报告了。我走进大厅，那里面布置得很豪华，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点美感，特别难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间墙壁上挂着的那些高高低低的镜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黄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来，尽管省长换来换去，这儿的布置却老是这个样子。那个青年官员又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我就向一张大绿桌子那儿走去，那边站着一位将官，脖子上挂着符拉季米尔勋章。

“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请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张得又大又圆，像是字母“O”，“我请您来是为了向您说明一件事。您那受人尊敬的父亲在书面上和口头上向本省贵族会长提出要求，请他召见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的具有的贵族称号互相抵触。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诱惑别人犯罪，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经不够，必须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了，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赞同的。”

他说话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那瞧着我的眼光一点也不严厉。他的脸憔悴，皮肉松弛，布满皱纹，眼睛底下挂着小肉囊，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单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说，“您会重视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彬彬有礼，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地请您来，我跟你讲话也不是用省长的身分，

而是以您父親的眞誠崇拜者的資格講話的。因此我請求您：或者改變您的行為，回到跟您的稱號相稱的職務上去，或者為了避免誘惑別人犯罪，就請搬到人家不認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種地方您要做甚么就可以做甚么。在與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措施。”

他沉默的站了半分鐘，張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義者吧？”他問。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來；我就鞠躬，走出來了。

在吃午飯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覺，可是睡不着，因為屠宰場和省長的談話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覺，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悶悶不樂地去找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我告訴她我見省長的經過；她困惑地瞧着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間她哈哈大笑，聲音那麼快活，響亮，飽滿，只有好心的、愛笑的人才會這樣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才好！”她說，笑得幾乎跌倒，趕緊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才好！”

9

現在我們常常見面，差不多一天見兩次面了。她幾乎每天吃過午飯后就坐車到墓園里來，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題詞；有時候她走進教堂里來，站在我身旁，看我做工。这里安安靜靜，画工和塑金工做着純朴的工作，蘿卜講着種種道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別的工人沒有甚么區別，像他們一樣只穿着背

心和破鞋做工，别人对我讲话都说“你”——所有这些在她都是新奇的，感动了她。有一回她在场，一个在上面画鸽子的画工对我叫一声：

“米沙伊尔，把白颜料递给我！”

我就把白颜料送到他那儿去，等到后来我顺着—一个单薄的木板台走下来，她就瞧着我，感动得流出眼泪，微微笑着。

“您多么可爱啊！”她说。

我从小就记得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富翁家里养着一只绿色鸚鵡，它从籠子里飞出来，这只美丽的鳥后来有整整一个月在我们城里飞翔，懶散地从这个花园飞到那个花园，孤单单，找不到家。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使我联想到那只鳥。

“除了坟墓以外，我现在簡直沒有地方可待了，”她笑着对我说。“这个城簡直叫人煩悶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誦、唱歌、嬌声嬌气地說話，近来她們簡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个孤僻的人，布拉果沃小姐不知甚么緣故恨上了我。我不喜欢看戏。那么請教：我该怎么办呢？”

我到了她家里，身上带着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手是黑的，这却使她喜欢。她也希望我不要换一个样子去找她，只穿着普通的工人装就好。可是在客厅里这身衣服使我觉着拘束，我別别扭扭，仿佛穿着軍装一样，因此每次我去找她，总是穿那身新的斜紋布衣服。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认，您还没有习惯您的新地位，”她有一回对我说。“工人服使您觉着拘束，您穿着它还嫌别扭。您說說看，是不是因为您缺乏信念，您不满意这种地位？您自己选中的这种工作，您的油漆工作，莫非使您不满意嗎？”她問，笑了。“我知道，油漆使得物件美观結实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属于市民和

富人的，归根結蒂造成了奢華。此外，您不止一回說過，每個人都應當憑自己的雙手掙來自己的麵包，可是您掙來的是錢，而不是麵包。為什麼不照您那些話的真正含意去做呢？應當掙來糧食，那就是說應當耕耘，播種，收割，打谷，或者做這一類跟農業直接相關的工作，比方說養奶牛，墾地，造草房。……”

她打開立在她寫字台旁邊的一個好看的櫃子，說：

“我跟你講這些話，是因為想讓您知道我的秘密。Volia! ① 這是我的農業圖書館。這兒有田地，有菜園，有果園，有牲口棚，有養蜂場。我熱心地讀過這些書，已經在理論上把這一切研究透徹了。我的夢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一到三月就到我們的杜別奇尼亞去。那兒真好，妙極了！不是嗎？頭一年我要仔細把事情看一看，習慣一下，第二年我就真正干活，像俗話所說的那樣，拚命地干。父親答應過把杜別奇尼亞送給我，我要在那兒按我的意思干起來。”

她臉紅，興奮得流出眼淚，笑着，說着自己的夢想，她說她要在杜別奇尼亞住下，那會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我羨慕她。三月快要到了，白晝越來越長，在晴朗的日子裡，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氣中有春天的氣息了，我自己也想下鄉。

她說她要搬到杜別奇尼亞去住下，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個人留在城裡了，我覺着對她和她的書櫃以及農業生了嫉妒心。我不懂農業，也不喜歡務農，很想對她說：務農是奴隸的工作，可是想起這類的話父親說過不止一次，我就沒有說出來。

大齋到了。工程師維克托爾·伊凡內奇從彼得堡回來，我却已經漸漸忘記這個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來，甚至沒有預先

① 法語：都在這兒了！

打个电报通知一声。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讲着什么，他刚洗过脸，刮过胡子，年青了十岁；她女儿跪在那儿，从皮箱里拿出许多小盒和小瓶，把这些交给僕人巴维尔。我一看見工程师，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却向我伸出两只手，露出又白又结实像馬車夫一样的牙齿，笑着說：

“他来啦，他来啦！看見您我很高兴，油漆工人先生！瑪霞把事情都跟我讲了，她剛才說了您許多的好話。我完全了解您，贊成您！”他接着說，挽住我的胳膊。“做个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紙張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这两只手在比利时做过工，后来还当了两年机車司机……”

他穿着短上衣，按着家常打扮穿着拖鞋，走来走去，好像害了痛風病似的，身子有点搖晃，搓着手。他小声哼着一支歌，鼻子里輕声鳴鳴地响着，暢快得不住縮起脖子，因为他终于回到家，可以洗自己所心爱的淋浴了。

“这是毫无疑問的，”他在吃晚飯时候对我說，“这是毫无疑問的，你們是可爱的、招人喜欢的人，可是不知甚么緣故，先生，你們只要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开始拯救农民，到头来总是弄到这一切变成教派活动了事。难道您不是一个教派信徒嗎？瞧，您不喝伏特卡。这不是教派是甚么呢？”

为了使 he 滿意，我就喝伏特卡。我还喝了葡萄酒。我們品尝工程师带回来的奶酪、腊腸、餡餅、酸辣菜、种种的凉菜，另外还有工程师不在家的时候从国外寄来的葡萄酒。葡萄酒是上等的。不知甚么緣故工程师常常收到从国外免稅寄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烟，不知甚么人常常免費寄給他魚子醬和干魚肉。他住房子不花錢，因为房主供应鉄路煤油。总之，他和他的女儿給我留

下这样的印象，仿佛全世界一切好东西都是供他們使用的，他們完全不必出錢就可以拿到手。

我仍旧常上他們家里去，可是兴致已經不那么好了。工程师使我覺着拘束，有他在場我就覺着自己仿佛全給捆住了。我受不了他那两只明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論調使我厌倦，反感。我想起不久以前我还做这个保养得很好、臉色紅潤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粗暴得不得了，这些回忆也使我厌烦。不錯，他搂住我的腰，亲热地拍我的肩膀，贊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覺着他照旧看不起我的卑微，只为博得女儿的欢心才跟我敷衍。我再也不能照我本心那样說說笑笑了，我覺着話不投机，老是暗自料着馬上他就要叫我潘捷列，就跟把他的僕役巴維尔叫做潘捷列一样，我那內地的、庸俗的自尊心是怎样的憤憤不平啊！我这个穷人，油漆工人，每天来找这些被全城看做外国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干的富人，每天在他們家里喝貴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肯容忍我这样做！每逢我到他們家里去，我总是阴沉地避开路上的行人，皺起眉头，倒好像我真是個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从工程师家里出来，总因为自己飽餐了一頓而害臊。

最主要的是我担心自己会入迷。不管我在街上走着也好，在做工也好，跟同伴談話也好，我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傍晚我要去找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暗自想像她的語音、笑声、步态。每次我准备去找她，总要在奶媽那面凸凹不平的鏡子前面站上許久，系好領帶，我那身斜紋布衣服惹得我討厭；我一面难过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那么淺薄。遇到她在另一个房間里向我打招呼，說是她沒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听她換衣服的声音，这使我激动，覺着我脚底下的地板好像陷下去了。我在街上哪怕远远地看見一个女人的身材，也一定要比一比，在这种时候

我覺着我們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氣，穿戴得可笑，舉動粗俗，這種相比在我心裡挑起一種驕傲的感覺：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晚上做梦，我总是夢見她和我在一塊兒。

有一天晚飯時候，我們跟工程師一塊兒吃了整整一只大海蝦。後來我回到家，想起來晚飯席上工程師有兩次叫我“最可愛的人”，我就暗想：在這個家裡他們待我親熱就像待一只跟主人失散的、倒楣的大狗一樣，他們在拿我取樂，等到他們厭倦了我，就會把我像狗似的趕出來。我又害臊又難過，難過到流出眼淚，倒好像我受了侮辱似的。我瞧着天空，賭了個咒要從此把這件事一刀兩斷。

第二天我沒有到陀爾席科夫家裡去。夜深了，天色已經完全漆黑，又下着雨，我沿大貴族街走着，瞧着窗戶。阿若京家的人已經睡熟，只有邊上的一個窗子里有亮光，那是阿若京家的老太婆在自己房間里刺繡，點着三支蠟燭，自以為在跟迷信鬥爭。我家已經黑了，對門陀爾席科夫家的窗子却亮着，可是隔着花和窗簾甚么也看不清。我不住地在街上走來走去，三月的涼雨澆在我的身上。我聽見父親從俱樂部里回來，他敲大門，過一分鐘窗子里透出燈亮，我看見姐姐舉着燈急急忙忙走來，一邊走一邊整理頭上濃密的頭髮。後來父親在客室里走來走去，搓着手在講甚么，姐姐坐在安樂椅上，一動也不動，在想甚么，沒有听他講話。

可是後來他們走出去，燈就熄了……我回頭看工程師的家，這時候也黑了。在黑暗中，在雨地里，我覺着自己孤苦伶仃，听凭命運擺布，覺得如果跟我這種孤独相比，跟現在的和日後生活里還要有的痛苦相比，那麼我的一切行動、願望、這以前我想過和說過的一切，就都渺小了。唉，活人的行動和思想遠不及

他的痛苦重大！我自己也沒有弄明白我自己在做甚么，竟用尽气力拉一下陀尔席科夫家的門鈴，把它拉断，然后沿着街道跑去，像小孩子一样，担惊害怕，以为馬上就会有人走出来，认出我。等我跑到街头站住，喘一口气，却只听见雨声嘩嘩地响，守夜人在远远的甚么地方敲一块鉄板。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沒到陀尔席科夫家里去。那身斜紋布衣服被我卖掉了。油漆工作沒有，我就到处去找繁重而不愉快的工作，每天掙一二十个戈比，又半饥半飽地活着。我在沒膝的冷泥里蹚来蹚去，累得胸腔隱隱作痛，我想照这样把种种回忆压下去，仿佛要为我在工程师家里吃过魚子醬和罐頭食品而惩罚自己似的；可是話虽如此，等到我又湿又餓地在床上剛剛躺下来，我那有罪的幻想就立刻开始为我画出美妙誘人的画面，我就只好暗暗吃惊地对自己承认說我爱着她，热烈地爱着她。随后我就沉酣健康地睡熟了，我觉着我的身体在这苦役般的生活中反而更强壯更年青了。

有一天傍晚，跟时令大相徑庭，天下起雪来，而且刮起了北風，倒好像冬天又要来了。这天傍晚我下工回家，碰見瑪麗雅·維克托罗芙娜坐在我的房間里。她穿着皮大衣，把两只手揣在暖手筒里。

“为甚么您不到我家来了？”她問，抬起她那对聪明而发亮的眼睛。我快活得心乱极了，笔直地站在她面前，就跟父亲要打我的时候我站着的姿势一样。她瞧着我的臉，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明白我为甚么这样心慌意乱。

“为甚么您不到我家来了？”她又問一遍。“既然您不肯来，我就自己来了。”

她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別丟開我，”她說，她的眼睛里滿是淚水。“我寂寞，寂寞極了！”

她哭了，用暖手筒蓋住臉說：

“我孤孤單單！對我來說生活是沉重的，沉重得很。在世上除了您以外我沒有第二個人了。別丟開我！”

她微微地笑，同時找手絹要擦乾眼淚。我們沉默了一會兒，隨後我就摟住她，吻她，這時候她帽子上別着的別針把我的臉划出了血痕。

我們談起話來，談得那麼親熱，仿佛我們早已很親密了似的……

10

大約過了兩天她就打發我到杜別奇尼亞去，我說不出的高興。我到車站去的時候，後來我坐在火車里的時候，老是无緣无故地發笑，人們瞧着我，把我看成醉漢。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經變黑，烏鴉在那上面飛來飛去，呱呱地叫。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對面那個廂房里給我們兩個人，我和瑪霞，布置住處，不料那里早已住下許多鴿子和鴨子，要打掃干淨就不能不毀掉許多鳥巢。我們只好搬進那所下着百葉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適的房間里。農民們管這所大房子叫做宮殿。那里面有二十多個房間，擺設却只有一架鋼琴和一個給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閣樓上的小圈椅，即使瑪霞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都從城里運來，我們也仍舊不能消除這種黯淡的空虛和陰冷的印象。我選出三個不大的房間，它們的窗戶都對着花園；我從早到晚收拾這幾個房間，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紙，填塞地

板上的隙縫和小洞。这是輕松愉快的劳动。我不止一次跑到河边去，看冰流走沒有，老是觉着好像棕鳥飞来了。晚上我想着瑪霞，带着說不出的甜蜜感觉，带着滿腔的快乐，听耗子吵鬧，听風在天花板上鳴鳴地叫，不住敲打。好像有个老家神在閣楼上咳嗽似的。

雪很深，到三月末还下了很大的雪，不过，仿佛誰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溶化，春天的洪水汹涌而来，于是四月初棕鳥就噉噉地叫，黄色蝴蝶飞进花园里来了。天气好极了。每天黄昏以前我总要走道城里去跟瑪霞見面，在那漸漸干燥、至今还发軟的道路上光着脚走路是多么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来，瞧着那座城，下不了决心再往前走了。一看见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乱。我不住地想：我的熟人听到我的恋爱以后会怎样对待我呢？父亲会說甚么呢？特別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复杂起来，我完全失去糾正它的能力，它像气球似地把我帶到不知甚么地方去了。我不再想怎样掙来每天的食物，不再想怎样生活，而只是想——說真的，我也不知道該想甚么好了。

瑪霞坐着馬車来了。我就在她旁边坐下，我們一块儿高高兴兴，自由自在地到杜別奇尼亚去。或者我等到太阳下山，独自一个人煩悶无聊，滿腔不滿意地走回家来，不明白瑪霞为甚么沒有来，不料在庄园門口或者在花园里，出人意外，有个可爱的影子迎着我走来，那就是她！原来她是坐火車来的，她出了火車站就步行到这儿来了。这是甚么样的喜庆啊！她穿一件朴素的毛料长衫，圍一条圍巾，拿一把平常的阳伞，然而腰身束紧，身段苗条，穿着外国的貴重皮靴——这是一个有才能的女演員在扮演一个平民姑娘。我們就在我們的庄园上巡視一遍，决定誰的房間應該在甚么地方，甚么地方應該做我們的林蔭道、菜园、养蜂

場。我們已經有雞、鴨、鵝，我們喜愛這些東西，因為它們是屬於我們的。我們已經為播種準備下燕麥、三葉草、貓尾草、蔬菜種子，我們每一回都要把這些東西檢查一遍，花很多的工夫討論收成會怎樣；瑪霞對我說的話依我看來都非常聰明美妙。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時期。

聖多馬周^① 過後不久，我們在距離杜別奇尼亞三俄里遠的庫利洛甫卡村我們那座教區教堂里結了婚。瑪霞希望一切都安排得朴素；按照她的心意，我們的賓相是農村里的青年，唱歌的只有教堂下級職員一個人，我們從教堂回來時候坐一輛不大的、顛簸的馬車，由她親自趕車。從城里來的客人只有我姐姐克麗奧佩特拉一個人，瑪霞在舉行婚禮的前三天寫給她一封信。姐姐穿著白長衫，戴著手套。在舉行婚禮的時候，她由於感動和快樂而輕聲的哭著，她臉上的表情像是慈母，無限的善良。她由於我們的幸福而陶醉，微微笑著，仿佛吸進一種甜美的空氣似的。在舉行婚禮的時候我瞧著她，這才明白對她來說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愛情，人間的爱情更高尚的東西，她正在渴望這種愛情，這渴望雖是暗藏著的，胆怯的，然而它持久而且熱烈。她攔住瑪霞，吻她，不知道怎樣表白她的快樂才好，就對她講到我：

“他好！他好得很！”

在她向我們告辭以前，她脫掉衣服，換上平常的裝束，把我帶到花園里去好跟我單獨談一談。

“父親很傷心，因為你沒有寫信告訴他，”她說。“應當請求他給你的婚禮祝福才對。不過實際上他很滿意。他說在整個社會的眼睛里這段婚事把你抬高了，在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的

① 基督教節日，從復活節後第一個星期日算起的一周。

影响下你比較严肃地对待生活了。現在我們一到傍晚就只談你的事，昨天他甚至这样說：‘我們的米沙伊尔。’这真叫我高兴。看起来，他正在暗自盘算甚么，我覺着他仿佛打算对你做出寬宏大量的榜样，先跟你讲和。很可能过几天他亲自到这儿来看你。”

她有好几回匆匆忙忙在我胸前画十字，說：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祝你幸福。安紐达·布拉果沃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她談起你的婚事，說这是上帝賜給你的一个新的考驗。可不是！在家庭生活里不光是快乐，也有痛苦。不会沒有痛苦的。”

我和瑪霞陪着她走了三俄里光景，然后我們慢慢走回来，一句話也不說，仿佛在养神。瑪霞挽住我的胳膊，我們心里輕飄飄的，不再想談情說爱；举行婚礼以后，我們彼此之間更亲近更密切，我們覺得再也不会有甚么东西能够把我們拆开了。

“你姐姐是个可爱的人，”瑪霞說，“不过看上去她好像长时期在受苦似的。你父亲一定是个可怕的人。”

我就对她讲起我和姐姐一向受着甚么样的教养，实际上我們的童年多么痛苦，多么荒唐。她听到不久以前父亲还打过我，就打了个冷顫，紧紧地依偎着我。

“別說下去了，”她說。“这真可怕。”

現在她不再离开我了。我們住在那所大厦的三个房間里，每到傍晚就关紧那道通到这所房子里沒有人住的地方去的門，仿佛那边住着一个我們不認識的和害怕的人似的。我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起来，然后我立刻找点活儿干起来。我修理大車，在花园里开辟道路，挖掘苗床，油漆房頂。临到播种燕麦的时候，我試着把地重耕一遍，耙一耙松，撒下种子，这些事我做得很认真，不下于雇工；我做得很累，受着雨淋，迎着刺骨的冷風，我

的臉和腿长久地发燒，到晚上我夢見一片垦松的土地。可是田間工作不能吸引我。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它，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祖先不是农夫，我的血管里流着的純粹是城里人的血。大自然我是深深喜爱的，我喜爱田野，喜爱草場，喜爱菜园，可是用犁耕地、吆喝着瘦馬的农民却穿得破破烂烂，渾身湿透，伸长了脖子；依我看来他們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丑恶的力量的表現，每逢我瞧着他們的笨拙的动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成为过去的、人类还不会用火的时代的、傳奇样的生活。常有一头凶猛的公牛跟农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块儿走着，或者一匹馬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响起一片馬蹄声，这种事总是弄得我滿心害怕。凡是略略大一点、强壮一点、凶猛一点的东西，不管它是长着犄角的公羊也好，鵝也好，拴着鏈子的狗也好，总使我覺得就是那种粗暴野蛮的力量的表現。遇到恶劣的天气，在耕耘过的黑土上空悬挂着沉重的烏云的时候，这种成見就特別强烈地在我心里抬头。尤其是在我耕地或者播种的时候，总有两三个人站在一旁看我做活，我就体会不到这种劳动是无法避免，非做不可的，反而覺着自己好像在玩乐似的。我喜欢做院子里的工作，再也沒有比油漆房頂更使我喜欢的工作了。

我常常穿过花园，穿过草場，到我們的磨坊那边去。这个磨坊已經由一个庫利洛甫卡的农民斯捷潘承租下来，他长得漂亮，皮肤发黑，留一把濃密的黑色大鬍子，从外貌看来像是一个大力士。他不喜欢磨坊的生意，认为这种生意枯燥乏味，无利可图，他只是为了免得住在家里才到磨坊里来住下的。他是个馬具匠，他周圍总有一股好聞的松香和皮革的气味。他不喜欢談話，为人疲疲沓沓，不爱活动，老是坐在岸边或者門檻上，嘴里哼着“烏——溜——溜——溜”。有时候他妻子和岳母从庫利洛甫卡

来找他，她俩都长着白白的脸，身子很瘦，性情温柔；她们对他深深地鞠躬，称呼他“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他呢，既不說一句話也不动一下来回答她们，反而躲到一旁去，在岸边上坐下，輕声哼着“烏——溜——溜——溜”。他的岳母和妻子在沉默中过了一两个钟头以后，交头接耳地說几句话，站起来，对他看一陣，等他回过头来，然后她们深深地鞠躬，用嬌滴滴的唱歌声音說：

“再見，斯捷潘·彼得罗维奇！”

她们就走了。斯捷潘把她们留下的包着小面包圈或者衬衫的包袱收拾起来以后，就叹口气，对她们那边眯一下眼，說：

“娘們儿！”

这个有两盘磨的磨坊昼夜不停地工作。我帮他做工，我喜欢这种活儿；每逢他因事出外，我总是很願意留下来替他做活。

11

温暖晴朗的天气过去以后，来了道路泥濘的季节。整个五月下着雨，天气很凉。磨盘的鬧声和雨声使人犯懶和犯困。地板顛搖，空中瀰漫着面粉气味，这也使人想睡覺。我妻子穿着短皮袄，穿着男人的高統雨靴，一天来两次，老是說那一套話：

“这也叫做夏天！比十月里还糟！”

我們一块儿喝茶，燒粥，或者一連几个钟头默默地坐着，等着雨停。有一回斯捷潘赶集去了，瑪霞在磨坊里住了一夜。等到我們起床，我們也不知道那是几点钟，因为雨云盖沒了整个天空；只有杜別奇尼亚的带着睡意的公鸡在啼，草場上有些秧鸡在叫，时候还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到了水边，把昨晚斯捷潘抛下河去的捕魚的簍子拖上来。那里面只有一条大鱸

魚，另外還有一只螃蟹，舉起了螯，直立起來。

“把它們放了吧，”瑪霞說。“让它们也幸福吧。”

由于我們起身很早，后来又沒有事做，这一天就显得很长，成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将近傍晚，斯捷潘回来了，我就回家，到庄园里去了。

“今天你父亲坐车来了，”瑪霞对我說。

“他在哪儿？”我問。

“他走了。我沒有招待他。”

她看見我站住，一句話也不說，看出我为我父亲抱歉，就說：

“人得始終一貫才对。我沒有招待他，吩咐人傳話給他說，从今以后他不必再担心，不必再来看我們。”

过了一分钟我走出門外，要进城去对父亲解釋一下。路上又烂又滑，天气很冷。婚后，这还是我头一回突然心境忧郁起来。我那脑子被这漫长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这时候忽然閃过一种想法：也許我生活得不对吧。我疲倦了，我漸漸犯懶，无精打采了，我不肯动手脚，动脑筋了。我走了一忽儿，搖一搖手，回轉身走回去了。

院子里站着工程师，他穿一件皮革的大衣，外帶一个風帽，大声說：

“家具上哪儿去啦？本来这儿有帝国式的好家具，有画片，有花瓶，可是現在却空空如也！我买这庄园是連家具一齐买下的，叫鬼逮了她去才好！”

他身旁站着將軍夫人的雇工莫伊塞，手里揉着自己的帽子。这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身材很瘦，臉上长着碎麻子和一对滿不在乎的小眼睛，这边臉比那边臉大，好像他把这边臉压扁了似的。

“老爷，您买下的时候不带家具，”他迟疑地说。“我记得。”

“闭嘴！”工程师大叫一声，满脸赭紫，全身发抖，花园里的回声响亮地应答他的叫声。

12

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做事的时候，莫伊塞常常站在我身旁，把手背在后面，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瞧着我。这总是惹得我十分不痛快，到头来丢下工作一走了事。

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听说这个莫伊塞是将军夫人的情夫。我发现人们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塞，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全身发黑，大概是运煤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小声商量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来了，自己也拿出钱来做点生意。

他在我们花园里窗前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了，玛霞脸色发白地说：

“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

将军夫人的儿子伊凡·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乘务员。一个冬天，他变得瘦多了，弱多了，只要喝一杯酒就能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着冷。他穿着乘务员的大衣很不痛快，而且很难为情，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把蜡烛偷起来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勾起一种可笑的感触，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有同类的遭际才好。他用痴迷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甚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

动起来，倒好像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錢，”他忙忙乱乱地說，每隔一分钟就点一回烟；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髒，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十根火柴。“現在我的生活糟透了。特别是每个小小的軍官都可以吆喝我：‘你这看車的！你！’我在火車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話，你要知道，我現在明白了：生活是一片骯髒！我母亲毀了我！在火車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說：如果父母放蕩，他們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你听听看！”

有一回他搖搖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珠乱轉，他的呼吸发喘。他又笑又哭，嘴里說着甚么，仿佛发着高烧在說梦話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話里我只能听懂这样几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說这几句話，好像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領到我們的花园里去，把他安頓在树蔭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瑪霞輪流守在他身旁。他病了，可是瑪霞带着憎恶瞧着他那蒼白湿潤的臉，說：

“难道这些混蛋在我們的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嗎？这真可怕！这真可怕！”

那些农民惹得我們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里，在春天那些月分里，在我們那么巴望幸福的时候，我們却遭到多么沉重的失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画了一个草图，容納六十个孩子。地方当局也贊同，可是劝她在庫利洛甫卡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們有三俄里远。順便要說到，庫利洛甫卡原有一个学校，在那里有四个村子的孩子在讀書，我們杜別奇尼亚也包括在內，可是这学校又老又小，在朽烂的地板上走路已經有危險了。在三月末，按照瑪霞的心意，她奉派担任了庫利洛甫卡学校的监督人，四月初我們三次召集會議，劝告农民說他

們的學校又小又老，非修建新學校不可了。地方當局派人到場，國民學校的督學也來了，他們也都勸告農民。每次開完會以後，農民總是圍住我們，要我們請他們喝一大桶伏特卡。我們被人群圍住，覺着很熱。我們不久就筋疲力盡，回家去了，心里很不滿意，而且有點發窘。最後農民总算給學校撥出一塊地，然後他們得用自己的馬從城里把全部建築材料運回來。他們忙完春播作物以後，馬上在頭一個星期日從庫利洛甫卡和杜別奇尼亞趕着大車去運磚回來奠地基。天剛亮他們就動身，可是直到夜深才回來；那些農民喝得醉醺醺的，說是他們累極了。

仿佛故意搗亂似的，整個五月下雨，天冷。道路壞了，泥濘不堪。從城里回來的大車照例開進我們的院子里來，那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門口出現了一匹馬，叉開前蹄，大着肚子，在把車拉進院裡來以前深深低下頭去；車上裝着一根二十俄尺長的圓木，看上去又濕又滑。車子旁邊走着一個農民，因為有雨而把衣服裹緊身子，把衣裾掖在腰帶里，他眼睛並不瞧着腳底下，也不繞過泥塘，却大踏步走着……隨後又出現一輛大車，裝着薄木板，然後又出現一輛，裝着圓木，再後又是一輛……正房前面那塊空地漸漸擠滿了馬匹、圓木、木板。農民和包着頭、把長衫底襟掖起來的村婦氣沖沖地瞧着我們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來，粗野的咒罵聲傳來。莫伊塞站在一旁，我們覺得他看見我們受到侮辱仿佛高興似的。

“我們再也不管運啦！”農民們喊道。“累壞了！讓她自己去運吧！”

瑪霞臉色發白，驚慌失措，以為他們馬上就要衝進房子里來了，就打发人送去半桶酒，這以後吵鬧聲才平息，長長的圓木一根連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工地上去，我妻子激动起来，說：

“农民們凶狠。只求他們別对你胡鬧才好。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們一块儿坐着車到庫利洛甫卡去，在那儿木工們要我們賞他們一些酒錢。脚手架已經搭好，是奠立基石的时候了，可是瓦工還沒来，結果只好窩工，木工們抱怨起来。后来瓦工总算来了，不料又发现缺欠砂土，不知怎的大家忘了这儿要用砂土。农民們利用我們束手无策的局面，要三十个戈比运一車砂土，其实从工地到河边去装砂土不到四俄里远。他們一共要运五百多車才够用。誤会啦、謾罵啦、糾纏啦，鬧个不完，我妻子生气，瓦工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說：

“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給我运来砂土，我就一下子給你找十个人来，两天里头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可是砂土运齐了，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張开着一條空蕩蕩的沟。

“这簡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說。“这些老百姓是甚么样的人啊！甚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維克托尔·伊凡內奇来找我們。他隨身带来用紙包着的葡萄酒瓶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覺，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們搖着头說：

“可了不得！”

他来了，瑪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跟他商量，他飯后睡了一大覺，醒来心緒恶劣，對我們的农活批評一陣，后悔买下杜別奇尼亚，因为它給他带来那么多的損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瑪霞的臉上总是現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

打着呵欠說，应当把农民打一頓才对。

他把我們的婚事和我們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說这是任性，胡鬧。

“她已經出过这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瑪霞。“有一回她自以为是歌剧演員，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我的最可爱的人，单是电报費我就花了一千个卢布。”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再用贊許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說：

“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預言，不过您的下場好不了！”

瑪霞夜間睡不好，老是坐在我們寢室的窗前想甚么。吃晚飯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臉。我心里难过，天下雨的时候每顆雨点都像小子彈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瑪霞面前，替天气賠罪才好。农民們在院子里鬧，我也覺着自己有罪。我往往一連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一心想瑪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她說的話和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傾向于安靜的书房工作，她喜欢長時間看书，研究点甚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識却使我們惊奇，她出的主意全都合用，沒有一个在农业管理中是自費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風雅，多么温和啊，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那么温和！

对这个具有健康活跃的智慧的女人來說，我們現在生活中的这种杂乱环境以及种种小煩惱和小是非是痛苦的。这一点我自己也看出来了，一到晚上就睡不着覺，我苦苦思索，喉嚨里发堵，恨不能哭一場才好。我翻来复去，不知道該怎么办好。

我坐車进城，給瑪霞运来画报、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

几捕鱼，一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凉水里走来走去，让水没到脖子，为的是捉到一条山鲶鱼，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别闹，请他们喝酒，花钱买动他们的心，对他们许下种种的愿。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了，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叫出一片噼噼喳喳的闹声，天上一点云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我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辆轻便的快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身后。她的肩膀微微耸起来，风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行人嚷道。

“你很像赶车的，”有一天我对她说。

“很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吗？”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

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

13

医师布拉果沃骑着自行车来。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们又谈体力劳动，谈进步，谈在遥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们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们争论，他说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跟自由人是不相称的，日后人类会把所有这些生存斗争的粗鄙方式交给牲畜和机器去做，他们自己专门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人们把

她留到夜深，或者留她过夜，她就老是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簡直还是个孩子！”瑪霞用責备的口气說。“是啊，这甚至可笑。”

“不錯，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說，“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沒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甚么办法呢？我老是覺着好像我做得不对似的。”

到割草季节，我由于沒有做慣而周身痠痛。往往，我跟別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談天，忽然我睡着了，大家就对着我大声笑起来。他們叫醒我，把我安頓在桌子旁边吃晚飯，可是我昏昏沉沉的想睡覺，我好像在梦中似的看那些灯火、人臉、菜碟，听人們說話，可是甚么也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鐮刀来，或者到工地上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發現我妻子和姐姐瞞着我甚么事，甚至仿佛要躲开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里有了一种甚么想法，却不肯告訴我。毫無疑問，她对农民的反感正在增长，对她來說生活变得越发沉重了，同时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談話，却不大乐意跟我談話了。我不明白为甚么会这样。

我們省里有一个風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每天傍晚工人們就走到主人院子里来，主人就請他們喝伏特卡，連年輕的姑娘也喝一杯。我們沒有照这个風俗做。割草人和村妇們就在我們院子里一直站到夜深，等酒喝，然后一边罵着一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瑪霞就严厉地皺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带着反感低声对医师說：

“野人！彼情涅格①！”

在乡村里就跟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

敌意的对待。我們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們把我們看做两个头脑简单的笨人，认为我們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錢无处用罢了。他們笑我們。农民把牲口放进我們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們的花园里来。他們把我們的奶牛和馬赶到他們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賠償，說是踏坏了他們的庄稼。他們成群結伙地到我們院子里来，七嘴八舌地声明說，好像我們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屬於我們所有的甚么貝謝耶甫卡村或者謝明尼哈村的地界；我們还不很清楚我們的地界，因此我們听信这話，付了罰款，可是事后查明，我們割草的地段沒有弄錯。我們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剝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別奇尼亚的富农沒有牌照私卖伏特卡，他买通我們的工人，一块儿用最好詐的方式欺騙我們，把大車上的新車輪換成旧車輪，把我們耕田用的馬軛买去再轉卖給我們，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庫利洛甫卡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們晚上偷木板、磚头、花磚、生鉄，村长带着証人到她們家里搜查，村社罰她們每人出两个卢布，然后这些罰款却被整个村社拿去喝酒了。

瑪霞知道了这件事，就憤慨地对医师或者我姐姐說：

“簡直是畜生！这真可怕！可怕！”

我不止一次地听見她說，她后悔起意造学校了。

“您要明白，”医师劝她說，“您要明白，要是您造这个学校，或者一般的做好事，那您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文化，为了未来。农民越坏，也就越有理由要造学校。您要明白这一点才好！”

可是他的声調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覺得他跟瑪霞同样憎恨农民。

① 土耳其的一个古代民族，曾經屢次侵入俄罗斯。

瑪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帶我姐姐一塊兒去。她倆笑着說，她們去看斯捷潘，他長得多么漂亮。原來斯捷潘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顯得遲鈍，不愛說話，他跟女人在一塊兒就隨隨便便，他的話也滔滔不絕了。有一回我來到河邊洗澡，無意中聽見他們在談話。瑪霞和克麗奧佩特拉兩個人都穿着白長衫，坐在岸邊一棵柳樹的寬大的陰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邊，把手放在背後，說：

“難道農民算是人嗎？他們不是人，而且，对不起，他們是野獸，騙子。農民過的是甚麼生活呢？光是吃啦，喝啦，只求伙食便宜點就好，到酒館里拚命灌酒。說不出一句好話，沒有一點好樣子，不懂甚麼叫禮數，糊糊塗塗！他自己在爛泥里打滾，他妻子在爛泥里打滾，他孩子在爛泥里打滾。不管到了哪兒他倒頭就睡，菜湯里有土豆，他乾脆伸出手指頭去撈，喝起菜湯來連螞蟬一齊喝下去，連吹一口氣把它吹掉都不肯！”

“要知道這是窮啊！”姐姐說。

“窮！不錯，他們苦是苦的，可是苦跟苦不同，小姐。要是人關在監獄里，或者比方說瞎了眼睛，癱了腿，那麼實在，求上帝別讓人落到這步田地才好，可要是他自自由由，又有頭腦，有眼睛，有手，有力氣，有上帝，那他还缺甚麼呢？這是胡鬧，小姐，這是糊塗，不是窮。比方說，要是您，好心的上流人，受過教養，有一片好心，打算周濟他，那他就會昧下良心把您的錢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開一家酒店，拿您的錢去搶劫老百姓。您剛才說到窮。可是難道富裕的農民過活得好一些嗎？对不起，也跟豬差不多。又粗又野，扯開嗓門哇哇地叫，蠢頭蠢腦，橫下里比直下里寬，一臉的肥肉，臉膛通紅，你恨不能掄起胳膊來給他一耳光才好，這個混蛋。比方說，杜別奇尼亞的拉利昂就是個富裕的農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們樹林里剝樹皮，不在窮農民以

下。他爱罵人，他孩子也爱罵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里一滾，睡着了。小姐，他們都是些沒出息的东西。跟他們一块儿住在村子里就跟住在地獄里一样。我討厭它，那个村子。多亏主的恩典，天上的皇帝的恩典，我有吃有穿，在龙騎兵团里当过兵，做过三年村长，現在成了自由的哥薩克，想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生活。我不願意在村子里生活，誰也沒有权利硬逼着我在哪儿生活。人家說，你有老婆啊。他們說，你得跟老婆一块儿住在一个草屋里。为甚么非这样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来的。”

“告訴我，斯捷潘，您是因为爱情才結婚的嗎？”瑪霞問。

“我們乡村里有甚么爱情呢？”斯捷潘回答說，笑了。“太太，要是您有意知道的話，老实說，我是第二回結婚了。我并不是庫利洛甫卡村的人，而是薩列果蕭村的人，后来我是入贅到庫利洛甫卡来的。这是說，爹媽不肯給我們分家，我們一共弟兄五个，我就鞠个躬，照这样子跑到一个外村来入贅了。我头一个老婆年輕輕的就死了。”

“怎么会死的？”

“因为她蠢嘛。她老是哭，沒来由地哭啊哭的，到后来就憔悴了。她一个劲儿地喝一种甚么药水，好变得漂亮点儿，可是多半伤了內臟。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庫利洛甫卡村的人，她有甚么可取的呢？她是个乡下女人，村里的娘們儿，別的甚么也沒有。人家为她来找我提亲的时候，我心里活动了：她年紀挺輕，长得白白淨淨，家里样样都清洁。她媽就跟鞭身派教徒一样，喝咖啡，頂要紧的是她們过日子干干淨淨。所以我們就成了亲。可是第二天我們坐下来吃飯，我叫丈母娘給我拿一把調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头擦調羹呐。好家伙，我心想，这就叫做乾淨啊。我跟她們一块儿过了一年就走了。也許我該娶个城里人

才对，”他沉默一忽儿，说。“据说，老婆是丈夫的帮手。我要帮手做甚么？我自己就会帮自己，做老婆的该跟我谈谈天，不过也别喊喊喳喳，应该有条有理，津津有味地谈。缺了这种畅快的谈天还成个甚么生活呢！”

斯捷潘忽然闭住嘴，我立刻听见他哼起“乌——溜——溜——溜”。这是说他看见我了。

玛霞常去磨坊，显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谈话里找到了乐趣。斯捷潘那么真心而有力量地痛骂农民，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儿去了。每逢她从磨坊回来，守花园的呆子农民就对她喊道：

“小妞儿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儿巴拉希卡！”他又学狗那样对她叫道：“汪！汪！”

她就停下来，注意地瞧他，仿佛她在这呆子的吠声中寻找她思想的解答似的。大概他也像斯捷潘的痛骂那样吸引她。家里等着她的却无非是一些消息，例如村里的鹅钻进我们的菜园，把白菜啄坏了几棵，或者拉利昂偷了缰绳，她就耸着肩膀冷冷一笑，说：

“对这些人您还能指望甚么呢？”

她气愤，心头积满水锈。同时我却跟农民们处熟了，越来越跟他们相好了。他们大多数是神经质的、爱生气的、受尽侮辱的人。这些人的想像力已经被扑灭，他们愚昧，见识贫乏而模糊，对灰色的世界、灰色的日子、黑面包等看法都一样。这些人狡猾，然而跟乌那样只把头藏在树后面。他们不会算计。他们不肯为二十个卢布而上您这儿来割草，可是您只要肯出一桶酒，他们就来了，其实二十个卢布可以买四桶。他们也确实骯髒、酗酒、愚蠢、骗人，不过尽管这样，人却觉得一般说来农民生活里有一个坚固健康的核心。不管农民赶犁走着的样子多么像是一头笨拙

的野兽，也不管农民怎样用伏特卡灌醉自己，可是人只要走近前去細細一看，就会看出农民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东西，而比方說瑪霞和医师就恰好缺少这种东西，那就是农民相信人世間最重要的东西是真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都只在于真理，因此人間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公正。我对妻子說，她看見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見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做为回答，或者像斯捷潘那样哼着：“烏——溜——溜——溜”。……每逢这个善良聪明的女人气得臉色惨白，嗓音发顫地跟医师讲到酗酒和欺騙，我总是不懂，而且为她的健忘吃惊。她怎能忘記她父亲，那位工程师，也喝酒，而且喝很多，他用来买杜別奇尼亚的錢是借助于一連串沒廉耻、昧良心的欺騙得来的呢？她怎么能忘了这些呢？

14

我姐姐也过着她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严密地瞞过我的耳目。她常跟瑪霞交头接耳地說話。每逢我走到她跟前去，她总是畏畏縮縮，她的眼光变得負咎，哀求了。显然她灵魂里起了甚么变化，她怕它，为它害臊。为了避免在花园里跟我相遇，或者跟我单独待在一块儿，她随时跟瑪霞厮守着，弄得我很少有机会跟她談話，只剩下吃飯的时候了。

有一天我从工地回来，輕輕地走过花园。天黑下来了。我姐姐沒有看見我，也沒有聽見我的脚步声，自顾在一棵枝叶茂密的老苹果树旁边走来走去，沒有一点声音，仿佛是个幽灵。她穿一身黑衣服，走得很快，老是順着一條綫往返，眼睛瞧着地下。树上掉下一个苹果来，她給那响声吓一跳，站住，用手按住鬓角。

这当儿我就向她面前走去。

一股温柔的爱忽然倾注到我的心头，不知甚么缘故我含着眼泪想起了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童年，我就搂住她的肩膀，吻她。

“你怎么了？”我问。“你心里难过，我早就看出来。告诉我，你怎么了？”

“我害怕，”她说，身子发抖。

“你到底怎么了？”我问。“看在上帝分上，你老老实实说出来吧！”

“我说，我老老实实说出来，我把实在情形都告诉你。瞒着你是太沉重、太苦了！米沙伊尔，我在恋爱……”她接着小声说。“我在恋爱，我在恋爱。……我幸福，可是不知甚么缘故我又那么害怕！”

有脚步声传来，树木之间现出医师布拉果沃的身影，上面穿着绸衬衫，下面穿着高统靴。显然这儿，在这棵苹果树旁边，正是他们指定的约会地点。她一看见他，就激动地往他那边扑过去，痛苦地喊叫着，仿佛有人要把他从她身边夺去似的。

“符拉季米尔！符拉季米尔！”

她依偎着他，贪婪地瞧他的脸。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近来她多么瘦，多么白。这从她那花边衣领特别容易看出来，这个衣领我早就见过，现在却显得比以前任甚么时候都肥大，包不严她那又瘦又长的脖子了。医师有点慌张，不过立刻镇定下来，摩挲着她的头发说：

“好，得了，得了。……为甚么这样激动呢？你瞧，我来了。”

我们没有谈话，不好意思地互相看看。随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走着，我听见医师对我说：

“我们的文化生活还没有开始。老人安慰自己说：要是现在

甚么也沒有，那么四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却有过些成績，这是老人，至于我們，都还年輕，marasmus senilis ① 还没有碰到我們的腦子，我們还不能用这类幻想来安慰自己。俄罗斯开国是在八六二年，而有文化的俄罗斯依我的理解却还没有开始。”

可是我沒有理会这些論調。不知怎的有点奇怪，我不能相信姐姐在恋爱，不能相信她挽着一个生人的胳膊走着，温柔地瞧着他。我姐姐是个神經质的、担惊害怕的、受压制的、不自由的人，却爱上一个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的男人！我覺着有点惋惜，可是究竟惋惜甚么，我却不知道，不知因为甚么緣故，医师在場使我不愉快，而且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他們这种恋爱会有甚么下場。

15

我和瑪霞坐車到庫利洛甫卡去参加学校落成典礼。

“秋天，秋天，秋天……”瑪霞瞧着两旁的景色小声說。“夏天过去了。鳥儿沒有了，只有柳树还发綠。”

是的，夏天过去了。晴朗温暖的日子来了，可是早晨很凉，牧人已經穿皮袄，我們花园里翠菊上的露珠一整天都不干掉。空中老是傳來悲涼的叫声，不知道这是护窗板的合頁在哀叫呢，还是有仙鶴飞过，总之人的心里那么暢快，那么希望生活！

“夏天过去了……”瑪霞說。“現在我們可以算一笔总賬了。我們工作了許多，想了許多，因而我們变得好多了，这增添了我們的名譽和光彩，我們在个人修养上有很大成就，可是我們这些

① 拉丁語：老年的衰弱。

成就对四周的生活有显著影响嗎？对任何一个人带来了益处嗎？沒有。愚昧、生理方面的污秽、酗酒、惊人的高度的儿童死亡率，一切照旧。你耕地，下种，我花钱，读书，可是誰也沒有因此得益。显然，我們只在为自己工作，我們海闊天空的思索也只是为自己罢了。”

这类論調常常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該怎么想才好。

“我們从头到尾始終誠懇，”我說，“凡是誠懇的人，就是对的。”

“誰会来爭論呢？我們是对的，可是我們在做我們认为对的事的时候却做得不对。首先就我們方法的外在的一面來說，难道不是錯的嗎？你想对人們有益，然而只因为你买下庄园，那 you 从一开始就堵塞了你对他們做任何有益的事的一切可能。其次，既然你跟农民一样地做工，穿衣服，吃东西，那你就用自己的威信把他們那种笨重的服装、可怕的草屋、愚蠢的斗争合法化了。……另一方面，姑且假定你工作很久很久，工作一辈子，而且到头来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可是它們，你这些实际效果，怎么擋得住像普遍的愚昧、饥饿、寒冷、退化之类的自发力量呢？这只不过是一滴水投进汪洋大海罢了！这儿需要另一种斗争方式，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如果你真想变得有益，那就得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极力一下子影响广大的群众！这儿需要的首先是轰轰烈烈的、精力充沛的宣傳。艺术，比方說音乐，为甚么那样生动，那样广泛流傳，实际上那样强大呢？这就是因为音乐家或者歌唱家一下子影响成千的人。可爱的艺术，可爱的艺术啊！”她接着說，梦幻地瞧着天空。“艺术給人翅膀，把人带到远远的、远的地方去！凡是厌恶污秽和厌倦細小的、一分一厘的利錢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了委屈的、憤憤不平

的人，只有在美的东西里才找得到安宁和满足。”

我們走到庫利洛甫卡的时候，天气晴朗，欢暢。有些院子里在打谷子，空气中瀰漫着黑麦的麦秆香气。圍墙里面的花楸果一片鮮紅。放眼看去，四周的树木都在变成金黄色或者变成紅色。钟楼上响起钟声，人們抬着神像到学校里来，同时傳来了歌声：《热心的女保护神》^①。空气多么清彻，鸽子飞得多么高啊！

人們在教室里举行礼拜式。然后庫利洛甫卡的农民把一个神像送給瑪霞，杜別奇尼亚的农民把一个大面包和一个鍍金的盐瓶送給瑪霞。瑪霞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

“要是有人說过甚么不該說的話，做过甚么使人不痛快的事，那么請您原諒才好，”一个老人說，对她和我深深一鞠躬。

我們坐車回家，瑪霞不住回过头去看学校。由我漆成的綠房頂如今在阳光底下发亮，我們很久都看得見它。現在瑪霞抛过去的那种眼光，我觉得，是告别的眼光了。

16

傍晚她准备进城去。

近来她常常坐車进城，在那儿过夜。她不在，我就沒心做工，我的胳膊搭拉下来，軟綿綿了。我們的大院子就显得乏味，空虛得討厭。花园里充滿怒冲冲的鬧声。缺了她，房子、乡村、馬，对我來說，就不再是“我們的”了。

我总是不出家門，老是坐在她的书桌那儿，挨近那个裝滿农业书籍的书柜，那些往日受到寵爱的书籍現在已經不需要，它們

① 指基督教中的圣母。

那么困窘地瞧着我。我一連几个钟头赏玩她的旧手套、她平时用来写字的鋼笔或者她那把小剪刀，听钟声敲七下，八下，九下，窗外出現了秋天的夜晚，黑得跟煤烟一样。我甚么事也做不下去，清楚地体会到：如果早先我做過甚么事，如果我耕过地，割过草，砍过柴，那也只是因为她希望这样罢了。即使她打发我去收拾一口深井，而我得站在井里让水齐到腰上，我也会爬进井里去，不管这样做需要不需要。如今她不在旁边，杜別奇尼亚、这片廢墟、这份杂乱、那些被風吹得砰砰响的护窗板、白天和夜晚不断光临的盜賊，在我眼里就成为一团乱麻，做任甚么工作也无益了。再者，既然我觉得我脚底下的土地已經不在，我在这儿，在杜別奇尼亚所演的角色已經演完，总之既然等待着我的那些书籍所遭到的那种命运，那我何必再在这儿做工，何必为未来操心 and 費脑筋呢？啊，晚上在那些孤独的光阴里，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听着，好像預料馬上就会有个人来大叫一声，說是我該走了，在那种时候我是怎样的苦恼啊！我倒不是舍不得杜別奇尼亚，我是惋惜我的爱情，显然这爱情也已經到了它的秋天。爱着別人而又被人爱着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可是感觉到自己从这个高塔上一头栽下来，那又是多么可怕！

瑪霞在第二天傍晚以前从城里回来了。她为了一件甚么事不高兴，不过她瞞住我，只是說，为甚么把冬天用的外层窗子都装上了，这样真会悶死人呢。我就卸下了两扇窗子。我們不覺着餓，可是我們还是坐下来吃晚飯。

“別忙，你先洗一洗手，”妻子說。“你手上有一股油灰的气味。”

她从城里带回来一些新的画报，吃过晚飯以后我們就一块儿看画报。画报的副刊上有时新的图片和衣服式样。瑪霞略略

瀏覽一遍，把它放在一邊，為的是以後再仔細觀賞。不過有一件長衫，配着大袖子，和平滑的肥底襟像一口鐘似的，却引起她的興趣，她認真地、聚精會神地看了它一分鐘。

“這個樣子不壞，”她說。

“是的，這件長衫跟你非常配得上，”我說。“非常配得上！”

我滿腔溫情地瞧着那件長衫，欣賞那些灰色的花點，只因為她喜歡它。我接着溫柔地說：

“多么美妙漂亮的長衫！美麗的、光輝奪目的瑪霞！我親愛的瑪霞！”

眼淚滴到圖片上了。

“光輝奪目的瑪霞……”我喃喃地說。“可愛的、珍貴的瑪霞……”

她去睡覺了，我仍舊坐在那兒，看了一個鐘頭的畫報。

“你不該卸下窗子來，”她在寢室里說。“恐怕這樣會冷了。瞧，風好大呀！”

我把《雜俎欄》讀了幾段，那里面講到怎樣製造廉價的墨水，講到全世界最大的鑽石。我又翻到她喜歡的那件時新長衫的圖片，我就想像她在舞會上搖着扇子，裸露着肩膀，周身華麗，閃閃發光，而且對音樂也好，繪畫也好，文學也好，她無所不知，于是在我眼里，我所扮的角色顯得多么渺小短暫啊！

我們的相逢，我們的結合，僅僅是一個插曲而已，像這樣的插曲日後在這天賦優厚、性格活躍的女人的一生中是不會很少的。就跟我已經說過的那樣，世界上最好的東西都是供她享用的，她完全不必破費甚么就可以拿到手，就連思想和當代的思想運動也為她效勞，供她娛樂，給她生活添一些花樣，我呢，只不過是個馬車夫，把她從這項消遣轉運到那項消遣上去罷了。可是

現在她不需要我，她要高飛了。那就剩下我孤單單一個人了。

仿佛回答我的思想似的，院子里傳來絕望的叫聲：

“救——命——啊！”

這是女人的尖細聲音。好像要嘲弄它似的，風也在煙囪里發出尖細的呼嘯聲。過了半分鐘，在風聲中又傳來那絕叫聲，不過這一回好像從院子的另一頭傳來：

“救——命——啊！”

“米沙伊爾，你聽見了嗎？”妻子輕聲問道。“你聽見了嗎？”

她從寢室里出來，向我這邊走，身上只穿著襯衫，頭髮披散着。她瞧着黑暗的窗子，听着。

“有人正在勒死甚么人！”她說。“這種生活真叫人忍無可忍。”

我拿着手槍走出去。院子里很黑，天刮着大風，弄得人站都站不住。我走到大門口，听一听：村子里鬧哄哄，風呼嘯着，花園里那個傻農民的狗大概在懶洋洋地吠叫。在去年做辦公室用的那個小屋左近，忽然傳來低抑的喊聲：

“救——命——啊！”

“是誰？”我問。

有兩個人在打架。這一個在推那一個，那一個不肯動，他們倆呼哧呼哧地喘氣。

“放开我！”那一個說，我听出這是伊凡·切普拉科夫的聲音，用女人的尖細聲音喊叫的就是他。“放开我，該死的，要不然我就咬你的手啦！”

我認出另外一個是莫伊塞。我把他們拆开，同時我忍不住照着莫伊塞的臉打了兩下。他倒下去，隨後站起來，我就又打他一下。

“他要害死我，”他嘟嘟囔囔說。“他偷偷地去开他媽的柜子。……我要把他关在这个小屋里，免得出事。……”

切普拉科夫喝醉了，沒有认出我来，不住地粗声吐气，仿佛要多吸点气再喊救命似的。

我丢下他們，回到房里去。妻子躺在床上，她已經穿好衣服。我把院子里的事讲給她听，就連我打了莫伊塞也沒有瞞她。

“在乡村里生活真可怕，”她說。“夜晚是多么长啊，我的天。”

“救——命——啊！”过了一忽儿又傳來喊叫声。

“我去叫他們別鬧，”我說。

“不，随他們去咬断彼此的喉嚨吧，”她带着厌棄的神情說。

她瞧着天花板，听着，我坐在她身旁，不敢跟她說話，心里覺着院子里喊“救命”和夜晚那么长好像都該怪我不好似的。

我們沉默着，我着急地等窗外現出曙光。瑪霞的神态随时現出好像大梦初醒，如今正在暗自惊奇她这样一个聪明而受过教育的女人、她这样一个整齐干净的女人，怎么会跑到这內地的荒凉的沙漠里来，怎么会跑到这群浅薄无聊的人們当中来，怎么会完全忘了自己，迷上这群人中的一个，做了他半年多的妻子。我覺着，依她看来不管是我也好，莫伊塞也好，切普拉科夫也好，都是一个样子。对她來說，無論是我，是我們的婚姻，是我們的农活，是秋天的泥濘，都化成了那醉醺醺的、粗野的“救命”声。每逢她叹口气，动一动以便躺得舒服点，我就在她臉上看出这样的表情：“啊，快点天亮才好！”

天亮以后她就走了。

我为了等她而在杜別奇尼亞多住了三天，然后就把我們的東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房間里，鎖上，进城去了。等到我在工

程师家拉門鈴，那已經是黃昏時候，我們大貴族街上的街灯亮起来了。巴維尔对我說家里沒人：維克托尔·伊凡內奇到彼得堡去了，瑪丽雅·維克托罗芙娜大概在阿若京家里排戏。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我多么兴奋地往阿若京家走去，我的心怎样跳动和縮紧，我怎样走上楼梯，在楼梯口上站很久，不敢走进那座艺术之宮！大厅里桌子上，鋼琴上，舞台上点着蜡烛，都是一排三支，第一次公演規定在十三日，第一次排演定在今天，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这是对迷信的斗争！所有戏剧艺术爱好者已經聚齐，那些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拿着台詞本念台詞。蘿卜离开大家，独自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額角靠在墙上，用尊崇的眼光瞧着舞台，靜等排演开始。一切都跟从前一样！

我向女主人那边走过去，我总得問候一声才对。可是忽然大家对我噓噓地吹，搖手，要求別踩响地板。四下里一片寂靜。鋼琴盖掀开来，有一位太太挨着鋼琴坐下，对乐譜眯起近視的眼睛，我的瑪霞向鋼琴那儿走过去，衣服艳丽，模样俊美，然而美得有点特別，有点新奇，完全不像春天到磨坊里来找我的那个瑪霞。她唱起来：

为甚么我爱你啊，明亮的夜晚？

自从我認識她以来，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见她唱歌。她的嗓音优美，响亮，有力；她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在吃一个又熟又香的甜香瓜。后来她唱完了，大家对她鼓掌，她很滿意地微笑，眯眼，翻看乐譜，整理身上的长衫，好比一只鳥终于飞出鳥籠，在自由中拍着自己的翅膀。她的头发梳到耳朵上，臉上現出一种不好看的逞强神情，倒好像她要向我们大家挑战，或者把我们当馬那样吆喝一下：“喂，我的小乖乖！”

这当儿她多半很像她那赶车的爷爷。

“你在这儿吗？”她问，对我伸出手来。“你听见我唱歌了？那么，你觉得我唱得怎么样？”她没有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说，“很凑巧，你也在这儿。今天晚上我要到彼得堡去，不会去很久。你让我去吗？”

半夜里我送她上火车站去。她温柔地拥抱我，大概是因为感激我没有提出甚么多余的问题。她答应给我写信来。我把她的手握了很久，吻了很久，费力地忍住眼泪，没有对她说什么话。

她走了，我站在那儿瞧着越去越远的灯火，在想像里爱抚着她，小声说：

“我亲爱的玛霞，光辉夺目的玛霞……”

这天晚上我到玛卡里哈去，在卡尔波芙娜那儿过夜。到早晨我就跟萝卜一块儿到一个富裕的商人家里去为他的家具做套子，这个商人正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医师。

17

有一个星期日，吃过午饭以后，姐姐到我这儿来，跟我一块儿喝茶。

“现在我看很多的书，”她说，把书拿给我看，这是她来找我的时候从图书馆里借来的。“谢谢你的妻子和符拉季米尔，他们唤起了我的自觉。他们救了我，使我现在感觉到我自己是个了。以前晚上我往往为各种操心的事睡不着觉：‘哎呀，这个星期我们吃掉了那么多糖啊！哎呀，腌黄瓜可别太咸呀！’现在我也睡不着觉，可是我的思想已经换了一种。我难过，因为我这么愚蠢而胆怯地活了半辈子。我看不起自己的过去，为它害臊，

現在我把父親看做敵人一樣了。啊，我多么感激你的妻子！還有符拉季米爾！他真是個出色的人！他們打開了我的眼睛。”

“你晚上睡不着覺却不好，”我說。

“你以為我病了嗎？我一點病也沒有。符拉季米爾給我聽過，說我完全健康。不過關鍵不在於健康，健康不健康並不那麼要緊。……你告訴我；我說得對嗎？”

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這是很明白的。瑪霞走了，符拉季米爾在彼得堡，城里除我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夠對她說她對了。她定睛瞧着我的臉，極力要看出我心底里的想法。要是我在她面前沉思不語，她就會把這看做是因為她的緣故，就會傷心。我隨時得當心。每逢她問我她對不對，我總是連忙回答她說她對，我深深尊敬她。

“你知道嗎？我在阿若京家里演戲了，”她接着說。“我想上舞台。我想生活，一句話，我想喝干滿滿的這杯酒。我甚么才能也沒有，我的全部台詞不出十行，不過這還是比一天倒五次茶，注意廚娘別多吃一塊面包高明不知多少倍，高尚不知多少倍。要緊的是讓父親終於看出來我也能反抗。”

喝過茶，她就在我床上躺下來，閉上眼睛歇一會兒，臉色很白。

“多么軟弱啊！”她坐起來說。“符拉季米爾說，城里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因為不工作而貧血。符拉季米爾是個多么聰明的人！他說得對，對極了。應當工作！”

過了兩天她就到阿若京家里去，帶着台詞本排演。她穿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挂一串珊瑚珠，佩着一支遠遠看去像是一塊小千層糕似的胸針，耳朵上戴着大耳環，由於嵌着鑽石而發亮。我看着她，覺得別扭，我暗暗驚奇她這樣不會打扮。別人也注意到

她不恰当地戴着钻石耳环，装束得古怪。我在他們臉上看見了微笑，听見有人笑着說：

“这是那个埃及的克丽奥佩特拉。”

她极力做出善于交际，随随便便，心境坦然的样子，因此显得做作、古怪。朴素跟温和都离开她了。

“刚才我对父亲声明說我来排演，”她走到我跟前說，“他嚷着說他要不认我这个女儿，甚至差点打我一頓。你猜怎么着，我还没背熟台詞，”她看一眼台詞本說。“我准定会演得一塌胡塗。那么，該怎样就怎样吧，”她十分激动地說。“該怎样就怎样吧……”

她觉得大家好像都在看她，大家都惊奇她决意迈出的这重大的一步，大家都期待她做出点不同寻常的事似的。誰也沒法让她相信：像我和她这样沒有趣味的小人物是任何人也不来注意的。

在第二幕以前她沒有戏。她演一个客人，一个內地的饒舌的女人；她的戏只有一点点；她得在門外站上一陣，装出偷听的样子，然后說一段簡短的独白。这时候离她出場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別人正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念台詞，喝茶，吵嘴，她却一步也不离开我，随时嘟嘟囔囔念她的台詞，煩躁地揉她的台詞本。她想像大家都在看她，等她出場，就用发抖的手理她的头发，对我說：

“我一定会演得一塌胡塗。……我的心多么沉重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心里那么害怕，就好像馬上就要有人来拉着我去处死刑似的。”

終于要輪到她上場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該您了！”导演說。

她走到舞台中央，臉上帶着害怕的神情，樣子難看，笨手笨腳，呆站了半分鐘，仿佛吓呆了，一動也不動，只有她耳朵上的耳環在抖動。

“頭一回排演可以看台詞本，”有人說。

我看得清楚她在發抖，她抖得說不出話來，沒法翻台詞本，她根本不會演她的角色。我剛要走到她那儿去，跟她說一句話，忽然她在舞台中央跪下來，嚎啕大哭。

大家活動起來，四下里一片喧嘩，只有我一個人站在那兒，身子靠着側面的布景，給眼前發生的事吓呆，不明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看着別人把她扶起來，揀出去。我看見阿紐達·布拉果沃向我走過來；以前我在大廳里沒有看見她，如今她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她戴着帽子，罩着面紗，照例做出她到這兒來只待一會兒，馬上就要走的样子。

“我跟她說過，叫她不要演戲，”她生氣地說，不連貫地吐出一個個字來，脹紅了臉。“這是——胡鬧！您本來應該拦住她才對！”

阿若京家的母親長得干癯精瘦，穿着短衣袖的短上衣，胸脯上面帶着煙灰，很快地走過來。

“我的朋友，這真可怕，”她說，絞着手，照例盯緊我的臉。“這真可怕！您姐姐……她懷孕了！求求您，把她帶走吧。……”

她興奮得發喘。她的三個女兒站在一旁，也長得干癯精瘦，惊慌地互相挨緊。她們忐忑不安，吓呆了，倒好像她們家里剛剛捉住一個女囚犯似的。多么丟臉，多么可怕呀！要知道，這個可敬的家庭終生終世在跟迷信做鬥爭呢！顯然，她們認為人類所有的迷信和偏見只不過是三支蠟燭，每月十三日，不吉利的日子——星期一罷了！

“求求您……求……”阿若京太太反复地说着，她说到“求”的时候把嘴做成心的样子。“求求您，把她带回家去吧。”

18

过了一忽儿，我和姐姐顺着楼梯走下去。我用我的大衣的外襟包住姐姐的身子，我们匆匆忙忙走着，专挑没有路灯的小巷，躲开行人，这就像是在逃跑。她不再哭，用干巴巴的眼睛瞧着我。我要把她带到瑪卡利哈去，这段路只要走二十分钟光景。说来奇怪，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竟回想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谈到了一切，考虑我们的处境，思索……。

我们决定我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城里住下去，等我挣到一点钱，我们就搬到别的一个甚么地方去。有些房子里的人已经睡着了，有些房子里的人正在玩纸牌。我们痛恨这些房子里的人，怕他们，谈到他们那种由偏执而来的残暴、他们的心灵的粗鲁、这些可敬的家庭的渺小不足道、被我们吓坏的那些戏剧艺术爱好者。我禁不住要问：这些愚蠢、残忍、懒惰、狡猾的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庫利洛甫卡那些迷信的农民高明呢，或者，这些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动物高明呢，因为只要有甚么偶然的事件侵犯了动物那种受本能限制的生活的单调气氛，也会把那动物弄得张皇失措的。如果现在姐姐只好回到家里去住，那她会有些甚么样的遭际呢？如果她跟父亲谈话，她每天遇见熟人，那她会经历到甚么样的精神上的痛苦呢？我暗自揣摩这种情形，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人，想起了所有那些熟人，他们总是把自己亲近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慢慢排挤出去。我还想那些受尽虐待、发了疯的狗，想起那些被小孩拔光了毛、丢进水里的活麻雀，想起我在这个城里从小

就不断观察到的那许许多多愚蠢的、持久的痛苦。我不明白这六万居民到底为甚么活着，为甚么讀《福音书》，为甚么禱告，为甚么讀書籍和杂志。既然他們精神上一片黑暗，对自由心存厌恶，就跟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一样，那么古往今来人們所写和所說的一切东西能够給他們带来甚么益处呢？木工头一輩子在城里造房子，可是一直到死都把“游廊”說成“牛廊”，同样这六万居民祖祖輩輩讀真理，听真理，讀仁愛和自由，听仁愛和自由，却一直到现在还是从早到晚做假，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跟痛恨敌人一样。

“那么，我的命运已經决定了，”我們走到家后姐姐說。“出了这些事以后，我再也不能回到那边去了。天啊，这多么好呀！我心里輕松起来了。”

她立刻在床上躺下来。她睫毛上閃着泪光，然而她的神情幸福，她睡得又香又甜，看得出来她心里真也輕松了，她休息了。她好久好久沒有这样酣睡过了！

我們开始一块儿生活。她老是唱歌，說她很痛快。我总是把我們从圖書館里借来的书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因为她讀不下去，她只願意幻想未来，談論未来。她一边給我补內衣，或者帮卡尔波芙娜燒飯，一边唱歌，或者讲她的符拉季米尔，讲他的聪明，他的文雅和善良，讲他的不平常的淵博學問。我虽然不再喜欢她那个医师，却也同意她的話。她想工作，想独立謀生，靠自己生活，她說只要等到她的健康許可她，她就去做教师或者助理医师，亲自擦地板，洗衣服。她已經热烈地爱上自己的孩子；他还没有出世，可是她已經知道他的眼睛是甚么样儿，他的手是甚么样儿，他笑起来是甚么样儿。她喜欢談孩子的教育，由于世界上最好的人是符拉季米尔，她关于教育的全部主張就归結为一

点：孩子應該跟他父亲一样的可爱。她的話永远說不完，她的一切話都在她心头勾起活潑的快乐。有时候我也高兴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

多半她把幻想的热情傳染給我了。我也甚么书都不看，光是幻想。每到傍晚，尽管我已經很累，可是我仍旧把手插在衣袋里，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讲起瑪霞。

“你怎样想？”我問姐姐。“她甚么时候回来？我覺得她会在圣诞节前回来，不会再迟。她在那边有甚么事做呢？”

“既然她沒有給你写信，她分明很快就会回来。”

“这話对，”我同意，其实我清楚地知道瑪霞無論如何也不会再回到我們城里来了。

我非常想念她，我不再能够騙我自己，而要別人来騙我了。姐姐等她的医师，我等瑪霞。我們俩不住的又說又笑，却沒注意到我們在妨碍卡尔波芙娜睡覺，她躺在炉台上，不断地嘟囔說：

“茶炊一清早就嗚嗚地叫！唉，这可不是好兆头，亲爱的，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我們这儿誰也不来，只有邮递員来，他把医师的信帶給姐姐；有时候普罗科菲傍晚也来看我們，他一句話也不說地看了看姐姐，就走了，在厨房里說：

“各行各业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业的章法，誰要是性子傲，不願意明白这一点，誰就要过一过人世的愁苦生活了。”

他喜欢說这几个字：“人世的愁苦生活”。有一天，那已經是在圣诞节了，我走过市場，他招呼我到他的肉鋪里去，沒有跟我握手，只是声明說，他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要跟我說。天冷，他又剛喝过酒，因此他滿臉通紅，他身旁柜台旁边站着那个一臉凶相的尼科尔卡，手里拿着一把沾着血迹的刀。

“我想跟您說一說我心里的話，”普罗科菲开口了。“这种事不能再存在，因为您知道，人家不会为这种人世的愁苦生活而夸奖我們或者你們的。媽心腸軟，当然不肯說惹您不高兴的話，要您姐姐明白自己的情形，搬到別处去住。我却不願意再这样过下去，因为我不贊成她的行为。”

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出了肉鋪。当天我就跟姐姐一块儿搬到蘿卜那儿去了。我們沒有錢雇馬車，我們就走着去；我把我們的東西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姐姐手里沒拿東西，可是她喘气，咳嗽，老是問我是不是快要走到了。

19

最后，瑪霞的信来了。

“亲爱的、好心的米·阿，”她写道，“善良的、溫柔的、我們的天使（那个老油漆工人就是这样称呼您的），請您原諒，我就要跟父亲到美国去看博覽会了。过几天我就要看見海洋——离杜別奇尼亚那么远，想着都可怕！它遙远，广大，跟天空一样，我很想上那儿去自由一下，我得意，我发狂，您看，我的信写得多么不連貫。亲爱的，善良的，給我自由吧，赶快把那根至今还完好的、連結着您和我的綫扯断吧。讲到当初我遇見您，認識您，那就像是一道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至于后来我做您的妻子，那却錯了，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犯錯誤的感觉至今压在我的心头，我跪下来求您，我的光輝的朋友，在我动身去做海上旅行以前，赶快，赶快打个电报給我，說您同意糾正我們的共同錯誤，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这块石头，我父亲承担这一切麻煩，答应我說不会用过多的手續来麻煩您。那么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

面八方飞去了吧？对嗎？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請您原諒我这个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我揮霍金錢，做了許多蠢事，每一分钟都在感激上帝，幸好像我这样的坏女人沒有生孩子。我唱歌，获得了成功，然而这不是我入迷的东西，不，这是我的避風港，我的修道室，我現在是到那儿去休息的。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看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們又会难过起来。我給自己定做了一个这样的戒指，刻着这几个埃及字，这个护身符使我免得入迷。一切都会过去，就連生活也会过去，这就是說：甚么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自由感，因为人在自由的时候就甚么也不需要，甚么也不需要，甚么也不需要了。扯断那根綫吧。紧紧拥抱您和您的姐姐。請您原諒而且忘掉您的瑪。”

姐姐躺在一个房間里，蘿卜躺在另一个房間里，他又生过一場病，現在正在复元。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姐姐正巧悄悄地走到油漆工人那儿去，在他身旁坐下，开始念书。她每天給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听她念，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并不发笑，搖着头，有时候暗自嘟囔說：

“甚么事都会有！甚么事都会有！”

如果剧本里描写到甚么丑恶的、不成体統的事，他就用手指头戳一下那本书，仿佛幸灾乐禍的說：

“就是它，虛伪！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虛伪！”

剧本的内容、含意、复杂而艺术的结构，都吸引他。他贊叹他的本領，却永远也不提他的姓名：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这些东西配搭得那么合适！”

現在姐姐輕声念了一頁，就念不下去了；嗓子裡沒有声音

了。蘿卜拿起她的手，努動發干的嘴唇，用啞啞的聲音很低很低地說：

“正派人的靈魂又白又滑，跟白堊粉一樣，有罪的人的靈魂好比浮石。正派人的靈魂是清亮的干油，有罪的人的靈魂是煤黑油。人應當干活，應當傷心，應當有病，”他接着說，“凡是不干活，不傷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腦滿腸肥的要倒楣，那些強橫霸道的要倒楣，那些富足的要倒楣，那些放債的要倒楣！他們看不到天堂。蚜蟲吃青草，銹吃鐵……”

“而且虛偽吃靈魂，”姐姐接着說，笑了。

我又把信看一遍。這時候廚房里走進來一個兵，不知是由誰派來的，每個星期來兩次，給我們送來茶葉、法國麵包、松雞，那些東西有香水氣味。我沒有活兒做，只好一連好幾天待在家里，大概那個給我們送麵包來的人知道我們窮。

我聽見姐姐跟那個兵講話，快活的笑着。隨後她躺下來，吃着麵包，對我說：

“當初你辭掉工作，來做油漆工人的時候，我和安紐達·布拉果沃從一開始就知道你做得對，可是我們不敢說出口來。你說，究竟是甚麼力量在妨礙我們把我們所想的據實說出來？就拿安紐達·布拉果沃來說吧。她愛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對；她跟姐妹一樣地愛我，知道我做得對，恐怕心里還羨慕我，可是不知一種甚麼力量在妨礙她來找我們，她躲着我們，怕我們。”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熱情的說：

“她多么愛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這種愛情她只對我一個人說過，而且是悄悄的，在黑地里。她把我帶到花園里林蔭道上，小聲對我說，她把你看得多么寶貴。你看，她始終沒有出嫁，就因為她愛你啊。你為她歉然嗎？”

“是的。”

“面包是她送来的。不错，这是可笑的，何必瞒着呢？从前我也可笑，愚蠢，现在我已经摆脱这些；不再害怕，愿意想甚么就想甚么，愿意说甚么就说甚么，变得幸福了。当初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甚么叫做幸福，现在就是要我做皇后我也不干了。”

布拉果沃医师来了。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住在我們城里，在他父亲家里休假，说是很快就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打算研究抗伤寒的疫苗以及大概是抗霍乱的疫苗，他打算出国深造，然后回来做教授。他已经辞去军职，穿着宽松的哗叽上衣和很肥的裤子，打着漂亮的领结。姐姐欢欢喜喜地欣赏他的领结别针、袖扣、大概为了漂亮才插在上衣胸前的衣袋里的红绸手绢。有一回我們闲着没事，我和姐姐就按照记忆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结果断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旧爱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一次他要带着她到彼得堡或者国外去，我简直想不出来要是她活下去，她怎么办，她的孩子怎么办。她光是没有休止地幻想，不认真的考虑未来，她说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就是丢掉她也没关系，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过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满意了。

他来看我們的时候，照例很专心给她听诊，要求她当着他的面把药水连同牛奶一齐喝下去。这一回也是这样。他为她听诊，逼她喝下一杯牛奶，这以后我們的房间里就弥漫着一种杂酚油的气味。

“这才是乖孩子！”他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你不可以说很多的话，近来你却像喜鹊那样呱呱喳喳。请你别说话了。”

她笑了。随后他走进萝卜的房间，我正好坐在那儿，他亲热

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怎么样，老头子？”他弯下腰去凑近那个病人，問道。

“先生……”蘿卜輕輕努动嘴唇說，“先生，我要大胆对您說一句話……我們都在上帝手下活着，大家都得死……容我說一句老實話……先生，您不会进天国！”

“那有甚么办法呢，”医师开玩笑地說，“地獄里也总得有人去啊。”

忽然我的知觉出了点毛病，我好像在做梦，梦见去年冬天那个晚上我站在屠宰場的院子里，普罗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气味。我使劲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却立刻觉着好像在到省长那儿去听訓似的。这类情形在这以前或者以后都沒发生过，我把这种像是做梦的古怪回忆解釋做由于我的神經过度疲劳。我重又到了屠宰場，重又在省长面前听訓，同时我又模糊的感到实际上並沒有这种事。

等到我醒过来，却看見我已經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街上，跟医师一块儿站在路灯旁边了。

“真叫人难过啊，真叫人难过啊，”他說，眼泪流下他的臉頰。“她高兴，經常发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形沒有希望了，我的好朋友。您那个蘿卜恨我，一个劲儿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他按他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見解，我一点也不为过去发生过的事后悔。人应当爱，我們大家都应当爱，不是嗎？缺了爱就沒有生活；誰怕爱，躲开爱，誰就不自由。”

他漸漸轉到別的話題上去，談到科学，談到自己的論文，那篇論文在彼得堡受到很多人喜爱。他談得热烈，再也想不起我的姐姐，想不起他的难过，想不起我了。生活在吸引他。我暗想：那一个有美国，有刻着字的戒指，这一个有博士学位，有学者

的前程，只有我和我姐姐还是老样子。

我跟他告别以后，就走到路灯那儿，把瑪霞的信再看一遍。我想起，生动地想起今年春天有一天早晨，她怎样到磨坊里来看我，躺下来，用皮袄盖在身上，她想装得像一个普通的村妇。另外有一回，也是在一天早晨，我们从水里捞捕鱼的簍子，河边的柳树忽然把一颗颗大水珠洒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就笑起来。……

大贵族街上我们的家里已经一片漆黑了。我爬过围墙，照从前的办法，摸着黑路走到厨房里去取一盏灯。厨房里没有人。火炉旁边有一只茶炊噓噓地冒气，在等我父亲。“现在，”我想，“谁给父亲倒茶呢？”我举着灯，走进那个小屋，在那儿用旧报纸好歹给自己铺了床，躺下来。墙上的橡钉照旧严厉的瞧着我，它们的影子闪闪摇摇。天很冷。我觉着好像姐姐一定马上就要走来，给我送来晚饭，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萝卜家里。我觉着奇怪：我怎么会爬过围墙，躺在这冰凉的小屋里。我的神志乱起来，我看见了种种荒唐的事。

门铃响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铃声：先是铁丝擦着墙沙沙地响一阵，然后厨房里响起短促悲凉的铃声。这是父亲从俱乐部里回来了。我站起来，向厨房里走去。厨娘阿克辛尼雅看见我，把两只手一拍，不知甚么缘故哭起来。

“我的亲人！”她小声说。“亲爱的！啊，我的天！”

她由于兴奋，不住用两只手揉搓她的围裙。窗台上立着四个瓶子，里面盛着伏特卡，酒里泡着果子。我给自己斟了一茶杯，一口气喝完，因为我渴得很。阿克辛尼雅刚刚擦过桌子和凳子，厨房里弥漫着一种气味，那种气味是干净的厨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厨房里所常有的。这种气味和蟋蟀的叫声，从前在童年时候，总是引诱我们这些孩子，到这儿，到厨房里来，让我们听

神話，玩牌戏“国王”。……

“克丽奥佩特拉在哪儿？”阿克辛尼雅小声問，匆匆忙忙，透不过气来。“你的帽子在哪儿，少爷？听说你太太到彼得堡去啦？”

在我母亲生前，她就已經来做事，从前給我和克丽奥佩特拉在木盆里洗过澡，現在依她看来我們仍旧是孩子，必須开导才成。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她在我面前摊开她的种种想法，这是一个老僕人在我們沒有見面的这段时期里，在厨房的宁静里，凭她的深謀远虑想出来，积累起来的。她說我們可以逼医师跟克丽奥佩特拉結婚，只要吓唬他一下就成，又說如果好好写一份呈文，主教就会解除他的第一次婚約，还劝我最好瞞住我的妻子把杜別奇尼亚卖掉，把錢放在銀行里存起来，写上我的名字。她还說如果我和姐姐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苦苦哀求一番，他也許会原諒我們，又說我們应当向圣母做一回祈禱。……

“好，去吧，少爷，跟他去談一談吧，”她听見父亲的咳嗽声以后說。“去吧，去讲一讲，鞠个躬，您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

我就去了。父亲坐在书桌那儿，正在画一个別墅的草图，那別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近似消防队了望台的粗塔，这是一張非常生硬平庸的草图。我走进书房，在正好可以看見那張图紙的地方站住。我不知道为甚么我来找父亲，可是我至今还記得我一看見他的瘦臉、他的紅脖子、他那印在墙上的阴影，我就恨不得扑过去，摟住他的脖子，像阿克辛尼雅所教的那样跪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一看見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粗塔的別墅，就止住了自己。

“您晚上好，”我說。

他看一看我，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張草图。

“你有甚么事？”过了一忽儿，他問。

“我是来告诉您，姐姐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我闷闷地加了一句。

“是啊，”父亲叹道，摘下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种甚么就收甚么。种甚么，”他又说一遍，离开书桌站起来，“就收甚么。我请你回想一下：两年前你来见我，就在这地方我请求过你，要你离开你的迷途，我对你提起责任和荣誉，提起你对祖先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神圣的保持祖先的传统。那时候你听了我的话没有呢？你忽视我的忠告，固执地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这还不够，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失去道德和廉耻。现在你们两个人都倒楣了。是啊，你种甚么就收甚么！”

他一边说，一边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大概他以为我是来请罪的，大概他在等我为我自己和我姐姐讨饶。我觉得身上发凉，我打抖，好像害了热病似的，我用嘶哑的声音费力地说话。

“我也请您回想一下，”我说，“就在这个地方我也请求过您，要您了解我，要您细细想一想，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为了甚么而生活，您在回答的时候却谈祖先，谈那位写诗的祖父。刚才我对您说：您的独生女已经没有了希望了，您又谈祖先，谈传统……您这么大的年纪，跟死已经不是隔着万重山，在世上只能再活五年或者十年了，却还这样的轻率！”

“你到这儿来干甚么？”父亲厉声问道，听我责备他轻率，显然生气了。

“我不知道。我爱您，我非常痛心；我们彼此离得这么远，所以我来了。我还爱您，可是姐姐已经跟您彻底决裂了。她不能原谅您，而且此后也永远不会原谅您。一提起您的名字，就会勾起她对过去，对生活的憎恶。”

“这是谁的错呢？”父亲叫道。“这是你的错，混蛋！”

“好，就算我的錯，”我說。“我承認我在許多方面有錯，然而，爲甚么您的生活，您認爲我們也必須照這樣過的生活，是這樣的乏味，這樣的平庸呢？爲甚么您三十多年來所蓋的這些房子里，沒有一個人能教導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才不會犯錯呢？全城沒有一個正直的人！在您這些房子，這些該死的小窩里，人們把自己的母親和女兒從世界上排擠出去，折磨子女……。我那可憐的母親啊！”我絕望地接着說。“可憐的姐姐！人必須用伏特卡，用紙牌，用誹謗來麻醉自己，必須做下流事，假仁假義，或者在幾十年里不住地畫，畫，才能不發現所有暗藏在那些房子里的恐怖。我們這座城已經存在了幾百年，在這幾百年里它沒有爲祖國獻出一個有益的人——一個也沒有！一切稍稍帶點生氣的、稍稍發出點亮光的東西，在它們的萌芽時期你們就把它們扼殺了！這座城只培養小店主、酒館老板、辦事員、偽君子，這是一座不必要的、沒益處的城，即使它忽然陷進地底下去也不會有一个人可惜它。”

“我不要聽你的話，混蛋！”父親說，從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來。“你喝醉了！你醉成這樣居然敢來見你的父親！我最后一次告訴你，而且也把這話轉告你那不顧道德的姐姐：你們休想在我這兒得到任甚么東西。我已經把不聽話的孩子從我的心里抹掉了，如果他們由于不聽話，由于頑固而受苦，我並不憐惜他們。你可以回到你來的那個地方去！無論上帝怎樣用你們來懲罰我，我也溫順地忍受這種考驗，我像約伯^①一樣會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在你沒有改邪歸正以前不准你跨過我的門坎。我是公正的，所有現在我說的話都是有益于你的，如果你希

① 見《舊約全書》的《約伯記》。

望自己好，你就得終生終世記住我以前說的和現在說的這些話。”

我搖了搖手，走出去。我不記得後來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我是怎樣度過的了。

據說我在街上走來走去，沒戴帽子，搖搖晃晃，大聲唱歌，小孩成群結伙地跟在我的背後，嚷着：

“小利錢！小利錢！”

20

要是我有心給自己定做一個戒指，我就會選這樣一句話來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會過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會不留痕迹就過去，對現在的和將來的生活來說我們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義的。

我所經歷的一切並沒有白白地過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動了市民們的心，現在他們不再叫我小利錢，不再笑我，當我走過市場的時候也不再往我身上潑水了。關於我做工人這件事，他們已經看慣，雖然我這個貴族提着油漆筒，安裝玻璃，他們也覺得沒甚么可奇怪的了。他們反而樂意給我活兒干，我已經被人看做高明的手藝人和繼蘿卜之後的最好的包工頭了。蘿卜雖然病後復元，雖然仍舊不搭腳手架就能夠油漆鐘樓的圓頂，可是已經沒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我就代替他在城里跑來跑去找活兒干；我雇來工人，付清工資，再解雇他們；我也借高利的債。現在我做了包工頭，才明白為甚么為了一個小錢的活往往會在全城跑三天以便找到鋪房頂的工人。大家對我很客氣，對我稱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請我喝茶，打發

人來問我要不要就在這兒吃飯。孩子們和姑娘們常常走過來，帶着好奇和忧虑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長的花園里做工，把那儿的一座涼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來的。省長出來散步，信步走進涼亭，由于閑着沒事，就跟我攀談起來。我提醒他說，从前有一天他怎樣請我到他那兒去听訓。他呆呆地看了一會兒我的臉，然后把嘴努成字母“O”的樣子，揚起手來說：

“我記不得了！”

我老了，變得不愛說話，嚴肅起來，甚至嚴厲起來，不大發笑。據說我變得像蘿卜，而且跟他那樣常常說些無益的訓誡，弄得工人們听着乏味。

我原先的妻子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如今在國外生活。她父親，那個工程師，在東部省分一個甚么地方修鐵路，在那兒買產業。布拉果沃醫師也在國外。杜別奇尼亞又轉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里，她從工程師那兒打了八折把它買回來了。莫伊塞已經戴上圓頂禮帽；他常常坐着輕快的馬車進城辦事，在銀行旁邊停下來。據說他自己也買下一份被抵押過的田產，經常在銀行里打听關於杜別奇尼亞的情形，那份田產他也打算買下來。可憐的伊凡·切普拉科夫在城里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我本來極力要他來做我們的活兒，有一個時期他跟我們一塊兒油漆房頂，安裝玻璃，甚至干得很有趣，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樣偷干油，要賞錢，酗酒了，可是這工作很快就使他厭倦，他想家，回杜別奇尼亞去了，後來工人們告訴我說，他曾經挑唆他們挑一天晚上跟他一塊兒去害死莫伊塞，搶劫將軍夫人的財產。

父親老多了，背駝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附近散步。我沒有到他那兒去過。

普罗科菲在霍乱流行时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給小店主治病賺錢；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鋪里，把医师惡意批評一番，被官府用樹條抽打了一頓。他的店員尼科尔卡害霍亂死了。卡尔波芙娜還活着，仍舊愛她的普罗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見我，總要悲傷地搖頭，嘆口氣說：

“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總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氣，我就抱着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來料着是男孩，可是生下來一個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園去。到了那兒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的看着那個我所珍愛的墳墓，告訴小女孩說那裏面躺着她的母親。

有時候我在墓地上碰見安紐達·布拉果沃。我們打個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兒，或者談起克麗奧佩特拉，談起她的女兒，談起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是多麼可悲。後來我們走出墓園，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腳步，這是故意的，為的是跟我並排多走一會兒。那個小女孩快活，幸福，因為陽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對她伸出手去，我們就站住，逗這個可愛的小女孩玩一陣。

等到進了城，安紐達·布拉果沃就心神不定，滿臉通紅，跟我告別，一個人繼續走路了。她穩重而嚴峻，路上的行人看見她，再也想不到剛才她跟我並排走过路，甚至逗過小女孩。

1886年

农 民

1

莫斯科旅館“斯拉夫楊斯基商場”的一个僕役尼古拉·契基尔杰耶夫害病了。他的腿发麻，脚步不稳，因此有一天他手里托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一份火腿燒豌豆，順过道走着，猛的絆一个斛斗，摔倒了。他只好辞去职务。他已經把他自己和他妻子所有的錢都花在医药上，他們沒法生活了，而且閑着沒事做也无聊，就决定應該回家乡，回村子里去。在家里不但养病便当得多，生活也便宜得多。俗語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时难。”^① 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将近黄昏，他到了他的故乡茹科沃。据他小时候的記憶，他觉得故乡的那个家是个豁亮、舒服、方便的地方，可是現在一走进小屋，他簡直吓了一跳：那么黑、那么窄、那么髒。他妻子奥尔迦和他女儿沙霞是跟他同路来的，她們瞧着那个不像样的大炉子发了呆，它差不多占了半間屋子，給煤烟和蒼蝇弄得污黑。好多的蒼蝇哟！炉子歪了，墙上的木头斜了，好像这小屋馬上就要

① 原文直譯是“在家庭的四面牆壁里有帮助”。

坍下来似的。在前面墙角靠近神像的地方，貼着瓶子上的商标紙、剪报来代替画片。旁，旁！大人一个也不在家；大家都收庄稼去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上下的、淡黄色头发的姑娘，沒洗臉，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她甚至沒有看一眼这些进来的人。下面，一只白猫貼着一个火鈎子，正在蹭痒痒呢。

“猫咪，猫咪！”沙霞叫它，“猫咪！”

“我們这只猫听不見，”那小姑娘說：“它聾了。”

“为什么？”

“是啊。它挨了打。”

尼古拉和奥尔迦头一眼就瞧出来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是彼此都沒說話；他們一声不响地放下行李，一声不响地走出門外，到街上去了。从尽头数起他們的小屋是第三家，看上去好像是頂穷苦、頂古老的一家；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鉄皮房頂，窗上挂着窗帘。那所小房子孤另另地立在那儿，沒砌圍牆，那是一个飯鋪。所有的小屋排成一单行，整个小村子安靜而沉思，从各处院子里伸出柳树、接骨木、山梨树的枝子，有一种招人喜欢的样子。

在农民住宅的背后，有一道土坡溜到河边，直陡而嶮峻，这儿那儿的泥土里露出一块块大石头。在陡坡上，有一条小路順着石头和陶工所挖的坑旁边蜿蜒出去；碎陶器的破片，有棕色的，有紅色的，在各处堆得很高；坡下面鋪展着一片广闊、平整、碧綠的草場，草已經割过，如今农民的牲口正在那儿踟躕。那条河离村子有一俄里远，在美丽的、树木茂密的两岸中間弯弯曲曲流过去。河对岸又是一个广闊的草場，有一群牲口和长长的好几排白鵝；过了草場，跟河这边一样，有一道陡坡爬上山去；坡頂上有一个村子和聳起五个拱頂的教堂，再远一点是一个地主的

庄园。

“你们这儿真好！”奥尔迦说，看见教堂，就在胸前画十字，“主啊，多么豁亮！”

正好这当儿钟声响起来，召人去做晚禱（这是星期六的黄昏）。下面有两个小姑娘，提着一桶水，回过头去瞧着教堂，听那钟声。

“这会儿，‘斯拉夫楊斯基商場’正在开飯……”尼古拉悠悠地说。

尼古拉和奥尔迦坐在陡坡的边上，观赏日落，看金黄和绯红的天空怎样映在河面上，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空气中。空气柔和、沉静、说不出的纯净，这在莫斯科是从来也没有的。太阳下山，成群的牲口走过去，哗哗地、呜呜地叫着；鹅从对岸飞过河来；然后四下里又沉静了；柔和的亮光融解在空气里，昏暗的暮色很快地降下来。

这当儿，尼古拉的父母，两个干瘦的、驼背的、脱了牙的老人，身材一般儿高，回家来了。儿媳妇玛丽雅和菲奥克拉，本来在对岸的地主庄园上工作，也回家来了。玛丽雅是尼古拉的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有六个孩子；菲奥克拉是他弟弟杰尼斯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杰尼斯出外当兵去了。尼古拉一走进小屋，看见全家的人，看见大木床上、摇篮里、各处墙角里那些动弹着的大小身体，看见两个老人和那些女人怎样用黑面包蘸水，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他就暗想：他这么生着病，一个钱也没有，回到这里来，而且带着家眷，是做错了——做错了！

“哥哥基里亚克在哪儿？”他们互相招呼过后，他问。

“他在一个商人那儿做看守人，”他父亲回答：“住在那边树林子里。他呢，倒是个好样儿的庄稼汉，就是太喜欢喝酒。”

“他不是掙錢回來的人！”老太婆辛酸地說。“咱們這一家的庄稼漢都倒楣，他們都不帶点什么回家來，反倒從家里往外拿。基里亞克喝酒；老头子呢，也認得那條上飯鋪去的路——這種罪孽也用不着瞞了。這是聖母生了咱們的气。”

由於來了客人，他們燒起茶炊來，茶有魚腥氣，糖是灰色的，而且已經給人咬過；螳螂在麵包和碗蓋上爬來爬去。喝這種茶叫人噁心，談話也叫人不舒服——談來談去總離不了窮和病。可是他們還沒喝完一杯茶，忽然院子里傳來响亮的、拖長的、醉醺醺的聲音：

“瑪——麗雅！”

“看樣子好像基里亞克來了，”老头子說，“說起他，他就來了。”

一片沉寂。過了不大工夫，嚷叫聲又响起來，又粗又長，好像是从地底下發出來的：

“瑪——麗雅！”

大兒媳婦瑪麗雅臉色變白，縮到爐子那邊去；這個結實的、寬肩膀的、难看的女人的臉上會現出這麼害怕的神情，看上去很有點古怪。她女兒，那個原先坐在爐台上、神情淡漠的小姑娘，忽然大聲哭起來。

“你号什麼，討厭鬼！”菲奧克拉對她吆喝道，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身體也結實，肩膀也寬。“他不會打死她，不用怕！”

尼古拉已經从老头子口里聽說瑪麗雅不敢跟基里亞克一塊兒住在樹林子里。每逢他喝醉酒，他總來找她，大吵大鬧，死命地打她一頓。

“瑪——麗雅！”嚷叫聲从門口傳來。

“看在基督面上，救救我，親人，”瑪麗雅結結巴巴地說，喘着

气，仿佛浸在很冷的水里似的。“救救我，亲人……”

小屋里的孩子有那么多，他们一齐哭起来；沙霞学他们的样，也哭起来。先是传来一声醉醺醺的咳嗽，随后有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黑鬍子的农民，戴着一顶冬天的帽子走进小屋里来，由于小灯射出昏暗的光，他的脸看不清，显得很吓人。这人就是基里亚克。他走到妻子跟前，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她脸上；她没有喊出一点声音就给这一拳打晕了，一屁股坐下去，鼻子立刻流出血来。

“好不害臊，好不害臊，”老头子嘟囔着，爬到炉台上去，“而且当着客人的面！造孽哟！”

老太婆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躬着身子想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篮……显然，基里亚克觉察自己招人害怕，心里得意，索性抓住玛丽雅的胳膊，拉她到门口，像野兽似地吼叫，为的显得更可怕些；可是这当儿他忽然瞧见客人，就停住了。

“哦，他们已经来啦……”他说，放了妻子，“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

他在神像前面念完祷告，摇摇晃晃，睜大他那发红的醉眼，接着说：

“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到爹娘家里来了……就是说，打莫斯科来的。就是说，莫斯科那个古时候的京城，所有的城市的母亲……原谅我……”

他在靠近茶炊的一张凳子上坐，开始喝茶，在一片沉寂里独有他凑着小碟大声地喝茶……他喝了十几杯，然后在凳子上躺下，打起鼾来。

他们分头睡下。尼古拉因为有病，就跟老头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沙霞躺在地板上，奥尔迦跟别的女人一块儿到堆房里去。

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挨着玛丽雅在干草上躺下来，“眼泪消不了愁！忍一忍就行了。《圣经》上说：谁要是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送上去……算了，算了，亲人儿！”

然后，她压低嗓音用唱歌样的声调跟她们讲莫斯科，讲她的生活，讲她怎样在那些带家具的房间里做女僕。

“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她说，“教堂好多好多哟，四十个四十都不止，亲人儿；那些房子里都住着上等人，而且真好看，真文雅！”

玛丽雅说她不但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就连故乡的县城也没去过；她认不得字，也不会写字，更不会念祷告，就连“我们的父”^①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弟媳菲奥克拉（这时候她坐在不远的地方听着呢）都十分愚钝，什么也不懂。她俩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玛丽雅怕基里亚克；每逢只剩下她一个人跟他待在一块儿，她就怕得发抖，而且一挨近他就总是被他喷出的浓烈的酒气和烟气熏得头痛。菲奥克拉一听到人家问起是不是惦记丈夫，就没好气地回答说：

“滚他妈的！”

她们谈了一忽儿，就不响了……

天气凉了。一只公鸡在堆房附近逼紧了喉嚨喔喔地啼着，搅得人睡不着。等到淡蓝色的晨光射进每条板缝，菲奥克拉就悄悄地爬起来，走出去，随后听见她匆匆地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那双光脚踩出一片吧嗒吧嗒的声音。

① 祈祷文的开头几个字。

奥尔迦到教堂去，带着瑪丽亚一路去。她們順小路下坡，向草場走去，两个人兴致都挺好。奥尔迦喜欢空曠的乡野；瑪丽雅觉着这个妯娌是一个貼心的亲人。太阳升上来了。一只带着睡意的鷹在草場上面低低地飞着，河面黯淡无光，有些地方有雾飘浮着，可是从对面的高岸上而已經伸过一长条亮光来；教堂发亮了，白嘴鴉在地主的花园里哇哇地叫得很欢。

“老头子倒沒甚么，”瑪丽雅讲起来，“可是老奶奶挺凶，手也野。咱們自己的粮食吃到狂欢节就完了，現在我們在飯鋪买面粉，所以她不痛快了；她說：‘你們吃得太多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忍一忍就行了。經上写着：上我这儿来吧，所有你們这些辛苦劳累的人。”

奥尔迦用唱歌样的声調平心靜气地說着，她的步子像参拜圣地的女人的那种步子，又快又急。她每天念《福音书》，念得挺响，学教堂执事的那种腔調；有很多地方她看不懂，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把她感动得流泪，她一念到“看”和“誰”那类字，就觉着暈暈糊糊，心都不跳了。她信仰上帝，信仰圣母，信仰圣徒；她相信不管欺負什么人，普通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茨岡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不應該；她相信甚至不怜恤动物的人都会倒楣。她相信这些是写在圣书上的；因此，每逢她念《聖經》上的句子，即使念到不懂的地方，她的臉容也会变得温柔、慈祥、放光。

“你是哪儿的人？”瑪丽雅問她。

“我是烏拉吉米尔省的人。可是我早就到莫斯科去了，那时候我还只有八岁。”

她們到了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上，正在脱衣服。

“那是咱們的菲奥克拉，”瑪丽雅认出来了，“她剛才过河到老爷的庄园上去了。她去找老爷手下的男管事。她胡鬧，爱罵人——真不得了！”

眉毛烏黑、披头散发的菲奥克拉年紀还輕，身体跟姑娘家一样的結实，从岸坡上跳下去，用脚拍水，向四面八方送出浪花去。

“她爱胡鬧——真不得了！”瑪丽雅又說一遍。

河上架着一道搖晃的小木桥，桥下清淨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寬脑袋的鱗魚。碧綠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綠叶上的露珠光芒四射。天气暖起来，使人愉快。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沒有貧穷，沒有那种使人逃也逃不脫、躲又沒处躲的赤貧，大概人世間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这时候只要回头看一眼村庄，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生动地想起来；她們本来在四周的風光里感到了幸福，这时候那种幸福的魅力就立刻消灭了。

她們走进教堂。瑪丽雅站在門口，不敢再往前走。虽然要到八点钟以后教堂才会打钟作弥撒，她却不敢坐下去。她始終照这样站在那儿。

正在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分开，閃出一条路让地主一家人走进来。有两位小姐穿着白衣服，戴着寬边帽子，走进来；跟在她們身后的，是一个臉儿又胖又紅的男孩，穿着海軍服。她們一来，感动了奥尔迦；她第一眼看去，就断定她們是上流的、有教养的、优雅的人。可是瑪丽雅皱起眉头阴沉而郁悶地瞟着她們，仿佛进来的不是人，而是妖精，要是她不让出路来，就会踩死她似的。

每回輔祭粗声粗气地念着什么，她总觉着仿佛听見了一声喊叫：“瑪——丽雅！”她就打冷战。

3

村子里的人已經听說这些客人来了；做完弥撒以后，馬上有許多人聚到那小屋里去。列昂內切夫家的人、瑪特維伊切夫家的人、伊里巧夫家的人，都来打听他們那些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茹科沃村所有的青年，只要认得字，会写字，就都送到莫斯科去，做旅館或者飯館里的僕役（就跟河对面那个村子里的青年都送到面包房去做学徒一样）。这早已成了風气，从农奴制时^①就开始了；先是有一个茹科沃的农民名叫路卡·伊凡內奇的，現在已經成了傳奇人物了，那时候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做听差，只肯推荐同乡去做事；等到那些乡亲掌了权，也就照样找他們的乡亲来，在旅館里和飯館里把他們安插下来；从那时候起，附近一带就把茹科沃这个村子不叫做别的，只叫做下賤村或者奴才村了。尼古拉在十一岁那年給送到莫斯科去，由瑪特維伊切夫家的伊凡·瑪卡雷奇謀了个事，当时伊凡·瑪卡雷奇在逸园飯店当差。現在，尼古拉帶着一本正經的神情对瑪特維伊切夫家的人說：

“伊凡·瑪卡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得日日夜夜为他禱告，因为多亏他提拔，我才成了上流人。”

“我的好人儿，”伊凡·瑪卡雷奇的妹妹，一个身材很高的老太婆，含着泪說，“我們一直沒得着一点他的消息，那个亲人。”

“去年冬天他在奧蒙那一家当差，听說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花园飯店去了……他老了！是啊，往年夏天，他每天总要帶着大

^① 农奴解放令是在一八六一年頒布的。这篇小說是在一八九七年发表的。

約十个卢布回家，可是現在到处生意都清淡，这就苦了老人家了。”

女人們和那些老太婆瞧着尼古拉的穿了毡靴的脚，瞧着他那蒼白的臉，悲凉地說：

“你不是掙錢的人了，尼古拉·奧西培奇，你不是掙錢的人了！真的不行啦！”

大家全都疼爱沙霞。她已經滿十岁了，可是她个子小，很瘦，看上去不过七岁的样子。别的小姑娘，都是臉儿晒得黑黑的，头发胡乱地剪短，穿着褪了色的长衬衫；她夹在她們当中，却臉儿白白的，眼睛又大又黑，头发上系着紅絲綠，显得挺可笑，倒好像她是一头小野兽，在曠野上給人捉住，帶到小屋里来了似的。

“她认得字哪！”奧尔迦夸口說，溫柔地瞧着她的女儿。“念一念吧，孩子！”她說，从牆角拿了《福音书》来。“你念，让那些正教徒听一听。”

那本《福音书》又旧又重，皮封面，书边摸髒了；它带来一种空气，仿佛修士們走进房里来了似的。沙霞擰起眉毛，用唱歌样的声音响亮地念起来：

“‘他們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約瑟梦中显现，說：起来，帶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小孩子同他母亲，’”奧尔迦跟着念了一遍，激动得脹紅了臉。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①

① 見《馬太福音》；“小孩子”是耶穌，“約瑟”是耶穌母亲馬利亞的丈夫，当时希律王要捉耶穌，所以全家逃了。

听到这里，奥尔迦再也忍不住，就哭起来。瑪丽雅看着她那样子，也就抽抽搭搭地哭了，随后伊凡·瑪卡雷奇的妹妹也跟着哭。老头子嗽了嗽喉嚨，跑来跑去要找一件礼物送给孙女，可是找不到，只好摆了摆手，算了。等到念完經，邻居們就走散，回家去了；他們都深深地感动，十分滿意奥尔迦和沙霞。

由于这天是节日，一家人就在家里待了一天。那老太婆（不管丈夫也好，儿媳妇也好，孙子孙女也好，統統管她叫做老奶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做；她亲自生炉子，燒茶炊，甚至給田里的男子們送午飯去，事后却又抱怨說累得要死。她老是担心家里人吃得太多，担心丈夫和儿媳妇閑坐着不做事。一会儿，她仿佛听見飯鋪老板的鵝从后面溜进她的菜园里来了，她就撈起一根长棍子跑出小屋，到那些跟她自己一样瘦小干癯的白菜旁边尖声喊上半个钟头，一会儿，她又覺着仿佛有一只烏鴉来啣她的小鸡，就一边罵着，一边向烏鴉跑过去。她一天到晚的生气，发牢騷，常常叫罵，弄得街上的行人都会住脚听。

她待老头子很不和气，一会儿罵他是懶骨头，一会儿罵他是瘟疫。他是个沒有主張、很不可靠的人；要不是因为她經常督促他，也許他真就什么活也不干，光是坐在炉台上扯淡了。他对儿子說起他的一些仇人，讲个沒完沒了，抱怨邻居每天欺負他；听他講話是很乏味的。

“是啊，”他的話头拉开了，手叉在腰上，“是啊……在圣十字架节^①以后，过了一个礼拜，我把干草按一普特三十戈比的价錢卖出去了，是我自个儿要卖的……是啊……挺好……所以，你瞧，有一天早晨我把干草搬出去，那是我自个儿要干，我又沒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九月十四日。

招誰惹誰。偏偏赶上时辰不利，我看見村长安契普·謝杰尔尼科夫打飯鋪里出来。‘你把它拿到哪儿去，你这混蛋？’他說啊說的，給了我一个耳光。”

基里亚克正在害很厉害的酒后头痛，不好意思瞧他弟弟。

“伏特卡害得人好苦。唉，我的天！”他嘟囔着，搖着他那脹痛的脑袋。“看在基督的份上，原諒我，亲兄弟和亲弟妹；我自己也不快活啊。”

因为这天是节日，他們在飯鋪里买了一条鲱魚，用鲱魚头燒湯。中午，他們坐下来喝茶，喝了很久，喝得大家都出了汗；他們真也好像让茶灌得脹大了；然后他們又喝魚湯，大家都从一个湯鉢里昏着喝。至于鲱魚，老奶奶却藏起来了。

傍晚，一个陶器工人在坡上燒湯鉢。下面草場上，女孩子們圍成一个圓圈跳舞，唱歌。有个人在拉手風琴。河对面也在燒窑，也有女孩子唱歌，远远听来歌声柔美而和諧。飯鋪里面和飯鋪左近，农民們鬧得正有勁。他們用醉醺醺的嗓音杂七杂八地唱歌，互相咒罵，罵得非常难听，吓得奥尔迦只有打抖的份儿，嘴里念着，

“啊，圣徒！……”

使她吃惊的，是这种咒罵滔滔不絕，而且罵得頂响、罵得頂久的反而是快要入土的老头子。姑娘們和孩子們听着这种咒罵，連一根头发絲儿也不动；他們明明从小就听慣了。

过了午夜，河两岸陶窑里的火已經微下去，可是在下面的草場上，在飯鋪里，大家仍旧在玩乐。老头子和基里亚克都醉了，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挤着肩膀，走到奥尔迦和瑪丽雅所睡的堆房那边去。

“算了吧，”老头儿劝道，“算了吧……她是挺老实的娘們

儿……这是罪过……”

“瑪——丽雅！”基里亚克嚷道。

“算了吧。……罪过。……她是个很不错的娘们儿。”

两个人在堆房那儿站了一分钟，就走了。

“我啊，爱——野地——里的花！”老头子忽然用又高又尖的中音唱起来。“我啊，爱——到草场上去摘它！”

然后他啐口痰，骂了句难听的话，走进小屋去了。

4

老奶奶把沙霞安置在菜园附近，吩咐她看守着，别让鹅钻进来。那是炎热的八月天。饭铺老板的鹅也许会从后面钻进菜园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干正经事：它们在饭铺附近拾麦粒，平心静气地一块儿聊天，只有一只公鹅高高的昂起头，仿佛打算看一下老太婆是不是拿着棍子赶过来了。别的鹅也可能从坡下跑上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远远的河对面打食，在草场上排成白白的一条长链子。沙霞站了一会儿，觉着无聊，看见鹅没来，就跑到陡坡的边上去了。

在那儿她看见玛丽雅的大女儿莫特卡一动也不动的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瞧着教堂。玛丽雅生过十三个孩子，可是只有六个孩子还活着，全是姑娘，没有一个男孩，顶大的才八岁。莫特卡光着脚，穿一件长衬衫，站在向着太阳光的地方；太阳直直地晒着她的脑袋，可是她不理睬，仿佛化成了石头。沙霞站在她旁边，瞧着教堂，说：

“上帝就住在教堂里。人点灯和蜡烛，可是上帝点绿的、红的、蓝的小神像灯，跟小眼睛似的。晚上啊，上帝就在教堂里走

来走去，最神圣的圣母和圣尼古拉陪着他走——咚，咚，咚！……守夜人吓坏了，吓坏了！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說，学她母亲的話，“等到世界的末日来了，所有的教堂就都飞上天去了。”

“带——着——钟——楼——一——齐——飞？”莫特卡用低音問道，拖长每个字的字音。

“带着钟楼一齐飞。世界的末日来了，好心的人上天堂；爱发脾气的人呢，可就要在永远燃着的、不灭的火里燒一燒了，亲人儿。上帝会对我媽和瑪丽雅說：‘你們从沒欺負过人，那就往右走，上天堂去吧。’可是对基里亚克和老奶奶呀，他就要說：‘你們往左走，到火里去。’在持斋的日子吃了葷腥东西的人也要送到火里去。”

她抬头看天，睜大眼睛，說：

“瞧着天空，別眯眼睛，那你就会看見天使。”

莫特卡也开始看天，在沉靜中过了一分钟。

“看見沒有？”沙霞問。

“沒有，”莫特卡用低音說。

“可是我看見了。天空中有些小天使在飞，扇着小翅膀，忽搭忽搭的，跟小蚊子一样。”

莫特卡想了一想，眼睛瞧着地下問：

“老奶奶会遭到火燒嗎？”

“会的，亲人儿。”

从这块石头直到底下，有一道光滑的斜坡，长滿柔軟的綠草；誰一看見，就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或者在那上面躺一躺。沙霞躺下，滾到坡底下去了。莫特卡現出庄重而严厉的臉相喘着气，也躺下去，往下滾；她往下一滾，衬衫就卷到她肩膀上去了。

“多好玩呀！”沙霞說，高兴得很。

她俩走到頂上預备再滾下去，可是正好这当儿，她們听見那熟悉的尖嗓音。啊呀，多么可怕！那老奶奶，沒了牙，瘦得皮包骨头，駝着背，短短的白发在風里飄动，正在拿着一根长棍子把鵝赶出菜园去，哇哇的叫着：

“它們糟踐了所有的白菜啦，这些該死的东西！把你們宰了才好，你們这些該詛咒三次的恶鬼，禍害，为什么你們不死哟！”

她一眼看見那些小女孩，就丢下棍子，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又干又硬的手指头一把招住沙霞的脖子，活像加了一个套包子，开始抽她。沙霞又痛又怕，哭起来，这当儿那只公鵝却伸直着脖子，搖搖摆摆迈动两条腿，走到老太婆这边来，咕咕地叫了一陣，这才归到它的队里去，招得所有的雌鵝都用称贊的口气向它致敬：“嘎——嘎——嘎！”后来，老奶奶又打莫特卡；这一打，莫特卡的衬衫就又卷上去了。沙霞伤透了心，大声哭着，跑到小屋里去申訴。莫特卡跟着她跑；她也哭，可是嗓音粗得多，眼泪也不擦，臉湿得仿佛在水里泡过的一样。

“圣徒啊！”奥尔迦瞧見她俩走进小屋来，吓慌了，叫道。“圣母！”

沙霞剛开头讲她的事，老奶奶就尖声叫着，罵着，走进来，然后菲奥克拉生气了，房子里就鬧成一片。

“沒关系，沒关系！”奥尔迦臉色蒼白，心里乱哄哄，极力安慰孩子，摩挲沙霞的脑袋。“她是你的奶奶；生她的气是罪过的。沒什么，孩子。”

尼古拉本来已經給不断的吵嚷、饥饿、烟子、臭气鬧得筋疲力尽，本来已經痛恨而且看不起貧穷，本来已經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为自己的爹媽害臊，这时候就把两条腿順着炉台搭拉下来，用气恼的、含泪的声音对他母亲說：

“您不能打她！您根本沒有权利打她！”

“得了吧，你就待在炉台上等着咽气吧，你这病汉！”菲奥克拉恶狠狠地頂撞他。“鬼把你弄来的，你这吃閑飯的！”

沙霞和莫特卡和家里所有的小女孩都躲到炉台上尼古拉的背后去，縮在一个角落里，在那儿一声不响，害怕地听着大人讲话，人可以听见她們的小小的心在怦怦地跳。每逢一个家庭里有人害很久的病，沒有养好的希望了，就会发生一种可怕的情形：那些跟他貼近的人往往胆怯地、悄悄地在心底里盼望着他死，只有小孩子才害怕亲近的人会死，一想到这个总要战战兢兢。現在，那些小姑娘屏住气息，臉上現出凄凉的神情，瞧着尼古拉，暗想他不久就要死了，她們就想哭，一心想对他說点什么亲切的、怜恤的話才好。

他呢，挨近奥尔迦，仿佛求她保护他似的，用顫抖的声音輕輕对她說：

“奥里亚^①，好人儿，我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我沒有力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天上的基督的份上，你写封信給你妹妹克拉甫嘉·阿勃拉莫芙娜吧。叫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当掉，叫她把钱給我們寄来，我們好离开这儿。啊，主，”他痛苦地接着說，“至少让我看一眼莫斯科才好！哪怕梦中看見也是好的！”

黄昏来了，小屋里黑了，大家心里都发悶，一句話也說不出来。生气的老奶奶拿黑面包的碎皮泡在一个杯子里，吃了很久，足足有一个钟头。瑪丽雅給奶牛挤完奶，提进一桶牛奶来，放在一張凳子上；然后老奶奶不慌不忙地把桶里的牛奶灌进罐子里，灌了很久，明明很滿意，因为眼下正是圣母升天节^②的斋期，誰

① 奥尔迦的爱称。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也不喝牛奶，这些牛奶就可以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她只在一个茶碟里倒了一点点，留给菲奥克拉的小娃娃吃。等到老奶奶和瑪丽雅把罐子送到地窖去，莫特卡忽然跳起来，从炉台上溜下去，走到凳子那儿，瞧见凳子上摆着那个装满面包皮的木头杯子，就把茶碟里的牛奶倒一点在杯子里。

老奶奶回到小屋里来，又吃她的面包皮；这当儿沙霞和莫特卡坐在炉台上瞧着她，心里暗暗高兴，因为她已经吃了葷腥，现在包管要下地狱了。她们得了安慰，就躺下去睡觉；沙霞一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一面暗自描画最后审判的可怕情景：有一个大炉子烧着火，那炉子像是陶窑；同时魔鬼竖起牛样的犄角，周身漆黑，用一根长棍子把老奶奶赶进火里去，就跟不久以前老奶奶自己赶鹅一样。

5

在圣母升天节晚上十点多钟，正在坡下草场上游玩的男孩和女孩，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往村子这边跑来；那些坐在岸坡边上的人起初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着火啦！着火啦！”焦急的嚷叫声从底下传上来。“村里着火啦！”

坐在坡上的人回头一看，就有一副可怕的、不同平常的景象映进他们的眼帘。在村子尽头的几个小屋中，有一个小屋的草顶上升起一个火柱，有一俄丈高，火舌往上卷着，向四面八方撒出火星去，仿佛喷泉在喷水。猛然间，整个房顶燃成一片明亮的火焰，火烧的爆裂声传过来。

月光朦胧，整个村子已经笼罩在颤抖的红光里；黑影在地面

上移动，空中弥漫着燒焦的气味；从坡底下跑上来的人一个劲儿地喘气，抖得一句话也說不出来；他們互相推挤，摔倒；他們不习惯明亮的光芒，变得什么也看不見，彼此都认不清了。这真吓人。特別吓人的是在火焰上空，烟雾里面，飞着一些鸽子；飯鋪里还不知道起火的事，大家繼續在唱歌，拉手風琴，仿佛压根儿沒出什么岔子似的。

“謝敏大叔的家里着火啦！”有人拉开嘎哑的嗓子高声嚷道。

瑪丽雅在她的小屋附近跑来跑去，哭哭啼啼，絞着手，牙齿打战，其实火还远得很，在村子的那一头呢。尼古拉穿着毡靴走出来，孩子們穿着小衬衣到处乱跑。在乡村巡警的小屋左近，一块鉄板敲响了。当当当的声音飘过空中；这急促不安的响声鬧得人心里发紧，渾身发凉。那些老太婆站在一旁，举着神像。母羊、小牛、奶牛，从院子里給赶到街上来了；衣箱啦、羊皮袄啦、桶啦，也搬出来了。一匹黑毛的雄馬，素来跟成群的馬隔开，因为它踢它們，伤它們，这时候却撒开了繮，嘶叫着，用蹄子耙地，在村子上跑来跑去，跑了一两个来回，后来忽然在一辆大車旁边猛的站住，揚起后蹄踢那車子。

河对面教堂里的钟响起来。

在起火的小屋旁边又热又亮，地上的每一根小草都可以看清楚。在一口好不容易才搬出来的衣箱上坐着謝敏，这是一个生着紅头发的农民，长着大鼻子，穿一件短上衣，戴一頂沒边的帽子，扣在脑袋上，一直碰到耳朵。他的妻子扑在地下，臉朝下，神志昏迷，嘴里哼哼唧唧。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头儿，身材矮小，留一把大鬍子，看上去活像一个妖精。他不是本村的人，可又似乎跟这场火有什么关系，在火場旁边走来走去，沒戴帽子，抱着一个白包袱。火焰映在他的秃頂上。村长安契普·謝杰尔尼科

夫，黑黑的臉，黑黑的头发，跟茨岡一样，手里拿着一把斧子，走到小屋那儿，把一个个的窗子接連砍掉（誰也不知道为什么緣故），然后开始砍門廊。

“娘們儿，拿水来！”他嚷道。“把机器弄来！快办！”

方才在飯鋪里鬧酒的农民們把机器拉来了。他們全醉了，不断地絆絆跌跌，臉上露出狼狽的神情，眼睛里泪汪汪的。

“姑娘們，拿水！”村长嚷着，他也醉了。“快办，姑娘們！”

妇女和姑娘跑下坡到泉水那儿，再提着装满水的大桶和小桶爬上坡，把水倒进机器里，再跑下坡去。奥尔迦、瑪丽雅、沙霞、莫特卡，都去取水。女人們和男孩們用唧筒压水，水龙带吱吱地响，村长把水龙带时而指着門，时而指着窗子，有时候用手指头堵住水流，这样一来，吱吱声越发尖了。

“真是一条好汉，安契普！”好些人的称赞声音嚷着。“加一把勁！”

安契普窜进起火的門廊，在里面哇哇地喊：

“用唧筒压水！惨遭不幸，教徒們，出力啊！”

农民們站在四周，圍成一群人，什么也不干，瞧着火发呆。誰也不知道該做什么，他們什么事也不会做；而四下里却扔着成捆的麦子和干草，成堆的枯柴火，还有谷仓。基里亚克和他父亲老奥西普，两人都带着几分醉意，也站在那儿。仿佛要为自己的袖手旁觀辯护似的，老奥西普对伏在地下的女人說：

“何必拿脑袋撞地，老大娘？这小屋保过火險啊，那你还愁什么？”

謝敏把起火原因一会儿对这个人讲一遍，一会儿又对那个人讲一遍：

“就是那个老头子，那个抱着包袱的老头子，茹科夫將軍的

家奴……他从前在將軍的家里做厨子，求上帝让將軍的灵魂安息！今天傍晚他上我家来：‘留我在这儿过夜吧，’他說……是啊，当然，我們就喝了一小盅……老婆忙着燒茶炊，想請老头子喝点茶；可是活該倒楣，她把茶炊擱在門道上了，烟囱里的火星一直吹到頂棚上，吹到干草上，就这么出了事。我們自己都差点給燒死。老头子的帽子燒掉了，真罪过！”

那块鉄板被人不断的敲着，河对岸教堂里的钟一个劲儿地鳴响。奥尔迦周身給火光照着，气也透不出来，害怕地瞧着紅色的羊和在烟雾里飞翔的粉紅色鴿子，时而跑下坡去，时而跑上来。她覺得钟声跟尖刺似的钻进她的灵魂，覺得火永远也燒不完，覺得沙霞丢了……等到小屋的天花板咔嚓一声坍下来，她心想这一下子包管全村都要起火，就渾身发軟，再也提不动水，在岸坡的边上坐下来，把桶子放在身旁。她的身旁，她的身后，农妇們坐着嚎啕大哭，仿佛在参加葬礼一样。

这当儿，从河对岸地主的庄园上来了两輛大車，車上坐着地主家的管事和工人，带着一架救火机。有一个年紀很輕的大学生騎着馬赶来，白色海軍上衣敞着怀。斧子的劈砍声音响起来。人們把梯子安在起火的房架子上，立刻有五个人由大学生带头爬上去；那大学生臉蛋緋紅，用尖厉的嘶哑声調和仿佛干慣了救火的事的口气嚷着。他們拆那小屋，把一根根木头卸下来；把畜栏、籬墙、附近的干草堆都移开了。

“不准他們搗毀东西！”人群里有人用很凶的声音喊叫。“不准！”

基里亚克带着坚决的神气走到小屋去，仿佛要拦阻新来的人毀掉东西似的，可是有一个工人把他一把拉回来，在他脖子上打了一拳。这引起了笑声，那工人又打他一拳，基里亚克就倒下

去，在地下爬回人群里去了。

从对河岸还来了两个戴帽子的漂亮姑娘，大概是大学生的姊妹。他们站在不远的地方，看这火灾。拆下来的木头不再燃烧，可是冒着浓烟。大学生操纵水龙带，先对着木头冲，然后对着农民冲，再后又对那些提水的女人冲。

“乔治！”两个姑娘责备地、不安地叫他。“乔治！”

火烧完了。直到人群开始走散，他们才注意到天亮了，大家的脸色苍白，有点发青，一清早当残星在天空消失的时候人的脸总是这样的。农民们一面走散，一面笑着，拿茹科夫将军的厨子和他那烧掉的帽子说了一阵笑话；他们已经有意把这场火灾变成笑谈，甚至好像惋惜火熄得太快了。

“您救火很有本事，先生！”奥尔迦对大学生说，“您应当到我们莫斯科去，那儿差不多天天着火！”

“您莫非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问。

“正是这样。我丈夫原先在‘斯拉夫扬斯基商场’当差。这是我女儿，”她说，指一指沙霞，沙霞觉着冷，正偎在她身边。“她也是莫斯科人。”

两位小姐跟大学生说了一句法国话，他就给沙霞一个二十戈比的钱。老奥西普看见了这情形，他的脸上顿时放出了希望的光。

“感谢上帝，老爷，幸好没风，”他对大学生说。“要不然早就给烧光了。老爷，好心的贵人，”他又说，声音放低了，而且觉着不好意思，“清早天冷，想法暖一暖才好……求您恩典赏几个钱买半瓶酒喝吧。”

他没得着钱，就大声嗽了嗽喉咙，磨磨蹭蹭走回家去了。后来奥尔迦站在岸坡的边上，瞧那两辆车子从河水里过河，看那位

少爷穿过草场；河对岸有一辆马车等着他们。她走进小屋，对丈夫快活地说：

“那几个人真好！长得也好看！两位小姐出落得跟天使一样！”

“叫她们咽了气才好！”困倦的菲奥克拉恶狠狠地说。

6

玛丽雅认定自己不幸，常常说巴不得死了才好；菲奥克拉呢，刚好相反，觉得这生活里样样东西，例如穷啊、骯髒啊、不停的咒骂啊，都合她的胃口。人家给她什么，她不分好歹，拿着就吃；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用被褥，她倒头就睡。她把脏水随手倒在门廊上，或者从门槛上泼出去，然后再光着脚蹬着泥水塘走过去。从头一天起她就恨尼古拉和奥尔迦，这也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生活。

“我倒要看看你们在这儿吃什么，莫斯科的贵人！”她幸灾乐祸地说。“我倒要看看！”

九月初，一天早晨，菲奥克拉从坡下担着两桶水回来，脸冻得发红，健康而美丽；这当儿玛丽雅和奥尔迦正坐在桌子旁边喝茶。

“又喝茶又吃糖！”菲奥克拉讥讽地说。“两位娇太太！”她放下水桶，补了一句。“她们倒养成了天天喝茶的派头。小心点，别让茶胀死！”她接着说，恶狠狠地瞧着奥尔迦。“她在莫斯科养得肥头胖脸，这油篓子！”

她掬起扁担来，一下子打在奥尔迦的肩头上，弄得两个妯娌只能把两手一合，说：

“啊呀，圣徒！……”

然后菲奥克拉下坡到河边去洗衣服，一路上高声痛骂，弄得屋里都听得见。

白昼过去了，然后来了秋天的悠长的黄昏。他们在小屋里繅丝；人人都做，只有菲奥克拉例外；她过河去了。他们从附近的工厂里拿来这丝，全家人一齐工作，挣一点点钱，一个星期才挣二十戈比左右。

“当初，在东家手底下，日子倒好过得多，”老头子一面繅丝，一面说。“干完活就吃，吃了就睡，一样挨着一样。午饭有白菜汤和麦粥，晚饭也是白菜汤和麦粥。黄瓜和白菜多得很：随你吃。吃得你心满意足，那时候也严得多。人人都守本分。”

小屋里只点一盏小灯，灯光昏暗，灯芯冒烟。要是有人遮住灯光，一个大黑影就会落在窗上，人就会看见明亮的月光。老奥西普不慌不忙地讲起来，说到在农奴解放以前人们怎样生活，说起在这一带，现在固然穷了，生活乏味了，可是当初人们怎样带着猎犬、快腿狗、受过特别训练的猎狗去打猎，在围捕野兽的时候，农民都喝到伏特卡；成串的车子怎样载着被打死的飞禽，送到莫斯科年轻的东家那边去；他又说到坏农奴怎样给人用桦树枝子打一頓，或者送到特威尔的庄园上去，好农奴怎样受到好报，老奶奶也有话讲。她什么都记得，一样也没忘。她讲到她的女东家是一个好心的、信神的女人，她丈夫却是酒徒和浪子，他们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一些天晓得的人物：一个嫁给酒徒，一个嫁给平民，一个私奔了（老奶奶当时是个年轻的姑娘，帮过她的忙），她们三个不久都郁郁地死了，她们的母亲也一样。想起这些事，老奶奶甚至洒下几滴眼泪。

忽然有人来敲门，大家都吃一惊。

“奥西普大叔，留我住一夜吧！”

随后走进来一个矮小的、秃顶的老头子，他就是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也就是帽子被烧掉的那个人。他坐下，听着，然后他也开始回忆，讲早年的故事。尼古拉坐在炉台上，垂着两条腿，听着，详细问他旧日为贵族烧些什么菜。他们谈到肉饼、肉排、各种汤、各种佐料，那厨子样样事情也都记得清楚，举出一些现在已经不烧的菜；比方说有一种用牛眼睛做的菜，名叫“早晨醒”。

“那时候你们烧‘上将排骨’吗？”尼古拉问。

“不烧。”

尼古拉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唉！你们这些可怜的厨子！”

小女孩们在炉台上坐着或者躺着，眼也不眨地瞧炉台下面。那儿好像有很多的孩子，跟云端里的小天使一样。她们爱听故事；她们时而高兴时而害怕，叹气，打冷战，脸色发白；老奶奶讲的故事比所有的故事都有趣味，她们就屏住呼吸听着，动也不敢动。

大家默默地躺着睡觉了。老年人给那些故事搅得心不定，兴奋起来，心想年纪轻轻的，那是多好啊：青春，不管是什么样儿，在人的记忆里留下的总是活泼、愉快、动人的印象；至于死，那是冷酷得多么可怕，而死又不很远了——还是别想它的好！小灯熄了。黑暗啦、给月光照得明晃晃的两个小窗子啦、寂静啦、摇篮的吱吱嘎嘎声音啦，不知什么缘故，只使得他们想到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无法子把它拉回来了……刚刚迷迷糊糊，刚刚沉入遗忘的境界，忽然不知什么人来了碰了碰肩膀，朝自己的脸蛋吹一口气——睡意就没有了；身体觉着发麻，种种有关死亡的想头钻进脑子里来。翻一个身再睡——死亡倒是忘掉了，可是关于贫

穷、畜秣、面粉涨价等种种古老、枯燥、沉闷的思想又在脑子里钻进钻出，过一会儿，又不由得想起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无法子把它拉回来了……

“啊，主！”厨子叹气。

不知什么人轻轻地，轻轻地，敲着小窗子。一定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尔迦起来，打个呵欠，小声念了一句祷告，开了房门，走到外面门道里拉开门栓。可是没有人走进来，只有一阵冷风从街上吹进来，门道忽然给月光照亮了。从敞开的门口可以瞧见寂静而荒凉的街道和在天空浮游的月亮。

“是谁啊？”奥尔迦招呼一声。

“我，”传来了回答，“是我。”

靠近门口，贴着墙边，站着菲奥克拉，全身一丝不挂。她冻得打哆嗦，牙齿打战；在明亮的月光里，她显得很白、很美、很怪。她身上的阴影和照在皮肤上的月光，使人看来黑白分明；她的黑眉毛和结实而年轻的乳房特别清楚地显露出来。

“河对岸那些胡闹的家伙把我的衣服剥光，照这样把我赶出来了……”她说。“我只好没穿衣服，走回家来……就这么光着身子。给我拿件衣服穿上吧。”

“你倒是进屋里来啊！”奥尔迦小声说，也开始发抖了。

“不要让老家伙们看见才好。”

事实上，老奶奶已经在动弹，咕嚕了，老头子问：“是谁啊？”奥尔迦把她自己的衬衫和裙子送出去，帮菲奥克拉穿上，然后她俩极力不出声地掩上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来。

“是你吗，野东西？”老奶奶猜出是谁了，生气地咕嚕着。“该死的，夜游鬼……怎么不死哟！”

“没关系，没关系，”奥尔迦小声说，给菲奥克拉穿好衣服。

“没关系，亲人儿。”

一切又都沉静了，这屋子里的人素来睡不稳；各人都给一种捣乱的、纠缠不已的东西闹得睡不熟：老头子背痛，老奶奶心里满是焦虑和恶意，玛丽雅担惊害怕，孩子身上疥疮发痒，肚里饥饿。现在他们的睡眠也还是不安；他们不断地翻身，在睡梦中讲话，起来喝水。

菲奥克拉忽然哇的一声哭了，粗声粗气，可是立刻又忍住，只是时不时地抽抽搭搭，她的哭声越来越轻，越来越含混，到后来就完全静下来了。河对面偶尔传来报时的钟声；可是那钟敲得挺古怪——先是五下，后是三下。

“啊，主！”厨子叹道。

瞧着窗口，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月亮仍旧在照耀呢，还是天已经亮了。玛丽雅起床，走出去。可以听见她在院子里挤牛奶，说：“站稳！”老奶奶也出去了。小屋里还黑着，可是一切物件都已经可以看清了。

尼古拉通宵没睡着，从炉台上下来。他从一个绿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上，走到窗口，摩挲衣袖，握一握燕尾，微微的笑了。然后他小心的脱下这身衣服，放回箱子里，再躺下去。

玛丽雅又走进来，开始生炉子。她明明没有睡足，现在一边走才一边醒过来。她一定做了什么梦，或者也许昨晚的故事来到了她的脑海里吧，因为她在炉子前面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说：

“是啊，自由好得多！”

7

老爷来了——村里的人这样称呼县里的巡官。他什么时候

来，为什么来，大家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家人，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会的税款已经积累到两千多卢布了。

巡官到饭铺里去了。在那儿，他“喝了两杯茶”，就步行到村长家里去。村长家门的附近已经有一群欠缴税款的人等着了。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尽管年轻，只不过三十岁出点头，却很凶，总是帮着当局说话，其实他自己挺穷，也总不能按期纳税。大概他很喜欢做村长，喜欢权力的感觉；他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借严厉来表现他的权力。在全村开会时候，人人怕他，听他的话。往往，在街上，或者在饭铺附近，他忽然抓住一个醉汉，倒绑上他的手，把他关进禁闭室里去。有一回他甚至逮捕老奶奶，把她拘留在禁闭室里，关了一天一夜，因为她替奥西普出席村会，在会上骂街。他从没在城里住过，也从没看过书，可是他不知从哪儿学来各式各样文绉绉的字眼，喜欢插在谈话里用一用，人家虽然不能常常听懂他的意思，倒也因此敬重他。

奥西普带着他的缴税底册走进村长的小屋，那巡官，一个瘦瘦的老头子，生着又长又白的络腮胡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正坐在过道墙角一个桌子那儿，写什么东西。小屋里干干净净；四壁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花花绿绿，在靠近神像的顶显眼的地方贴一张保加利亚巴丹堡公爵的照片。桌子旁边站着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

“他欠一百十九个卢布，大人，”轮到奥西普的时候，他说。
“在复活节以前他付过一卢布，打那时候以后没给过一个钱。”

巡官抬头看奥西普，问：

“这是为什么，兄弟？”

“发发慈悲吧，大人，”奥西普开口了，激动起来。“容我回

稟，去年从留托列茨基来的一位老爷对我說，‘奥西普，’他說，‘把你的干草卖給我……你卖了吧，’他說。那有什么不行？我有大約一百普特要卖呢，都是娘們儿在水草場上割来的……好，我們就成交啦……这事儿干得挺好，我自己个儿要卖的……”

他抱怨村长，一个劲儿扭回头去瞧那些农民，倒好像要請他們来作見証似的；他臉紅，冒汗；他的眼睛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懂你說这些干什么，”巡官說。“我問你……我問你为什么不能繳欠款？你們都不繳，难道这要我来負責嗎？”

“我繳不出来嘛。”

“这些話是岂有此理，大人，”村长說。“固然，契基尔杰叶夫家道貧寒，不过請您問問別人好了，此中的癥結都在伏特卡，他們是一班胡作非为之徒。糊塗之至。”

巡官写下几个字，然后鎮靜地对奥西普說話，口气平和，仿佛跟他要一杯水喝似的：

“出去。”

不久他就坐上車走了；他坐上一辆便宜的四輪馬車，咳嗽着；甚至只凭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也看得出来他已經記不得奥西普、村长、茹科沃的欠款，只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還沒走出一俄里路去，安契普·謝杰尔尼科夫已經从契基尔杰叶夫的小屋里拿着茶炊走出来；老奶奶跟在后面，用尽气力尖声叫道：

“不准你拿走！不准你拿走，該死的！”

他迈开大步，走得很快；她呢，在后面紧紧地追他，駝着背，气冲冲，喘吁吁，差点跌倒；她的头巾滑到肩膀上，她的白头发看上去好像带点綠顏色，在風里飄着。她忽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叛党似的，握着拳头使劲捶胸，用唱歌样的声音比平时响亮的嚷着，好像在痛哭似的：

“正教徒啊，信仰上帝的人啊！亲爱的朋友，他们欺侮我！好人啊，他们糟踏我！哎呀，哎呀，好人啊，替我伸冤报仇！”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契基尔杰叶夫家的小屋里缺了茶炊显得沉闷极了。茶炊丢了不要紧，可是这却有点叫人难堪，含着点侮辱意味，仿佛这家的名誉也完了似的。要是村长拿走桌子、所有的凳子、所有的盆盆罐罐，那倒好些，这地方不会显得这么空荡荡。老奶奶哇哇地叫，玛丽雅呜呜地哭，小姑娘们看见她流眼泪，也哭了。老头子自觉有罪，坐在墙角，无精打采，闷声不响。尼古拉也一声不响。老奶奶爱他，为他难过，可是现在却忘了怜悯，忽然哇啦哇啦地骂他，责备他，对准他的脸摇拳头。她尖声叫道，这全得怪他不好；是啊，他在信上夸口，说什么在“斯拉夫杨斯基商场”他一个月挣五十卢布，那为什么他汇给他们那么一点点钱？为什么他上这儿来，而且把家眷也带来？要是他死了，上哪儿去找钱来葬他？……尼古拉、奥尔迦、沙霞的样儿，看起来真叫人心酸。

老头子嗽了嗽喉咙，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擦黑了。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正在炉子旁边焊什么东西，鼓起腮帮子；屋里满是炭气。他的孩子们挺瘦，没有洗脸洗手，不见得比契基尔杰叶夫家的小孩强多少，正在地板上爬着玩；他妻子是一个难看而凶悍的女人，大着肚子，正在缠丝。他们是一个穷苦的、不幸的家庭。只有安契普看上去还算结实、漂亮。有一张凳子上摆着五个茶炊，排成一行。老头子对巴丹堡^①念了祷告，然后说：

“安契普，大慈大悲，把茶炊还给我！看在基督的面上！”

“拿三卢布来，那你就可以取走。”

^① 前面叙过，他是保加利亚公爵，他的相片贴在神像旁边；老头子原该对神像念祷告，不料忙忙乱乱地弄错了。

“我拿不出来嘛。”

安契普鼓起腮帮子，火呜呜地响，吱吱地叫，亮光映在茶炊上。老头子揉搓着帽子，想了一想，说：

“把它还给我！”

黑皮肤的村长好像变得完全漆黑，活像一个魔法师；他扭过头来对着奥西普发话，吐字很快，声音很凶：

“这得由地方长官决定。到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去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个字也没听懂，可是也算满意，回家去了。

过了十天光景，巡官又来了，待了一个钟头就坐上車走了。那些天，天冷而且有風；河老早就結冰了，可是雪仍旧沒下，人們因为道路泥濘都走得很累。在一个节日的前夜，有几个邻居到奥西普家里来坐着閑談。他們摸黑說話，因为做工是有罪的，他們就沒点灯。消息倒有几个，不过听着都很不痛快。例如为了抵欠款，有两三家的母鸡被捉去送到乡政府，不料在那儿死掉了，因为沒有人喂它們；羊也給捉去，而且捆在一块儿运走，每过一个村子就換一回車子，其中有一只死掉了。那么現在就有一个問題要解答：这都該怪誰呢？

“該怪地方自治会！”奥西普說。“不怪它，还怪誰？”

“当然，該怪地方自治会。”

虽然誰也不知道地方自治会是什么东西，可是样样事情，什么欠款啦、欺压啦、欺收啦，都怪在地方自治会身上。这种情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些富农自己开工厂、商店、客棧，做了地方自治会的委員，却始終不滿意地方自治会，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酒館里痛罵它。

他們談到上帝还不把雪送下来，談到該去砍柴了，可是結了

冰的道路上沒法走車子，也不能步行。原先，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在茹科沃，大家談的話要有趣味得多。在那年月，看起來每個老人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麼，正在盼着什麼似的。他們談加金色火漆印的聖旨，談土地的划分，談新土地，談財寶；總之，他們的話里有因。現在呢，茹科沃的人根本沒有什麼秘密了；他們的全部生活就像都攤在手心上一樣，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們沒別的可談，只能談貧窮和糧秣，談天還不下雪……

大家沉靜了一陣。然後他們又想起母雞和羊，又開始爭論該怪誰不對。

“該怪地方自治會！”奧西普垂頭喪氣地說。“不怪它，還怪誰呢？”

8

教區的教堂在六俄里以外的柯索果羅沃村上，農民們只有在不得不去的時候，例如受洗啊，結婚啊，下葬啊，才去一趟；他們做禮拜，通常是到河對面的教堂去。到了節日，遇上好天氣，姑娘們就打扮起來，成群結伙地去做彌撒；她們穿着紅的、黃的、綠的衣服，走過草場，看上去很花稍。不過遇着壞天氣，她們就都待在家里了。為了懺悔和領聖餐，她們總是到教區的教堂去。到復活節，神甫舉着十字架走遍各個小屋，向每一個在大齋期間沒有能夠領聖餐的人要十五戈比。

老頭子不信上帝，因為他差不多從沒想到過上帝；他承認神仙鬼怪，可是他覺得這只可能跟女人有關係；人家在他面前談起宗教或者奇蹟，向他提出關於這類事情的問題，他總是搔搔頭皮，勉強地說：

“誰知道！”

老奶奶信上帝，可是她的信仰有点蒙蒙朧朧；在她的脑海里一切事情都混淆不清，她剛想起罪恶、死亡、灵魂的得救、貧穷和煩惱立刻就插进来，盘据她的脑海，她馬上忘了剛才在想什么。禱告詞一点也記不得，通常在傍晚躺下去睡覺以前，她总站在神像面前，小声說：

“喀山的圣母，斯摩棱斯克的圣母，三臂的圣母……”

瑪丽雅和菲奧克拉經常在胸前画十字，每年持斋，可是完全是应景儿。孩子都沒学过禱告，也沒人向他們讲起过上帝，傳授过訓誡；只是不准他們在斋期吃葷腥罢了。別的家庭也差不多，相信的人少，理解的人也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聖經》，温柔而敬仰的喜爱它；可是他們都沒有书，也沒有人念《聖經》，讲《聖經》；奥尔迦有时候對他們念《福音书》，他們就尊敬她，對她和沙霞都恭恭敬敬的称呼“您”。

遇到当地教堂的祭礼日和特別的礼拜，奥尔迦常常到邻村去，到县城去，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个教堂。她痴痴迷迷，一上了路就完全忘了家人，一直到回来的路上才会忽然想起自己有丈夫，有女儿，高兴起来，笑迷迷、喜洋洋地說：

“上帝賜福給我了！”

村子里的种种情形，她都看不上眼，覺着痛苦。到圣伊利亚节^①，他們喝酒；到圣母升天节^②，他們喝酒；到圣十字架节^③，他們喝酒。圣母节^④是茹科沃教区的祭礼日；逢到这个节期，农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七月二十日。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③ 基督教的节日，在九月十四日。

④ 基督教的节日，在十月一日。

民們一連喝三天酒；他們喝光了村社公積金五十盧布，然後還要挨家斂錢拿來喝酒。頭一天，契基爾杰叶夫家宰了一頭公羊；早晨，中午，傍晚，連吃三頓羊肉；他們吃得很多，到晚上孩子們還要起來再找補一點。那三天裡面，基里亞克喝得酩酊大醉；他把所有的東西，連帽子和靴子也在內，統統換酒喝了，而且死命地打瑪麗雅，打得她昏過去，一定要往她頭上潑水，她才能醒過來。事後，大家都害臊，噁心。

然而，甚至在茹科沃，在這“奴才村”，每年也總有一回隆重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他們抬着賜與生命的聖母從這村走到那村，走遍全縣。到了茹科沃所盼望的這一天，正好沒風，天色陰沉。姑娘們一清早就穿上鮮艷華麗的衣服，出去迎接神像，將近傍晚才把它抬進村子來，排成嚴肅的行列，舉着十字架，唱着歌，同時河對面教堂的鐘聲響起來。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堵住街道，吵吵嚷嚷，塵土飛揚，擠成一團……老头子也好，老奶媽也好，基里亞克也好，大家都對神像伸出手去，熱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

“給我們做主吧，母親！給我們做主！”

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人間和天堂並不是兩隔開的，明白有錢有勢的人還沒有把一切都奪去，明白他們在遭受欺侮，遭受奴役，遭受沉重而難堪的貧窮，遭受可怕的伏特卡的禍害的時候，還有神在保佑他們。

“給我們做主吧，母親！”瑪麗雅哭道，“母親！”

可是禮拜做完，神像抬走了，一切就又恢復了老樣子，飯鋪里又傳出來粗魯而醺醉的聲音。

只有富裕的農民才怕死，他們越闊，就越不相信上帝和靈魂的得救，只因為害怕在人世的壽命會完結，才點蠟燭，做禮拜，以

防万一。旁的农民却不怕死。人家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說他們活得太久，到死的时候了，可是他們滿不在乎。他們一點也沒顧忌地当着尼古拉的面对菲奥克拉說，等尼古拉死了，她丈夫杰尼斯就可以在軍隊里退伍，回家来了。瑪麗雅呢，不但不怕死，反而惋惜死亡这么久还不来；她的小孩一死，她倒高兴。

他們不怕死，可是对于各种疾病，他們却过分地害怕。只要生一点点小毛病——腸胃不消化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就在炉台上躺下，盖得严严的，不断地大声哀叫：“我要死——啦！”老头子赶紧去請神甫，老奶奶就領神餐，受臨終塗油礼。他們常常談到受凉、談到蛔虫、談到瘤子，說是瘤子在胃里移动，滾到心臟那儿去了。他們頂怕的是着凉，因此就是在夏天也穿厚衣服，躺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常坐上車子到医院去，到了那儿她老是說她自己是五十八岁，而不說七十岁；她以为医生如果知道她的真岁数，就不肯給她看病，反而会說她該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到医院去，随身帶去两三个小姑娘，傍晚才回来，肚子挺餓，脾气挺坏，給自己帶回来药水，給小姑娘帶回来药膏。有一回她把尼古拉也帶去，这以后他喝了两个星期的药水，說是覺得好一点了。

老奶奶認識周圍三十俄里以內所有的医生、助理医师、巫医，其中她一个也不中意。在圣母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屋，教堂执事对她說：城里監獄附近住着一个老头儿，做过助理軍医，医道很好，劝她去請他。老奶奶听了他的劝。等到头一場雪落下地，她就坐车进城，帶回一个小老头子，长一把大鬍子，穿一件长上衣，是一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臉上布滿又細又藍的血管的网。那当儿正好有些短工在小屋里工作；一个老裁縫戴着大得可怕的眼鏡，正在拿一块破破烂烂的布裁成坎

肩，还有两个青年用羊毛在做毡靴；基里亚克因为喝酒而給革掉了差使，这时候住在家里，跟裁縫并排坐着，修理一个套包子，小屋里又挤又悶，臭烘烘的。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診察了尼古拉，說是須得給病人放血。

他放上拔血罐去，老裁縫、基里亚克、小姑娘們站在一旁瞧着，他們覺着他們仿佛瞧見疾病从尼古拉身子里出来了。尼古拉也瞧着吸血的罐子怎样在他胸膛上漸漸充滿濃濃的血，覺得好像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出去似的，就滿意地微笑了。

“这挺好，”裁縫說。“求上帝保佑这于你有好处。”

那皈依正教的人放了十二罐血，然后又放十二罐，喝了茶，坐車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抖；他的臉瘦下去，依女人的說法，縮成一个小拳头了；他的手指头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和一件羊皮袄，可是覺着越来越冷。将近傍晚，他覺着很不好过，要求把自己放在地板上，請裁縫不要抽烟；然后他在羊皮袄下面安安靜靜地躺着；将近早晨，他死了。

9

啊，这个冬天多么苦，多么长啊！

到圣誕节，他們自己的面粉已經吃完，只好买面粉吃了。基里亚克現在住在家里，每到傍晚就吵鬧，弄得人人害怕，到了早晨又因为头痛和羞愧而难过；他那样子看上去很是可怜。飢餓的母牛的叫声一天到晚从畜栏那边傳來，叫得老奶奶和瑪丽雅的心都碎了。仿佛故意搗乱似的，天气始終非常冷，雪堆得很高，冬天拖延下去。到御告节^①，来了一場真正的冬天大風雪。到复活节又下了一場雪。

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终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冬季，于是小河流水，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给春潮淹没，茹科沃和对岸的高坡中间那一大块地方被一片汪洋大水占据，野鸭子在水面上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飞起飞落。每天傍晚，火红的春霞和华美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离奇的景致，日后人们在画儿上看见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的时候简直不会相信是真的。

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哀伤的叫声，声音里好像有一种召唤的调子。奥尔迦站在斜坡的边上，长久的望着水淹的草场，瞧着阳光，眺望那明亮的、仿佛变得年轻的教堂；她流下眼泪，透不过气来，因为她恨不得快快走掉，随便到哪儿去，即使到天涯海角去也行。大家已经决定：让她重回莫斯科去当女僕，叫基里亚克也跟她一路去，谋个差使，做个看门人什么的。啊，快点走才好！

土地一干，天气一暖，他们就打点着动身了。奥尔迦和沙霞背上背着包袱，脚上穿着树皮鞋，天刚亮就走了。玛丽雅也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身体不舒服，只好再在家里待一个星期。奥尔迦最后一次瞧着教堂，在胸前画十字，念了一阵祷告；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可是没哭，只是脸皱起来，变丑了，像老太婆一样。这一冬，她变得瘦多了，丑多了，头发也有点花白，脸上失去从前那种动人的风韵和愉快的微笑，现在只有她经历到的愁苦所留下的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了；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仿佛耳朵聾了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农民。她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三月二十五日。

想起他們怎样抬走尼古拉，在附近每一个小屋里怎样为他做安魂祭，大家怎样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有过一些日子，这些人生活得仿佛比牲口还糟，跟他們在一块儿生活真可怕；他們粗野、不老实、骯髒、醺醉；他們不和睦，老是吵嘴，因為他們不互相尊重，而是互相害怕和怀疑。誰开飯鋪，灌醉人民？农民。誰把村社、学校、教堂的公款浪費了，喝光了？农民。誰偷邻居的东西，放火燒房子，为一瓶伏特卡到法庭上去做假見証？誰在地方自治会和別的會議上第一个出头跟农民們作对？农民。不錯，跟他們一块儿生活是可怕的；不过話說回来，他們也是人，他們跟普通人一样的受苦，流泪，而且在他們的生活里沒有一件事找不出不得不然的理由。劳动是繁重的，使人一到夜晚就周身痠痛，再者冬季严寒，收获稀少，住处狹窄；任何帮助也得不到，也沒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寻求帮助。比他們有錢有勢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人的，因為他們自己就粗野、不老实、醺醉，罵起人来照样难听。任何起碼的小官儿或者地主的管事都把农民当做叫花子，即使对村长和教会負責人講話也只称呼“你”，自以为有权利这样做。此外，那些爱財的、貪心的、放蕩的、懶惰的人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那他們哪儿还談得上帮忙或者做出好榜样呢？奥尔迦想起冬天基里亚克被押去挨打的时候那两位老人的悲悲慘慘、忍气吞声的表情……現在，她可怜所有那些人，為他們难过；她一边走，一边老是回过头去瞧那些小屋。

送出三俄里以后，瑪丽雅告别，然后她跪下来，把臉湊到地面，痛哭起来：

“又丢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啦，我这可怜的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照这样哀叫了很久；奥尔迦和沙霞很久很久还看见她跪在地上，用手抱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向两边叩头，白嘴鸦在她头顶上飞来飞去。

太阳升高了，天热起来。茹科沃远远的落在后面了。走路是愉快的；奥尔迦和沙霞不久就忘了村子，也忘了玛丽雅；她们兴致很高，样样东西都引得她们快活。看啊，那边是古老的坟丘；那边是一长排电线杆子，一根挨着一根，伸展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到了地平线就不见了，电线神秘地嗡嗡响；那边远处是农家，完全给一片苍翠遮住，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气；不知甚么缘故好像那儿住着一些幸福的人似的；那边有一匹皮包骨的瘦马，在田野上成为孤零零的一个白点。百灵鸟不停地歌唱；鹌鹑互相呼应；秧鸡清脆地叫着，仿佛谁猛的丢出一个旧铁环去似的。

中午，奥尔迦和沙霞走进一个大村子。那儿，在宽阔的街道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子，就是茹科夫将军家的厨子。他挺热，他那冒汗的、红红的秃顶在阳光里发亮。起初，他和奥尔迦彼此都没认出来，后来他们正好同时看见对方，认出来了，却各走各的路，一句话也没说。有一个草屋比别家显得新一点，阔气一点，奥尔迦就在它那敞开的窗前站住，鞠一躬，提高喉咙，用尖细的、唱歌样的声调说：

“东方正教的教徒啊，看在基督的份上，多多调济调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得到永久的安息……”

“东方正教的教徒啊，”沙霞唱起来，“看在基督的份上，调济调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

套 中 人

有两个誤了时辰的猎人在米罗諾西茨果耶村的村郊，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一个是兽医伊凡·伊凡內奇，一个是中学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內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契木沙—希瑪拉依斯基，这姓跟他一点也不相称；在全省中，大家只简单地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凡·伊凡內奇。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馬場上，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鮮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总是在伯爵的家里消夏，对这一带地方早已熟极了。

他們沒睡覺。伊凡·伊凡內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留着挺长的唇髭，这时候坐在門口，臉朝外，吸烟斗。月亮照在他身上。布尔金躺在房里的干草上，在黑暗里誰也看不見他。

他們正在閑聊天。除了別的話以外，他們还談到村长的老婆瑪芙拉，一个健康而且并不愚蠢的女人，說是她一輩子也沒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沒有見過城市或者鐵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子坐着，只有到了晚上才上街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說，“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蝸牛那样极力縮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这世界上有不少呢。也許这是隔代遺傳的現象，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

动物而孤另另地住在自己洞穴里的时代的現象吧；要不然，也許这只不过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态——誰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这类問題不关我的事；我只不过要說明像瑪芙拉那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現象罢了。是啊，不必往远里說，就拿一个姓別里科夫的人來說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腊語教师，大約两个月前才在我們城里去世。当然，您一定听說过他。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頂晴朗的天气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总是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鉛笔，就連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臉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豎起的衣領里面。他戴黑眼鏡，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眼；他一坐上馬車，总要叫馬車夫支起車篷来。总之，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出来一种經常的、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鬧得他六神不安。也許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辯护吧，他老是歌頌过去，歌頌那些从沒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对他來說，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了现实生活。

“‘啊，希腊語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說，現出甜蜜蜜的表情；他仿佛要証明这句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手指头，念道：‘Anthropos！’^①”

“別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

① 希腊語：人。

或者看到一篇文章否定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了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生顽皮闹事，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见一个女教师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他总是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青年人都不安分，教室里吵吵闹闹——唉，只求这种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倒很好。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来我们的宿舍访问。他去拜望一位教师，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仿佛在调查什么事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就走了。他管这个叫做‘跟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这类拜访，这样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们，只不过因为他自以为这是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罢了。我们教师们都怕

他。就連校長也怕他。信不信由您，我們這些教師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過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的教育，可是這個老穿着雨鞋、拿着雨傘的小人物，卻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轄制中學算得了什麼？全城都受他轄制呢！我們這兒的太太們到星期六不辦家庭戲劇晚會，因為怕被他聽見；有他在，教士們到了齋期就不敢吃葷，不敢打牌。在別里科夫這類人的影響下，過去十年到十五年間，我們全城的人變得什麼都怕。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調濟窮人，不敢教人念書寫字……”

伊凡·伊凡內奇想說點什麼，嗽了嗽喉嚨，可是他先點燃煙斗，瞧了瞧月亮，然後才一板一眼地講起來：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讀過屠格涅夫，又讀過謝德林，還讀過勃克爾^①等等，可是他們仍舊會低聲下氣，容忍這種事……的確有這樣的事情。”

“別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說，“同住在一層樓上，他的房門對着我的房門。我們常常見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樣生活。也還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百葉窗啦、門扣啦，各式各樣的禁條和忌諱，還有：‘啊，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來啊！’大齋的飲食有害處，可是吃葷又不行，因為人家也許會說別里科夫不持齋；他就吃用牛油炸的鱸魚——這東西固然不是大齋的吃食，可也不能說是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僕，因為怕人家說他壞話，於是雇了個六十歲的老頭子做廚子，名叫阿法納西，這人傻頭傻腦，愛喝酒，從前做過勤務兵，好歹也會燒一點菜。這個阿法納西經常站在門口，兩條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長

① 勃克爾(1821—1862年)，英國歷史學家。

叹一声，嘟囔那么一句话：

“‘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

“别里科夫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法纳西来杀他，深怕小贼溜进来；然后他就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的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我们的课堂里吵得很凶，’他说，仿佛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他的愁闷似的，‘吵得不像话。’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说：

“您开玩笑！”

“真的，尽管说起来古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依尔·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不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妹妹瓦连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来他说话是用低音，果然他的声调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彭，彭，彭！’……她呢，已经不算年轻，年纪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不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歌，老是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

声：‘哈哈！’我記得我們初次真正認識柯瓦連科兄妹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装模作样的、沉悶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間，我們忽然看見一个新的艾芙柔黛特^①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跳跳蹦蹦……她带着感情唱《風在吹》，然后又唱一支乌克兰的歌，随后又一支；她把我們，連別里科夫也在內，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甜蜜蜜的笑容，說：

“‘小俄罗斯語言的柔和跟清脆叫人联想到古希腊語言。’

“这句话她听着受用，她就开始热情而委婉地对他讲起他們在夏嘉契斯基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媽就住在庄园上，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②！乌克兰人管南瓜叫做卡巴克，管酒館叫做希諾克，他們用番椒和茄子熬我們的那种濃湯：‘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簡直好吃得要命！’

“我們听啊听的，忽然大家都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是把他們配成夫妇，那倒不錯，’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說。

“不知什么緣故，我們大家想起来：原来我們的朋友別里科夫還沒結婚；現在我們才覺着奇怪：不知怎么，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們以前竟一直沒有理会，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終身大事的要紧問題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們一点也沒有关心这件事；也許我們甚至不允許自己想到：一个不問什么天气总是穿着雨鞋、睡覺总要挂上帳子的人，也会热爱甚么人吧。

“‘他已經四十多岁了；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說明

① 希腊的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羅馬的維納絲，她在海里誕生，从浪花里钻出来。

② 俄語：酒館(Кабак)。

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給他的。’

“在我們內地，由于閑得无聊的緣故，什么事沒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說，这个別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像他是一个可以結婚的人，那我們何必忽然要給他做媒呢？校长太太啦、訓育主任的太太啦、我們中学里的所有太太們，都活潑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戏院里訂下一个包厢；嘿，瞧啊！瓦連卡坐在她的包厢里面，搵着扇子，滿臉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別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剛用一把鉗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我开晚会，太太們就要我一定邀請別里科夫和瓦連卡。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連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哥哥那儿生活得不大快活；他們只会成天价吵啊罵的。比方說，有过这样一个場面：柯瓦連科順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綉花衬衫，一綹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搭拉在他的額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妹妹，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依里克^①，这本书絕沒看过！’她大声爭辯說，‘我告訴你，我敢賭咒：你压根儿沒看过！’

“‘我跟你說我看过嘛！’柯瓦連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頓得直响。

“‘唉，我的天，米哈依里克！你为什么发脾气？要知道，我們談的是原則問題啊。’

“‘我跟你說我看过嘛！’柯瓦連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① 她哥哥米哈依尔的爱称。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們也会爭吵。她一定过够了这种生活，盼望着有自己的家了。况且，也該想到她的年紀，現在已經沒有工夫来挑啊拣的了，跟什么人結婚都行，即使是希腊文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說一句：我們的小姐們大多数都不管跟誰結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吧，总之，瓦連卡對我們的別里科夫开始表現明显的好感了。

“別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柯瓦連科了，就跟他常来拜望我們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声不响。他沉靜地坐着，瓦連卡对他唱《風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呆呆地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揚声大笑：

“‘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慫恿总会起很大作用。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們——开始向別里科夫游說：他应当結婚了，他的生活沒有別的缺憾，只差結婚了；我們大家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經的臉色說了各种俗套，例如，‘婚姻是終身大事’。况且，瓦連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誠懇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該結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您就應該拿掉他的雨鞋和雨傘了，”伊凡·伊凡內奇說。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連卡的照片放在自己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談瓦連卡，談家庭生活，談婚姻是終身大事，常到柯瓦連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沒改变生活方式。剛好相反，結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疾病一样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縮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沙維希娜我是喜欢的，’他對我說，露出淡淡

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应当結婚，可是……您知道，這件事發生得這麼奇突……總得細細想一想才成。’

“‘有什麼可想的？’我對他說，‘一結婚，就萬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終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將來的義務和責任……免得日後鬧出什麼亂子。這件事弄得我煩死了，現在我通宵睡不着覺。老實說，我害怕；她和她哥哥有一種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們對事情的看法有點古怪；她的性子又很野。結婚倒不要緊，說不定就要惹出麻煩來了。’

“他沒求婚，一個勁兒地拖延，弄得校長太太和我們所有的太太都煩惱極了；他時時刻刻在估量將來的義務和責任，同時他又差不多天天跟瓦連卡出去散步，也許他認為這是在他這種情形下照理該做的事吧。他常來看我，為的是談家庭生活。要不是因為忽然鬧出一場 Kolossalische Scandal^①，他臨了多半會求婚，因而促成一樁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的；在我們這兒，由於閑得無聊，沒事情做，照那樣結了婚的，正有千千萬萬的先例呢。

“應該說明一下：瓦連卡的哥哥柯瓦連科從認識別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對我們說，聳一聳肩膀，‘我不懂你們怎麼能夠跟那個愛進謠言的家伙，那副叫人噁心的嘴臉處得下去。唉！諸位先生，你們怎麼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們這兒的空氣悶死人，不干不淨！難道你們能算是導師，教員嗎？你們是小官僚；你們這地方算不得學府，只能算是教人安分守己的衙門，而且有巡警局里那股腐臭的氣味。不行，諸位老兄，我在你們這

① 德語：大笑話。

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农庄上去，捉捉龙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太在这儿住下去，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流出眼泪来，那笑声时而宏亮，时而尖细。他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么上这儿来坐着？他要干什么？他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妹妹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对他绝口不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他妹妹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却皱起眉头，嘟囔道：

“‘这不干我的事；只要她乐意，就是跟大蟒结婚也由她。我才不干涉别人的事呢。’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了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瓦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 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神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每人都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旅行。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您猜怎么着，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在他身后，瓦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

脹紅了臉，筋疲力盡，可是快活，興高采烈。

“‘我們先走一步啦！’她嚷道，‘多可愛的天氣！多可愛，可愛得要命！’

“他倆走遠，不見了。別里科夫臉色從發青變成發白，好像呆住了。他站住，瞧着我……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問。‘或者，也許我的眼睛騙了我嗎？難道中學教師和小姐騎自行車還成體統嗎？’

“‘這有什麼不成體統的？’我問。‘讓他們儘管騎自行車，快快活活玩一陣好了。’

“‘可是這怎麼行？’他叫起來，看見我平心靜氣，覺得奇怪，‘您在說什麼呀？’

“他心里亂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不定的搓手，打哆嗦；從他的臉色看得出來他病了，還沒到放學的時候，他就走了，這還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沒吃午飯。雖然門外已經完全是夏天天氣，可是將近傍晚，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連科家里去了。瓦連卡不在家；他只碰到她哥哥在家。

“‘請坐，’柯瓦連科冷冷地說，皺起眉頭。他的臉上帶着睡意；飯後他打了個盹兒，剛剛醒來，心緒很壞。

“別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鐘光景，然後開口了；

“‘我上您這兒來，是為要了却我的一樁心事。我煩惱得很，煩惱得很。有個不懷好意的傢伙畫了一張荒唐的漫畫，畫的是我和另一個跟您和我都有密切關係的人。我認為我有責任向您保證我跟這事沒一點關係……我沒有做出什麼事來該得到這樣的譏諷——剛好相反，我的舉動素來在各方面都稱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連科坐在那儿生悶气，一句話也不說。別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嚨，用悲涼的聲調接着說：

“‘另外我還有件事情要跟您談一談。我已經教書多年了，您最近才開始；既然我是一個比您年紀大的同事，我就認為我有責任給您進一個忠告。您騎自行車，這種消遣對青年的教育工作者來說是絕對不合宜的。’

“‘怎麼見得？’柯瓦連科用低音問。

“‘難道這還用解釋嗎，米哈依爾·沙維奇，難道這不是理所當然嗎？如果教師騎自行車，那還能希望學生做出什麼好事來？他們所能做的就只有倒過來，用腦袋走路了！既然政府還沒有發出通告，允許做這種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壞了！我一看見您的妹妹，眼前就變得一片漆黑。一個女人或者一個姑娘，却騎自行車——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麼樣？’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米哈依爾·沙維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遠大，您的舉動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卻這麼馬馬虎虎，唉，多麼馬馬虎虎！您穿著綉花襯衫出門，經常拿著書在大街上走來走去；現在呢，又騎什麼自行車。校長會聽說您和您妹妹騎自行車的，然後，這事又會傳到督學的耳朵里……這還會有好下場嗎？’

“‘講到我妹妹和我騎自行車，這不干別人的事！’柯瓦連科說，脹紅了臉，‘誰要來管我的家事和私事，我就叫誰滾他的蛋！’

“別里科夫臉色蒼白，站起來。

“‘要是您用這種口吻跟我講話，那我就不能再講下去了，’他說，‘我請求您在我面前談到上司的時候不要這樣說話。您對當局應當尊敬才對。’

“‘难道我說了当局什么不好的話嗎?’柯瓦連科問，生气地瞧着他，‘請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願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講話。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小人。’

“別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臉上帶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話。

“‘随您怎么說，都由您，’他一面走出門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說，‘只是我得跟您預先声明一下：說不定有人偷听了我們的話；为了避免我們的談話被人家誤解，避免鬧出什么乱子起見，我得把我們的談話內容报告校长先生……把大意說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去，报告去吧！’

“柯瓦連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領，使勁一推，別里科夫就連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滾下楼去了。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滾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鏡碎了沒有。可是，他滾下楼的时候，偏巧瓦連卡回来了，还帶着两位太太；她們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別里科夫却比任什么事情都可怕。看样子，他情願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願意成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听說这件事；还会傳到校长耳朵里，傳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別鬧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会画一張漫画，到头来会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瓦連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臉相、他那揉皺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揚声大笑，响得整个房子都可以听见：

“‘哈哈！’

“这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就此結束了一切：結束了婚事，結束了別里科夫的人間生活。他没听见瓦連卡說什么話；他

什么也沒看見。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瓦連卡的照片；然后他躺下，从此再也沒有起床。

“大約三天以后，阿法納西來找我，問我要不要去請醫生，因為他的主人不大對頭。我走到他屋里去看別里科夫。他躺在帳子里，蓋着被子，一聲不響；不管問他什麼話，他總是回答一聲‘是’或者‘不’，別的話卻沒有。他躺在那兒；阿法納西呢，滿臉愁容，皺着眉頭，在他旁邊走來走去，深深地嘆氣，可是像酒館一樣冒出伏特卡的气味。

“過了一個多月，別里科夫死了。我們都去送葬——那就是說，兩個中學校和神學校的人都去了。這時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溫和、愉快、甚至高興，仿佛暗自庆幸終於裝進一個套子里，從此再也不必出來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實現了！老天爺也仿佛在他表示敬意，他出殯的時候天色陰沉，下着雨；我們大家都穿着雨鞋，打着雨傘。瓦連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哭了一陣。我發現烏克蘭的女人总是不笑就哭，對她們來說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沒有的。

“老實說，埋葬別里科夫那樣的人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我們從墓園回來的時候，露出憂郁謙虛的臉相；誰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樣的感情，我們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時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們到花園里去跑一兩個鐘頭，享受完全的自由的時候，都經歷過。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點點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線希望，人的靈魂就會長出翅膀來。難道這不是實在的嗎？

“我們高高兴兴地从墓園回來。可是一個星期還沒過完，生活又跟先前一樣流着，跟先前一樣的嚴峻、無聊、雜亂了——這樣的生活固然沒有奉到明令禁止，不過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許可啊。

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许多多，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内奇说，点上了他的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布尔金又说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堆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鬍子，差不多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会儿已经是午夜了。向右边瞧，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远远地伸出去，大约有五俄里长。一切都沉在深沉而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在月夜看着宽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草堆、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实实，躲开了劳苦、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凄凉、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温柔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恶事，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见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月光的旷野上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恶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搬弄是非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嗯，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也该睡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們走進堆房，在干草上睡下來。他倆蓋好被子，剛要昏昏睡去，忽然聽見輕輕的腳步聲——吧嗒，吧嗒……有人在離堆房不遠的地方走着，走了一會兒站住了，過一分鐘又是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來。

“這是瑪芙拉在走，”布尔金說。

腳步聲漸漸聽不見了。

“你看着人們做假，听着人們說假話，”伊凡·伊凡內奇翻了個身說，“人們却因為你容忍他們的虛偽而罵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開說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邊，你自己也做假，還微微地笑，你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混一口飯吃，得到一個溫暖的角落，做個一錢不值的小官兒罷了。不成，不能再照這樣生活下去啦！”

“算了吧，您扯到別的題目上去了，伊凡·伊凡尼奇，”教師說，“睡吧！”

過了大約十分鐘，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凡·伊凡內奇不住地翻身，嘆氣；後來他起來，又走出去，坐在門邊，面朝外，點上煙斗。

1898 年

醋 栗

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就布满了雨云；那天没风，不热，可是使人烦闷，遇到灰色的阴天日子，乌云挂在乡野的上空，久久不动，看样子会下雨，却又不雨，那就会碰到这样的天气。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经走累了，依他们看来田野好像没有尽头似的。向前望去，远远的隐约可以看见米罗诺西茨果耶村的风车，右边是一排高岗，伸展出去，越过村子，到远方才消失。他俩都知道这排高岗是河岸，那儿有草场、绿油油的柳树、庄园，要是站在一个高岗的顶上望出去，就可以看见同样辽阔的田野，看见电线，看见远处一列像是毛毛虫在爬的火车，遇到晴朗天气在那儿甚至看得见城市。如今，遇到这没风的天气，大自然显得那么温和，正在沉思；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对这片旷野生出满腔热爱，两人都心想：这个国家多么广大、多么美丽啊。

“上回我们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布尔金说，“您打算跟我讲一个故事来着。”

“对了，那时候我本来想跟您讲一讲我弟弟的事。”

伊凡·伊凡内奇深深叹一口气，点上烟斗，预备开口讲他的故事，可是正巧这当儿下雨了。过了大约五分钟，雨下大了。雨

絲布滿天空，誰也說不清什麼時候雨才會停。伊凡·伊凡內奇和布尔金站住，拿不定主意；狗已經淋濕，站在那兒用後腿夾着尾巴，帶着溫柔的神情瞧他們。

“我們得找個地方避雨才好，”布尔金說，“那就到阿列興家去吧。離這兒挺近。”

“走吧。”

他們往斜下里拐過去，穿過已經收割的田，時而照直走，時而往右走，後來走到大道上了。不久出現了白楊和花園，後來出現了谷倉的紅房頂。河水發光；於是眼界豁然開朗，前面是一大片水，有一個磨坊和一個白色的浴室。這就是阿列興所住的索菲諾村。

磨坊在工作，聲音蓋過了雨聲；橫壩在搖抖。有些淋濕的馬垂著頭，站在大車旁邊；人們披著麻袋走來走去。這兒潮濕、泥濘、不舒服；河水仿佛冰涼，不懷好意似的。伊凡·伊凡內奇和布尔金已經覺得周身潮濕、不乾淨、不舒服，腳沾著爛泥而變得挺重；他們走過橫壩，往地主的谷倉走去，都不說話，仿佛在互相關氣似的。

有一個谷倉里篩谷機轰轰地响；門開著，滾滾的灰塵冒出來。阿列興本人就站在門口，這是一個四十歲光景的男子，又高又胖，頭髮挺長，與其說像地主，倒不如說像教授或者畫家。他穿一件白的、可是好久沒洗過的襯衫，攔腰系一根繩子，算是腰帶，下身沒穿長褲，只穿一條襯褲，靴子上也沾著爛泥和麥秸。他的眼睛和鼻子撲滿灰粉，變得挺黑。他認出了伊凡·伊凡內奇和布尔金，顯然很高興。

“請到正房裡去吧，兩位先生，”他說，微微笑著，“我馬上就來，用不了一分鐘。”

那所房子高大，有两层楼。阿列兴住在楼下的两个房间里，那儿有拱顶和小窗子，原先是由总管住的；屋里设备简单，有黑面包、便宜的伏特卡、马具的气味。楼上的正房他难得去，只有客人来了他才去一趟。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走进那所房子，有一个使女来迎接，那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美，他俩一下子都站住，互相瞧了一眼。

“你们再也想不出来我看见你们有多么高兴，两位先生，”阿列兴说，跟着他们一块儿走进前堂。“真是想不到！彼拉盖雅，”他对那使女说，“给客人找几件衣服来换一换。顺便，我也要换一换。只是我先得去洗个澡，因为我大概打春天起就没洗过澡了。两位先生，你们愿意到浴室里去吗？他们也好趁这功夫在这儿打点一下。”

美丽的彼拉盖雅长得那么秀气，看上去又那么温柔，她给他们送来毛巾和肥皂；阿列兴就陪着客人到浴室里去了。

“是啊，我很久没洗过澡了，”他一面脱衣服一面说，“你们看，我的浴室挺好，这还是我父亲盖起来的，可是不知怎么，我总是没工夫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用肥皂洗他的长头发和脖子，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棕色了。

“对了，我看也是的……”伊凡·伊凡内奇意味深长地瞧着他的头，说。

“我很久没洗过澡了……”阿列兴难为情地重说一遍，又用肥皂洗起来，他身旁的水就变成深蓝色，跟墨水一样了。

伊凡·伊凡内奇走到外面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冒着雨游泳，掬开胳膊划水。他把水搅起波浪，弄得白色的百合在水浪上摇摇摆摆；他一直游到河当中，钻进水里，过一分钟在另一个地

方钻出来，接着再往远里游去，老是钻进水里想摸到水底。“啊，我的天！……”他反复说着，游得痛快极了。“啊，我的天！……”他游到磨坊那儿，跟农民们谈一阵，再游回来，平躺在水塘中央，仰起脸来承受雨水。布尔金和阿列兴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可是他仍旧在游泳，钻水。

“啊，我的天！……”他说，“啊，求主怜恤我！……”

“您游得够啦！”布尔金对他嚷道。

他们回到房子里去。一直等到楼上的大客厅里点上灯，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穿好绸睡衣和软拖鞋，在圈椅上坐下，阿列兴本人也洗好脸，梳好头，穿好新衣服，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显然很痛快地享受着干净、温暖、干衣服、轻便的鞋，一直等到俊俏的彼拉盖雅没有一点声音地在地毯上走着，温柔地微笑，用盘子端来加了果酱的茶——一直到了这时候，伊凡·伊凡内奇才开口讲他的故事，而且仿佛不光是布尔金和阿列兴在听，就连藏在金边镜框里、严厉而沉静地瞧着他们的那些老老少少的太太以及军官也在听似的。

“我们一共弟兄两个，”他开口了，“我伊凡·伊凡内奇和我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他比我大约小两岁。我学技术的行业，做了兽医；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在税务署里当差。家父契木沙—喜玛拉依斯基本来是少年兵^①，可是后来他升上去，作了军官，给我们留下一份小小的田产和世袭的贵族身份。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债，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童年是在乡下自由自在地度过去的。我们简直跟农民的子女一样，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在树林里，看马，剥树皮，钓鱼，等等……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輩

①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兵士的儿子从出生的那天起就编入军籍，到相当年龄就入军事学校受训。

子釣过一次鱸魚，或者在秋天見過一次鷓鴣南飛，瞧着它們在明朗而涼快的日子裡怎樣成群飛過村莊，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個城里人，他會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我弟弟在稅務署裡老是惦記鄉下。一年年過去了，他却一直坐在他那老位子上，老是抄寫那些文件，老是想着一件事——怎樣才能回到鄉下去。他這種懷念漸漸凝成明確的渴望，化成夢想：只求找個靠河或者近湖的地方給自己買下一個小小的莊園才好。

“他是一個溫和善良的人，我喜歡他；可是這種把自己關在私人的小莊園裡活一輩子的願望，我却素來不同情。人們通常說：一個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①。可是要知道，三俄尺是死尸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人需要的。現在還有人說：要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喜歡土地，盼望有個莊園，那是好事。可是要知道，這種莊園跟三俄尺土地正好是半斤八兩。退出城外，退出鬥爭，退出的生活的喧囂，隱居起來，藏在自己的莊園裡——這算不得生活，這是自私自利，偷懶，這是一種修道主義，可又是不見成績的修道主義。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個莊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夠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我弟弟尼古拉坐在他那辦公室裡，夢想將來怎樣喝他自己的白菜湯，那種湯怎樣弄得滿院子清香，他怎樣在綠草地上吃飯，怎樣在太陽底下睡覺，怎樣一連好幾個鐘頭坐在大門外的凳子上眺望田野和樹林。農藝書和日曆上所有那些農藝意見，成了他喜歡的東西，成了他心愛的精神食糧；他也喜歡看報，可是他光看報紙上的一種廣告，某地有若干畝田地、連同一個草場、

① 墓穴的長度。

一个庄园、一条小溪、一个花园、一座磨坊、一个活水的池塘等一并出售。他脑子里就暗暗描出花园的幽径、花朵、水果、白头翁、池塘里的鲫鱼，总之，你们知道，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想像的图画因他看到的广告不同而有所不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其中每一个画面都一定有醋栗树。他不能想像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安乐窝里会没有醋栗树。

“‘乡村生活自有它舒服的地方，’他常说，‘在阳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己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

“他常画他的产业的草图，每一回他的草图上都离不了这几样东西——(甲)主人的正房，(乙)僕人的下房，(丙)菜园，(丁)醋栗树。他生活节俭，省吃省喝，上帝才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活像叫花子，可是不断地攒钱，存在银行里。他变得贪财极了。我一瞧见他就痛心，常给他点钱，遇到过节也总要送他点什么，可是他连这也收藏起来。一个人要是抱定了宗旨，那你就拿他没办法了。

“许多年过去了，他调到别的省里去了。他年纪也已经过四十岁，却仍旧看报上的广告，存钱。后来我听说他结婚了。他仍旧存心要买一个有醋栗树的庄园，就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其实对她一点感情也谈不上，只因为她有钱罢了。跟她结婚以后，他生活仍旧吝啬，老是弄得她吃不饱；同时，他把她的钱存在银行里，却写上他自己的名字。早先她嫁给一个邮政局长，跟他一块儿过活的时候，吃惯馅饼，喝惯果子酒，可是跟第二个丈夫一块儿过日子，却连黑面包也吃不够；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开始憔悴，而且不出三年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①。当然，我弟弟从没有

^① 意思是“死了”。

动过一分钟脑筋想到她的死要由他負責。錢跟伏特卡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从前我們城里有个垂危的商人。他临死时叫人給他端来一碟蜜，把他所有的錢鈔和彩票就着蜜一古脑儿吃到肚子里，让誰也得不着。有一回我正在一个火車站檢查牲口，正巧有个馬販子摔到火車头底下，压断了一条腿。我們把他抬到候車室里，血汨汨地流，样子真是可怕，可是他老是求大家找回他的腿，老是着急；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卢布，他深怕那点錢丢了。”

“您岔到別的事情上了，”布尔金說。

“我的弟媳死后，”伊凡·伊凡內奇沉吟了半分钟，接着說，“我弟弟就开始給他自己物色一份田产。当然，尽管物色了五年，到头来仍旧会出錯，买下来的东西会跟自己所想望的迥然不同。我弟弟尼古拉托中人买成一个抵押过的庄园；有一百十二俄亩土地，有主人的正房，有僕人的下房，有花园，可是单单沒有果树园，沒有醋栗树，沒有池塘和小鴨子；河倒是有，可是河水的顏色跟咖啡一样，因为田产的一边是一个造磚厂，另一边是一个燒兽骨的工場^①。可是我那个尼古拉·伊凡內奇倒也并不十分难过；他訂購二十株醋栗树，栽好，照乡紳的排場过起来了。

“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座庄园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弟弟在来信上管它叫做‘楚木巴罗克洛夫蕪园，又称希瑪拉依斯科耶’。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希瑪拉依斯科耶’的。天挺热。到处都是沟渠、圍墙、籬笆、栽成一行行的杉树，誰也不知道怎样走才能走到院子里去，誰也不知道應該把馬拴在哪儿。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見一条紅毛肥狗，活像一条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懶得叫。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一个光脚的胖女人，

^① 燒兽骨是为了制胶。

看样子也像一条猪。她說主人吃过飯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去看我弟弟。他在床上坐着，膝上盖一条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他的臉頰、鼻子、嘴唇，全都突出来，看样子好像他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似的。

“我們互相摟抱，流泪，一半因为高兴，一半也因为凄凉地想到我們原先都年輕，現在两人却白发蒼蒼，快要入土了。他穿好衣服，領我出去看他的田庄。

“‘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好嗎？’我問。

“‘哦，还不坏，謝謝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畏畏縮縮的、可怜的小職員，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經在这儿住熟，习惯，而且覺得很有味道了。他吃得很多，常到浴室去洗澡，长得胖起来，已經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地不高兴。他还带着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到他自己的灵魂的得救，就做起好事来，然而并不是簡簡單單地做，却是摆足了架子做的。然而那是怎样的好事啊！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給农民治各种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作一回謝恩式礼拜，然后摆出半桶伏特卡来請农民喝，自以为事情就該这么办。啊，那可怕的半桶伏特卡！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們到地方长官那儿去控告他們放过牲口来踐踏他的庄稼，明天他为了紀念节庆，却請那些农民喝半桶伏特卡；他們喝酒，嚷着：‘烏拉！’喝醉了的就跪在他的脚旁边。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飽，喝得足，閑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頂頂驕橫的自負。尼古拉·伊凡內奇当初在稅务署里自己根本不敢有見解，現在說起話来却沒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首相的口气发表这种真理：‘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对老百姓來說，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罰照

理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这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应付他们，’他说，‘老百姓都喜欢我。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那我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干什么。’

“注意，这些话都是带着贤明而慈悲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分看来’反反复复说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原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契木沙—希玛拉依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现在也觉着响亮、高贵、十分中意了。

“可是问题不在他，而在于我自己了。我要跟你们讲——讲我在他那庄园上盘桓了短短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树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凡内奇笑着，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颗醋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时候那种得意的神情，说：

“‘多好吃啊！’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说道：

“‘啊，真好吃！你尝一尝吧！’

“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可是普希金说得好：‘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① 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已经到手，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很满意。

① 引自普希金的诗《英雄》，但引文不全，原文是“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卑微的真理。”

不知什麼緣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帶一點哀傷的感覺；這一回親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種跟絕望相近的沉重感覺了。到晚上，我心頭特別沉重。他們在我弟弟的臥室的隔壁房間里。為我搭好一張床；我聽見他睡不着覺，老是爬下床來，走到那盤醋栗跟前，拿一顆吃一吃。我心想：實際上天下有多少滿足而幸福的人啊！這是一種多么強大的力量！你們看一看這種生活吧：強者驕橫而懶惰，弱者無知而且跟牲畜那樣生活着，處處都是叫人沒法相信的貧窮、擁擠、墮落、醉酒、假正經、虛偽……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却一味的心平氣和，安安靜靜；一個城市的五萬居民當中竟沒有一個人叫喊一聲，也沒有一個人大聲發泄一下他的憤慨。我們看見人們到市場上去買食物，白天吃飯，晚上睡覺，說廢話，結婚，衰老，好心好意送死人入墓；可是那些受苦受難的人，那些隱在暗處什麼地方正在進行着的人生慘事，我們卻沒看見，也沒聽見。處處都安靜而太平，提抗議的只有那些沒聲音的統計表：若干人發了瘋，若干桶的伏特卡喝光了，若干兒童死于營養不良……這種局面顯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會感到逍遙自在，顯然只是因為那些不幸的人在不言不語地受苦，缺了這種沉默想要幸福就辦不到。這是一種普遍的麻木病。每一個幸福而滿足的人的房門背後都應當站上一個人，拿一個小錘子不住地敲門，提醒他：天下還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樣幸福，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來，災難早晚会降臨——疾病啦、貧窮啦、損失啦；到那時候誰也不會看見他，誰也不會聽見他，就跟現在他看不見別人，聽不見別人一樣。可是拿小錘子的人卻沒有，幸福的人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煩惱微微地激動他，就跟微風吹動白楊一樣——真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滿足，”伊凡·伊凡內奇接着說，站了起來，“我在吃飯和打獵的時候也開導過別人，說應該怎樣生活，怎樣信仰宗教，怎樣駕御老百姓。我也常說學問是光明，教育是要緊的，可是對普通人來說，目前只要認得字，能寫字，也就夠了。我常說：自由是好東西；我們生活中不能沒有它，就跟不能沒有空氣一樣，不過我們得等待。對了，我常說那樣的話，現在我却要問：‘為什麼緣故要等？’”伊凡·伊凡內奇問，生氣地瞧着布尔金，“我問你們：為什麼要等？根據什麼理由要等？人們就會告訴我說：什麼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辦到的；各種思想都要漸漸地到一定的時期才能在生活里實現。可是這話是誰說的？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這話對？你們會引証說：人間萬物自有規律，各種現象自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一個有思想的活人，站在地上一道裂縫的面前，本來可以跳過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橋走過去，却偏要等這條裂縫自動封口，或者等它讓泥土填滿，難道這樣的事還說得上什麼規律，什麼道理嗎？再說，為什麼緣故要等呢？等到沒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嗎？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一清早，我從弟弟家里出來，走了；從此我在城里就待不下去了。城里的那種和平安靜悶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為這時候再也沒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團團圍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難受的了。我已經老了，不适宜作鬥爭了；我甚至不會憎恨了。我只能滿心地悲傷，生氣，煩惱；一到晚上，我的腦子里就有種種的思想奔騰着，弄得腦袋發熱，睡不着覺……唉，要是我年輕點就好了！”

伊凡·伊凡內奇激動得走來走去，反復地說：

“要是我年輕點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列兴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巴威尔·康斯坦契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些话，伊凡·伊凡内奇是带着可怜样的、恳求的笑脸说出来的，仿佛他私人求他一桩什么事似的。

然后这三个人在客厅里挑了三张圈椅各据一方的坐下来，沉默了。伊凡·伊凡内奇的故事既没满足布尔金，也没满足阿列兴。金边镜框里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光中显得像是活人，低下眼睛来瞧他们，他们听着那可怜的、吃醋栗的职员的故事觉得乏味得很。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想谈一谈正人君子，谈一谈女人。在这客厅里样样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啦、圈椅啦、脚底下的地毯啦，都在述说如今在镜框里低下眼睛瞧他们的那些人，从前就在这房间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而他们现在就坐在这里，俊俏的彼拉盖雅正在没一点声音地走来走去；这比一切故事都美妙得多了。

阿列兴困得要命；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干活儿，现在他的眼皮粘在一起了，可是他深怕客人等他走后也许会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就留连着没走。他并没细想伊凡·伊凡内奇刚才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正确，反正他的客人没谈起麦子，也没谈起干草，也没谈起柏油，所谈的都是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他不由得暗自高兴，盼望他们接着谈下去才好……

“不过，现在该睡了，”布尔金说，站起来，“容我跟你们道一

声晚安。”

阿列兴道了晚安，走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客人们仍旧待在楼上。他俩被人领到一个大房间里过夜；房间里安着两张旧的雕花木床，墙角有一个象牙的十字架。那两张凉快的大床由俊俏的彼拉盖雅铺好了被褥，干净的床单冒出好闻的香气。

伊凡·伊凡内奇一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下。

“主，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拉过被子来蒙上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浓烈的烟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觉，不住地纳闷，想不出这股难闻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1898 年

姚尼奇

1

每蓬到C省城来的人抱怨这儿的生活枯燥而单调，本城的居民仿佛要替自己辩护似的，就说正好相反，C城好得很，说这儿有图书馆、戏院、俱乐部，常举行舞会；最后说，这儿还有些有风趣的、待客殷勤的、挺有趣味的家庭，尽可以跟他们来往。他们还提出屠尔金家来，说那一家人要算是顶有修养，顶有才气的了。

那一家人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跟省长的官邸相离不远。伊凡·彼得罗维奇·屠尔金本人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黑发男子，留着络腮胡子，常常为了慈善性的募捐举办业余公演，自己扮演老年的将军，咳嗽的样儿挺可笑。他知道许多的掌故、谜语、谚语，喜欢开玩笑，说俏皮话，他脸上老是露出这么一种表情：谁也说不清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正正经经。他的妻子薇拉·姚西沃芙娜是一个身材瘦弱、模样俊俏的夫人，戴着夹鼻眼镜，常写长篇和中篇小说，喜欢拿那些小说当着客人朗诵。女儿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会弹钢琴。总之，这一家人各有各的特别才能。屠尔金一家人好客，

而且带着真诚的纯朴，兴致勃勃地在客人面前显露各自的才能。他们那所高大的石头房子宽敞，夏天很凉快，一半的窗子面朝着一个树木苍郁的老花园，到春天就有夜莺在那儿歌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就响起叮叮当当的菜刀声，院子里散布一股煎洋葱的气味——这永远预告着一顿丰盛可口的晚餐马上就要开出来了。

当德米特里·姚尼奇·斯达尔采夫医生刚刚奉派来做地方医生，在离C城九俄里以外的嘉里日住下来的时候，也有人告诉他，说他既是有知识的人，那就非跟屠尔金家结交不可。冬天，有一天在大街上别人介绍他跟伊凡·彼得罗维奇相识；他们谈到天气、戏剧、霍乱，随后伊凡·彼得罗维奇就邀他有空上自己家里来玩。到春天，有一天正逢节期，那是耶稣升天节^①，斯达尔采夫看过病人以后，动身到城里去散散心，顺便买点东西。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去（他还没置备马车），一路上哼着歌：

在我还没喝下生命之杯里的泪珠的时候……^②

在城里，他吃过午饭，上公园逛一阵，后来忽然想起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邀约，仿佛那念头自动来到他心头似的；他就决定到屠尔金家，去看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老好哇？”伊凡·彼得罗维奇说，走到门外台阶上来接他。“看见这么一位气味相投的客人驾到，真是高兴得很，高兴得很。请进。我要把您介绍给我的贤妻。薇罗琪卡^③，我跟他说过，”他接着说，同时把医生介绍给他妻子——“我跟他说过，按照法律他可没有理由老是坐在医院的家里；他应该把公余的时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日。

② 意思是“在我还不懂愁苦的时候……”

③ 薇拉的爱称。

間用在社交上才对。对不对，亲爱的？”

“請您坐在这儿吧，”薇拉·姚西沃芙娜說，叫她的客人坐在她身旁，“您滿可以向我献献殷勤。我丈夫固然爱吃醋，他是奥賽罗^①；不过我們可以做得很小心，叫他一点也看不出来。”

“嗨，小鸡子，你这寵坏了的女人！……”伊凡·彼得罗維奇溫柔地喃喃道，他吻一吻她的額头。“您来得正是时候，”他又轉过身来对医生說，“我的賢妻写了一部偉乎其大的著作，今天她正打算高声念一遍呢。”

“好让^②，”薇拉·姚西沃芙娜对丈夫說，“dites que l'on nous donne du thé^③。”

斯达尔采夫由他們介紹，跟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一个十八岁的女郎，見了面；她长得很像母亲，也瘦弱，俊俏。她的表情仍旧孩子气，腰身柔軟而苗条；她那已經发育起来的处女胸脯，健康而美丽，叫人联想到春天，真正的春天。然后他們喝茶，外加果酱、蜂蜜，还有甜食和很好的糕餅，那糕餅一送进嘴里就立时溶掉。等到黄昏来临，别的客人就漸漸来了，伊凡·彼得罗維奇用含着笑意的眼睛瞧着每一个客人，說：

“您老好哇？”

然后，大家都到客厅里坐下来，現出很严肃的神气；薇拉·姚西沃芙娜就朗誦她的长篇小說。她这样开头念：“寒气重了……”窗子敞开着，从厨房飄来菜刀的叮当声和煎洋葱的气味……坐在柔軟的、深深的圈椅里，使人心平气和。在客厅的昏

①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賽罗》中的男主人公；他疑妻不貞，杀死了她。

② 俄文伊凡等于法文的让。

③ 法語：叫人給我們拿茶来。

暗里，灯光好意地眯眼。眼前，在这种夏日的黄昏，谈笑声从街头阵阵传来，紫丁香的香气从院子里阵阵飘来，于是寒气浓重的情景和夕阳的冷光照着积雪的平原上独自赶路的行人的情景，就不容易捉摸出来了。薇拉·姚西沃芙娜念到一个年青美丽的伯爵小姐怎样在自己的村子里办学校，开医院，设立图书馆，怎么爱上一个流浪的艺术家；她念着实生活里绝不会有的故事，不过听起来还是很受用，很舒服，仍旧使人心思生出美好宁静的思想，简直不想站起来……

“真不赖……”伊凡·彼得罗维奇柔声说。

有一位客人，听啊听的，心思飞到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用低到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对了……真的……”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附近，在本城的公园里，有一个乐队在奏乐，歌咏队在唱歌。薇拉·姚西沃芙娜合上她的稿本，大家沉默五分钟，听着歌咏队合唱的《卢契娜》，那支歌道出了小说里所没有的，实生活里所有的情趣。

“您把您的作品送到杂志上发表吗？”斯达尔采夫问薇拉·姚西沃芙娜。

“不，”她回答。“我从来不拿出去发表。我写完，就藏在柜子里头。何必发表呢？”她解说道。“要知道，我们已经足可以维持生活了。”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人叹一口气。

“现在，考契克^①，你来弹个什么曲子吧，”伊凡·彼得罗维奇对女儿说。

① 叶卡捷丽娜的爱称。

鋼琴的蓋子掀開，樂譜放好，翻開。叶卡捷麗娜·伊凡諾芙娜坐下來，兩隻手按琴鍵，然後使足了氣力又按，按了又按；她的肩膀和胸脯顫抖着。她一個勁兒地按同一個地方，仿佛她非把那幾個琴鍵按進琴裏面去決不罷休似的。客廳裏滿是鏗鏘聲，仿佛樣樣東西，地板啦、天花板啦、家具啦……都發出轰隆轰隆的響聲。叶卡捷麗娜·伊凡諾芙娜正在彈一段很難的曲子，那曲子所以有趣味就因為它難。它又長又單調；斯達爾采夫听着，幻想許多石塊從高山上落下來，一個勁兒地往下落，他巴望着那些石塊快點停住，別再落了才好。同時，叶卡捷麗娜·伊凡諾芙娜緊張地彈着，臉兒緋紅，勁頭很大，精力飽滿，一綹頭髮披下來蓋在她的額頭，他看着很喜歡。他在嘉里日跟病人和農民一塊兒過了一冬，現在坐在这客廳裏，看着這年青的、文雅的、而且多半很純潔的人，听着這熱鬧的、冗長的、可又高雅的樂聲，這是多么愉快，多么新奇啊……

“嗯，考契克，你以前從沒彈得像今天这么好，”當女兒彈完，站起來的時候，伊凡·彼得羅維奇說，眼里含着一泡眼淚，“死吧，丹尼司；你再也寫不出更好的東西來了。”①

大家圍攏她，向她道賀，表示惊奇，說他們有很久沒聽到過这么好的音樂了；她默默地听着，微微地笑，周身显出了得意。

“妙极了！好极了！”

“好极了！”斯達爾采夫感染到大家的热情，說。“您是在哪儿學音樂的？”他問叶卡捷麗娜·伊凡諾芙娜，“是在音樂院嗎？”

“不，我正準備進音樂院，眼下我在家里跟薩甫洛夫斯卡雅太太學琴。”

① 這是極高的贊語；似是波喬木金公爵對偉大的俄羅斯劇作家馮維辛說的，那是在一八七二年喜劇《纨绔少年》初次公演以後。

“您在这儿的中学毕业啦？”

“哦，沒有！”薇拉·姚西沃芙娜替她回答，“我們在家里請了老师。在高等学校或者貴族女子中学里念书，您知道，說不定会受到坏影响。年輕的女孩子正当发育的时候是只应该受到母亲的影响的。”

“可是，我还是要进音乐院，”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說。

“不，考契克爱她的媽媽。考契克不肯伤她爹娘的心的。”

“不嘛，我要去！我要去！”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逗趣地說，撒嬌，頓脚。

吃晚飯时候，就輪到伊凡·彼得罗維奇来显才能了。他眼笑臉不笑地談掌故，說俏皮話，打滑稽謎語，自己又說出謎底来；他始終用一种他独有的奇特語言高談闊論，那种語言經长期的卖弄俏皮培养成功，明明早已变成习惯：什么“偉乎其大”啦，“真不賴”啦，“一百二十万分的感謝”啦，等等。

可是这迷沒完。等到客人酒醉飯飽，心滿意足，聚集在前厅，拿各人的大衣和手杖时，他們身旁就来了个听差巴甫魯沙，或者，按照这家人对他的称呼，就是巴瓦——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头发剪得短短的，胖臉蛋鼓起来。

“喂，巴瓦，表演一下！”伊凡·彼得罗維奇对他說。

巴瓦就拉开架势，揚起胳膊，用悲惨惨的声調說：“苦命的女人，死吧！”

大家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斯达尔采夫走到街上，想道。

他走进一个酒店，喝点啤酒，然后动身回家，往嘉里日走去。一路上，他边走边唱：

在我听来，你的声音那么嬌嫩，那么懶散……①

走完九俄里路，上了床，他一点倦意也沒有，剛好相反，他覺得自己仿佛能够高高兴兴地再走二十俄里似的。

“真不賴……”他想，笑着睡熟了。

2

斯达尔采夫老是打算上屠尔金家去玩，不过医院里的工作很繁重，他无论如何也抽不出空闲工夫来。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辛劳和孤独中过去了。可是有一天，他接到城里来的一封信，套着淡藍的信封……

薇拉·姚西沃芙娜早已害偏头痛^②，可是最近考契克天天吓唬她，說是她要进音乐院，那病就越发常犯了。全城的医生都給請到屠尔金家去过，最后就輪到了地方医生。薇拉·姚西沃芙娜写給他一封动人的信，信上求他快来解除她的痛苦。斯达尔采夫去了，而且从此以后常常，常常上屠尔金家去……他果然給薇拉·姚西沃芙娜尽了点力，她已經在对所有的客人說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医道惊人的医生了。不过，現在他上屠尔金家去，却不是为了医她的偏头痛了……

那天正逢假日。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坐在鋼琴前彈完了她那冗长乏味的练习曲。随后他們在飯厅里坐了很久，喝茶，伊凡·彼得罗維奇讲了个逗笑的故事。后来，門鈴响了，伊凡·彼得罗維奇得上前厅去迎接客人；趁这一时的杂乱，斯达尔采夫极其激动的低声对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說：

① 这是普希金抒情詩《夜》中的一行，在譜成歌曲时作曲家已略加更动。原句不是这样，而是“在你听来，我的声音那么嬌嫩，那么懶散……”

② 偏头痛是一种神經性的头痛。

“我求求您，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别折磨我，上花园里去吧！”

她耸耸肩头，仿佛觉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要拿她怎么样似的；不过她还是站起来，去了。

“您一弹钢琴就要弹上三四个钟头，”他跟在她的后面走着，说：“然后您陪您母亲坐着，简直没法跟您讲话。我求求您，至少给我一刻钟的工夫也好。”

秋天来了；古老的花园里宁静而忧郁；黑色的树叶盖在人行道上。天已经提早黑下来了。

“我有整整一个礼拜没看见您，”斯达尔采夫接着说：“但愿您知道那是多么苦就好了！请坐。请听我说。”

在花园里，他们有一个喜欢流连的地方：一棵枝蔓叶盛的老枫树底下的一个长凳。这时候他们就在这长凳上坐下来。

“您有什么事？”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用办公事一样的口吻干巴巴地问。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了；我有这么久没听见您的声音。我想念得好苦，我一心巴望着听听您说话的声音。那您就说吧。”

她那份娇嫩，她那眼睛和脸颊的天真神情，迷住了他。就是在她的装束上，他也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妩媚，由于朴素和天真烂漫的风韵而动人。同时，尽管她天真烂漫，在他看来，她却好像很聪明，很懂事，超过她目前的年龄了。他居然跟她谈文学，谈艺术，想到什么就跟她谈什么；还居然对她发牢骚，抱怨生活，抱怨人们，不过，在这种严肃的谈话的半中央，有时她会忽然没来由地笑起来，或者跑回房里去。她跟这城里的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看过很多书（照例，C城的人是不大看书的，本地图书馆里的人说，要不是因为这些女孩子和年青的犹太人，那图

书館尽可以关掉)。这使得斯达尔采夫无限的滿意；每回見面，他总要兴奋地問她最近几天看了什么书，等到她开口讲起来，他就听着，心里发迷。

“自从我上回跟您分別以后，这个礼拜里面您看过什么书？”他現在問，“說一說吧，我求求您了。”

“我一直在看皮謝姆斯基^①写的书。”

“究竟是什么书呢？”

“《一千个农奴》，”考契克回答，“皮謝姆斯基的名字真可笑，叫什么阿历克塞·菲奥菲拉克地奇！”

“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斯达尔采夫吓得叫起来，因为她猛的站起来，回房子里去了。“我得跟您好好談一談才行；我有話要說……哪怕再陪我坐上五分钟也行，我央求您了！”

她站住，好像要說句話，后来却忸怩地把一張字条塞在他手里，跑回房去，又坐到鋼琴那儿去了。

“請于今晚十一时，”斯达尔采夫念道，“赴墓园，于杰美契墓碑附近相会。”

“哼，这可一点也不高明，”他暗想，清醒过来，“为什么挑中了墓場？什么意思呢？”

这是明明白白的：考契克在开玩笑。說真的，既然城里有大街和本城的公园可以安排做相会的地方，那么誰会正正經經地想起来約人三更半夜地跑到离城那么远的墓园去相会？他身为地方医生，又是明情达理的稳重的人，却唉声叹气，接下字条，到墓园去徘徊，做出現在連中学生都会覺得可笑的傻事，岂不丢臉？这番恋爱会弄到什么下場呢？万一他的同事听到这种事，

① 皮謝姆斯基(1821—1881)，俄国现实主义作家。

会怎么说呢？这些，是斯达尔采夫在俱乐部里繞着那些桌子走来走去，心中暗暗想着的，可是到十点半钟，他却忽然动身上墓园去了。

他已經买了一对馬，还雇了一个車夫，名叫潘捷列依蒙，穿一件絲絨的坎肩。月光照耀着。空中沒有一絲風，天气暖和，然而却是秋天的那种暖和。城郊屠宰場旁边，有狗在叫。斯达尔采夫叫自己的車子停在城边一条巷子里，自己步行到墓园去。“各人有各人的怪脾气，”他想。“考契克也古怪，誰知道呢？說不定她不是在开玩笑，也許倒真会来呢，”他把自己付托給这微弱空虚的希望，这使得他陶醉。

他在田野上走了半俄里路。远处，墓园現出了輪廓，漆黑的一长条，跟树林或大花园一样。白石头的圍牆露出来，大門也看得見了……借了月光可以认出大門上的字：“大限临头……”斯达尔采夫从小門走进去，头一眼看見的是寬闊的林蔭路两边的白十字架、墓碑以及它們和白楊的阴影。四外远远的地方，可以看見一团团黑东西和白东西，沉睡的树木垂下枝子来凑近白石头。仿佛这儿比田野上亮一点似的，楓树的树叶印在林蔭路的黄沙土上，印在墓前的石板上，輪廓分明，跟野兽的爪子一样；墓碑上刻的字清清楚楚。初一进来，斯达尔采夫对着这情景看呆了；这地方，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这以后大概也不会再看見；这是另一个天地，月光柔和美妙，就跟躺在搖籃里睡熟了似的，在这个世界里沒有生命，無論什么样的生命都沒有，不过每棵漆黑的白楊、每个坟堆，都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神秘，它应許了宁静、美丽、永恒的生活。石板、殘花、連同秋叶的清香都在傾吐着寬恕、忧郁、安宁。

四周一片肃靜。星星从天空俯視这深奥的温順。斯达尔采

夫的脚步声很响，这跟四周的气氛不相称。直到礼拜堂的钟声响起来，而且他想像自己死了，永远埋在这儿了，他这才感到仿佛有人在瞧他；一刹那间，他想到这不是什么安宁和恬静，只不过是由空无所有而产生的不出声的愁闷和断了出路的绝望罢了……

杰美契墓碑的形状像一个小礼拜堂，顶上立着一个天使。从前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C城，团里有一个女歌手死了，就葬在这儿，造了这墓碑。本城的人谁也不记得她了，不过墓门上的灯反映着月光，仿佛灯里点着火似的。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当然，谁会半夜上这儿来呢？可是斯达尔采夫等着。仿佛月光点燃他的热情似的，他热情地等着，暗自想像亲吻和拥抱的情景。他在墓碑旁边坐了半个钟头，然后在侧面的小径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帽子，等着，想着这些坟堆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人和女郎，她们原先一定美丽妩媚，满腔热爱，每到深夜便给热情燃烧着，浸沉在温存抚爱里。说真的，大自然母亲多么歹毒地耍弄人！想到这里，觉得多么委屈啊！斯达尔采夫这样暗想着，同时打算呐喊一声，说他需要爱情，说他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等着爱情。由他看来，在月光里发白的不再是一方方大理石，却是美丽的肉体；他看见树荫里有些人影怕难为情地躲来躲去，感到她们身上的温暖；这种折磨叫人好难受……

仿佛垂下来一道幕似的，月亮走到云里面去，忽然间四周全黑了。斯达尔采夫好不容易才找到门口（这时天色漆黑，而秋夜总是这么黑的）。后来他又走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才找到停车的巷子。

“我累了；我的脚都站不稳了，”他对潘捷列依蒙说。

他舒舒服服地在馬車上坐下，暗想：

“唉，我这身子真不該发胖！”

3

第二天黄昏，他到屠尔金家里去求婚。不料时机不凑巧，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正在自己的房間里由一个理发匠为她理发。她正准备上俱乐部去参加跳舞晚会。

他只好又在飯厅里坐着，喝了很久的茶。伊凡·彼得罗維奇看出客人有心事，煩悶，就从自己的坎肩的衣袋里掏出一封可笑的信来，那是由管理田庄的一个德国人写来的，說是“在庄园上所有的鉄器已經毀灭，粘性自牆上掉下。”^①

“他們大概会給一笔丰厚的嫁妆，”斯达尔采夫想，心不在焉地听着。

一夜沒睡好，他发觉自己老是发呆，仿佛有人給他喝了很多的催眠的甜东西似的；他心里昏昏沉沉，可是欢喜、热烈；同时脑子里有一块冰冷而沉重的什么东西在說：

“趁現在时机不迟，赶快罢手！难道她可以做你的对偶嗎？她嬌生慣养，撒嬌使性，天天睡到下午两点钟才起床，你呢，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地方医生……”

“那有什么关系？”他想，“我不在乎。”

“况且，要是你娶了她，”那块东西接着說，“那么她家的人会叫你丢掉自己的工作，住到城里来。”

“那有什么关系？”他想，“要住在城里就住在城里好了。他

^① 意思是：“鉄門已經坏了，牆上的白粉已經脫落了。”

們會給一笔嫁資，我們可以挺好地成个家……”

最后，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走进来，穿着参加舞会的低領礼服，看上去又漂亮又利落；斯达尔采夫看得滿心爱慕，出了神，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光是瞧着她傻笑。

她告辞；他呢，現在沒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站起来，說是他也該回家去了，病人在等着他。

“那也沒法留您了，”伊凡·彼得罗維奇說，“去吧，請您順便送考契克上俱乐部去。”

外面在下雨；天色很黑，他們只有凭着潘捷列依蒙的嘶哑的咳嗽声才猜得出来馬車在哪儿。車篷已經支起来了。

“我在地毯上头走，你在做假时候走，……”伊凡·彼得罗維奇一面搀他女儿坐上馬車；一面說。“他在做假时候走……走吧！再見！”

他們坐車走了。

“昨天我上墓园去了，”斯达尔采夫开口說。“您啊，好狠心，好刻薄……”

“您真上墓园去了？”

“对了，我去了，等到差不多两点钟才走。我好苦哟……”

“您既不懂开玩笑，那就活該吃苦。”

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上她的男子，想到人家这么强烈的爱她，心里很滿意，就笑起来，可是忽然惊恐地大叫一声，因为这当儿馬車猛的轉弯走进俱乐部的大門，車身歪了一下。斯达尔采夫伸出胳膊去搂住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的腰；她吓慌了，就依偎着他；他呢，情不自禁，热烈地吻她的嘴唇和下巴，把她抱得更紧了。

“別鬧，”她干巴巴地說。

一分钟以后，她不在馬車里了；俱乐部的灯光輝煌的大門附近站着一个人巡警，他用一种难听的口气对潘捷列依蒙嚷道：

“你停在这儿干什么，你这呆鳥？快把車赶走！”

斯达尔采夫坐車回家去，可是不久就又回来了。他穿一件別人的礼服，戴一个白色硬領，那領結不知怎的老是磨他的脖子，一味要从領口上滑开。在午夜时分，他坐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迷恋地对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說：

“凡是沒有爱过的人，哪儿会懂得什么叫做爱！依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真实地描写过爱情；那种温柔的、欢乐的、痛苦的感情恐怕根本就沒法描写出来；凡是領略过那种感情的人，哪怕只領略过一回，也絕不会打算用語言把它表白出来。不过，何必讲許多开场白呢？何必讲許多好听的話呢？我的爱是无边无际的……我請求，我請求您，”斯达尔采夫终于說出口，“做我的妻子吧！”

“德米特里·姚尼奇，”叶卡捷丽娜·伊凡諾芙娜想了一想，現出很严肃的表情說，“德米特里·姚尼奇，承蒙不棄，我感激得很。我尊敬您，不过……”她站起来，立在那儿接着說，“不过原諒我，我不能做您的妻子。我們来严肃地談一談。德米特里·姚尼奇，您知道，我爱艺术胜过爱生活里的任什么东西，我爱音乐爱得发疯，我崇拜音乐，我已經把我的一生献給它了。我要做一个艺术家；我要名望，成功，自由；您呢，却要我在这城里住下去，一直过这种空洞无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受不了。做太太——啊，不行，原諒我！人得朝一个崇高光輝的目标奋斗才成，婚姻生活会从此縛住我的手脚。德米特里·姚尼奇，”（她念到他的名字就微微一笑，这个名字使她想起了“阿历克塞·菲奥菲拉克地奇”。）——“德米特里·姚尼奇，您是聪明高尚的好

人；您比誰都好……”眼淚涌上她的眼眶，“我打心里感激您，不過……不過您得明白……”

她掉轉身去，走出休息室，免得自己哭起來。

斯達爾采夫的心停止了不安地悸跳。他走出俱樂部，到了街上，首先扯掉那硬領結，長吁一口氣。他有點難為情，他的自尊心受了委屈（他沒料到會受到拒絕），他不能相信他的一切夢想、希望、渴念，竟會弄到這麼一個荒唐的結局，簡直跟業余演出的什麼小戲里的結局一樣。他為自己的感情難過，為自己的熱愛難過，真是難過極了，好像恨不能痛哭一場，或者拿起洋傘來使勁敲一頓潘捷列依蒙的寬闊的背脊才好似的。

接連三天，他什麼事也沒法做，他吃不下，睡不着；可是等到消息傳來，說是葉卡捷麗娜·伊凡諾芙娜已經上莫斯科去進音樂院了，他倒定下心來，照以前那樣生活下去了。

後來，他有時候想起以前怎樣在墓園里漫步，怎樣坐着馬車跑遍全城找一套禮服，他就懶洋洋地伸個懶腰，說：

“唉，惹出過多少麻煩！”

4

四年過去了。斯達爾采夫在城里的醫療業務已經很繁忙了。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地在嘉里日給病人看病，然後坐車到城里給病人看病。這時候他的馬車已經不是由兩匹馬，而是由三頭系着小鈴鐺的馬拉着了。他要到夜間很遲才回家去。他已經長得又胖又圓，不大喜歡走路，因為他害喘息病了。潘捷列依蒙也長胖了。他的腰身越寬，他就越發悲涼地嘆氣，抱怨自己命苦，趕馬車！

斯达尔采夫常上各处人家去走动，会见很多的人，可是跟誰也不接近。城里人那种談話，那种人生觀，甚至那种仪表，都惹得他不痛快。經驗漸漸教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飯，那个人多半还算得上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好心好意的、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話題不是吃食，比方轉到政治或者科学方面来，那人一定会茫然不懂，或者讲出一套愚蠢恶毒的大道理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斯达尔采夫哪怕跟思想开通的城里人談起天来，比方談到人类，說是謝天謝地，人类总算在进步，往后总有一天可以取消护照和死刑了，那位城里人也会斜起眼来看他，狐疑地問道：“那么这是說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杀人啦？”遇着喝茶或者吃飯的时候，若是斯达尔采夫跟大家說到人必須工作，說到缺了劳动就不能生活，大家就会把那些話当做訓斥，生起气来，反唇相譏。虽然这样，可是那些城里人还是不做事，一点事也不做，对什么都不发生兴趣，因此簡直想不出能跟他們談什么事。斯达尔采夫就避免談話，只限于吃飯或玩“文特”；遇上誰家有喜庆的事請客，他被請去吃飯，他就一声不响地坐着吃，眼睛瞧着自己的碟子。筵席上大家讲的話，全都沒意思、不公道、荒唐；他覺得不痛快，气悶，可是一句話也不說。因为他老是保持阴郁的沉默，瞧着菜碟，他就在城里得了个綽号：“架子大的波兰人”，其实他根本不是波兰人。

像戏剧或者音乐会一类的娱乐，他是全不参加的，不过他天天傍晚一定玩三个钟头的“文特”，倒也玩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种娱乐，那是他不知不觉渐渐染成嗜好的：每到傍晚，他总要从衣袋里拿出看病賺来的鈔票細細地清点，那都是些黃的和綠的票子，有的带香水味，有的带香醋^①味，有的带熏香^②味，有的带魚油味，有时候所有的衣袋里都塞得滿滿的，約莫有七十个卢

布；等到湊滿好几百，他就拿到互相信用公司去存活期存款。

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走后，四年中间他只到屠尔金家里去过两次，都是经薇拉·姚西沃芙娜请去的，她仍旧在请人医治偏头痛。每年夏天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回来跟爹娘同住在一块儿，可是他没跟她见过一回面；不知怎的，两回都错过了。

不过现在，四年过去了。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一封信送到医院里来。薇拉·姚西沃芙娜写信给德米特里·姚尼奇说，她很惦记他，请他一定去看她，解除她的痛苦，顺便提到今天是她的生日。信后还附着一笔：“我附和家母的邀请。——考。”

斯达尔采夫想了一想，到傍晚就上屠尔金家去了。

“您老好哇？”伊凡·彼得罗维奇迎接他，眼笑脸不笑，“彭茹尔杰。③”

薇拉·姚西沃芙娜老得多了，头发白了许多，跟斯达尔采夫握手，装模做样地叹气，说：

“您不高兴跟我献殷勤了，大夫。我们这儿您也不来了。我太老，配不上您了。不过现在有个年轻的来了，也许她运气会好一点也说不定。”

考契克呢？她瘦了，白了，可也更漂亮更苗条了；不过现在她是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不是考契克了；她失去旧日的生气和那种稚气的天真烂漫。她的神情态度里有了点新的东西——惭愧的、拘谨的味儿，仿佛她在屠尔金家里是做客似的。

“过了多少夏天，多少冬天啊！”她说，向斯达尔采夫伸出手去。他看得出来她兴奋得心跳；她带着好奇心凝神瞧着他的脸，

① 一种化妆品，洗脸时和在脸水里用。

② 一种带香味的树脂，在举行宗教上的礼拜式时烧出烟来。

③ 把法语 Bonjour（您好）加上了俄语语法（Бонжурте），意在取笑。

接着說：“您長得好胖！您晒黑了，男人氣概更足了，不過大體看來，您還沒怎麼大變。”

這時，他也覺得她動人，動人得很，不過她缺了點什麼，再不然就是多了點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清究竟怎麼回事，可是有一種什麼東西作梗，使他生不出從前那種感覺來了。他不喜歡她那種蒼白的臉色、新有的神情、淡淡的笑容、說話的聲音，過不久，就連她的衣服，她坐的那張安樂椅，他也不喜歡了；他回想過去幾乎要娶她的時候所發生的一些事，他也不喜歡。他想起四年以前使得他激動的那種熱愛、夢想、希望，他覺得難為情了。

他們喝茶，吃甜餡餅。然後薇拉·姚西沃芙娜大聲朗誦一部小說；她念着生活里絕不會有的事；斯達爾采夫呢，听着，瞧着她的美麗的白髮，等她念完。

“不會寫小說，”他想，“不能算是蠢；寫了小說而不藏起來，那才是蠢。”

“真不賴，”伊凡·彼得羅維奇說。

然後叶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在鋼琴那兒彈了很久，聲音嘈雜；等到她彈完，大家費了不少工夫向她道謝，稱贊她。

“幸好我沒娶她，”斯達爾采夫想。

她瞧着他，明明希望他請她上花園里去，可是他却一聲不響。

“我們來談談心，”她走到他面前，說。“您過得怎麼樣？您在做些什麼事？境況怎麼樣？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您，”她興奮的說。“我原本想寫信給您，原本想親自上嘉里日去看您。我已經下決心要動身了，可是後來變了卦，天知道現在您對我是什麼看法。我今天多麼興奮地等着您來。不管怎樣，上花園里去吧。”

他們走進花園，在那棵老楓樹底下的長凳上坐下來，跟四年

前一样。天黑了。

“您过得怎么样？”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问。

“没什么，马马虎虎，”斯达尔采夫回答。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来。他们沉默了。

“我兴奋得很，”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说，用手蒙住脸。

“不过您也别在意。我回到家来，那么快活，看见每一个人又那么高兴，我还没有能够习惯。这么多的回忆！我觉得我们说不定会一口气谈到天明呢。”

现在他挨近了看着她的脸、她那放光的眼睛；在这儿，在黑暗里，她比在房间里显得年青，就连她旧有那种孩子气的表情好像也回到她脸上来了。实在，她也的确带着天真的好奇神气瞧他，仿佛要凑近一点，仔细看一看而且了解一下这个原先那么热烈那么温柔地爱她、却又那么不幸的男子似的；为了那种热爱，她的眼睛在向他道谢。他猛的想起以前那些事情，历历如在眼前：他怎样在墓园里走来走去，后来快到早晨怎样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他忽然感到悲哀，为往事惆怅了。他的心里开始点起一团火。

“您还记得那天傍晚我怎样送您上俱乐部去吗？”他说，“那时候下着雨，天挺黑……”

他心头的热火不断地烧起来；他要诉说，要痛骂生活……

“唉！”他叹道，“您问我过得怎么样。我们在这儿过的是什麼生活哟？哼，简直算不得生活。我们老了，我们胖了，我们衰了。白昼和夜晚，一天天地过去；生活悄悄地溜掉，没有一点光彩，没有一点印象，没有一点思想……白天，赚钱；傍晚，上俱乐部；那伙人全是牌迷、酒鬼、喉咙发哑的家伙，我简直受不了。这生活有哪一点可以说是好的地方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生活的崇高目标啊。往常您总是满心热爱地谈到您的医院。那时候我却是个怪女孩子，自以为是钢琴圣手。其实，现在凡是年轻的小姐都弹钢琴，我也跟别人一样的弹，我没有甚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那种弹钢琴的本事就如同我母亲写小说的本事一样。当然，我那时候不了解您，不过后来在莫斯科，我却常常想到您。我只想念您一个人。做一个地方医生，帮助受苦的人，为民众服务，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热烈地反复说着，“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时候，您在我心目中显得那么完美，那么崇高……”

斯达尔采夫想起晚上常常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的那团火就灭了。

他站起来，要回房去。她挽住他的胳膊。

“您是我生平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人，”她接着说，“我们应该常见面，谈谈心，对不对？答应我。我不是什么钢琴家；我已经不夸大我自己；我不会再在您面前弹琴，或者谈音乐了。”

他们回到房里，斯达尔采夫就着灯光瞧见她的脸，瞧见她那凝神细看的、悲哀的、感激的眼睛看着他，他觉得不安起来，又暗自想道：

“幸亏那时候我没娶她。”

他告辞。

“按照法律您可没有理由不吃晚饭就走，”伊凡·彼得罗维奇一面送他出门，一面说，“您这态度完全是垂直线。喂，现在，表演一下！”他在前厅里对巴瓦说。

巴瓦不再是小孩子，而是留了上髭的青年了；他拉开架势，扬起胳膊，用悲惨惨的声调说：

“苦命的女人，死吧！”

这一切都惹得斯达尔采夫不痛快。他坐上馬車，瞧着从前为他所珍爱宝贵的黑暗的房子和花园，一下子想到了那一切情景——薇拉·姚西沃芙娜的小说、考契克的热闹的琴声、伊凡·彼得罗维奇的笑话、巴瓦的悲剧姿态，他心想：这城里的顶有才能的人尚且这样浅薄无聊，那么这座城还会有什么道理呢？

三天以后，巴瓦送来一封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写的信。她写道：

您不来看我们。为什么？我担心您别是对我们变了心吧。我担心，我一想到这个就害怕。您要叫我安心才好，来吧，告诉我并没有出什么变化。

我得跟您谈一谈。——您的叶·屠。

他看完信，想一想，对巴瓦说：

“好孩子，你回去告诉她们，说今天我不能去，我很忙。就说过三天我再去。”

可是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去。有一回他坐着车子凑巧路过屠尔金家，想起来他该进去坐一坐才对，可是想了一想……还是没有进去。

从此，他再也沒上屠尔金家里去过。

5

又过了好几年。斯达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满身脂肪，呼吸发喘，脑袋往后仰了。每逢他肥肥胖胖、满面红光地坐上铃声叮当、由三匹马拉着的馬車出門，同时那个也是肥肥胖胖、满面红光的潘捷列依蒙挺直长满了肉的后脑壳，坐上車夫座位，两条胳膊向前平伸，仿佛是木头做的一样，而且向过路的行人嚷着：“靠

右——右边走！”那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别人会觉得这坐车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异教的神^①。在城里，他的生意忙得很，连歇气的功夫也没有；他已经有一个田庄、两所城里的房子，正在找第三所合算的房子；每逢他在互相信用公司听说有一所房子正在出卖，他就不客气地走进那所房子，走遍各个房间，也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惊愕张皇地瞧着他，用手杖戳遍各处的房门，说：

“这是书房？这是寝室？这是什么房间？”

他一面走着说着，一面喘吁吁地，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他有許多事要办，可是仍旧不放弃地方医官职务；他贪钱，恨不得这儿那儿都跑到才好。在嘉里日也好，在城里也好，人家已经简单地称呼他“姚尼奇”：“这个姚尼奇要上哪儿去？”或者，“要不要请姚尼奇来会诊？”

大概因为他的喉嚨那儿叠着好几层肥油吧，他的声调变了，他的语音又细又尖。他的性情也变了；他变得又凶又暴。他给病人看病，总是发脾气；他急躁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种不入耳的声音嚷道：

“请您光是回答我问的话！别说废话！”

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他在嘉里日前后所住的那些年间，只有对考契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后一回的快活事。到傍晚，他总上俱乐部去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伊凡，服务员当中年纪顶大也顶有规矩的一个，伺候他，给

① 指木雕的偶像。

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俱乐部里每一个人，干事也好，厨师也好，服务员也好，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想尽方法极力迎合他，深怕他忽然大发脾气，拿起手杖来敲地板。

他吃晚饭的时候，偶尔回转身去，在别人的谈话当中插嘴：

“你们在说什么？啊？谁？”

遇到邻桌有人提到屠尔金家，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屠尔金家？你们是说有个女儿会弹乐器的那个屠尔金家吗？”

关于他，可以述说的，都说完了。

屠尔金家呢？伊凡·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掌故。薇拉·姚西沃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考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她一目了然地老起来，常生小病，年年秋天跟母亲一块儿上克里米亚去。伊凡·彼得罗维奇送她们上车站，车一开，他就擦眼泪，嚷道：

“再会罗！”

他摇摇他的手绢。

1898年

出 診

教授接到李亚里科夫工厂打来的一封电报，請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文理不通的长电报上，人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李亚里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此外的話就看不懂了。教授自己沒有去，打发主任医师柯罗辽夫替他去了。

他得坐火車到离莫斯科两站路的地方，然后出車站坐馬車走大約四俄里。有一辆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已經奉命在車站等柯罗辽夫了；車夫戴着一頂帽子，帽子上插一根孔雀毛；他对医生所問的一切話都照軍人那样高声回答：“不，老爷！”“是，老爷！”那是星期六的黄昏，太阳正在落下去。工人从工厂出来，成群結伙地上火車站去；他們見到柯罗辽夫坐着的馬車就鞠躬。黄昏、庄园、两旁的別墅、樺树、四周的恬靜气氛，使柯罗辽夫看得入迷，这时候田野、树林、太阳，好像正在跟眼前那些消磨假日前夜的工人一块儿准备着休息，也許还准备着禱告呢……

他是生在莫斯科，而且在那儿长大成人的；他从沒見過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觉兴趣，也从沒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还到厂主家里拜訪过，跟厂主談过天。他每逢看見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总是暗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安靜，多么和平；至于里面，做厂主的必定是彻头彻尾的愚

味，昏天黑地的自私，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損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昆虫到处爬来爬去。現在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給四輪馬車让路，他在他們的臉上、便帽上、步法上，看出他們渾身骯髒，帶着醉意，心浮氣躁，精神恍惚。

他的車子走進了工厂大門。他看見兩邊是工人的小房子，看見許多女人的臉，看見門廊上晾着被子和襯衫。“小心馬車！”車夫嚷道，却並不勒住馬。那是個大院子，地上沒有青草。院子裡有五座大厂房，彼此相離不很远，各有一根大烟囪；此外還有堆棧和木棚，樣樣東西上都積着一層灰白的粉末，像是灰塵。這兒那兒，就跟沙漠裡的綠洲似的，有些可憐相的小花園，和管理人員所住的房子的紅色或綠色房頂。車夫忽然勒住馬，馬車就在一所新近上過灰色油漆的房子前面停住了；這兒有一個小花圃，種着紫丁香，花叢上積滿塵土；黃色的門廊上有一股濃重的油漆味。

“請進，大夫，”好幾個女人的語聲在過道里和前廳里說，同時傳來了嘆息和低語的聲音。“請進，我們盼了您好久了……真是煩惱。請您往這邊走。”

李亞里科娃太太是一個挺胖的、上了歲數的太太，穿一件黑綢衣服，袖子樣式挺時髦，不過從她的面容看來，她是個普通的、沒受過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寧地瞧着大夫，不敢對他伸出手去；她沒有那份勇氣。她身邊站着一個女人，頭髮剪短，戴着夾鼻眼鏡，穿一件花花綠綠的短上衣，長得清瘦，年紀已經不算輕了。女僕稱呼她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柯羅辽夫猜想這人是家庭教師。大概她是這家人里頂有學問的人物，所以受到囑托來迎接和招待這位大夫吧，因為她馬上急急忙忙地述說得病的原因，拼了許多瑣碎而惹人討厭的細節，可是偏偏沒說出

来是誰在害病,害的是甚么病。

医师和家庭教师坐着談話,女主人站在門口一动也不动,等着。柯罗辽夫从談話里知道病人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女郎,名叫丽莎。她害病很久了,請过好些个医生,从昨天黄昏起到今天早晨止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沒睡覺,担心她別是要死了。

“我們这位小姐,可以說,从小就有点虛弱,”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嬌滴滴的声音說,屢次用手擦嘴唇,“医生說她神經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癧病,医生把那病悶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許就出在这儿了。”

他們去看病人。病人已經完全是个成人了,身材又高又大,可是长得跟母亲一样难看,眼睛也一样的小,臉的下半部分却寬得不相称。她躺在那儿,头发蓬松,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柯罗辽夫第一眼看上去,得了这么一个印象:她好像是一个身世悲慘的穷人,多亏別人慈悲,才在这儿住下来,有个安身之处。他不能相信这人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柯罗辽夫开口說,“我是来給您治病的。您好。”

他說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明明早已习惯让医生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医生給她听診。

“我心跳,”她說,“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請您給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柯罗辽夫診查过后,耸一耸肩膀。

“心臟挺好,”他說,“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沒有毛病。一定是

您的神經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而且現在得认为，就是神經上的毛病也已經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就行了。”

这当儿一盏灯送进寝室里来。病人看見灯光就眯細眼睛，忽然用手捧着头，嗚咽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柯罗辽夫也不再留意那对小眼睛或者下半个臉的不雅觀的扩展了。他看見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嬌气、朴素了，他不由得想要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生的忠告，而是用亲切簡單的話。她母亲摟住她的头，让她貼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臉上現出多么着急，多么伤心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撫养她，把她养大成人，一点不怕花錢，把全部生活都用在她身上，叫她学会法語、跳舞、音乐，为她請过十来个老师，請过頂好的医生，还請一个家庭教师住在家里。現在呢，她弄不明白她女儿的眼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臉上現出慚愧、不安、灰心的表情，仿佛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甚么人还没請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知道了。

“丽桑卡^①，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說，把女儿摟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訴我，你怎么了？可怜可怜我，告訴我吧。”

两个人都哀哀地哭了。柯罗辽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嗎？”他亲切地說，“真的，这世界上任甚么事都值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別哭了，这沒用处……”

① 丽莎的爱称。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該結婚的时候了……”

“我們工厂里的医生給她溴化鉀吃，”家庭教師說，“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臟，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記那药水的名字了……君影草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詳詳細細解釋一番。她打断医生的話，妨碍他講話；她臉色緊張得很，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当中頂有學問的人，那就一定得跟医生連綿不断地談下去，而且不能談別的題目，只能談医药。

柯罗辽夫覺得厭煩了。

“我覺得这病沒有甚么大关系，”他走出臥房，对那位母亲說，“既然您的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換医生。何必換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沒甚么大不了的……”

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現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車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說，“我希望我不要誤了車才好。”

“您不能在我們这儿住下嗎？”她問，眼泪又順着她的臉頰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煩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說，朝門口看一眼，“在我們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別走了！……”

他本来想对她說他在莫斯科还有許多工作要做，說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覺着在陌生人家裏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过一个通宵是一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臉，就叹一口

气，一言不发地脱掉他的手套了。

为了他，客厅和餐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他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用金边框子镶着，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浮着一条小兵船，一个天主教的修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干巴巴，四平八稳，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沒有一張美丽的、順眼的臉，尽些高顴骨和惊讶的眼睛。丽莎的父亲李亚里科夫前額很低，臉上帶着揚揚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跟口袋似的扣在他那魁偉呆笨的身子上面；他胸前戴着一个勳章和一个紅十字章。房間里缺乏文雅的迹象，奢華的布置也是偶然湊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一点也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照眼，枝形吊灯架也刺眼，不知甚么緣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就是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勳章……

从前厅傳來交头接耳的語声；有人在輕声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傳來金屬相碰的、刺耳的、不連貫的声音，那是柯罗辽夫以前从沒听到过的，現在他也不懂那是甚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灵魂里挑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这儿沒有一样东西能够吸引我在这儿住下去……”他想，又去翻乐谱了。

“大夫，請来吃飯！”家庭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飯。飯桌很大，上面摆着許許多多凉菜和酒瓶，可是吃晚飯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紅葡萄酒，吃得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鏡瞧他，一面說話：

“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滿意。每年冬天我們工厂里总要演戏，由工人自己演。他們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讲演，他們有挺好的茶室；看样子，他們真是要甚么有甚么。他們对我们很忠

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这家里仿佛没有一个男人，”柯罗辽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鲑鱼、鸡肉丸子、糖煮水果，酒呢，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吃着，攥着拳头擦嘴。看得出来，她觉得这儿的生活满意极了。“请再吃一点。”

饭后，医生被人领到为他准备好床铺的房间里去了。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木棚、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的显出了轮廓。由于假日到了，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烧着锅炉，有两个窗子现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远远的有青蛙在阁阁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一面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木棚，一面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戏啦，看幻灯片啦，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许久以前，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以前，他小时候看见的那些工人相比仍旧没有甚么两样。他是医生，善于正确地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

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能理解的东西，它的存在原因不明不白，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是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这跟对没法医治的痼疾下药差不多。

“当然，这是一种不能理解的事！……”他想，瞧着紫紅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花布，半饥半飽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酒店才会从这种恶梦里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罰金、罵人、假公济私，只有两三个所謂的厂主，虽然一点工也不做，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花布，倒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甚么样的利益啊？他們在怎样享受呢？李亚里科娃和她女儿都挺凄凉，誰瞧見她們都会覺得可怜；只有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戴夹鼻眼鏡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滿意。这么說起来，这五座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場上銷售，全是为了叫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可以吃到鱈魚，喝到紅葡萄酒罢了。”

忽然傳來一种古怪的声音，就是晚飯以前柯罗辽夫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知是誰，在一座厂房的近旁敲着一片金屬的板子；他敲出一个响声来，可又馬上止住那震顫的余音，因此成了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暢快的响声，听上去好像“达儿……达儿……达儿……”然后稍稍沉靜一会儿，另一座厂房那边也傳來同样断断续续的、不好听的响声，那声音更加低沉：“德林……德林……德林……”敲了十一回。大概这是守夜人在报时：現在是十一点钟了。

他又听見另外一座厂房旁边傳來：“絨……絨……絨……”

于是所有的厂房旁边全有了声音，随后木棚背后和門外也有了。在夜晚的靜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紅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象是魔鬼，他在这儿既控制着厂主，又控制着工人，同时欺騙他們双方。

柯罗辽夫走出院子，到了空曠的田野上。

“誰在走动？”有人用粗魯的声音在門口对他喊了一声。

“就跟在監獄里一样……”他想，沒有回答。

走到这儿，夜鶯和青蛙的叫声听起来更清楚一点，人可以感到这是五月間的夜晚了。車站那边傳來火車的响声；不知甚么地方，有一只沒睡醒的公鸡喔喔的啼起来，可是夜晚仍旧平靜，世界恬靜的睡着了。离工場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立着一个房架子，那儿堆着建筑材料。柯罗辽夫在木板上坐下来，繼續思索：

“在这儿觉得舒服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人做工是为了使她得到滿足。不过，那只是表面看来是这样，她在这儿只不过是傀儡罢了。主要的人是魔鬼，这儿的一切事都是为他做的。”

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閃着火光的窗子。他觉得，魔鬼仿佛正在用那两只紅眼睛瞧着他似的——他就是那个創造了强者和弱者相互关系的来历不明的力量，他就是那个現在沒法糾正过来的重大錯誤。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則；可是这种話只有在报纸的論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給人接受。至于在日常生活所表現的紛扰混乱里面，在編織着人类关系的种种瑣事的錯綜复杂里面，那条法則却算不得一条法則，反而成了邏輯上的荒謬，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在他們的相互关系下受苦，不由自主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站在生活以外的、跟人类不相干

的支配力量。柯罗辽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这之际，东方越来越白，光阴很快的过去。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万物都死了似的，在黎明的灰白背景上，那五座厂房和它们的烟囱显得样子古怪，跟白天不一样了；人完全忘了那里面有蒸气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却不知怎的，一个劲儿想着水上住宅^①，想着石器时代，同时感到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粗暴的、无意识的力量。……

又传来那响声：

“达儿……达儿……达儿……达儿……”

十二下。随后沉寂了，沉寂了这么半分钟，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林……德林……德林……”

“难听极了！”柯罗辽夫想。

“絨……絨……”另外一个地方响起来，声音断断续续，尖锐，仿佛很烦躁似的，“絨……絨……”

为了报告十二点钟，前后一共要用去四分钟的工夫。随后大地沉寂了，又给人那种印象，仿佛四周的万物都死了似的。

柯罗辽夫再略略坐一会儿，就走向正房去，可是在房间里又坐了很久，没有上床睡觉。隔壁那些房间里，有人低声说话，有拖鞋的声音，还有光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啦？”柯罗辽夫想。

他走出去看一看病人。各房间里已经很亮，一道微弱的阳光射透晨雾，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墙上，颤抖着。丽莎的房门开

^① 指古昔湖上生活时代。

着，她本人坐在床旁边一张安乐椅上，穿着长袍，没有梳头，戴着头巾。窗帘放下来。

“您觉得怎样？”柯罗辽夫问。

“谢谢您。”

他试试她的脉搏，然后把披在她额头上的头发理一理好。

“原来您没有睡觉，”他说，“外面天气好得很，这是春天了，夜莺在唱歌，您却坐在黑地里想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忧郁而伶俐。看得出来她想要跟他说话。

“您常这样吗？”他问。

她动一动嘴唇，回答说：

“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难熬。”

这当儿院子里守夜人开始报告两点钟了。他们听见：“达儿……达儿……”她打了个冷战。

“打更的声音搅得您心不定吗？”

“我不知道。这儿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她回答说，呆呆地出神，“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我听出您的说话声音里含着同情；我头一眼看见您的时候，不知甚么缘故，就觉得样样事都可以跟您谈一谈。”

“那我就请求您谈一谈吧。”

“我要对您说一說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好像没甚么病，只是我心不定，害怕，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顶健康的人，要是，比方说，有个强盗在他窗子底下走动，那他也不会不心慌。常常有医生给我看病，”她接着说，眼睛瞧着自己的膝头，现出羞答答的微笑，“当然，我心里很感激，也不否认看病有好处；可是我只盼望跟人谈谈心，倒不

是跟医生談心，而是跟一个亲近的人談心，跟一个朋友談心，他了解我，也指得出我对或者不对。”

“难道您沒有朋友嗎？”柯罗辽夫問。

“我孤孤单单。我有母亲，我爱她，不过我仍旧孤孤单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老是看书，却很少开口，也很少听到別人的話。在他們，生活是神秘的；他們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沒有魔鬼的地方看見魔鬼。萊蒙托夫的达瑪拉^①是孤独的，所以她看見了魔鬼。”

“您老是看书嗎？”

“对了。您要知道，我从早到晚，全部時間都閑着沒事干。我白天看书，到了晚上脑子里空空洞洞，思想沒有了，只有些阴影。”

“晚上您看見甚么东西嗎？”柯罗辽夫問。

“沒有看見甚么，可是我覺着……”

她又微微地笑，抬起眼睛来瞧医生，那么忧郁、那么伶俐地瞧着他；他覺得她仿佛信任他，要跟他誠懇地談一談似的；她也正在那样想。不过她沉默着，也許在等他开口吧。

他知道應該对她說些甚么話才对。他明明白白地覺得她得赶快丢下五座厂房和日后会继承到的百万家財，离开这个夜間出巡的魔鬼才成；他同样明明白白地覺得她自己也在这样想，只等着一个她信任的人来肯定她的想法罢了。

可是他不知道該怎么說才好。怎么說呢？对于受了判決的人，誰也不好意思問他一声为了甚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錢的人，誰也不便問一声他們要那么些錢有甚么用，为甚么他

① 俄国詩人萊蒙托夫的长詩《惡魔》中的女主人公。

們这么不会利用財富，为甚么他們甚至在看出来財產造成了他們的不幸的时候还不肯丢掉那种財產；要是談起这种話来，人总会觉着难为情，发窘，而且会說得很长的。

“怎么說才好呢？”柯罗辽夫暗自盘算着，“再者，有必要說出来嗎？”

他沒有率直地把心里要說的話說出来，而是轉弯抹角地說出来：

“您处在工厂主人和富足的继承人的地位，却并不滿足；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于是現在，您睡不着觉了。这比起您滿足，睡得酣暢，觉着样样事情都順心当然好得多。您这种失眠是引人起敬的；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真的，我們現在所談的这些話在我們父母那一輩当中是不能想像的。他們到晚上并不談話，而是酣暢地睡覺；我們，我們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談許許多多話，老是想判断我們做得对还是不对。然而，到我們的子孙輩，这个对不对的問題就已經解决了。他們看起事情来会比我們清楚得多。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我們的子孙处在我們的地位上会怎么办呢？”丽莎問。

“我不知道……大概他們会丢开一切，走掉吧。”

“上哪儿去呢？”

“上哪儿去嗎？……噢，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柯罗辽夫說，笑了，“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啊。”

他看一看表。

“可是，太阳已經升起来了，”他說，“您該睡覺了。那就脫掉衣服，好好睡吧。我認識了您，很高兴，”他接着說，握了握她的

手，“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好人。晚安！”

他走回自己的房間，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晨，一輛馬車被叫到門前來了，她們就都走出來，站在階梯上送他。麗莎臉色蒼白，形容憔悴，頭髮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白長衫，好像過節似的；跟昨天一樣，她憂郁地、伶俐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說着話，時時刻刻現出一種神情，仿佛她要告訴他——只他一個人——甚么特別的、要緊的事情似的。人們可以聽見百靈鳥囀鳴，教堂里鐘聲叮當地响。厂房的窗子明晃晃地發亮；柯羅辽夫坐着車子走出院子，然後順着大路往車站走去，這時候他不再想那些工人，不再想水上住宅，不再想魔鬼，只想着那個也許已經很近了的时代，到那時候，生活会跟這寧靜的星期日早晨一樣的光明暢快；他心想：在這樣的春天早晨，坐一輛由三匹馬拉着的好馬車出來，晒着太陽，是多麼愉快啊。

1898 年

宝贝儿

退休的八等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①，坐在当院的門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蒼蝇老是不走，跟人搗乱。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那么痛快。烏黑的雨云从东方推上来，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庫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經理人，經營着游艺場“季沃里”，他本人就寄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內。

“又要下雨啦！”他灰心地說，“又要下雨啦！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鬧别扭！这簡直是要我上吊！这簡直是要我破产！天天要賠一大笔錢！”

他把手一拍，朝奥莲卡接着說：

“哪！奥尔迦·謝敏諾芙娜，我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真要叫人哭一場！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晚上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結果怎么样？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沒知識的人，蛮子。我为他們排頂好的小歌剧、精致的神鬼戏，請第一流的演唱家。你当是他們真要听这种戏？你当是他們看得懂？他們只要看胡鬧的戏哟！給他們排俗戏就行！其

^① 奥尔迦的爱称。

次，請您看看这天气！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一連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簡直要命！看戏的一个也不来，可是租錢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員的工錢我不是也照旧得給？”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庫金苦笑着說：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滿花园是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了楣，到了下一个世界也还是倒楣！让那些演員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甚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奧蓮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庫金說話，有时候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臉色发黄，梳好的头发挂到太阳穴上，讲话用的是尖細的男高音；他一讲话，嘴巴就往两边撇；他臉上老是有灰心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挑起一种真正的深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現在他害了病，在一个黑房間里坐在安乐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媽，往常她姑媽隔一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往前推，她在上初級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語教师。她是个文靜的、心好的、体貼的姑娘，生着温順柔和的眼睛和很結实的身子。男人要是看見她那胖都都的紅臉蛋儿，看見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軟白淨的脖子，看見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臉上就綻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对了，这姑娘挺不錯……”也就微微地笑；女客呢，在談話中間往往情不自禁地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滿心爱悅地說：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边茨岡区，离“季沃里”游艺場不远，她从

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屋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艺场里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爆响，她觉得好像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似的；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了，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寝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她的一个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就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拍一下手，说：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灰心的表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艺场的事情，记账，发工钱。她那绯红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的、像在发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来闪去。她已经常常对她的朋友说，世界上顶美妙、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院，只有在戏院里才可以享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您当是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又说，“他们只要看胡闹的戏！昨天晚场我们演改编的《浮士德》，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不过要是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一出俗戏，那您放心好了，戏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奥尔菲欧司在地狱’。请您过来看戏吧。”

凡是库金讲到戏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愚昧，对艺术冷淡；她在彩排的时候出头管事，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行动；遇到本城报纸

上发表不滿意的剧評，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館編輯那儿去疏通。

演員們喜欢她，管她叫做“万尼奇卡和我”，“宝贝儿”；她怜惜他們，借給他們少数的錢；要是他們偶尔騙了她，她就偷偷流几滴眼泪，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儿去。

冬天，他們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們租下本城的戏院演戏，只留出短短的几个空当，或是让給小俄罗斯的剧团，或是让給魔术师，或是让給本地业余剧团上演。奥蓮卡长胖了，由于心滿意足而神采焕发；庫金呢，却黃下去，瘦下去，抱怨賠累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錯。他晚上常咳嗽，她就給他喝复盆子花汁和菩提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軟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摩挲他的头发，十分誠懇地說，“你真招我疼！”

到四旬斋^①，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請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庫金在莫斯科耽擱下来，写信回来說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关于“季沃里”他还交代了几件事。可是到受难周^②前的星期一，夜色很濃了，忽然傳來不吉利的敲門声；不知道是誰在用勁捶那便門，就跟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朧的厨娘光着脚吧嗒吧嗒地踩过泥水塘，跑去开門。

“劳駕，請开門！”有人在門外用挺粗的低音說，“有一封你們家的电报！”

奥蓮卡以前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为甚么緣故，

① 基督教的斋期，在复活节前的四十日內，紀念耶穌在荒野絕食。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紀念耶穌受难。

她簡直呆住了。她用顫抖的手拆開電報，看見了如下的電文：

伊凡·彼得羅維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究應如河殯葬請吉示下。

電報上真是那麼寫的——如“河”殯葬，還有那個完全講不通的字眼“吉”。電報上是歌劇團導演署的下款。

“我的親人！”奧蓮卡痛哭起來，“萬尼奇卡呀，我的愛人，我的親人！為什麼當初我跟你相遇？為什麼我要認識你，愛上你啊？你把你這可憐的奧蓮卡，可憐的、不幸的人丟給誰嘍？……”

星期二他們把庫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岡科沃墓地；星期三奧蓮卡回到家，剛剛走進房門，就往床上一倒，放聲大哭，聲音響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見。

“寶貝兒！”街坊說，在自己胸前畫十字，“親愛的奧爾迦·謝敏諾芙娜，可憐，這麼難過！”

三個月以後，有一天，奧蓮卡做完彌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深深地哀傷。湊巧有一個她的鄰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從教堂走回家去，跟她並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的木廠的經理。他戴一頂草帽，穿一件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鏈，看上去與其說像商人，還不如說像鄉紳。

“萬事都由天定，奧爾迦·謝敏諾芙娜，”他莊嚴地說，聲音里含着同情的調子，“要是我們的親人死了，那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種情形我們應當忍住悲痛，逆來順受才對。”

他送奧蓮卡到門口，對她說再會，就走了。這以後，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響着他那莊嚴的聲音，她一閉眼就看見他那把黑鬍子。她很喜歡他。而且她明明也給他留下了好印象，因為不久以後就有一位不大熟識的、上了歲數的太太到她家里來喝咖啡，剛剛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談起普斯托瓦洛夫，說他是一個

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結婚年齡的姑娘都乐于嫁給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門来拜訪了。他沒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說的話也不多，可是奧蓮卡已經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沒睡着，渾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派人去請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奧蓮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坐在厂里直到吃午飯的时候，飯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奧蓮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賬，卖貨，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的貴起来，一年要漲两成价錢，”她对顾客和朋友說。“求主怜恤我們吧，往常我們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現在呢，瓦西奇卡只好上莫吉列夫省去办木料了。運費好大呀！”她接着說，現出害怕的神情用手捧住臉，“好大的運費！”

她覺得自己仿佛已經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覺得生活中頂要紧、頂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元木”啦、“薄板”啦、“鋪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厚板”啦等等，在她听来，那些字音总含着点亲切动人的意味。晚上睡覺以后，她夢見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沒有尽头的一串大車載着木料从城外远远的什么地方走来。她还夢見一大批十二俄尺高、五俄寸寬的木料豎起来，在木料場上开步走；于是木料、梁木、厚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豎起来，互相重叠着。奧蓮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溫柔的說：

“奧蓮卡，你怎么啦，亲爱的？在胸上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覺得房間里热，或者現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

假期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朋友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一看杂技也是好的。”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戏院去，”她庄严地回答说，“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晚礼拜，遇到假日就去做早弥撒；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总是现出感动的脸容。他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衫子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他们吃馅饼。每天中午，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街道上，总有甜菜根汤、煎羊肉、或者烧鸭子等等的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滚沸，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夫妇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没什么，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列夫省去采办木料，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的兽医，姓斯米尔宁的，寄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味的是他的家庭生活的种种事情。他结过婚了，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做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时候，她对他讲，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老是做出十分庄严持重的样子。兽医走出了楼下的門，她招呼他，說：

“您要明白，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內奇，您应当跟您太太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諒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明白的。”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給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談到那男孩，說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系，他們两个都到圣像前面去，跪下叩头，求上帝賜給他們儿女。

就是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間里和平而安靜地过了六年。可是，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厂里喝飽热茶，沒戴帽子就走出門去卖木料，得了感冒，病了。她請来頂好的医生給他治病，可是病一天天地重下去，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蓮卡就又守寡了。

“你把我丢給誰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現在沒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們，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魂吧……”

她穿上黑衣服，縫上白丧章，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大出門，只是間或上教堂去或者上丈夫的坟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道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开了百叶窗。有时候可以看見她早晨跟厨娘一块儿上市場去买菜，可是現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測了。大家也真是在紛紛猜測，因为常看見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喝茶，他对她大声地念报上的新聞，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見一个熟識的女人，对那女人說：

“我們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发生了很多疾病。常

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招来了病。实际上家畜的健康应该跟人类的健康那样有人照管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径就会受到批评，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开晚饭，谈起牛瘟，谈起家畜的结核病，谈起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不高兴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谈到我们的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且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罗吉奇卡，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一包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动身，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丢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照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

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思想了。她漠不关心地瞧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后来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顶顶糟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东西，也明白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东西和事情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它们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澀，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区已经叫做大街，“季沃里”和木厂的原址已经辟了一条条巷子，造了新房子。光阴跑得好快！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小屋歪斜，整个院子生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的灵魂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枯燥，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赏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的记忆就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甜蜜地收缩紧，眼睛里流出一汪汪眼泪；可是这也只不过有一分钟的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爱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

温暖她的老血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瑪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有一天很热，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白发苍苍，穿着平民的服装。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只顾心里剧烈地翻腾，竟没有注意到他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喃喃地说，快活得发抖，“符拉吉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了，”他说，“我已经退休，上这儿来打算凭自己的能力谋生计，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应该上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我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块儿在旅馆里，我出来找房子。”

“天哪，我的好人！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住吗？噢，我的天，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叫起来，又哭了，“你们住在这边屋里，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天哪，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把两只手叉在腰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全身活潑起来，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留着短短的头发，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沙夏，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

身材矮得跟他年齡不相稱，生着亮晶晶的藍眼睛，兩腮有兩個酒窩。孩子剛剛走進院子，就追那只貓，立刻傳來了他那快活而歡暢的笑聲。

“那是您的貓嗎，大媽？”他問奧蓮卡，“等她下了小貓，請您送給我們一只吧。媽特別怕耗子。”

奧蓮卡跟他講話，給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顆心忽然溫暖了，甜蜜蜜地收緊，倒仿佛這男孩是她自己生的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飯廳里坐下，溫習功課，她就帶着溫情和憐憫瞧着他，喃喃說：

“我的寶貝兒，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長得這麼白淨，這麼聰明。”

“‘海島者，一片陸地，周圍皆水也，’”他念道。

“海島者，一片陸地……”她學着說；在多年的沉默和欠缺思想以後，這還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發表意見。

現在她有自己意見了；晚飯時候，她跟沙夏的爹娘談天，說現在中學里功課多難，不過中學教育也還是比職業學校教育強，因為受過中學教育以後，出路很寬，想當醫生也可以，想做工程師也可以。

沙夏開始上中學。他母親動身到哈爾科夫去看她妹妹，從此沒有回來；他父親每天出門去給牲口看病，往往一連三天不住在家里；奧蓮卡覺得沙夏完全沒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會活活餓死似的；她就把他搬到自己的廂房里去住，在那兒給他布置一個小房間。

一連六個月，沙夏跟她一塊兒住在廂房里。每天早晨奧蓮卡上他的寢室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臉蛋底下，一點兒聲息也沒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沙宪卡^①，”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了。”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心绪不好。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沙宪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努力，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沙夏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了大街上学去；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有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沙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枣子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羞地站住，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转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媽。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没有一回像这么深，以前她从没有像现在她的母性感情越燃越旺的时候那么没保留地、那么没私心地、那么快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来，而且愿意带着快乐，带着温柔的泪水交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谁说得出这是为什么呢？

她送沙夏进了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微微笑着，喜

① 沙夏和沙宪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气洋洋；遇見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說：

“您好，亲爱的奥尔迦·謝敏諾芙娜！近来怎样，宝贝儿？”

“现在中学里的功课难学得很，”她在市場上說，“您想想看，那是鬧着玩的嗎，昨天老师叫一年級的学生背熟一个寓言，翻譯一篇拉丁文，做一个习题……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課本，她讲的話正好就是沙夏讲过的話。

到三点钟，他們一块儿吃午飯；到傍晚，他們一块儿温习功课，一块儿哭。她服侍他上床睡下，花很多工夫在他胸上画十字，念禱告；然后她自己上床睡觉，幻想遙远的、朦朧的将来，那时候沙夏毕了业，做了医师或工程师，他有了大房子，买了馬和馬車，結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个，眼泪就从閉着的眼眶里流下她的臉頰。那只黑猫躺在她身旁叫着：

“咪……咪……咪。”

忽然，街門上有了挺响的敲門声。奥蓮卡惊醒过来，害怕得透不出气；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門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沙夏的娘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呀，天呐！”

她絕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覺得全世界再也沒有比她倒楣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可以听见說話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謝天謝地，”她想。

漸漸的，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覺得舒暢了。她就躺下，想着沙夏；沙夏呢，在隔壁房間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說：

“我要揍你！滾开！別打架！”

1899 年

在峽谷里

1

烏克列耶渥村坐落在峽谷里，因此从大道上和火車站上只能看見教堂的鐘樓和紗布印花廠的煙囪。過路的人一問起這是甚麼村子，就會聽見人家說：

“這就是那個教堂職員在喪宴上吃光魚子醬的村子。”

有一回在廠主考斯丘科夫家裡的喪宴上，一個年老的教堂職員在各種涼菜中間一眼看見成粒的魚子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來；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像因為吃開了胃而變得麻木了，一點感覺也沒有，只顧吃。他把魚子醬都吃光，那一罐子有四磅光景呢。從那以後好多年過去了，那教堂職員早已死了，可是大家卻還記得魚子醬的事。不知是因為這兒的生活十分貧乏呢，還是因為人們除了這件十年前發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別的事，總之，人們一提起烏克列耶渥村就沒有別的事可讲了。

這個村子里沒有斷絕過熱病，就連在夏天也是滿地泥濘，特別是靠近籬牆的地方。老柳樹在籬牆上彎下腰來，造成一片寬闊的樹蔭。此地永遠有一股工廠垃圾的氣味和用來給花布加工

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紗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相当远。那都是小厂，合起来一共雇了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把草地弄脏，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门了。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门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巡警局长和地方医生默许的，因为厂主按月送给他们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幢像样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用铁皮铺成房顶的；其中有一幢是本区的衙门，另外一幢是两层楼的房子，正巧坐落在教堂对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市民格里果里·彼得罗维奇·崔布金。

格里果里开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这只是摆样子的，实际上却贩卖伏特卡、牲口、兽皮、粮食、猪，有甚么可卖的他就卖，比方说，外国需要喜鹊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赚三十戈比；他买下造房用的木材，他放钱生利；总之，他是一个手段灵活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木在巡警局侦缉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聾；他妻子阿克辛尼雅是个相貌俊俏、身材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叮当的响，忽而到库房去，忽而到地窖去，忽而到商店去，老崔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类时候，他总是觉着歉然：她没嫁给他的大儿子，却嫁给耳朵聾的小儿子了，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赏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欢家庭生活，爱他的家庭胜过人间的任甚么东西，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儿媳妇。阿克辛尼雅刚刚跟

那聾兒子結了婚，就顯出她有作生意的特別才干。讲到可以让誰賒賬，不可以让誰賒賬，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鑰匙，甚至不肯把它交給丈夫。她拿過算盤來，打出一片響聲。她像農民那樣察看馬的牙齒，她老是發笑或者嚷叫。不管她干甚么，說甚么，老头子總挺感動，喃喃地說：

“真有你的，兒媳婦！好一個美人兒，小妮子……”

他本來是鰥夫，可是兒子婚後過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結婚了。人家給他找了一個姑娘，住在離烏克蘭列耶渥三十俄里遠的一個村子里，名叫瓦爾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出身一個上流的人家，年紀不算輕了，可是長得美麗，大方。她一搬到樓上的小房間里住下，這所房子里一切東西就都放光了，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了新玻璃似的。神像前面的燈亮起來，桌子上鋪了雪白的桌布，窗口和小花園里出現了花，結着紅苞；吃飯時候也不是公用一個木鉢，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碟子了。瓦爾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愉快而親切地微笑着，仿佛房子里樣樣東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開始走進院子里來，這種事在過去是從來沒有的；窗根底下傳來烏克蘭列耶渥的村婦們那種哀訴的、唱歌樣的說話聲，和因為喝醉酒而被工廠開除出來的、衰弱干瘦的鄉下人的慚愧的咳嗽聲。瓦爾瓦拉調濟他們錢、面包、舊衣服，後來她在這兒住熟了，就開始把鋪子里的東西也送出去了。有一回聾子看見她拿去四分之一磅的茶葉，這使他不放心了。

“媽在這兒拿去了四分之一磅茶葉，”事後他通知父親，“這筆賬出在哪儿呢？”

老头子沒答話，站着不動，想了一想，眉毛動彈着，然後上樓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鲁希卡^①，要是你，亲爱的，要铺子里的甚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韩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媽，倘或您要甚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一点新鲜，有一点轻松畅快，就跟神像前面的灯和那些小小的红花蕾一样。在斋期前的葷食日或者一连三天的当地守护神节日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买给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浓的臭气，就连站在肉桶旁边都会受不住；他们从醉汉手里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们喝了坏伏特卡，昏昏沉沉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凝结起来，像雾那样停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在那所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坏伏特卡没有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轻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里的安全阀的作用。

崔布金家里，白天过得很忙。太阳还没出来，阿克辛尼雅就已经在前堂洗脸，发出喷鼻子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滚沸着，发出呜呜的响声，好像预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里果里·彼得罗维奇穿一件又长又黑的上衣，一条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高统靴，那么干净，那么矮小，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小小的靴后跟踩得登登地响，活像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丈人。商店开门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轻快的二轮马车停在门廊外边，老头子矫健地坐上車，把他那顶大便帽歪戴在耳朵边上；谁瞧见他都不会说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車。每逢老头子身上穿一件讲究而干净的礼服，马车上套一匹

① 瓦尔瓦拉的爱称。

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馬，他就不喜欢农民們到他面前来請托甚么事，訴甚么苦情；他痛恨农民，討厭他們；要是他看見有个农民站在門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

“你为甚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

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叫道：

“上帝才会养活你！”

他坐着車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一身黑衣服，系一条黑圍裙，打扫房間，或者在厨房里帮忙。阿克辛尼雅在店里做买卖；这时候院子里就傳來酒瓶和錢叮当的响声、而她嗤嗤地笑着，喊着，被她得罪的顾客在发脾气，同时还可以看得出来伏特卡已經在那边，在店子里偷偷地出售了。聾子也坐在店里，要不然就不戴帽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在村街上散步，心不在焉地一会儿瞧着房子，一会儿瞧着上面的天空。他們一天大約喝六道茶，大約有四次圍着桌子坐下来吃飯。到了傍晚，他們就把进款算清，登在賬上，然后酣暢地睡覺。

烏克列耶渥的所有三家紗布印花厂跟厂主住宅都用電話联系着；那三家厂主是赫雷明家年长的一輩人，赫雷明家年輕的一輩人，考斯丘科夫。区衙門里也安一架電話，可是不久那架電話就給臭虫和蟑螂爬滿，打不通了。区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大草。可是他看見電話不通了，却說：

“得，現在我們沒有了電話可就有点困难了。”

赫雷明家年长一輩人經常跟年輕一輩人打官司，有时候年輕一輩人自家伙儿里起內訌，也打官司，于是他們的工厂停工一个月，两个月，直到他們重又讲和为止。这种事总是使得烏克列耶渥的居民們很高兴，因为每次吵嘴总会引起許多閑話和流言蜚語。到了节日，考斯丘科夫和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就坐上車

子出去兜風，飞快地穿过烏克列耶渥，把小牛压死了事。阿克辛尼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她商店附近的街上走来走去，弄得她那浆硬的衬裙沙沙的响；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就把她拉上車去，仿佛硬把她架走了似的。然后老崔布金也坐車出来，为的是夸耀他的新馬；他带着瓦尔瓦拉一块儿坐在車上。

坐車兜風以后，到傍晚，人家都上床了，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的院子里却有一个貴重的手風琴响起来；如果那天晚上有月亮，人听了乐声就会觉得又忧愁又快乐，烏克列耶渥就不再像是一个陷阱了。

2

大儿子阿尼西木很少回家来，只有遇到大节期才回来一趟，可是他常托同乡带回礼物和家信，信是托别人代写的，字迹秀丽，每回都是用大張的信紙写成，看上去像是正式的呈文。信上滿是阿尼西木在談話里素来不用的詞藻：“父母亲大人，茲奉上花茶一磅，借以滿足大人生理上之需要云耳。”

每封信的下款都好像是用破鋼笔尖乱塗的：“阿尼西木·崔布金；”下款底下又是那笔秀丽的字：“偵探。”

那些信經人大声念过好几遍，老头子听得很感动，兴奋得脹紅臉，說：

“瞧，他不願意待在家里，却去干念书人的营生了。好的，随他去吧！各人有各人的行业！”

在謝肉节^①以前，有一天下了一陣夹着雪粒的大雨；老头子

① 在大斋前的三天里。

和瓦尔瓦拉走到窗前去雨，可是看啊，阿尼西木从車站坐着雪橇來了。他來得完全出人意外。他走進門來，心神不定，看樣子彷彿在為甚么事擔憂似的；後來，在他住下的那幾天里也始終是這樣子，他的態度有點隨隨便便。他並不急着要走，倒好像給革掉了差使似的。他回來，瓦尔瓦拉倒很高興；她老是帶點狡猾的神情瞧他，搖頭，嘆氣。

“這是怎麼回事啊，我的天？”她說。“嘖嘖，這小伙子已經二十八歲了，可是他仍舊是光棍兒，沒個牽挂。唉，嘖嘖……”

她講的那些輕柔平穩的話在隔壁房間里聽起來就像是“嘖嘖嘖”。她開始跟老头兒和阿克辛尼雅交頭接耳地說話，他們的臉也就現出狡猾的、鬼鬼祟祟的神情，彷彿他們串通了要做甚么壞事似的。

大家決定要給阿尼西木辦親事了。

“唉，嘖嘖！……弟弟倒早就結婚了，”瓦尔瓦拉說，“可是你仍舊沒個伴兒，就跟市上的公雞一樣。這成甚么話？唉，嘖嘖，求上帝保佑，結婚吧，然後隨你的便，自管出外去做事好了，讓老婆留在家里做個幫手。小伙子，你過日子沒有一點章法，我看你已經把甚么章法都忘了。唉，嘖嘖，你們這些城里人呀，全有罪咎。”

崔布金家里的人既是要結婚，那麼大家就得給他們這些有錢的人挑頂好看的新娘。他們給阿尼西木也找了一個俊俏的姑娘。他自己呢，長着一副不招人喜歡的、不起眼的相貌，儘管身體單薄而且病態，个子矮小，臉蛋卻挺肥，鼓起來，倒好像他要把那兩片臉蛋兒吹掉似的。他那對眼睛一睜也不睜，眼神尖利，鬍子又稀又紅；每逢他想心事，老是把鬍子嚙進嘴里去嚼；此外，他愛喝酒，這從他的臉容和他的步態就看得出來。可是他一聽說

他們已經給他找到一個很漂亮的新娘，就說：

“哦，話說回來，我自己也不丑啊。應當說，咱們崔布金家的人都長得漂亮。”

靠近城邊有一個托爾古耶渥村。最近，有一半已經併進城裏去，剩下來的一半仍舊算是村子。在併出去的那一半地方裏面，有一個寡婦住著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她跟她妹妹同住；這妹妹很窮，白天出去做零工，有個女兒名叫麗巴，是個姑娘，也出去做零工。托爾古耶渥的人們已經在稱道麗巴的美貌，可是她那赤貧的家境卻吓退了一切人；大家認為只有鰥夫或者上了歲數的人才肯不顧她窮而跟她結婚，或者索性不結婚而跟她同居，她母親跟着她也就有吃有喝了。瓦爾瓦拉听媒人說到麗巴，就坐車子到托爾古耶渥去了。

然後，在那姑娘的姨媽家里照規矩安排了相親的儀式，備了涼菜和葡萄酒；麗巴穿一件特為相親做的粉紅色新衣服，一條鮮紅的緞帶在她頭髮上面像火焰一樣閃著。她瘦，弱，臉白，五官溫柔而秀氣，她的皮膚由於在露天底下工作而晒得發紅；羞臊哀傷的笑容老不離開她的臉，一雙眼睛帶著孩子氣看人，顯出信任和好奇的神情。

她年輕，仍然是個小姑娘，乳房還看不大出來，不過她可以結婚了，因為已經到了年紀。她長得確實美，只有一個地方不招人喜歡，就是她那双像男人一樣的大手，現在那双手沒事可做，垂在那兒，好比兩只大爪子。

“陪嫁錢沒有，我們倒也不在乎，”老人對姨媽說。“早先我們給我們的兒子斯捷潘也娶了個窮人家的姑娘，現在我們不知該怎樣稱贊她才好了。在家里也罷，在店里也罷，她那双手簡直稱得起是金子打的呢。”

丽巴站在門口，好像要說：“随您怎样摆布我就是，我相信您。”她母亲普拉斯科維雅，这个做零工的女人，躲在厨房里，胆怯得一动也不能动了。当初她还年輕的时候，有一回，她在一个商人家里擦地板，那商人发起脾气来，踹了她一脚；她十分害怕，呆住了，从此她一辈子心底里老存着害怕的感觉。她一害怕，胳膊和腿就老是发抖，臉頰抽筋。她坐在厨房里，极力听客人們說甚么話，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用手指头按着前額瞧神像。阿尼西木微微有点醉意，推开厨房的門，随便地說：

“您坐在这儿干甚么，亲媽媽？您不来，我們觉着悶得慌呢。”

普拉斯科維雅战战兢兢，用手按着干癆的瘦胸脯，回答說：

“哪儿的話。多承您关照……您心真好，老爷。”

相亲以后，婚期定妥了。这以后，阿尼西木在家里各个房間里走来走去，打唢哨，或者忽然想起甚么，就变得心事重重，一动也不动地凝神瞧着地板，仿佛眼光要钻到深深的地底下去似的。他知道自己就要結婚，而且那么快，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却沒露出高兴的样子，也不打算去看新娘，光是不断地打唢哨。他所以結婚，显然只因为他父亲和后媽要他結婚，又因为村子里有这样的風俗：要儿子結婚是为了給家里添一个帮手。他走的时候，一点也不匆忙，总之他一举一动都跟先前几次回来的情形不一样；他显得特別随便，說出来的話也不对头。

3

希卡洛渥村住着两个女裁縫，是姊妹俩，属于鞭身派^①。婚

① 基督教的一种宗派，相信鞭答自己，可以平息神怒。

礼的新衣服就交给她们做，她们常常来量尺寸，喝很久的茶。她们给瓦尔瓦拉做一件棕色长衫，镶黑花边和玻璃珠；给阿克辛尼雅做一身淡绿的衣服，配上黄色前胸，拖着长后襟。等到裁缝做完活，崔布金却不付她们工钱，只给店里的货物；她们愁闷地走了，手里提着她们完全不需要的几小捆硬脂蜡烛和沙丁鱼；她们走出村子，到了乡野上，就在一个土坡上坐下，哭起来。

在举行婚礼的三天以前阿尼西木回来了，从头到脚一身新。他穿着发亮的胶皮雨鞋，没扎领结，却拴着一条红线绳，上面穿着小珠子。他肩头上披着一件大衣，没把胳膊伸进衣袖里去，这件大衣也是新的。

他在神像面前庄重地祷告一番，然后向父亲问安，送给他十枚银卢布和十枚半卢布银币；送给瓦尔瓦拉的也是这样一份。他送给阿克辛尼雅的是四分之一卢布银币二十枚。这份礼物特别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所有的钱币仿佛是精心配好的一样，一律是新的，在阳光里发亮。他极力要显得庄重严肃，就绷紧了脸，鼓起腮帮子。他嘴里冒出酒气来；他一定每到一个火车站就上饮食店去一趟。这个人仍旧带着那种随随便便的样子，那种多余的气派。然后，阿尼西木跟老头儿一块儿喝茶，吃东西。瓦尔瓦拉把那些新卢布放在手心上翻来复去地看，同时问起那些在城里生活的同乡。

“谢谢上帝，他们都不错，他们过得挺好，”阿尼西木说。“只是伊凡·叶果罗夫家里出了点事：他的老婆子索菲雅·尼基佛罗芙娜去世了。她害的是痲病。他们为了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息而安排了丧宴，那是从饭馆里叫来的。每一客是两个半卢布。还有真正的葡萄酒。我们的同乡，几个庄稼汉，也去了。叶果罗夫为他们也叫了两个半卢布一客的饭菜。其实他们甚么也没

吃。庄稼汉哪儿懂得甚么口味！”

“两个半卢布呀！”老头说，摇摇头。

“可不是！那儿又不是乡下。比方说，你走进一家饭馆想吃一顿，点了这样那样的菜，凑上三朋四友，一块儿喝上一通酒。一眨巴眼儿的工夫，天就已经亮了。对不起，你得替每个人付三四个卢布才成。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那他饭后喜欢喝上一杯搀白兰地的咖啡，可是，先生，上等白兰地要六十戈比一小杯哪。”

“他随口乱说了，”老头子惊叹地说，“他随口乱说了！”

“现在我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替我给你们写信的就是这个萨莫罗多夫。他写得真好。妈，”阿尼西木快活地对瓦尔瓦拉说下去，“要是我告诉您萨莫罗多夫是个甚么样的人，您才不会相信呢。我们大家都叫他穆赫达尔，因为他跟亚美尼亚人一样，周身上下一片黑。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妈，他的事儿就跟我手上的五个指头一样，我全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就老是跟着我，难舍难分，现在就是拿水冲也冲不散我们了。他好像有点怕我，可是离开我又活不下去。我上哪儿他也上哪儿。妈，我长着一对真正厉害的眼睛。我在旧衣市上一眼看见一个农民卖一件衬衫。‘慢着，这衬衫是偷来的！’果然不错，那衬衫真是偷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瓦尔瓦拉问。

“也说不出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长着那样的眼睛呗。我并不知道衬衫的来历，可是，不知甚么缘故，我就那么心血来潮了；这东西是偷来的，准是这么的。侦探队里那些同事常常这么说：‘嘿，阿尼西木打山鹑去啦！’那意思是说找贼贼去了。对了……偷是谁都会的，可是要想保牢贼贼，那就难了！世界挺大，可就

是沒有地方藏賊賊。”

“上个星期公托列夫家里給牽走了一只公羊和两只母羊，”瓦尔瓦拉說，叹了一口气，“却沒有人去把它們找回来……唉，嘖嘖……”

“行。我可以去找。这没什么，我办得到。”

結婚的日子到了。那是四月里一个凉快、晴朗、快活的日子。从一清早起，人們就坐着由两匹或者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在烏克列耶渥村里来来去去，鈴子叮当地响，車軛和馬鬃上裝飾着鮮艳的絲絛。白嘴鴉給車馬声鬧得心慌意乱，在柳树林里呱呱地叫；椋鳥也提高嗓門，不停地叫喚，倒好像因为崔布金家办喜事而高兴似的。

屋里桌子上，已經摆滿长条的魚、腊肉、肚子里填滿东西的家禽、一盒盒的鱈魚、各种各样盐腌的和醋漬的吃食、許多瓶伏特卡和葡萄酒，空气里瀰漫着熏腊腸和酸龙虾的气味。老崔布金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靴后跟嘎吱嘎吱地响，拿着两把刀子互相磨着。大家不住地喊瓦尔瓦拉的名字，問她要这样要那样；她呢，样子慌慌張張，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在厨房里跑进跑出；厨房里面，考斯丘科夫家的厨师和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的厨娘头脑从天亮起就在干活了。阿克辛尼雅卷起头发，只穿着紧腰衣，沒穿长衫，脚上穿一双嘎吱嘎吱响的新皮靴，一陣風似地跑过院子，只看見她那光光的膝头和胸脯一閃就过去了。各处热熱鬧鬧，人們可以听見罵人和賭咒的声音；行人在敞开的大門口站住，样样事情都使人覺得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

“他們坐車去接新娘啦！”

馬車鈴子叮当地响着，出了村子很远才消失……到两点多钟，人們奔跑起来，原来鈴声又响了，他們把新娘接来了！教堂里挤

滿了人，枝形燭架點亮了，唱詩班按老崔布金的意思照着樂曲集唱歌。輝煌的亮光和鮮豔的衣服弄得麗巴眼花撩亂；她覺得歌手在用响亮的嗓音砸她腦袋，就跟錘子一樣。她生平第一回穿的緊腰衣和她那雙鞋夾得她挺痛；她的臉相看上去仿佛是在昏厥以後剛剛清醒過來似的；她呆瞪瞪地往四下里瞧，却甚么也沒看明白。阿尼西木穿一身黑禮服，脖子上沒扎領結，却系了一條紅綫繩，心事重重，瞧着一個地方出神，每逢歌手高聲唱起來，就趕快在胸前畫十字。他心里感動，想哭出來。這教堂他從很小很小的時候起就熟悉，從前有一個時期他那去世的母親常帶他上這兒來領聖餐，有一個時期他還在兒童唱詩班里歌唱，每個神像、每個角落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現在呢，他結婚了，為了規規矩矩做人而必須娶妻子，可是現在他沒想這些，不知怎么他竟不記得而且完全忘了他的婚事。眼淚使得他眼睛看不見神像，心里堵得慌。他暗自禱告，祈求上帝讓那個在數難逃的災難，即使不是今天，可是明天一定會降在他身上的災難，好歹放過他去，就跟天旱的日子里雨雲掠過村子却不落下一滴雨來一樣。過去已經積下那么多的罪，那么多的罪，事情已經鬧到簡直沒有退避的余地，沒有挽回的余地，就連要求寬恕也好像不近情理了。可是他仍舊懇求寬恕，甚至大聲地哭出來，不過誰也沒理會，因為他們以為他喝多了酒。

有一個孩子用苦惱的聲音哭着說：

“好媽媽，帶我離開這兒吧，親媽媽！……”

“不許說話！”教士叫道。

新婚夫婦從教堂出來，走回家去，人們跟在他們身後跑着。商店附近，大門附近，院子里窗跟前，也都圍滿了人。村婦們來唱喜歌。合唱隊早已站在前堂，拿了樂曲集等着，年輕的夫婦剛

剛跨進門檻，他們就提高喉嚨用盡力氣齊聲唱起來；特意從城里約來的一個樂隊也開始奏樂。頓河香檳酒已經盛在高杯子里，送過來。木匠兼包工頭叶里扎洛夫是一個又高又瘦的老人，眉毛生得很密，弄得眼睛也看不大見了，他對新婚夫婦說：

“阿尼西木和你，孩子，要相親相愛，要按上帝的意思過日子，孩子們，求聖母不要背棄你們。”他撲在老頭子的肩膀上，嗚嗚地哭了。“格里果里·彼得羅維奇，咱們哭一場吧，高興地哭一場吧，”他用尖細的聲音說，然後立刻笑起來，用响亮的低音接着說。“哈哈，你又添了個好兒媳婦！她呀，處處都合格，處處都光溜溜的，沒一點雜音，整個機器都沒毛病，螺絲釘多得很。”

他是叶果列夫縣的人，可是從年輕時候起就在烏克列耶渥村的工廠和縣里做工，已經在這兒落戶了。多年以來，大家覺得他一直是這麼老，一直跟現在一樣的瘦長；多年以來，大家一直叫他“拐杖”。也許因為近四十多年來專門在工廠里做修理工作吧，總之，他批評每個人和每樣東西的時候總是在扎實上面着眼；看一看是不是需要修理。他在靠着飯桌坐下來以前，先試了好幾把椅子，看它們結實不結實；他還摸了摸鮭魚。

喝過頓河香檳酒以後，大家圍着桌子坐下來。客人們談天，移動椅子。歌手在前堂唱歌，樂隊奏樂，同時院子里村婦們齊聲唱喜歌，結果造成一種可怕的、亂七八糟的聲音，鬧得人頭昏眼花。

“拐杖”坐在椅子上扭個不停，胳膊肘碰着他身旁的人，妨礙人家談話；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他急促地嘟囔着。“阿克辛尼雅寶貝兒，瓦爾瓦拉寶貝兒，咱們太太平平、和和睦睦地過日子吧，我親愛的小斧子……”

他酒量小，現在只喝了一杯英国苦酒就醉了。这难于下咽的苦酒不知道是用甚么东西做成的，一喝就醉，仿佛一悶棍把人打晕了似的。舌头开始轉动不灵了。

在座的有本地的教士、带着太太的工厂職員們、商人、从别的村子来的飯鋪老板。本区的区长和書記也并排坐在那儿，他們已經一块儿服务了四十年，在这段时期里每逢給人签署文件，或者在放人走出区政府以前，总要把人欺騙一下或者侮辱一下，如今他俩养得肥头胖脑，仿佛他們在欺詐里泡得太久，連臉上的皮肤都有了特別的、賊样的光彩。書記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她像一只鷹似地斜着眼瞄准菜碟，凡是她的手够得到的都被她一齐搶光，放进她自己的或者孩子的衣袋里去了。

丽巴坐在那儿，好像变成了石头，仍旧現出在教堂里的那副表情。阿尼西木自从認識她以后還沒跟她說过一句話，因此直到現在还不知道她的嗓音是甚么样儿；現在，他坐在她身旁，始終悶声不响，只顾喝英国苦酒，等到喝醉了才开口，跟坐在对面的丽巴的姨媽說：

“我有个朋友，姓薩莫罗多夫。他是个特別的人。論身分他是个光荣的公民，他善于講話。不过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姨媽，他也知道。請您跟我一块儿为薩莫罗多夫干一杯吧，姨媽！”

瓦尔瓦拉筋疲力尽，精神恍惚，繞着桌子走来走去，劝客人吃东西；她明明很滿意，因为菜有那么多碟，全都那么丰富——現在誰也不能說他們坏話了。太阳落下去了，可是酒宴一直沒停，客人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吃甚么，喝甚么了，他們讲的話也休想听得清，只有在乐队的乐声偶尔停下来时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有一个村妇嚷着：

“你們吸飽了我們的血，強盜；叫你們遭了瘟才好！”

到傍晚，大家合着乐声跳舞。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帶着他們自己的酒光臨了，其中有一個在跳卡德里爾舞的時候，兩只手各拿一個酒瓶，嘴里還銜着酒杯，逗得大家都笑了。卡德里爾舞跳到一半，他們忽然坐下身去，蹲着跳起來；穿綠衣服的阿克辛尼雅像一道閃電似地飛過來飛過去，衣裙掀起一陣風。有人踩壞她的衣裙的縐邊，“拐杖”就嚷道：

“喂，他們把護墙板扯下來啦！孩子們！”

阿克辛尼雅生着天真的灰色眼睛，難得眨巴一下；臉上老是帶着天真的笑容。那對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長脖子上的小腦袋、苗條的身材，都有點蛇的樣子。她配上周身的綠色，配上她那黃色的前胸，唇邊露出微笑，看上去活像春天從嫩嫩的黑麥田中探出頭來瞧着行人的一條蛇。赫雷明家的那些人待她隨隨便便；很明顯，她跟他們當中年紀頂大的一个早已打得火熱了。可是她那聾丈夫却一點也沒看出來，他壓根兒就沒瞧她；他坐在那兒，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正在吃胡桃。他咬開胡桃殼的時候聲音響得很，聽上去跟放槍一樣。

可是，看哪，老崔布金自己走到房中央來了，他把手絹一搖，表示他也要跳俄羅斯舞；于是從房里各處，從院子當中的人群里，騰起來一片嘈雜的贊嘆聲：

“大老板也出場啦！大老板！”

瓦尔瓦拉跳舞了，可是老头子光是搖手絹，踩靴后跟；院子里的人互相推搡着，往窗子里看，十分高興。一時間，他們寬恕了他的一切——他的財富，他的欺侮。

“跳得好哇，格里果里·彼得羅維奇！”那群人叫道，“對，跳吧！你還能行哪！哈哈！”

這場舞直跳到夜深一点多钟才散。阿尼西木踉踉跄跄走过去跟乐师和歌者一一告别，送給他們每人一枚新的半卢布銀币。老人身体倒沒搖晃，不过走起路来也还是有一条腿下脚很重；他一面送客人出去，一面对每个客人說：

“办这场喜事花了两千卢布哪。”

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人穿錯衣服，丢下自己的旧大衣，穿走了希卡洛渥村的飯鋪老板的好大衣；阿尼西木忽然冒火，嚷起来：

“別忙！我馬上就会找着它！我知道是誰偷的！別忙！”

他跑上街去追人，可是人家拦住他，把他搀回家来，尽管他醉醺醺，气得滿臉通紅，一头的汗，仍旧把他推进屋里去，扣上了門；在那屋里，姨媽已經在給丽巴脫衣服了。

4

五天过去了。阿尼西木准备好动身了，就走上楼去向瓦尔瓦拉告辞。她房間里神像前面的灯都点亮了，瀰漫着熏香的气味；她坐在窗口，正在用紅毛綫打袜子。

“你在我們这儿住得不久，”她說，“大概你覺着膩味了吧？唉，嘖嘖……我們过得挺好，样样东西都很多。我們把你的喜事办得挺像样，挺風光；老头子說用了两千卢布呢。一句話，我們生活得跟商人一样，只是我們这儿很乏味。我們淨欺負老百姓。我心都痛了，我亲爱的；我們把他們欺負得多厉害啊，我的天！我們交換一匹馬也好，买甚么东西也好，雇工人也好，处处都要騙人。騙了又騙。鋪子里的素油又苦又臭，就連人家的煤黑油都比它强。可是請你說說看，难道我們不能卖好油嗎？”

“各人有各人的行业，媽。”

“可是話說回來，我們將來不是都得死嗎？唉唉，你真應該跟你爸爸談一談才好！……”

“您自己該跟他談才对。”

“算了吧，算了吧！談呢，我倒是对他談了，可是他也跟你一样的說甚么各人有各人的行业。你想，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人家会管你干的是甚么行业嗎？上帝的裁判可是公道的。”

“当然，人家不会管的，”阿尼西木說，叹了一口气，“話說回來，反正上帝是沒有的，媽。哪儿会有人来管呢！”

瓦尔瓦拉惊奇地瞧着他，揚声大笑，两只手合起来一拍。由于她真心地对他的話感到惊奇，而且睜大眼睛瞧着他，把他当作怪人一样，他窘了。

“也許上帝是有的，只是信仰沒有罢了，”他說，“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觉着很不自在。如同从母鸡身子底下拿到一个鸡蛋，鸡蛋里面有个小鸡在唧唧叫一样，我的良心也忽然唧唧叫起来，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时时刻刻暗想：‘上帝是有的！’可是我一走出教堂啊，就全完了。真的，究竟有沒有上帝，我怎么知道呢？我們从小就沒受过这样的教育；娃娃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的时候，就老是受到这样的教育：‘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要知道，爸爸也不信上帝。您先前說公托列夫家里有些羊給人偷走了……我已經找着了；那是希卡洛渥村的一个农民偷的；他偷了羊，可是爸爸得了羊皮……这就叫做信仰哟！”

阿尼西木眨巴着眼睛，摇头。

“区长也不相信上帝，”他接着說，“書記也一样，就連教堂職員也一样。至于他們上教堂，持斋，那也只是为了避免人家說他們的坏話，而且防着万一真有世界末日的审判罢了。如今大家都

說世界的末日好像已經來了，因為人變得軟弱，不尊敬父母，等等。這全是廢話。媽，依我的看法，毛病全出在人們昧了良心。我看得透，媽，我明白。要是人家有一件偷來的襯衫，我一眼就看得出來。比方說，有一個人坐在飯鋪里，您還當是他在喝茶，沒甚么；我呢，不但看見他在喝茶，還看見他沒有良心。你走來走去，盡可以走上一整天，却碰不見一個有良心的人。這原因完全在於他們不知道有沒有上帝……好了，再見，媽。希望您好好活下去，別記着我的坏处。”

阿尼西木在瓦尔瓦拉的腳旁跪下來。

“我為種種事情感激您，媽，”他說，“我們家有了您，得了很大的好處。您是一個很正派的女人，我對您很滿意。”

阿尼西木十分感動地走出去了，可是又回來，說：

“薩莫羅多夫把我牽連到一樁麻煩事里面去了；我要就會發一筆大財，要就會倒楣。要是出了甚么事，那求您務必安慰爸爸才好，媽。”

“唉，何必說這種話？唉，嘖嘖……上帝是仁慈的。你呢，阿尼西木，對你老婆也該心疼一點才好，可是現在你們却大眼瞪小眼；說真的，你至少也該帶個笑臉啊。”

“是啊，她也真是個怪物……”阿尼西木說，嘆口氣，“她甚么也不懂，老是不講話。她年輕得很，那就讓她慢慢長大吧。”

一匹高大壯實的白毛公馬已經拉着一輛二輪馬車停在門廊外面。

老崔布金一縱身上了車，意氣揚揚地坐下，拿起繮繩。阿尼西木吻瓦尔瓦拉、阿克辛尼雅、他的兄弟。麗巴也站在門廊上，一動不動，眼睛瞧着別處，仿佛她不是來送他，而是不知甚么緣故湊巧站在那兒似的。阿尼西木走到她面前，用嘴唇輕輕碰了

碰她的臉蛋兒。

“再見，”他說。

她沒有瞧他，却現出一種古怪的笑容；她的臉顫抖起來，不知甚么緣故大家都可憐她了。阿尼西木也一躍就跳上了馬車，兩只手杈在腰上，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個美男子。

他們坐着車子上坡，一路出了峽谷，阿尼西木不斷的回頭去瞧村子。那是一個溫暖晴朗的日子。牲口還是第一回給人趕到外面來，村姑和村婦們穿着過節的華麗衣服在牲口旁邊走來走去。褐色的公牛嗚嗚地叫，由於得到自由而高興，用前蹄刨地。四面八方，上上下下，都有百靈鳥在歌唱。阿尼西木回頭去看一眼那座端正的白色教堂（它最近才粉刷過），想起五天前怎樣在那裏面祈禱，又看一眼綠色房頂的學校，看一眼從前他常在裏面游泳和釣魚的小河，就有一股歡樂的浪頭在胸中激蕩，他恨不得地下忽然升起一堵牆來，不容他再往前走，讓他永遠伴着過往的歲月才好。

到了火車站，他們走進飲食部，各人喝了一杯白葡萄酒。老头子伸手到口袋里摸錢包，打算付錢。

“我請客！”阿尼西木說。

老头子感動地拍拍他的肩膀，對僕役眨一眨眼，好像說：“瞧，我有一個多么好的兒子。”

“你應當留在家裏做生意才對，阿尼西木，”他說，“對我來說，你是個了不起的寶貝！我會把你從頭到腳鍍上金呢，好兒子。”

“這是辦不到的，爸爸。”

白葡萄酒有點酸，而且有火漆的氣味，可是他們又喝了一杯。

老崔布金从火車站回到家来，一下子竟认不出他的小儿媳妇了。丈夫剛剛坐着車出了院子，丽巴就变了样，忽然高兴起来。她换上一条早先穿过的旧裙子，光着脚，把袖子卷到肩膀上，擦前堂的楼梯，用銀鈴样的尖嗓音唱歌；等到她端着一大盆髒水走出去，抬头看太阳，露出孩子气的笑容时，她自己也像一只百灵鳥一样了。

一个老工人正好走过門口，搖着头，嗽了嗽喉嚨說：

“是啊，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上帝給你送来的儿媳妇真了不起！”他說，“她不能算是娘們儿，簡直該算是一宗寶貝！”

5

七月八日，星期五那天，外号叫做“拐杖”的叶里扎洛夫和丽巴，从卡桑斯科耶村回来，这天是当地教堂紀念卡桑圣母的祭礼日，他們剛剛到那儿去做过礼拜。丽巴的母亲普拉斯科維雅在他們身后很远的地方走着，她老是落在后面，因为她有病，气喘。天色已經将近黄昏了。

“啊，啊，啊！……”“拐杖”一面听丽巴講話，一面惊奇地說。
“啊，啊！……真的嗎？”

“我啊，挺爱吃果酱，伊里亚·瑪卡雷奇，”丽巴說。“我坐在我那小屋里，老是喝茶呀，吃果酱呀。要不然我就跟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一块儿喝茶，她常常讲点打动人心的事儿。她有許多許多的果酱——四罐子哪。‘吃吧，丽巴，’她說，‘由着性儿吃吧。’”

“啊，啊，啊！……四罐子哪！”

“他們过得可闊气啦。喝茶的时候还吃小白面包；肉也是要

吃多少就吃多少。他們过得可闊气啦，不过我在他們那儿总觉得害怕，伊里亚·瑪卡雷奇。唉唉，我好怕哟！”

“你怕甚么呢，孩子？”“拐杖”問，他回过头去看普拉斯科維雅落得远不远。

“結婚以后，我先是怕阿尼西木·格里果里奇。阿尼西木·格里果里奇并沒怎么样，也沒欺負我，只是他一走近我的身边，就有一股凉气跑遍我的全身，一直钻进我所有的骨头里去了。我沒有一夜睡着过，老是发抖，禱告上帝。現在呢，我怕阿克辛尼雅，伊里亚·瑪卡雷奇。她也沒怎么样，老是笑，不过有时候她瞧一眼窗外，眼神却那么凶，射出綠光，就跟关在栏里的羊眼睛一样。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正在挑撥她：‘你家的老头子，’他們說，‘在布乔基諾有一小块地，大約有四十俄亩，’他們說，‘那儿有沙土，有水，所以你，阿克秀霞^①，’他們說，‘在那儿自己开一个磚厂吧，我們来合股經營就是。’現在的磚价是二十卢布一千块。那是賺錢的生意。昨天吃午飯的时候阿克辛尼雅就对老头子說：‘我打算在布乔基諾开个磚厂；我自己做点生意。’她一边說一边笑。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的臉可就阴下来了，看得出来他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只要我还活着，’他說，‘那就不能分家，我們得守在一块儿。’她瞪了他一眼，暗自咬牙……煎餅端上来了，可是她不吃！”

“啊，啊，啊！……”“拐杖”惊奇地說，“她不吃呀！”

“还有，劳您的駕說說看，她到底甚么时候才睡覺啊？”丽巴接着說。“她剛剛睡了半个钟头，就跳起来，这儿走走，那儿走走，看农民們放火燒甚么东西沒有，偷甚么东西沒有……她真

① 阿克辛尼雅的爱称。

可怕，伊里亚·瑪卡雷奇！赫雷明年輕一輩人喝过喜酒以后，沒有回去睡覺，却一块儿坐車到城里去打官司了；大家都說这大概是阿克辛尼雅鬧出来的。有两个兄弟答应給她开一个造磚厂，可是第三个生气了；他們的工厂就此停工一个月，我的叔父普罗霍尔沒活儿可做，挨門挨戶地要飯。‘趁这工夫，您應該去下田种地，或者鋸鋸树甚么的，’我对他說，‘何必这么丟臉？’‘我已經忘了庄稼活啦，’他說；‘我不会做了，丽宾卡。’……”

他們在一小片新生的白楊树林旁边站住，歇歇气，等普拉斯科維雅。叶里扎洛夫早就在做小規模的包工活儿，可是买不起馬，总是徒步走遍全县，甚么也不带，只带一个小口袋，里头装着面包和洋葱，他大踏步地走路，甩搭着胳膊。同他一块儿走路是很难跟得上的。

树林的进口地方立着一块地界标。叶里扎洛夫碰一碰它，看它結实不結实；普拉斯科維雅喘吁吁地走到他們面前来了。她那滿是皺紋、素来神色惊恐的臉，这时候却快活得放光，今天她跟別人一样到过教堂，后来赶了一趟集，在那儿还喝了梨汁克瓦斯！这在她可是少有的，現在她甚至覺得今天是她生平第一回过得滿意的一天了。他們休息了一陣，三个人并排走着。太阳已經在落下去，斜阳射进树林，树干发亮。前面隱約傳来了人声。烏克列耶渥的姑娘們早就在他們前头走过去了，可是一直留在树林里沒走，多半在采菌吧。

“喂，丫头們！”叶里扎洛夫叫道，“喂，美人儿！”

回答的是一片笑声。

“‘拐杖’来啦！‘拐杖’！老生姜！”

回答的也是笑声。然后树林也落在后面了。工厂的烟囱頂可以看見了。钟楼上的十字架发光；这就是那“教堂職員在喪宴

上吃掉所有魚子醬”的村子。現在他們差不多要走到家了，他們只要下坡，走進那大峽谷就成了。麗巴和普拉斯科維雅本來光着腳走路，這時候就在草地上坐下來穿鞋，包工頭叶里扎洛夫也陪她們坐下來。要是他們從上面往下瞧一眼，烏克蘭耶涅和它的柳樹、白教堂、小河，就顯得美麗平靜；只有工廠的房頂刺眼，主人為了少花錢而把房頂塗成一種暗淡無光的古怪顏色。他們可以看見對面山坡上有黑麥——一垛垛，一捆捆，東一堆，西一堆，仿佛讓暴風吹散了；那些新割下來的麥子一排排地躺在那兒；燕麥熟了，這時候給太陽照得跟珍珠母一樣反光。這正是收割的時候。今天是節日，明天是星期六，他們割黑麥，運走干草，隨後是星期日，又是假日。每天遠處有隆隆的雷聲。天氣悶熱，看起來像要下雨。現在每個人瞧着這片田野都會想：求上帝保佑我們趕快收完莊稼才好；大家覺得高興，暢快，同時卻又着急。

“如今割麥子的工人真能掙錢，”普拉斯科維雅說，“一天掙一盧布零四十戈比呢！”

人們紛紛從卡桑斯科耶的市集回來：村婦啦、戴新帽子的工人啦、乞丐啦、小孩子啦……一会儿有一輛大車走過去，揚起灰塵，車後跟着一匹沒賣掉的馬，那匹馬仿佛因為沒賣掉而暗自高興似的；一会儿有一頭公牛由人牽着犄角往前走去，它却死命地不肯走；一会儿又過去一輛大車，車上坐着醉醺醺的農民，把腿搭拉下來。一個老太婆領着一個頭戴大帽子、腳穿大靴子的孩子走過去，那孩子熱得累了，又因為那雙沉甸甸的靴子不容他的腿在膝頭那兒打彎，就更加累了，不過他還是用足氣力不斷地吹一個玩具喇叭。他們已經走下斜坡，轉彎上了大街，可是喇叭聲仍舊聽得到。

“我們的廠主好像完全變了……”叶里扎洛夫說。“這可真

糟！考斯丘科夫生了我的气。‘飞檐上用的薄板太多。’‘怎么太多？該用多少就用了多少，瓦西里·丹尼雷奇；我又沒拿它們就着粥喝到肚子里去，那是薄板啊。’‘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說話？’他說，‘你这混蛋，你这蠢貨！別忘了形！’他嚷着說，‘是我提拔你做包工头的啊。’‘这也沒甚么希罕！’我說。‘当初我沒做包工头的时候，我也天天有茶喝啊。’‘你們全是下流胚……’他說。我沒言語。‘我們在这个世界里是下流胚，’我心想，‘到了下一个世界里你們就是下流胚罗。’哈哈！第二天他軟下来了。‘你別記恨我的話，瑪卡雷奇，’他說。‘要是我說話有过火的地方，’他說，‘那么話說回来，我是第一行会的商人，比你上流——你应当閉嘴才对。’‘您是第一行会的商人，我是木工，’我說，‘這話不錯。可是圣徒約瑟也是木工啊。我們这行业是正当的，連上帝都喜欢。要是您願意做比我上流的人，那也随您，瓦西里·丹尼雷奇。’后来，我是說在談过这回話以后，我心想：‘到底誰是上流人啊？第一行会的商人呢，还是木工？’一定是木工，孩子們！”

“拐杖”想了一想，补充几句：

“是这样的，孩子們。誰劳动，誰能忍，誰就上流。”

太阳已經落下去了；濃霧白得跟牛奶一样，在河面上，在教堂的圍牆里，在工厂四周的空地上升起来。这时候，黑暗很快的降临了，坡下面已經有灯火在閃亮，看上去那片濃霧好像掩盖着一个不見底的深淵似的；生来穷苦、准备照这样穷一輩子、除去惊恐而溫柔的灵魂以外願意把一切都獻給別人的丽巴和她母亲，也許在这一刹那間会隱約想到：在这广大神秘的世界里，在生命世世代代无穷的延續中，她們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比某些人上流吧。她們坐在坡上挺痛快，幸福地微笑着，却忘了她們还得走下斜坡回家去。

末后，她們回到了家。收割工人坐在商店附近和大門外面的地上。烏克列耶渥的農民們素來不肯到崔布金家來做活，他只好雇外鄉人。如今在黑地里看上去，坐在那兒的人仿佛長着又長又黑的鬍子似的。商店開着門，從門口可以瞧見聾子在裡面跟一個男孩下跳棋。收割工人輕聲唱歌，低得差不多聽不清，或者大聲要求發給他們前一天的工資，可是雇主不發給他們，因為深怕他們明天走掉。老崔布金脫掉上衣，穿着坎肩，跟阿克辛尼雅坐在門廊前面樺樹底下喝茶；桌子上點着一盞燈。

“老大爺！”收割工人在門外叫道，好像要嘲弄他似的。“哪怕發給我們一半工錢也是好的！老大爺！”

立刻來了笑聲。然後他們又唱起來，聲音低得差不多聽不清……“拐杖”也坐下來喝茶。

“哪，我們去趕集來着，”他講起來。“我們玩玩樂樂，痛快極啦，孩子們，贊美主吧。可是出了一件不好的事兒：鐵匠沙希卡買煙葉，哪，給了店老板一枚半盧布銀幣。不料那半盧布銀幣是個假錢，”“拐杖”接着說，往四下里看一眼；他想小聲說話，可是他却用一種發悶的、嘶啞的聲音講着，人人都聽得見。“原來那半盧布銀幣是假錢。人家問他這錢是哪儿來的。‘這是阿尼西木·崔布金給我的，’他說，‘他是在我去吃喜酒的時候給我的，’他說。他們就把巡警叫來，把這人帶走了。……注意啊，格里果里·彼得羅維奇，可別出甚麼事兒，也別惹出甚麼閑話來……”

“老大——爺！”那個聲音又在門外嘲弄地叫道。“老大——爺！”

隨後是沉默。

“啊，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拐杖”很快地咕嚕着，站起來了。他睏了。“好了，謝謝您的茶，您的糖，孩子們。到睡覺

的时候啦。我有点朽啦，我的房梁有点朽啦。哈哈！”

他一面走，一面說：

“我大概到死的时候了！”

他就嗚嗚地哭了。老崔布金沒有把茶喝完，只是仍旧坐了一会儿，想心事，他那臉容看上去像是在听“拐杖”的脚步声，“拐杖”已經順着大街走远了。

“鉄匠沙希卡多半是胡說，”阿克辛尼雅猜中他的心事，說。

他走进房里去，过一会儿提着一个包袱走回来；他打开那包袱，卢布閃閃发亮，都是些簇新的錢币。他拿一个，用牙咬了咬，往盘子上一丢；然后又丢一个……

“这些卢布果然是假的……”他說，瞧着阿克辛尼雅，好像糊塗了。“这都是当初阿尼西木带回来，算做他的礼物的。你，孩子，拿去，”他小声說，把包袱塞在她手里。“拿去丢在井里吧……去它的！注意，可別張揚出去。千万別出甚么岔子才好……把茶炊拿走，熄了灯……”

丽巴和普拉斯科維雅坐在堆房里，瞧着灯亮一个个地灭了；只有楼上瓦尔瓦拉的房間里，有些藍色和紅色的神像灯还亮着；和平、滿足、純洁的空气从那儿飄下来。普拉斯科維雅对女儿嫁了闊人这件事始終还没习惯，每逢她来到这儿，总是怯生生地縮在前堂里，臉上現出恳求的笑容，茶和糖就送到她那儿去了。丽巴也过不慣，丈夫走后就不在自己的床上睡覺，随便在哪儿倒头就睡，或是在厨房里，或是在堆房里。她天天擦地板，洗衣服；覺得自己像是来打短工的。現在，她們做完礼拜回来以后，就到厨房里去跟厨娘一块儿喝茶；然后她們走进堆房，在雪橇和矮墙中間的地板上躺下来。那儿挺黑，有套包子的气味。正房四周的灯亮全熄了，然后她們听见聾子关上店門，收割工人們在院子里打

点着睡觉了。远处，在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家里，他们正在拉那贵重的手风琴……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开始昏昏地睡去。

她们给甚么人的脚步声惊醒了，月亮正在明晃晃地照着；堆房门口站着阿克辛尼雅，她抱着她的被褥。

“也许这儿凉快点……”她说；然后她走进来，差不多就躺在门道里，月光照亮了她的全身。

她睡不着，喘气，热得翻来复去，差不多把被子全揭掉了。在月亮的魔光下这是个多么美丽、多么骄傲的人啊！过了不大工夫，又来了脚步声；老头子穿一身白，在门口出现了。

“阿克辛尼雅！”他叫道，“你在这儿吗？”

“怎么？”她生气地回答。

“我刚才叫你把钱扔在井里。你扔掉没有？”

“好说！把一大笔钱扔在水里！我已经把它发给收割工人了……”

“啊呀，我的天！”老头儿叫道，又惊讶又害怕。“你这个胡闹的娘们儿……唉，我的天！”

他举起两只手来一拍，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不住地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阿克辛尼雅坐起来，心烦得长叹一口气；然后站起来，收起铺盖，抱着走了。

“你为甚么把我嫁到这个人家里来啊，妈！”丽巴说。

“人总得结婚，女儿。那不是我们作得了主的。”

一种没法慰解的悲痛准备来抓住她们的心。可是她们觉着在高的天上好像有人低下头来，从那一片布满星斗的蓝天里瞧着下界，看见了乌克兰耶渥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视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静美丽，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丽的真理；人间万物，一心等着

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

于是她俩放了心，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6

早就来了消息，说是阿尼西木因为制造和使用假钱而关在监牢里了。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半年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开始了；家里的人也好，村子里的人也好，对阿尼西木关在监牢里这件事都已经习惯了。谁要是晚上走过那所房子或者那个铺子，就会想起阿尼西木关在监牢里；每逢乡村墓地里响起钟声，这也会使人不由得想起来他坐在监牢里等候审判。

仿佛有一个阴影罩住了这所房子似的。正房变得阴暗；房顶生了锈，那扇沉甸甸的、包着铁皮的店门上，绿漆褪了色，或者用聾子的话来说，就是“起茧子”了；老崔布金自己也好像变得暗淡了。他早已不剪头发和胡子，看上去乱蓬蓬的。他也不再一纵身跳上马车，也不再吆喝乞丐：“上帝才养活你们！”他的精力衰退了，这在种种事情上都看得出来。人们也已经不大怕他，巡官虽然仍旧接受他按期拿的贿赂，却把他的铺子告了一状；老头子已经三次被传到城里去，为了卖私酒而受审；由于证人没有出庭，这案子不断地拖下去，老头子给闹得筋疲力尽了。

他常坐车去探望儿子，请个什么律师，递个什么呈文，献给某个教堂一面旗子。他送给囚禁阿尼西木的监狱的看守一个茶杯的银托子，那上面刻着字：“灵魂知分寸”。另外他还送了一个小小的长匙子。

“没有人来替我们张罗一下，没有人啊，”瓦尔瓦拉说。“唉，啧啧……你应当去求一位老爷给长官写封信才好……至少可以

让他交保释放啊！……何必折磨那小伙子呢？”

她也难过，可是长得更胖更白了；她照旧点亮自己屋子里神像前面的灯，监督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果酱和苹果糕款待宾客。聾子和阿克辛尼雅在铺子里做生意。一个新计划正在进行，那就是布乔基诺的砖厂。阿克辛尼雅差不多天天坐着马车上那儿去。她亲自赶车，每逢遇见熟人，总是伸出脖子去，活像嫩黑麦中间的一条蛇，天真而谜样地笑着。丽巴在大斋以前生了个娃娃，现在老是逗着娃娃玩。那是个一丁点大的、瘦瘦的、可怜样的小娃娃，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哭，会看，居然算是一个人，甚至起了个名字叫尼基福尔。他躺在摇篮里；丽巴走到门口那儿，向他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然后她连忙跑到他身边去吻他。后来她又走到门口去，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他呢，踢蹬着他那小小的红腿；他的哭声跟笑声混在一起，跟木匠叶里扎洛夫一样。

临了，审判的日子确定了。崔布金提前五天动身赶去了。随后，听说有些奉命作证的农民被传去了；他们的一个老工人也接到传票，动身赶去了。

审判是在星期四。可是星期日已经过去了，崔布金还没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到星期二将近黄昏，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的窗口，听老头子回来没有。丽巴在隔壁房间里逗娃娃玩。她用手托住他，往上聳他，欢欢喜喜地说：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长得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们一块儿出去打短工！咱们一块儿出去打短工！”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說，不高兴了。“亏你想得出，要打甚么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的！……”

丽巴輕声唱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口說：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們一块儿出去打短工。”

“瞧，她又說起来了！”

丽巴把尼基福尔抱在怀里，站在門口，問：

“婆婆，为甚么我这么爱他？为甚么我这么怜惜他？”她用发顫的声音接着說；她的眼睛含着泪水而发亮。“他是誰？他是甚么东西？輕得跟一小片羽毛一样，跟一小块面包渣一样，可是我爱他，把他当做真正的人一样的爱他。对，他甚么事也不会做，話也不会說，可是我凭他的小眼睛完全明白他要甚么东西。”

瓦尔瓦拉竖起了耳朵：夜車到达火車站的响声傳到了她这儿。老头子来了嗎？她不再听丽巴講話，也沒弄明白丽巴說了些什么，她更沒理会時間怎样过去，光是周身打抖，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見一辆大車装满农民，轆轤响着，很快地滾过門前。那是从火車站回来的証人。大車經過商店的时候，老工人跳下車，走进了院子。她听见院子里有人招呼他，問他話……

“判决褫夺公权，”他大声說，“流放西伯利亚，处六年苦役。”

她看見阿克辛雅从商店后門走出来，她本来在卖火油，一只手拿着一个瓶子，一只手拿着一个漏斗，嘴里衔着几枚銀币。

“公公在哪儿？”她咬字不清地問。

“在火車站，”工人回答，“‘过一会儿，等到天黑一点，’他說，‘我再回去。’”

等到全家都知道阿尼西木判了苦役，厨娘就在厨房里忽然

放声痛哭，好像在参加葬礼似的；她自以为这样才合乎礼节的要求：

“阿尼西木·格里果雷奇啊，漂亮的小鹰啊，你这一走不要紧，撇下我们有谁来管哟……”

狗惊恐地叫起来。瓦尔瓦拉跑到窗口，忧愁地走来走去，用尽气力逼尖喉咙，吆喝厨娘：

“闭嘴，斯捷潘尼达，闭嘴！看在基督份上，别折磨我们啦！”

她们忘了烧茶炊，甚么也顾不到了。只有丽巴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仍旧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娃娃身上。

临到老头子从火车站回来，她们都没再问他什么话。他跟她们打个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在各房间里走进走出；他没吃晚饭。

“没有人出来张罗一下嘛……”瓦尔瓦拉等到房间里只剩他俩的时候，说。“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去拜托一位老爷才对，当时你却不肯听……应该递一份呈文上去……”

“我想过办法的！”老头子摆一摆手说。“阿尼西木判罪以后，我去找那位替他辩护的先生。‘现在没法子了，’他说，‘时机太迟了。’阿尼西木自己也这样说，时候太迟了。不过我走出法庭以后，仍旧请了个律师，而且给了他一笔定钱。我等一个星期再上那儿去。这要托上帝的福了。”

老头子又一声不响地走遍各房间。等到他回到瓦尔瓦拉身边来的时候，他说：

“我一定病了。我的脑袋里有点……迷迷糊糊。我的思想乱了。”

他关上門，免得让丽巴听见，接着轻声说：

“我担心钱。你还记得阿尼西木在结婚以前，就是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里，给我一些新卢布和半卢布的银币吗？当时我把

一部分錢收在一个包袱里藏起来，可是另外的錢我却拿来搀混在自己的錢里了……当初我叔父德米特里·菲拉狄奇——祝他到了天国——在世的时候，常到莫斯科或者克里木去办貨。他有一个妻子，这妻子在他像我所說的那样出去办貨的时候，常常勾搭别的男人。他們有六个孩子。叔叔一喝了酒，就笑着說：‘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別人的孩子。’你看，这种脾气称得起是馬馬虎虎。我呢，現在也就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我眼里，它們好像全是假的。”

“別胡說了，求上帝保佑你！”

“我在火車站买票，付了三卢布，心想別是假錢吧。我害怕。我一定病了。”

“这是不消說的，我們都在上帝的手心里……唉，嘖嘖……”瓦尔瓦拉說，她搖搖頭。“这件事你应当想一想，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保不住会出甚么事，总之，你不是青年人了。你会去世的，总要想法在你去世以后不要让人欺侮你的孙子才好。啊，我真担心他們会亏待尼基福尔，欺負他！他只好算是沒有爹了，他母亲又年輕，傻头傻脑……你应当給那可怜的小男孩留下一点甚么才好，至少把布乔基諾那块地給他吧，真的，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你想想吧！”瓦尔瓦拉接着劝他。“那孩子挺好看，而又可怜！明天你出去一趟，立个遺囑吧。何必再拖呢？”

“我把孙子也忘了，”崔布金說。“我得去看一看他。那么你是說孩子长得挺好？嗯，好，让他长大吧。求上帝保佑！”

他开了門，弯起手指头，招呼丽巴过来。丽巴就抱着娃娃走到他面前来了。

“要是你需用甚么，丽宾卡，你开口好了，”他說。“想吃甚么就尽管吃，我們絕不吝惜，只要于你有好处就行……”他在娃娃

胸前画十字。“好好照应我的孙子。我儿子不在了，不过总算留下了一个孙子。”

眼泪滚下他的脸蛋；他抽抽搭搭地哭了，走开了。不久以后，他上了床，在一連七夜沒睡好以后，他沉酣地睡着了。

7

老头子进城去略略盘桓了一陣。有人告訴阿克辛尼雅說他进城是到公証人那儿去立遺囑的，說他已經把布乔基諾留給他孙子尼基福尔了，而那就是她燒磚的地方。她得到这消息是在早晨，那时候老头子和瓦尔瓦拉正坐在門廊附近一棵樺树底下喝茶。她就关上鋪子的正門和后門，檢齐她所帶的一切钥匙，使勁往她公公的脚旁边一扔。

“我不給你們干活了！”她大声說，忽然放声痛哭。“看起来，我不是你們的儿媳妇，而是工人！大家都在訕笑我說：‘瞧啊，崔布金家找了个多好的女工！’我可不是你們雇来的！我既不是叫花子，也不是无家可归的婊子，我有爹有娘。”

她沒有擦她的眼泪，却睜着泪水模糊的眼睛盯紧她的公公，她那双眼睛带一股怨气，气得眼光发斜；她的臉和脖子一齐脹紅了，直僵僵的，因为她用足了气力嚷叫。

“我不願意再給你們卖力气了！”她接着說。“我累死啦！讲到干活儿，讲到成天价坐在店里，讲到深更半夜偷偷出去运伏特卡，那就都該我做；可是讲到分地，却分給那囚犯老婆和她的小鬼！她是这儿的女主人，太太，我成了她的用人！那就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給她，这囚犯老婆，让她活活噎死才好，我呢，回家去了！你們另外去找傻瓜来吧，你們这些該死的强盜！”

老头子生平从没骂过或者责罚过他的子女，甚至从没想过他家里的人会对他说粗鲁的话，或者做出不恭敬的举动。这时候他怕得很，就跑进房去，躲在食橱后面。瓦尔瓦拉慌得甚么似的，站也站不起来了，光是摇着两只手，倒好象在赶走一只蜜蜂，免得螫着自己似的。

“啊，圣徒呀！这是甚么意思啊？”她害怕地嘟囔着。“她在嚷甚么呀？唉，啧啧……人家都听见啦！小点声吧……唉，小点声吧！”

“你们既然把布乔基诺给那囚犯老婆，”阿克辛尼雅接着咆哮道。“那现在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就是，你们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滚你妈的蛋！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土匪！我看得够了，我看得不要看了！你们讹诈来往的行人，坐车的乘客，不管老的还是少的，你们一律讹诈，这群土匪！是谁没有领执照就卖酒？还有假钱呢？你们的箱子里装满了假钱，所以现在再也用不着我了！”

这时候敞开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往院子里瞧着。

“随人家来看吧！”阿克辛尼雅嚷道。“我要让你们出尽了丑！我要叫你们给羞耻活活地烧死！我要叫你们趴在我脚跟前！喂！斯捷潘！”她招呼聾子。“咱们马上回家去！咱们去找我爹，去找我妈，我不要再跟囚犯住在一块儿！收拾一下就走！”

当院的几根绳子上晾着衣服，她一把拉下她那件仍旧湿着的围裙和衬衫，丢在聾子的怀里。随后，她发了脾气，在院子里那些晾着的内衣旁边跑来跑去，把所有不是她的衣服都扯下来，丢在地下，拿脚踩。

“哎呀，圣徒啊，拦住她吧！”瓦尔瓦拉哀叫着。“她是个甚么样的人啊？把布乔基诺给她吧！为了基督的缘故，给她吧！”

“嘿！好一个娘們儿！”門口有人說。“居然有这样的娘們儿！她撒潑啦——好厉害！”

阿克辛尼雅跑进厨房里面，那儿正在洗衣服。只有丽巴一个人在洗，厨娘到河边用清水过衣服去了。水槽里和炉子旁边的鍋里冒着热气。厨房里悶热，由于瀰漫着水气而发暗。地板上还放着一堆沒洗过的衣服，尼基福尔躺在这堆衣服旁边的一个凳子上，踢蹬着小小的紅腿，这样即使摔下来，也摔不坏。阿克辛尼雅走进来的时候，丽巴正巧从那堆衣服里拿出阿克辛尼雅的衬衣放进水槽里，已經伸出手去提桌子上摆着的一个盛滿开水的桶……

“拿过来！”阿克辛尼雅說，恶狠狠地瞧着她，从水槽里扯出衬衣来。“不准你碰一碰我的衬衣！你是囚犯的老婆，应当識相点，应当知道你自己是甚么东西！”

丽巴呆呆地瞧着她，吓慌了，一点也不懂；可是她忽然瞅見阿克辛尼雅落到小孩子身上的眼光，忽然明白过来，周身僵住了……

“你夺去了我的地，那我就給你点厉害看看！”

說罢，阿克辛尼雅就撈起那个裝滿开水的桶子，往尼基福尔身上一潑。

这以后，厨房里发出来烏克列耶渥人从沒听見過的一声尖叫；誰也不相信像丽巴那样一个又弱又小的人儿会发出这样的尖叫。院子里忽然靜下来了。阿克辛尼雅默默地走进正房，唇边带着她平素的那种天真的笑容……聾子不断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怀里抱滿了衬衣，然后他一言不发，不慌不忙地重又把一件件衣服挂起来。在厨娘沒从河边回来以前，誰也不敢走进厨房去看一看出了甚么事。

尼基福尔給送到本县医院里去了；将近黄昏，他在医院里死了。丽巴不等到人家来接她，就用小被子包起尸首，带回家去了。

这医院是新的，不久以前才造起来的，安着大窗子，高高的立在一座山上；在夕阳里它周身发亮，看样子好象里面着了火似的。山下有一个小村子。丽巴順着大路走下坡去，还没走到村子，就在一个小池塘旁边坐下来。有一个女人牵着一匹馬來飲水，馬却不肯喝。

“你还要怎么样呢？”女人輕声对馬說，沒了主意。“你还要怎么样呢？”

一个穿着紅衬衫的男孩坐在水边上，洗他父亲的靴子。此外，村里也好，山上也好，一个人影也看不見了。

“它不喝……”丽巴瞧着那馬說。

后来，女人牵着馬，男孩拿着靴子，都走了；一个人也看不見了。太阳睡了，盖上金黃和紫紅的錦緞。长条的云，紅的，紫的，鋪滿天空，保卫着太阳的安宁。远处不知甚么地方有一只鷺鷥在叫，声音哀伤而含混，好像一条母牛关在小屋里的叫声一样。这种神秘的鳥的叫声每年春天都听得見，可是誰也不知道它长的是甚么样子，住在甚么地方。在山頂上医院旁边，在池塘附近灌木丛中，在村子后边，在田野四处，夜鷺嘹亮地啼叫着。杜鵑数着甚么人的年紀，数啊数地就数乱了，又从头数起。池塘里那些青蛙憤憤地互相招呼，使勁地叫，叫得肚皮都快要炸开了，人甚至听得清那些話：“你就是这种东西！你就是这种东西！”鬧得好

欢啊！这些生物这么唱啊嚷的，仿佛是故意要在这春夜吵得誰也睡不着觉，好让大家，就連气愤的青蛙也包括在內，爱惜而且享受每一分钟：生命只有一次啊。

一个銀白的半月在天空照耀；星星很多。丽巴沒理会自己在池塘旁边坐了很久，可是等到她站起来，往前走，小村子里的人却已經全都睡着，一个灯亮也沒有了。大概再走十二俄里就可以到家，可是她的气力差了，也沒法动脑筋去想該怎样走了。月亮时而在前面照耀，时而在右边照耀。那只杜鵑仍旧不断地叫喚，嗓子已經叫哑，而且帶一点笑音，仿佛在嘲弄她：“喂，注意啊，你要迷路啦！”丽巴加紧步子走去，头巾从脑袋上掉了……她瞧着天空，心想：現在她孩子的灵魂在哪儿呢？它究竟在跟着她走呢，还是高高地在繁星中間飄蕩，不再想到他母亲了？啊，夜里在曠野上走着是多么寂寞啊，特别是听着四周的歌声自己却唱不出来，夹在不断的欢呼中自己却高兴不起来，而且那月亮，不管时令是春天还是冬天，不管人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在心上，只是寂寞地从天空看着下界……心里痛苦的时候，沒有人做伴是难受的。要是她母亲普拉斯科維雅，或者“拐杖”，或者厨娘，或者一个农民，来陪陪她就好了！

“布——布！”驚驚叫道。“布——布！”

忽然清清楚楚地傳来了人声：

“套車，瓦維拉！”

在她前面，道路旁边，燒着一堆篝火：它已經沒有火苗，只剩下一堆紅炭在发亮了。她可以听見馬儿在嚼草。黑暗中显出两辆大車的輪廓，一辆車上有一个大桶，另一辆比較矮的大車上有些麻袋；另外还显出两个人影，一个牵着一匹馬去套車，一个呆呆不动地站在火边，手抄在背后。有一只狗在車子附近叫起来。

那个牵着馬的人就站住，說：

“好象有人順着大路走过来了吧？”

“沙利克，不准叫！”另一个人吆喝狗。

从声調听得出來那是个老人。丽巴站住，說：

“求上帝保佑你！”

老人走到她面前，停了一停才說：

“你好！”

“你們的狗不咬人吧，老爷爷？”

“不咬，走吧。它不会碰你的。”

“我本来在医院里，”丽巴沉默了一陣說。“我的小儿子在那儿死了。現在我把他带回家去。”

老人听了这些話，大概覺着不痛快，因为他走开了，匆匆地說：

“这也沒关系，我的好人儿。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別磨蹭啊，小伙子！”他对他的旅伴說。“你打起精神来！”

“你的套包子沒有了，”青年說。“我看不見。”

“瓦維拉，对你簡直沒法办！”

老人拾起一块炭，对它吹口气，它只照亮了他的鼻子和眼睛；后来，他們找到了套包子，他就带着那点亮光走到丽巴跟前，瞧她，他的眼光流露了怜悯和温柔。

“你做娘了，”他說，“凡是做娘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他說完，叹口气，摇摇头。瓦維拉往火上丢了点东西，把火踩熄，四周立刻很黑了。眼前的景象消失了；跟先前一样，只有田野、星罗密布的天空、鳥儿那种吵得彼此睡不着覺的鳴叫。听起来倒好像秧鸡就在燒篝火的那地方鳴叫似的。

可是过了一分钟，那两輛車子、老人、瘦长的瓦維拉，又可以

看清楚了。車子上了路，吱吱嘎嘎地响着。

“你們是侍奉神的人吧？”丽巴問老人。

“不是的。我們是菲尔薩諾渥的人。”

“剛才你瞧我，我的心就松动了。那小伙子也挺斯文。我当你們一定是侍奉神的人呢。”

“你要上很远的地方去嗎？”

“到烏克列耶渥去。”

“上車吧，我們把你送到庫茲敏基。到了那儿你就照直往前走，我們就往左拐弯了。”

瓦維拉坐上那輛載着桶子的大車，老头子和丽巴坐上另外一輛。車子慢騰騰地走着，瓦維拉的車子在前面。

“我的小儿受了一天的罪，”丽巴說。“他睜着一对小眼睛瞧我，甚么話也沒說；他想要說話，可又不会說。上帝啊！天上的圣母！我难受得老是倒在地下。我站啊站的，就倒在床旁边了。告訴我，老爷爷，为甚么一个小小的孩子临死以前要受那么大的苦？大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受过了苦，犯的罪就得到了寬恕；可是一个小孩子，沒犯过甚么罪，为甚么也要受苦呢？为甚么呢？”

“誰知道呢！”老人回答。

他們坐着車默默地过了半个钟头。

“人总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甚么啦，”老人說。“鳥儿注定了不生四个翅膀，只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也注定了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只能知道一半或者一半的一半。人为了生活該当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

“我还是走路輕松一点，老爷爷。此刻我的心抖得甚么似的。”

“不要紧，坐着吧。”

老人打个呵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

“不要紧……”他又說一遍。“你的苦恼还算不得頂厉害的苦恼。人寿是长的，往后还会有好日子，有坏日子，甚么事都会来的。俄罗斯母亲真大！”他說，往左右两边看了一眼。“我走遍了俄罗斯，甚么都見識过，你相信我的话吧，好孩子。将来还会有好日子，也会有坏日子的。早先，我走着到西伯利亚去，到过黑龙江，到过阿尔泰山，在西伯利亚住过，在那儿垦过地，后来想念俄罗斯母亲，就回到家乡来了。我們走着回到俄罗斯来；我記得我們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过路的老爷——要是他下世了，那就祝他升了天堂——怜恤地瞧着我，流下了眼泪。‘唉，’他說，‘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是黑的……’等我到了家，正好应了那句俗話：家徒四壁。我有过老婆，可是我把她留在西伯利亚，她葬在那儿了。所以我就打短工过日子。你猜怎么样？我告訴你吧：打那时候起，我过过坏日子，可也过过好日子。眼下，我却还不死，好孩子；我还想再活上二十年呢；这样說来，还是好日子多。我們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哟！”他說，又瞧了瞧两边，还回头看了一眼。

“老爷爷，”丽巴問，“人死了，他的灵魂要在人世上待多少天？”

“誰知道！咱們問問那边的瓦維拉吧，他上过学。眼下，学校里甚么都要教的。瓦維拉！”老人招呼他。

“哎！”

“瓦維拉，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上还要待多少天啊？”

瓦維拉勒住馬，等到馬站住才答話：

“九天。我叔叔基里拉死后，他的灵魂在我們那小屋里活了

十三天。”

“你怎么知道？”

“炉子里一連十三天有敲敲打打的声音嘛。”

“哦，行了。走吧，”老人說；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相信那些話。

走到庫茲敏基附近，大車拐弯，上了大道；丽巴就照直走下去。这时候天已經亮了。她走下坡，进了峽谷，烏克列耶渥的农舍和教堂蒙在雾里。天气很冷；她觉着仿佛那只杜鵑还在叫似的。

丽巴回到家的时候，牲口还没放出来；大家都在睡觉。她就在台阶上坐下，等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老头子；他只瞧了她一眼就立刻明白出了甚么事；他好久說不出話来，光是吧嗒嘴唇。

“唉，丽巴，”他說，“你沒好好照应我的孙子……”

瓦尔瓦拉給叫醒了。她把两只手合起来一拍，嗚嗚地哭起来；她立刻动手装殮尸首。

“他是个挺好看的娃娃……”她說。“唉，嘖嘖……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却沒把他照应好，你这蠢东西……”

早晨做了安灵祭，傍晚又做了一回。第二天下葬。举行葬礼以后客人們和神甫們吃了許多东西，狼吞虎咽，仿佛許久沒吃过东西了。丽巴伺候他們吃飯，神甫举起一把叉着腌蘑菇的叉子，对她說：

“不用为娃娃伤心。这样的娃娃总要上天堂的。”

直到大家告辞以后，丽巴才真切地体会到現在尼基福尔已經不在，而且再也不会活回来了；她明白过来，就嗚嗚地哭。而且，她不知道跑到哪个房間里去哭才好，因为她觉着孩子一死，这所房子里已經沒有她待的地方，她沒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

她变得多余了；而且人家也有这样的感觉。

“喂，你嗥甚么？”阿克辛尼雅在門口出現，忽然吆喝一声；为了参加葬礼，她穿得一身新，臉上扑了粉。“閉嘴！”

丽巴想止住哭，可又止不住，反而哭得更响了。

“你听見沒有？”阿克辛尼雅嚷道，大发雷霆地頓脚。“我在跟誰讲话？滾出这所房子去，从此不准再上門，你这苦役犯的老婆！滾出去！”

“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慌慌張張地說。“阿克秀达，小点声，我的好人……她哭，这也是人情之常……她的孩子死了……”

“人情之常……”阿克辛尼雅学着他的話說。“姑且让她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可別让我再看見她的人影！人情之常！……”她又学着他的話說，笑嘴嘴地，动身到商店里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丽巴就回到托尔古耶渥她母亲的家里去了。

9

現在商店的房頂和前門塗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鮮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崔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給人忘光了。

格里果里·彼得罗維奇仍旧跟往常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辛尼雅掌管了；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甚么事，不得她的同意就办不通。磚厂經營得挺好；由于修铁路需用磚，磚价已經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村妇和村姑用大車把磚运到火車站上，装进火車，做这样的活儿一天賺四分之一卢布。

阿克辛尼雅跟赫雷明家年輕的一輩人搭伙經營，他們的工廠現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們在火車站附近開了一家飯鋪，那貴重的手風琴已經不是在工廠里，而是在这个飯鋪里奏樂了；郵政局長也在做一種甚么生意，常常到飯鋪去；火車站站長也一樣。赫雷明家年輕一輩人送給聾子斯捷潘一個金表；他常從衣袋里拿出那個表，放到耳朵旁邊聽一聽。

村里人談到阿克辛尼雅，都說她有很大勢力；不錯，每逢她早晨坐上馬車到自己的磚廠去，臉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快樂，以及後來到了磚廠，在那兒發命令的時候，人都會感到她有很大勢力。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磚廠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郵政局去，郵政局長總是跳起來，對她說：

“請您賞光坐一坐，阿克辛尼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有一個上了歲數、可是裝束時髦的地主，穿一件細布的上衣和一雙高統的漆皮靴，賣給她一匹馬，跟她談來談去，談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壓低價錢對她讓步了。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說：

“為了您這樣的女人，阿克辛尼雅·阿勃拉莫芙娜，隨您喜歡甚么，我都願意照辦。不過，請您說一聲：甚么時候我們才可以單獨相會，沒有人來打攪我們？”

“那隨您的便，甚么時候都行！”

這以後，那個上了歲數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車到商店來喝啤酒。啤酒挺難喝，苦得跟艾草一樣。地主搖頭，可是仍舊喝下去了。

老崔布金已經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邊沒有錢了，因為他分不清真錢和假錢，可是他一聲不響，絕不對任何人提到這個弱點。不知怎的他變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給他東西吃，他也不

要。他們已經慣了，吃飯時候總不記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說：

“昨天他又沒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滿不在乎地說這句話，因為她也慣了。不知甚麼緣故，不論冬夏，他總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熱的天氣才不出門，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裹得嚴嚴的，豎起衣領，在村子里蹣跚，順着通到火車站的大路散步，或者從早到晚坐在教堂門口附近的凳子上。他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為他跟先前一樣，仍舊不喜歡農民。要是人家問他話，他總是合情合理、客客氣氣地回答，不過答話很簡單。

村子里傳播着一種流言，說是他的兒媳婦把他從自己家里趕出來了，不給他東西吃，說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聽了高興，有人替他難過。

瓦尔瓦拉長得越發胖，皮膚也越發白了；她仍舊做好事，阿克辛雅也不來過問。現在，果醬多得很，他們來不及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來了；果醬凝成糖塊，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麼辦才好，差點哭出來。

大家已經開始忘記阿尼西木。有一天他寫了一封信來，是用韻文寫成的，用的是大張的紙仿佛呈文一樣，而且寫的仍舊是先前那一筆好字。顯然他的朋友薩莫羅多夫跟他一塊兒在受刑。在那些詩句下面，有一行字卻是用難看的、幾乎認不清的筆跡寫出來的：“我在这兒一直害病；我很苦，看在上帝份上幫幫我！”

有一回，那是在秋天一個晴朗的日子里，將近黃昏，老崔布金坐在教堂大門附近，豎起皮大衣的衣領，只有鼻子和帽檐還看得清。這條長凳子的另一頭坐着包工頭叶里扎洛夫，跟他并排坐

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要孝敬爹娘……”亚科夫有气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啦。”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甚么？”

“那娘们儿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

“他打自己的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崔布金听着，一动也没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们儿不骂人，那就都是一样……”“拐杖”说，他笑了。“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达霞。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匹马吧！’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快车吧，玛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了。’我呢，甚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小姜饼。”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子，活像一只笨鹅。他能懂甚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兜头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到工厂的家里去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去，老崔布金也站起来，跟着他们走，他迈步不稳，倒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经笼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们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们提着装满片状蕈和乳蘑的篮子。村妇和村姑成群的从火车站回来，她们已经在那儿把砖装进车厢了；她们的鼻子和眼睛底下的脸颊布满了红色的砖末。她们在唱歌。领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颤，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谢天谢地，白天总算过去，可以休息了。她母亲，做短工的普拉斯科维雅，也夹在人群里，抱着一个包袱走着，跟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喘气。

“你好，玛卡雷奇！”丽巴一看见“拐杖”，就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丽宾卡！”“拐杖”叫道，挺高兴。“姑娘们，娘们儿，爱这个闊綽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拐杖”鼻子一酸，哭出来了。）我亲爱的小斧子！”

“拐杖”和亚科夫往前走去，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话。他们走后，人群遇见了老崔布金，大家忽然静下来。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稍稍落在大家的后面；等到老头子跟她们走到并排，丽巴就深深地一鞠躬，说：

“您好，格里果里·彼得罗维奇！”

她母亲也鞠躬。老头儿站住，没说话，瞧着她俩；他的嘴唇抖着，眼睛里满是泪水。丽巴从母亲的包袱里拿出一个蕎麦面馅饼，递给他。他接过去，吃起来。

太阳已經完全落下去：大路的上半部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下来，凉下来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維雅往前走，她們在自己胸前画了很久的十字。

1900年

新 娘

1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光景，一轮明月照着花园。在舒明家里，祖母瑪尔法·米哈依洛芙娜吩咐做的晚禱刚刚完事，娜嘉到花园里去踽踽一会儿，她看见大厅里饭桌上正在摆小吃，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子正在忙这样忙那样；安德烈神甫，大教堂的司祭长，正在跟娜嘉的母亲尼娜·伊凡諾芙娜谈话；这时候隔着窗子望过去，不知什么缘故，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显得很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

花园里安静，凉快，宁静的黑影躺在地上。从远远的，远远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外吧，传来青蛙的阁阁声。现在有五月的气息了，可爱的五月啊！你会深深地呼吸，热切地想着：眼下，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开始，神秘、美丽、丰富、神圣，那是软弱而犯罪的俗人所不能了解的。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她，娜嘉，已经二十三岁了。从十六岁以来，她就热心地盼望出嫁，现在她总算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这个青年

現在正站在窗子里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經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她并不快活，夜里也睡不好，兴致提不起来……从厨房那个地下室里，敞开的窗子里，她听见人們忙忙碌碌，刀子叮当响着，安着吊錘的門砰砰地开关，那儿飘来烤鸡和醋漬櫻桃的气味。不知什么緣故，她覺得整个生活永远会像現在这样，沒有变化，沒有了結！

这时候有人走出房子来，在台阶上站住；这人是亚历山大·季莫菲伊奇，或者被人亲热地叫做沙夏；他大約十天前从莫斯科来，到她們家里来做客。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貴族出身的穷寡妇瑪丽亚·彼得罗芙娜，一个带着病容的、瘦小的女人，常到她們家来請求調济。她有个儿子名叫沙夏。不知什么緣故，大家都說他是出色的画家，等到他母亲去世，娜嘉的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送他到莫斯科的柯米沙罗甫斯基学校去念书；两年以后他轉到一个繪画学校去，在那儿差不多念了十五年书才勉强在建筑科毕业。可是他仍旧沒做建筑师，却在莫斯科的一个石印局里做事。他差不多每年夏天都到娜嘉的祖母这儿来，总是病得很重，休息調养一陣。

他現在穿着一件长上衣，扣上扣子，下身穿一条旧帆布褲子，褲腿下面都磨破了。他的衬衫沒熨过，周身有一种沒精神的样子。他很瘦，眼睛大，手指头又长又瘦，留着鬍子，黑臉膛，不过仍旧挺漂亮。他跟舒明家的人很熟，如同跟自己的亲人相处一样；他住在他們家里，覺得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他每回到这儿所住的那个房間，早已就叫做沙夏的房間了。

他站在台阶上，看見娜嘉，就走到她面前去。

“你們这儿挺好，”他說。

“当然，挺好。您应当在这儿住到秋天再走。”

“对了，当然，会这样的。大概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間呢。”

他无缘无故地笑了，在她身旁坐下来。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媽，”娜嘉說，“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輕！当然，我母亲有弱点，”她頓了一頓，又說，“不过她仍旧是个不平常的女人。”

“对了，她很好……”沙夏同意，“您的母亲，就她本人來說，当然是一个很好很可爱的女人，可是……我怎么跟您說好呢？我今天一清早到你們家的厨房里去，在那儿我看見四个女僕干脆睡在地板上，沒有床，被褥不像被褥，破破烂烂，臭烘烘，还有臭虫，蟑螂……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一点变动也沒有。奶奶呢，唉，求上帝賜福給她，她毕竟是个老奶奶，不能怪她了；可是話說回来，您母亲多半会讲法国話，还会演戏。想来，她总該明白的。”

沙夏講話的时候，总要在听話人的面前伸出两根瘦长的手指头。

“不知怎么在这地方我觉得样样事情都奇怪，看不慣，”他接着說，“鬼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人都不做事。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跟一个公爵夫人一样；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呢，也一样。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种話娜嘉去年就听过了，仿佛前年也听过；她知道沙夏一开口，总离不了这一套，从前这种話引得她发笑，可是現在不知什么緣故，她听着心煩了。

“这些話是老生常談，我早就听厌了，”她說，站起来，“您应当想点比較新鮮的話來說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朝正房走去。她又高又

美，身材匀称，这时候挨着他，显得很健康，衣服也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也体会到了，就替他难过，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挺窘。

“您說了許多沒道理的話，”她說，“您方才談到我的安德烈，可是要知道，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算了吧，您的安德烈！我正在替您的青春惋惜呢。”

等到他們走進大厅，大家已經坐下來吃晚飯了。祖母，或者照这家人的称呼，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两道濃眉，还有一点唇髭，正在高声說話；凭她說話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确定她在这儿是一家之长。她的財產包括市場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立着圓柱子、外带一个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禱告，求上帝保佑她別受穷，一面禱告一面还流泪。她的儿媳，娜嘉的母亲，尼娜·伊凡諾芙娜，生着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鏡，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一个沒牙齿的瘦老头子，看他臉上的表情，总仿佛要說什么很逗笑的話似的；他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嘉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头发鬈曲，样子像是演員或者画家——他們三个人正在談催眠术。

“你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好了，”奶奶对沙夏說，“只是务必要多吃一点。看你像个什么样儿！”她叹口气，“你那样儿真可怕！你簡直成了个浪子——正是那个样子。”

“揮霍了父亲所贈的資財以后，”安德烈神甫带着含笑的眼睛慢吞吞地說，“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去过活了①……”

① 指《新約全書》《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写的浪子故事。

“我喜欢我的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說，拍拍他父亲的肩膀，“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沉默了一陣。沙夏忽然笑起来，拿起食巾捂住嘴。

“这么一說，您相信催眠术姿？”安德烈神甫問尼娜·伊凡諾芙娜。

“当然，我也不能就肯定說我相信，”尼娜·伊凡諾芙娜回答，臉上做出很认真的、甚至严厉的表情，“不过我得承认：自然界有許多神秘的、无从了解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您的話，不过我还得加一句：宗教信仰为我們大大的縮小了神秘的領域。”

一只很肥的大火鸡端上来。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凡諾芙娜仍旧在談下去。钻石在尼娜·伊凡諾芙娜的手指头上发亮，后来眼泪在她眼睛里发亮，她激动起来了。

“虽然我不敢跟您辯論，”她說，“不过您也得承认，生活里有那么多解答不了的謎！”

“我敢向您担保：一个也沒有。”

吃过晚飯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提琴，尼娜·伊凡諾芙娜用鋼琴替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的語文系毕了业，可是从来沒做过事，也沒干过什么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为慈善目的召开的音乐会；在这个城里大家都叫他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子上，茶炊輕声地滾沸，只有沙夏一个人喝茶。后来，钟敲十二下，提琴的一根弦忽然断了；人人笑起来，于是忙忙碌碌，开始告辞。

娜嘉送未婚夫出門以后，走上楼去，回自己的房間，她和母亲住在楼上（楼下由祖母住着）。楼下，僕人把大厅里的灯熄了，沙夏却仍旧坐在那儿喝茶。他老是照莫斯科的風气喝很久的

茶，一回要喝七杯。娜嘉脫了衣服上床，很久还听见女僕在楼下打扫，奶奶在发脾气。后来一切都安静了，只是偶尔听见沙夏在楼下自己房间里粗声粗气地咳嗽。

2

娜嘉醒来的时候，大概是两点钟，天在亮起来。守夜人在远处什么地方打更。她睡不着了，床很软，躺着不舒服。娜嘉在床上坐起来，想心事，今年五月里她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她的思想也跟昨天晚上一样，单调、不必要、缠着人不放，总是那一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怎样开始向她献殷勤，向她求婚，她怎样接受，后来她怎样渐渐地敬重这个和蔼聪明的人。可是现在距离婚期只有一个月了，不知什么缘故，她却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仿佛有什么不明不白的苦恼事在等着她似的。

“滴克搭克，滴克搭克……”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滴克搭克，……”

从旧式的大窗子望出去，她可以看见花园，稍远一点有茂盛的紫丁香花丛，那些花带着睡意，冻得软绵绵的。浓重的白雾悄悄地飘到紫丁香上面，想要盖没它。远处树林里，带着睡意的乌鸦在呱呱地叫。

“我的天，为什么我这样苦恼啊！”

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谁知道呢！要不然，难道这是沙夏的影响？可是话说回来，近几年来，沙夏年年讲这样的话，好像从一本笔记簿上背下来的一样；他讲起来总显得很天真，很古怪。可是为什么沙夏不肯从她的脑海里走出去呢？为什么呢？

守夜人有好久沒打更了。在窗下和花园里，鳥儿吱吱地叫，花园里的雾不見了。四下里样样东西都給春天的阳光照亮，就跟給微笑照亮了一样。不久，整个花园給太阳照暖，让阳光爱撫着，苏醒过来，露珠跟钻石那样在叶子上放光；这个早已荒蕪的老花园在这个早晨显得那么年輕，华丽。

奶奶已經醒了。沙夏粗声粗气地咳嗽起来。娜嘉可以听見他們在楼下燒茶炊，搬动椅子。

時間过得很慢。娜嘉早已起来，在花园里散步了很久，早晨却仍旧拖延着不肯过去。

后来尼娜·伊凡諾芙娜帶着泪痕斑斑的臉出現了，手里拿着一杯矿泉水。她对召魂术和以毒攻毒的学說^①很有兴趣，看很多的书，喜欢談自己心里发生的怀疑；依娜嘉看来，那里面好像有深刻而神秘的意义似的。这时候，娜嘉吻一吻她的母亲，跟她并排走。

“您为了什么事情哭，媽？”她問。

“昨天晚上，我开头看一篇小說，那里面写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在一个什么机关办公，不料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我还没看完，不过其中有一个地方看了叫人忍不住流泪，”尼娜·伊凡諾芙娜說，喝一口杯子里的水，“今天早晨我想起它来，就又哭了。”

“近些天来我心里煩得很，”停了一停，娜嘉說，“为什么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逢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紧紧地閉

① 这种学說认为，如果一种东西能使人生病，那么这种东西亦可治好同样的病，可是通常只用微少的分量。

上眼睛，紧紧地，就照这个样儿，而且暗自想象安娜·卡列尼娜^①怎样走路，讲话，或者暗自想像古代的历史上的什么事情……”

娜嘉觉得她母亲不了解她，而且也不能了解。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有这样的感觉，她简直吓坏了，一心想躲起来；她就走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到两点钟，他们坐下来吃午饭。那天是星期三，正是斋日，所以僕人把没有葷腥的甜菜汤和面片端到祖母面前。

为了跟奶奶逗着玩，沙夏又喝葷汤，又喝素甜菜汤。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却时时刻刻说笑话，可是他的笑话说得不自然，一律含着道德方面的教训。每逢说笑话以前，他总要举起很瘦很长跟死人一样的手指头，这却一点也不引人发笑；只要想到他病得很重，大概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久了，谁都会为他难过得想流泪。

饭后奶奶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休息。尼娜·伊凡诺芙娜弹了一会儿钢琴，然后也走了。

“啊，亲爱的娜嘉，”沙夏开始了照例的午后闲谈，“您要听我的话才好！您要听我的话才好！”

她坐在一张旧式的圈椅上，背往后靠着，闭上眼睛。他就在房间里悄悄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

“您要出去念书才好！”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到那时候，你们这城里就不会有一块石头留下，样样东西都会连根飞起来，一切都会变样，仿佛施了什么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极其壮丽的大厦、神奇的花园、美妙的喷泉、优秀的人……可是这还算不得顶重

^① 托尔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

要。頂重要的是我們所謂的群眾，照現在那樣生活着的群眾——這種惡劣現象，到那時候就不再存在，因為人人都會有信仰，人人都會知道自己為什麼活着，再也不會有人到群眾里面去尋求支持。好姑娘，乖姑娘，走吧！告訴她們大家：您厭倦了這種一灘死水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至少您自己要明白這層道理才對！”

“辦不到，沙夏。我就要結婚了。”

“唉，得了吧！何必結婚呢？”

他們走進花園，踟躕了一會兒。

“不管怎樣吧，我的好姑娘，您得想一想，您得明白，你們這種游手好閑的生活是多麼不乾淨，多麼不道德，”沙夏接着說，“您得明白，比方說，要是您，您的母親，您的奶奶，什麼事也不做，那就是說別人在為您工作，你們在吞吃別人的生命，難道這樣乾淨嗎，不骯髒嗎？”

娜嘉想說：“不錯，這話是實在的，”她還想說她自己明白；可是眼淚涌上她的眼眶，她忽然忍住話不說，泄了氣，回到自己房間里去了。

將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來了，照例拉了很久的提琴。他總是不愛講話，喜歡拉提琴，也許因為一拉提琴，就可以不用講話吧。到十一點鐘，他已經穿好大衣，要動身回家去了，卻攔住娜嘉，開始貪婪地吻她的臉、肩膀、手。

“我的寶貝，我心愛的，我的美人兒！……”他喃喃地說着，“啊，我多麼幸福！我快活得心里發迷啦！”

她却覺得這種話很久很久以前就聽過，或者在什麼地方……在小說里，在一本早已丟掉的、破破爛爛的舊小說里讀到過似的。

沙夏坐在大厅里的桌子旁边喝茶，用他那五根长手指头托着茶碟；奶奶摊开了牌玩“忍耐”；尼娜·伊凡诺芙娜在看书。神像前面的灯上，火苗劈劈拍拍地爆响，仿佛一切都安静平顺似的。娜嘉道了晚安，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可是如同昨天晚上一样，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苦恼。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她的未婚夫，想她的婚姻……不知什么缘故，她想起来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没有一点财产，完全靠着她婆婆——奶奶——过活。不管怎样地思前想后，娜嘉再也想不出来这以前为什么会认为妈妈有甚么特别的、不平常的地方，怎么会一直没有发现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楼下，沙夏也没睡着，她可以听见他在咳嗽。娜嘉想，他是个古怪而天真的人；他那梦想，所有那些神奇的花园和美妙的喷泉，都使人觉着有点荒唐。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那天真，甚至那种荒唐，却又那么美丽，只要她一想到要不要出外求学，就有一股凉气沁透她整个的心和整个胸膛，给它们灌满了欢欣和快乐。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克搭克……”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3

六月中，沙夏忽然觉得腻烦，准备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里我住不下去，”他苦闷地说。“没有自来水，也没

有下水道！我一吃飯就嘔心：厨房里髒得不像話……”

“再住一陣吧，浪子！”不知什麼緣故，奶奶小声勸道。“婚期就在七號啊！”

“我不想再住下去了。”

“可是你本來打算在我們這兒住到九月間的！”

“不過現在，您看，我不想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正巧這年夏天潮濕而陰冷，樹木濕漉漉的，花園里樣樣東西都顯得無精打采，垂頭喪氣，這也實在使得人想要工作。在樓下和樓上的房間里可以聽見一些陌生女人說話的聲音，奶奶的房間里有達達達的縫紉機聲音，這是她們在趕做嫁妝。光是皮大衣，就給娜嘉做了六件，其中頂便宜的一件，照奶奶說來，也要值三百盧布！這種忙亂惹得沙夏不痛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間里生悶氣，可是大家仍舊勸他住下來，他就答應現在不走，到七月一日再走。

光陰過得快。在聖彼得節^①那天吃過午飯以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嘉一塊兒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早已租下來、準備給年輕夫婦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有兩層樓，可是至今只有樓上剛裝修好。大廳鋪着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細木精鑲的樣子；有幾把維也納式的椅子、一架鋼琴、一個提琴樂譜架。屋里有油漆的氣味。牆上挂着一張大油畫，裝在金邊框子里，畫的是一個裸體的女人，她的身旁有一個斷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精緻的畫兒，”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說，他尊敬地嘆一口氣。“這是畫家希什瑪切甫斯基的作品。”

旁邊是客廳，擺着一張圓桌子，一張長沙發，幾把安樂椅，一

^① 基督教節日，在六月二十九日。

概套着鮮藍色罩子。长沙发上面放着一張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他戴着高統帽，佩着勳章。然后他們走进飯厅，那儿摆着一个食器架，随后走进寢室；这儿光綫暗淡，并排放着兩張床，看上去好像在布置寢室的时候，认定将来这儿永远很美满，絕不会有別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領着娜嘉走遍各个房間，始終用胳膊搂着她的腰；她呢，觉着衰弱，慚愧，痛恨所有这些房間、床、安乐椅；那个裸体女人惹得她要嘔。她已經明明白白地覺得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許从来就沒有爱过，可是这句话怎么說出口，对誰去說，而且說了以后要怎么样，她都不明白，而且也沒法明白，虽然她整天整夜地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談得那么热情，那么謙虛，他在自己的住宅里走来走去，显得那么幸福；她呢，在一切东西里，却只看見庸俗，愚蠢的、純粹的、叫人受不了的庸俗；他那搂着她腰的胳膊，她覺得又硬又凉，跟鉄箍一样。她随时想跑掉，痛哭，从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領她走进浴室，在这儿他碰了碰一个安在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刻流出来了。

“这个怎么样？”他說，放声大笑，“我叫人在閣楼上装了一个水柜，可以盛一百桶水，所以我們現在就有水用了。”

他們穿过院子，然后走到街上，雇了一辆馬車。尘土像濃重的烏云似地飞揚起来，好像天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說，被尘土吹得眯縫着眼睛。

她沒答話。

“你記得，昨天沙夏怪我不做事，”沉默一陣以后，他說，“嗯，他的話很对，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不会做。我的好人，这是什么緣故？就連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也許会在額头上戴

一个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見律師，或者拉丁語教師，或者市議員，我就觉着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馱着多少游手好閑的、毫无益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啊，受尽痛苦的母亲！”

由他不做事这一点，他得出一个概括的結論，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我們結了婚，”他接着說，“那我們就一块儿到乡下去，我的好人；在那儿我們要工作！我們給自己买下不大的一块土地，外帶一座花园，一条河；我們要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

他脫掉帽子，头发在風里飄动；她呢，听着他講話，暗自想着：“天啊，我要回家！天啊！”他們快要到家的时候，碰到了安德烈神甫。

“瞧，爸爸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起来，叫道，揮着帽子，“真的，我爱我的爹，”他一面給車錢，一面說，“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嘉走进家里，觉着心里气憤，身子也不舒服，心想：整个傍晚会有客人来，她得招待他們，得陪着笑臉，得听提琴，得听各式各样的廢話，而且得一味地談着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綢衫，又华丽又神气，她在客人面前好像总是那么傲慢。安德烈神甫帶着他那調皮的笑容走进来。

“看見您玉体康泰，十分快慰，”他对奶奶說，誰也說不清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认真地說这句话。

風打着窗子，打着房頂；一種吹哨的聲音傳來，房子的鬼在火爐里哀傷愁悶地哼他的歌。這時候是夜里十二点多鐘。一家人都上床睡了，可是誰也沒睡着，娜嘉時時刻刻覺着仿佛樓下有人在拉提琴似的。忽然砰的一聲響，大概是一扇百葉窗掉下來了。一分鐘以後，尼娜·伊凡諾芙娜走進來，只穿着內衣，手里舉着一支蠟燭。

“什麼東西砰的一響，娜嘉？”她問。

她母親，頭髮梳成一根辮子，臉上現出胆怯的笑容，在這暴風雨的夜晚顯得老多了，丑多了，矮多了。娜嘉回想前不久她還認為母親是個不平常的女人，帶着驕傲的心情听她母親說話；現在她却想不起那些話了；她所能想起的話都那麼無味，不必要。

火爐里傳出好幾個低音的合唱，甚至可以聽見：“唉——唉——天哪！”娜嘉坐在床上，忽然使勁抓住頭髮，哭起來。

“媽，媽，”她說，“我的親媽，要是你知道我出了什麼樣的事就好了！我求求你，我央告你，讓我走！我求求你！”

“上哪兒去？”尼娜·伊凡諾芙娜不明白，在床边坐下來，問道，“上哪兒去呢？”

娜嘉哭了很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讓我離開這個城，”最後她說，“千萬不要舉行婚禮，將來也用不着，你要明白這個才好！我不愛那個人……就連談一談那個人，我都辦不到了。”

“不，我的寶貝兒，不，”尼娜·伊凡諾芙娜趕快說，吓慌了，“你要冷靜一點——這是你心緒不好。這會過去的。這種

事常有。多半你跟安德烈斗嘴了吧；不过呢，‘两口子吵架，只不过是打哈哈’。”

“唉，你走吧，媽，你走吧，”娜嘉哭着說。

“是啊，”停了一停，尼娜·伊凡諾芙娜說，“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孩子，是个小姑娘，現在却就要变成新娘了。自然界是經常新陈代謝的。会連自己也沒留意，就变成了母亲，变成了老太婆，而且要跟我一样也有这么一个倔脾气的女儿了。”

“我的亲媽，我的好媽，你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嘉說，“你很不幸；那你为什么还要說这些庸俗的話呢？真是的，为什么呢？”

尼娜·伊凡諾芙娜想要說話，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她哭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了。低音又在炉子里哼起来，忽然变得很可怕。娜嘉跳下床来，連忙跑到母亲那儿去。尼娜·伊凡諾芙娜，带着泪痕斑斑的臉，躺在床上，盖着淺藍色的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媽，听我說！”娜嘉說，“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明白我的意思才好！你只要明白我們的生活多么无聊，多么墮落就好了。我的眼睛已經給人打开了，現在我全看明白了。你那个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媽！天哪！你要明白，媽，他愚蠢！”

尼娜·伊凡諾芙娜猛的坐起来。

“你跟你的祖母都折磨我！”她說，哭了，“我要生活！生活！”她反复說着，两次举起拳头捶胸口。“給我自由！我还年輕，我要生活，你們却把我磨成了老太婆！……”

她哀哀地哭起来，躺下去，在被子底下蜷起身子，显得那么小，那么可怜，那么愚蠢。娜嘉走回自己的房間，穿好衣服，靠窗

口坐下，靜等天亮。她呆坐着，想了一夜，院子里不知有个什么人老是敲百叶窗，吹哨。

到早晨，奶奶抱怨說風吹掉了花园里所有的苹果，吹断一棵老李树。天色灰蒙蒙，阴惨惨，沒一点欢笑，使人想点起灯来；人人抱怨冷，雨抽打着窗子。喝完茶以后，娜嘉走进沙夏的房間，一句話也沒說，就在墙角一个圈椅前面跪下来，用手蒙住臉。

“怎么了？”沙夏問。

“我忍不下去了……”她說，“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真想不通！現在我看不起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这种閑散的、沒意义的生活。”

“得了，得了……”沙夏說，还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这話不錯……这話好。”

“我討厭这种生活了，”娜嘉接着說，“我在这儿連一天也过不下去。明天我就走。看在上帝面上，帶我一块儿走！”

沙夏惊愕地瞧了她一分钟；临了，他明白过来了，高兴得跟小孩一样。他搖胳膊，他的拖鞋在地上踩出一片啪嗒啪嗒的声音，仿佛他高兴得在跳舞似的。

“好极了！”他說，搓一搓手，“天哪，这多好啊！”

她抬起充滿爱慕的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瞧着他，仿佛中了魔似的，等着他馬上对她說出什么警辟的、有无限重大意义的話来；他还没有跟她講話，可是她已經覺着她的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广大的、这以前她一直不知道的东西；她已經充滿期望地凝神望着它，做了一切准备，甚至不惜一死了。

“我明天走，”他想了一想，說，“您到車站来送我好了……我把您的行李装在我的皮箱里面，我替您买好車票；等到第三遍鈴响，您就上車，我們就走了。您一直陪我到莫斯科，然后您一个

人到彼得堡去。您有护照嗎？”

“有。”

“我可以向您担保，您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沙夏热情地说，“您走吧，您去念书吧，然后听凭命运把您带到什么地方去。您把您的生活翻一个身，那就一切都会改变了。要紧的是把生活翻一个身，其余的一切都不关紧要。那么明天我們真走了？”

“嗯，当然！一定走！”

娜嘉觉得很兴奋，心头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觉得她一定会在痛苦中，在苦恼的思索里打发掉她行前的这一段时间；可是她刚刚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間，在床上躺下，就立刻睡着了，臉上帶着泪痕和笑容，沉酣地一直睡到傍晚。

5

馬車已經雇来了。娜嘉已經戴好帽子，穿好大衣，这时候就走上楼去再看一眼她的母亲，她所有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房間里挨着那张仍旧温暖的床站着，往四下里瞧一遍，然后静悄悄地去看她的母亲。尼娜·伊凡諾芙娜在睡觉，房間里很静。娜嘉吻她的母亲，理一理她的头发，呆站了两分钟光景……然后她慢慢地走下楼去。

外面雨下得很大。馬車支起車篷停在門口，上上下下都淋湿了。

“車上坐了他，就沒有你的位子了，娜嘉，”祖母說，这时候女用人开始把手提箱搬上車去，“遇到这种天气还要去給他送行，这是何苦！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瞧，雨下得好大！”

娜嘉想要說点什么話，可是說不出来。沙夏就扶娜嘉上車，

用毯子盖好她的腿。然后在她的旁边坐下。

“一路平安！求上帝賜福給你！”祖母站在台阶上喊道，“你到了莫斯科务必要給我們写信，沙夏！”

“好，再見，奶奶！”

“求天后保佑你！”

“唉，这天气！”沙夏說。

直到这时候，娜嘉才哭起来。現在她才明白她的确走了，先前她对奶奶告辞，她瞧着母亲的时候，还不相信真正会走。再会了，这个城！她忽然想起一切：安德烈啊，他的父亲啊，新房子啊，裸体女人和花瓶啊；这些东西不再惊吓她，也不再压着她的心，却显得荒唐渺小，不住地往后退，退。等到他們在車厢里坐定，火車开动，那个极其巨大严肃的过去，就縮成一点点小，同时这以前不大留意的那个广大寬闊的未来，却翻上来了。雨抽打車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看見碧綠的田野，电綫杆子和坐在电綫上的鳥儿閃过去；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来她正在走向自由，她正在去念书，这就跟許多年前大家所說的“出去做哥薩克”一样。一时間，她又笑，又哭，又禱告。

“这就好了，”沙夏說，微微地笑着，“这就好了！”

6

秋天过去了，冬天跟着也过去了。娜嘉已經非常想家，天天惦记母亲和祖母；她也想念沙夏。家里的来信，口气平和，温存，仿佛一切已經得到原諒，已經被人忘掉似的。五月間，考試完結以后，她动身回家去，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她中途在莫斯科下車，去看沙夏。他跟去年夏天一样，仍旧一臉的鬍子，一头散乱

的头发，仍旧穿着那件上衣和帆布裤子，眼睛也仍旧又大又美；可是他身体显得不好，精神萎顿；他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不知什么缘故，娜嘉觉得他又灰色又土气。

“天哪，娜嘉来了！”他说，快活地笑了，“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坐在印刷房里，那儿满是纸烟的雾气，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得闷人；后来他们到他的房间里去，那儿也有烟气和痰的气味；桌上，在一个冰冷的茶炊旁边摆着一块破碎的底板，上面盖着一小块黑纸，桌上和地板上有许多死苍蝇。处处都表现沙夏把自己的私生活看得马马虎虎，随遇而安，十分看不起舒适；要是谁跟他谈起他的个人幸福，谈起他的私生活，对他表示关切，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反倒笑起来。

——“挺好，样样事情都顺当，”娜嘉匆匆忙忙地说，“秋天，母亲到彼得堡来看过我；她说奶奶没生气，只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去，在墙上画十字。”

沙夏显得很高兴，可是不断地咳嗽，讲起话来声音嘶哑；娜嘉老是瞧着他，不能够断定究竟他真的病得很重呢，还是只不过她自己那么觉得罢了。

“沙夏，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病了！”

“不，挺好。病是有病，可是不很重……”

“唉，天！”娜嘉激动地叫道，“为什么您不去请医生看？为什么您不保重您的身体？我亲爱的好沙夏，”她说，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在她的想像里浮起来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那裸体女人和花瓶、现在显得跟童年一样遥远的她那整个过去；她哭起来，因为在她眼里，沙夏不再像去年那么新奇、聪明、有趣了。“亲爱的沙夏，您病得很重很重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让您不这么苍白，消瘦。我欠着您那么多的

情！您再也想不出来您帮了我多大的忙，我的好沙夏！实际上，您现在是我顶亲切顶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话；现在，娜嘉在彼得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后，沙夏，他的话、他的微笑、他的整个体态，在她看来，成了一种过时的、旧式的、早已活到头、或许正在埋进坟墓里的东西了。

“后天我就要沿着伏尔加河坐船走了，”沙夏说，“然后去喝马乳酒。我很想喝马乳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跟我一块儿走。他太太是个好女人；我老是怂恿她，劝她出外念书。我要她把她的生活翻一个身。”

他们谈了一阵，就坐车到车站去。沙夏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向她微笑，摇手绢，就是从他的腿也看得出来他病得很重，活不久了。

中午娜嘉到了她家乡的那座城。她从车站坐着车回家，觉着街道很宽，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她只遇见那个穿着棕色大衣的、德国籍的钢琴修理师。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好像布满了灰尘。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难看，她伸出胳膊搂住娜嘉，把脸放在娜嘉的肩膀上，哭着，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凡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仿佛周身消瘦了，可是仍旧勒紧腰身，手指头上仍旧闪着钻石戒指。

“我的宝贝儿！”她说，周身发抖，“我的宝贝儿！”

然后她们坐下来，哭着，说不出话来。母亲和祖母分明体会到过去已经完了，从此不会回来了；她们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地位，没有从前那样的荣耀，也没有权利请客了，这就如同在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半夜里忽然跑进巡警来，大搜一通，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或者铸造伪币——于是那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完结了一样！

娜嘉走上樓去，看見先前那張床，先前那些挂着素白窗簾的窗子，窗外也仍舊是那個花園，花艷鳥語，浸沉在陽光里面。她摸一摸自己的桌子，坐下來，思索着。她吃了一頓飽飯，喝茶時候吃了些可口的、油膩的奶酪；可是不知缺少了一樣什麼東西，使人覺着房間里空洞，天花板低矮。傍晚，她上床，蓋好被子；不知什麼緣故，她覺着躺在这舒服的、很軟的床上有點可笑。

過了一會兒，尼娜·伊凡諾芙娜走進來，她坐下，就跟有罪的人一樣，畏畏縮縮，左顧右盼。

“嗯，怎麼樣，娜嘉？”停了一停，她問，“你滿意嗎？完全滿意嗎？”

“滿意，媽。”

尼娜·伊凡諾芙娜站起來，在娜嘉的身上和窗子上畫十字。

“你看，我變得信教了，”她說，“你知道，現在我在研究哲學，我老是想啊想的……現在有許多事情在我已經變得跟白晝一樣豁亮了。我覺着頂頂要緊的是整個生活應當如同透過三棱鏡那樣地度過去。”

“告訴我，媽，祖母的身體怎麼樣？”

“她好像挺好。那回你跟沙夏一塊兒走后，你打來了電報，祖母看完電報，當場就暈倒了；她躺在床上一連三天沒動彈。這以後她老是禱告，老是哭。可是現在她好了。”

她站起來，在房間里走來走去。

“滴克搭克……”守夜人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頂要緊的是，整個生活應當如同透過三棱鏡那樣地度過去，”她說，“換句話說，那就是，在我們的意識里，生活應當分析成最最單純的因素，就跟分成七種原色一樣，每個因素得分別加以研究。”

尼娜·伊凡諾芙娜后来又說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走的，娜嘉都沒听見，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嘉在家里已經住慣了。祖母忙着燒茶炊，深深地叹气。傍晚尼娜·伊凡諾芙娜談論她的哲学；她仍旧跟食客那样住在这所房子里，哪怕花一个小錢也要向祖母要。房子里有許多蒼蠅，天花板好像越来越低了。奶奶和尼娜·伊凡諾芙娜不出門上街，因为害怕遇見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嘉在花园里和街道上踟躕，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籬牆，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結束，或者等着一种年輕的、新鮮的东西开始生出来。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觉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眼前，虽然奶奶的家里布置成这样：四个女僕沒有別的地方可住，只能挤在一个房間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骯髒的地方，可是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一到来，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給人忘掉，誰也想不起它来……給娜嘉解悶的只有邻居院里的小男孩；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們敲着籬牆，笑着譏誚她：

“新娘哟！新娘哟！”

沙夏从薩拉托夫^①寄来一封信。在他那快活的草率的笔迹里，他告訴她們說他在伏尔加河的旅行十分美滿，可是他在薩拉托夫害了点小病，喉嚨发哑，在医院里已經躺了两个星期。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心里堆滿一种近似信念的兆头。她不高興，因为不管这兆头也好，想到沙夏也好，都不像从前那样打动

① 欧俄东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城名。

她的心了。她热切地要生活，要回彼得堡；她和沙夏的友情现在固然还是显得亲切，可是毕竟遥远了，遥远地过去了！她通宵没睡，早晨坐在窗口，听着。她也真听见了楼下的说话声音；激动的祖母正在着急地问话，她讲得很快。随后有人哭起来……等到娜嘉走下楼去，祖母正站在墙角，在神像面前祷告，满脸泪痕。一封电报放在桌子上。

娜嘉在房间里来来去去走了很久，听着祖母哭；然后她拿起电报读着。电报上说亚历山大·季莫菲伊奇，或者，简单一点，沙夏，昨天早晨已经在萨拉托夫害肺病去世了。

祖母和尼娜·伊凡诺芙娜到教堂去布置安魂祭；娜嘉呢，仍旧在房间里走了很久，思索着。她看得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照沙夏所希望的那样翻了个身，现在她在这儿变得孤单，生疏，谁也不需要她，这儿的一切她也不需要，整个的过去已经跟她割断，消灭，好像已经烧掉，连灰烬也给风吹散了似的。她走进沙夏的房间，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再会，亲爱的沙夏！”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1903年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契诃夫小说选（上下册）

作者 =

页数 = 8 2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出版说明
胜利者的胜利
一个官员的死
嫁妆
胖子和瘦子
变色龙
凶犯
厨娘出嫁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哀伤
苦恼
风波
爱情
歌女
丈夫
磨坊外
万卡
冷血
吻
渴睡
草原
神经错乱
没意思的故事
跳来跳去的女人
在流放中
第六病室
文学教师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带阁楼的房子
我的一生
农民
套中人
醋栗
姚尼奇
出诊
宝贝儿
在峡谷里
新娘
附录页